
馆藏全本
常杰淼 著
雍正剑侠十二部
【第一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二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　十　回

三岔河二盗顺水脱逃　九龙观南侠赴杭助擂

却说镇东侠被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摆队相送，送至枣林庄湖边，将船靠岸。镇东侠侯振远、童林童海川、于恒于宝元咤海金牛，弟兄三人带着五个徒弟，阮和、阮壁、徐源、邵甫、黄灿，不容搭跳，由船上跳在湖岸。镇东侠回头向着寨主抱拳，说道："有劳寨主相送，不谢了。"孟恩站在船头，也冲着镇东侠一抱拳，说道："喽啰兵回山。"喽啰兵将船掉头，向南回归太湖中山狮子寨。

此次寨主回山，山可就不能占啦，只因镇东侠剑斩三寨主，大寨主孟恩就算栽了跟头啦。大寨主意欲回山，散众，回归铁善寺，禀明恩师，徐图报仇。无奈喽啰兵不愿意散伙，喽啰兵也说得好："寨主你老回铁善寺，我们这一干人，投往何处?"大寨主一听，万般无奈，只得写了一封书信，命水上漂刘成，一文钱不沉底刘顺，查点水旱喽啰兵，共多少数目，由后面存蓄库内，将所存的银两，尽数取出，每人赏银二十两。将船只扮作商船，命刘成、刘顺，带着喽啰兵，拿着书信，够奔扬州清水漂，烈焰寨，将书信投递寨主罗烈罗焰光。他是我的师兄，定然把你们收下。刘成、刘顺，遵山令办理。大寨主孟恩，收拾细软，带领鹏飞万里、何豹何耀山、金毛海马袁大亮、回归云南铁善寺，搬动是非。到后文书，铁善寺设摆十条绝后计，约镇东侠、童林，赴九月重阳天下英雄会，欲报此仇。

不表大寨主散山回庙，单表侯振远，既知道北侠率领蓝氏三矮，已至飞龙镖局，遣人下书，约请开擂。恨不能飞到杭州才好，怎奈已命落地燕子张雄，带领山西两位老客儿，原班的伙计，得把镖车起了身，镇东侠方才放心。这才带着大众，由打枣林庄起身，赶奔杭州。在路上赶程而行，非止一日，这一日已到杭州。穿城而过，出钱塘门，顺着苏堤够奔天竺街。来到中天竺街，镇东侠举目观看：见北面飞龙镖局，门首仍然是悬灯结彩，两旁插着大旗。上下大旗，俱画着年迈苍苍的老叟，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在两旁一边一行小字，上首写的是，独占北方笑鳌头，下面写的是南极昆仑子，这一面写着斗大秋字。门口儿坐着镖局子伙计，一个个虎视眈眈。镇东侠一看，就不见大旗上书法禅的画像，暗中代表，头次杭州擂，法禅被打之后，潘龙已然用软轿派人护送回归八卦山去了。镇东侠不知，皆因看见两面大旗，侯庭心中暗含着不悦。心中暗想：有麝自来香，何必迎风站？遂往前行走，一面走一面想，尔既称北侠，何必这样的扬旗喝号的示威。

正然思想之际，已至金龙镖局子门首。只见门前冷冷落落，不过也就是四五个镖局子的伙计，在这里坐着闲谈，一见镇东侠到此，大家赶紧站起来。口中说道："老侠客，众位都回来啦，里面众位爷台，正念叨你老人家啦。"镇东侠向众人一点头，迈步往里走，够奔上房。来至门首，启帘笼往屋中观看，就见众人围着贝勒爷高谈阔论。贝勒爷所谈的是镇东侠率弟子前去要镖，不见回归。北侠两次书信相约，定日开擂。这是贝勒爷的主意，并不提镇东侠没在镖局，言他老人家抱恙在身，定日开擂。皆因王三虎至太湖探听要镖之事，又未见他回来，贝勒爷因此不放心，此时正在商议。就这么

个工夫，镇东侠启帘笼，迈步进来。贝勒爷一见镇东侠，赶紧站起。抱拳问道："老侠客，要镖之事如何?"镇东侠带笑开言，说道："爷，多承您挂念。"遂站在桌案之前，就把要镖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贝勒爷举目观看，在旁边站着一个大个儿，此人必是老侠客方才所说的那个于恒。将要问，就见童林把大个儿引至贝勒爷的面前，用手指着贝勒爷，向于恒说道："师弟，还不过去磕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主人，又是咱们的饭东。要是得罪了他，可就不给咱们饭吃，你还不过去磕头。"于恒一听，这位是饭东，他又生平怕饿，赶紧过去，冲着贝勒爷笑嘻嘻地说道："饭东，我看见你就喜欢。"遂向前迈步，双膝跪倒，噔噔噔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贝勒爷倒很爱惜他，见他浑浑的倒有个意思。遂向童林问道："你们师兄弟如何相认?"童林遂把师弟相认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贝勒爷听着点头，说道："海川，这可应当给你道喜，你又得着一条膀臂。"童林笑着说道："您听着不喜吗?"说着话，又与张鼎、李源引见，猛英雄跪倒磕头。惟到二侠侯杰面前，二侠想着他是童林的师弟，必当与他多亲近亲近。冲着于恒一抱拳，一恍脑袋。于恒看着二侠蹭光瓦亮的秃脑袋，透着稀罕，不由得于恒，口中说道："这个秃子，你为什么冲我放光。"二老侠客一听，心说这倒得，哥儿俩一照面儿就玩笑。说："兄弟，我是侯杰，我是你侯二哥。"于恒一听，嗳呀了一声："赶情你是猴儿哥。"二侠闻听，说这倒不错，我又不住花果山，管我叫猴儿哥作什么。遂向于恒说道："傻兄弟，你就管我叫二哥就得啦。"于恒看了看侯杰，遂说道："我叫你二哥干什么，我就叫你侯秃子倒挺好。"童林在旁边嚇道："师弟，不准与二哥胡说！还不与我后站。"童林实指

望这一次就把兄弟说过来，往后决不能叫候秃子。其实怎么样？还是没说过来。从此以后，于恒一见着侯二爷，老叫侯秃子。于恒只得后退。

镇东侠大众将才落坐吃茶。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镖局子伙计进来回禀，说道："老侠客，外面有飞龙镖局遣人下书。"这时镇东侠侯振远，才在太湖要镖回归，坐未安席。听伙计报告，飞龙镖局遣人前来下书，不由得心中不悦。遂向伙计说道："既然飞龙镖局遣人前来下书，你到外面把下书人唤进来。"伙计转身形出去，工夫不见甚大，就见帘笼一启，伙计由外面同进一人，非是别人，正是白亮蝎虎子。手中擎着书信，向着镇东侠单膝点地，口中说道："老侠客在上，小子白亮，奉我家侠客之谕，有书信上呈。"双手将书信往上一递。镇东侠说道："呈上来。"镇东侠一面说话，遂将书信接到手内，站起身形，将书信双手递与贝勒爷。遂说道："请爷过目。"贝勒爷闻听，遂向镇东侠摆手说道："请老侠客过目。"镇东侠这才退至在本位落坐。用手将书信上面拆开，将信签取出来，用目观看。上面写的是："侯老侠客如见，鄙人前去二函，谅已收到。怎奈黄鹤无音，三次具书上禀，特约老侠客於明日清晨，北高峰擂台专候，领教阁下拳术，不知可能如愿否？专此上闻，别言不叙，藉请道安。"下款写："秋田顿首。"侯振远将书信看完，交与张鼎、童林等大家观看已毕，镇东侠复将书信接到手内。自己暗暗地心中不悦，暗想：北侠秋田，明明文字相欺於我，某由打太湖要镖，将才进门，书信接踵而至，明明是欺我太甚。若不应秋田明日开擂，岂不令他小看於我。不若作书答复，明日开擂。遂向白亮说道："你家老侠客既然爱我，你在此少候，待我作书。就烦你带回，面呈

老侠客。”白亮说道：“谨遵老侠客之谕。”遂往后倒退。镇东侠吩咐左右：“看文房四宝伺候。”镖局子伙计将桌案挪过来，文房四宝预备停妥，自己磨墨铺笺，将要援笔。旁边走过一人，以袖拂纸，口中说道：“兄长慢写。”镇东侠举目观看，正是张鼎张子美，风流侠铁扇仙。镇东投笔於案，遂说道：“张贤弟，因何阻我？”张子美并不与镇东侠答言，遂向白亮说道：“你是下书人吗？”白亮闻听，接着说道：“正是小子白亮，奉我家老侠客之谕，前来下书。”张鼎说道：“你既是前来下书，你暂且到外面等候。”白亮闻听，只得转身启帘笼退到外面。张鼎遂迈步来至在帘儿内，隔着竹帘往外观看，就见白亮站至在西厢房房檐下。

张鼎转身搬了一个兀凳，坐在镇东侠的对面。抱拳含笑说道：“兄长，休嫌小弟粗卤，恕小弟拂签之罪。皆因小弟有微衷，欲要上禀，不知兄长可能容纳？”镇东侠含笑说道：“贤弟有话请讲，何必这样客气。”张鼎接着说道：“请问兄长，你老写回信，打算意欲怎么样呢？”镇东侠说道：“劣兄意欲写书信，定明日清晨开擂。”张鼎闻言说道：“小弟是多口啊，若据小弟我想，北侠秋田，声名威镇天下。掌中一口宝剑，三十六手天罡剑，威名人所尽知。小弟抖胆再说一句，明日开擂台，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你老人家准保得住必胜北侠吗？”镇东侠闻听此言，点头含笑说道：“胜败常理，动手胜负，焉有一定哪？”张鼎接着说道：“是啊，小弟还有一件事，要与兄长启齿。”镇东侠说道：“贤弟有话请讲，劣兄愿闻。”张鼎说道：“兄长，你老要问，据小弟我想，前次开擂，不过你我弟兄几个人。此次开擂，还是你我弟兄几个人。也让他们小看，难道说你我弟兄就没有几个朋友吗？”镇东侠闻听张鼎之

言，遂说道："依贤弟之见怎么样呢，你还有什么主意吗？"张鼎说道："依小弟的愚见，我打算再请两位，一来可以在擂台与你我弟兄助威，再者言语不合，此二位也可以抵抗北侠秋田秋佩雨。不知兄长意下怎么样？"镇东侠带笑问道："张贤弟，欲约的二位，姓字名谁，为兄可认得吗？"张鼎听侯振远问他这二位英雄是谁，遂说道："兄长你老先别忙，小弟提的这二位朋友，你老还许认识。只皆因我有一个良友，此人家住江苏常州府，北门外路东鸡鸣巷内。此人姓苗名泽字润雨，江湖人称赛判儿飞行侠。掌中一口红毛刀，三十六路天罡刀，天下皆知他的名姓。以天罡刀，足可敌得过秋田的天罡剑。你老想怎样？"镇东侠闻听，遂仰面大笑，跟着说道："错非张贤弟提他，我险些倒忘却了。"张鼎说道："那么兄长，你老认得此人吗？"镇东侠接着说道："若提起此人，话可就长啦。前十年，此人曾访我至巢父林，他意欲与我动手。皆因我二人说话道义相投，跪倒冲北磕头，结拜金兰之好。若不是贤弟今天提到，我还是想不起来，既然贤弟提起，此事不劳贤弟。就用你一张名片，我写一封信，命我二弟侯杰，前往常州府。此人若在家，他必然应允，这倒不劳贤弟啦。还有那一位？"张鼎听镇东侠将话说完，遂说道："这一位你也许认识，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长。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空，江湖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住持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镇东侠闻听，说道："我久闻此人大名，未能晤面，由贤弟你这里介绍，劣兄又多得一位良友。若要约请此人，必须劣兄亲自前往。"张鼎说道："那焉能使得，此时镖局子之内，责任都是兄长一人担负，岂可擅离？小弟情愿前往，请兄长派一位代表便可，何必兄长远劳。"镇东侠说道："既然贤弟替为兄

尽力，我是感激不尽了。”

镇东侠虽然口内不好说，心中有许多的为难，自已心中暗想的是：张子美，介绍良友，协力相助，心中原是一分好意。自己的意想，又不好驳张鼎的面子，自己又不能说不请别人。宗旨是连累了朋友，擂台上还有什么好事吗？既然张鼎说出来，镇东侠就依着张鼎办理。这才回头说道：“那位贤弟替我代表，前往扬州？”镇东侠正在问话之际，旁边坐着童林，有意答言。自己慎重了慎重，这才站起身形，向镇东侠说道：“兄长，此次下扬州，小弟可能代表前往。”镇东侠看了看童林，遂说道：“我正要相求贤弟替我代表，前往扬州，远劳跋涉这一趟。”童林接着答言：“小弟正应当去这一趟。”弟兄二人将话将才说完，张鼎在旁边知道童林性情太猛。遂说道：“童贤弟，你若要前往，万不可猛撞，凡事都有我担任。”童林点头说道：“谨遵兄长之命。”张鼎说道：“既然如是，他们徒弟们谁愿意跟去？”这句话未能说完，旁边孔秀答言说道：“老师，把吾带了去吧，我倾心愿往。”张鼎刚要与他说话，旁边二人答言：“弟子也愿前往。”张鼎回头一看，原来是侯俊、侯玉，张鼎说道：“既然如是，很好！你们三个人跟去，也让王三虎儿跟去。倘若仙长不在观内，好让王三虎儿来往通信。”张鼎说道：“也就带他们四个人就行啦，咱们是明天起身。”镇东侠说道：“那么这一封书信应当怎么样哪？”张鼎说道：“不要紧，你老写一封书信，就说你老抱恙在身，定日开擂。”镇东侠点头，遂入座，援笔作书。提笔一挥而就，将书信写完。遂即传话：“将下书人白亮唤进来。”在旁边的伙计出去，工夫不大，启帘笼，把白亮带进来，至老侠客面前一站。镇东侠遂将书信拿起来，叫道：“白亮，这有回信一封在此，有劳

你带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侠客，他老人家一见书信便知。”白亮伸手把书信接过来，说道：“小子当面禀辞。”说话间，转身形启帘笼出去，这才大家将事情议定。镇东侠取了一张名片，交与张鼎带好，张鼎头天把盘费均然带齐，头天无事。

第二天清晨，张鼎、童林，带领侯俊、侯玉、孔秀、王三虎儿，一同起身，由打杭州直奔扬州而来。在路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扬州，雇船渡江，来至钞关街。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铺户买卖，人烟稠密。大众由东往西走了约有半里之遥，童林与张鼎说道：“此处离玉顶九龙观尚有多远？”张鼎用手一指说道：“这就是玉顶九龙观。”童林举目抬头观看，就见坐北一座大庙，当中三座山门，两旁边的脚门，里面钟鼓二楼，层层叠叠的殿宇，庙内东西一边一根旗杆。临近观看，当中有一块匾，上面写的是敕建玉顶九龙观。童林观看已毕，已然来到在东脚门。张鼎在前面走，童林与四小徒在后面跟随，进了东脚门，前面是穿堂的大殿。由打东脚门进来，尽对着的前面，花瓦子墙月亮门，月亮门里面，可就是大殿、三清殿、东西的配殿。

他们大众刚进了东脚门，就见由月亮门内出来一个小道童儿。这个小道童儿一见张鼎认识，遂向张鼎打了一个稽首，说道：“喝！张老侠客，可是少见哪！这是那阵香风把你老人家刮到这里来，我师傅是常念道你老人家呢，你老怎么老没上我们这里来呢？”张鼎闻听带笑开言说道：“小观主，你别怪我，皆因我是实在忙，少望看你们师徒。我问你，你师傅在庙里没有？”小道童儿说道：“张老侠客，还有你老不知道的吗？我师父生平就爱下围棋，你老不是原先天天与我师傅下棋吗？有你老人家在我们庙里住着，我师傅在庙内与你老

下棋，倒不常出去。自从你老一走，我师傅天天到外面，不是酒店里下棋，就是在村庄访友谈话，没有一天在庙的时候。如今倒有个地方常去，就是咱们西面三叉河。那里不是盖了一座御花园吗？里面的景致很好，听说里面有一座清茶社，字号叫风暖阁。里头有几位朋友，都在那里喝清茶，他老人家时常在那里下棋。今天你老来得不巧，我师傅刚走工夫不大。”张鼎闻听说道：“嗳呀，你看，差一步没赶上。那么着你师傅什么时候回来？”道童接着说道：“你老还不知道我师傅那个脾气，反正远不了，也许今天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反正在外头住下的时候少。你们几位请进来喝茶吧。”张鼎站在那里一想，若要进庙里一吃茶哪，我们人又多，反倒给人添了麻烦啦。不如在外边找个店，连打尖带住宿，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倒也方便。想至此处，遂向道童说道：“那倒不必啦，我们还有一点别的事。如若你师傅要回来，”说着话由囊之中取出两张名片，一张是自己的名片，一张是侯庭的名片，交与道童儿。说道：“你把这名片交与你师傅，就提张鼎还同着两个朋友，给他老人家请安。如若你师傅今天回来，请他老人家明天候我们一候，我还有要紧的话对他说呢。你千万可别忘了！”道童儿说道：“你们几位忙什么，进庙里吃碗茶，再走也不迟。”张鼎说道：“那到不必啦。”说着话转身向外走，众人只得跟随。道童儿举着名片，送出东脚门来，这才回庙。张鼎回头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我打算进庙里吃茶，道童儿必然留宿，那倒不方便啦。不如咱们找个店房居住，倒也随便。明天早晨咱们再来一趟，也就见着啦。”童林答言说道：“也好，也省得在庙里打搅。”

哥俩说话正往西走，就听南边有人往里让。抬头一看，原

来是一个店房，坐南向北，大门带门洞儿，门口的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是福源客店。门口儿站着伙计，正在门口儿往里让客人，冲着众人让道："客官，别往下走啦，住店吧！里头有的是房间，里边请吧几位。"童林听见伙计往里面让，回头向张鼎说道："张大哥，怎么样？"张鼎答道："这里住也倒方便。"遂又问道："伙计，你们店里有干净的房间吗？"伙计说道："爷台，里边请吧！三间上房，又干净，又豁亮。"张鼎闻听说道："童贤弟，请吧！"童林这才叫伙计头前带路，自己身后，跟着侯俊、侯玉、王三虎儿、孔秀，张鼎在前。走至在南为上的上房门首，伙计早就把帘笼挑起，众人迈步，来至在上房屋内。童林用目观看，原来是两明一暗，东边是一个暗间，这里间却是明着。迎面一张八仙桌，四周围的兀凳儿，在东面板壁上挂着一把掸子。张鼎回手把掸子摘下来，大家掸尘。伙计出去把洗脸水打进来，大家净面。跟着把茶也就泡来啦，孔秀将茶斟好，众人落坐吃茶，伙计在旁边伺候。童林对着伙计说道："伙计，你贵姓？"伙计连忙答道："小子不敢担这个贵子，我姓王，您呢？"童林说道："王伙计，你在这个店里当了几年伙计啦？"王伙计答道："我在这里当伙计也有二、三年啦，爷台你老问我有什么事吗？"童林说道："倒没有别的事，我往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认识？"伙计说道："看你老打听谁啦，有名的便知，无名就不晓。"童林说道："我往你打听玉顶九龙观，有一位道长，你可知道？"伙计说道："喝！你老这么一问，可把我问糊涂啦，怎么呢？九龙观内道长，有一百多位，你老提出名姓，我可以能认得。"童林微然含笑，自己暗想：我不提出名姓，他如何能知道呢？遂向伙计说道："提起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空。"伙计遂笑

着说道："你老问的是观主，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他老人家还会武术哪！这位我认得。不但我认得，不差什么人人都认得，这位仙长极其和平，方才从店首往西去，我还跟他老人家说话来着哪。"童林说道："王伙计，你知道道长上那里去啦？"伙计道："你老要问，方才我问道长，'今天你老人家上那里去呀？'道长跟我说，要约朋友上御花园，风暖阁下棋去。刚从门前过去工夫不大。"

童林将话听完，回头问道："张大哥，这个御花园是一个什么所在呀？"张鼎笑着说道："童贤弟，你有所不知，皆因本地有一家大财主，也姓张，名字叫张松年，家资豪富，就是老夫妻无儿，皆因他的安人因病身故，众亲友打算与他续娶添房，没想到这位老员外，没等续娶，他也就死啦。皆因本处绅商知道他没有同宗的本家，是一份绝后的家产，无人承继。绅商调查他的家财已毕，呈禀扬州府，本府打算把他的家财充公，绅商恐怕其中有私，这笔款项，大家打算修盖一座公园，以扩充本处的地面。扬州府知道这笔款项不能侵吞，又有本处的绅商的要求，情无可却，当堂批准，因此款无处报销，由府派人监督修造，采地势在三叉河的河滩，修盖这座御花园，需款三十余万。里面修盖的亭轩小榭，抱月小桥，遮月亭，避月轩，风暖阁，围城之内的戏台，各种的太湖山石。里面奇花异草，可称得起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以供游人遣兴，以壮本府的观瞻。惟有夏令之时，真有三百里五百里的财主，到扬州御花园中躲热消遣。我原先与道长是手谈的棋友，后来道义相投，结为昆仲。我在观里闲住之时，常与道长在御花园之内下棋，我倒时常的在御花园闲逛，这还是头几年的事，这个地方倒是实在是清雅。

童林闻听张鼎之言，心中暗想：我童林初到扬州，既有这清凉幽雅的所在，不可不瞻观。遂向张鼎说道：“兄长，小弟方才听兄长之言，说的御花园有此美景，不觉小弟一时性起，一来初到扬州，小弟打算到御花园，以广眼界。再者听道童儿之言，道长常在御花园风暖阁下棋，万一邂逅相遇哪，岂不省得明天拜访？兄长以为如何？”张鼎闻听，说道：“也好，莫若咱们在店里用完了早饭，再去不迟。”这句话尚未说完，店里王伙计在旁边插言说道：“众位爷台，你老不必在我们店里用饭。”童林接着说道：“你这话怎么说哪？”王伙计笑嘻嘻的答道：“爷台有所不知呀！你老住在我们店里，吃顿饭那到可，若是要酒菜呀，皆因天气热，我们店里头也不预备。也是到外面饭馆子里头给你老要去，就是把菜拿提盒送到店里来。头一样儿，菜的香味也就走啦，再者柜上还要赚您一层钱，这个别名儿就叫剥一层皮。让您多花了钱，您还吃不着好菜。您要吃饭，到御花园之内，遮月亭，避月轩，俱都是大饭店。您要是在那里吃，菜蔬也新鲜，菜码儿又大，价钱又便宜。您为什么不到那里吃去呢？在我们这里吃，让人花钱，还吃不着好东西。我说的这个话，爷台您想对不对？”童林是心直口快的人，听伙计说这个话，心里暗含着不愿意，心中说：我要是开店，要是有这个样儿的伙计，我早把他赶跑啦。他不向着柜上，反倒向着客人。童林是正人君子，不愿意管这宗事。他可是向着我们，我们倒是不吃亏，他可不管店里掌柜的倒运不倒运。童林哪里想得到哪，大凡茶馆、酒肆饭馆子的伙计，差不多都是这宗毛病，他就顾了把客人哄乐了，为得是多赏点小柜儿，他多分点酒钱，他可就不管掌柜的受得了受不了。

单提张鼎听伙计说的这个言辞，遂向童林说道："既是伙计这么说，咱们就上御花园吃去，一来咱们吃点新鲜菜蔬，再者咱们省下这几个钱，多赏他们几个小柜子，也是一样。"童林听张鼎之言，看了张鼎一眼，心中说：张大哥他倒会顺情说好话，我何必落个梗直讨人嫌哪。遂说道："张大哥，您这个主意对我的心意，我也打算这么办。"张鼎看了童林一眼，心中想着说，童贤弟也练出点来了。张鼎向童林说道："既然是这么样，天也不早啦，咱们就走。童林问孔秀他们四个人："你们也就跟着走吧？"於是大家站起身形，童林从兜囊中取出一块银子来，交与店中的王伙计。说道："除去店钱，剩下留着你们喝酒。"伙计接过银子说道："爷台您忙什么哪，何必这么早赏钱呢？"童林说道："不是那么着，我怕我们回来晚了，你给我们听着一点店门。"伙计笑嘻嘻地说道："爷台你放心，您哪时回来，店门是哪时开，决不能误事。"说着话伙计把帘笼挑起来，张鼎在前，众人在后，从屋中出来。来在店门首，王伙计在后面说道："众位爷台要是不认得道，我送众位去。"张鼎说道："不用，我们认得。"

书中代言，张鼎是在扬州住着与昆仑道长时常逛御花园，道路是熟的。於是大家由店内起身，由钞关街的街口，顺着大道向正西而来。这个江南又与北方不同，时常的下雨，大道上一点尘土也没有。道的两旁边，栽种的垂杨柳树，在大道的两旁，俱是池塘。由三叉河引过来的河水，栽种的荷叶莲花，满池塘中碧绿荷叶，红莲含苞未放。童林一抬头，仰面观看：天上的乌云乱走，日被云遮，又有一点微微的西北风，童林的衣服被风一吹，但觉着浑身凉爽，又兼着路旁的美景，风摆柳动，形若迎人带醉，不由得心荡神逸。正是江

南又一番的风景，众人一面观看路旁的佳景，不知不觉地行至在正西向北一拐，童林回头与张鼎说道："张大哥，此处离御花园尚有多远?"张鼎闻听，用手向北遥指，说道："童贤弟，你来看，那不是御花园吗?"童林举目向正北观看，就见前面黑暗暗，雾森森，树木丛杂。

众人正往前走，童林见前面有三块青石，搭了一座小桥，桥下清泉倒流。众人行过了小桥，往北走了不远，就见正北有一座花园。坐北向南，园外砖墙高耸，正当中的大门，门前叠成的坡岸，坡岸上头种着柳树。在柳树之下，放着有十几乘二人肩舆。就见一座大门，带门洞儿，大门门洞上，悬着一块立额，上面写着斗大金字，写着是御花园三个大字。在门洞儿之内，一边放着一条板凳。在板凳之上，一边坐着一个人。都是穿着蓝布大褂，俱是青鞋白袜，看年岁都是三十多岁，俱都很规矩。就见东边坐着这个人，在凳儿上放着一个簸箩，里面有许多的铜钱。这个人的手内，拿着一把纸条儿，上面有字，不知写得是什么。童林心中一想，这必是逛御花园的，进门买票，童林恐怕有人看见透着怯。回头与张鼎说道："兄长，咱们要逛御花园，大概得在此买票吧?"张鼎微微地含笑，说道："贤弟，你真不知道啊?"童林答道："兄长，您这话不对，小弟是头一次到南省，我那里知道本地的风俗?"张鼎闻听点头叫道："童贤弟，这座御花园，原是公共避热的所在，以供众人逍遣，作什么买票哪。所以在门首这两个人，并非是与游玩的客人要钱哪，这两个人所为得是小本经营，卖糖果的，卖水果的，作小买卖的，也要到里头做买卖去。用六文铜钱，在此买一张票，到里面可以能卖一天，卖多少钱人家也不管，也就无人盘问啦。不买这张票，

可是不准进去卖。这笔钱，日子一多了，可也不少。若存多了，用这笔款开付花匠的工钱，修植花卉草木的用项。童林一听，这才明白，遂即大家进了大门。观看两旁的花瓦粉墙，当中间的甬路，迎着面五间过厅。

童林在头前走着，观看过厅里面，两旁摆列着万字柜。在栏柜的里头，靠着墙安放着衣裳格子。拦柜的头前，设摆着板凳，两旁坐着八个人，俱都很规矩的样式。见他们众人进来，这八个人一齐俱都站起来，头里这位说道："众位，有什么衣服留下？"童林心中，大大地不悦，急忙回头问道："张大哥，这八个人莫非在此断道劫财？"张鼎不由得噗哧一笑，说道："童贤弟，你说的这个话，可真要把我乐死，世界上还有这个事吗？你怎么说人家断道劫财哪？贤弟，你有所不知啊，只皆因这座御花园，修盖好了，原不为贫苦人在此散闷。所以为得是上中的人在此消遣，遇有逛御花园的，穿多了衣裳，来到御花园，天气热无处存放，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交与此处两旁柜上皆可，然后逛御花园，显着身上轻松灵便。将御花园逛完，天气也就凉快啦，然后到柜上取衣服。可有一样儿，交衣裳的时候，他给你一个牌子，取衣裳的时候，是按牌对号，一点差错也没有。刚才人家问你，就是这么回事，你怎么胡说起来啦。"童林将张鼎的话听完，不由得脸上一红。心里说："可见我生平不懂得作阔玩耍，到了取乐的这一条道儿，我是个外行。"心中正然想着，就见张鼎向着他们一摆手，说道："没有什么可留的。"这八个人向两旁一闪，仍然落坐。

童林他们大众，由打过厅穿过来，再往里面观看：迎着面儿摆的是太湖山石。东西两旁用太湖山石俱都垒出门口来，在门口上一面作出一块匾来。这个匾是砖的，东面刻出幽径

二字，西面匾上刻的是僻路二字。一下台阶地下的小甬路，并不是砖的，是用五彩小石头子铺出来的叶子莲花。就见在过厅台阶底下，放着四乘二人肩舆，他们将才步下台阶石，就见搭肩舆的走过两人，来到张鼎的面前，说道："众位爷台！要上哪里，我们把您送了去吧。"张鼎也不言语，冲着他二人一摆手，这二人转身退去。童林向前低声问道："张兄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张鼎在童林耳边低声说道："贤弟，你不知道，这里头的规矩。假比这么说，咱们大家要到避月轩饭店用饭，如不愿意走，可以坐他的肩舆。他把咱们送至在避月轩，他也不向咱们要抬脚钱，他在柜上领一个牌子。顶到晚间，到柜上去算账。咱们吃完了饭，饭店里头把咱肩舆钱，就算在饭账之内，又简单，又省得麻烦。咱们要是不愿意坐肩舆前往。就向着他们一摆手，他们也就不问咱们啦。御花园里面各买卖家这个主意，顶省事啦。"童林将话听完，心中暗想：我不是逛御花园哪，我是学乖哪。

童林下台阶，顺着小甬路，走西边太湖山石堆垒的门口。赶情不是一层山子石，里面用太湖山石垒出来的曲折路径，左右用山石堆出来的玩艺儿，也有像飞禽的，也有像走兽的，种种不一。上面配着栽种的奇花异草，一阵阵被风吹动，香气袭人。拐湾抹角，转出太湖山石，顺着花石的甬路，向西而来。就在甬路的两旁，俱都用砖砌出来的花儿池子，里面栽种各种的奇花。花儿池子砌出来的形式，还不是一样。也有砌出来扇子面的，也有古老钱的，也有二环套月的样式的，等等不一。

童林等正往前走，前面有一座月牙河，在河的当中，有一座木板的抱月小桥。童林来到桥上，用目往下观看：里面

种着荷叶莲花，在桥下还有一只花船，配着碧绿的青波，幽雅可观。大众观看着景致，遂走过抱月的小桥，向正西观看，一片的柳林，相隔不远，柳条儿被风吹得随风乱舞，看着甚是可爱。童林用手向西一指，又向张鼎说道："兄长请看，正西这是甚么所在？"张鼎闻听，遂举目瞧着童林暗笑，心里说，他可倒好，见着一样问一样，这可应了四书上论语两句，"子入太庙，每事问。"张鼎虽然嫌童林麻烦，又不能不告诉他。因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要问，那里就是遮月亭、避月轩，著名的饭店。"童林说着话，扭项又往正北一看，好俊一片茂林修竹。童林只顾贪看美景，可就把饿忘啦。顺着小小甬路往北向竹林而来，临至切近，赶情不是一片竹子。原来四周围种着竹子，当中一座罩棚。看那样式，是明五暗五，二十五间那么大的地势。前后用砖砌出来的窗台，上面上黑漆踢板，上头窗户支着，底下的窗户摘下来放在窗台之下。周围竹阴四合，里面过堂风，透出来的凉爽。童林行至在南面，原来是花石的小甬路，直通到里面。两旁的竹子梢儿，摆在一处，用绒绳儿一拴，自来像门口。童林站在竹子外，正看罩棚当中，门口上面有一块匾，白匾青字，写的是风暖阁。童林一看，原来是一座清茶社，这个地方不怨叫风暖阁，可称得起冬暖夏凉。若到了冬景天儿，把窗户俱都上好了，裱糊上窗户缝子，里面升好了炭火盆，若赶上下雪的天儿，可以在里面赏雪吟诗。如今夏令的时节，若要在此喝个清茶，可称得起清凉幽雅。童林转身向张鼎说道："兄长您看，此处就是风暖阁。一来小弟喉中燥渴，再者听道童所说，仙长常在此着棋，也许在此相遇。小弟打算在此吃杯茶，兄长以为如何。"张鼎闻听，说道："也好，我还是真有一点渴啦，那么

着咱们就到里头喝杯茶。”童林容张鼎将话说完，他这才迈步在头里走。

来到风暖阁的门首，举目往里头观看，就见是穿堂门。里面靠东边一溜五间雅座，雅座门首挂着白布单帘。原来这茶社是明五暗五二十五间罩棚，西面一槽黑漆的隔子，外面挂着斗纹纱的帐子。靠着槽俱是上支下摘的窗户，黑漆窗户台。在里面靠着窗户台，一溜黑漆的条桌，上面设摆着俱是细磁的茶叶罐。靠着西南有一个小万字柜，后面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先生，在那里写帐。一看有三四个伙计，俱都是二十来岁。均穿着白裤褂，青鞋白袜，都是漆黑的发辫，腰中系着月白的转裙，各人肩头搭着一条代布，一个个精神百倍，在那里张罗客人。童林一看，里头座位甚是洁净，俱是金漆八仙，金漆兀凳。所有吃茶的客人，又与北方茶社不同，俱是骚人韵士，大买卖家的客商。也有在那里面坐着吃茶的，也有猜灯迷的，也有才子谈天论赋的，也有客人家商议买卖的。不似北方茶社的喧哗，虽则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却到显着清雅。童林一看，里面并没有闲着的客位，只有迎着门口有一张黑漆的圆桌，并没有客位。

童林站在门口往里面观看，跑堂的伙计一看，来了许多的客人，欲要吃茶。复又看了看座位，没有闲着的啦。赶紧过来，笑嘻嘻地向童林说道：“客人们要吃茶吗？”童林说道：“不错，我们大家正要吃茶。”伙计用手向里面一指，说道：“您看，今天众位爷台来得微晚一点儿，没有闲着的客位啦。众位爷台今天被屈吧，您看客位都满座啦。”童林一听堂倌之言，心中不悦。遂用手一指迎面这一张圆桌，向伙计说道：“你说没有闲着的座位，这迎面这一张圆桌，不是闲着哪吗？”

堂倌闻听此言，笑嘻嘻地向童林说道："客人，你老人家别生气，小子有下情。只因这个客位，要是敢往上让客位，再有这么两桌，也卖出去啦。只是昨天有人把这个座买下了，因此小子不敢卖。若要把这个座位卖出去，倘若定座位的客人来了，你老教我怎么交代哪?"童林闻听，遂向伙计说道："你只管万安，我们是头一趟逛御花园，今天行至在贵宝号，暂在这个座位喝几杯茶。人家定座儿的若要来了，若有别处腾下座位，我们往别的座位挪。若要是定座儿的主儿来了，别的客位腾不下来，我们站起来就走，决不能教你从中为难。"堂倌闻听童林之言，不由得笑嘻嘻地说道："爷台您是成全我，一来柜上多卖几个钱，再者您是照顾我。可是这么着，到那个时候您别让我为难就是啦。众位爷台请坐吧！这就显着慢待众位爷台。"张鼎在傍边听童林所说的话，心中暗想道：别看兄弟老赶似的，如今练出点来啦，也可以能说这片话。正然思想，就听童林说道："张大哥，您请坐吧。"张鼎说道："贤弟，随便坐！"於是大家落坐。

张鼎、童林二位挨着在正面落坐，上首是孔秀、王三虎儿，下首是侯俊、侯玉。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已毕，转身够奔西面黑漆隔子，用手撩开斗纱，由里面拿出一个黑漆的盘子，双手托到桌案之前，放在桌子之上。童林一看，里面原是八色干果，无非是黑白瓜子，花生核桃等类。复又转身够奔西南这个万字柜，伸手由墙上把茶牌子摘下来，由打柜上把笔拿过一支来，将牌子放在童林的面前，将笔放作桌案之上，堂倌顺口说道："请爷台你老点一个茶。"童林一看，茶牌子之上，俱是茶叶的名目，红茶类、绿茶类、花茶类、各种的名色。这个，童林却懂得，童林在杭州住这些日子，知道点茶

的这个规矩。再者南方的茶社，与北方的茶馆又不同。若要在北方上茶馆吃茶，就拿京津的地面比，喝茶的主儿，若要爱喝好茶叶，不差什么必要在茶叶铺买一包好茶叶。若要到茶馆子吃茶去，跑堂儿的必要问这一句："爷台，你老带着茶叶没有？"若要自己带着茶叶，你老必说有茶叶。跑堂儿的伙计，先把壶碗拿过来，你自己下茶叶也可，跑堂儿与你老下茶叶也可。将茶叶下好了，跑堂把茶与你老泡好了，放在你老的面前。这个南方与北方又不同啦，是上清茶社吃茶去的，没有一位带茶叶的。你老若要到了茶社吃茶，只要你老一坐下，他就把茶牌子给你老拿过来。只要是茶牌子上写着的茶叶名词，茶社里俱有。你老要是喝哪一种的茶叶，你老就在茶叶的名目上点一个点儿，这个名子就教点茶。童林却知道这个，拿起笔来，不看红茶花茶，单看绿茶类，看上面写的是雨前哪、雨后啊、毛峰哪、素蕊啊、银针哪、白毫啊、狮峰哪、密云龙啊、种类繁多，惟有进供的龙芽，童林在杭州喝过这一种茶，此茶乃是杭州的土产，此茶若要泡得了，沉沉的湖水的颜色，清香适口。童林在杭州喝过几次顺手接笔，就在这个茶叶的名目上，点了个点儿。跑堂随手将笔接过来，转身仍将水茶牌挂在原处，童林坐在那边，观看他如何泡茶。

童林是初到扬州，恐怕露怯。童林在那里看着跑堂，就见跑堂儿的由西面黑漆的隔子里，取出一把细瓷的白壶来，又拿出六个细瓷的小白碗，先把这六个小碗擦得干干净净，用铜茶盘子托过来，放在童林这个桌案之上，然后又拿了一个小白碗，够奔窗台那个黑漆案子上摆的那个茶叶罐，看好茶叶的名词，然后把盖茶叶罐的白锡将军帽拿下来，由里面抓出茶叶，放在小白碗内。原来这个跑堂儿，净管卖座儿，不

管泡茶。就见他喊一声："泡一壶龙芽！"就听北面有人接着喊了。童林顺着声音一看，就在这个穿堂门的外头西边，有一座草亭子，里面有四把茶汤壶，旁边有三口大缸，大缸里头满满荡荡的水。有四个伙计，一个伙计管一把茶汤壶，拿扇子扇得茶汤壶翻开。就见接声音的那个伙计，跑下草亭，进了穿堂门。就见把那白瓷壶与那搁茶叶的小白碗接到手里，仍然顺北边那个门出去，够奔草亭之上。童林扭项，倒要看一看他怎样地泡茶。就见他把碗放在壶旁边案子上，拿扇子把水扇开。先拿起水舀子来，左手拿着水舀子，右手扶着茶汤壶的把，将水舀子放在前面壶嘴儿底下，右手一用力，将水斟在水舀子里面，然后仍然把壶放稳，右手将壶盖打开，仍将水灌在壶内。童林是旁观者清，知道这个意思，每逢用茶汤壶泡茶，往往看着壶内的水滚开，若要泡得了茶，茶叶不沉。这是怎么个毛病哪？皆为是壶内的水开，壶嘴儿的水不开，若要是泡茶，必须先将壶嘴儿的水斟出来，仍然灌在壶内，再把他扇开，那才算开水。

童林坐在这边看得真切，就见他泡茶的这个法子，又与众不同，原来他不把茶叶下在壶内，他就往壶内斟水。将壶内的水斟得八分满，然后将茶叶再往壶里头一倒。随手拿了一个茶篦子，旁边有一个大木桶，用茶篦子篦住茶壶的口儿，又将壶内的茶向大桶里一倒，一反手将茶叶仍然篦在壶中，又用壶内水将茶泡好，这才拿过来，交给跑堂儿的。跑堂儿把壶外水擦净，用白铜茶盘送在童林桌案之上。童林方才看他泡好茶水，又倒出去，看着心疼那壶茶，随着将脚一顿，叫道："张大哥，你看见了没有，挺好的一壶茶，糟尽啦。张鼎微然笑着叫道："童贤弟，看起来你是外行。"童林说道："张

大哥，我怎么外行啊？”张爷说道：“常言有句话，酒吃头杯，茶喝一盏。若要头一回茶泡好，里面有些土性气味。再说这个泡茶，分春夏秋冬。若要是如今夏令，先放好了茶叶，用水一泡，茶叶也就熟啦，也就没有香味啦。必须这样泡法，方能好喝。土气也没有啦，茶叶的香气也就出来啦。”童林将话听完，自己也就笑啦，说道：“张大哥，一个泡茶，也至於这么麻烦。”说着话，伙计把茶放在桌案之上。泡了些时刻，孔秀一面往桌子上摆茶碗，一面口中说道：“唔呀！吾是真渴了。”一边说着话将茶斟好，先献给张鼎一碗，然后献与童林，大家各自吃茶。童林将茶盏端起来，喝了一口，果然香喷的气味，香甜适口。遂说道：“张大哥，不怨你这么说，果然是这么泡茶好。”

遂吃着茶用目观看，见跑堂儿的站在旁边伺候。童林不知跑堂儿的用意，大凡在茶社当伙计，都是这个规矩。平常所来的吃茶的客位，只要连着来过几次，他就能够变着法子把客人姓字名谁，家乡住处，都要打听出来。爱坐那张桌，哪个坐位坐着，用什么茶叶，喝多少水，都在他心里存着。直顶到天天用个壶碗，都不能错了，估量着续几壶水，决不能让人说出话来。大凡在茶社当伙计的，紧着教客人一呼唤，当伙计的就算落了包涵啦。若要来了一位新吃茶的客人，格外就得留心伺候。怕是吃茶的有脾气，一个伺候不好，可在柜上就落了埋怨啦，因此时时刻刻作事都得小心。在清茶社当一份跑堂儿的伙计，也是很不容易。今日这个跑堂儿的，看见童林他们这几个人初次到风暖阁吃茶，恐怕这几位客人有脾气，挑出毛病来，当着这们些个喝茶的客人，脸上不好看，因此才着意的伺候。

童林心中惦念昆仑道长司马空，恨不能在此见着他才好。遂向伙计问道："伙计你贵姓？"伙计遂即答道："客人要问，我可不敢担这个贵字，我姓刘，您哪，排行在二，客人你老随意呼唤。"童林说道："我与你打听一件事，你可知道？"刘二答道："客人，你老什么事情，只要我知道的，我便告诉您。不知呢，那可没法子。客人，您打听什么事？"童林说道："我问问你，你们这里有出家的道人吃茶没有？"伙计笑着说道："您这可问着啦，我们这里有好几位道长在这里吃茶，但不知你老人家打听是那一位？"童林接着说道："你要问，我打听的是玉顶九龙观观主，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可常在你们这里吃茶，那位道长你可知晓？"伙计闻听笑嘻嘻地向童林说道："你老打听那位道长啊，我是知道的。不但我知道，就是方才你老来的时候，我说这个座位有人定下啦。就是那位道长，昨天同着二位，一位和尚，一位俗家，就在这个圆桌上摆了一天的棋。临走的时候，他们三位定好了，在这里相见。要不然这个座位我怎么不敢卖哪，就是这位道长定下啦。"童林闻听此言，看着张鼎说道："张大哥，你老可曾听见啦，咱们找没找着，在此遇见了。"复又向伙计说道："这位道长今天准来吗？"伙计接着说道："既定下座位，焉有不来之理啊，大概也就快来啦。"童林听伙计之言，点了点头说道："实不相瞒，我们到此，就为访那位道长。若要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一声儿。我们也就不必向别处寻找啦，我们座位也就不必挪啦。我们在此一等，可以就等着啦。"伙计闻听童林之言，说道："你老人家只管放心，若要那位道长来了，我必禀报你老知道。小子请问几位爷的贵姓高名。"童林闻听，用手往上首一指，说道："这位姓张，名鼎，字子美。"复又向

两旁一指，说道："这是亲弟兄哥儿俩，一个叫侯玉，一个叫侯俊，这个叫孔秀，那个叫王三虎儿。"又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子，说道："我姓童名林，字海川。"童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东边第三雅座有人狂笑声音。就听哈哈，将要大笑，就彷佛有人把他嘴堵住一般。

童林闻着，扭项向东面观看，一听没有别的动作，童林也就毫不介意。书中暗表，却是惊天动地的三个贼人，在暗地观看童林。童林哪里想得到有贼哪？因此自己并不在意。遂与张鼎说道："张大哥，这可巧啦，倘若今天在此遇见道长，明天可就省得费许多的周折。"张鼎向童林说道："那么着也好，咱们就在此等候。若要见着，也就省事啦。"童林一边说着话，一边顺手吃着黑漆盘子里的瓜子，弟兄们说说笑笑，不觉 的工夫可就大啦。

猛然间见吃茶的客人，一位位的俱都站起来开付茶钱，俱都纷纷地往外走。童林不知何事，遂即用目往外观看。嗳呀！原来外面下起雨来啦。雨可是不大，却是淙淙的细雨。这个雨，别名叫断魂雨。要按着唐诗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两句。但凡天阴得很沉，雨似下似不下，皆为断魂雨。雨虽然不大，所有吃茶的买卖客人，俱都大岔步儿冒雨而去。惟有童林看着这些个念书的穷酸，虽然冒着雨，还拿着泥金扇遮着头顶，上头雨淋着他，脚底下还迈方步，嘴里还嘟嘟囔囔不住地念诗。童林在里面看着可笑，这可称得起宁湿衣，不乱步。童林只顾往外面看着下雨，再回头一看，一茶铺的客人，俱都纷纷走去。童林再往外一看，雨可就显着大啦，只见哪，风吹竹叶响，雨打树梢摇。这个雨，紧一阵，慢一阵，时刻可就大啦。

童林回头喊道："伙计。"跑堂儿的刘二，向童林说道："什么事爷台？"童林向伙计说道："天到这个时分，大概道长许不来啦吧？"跑堂儿的笑嘻嘻地说道："爷台，据我想雨下得这么大，今天决不能来啦，要来也就是明天。"童林一面听伙计之言，一面吃茶，不知不觉天的黑影儿也就下来啦，眼看着要掌灯。童林听跑堂儿的伙计站在旁边说道："众位爷台你看，天可就眼看着要黑，要是这个时候走，还可以看得见道路上泥泞。若要再等一会走，可就看不见道儿啦。再走可就更不好走啦。"童林闻听伙计之言，明知这就叫逐客之法。大凡茶馆酒肆，没有往外撵人的道理。知道跑堂儿的伙计会说话，只因伙计都累了一天啦，他们也该休息休息啦，人家这么说，就是怕得罪人。人家这么一说，客人也挑不上理来，其实，真该走啦。童林听跑堂儿的伙计之言，复又向伙计说道："既是道长今天不能来，天也是不早啦，我们是该回去啦。若要再等一会儿，天要全黑了，这道路泥泞，也是真难走。"伙计笑嘻嘻地说道："爷台你老圣明，实在是这么回事。"童林听跑堂儿的刘二说得这个话有理。自己又是初到扬州，又是头一次在风暖阁吃茶，恐怕给茶钱少了，让伙计笑话。顺手由兜肚之中，取出一块银子，约有二两多重，遂向伙计说道："除去茶钱，剩下你留着喝酒吧。"跑堂儿的一看，赏了二两多银子。心中说道："这位爷台别看像老赶，还是真开通。"跟着一面接银子，口中说道："谢谢爷台。"童林见刘二把银子接过去，跟着站起身形，手里提着包袱，够奔后面的穿堂门。张鼎以为童林认得道，遂下了台阶，顺着小甬路，穿花越柳，曲曲折折，够奔御花园的后门而来。

童林一面走着，仰面观天，真是天如墨染，阴云浓厚，不

知不觉地来到后门。童林一看，不像来的那条道路。遂回头问道："张大哥，这条道不是咱们来的那条道吧?"张鼎心说好，不认得道。遂向童林说道："这是后门。咱们来的时候，是由前门而入，这条道怎么能够与来的那条道一个样哪。"童林闻听张鼎之言，口中说道："张大哥，这条道路可能回店吗?"张鼎闻听，向童林说道："也可以，无非就是多绕两步儿。"童林闻听可以能够绕着回店，下台阶，大岔步向前行走。赶情外面雨虽下得不大，道路可就不好走啦。里面俱是石头子的小甬路，怎么会有泥？到了外面，虽然是沙土地，可就显着泥泞不堪啦。童林还不理会，他这一件蓝布大褂，可以当雨衣穿，一时半会儿，还淋不透。这两支靴鞋，好似油鞋的一般，一着了湿，还是真透不进水去。童林只顾了自己不要紧，张鼎在后面跟着，可就受了罪啦。蓝绸子大褂，被雨一淋就湿，可就粘了身上啦。脚下原是寸底的布鞋，这一粘上泥，可就有二寸多厚，可就觉着重啦，脚底下可就有一点不拿滑啦。只顾低着头寻打好走的道儿啦，可就没防备童林把道儿走错啦。应当向东绕走御花园，向东南行，可就是钞关街的大道。没想到张鼎只顾低着头寻找好走的道儿走，童林可就向东北岔下来了。

走的约在一里之遥，面前一座树林，当中一条小道儿。童林在前，众人跟随在后，进了树林，打算穿林而过。将走在树林的当中，猛然间一阵西北风，树上的雨点儿，被风刮得乱坠，孔秀被雨淋得喊叫，说道："唔呀！好大雨呀！"一面喊着一面向东穿过树林，跑下去了。童林看着他可笑，心中暗想道：你就是跑，雨就不淋你啦！这东西多愚呀，反正是身上的衣裳全淋湿啦。心中想着，遂往前走。众人出离树林，

往东走了不远，猛听见孔秀那里喊道："不要往前走啦，这里避雨吧！"童林听孔秀喊叫，抬头观看，就见前面坐北向南有一座庙宇。四周围红墙，当中三座山门，两旁边东西的角门。就见孔秀站在当中的山门下，点手向众人呼唤。说道："这里避一避雨吧！不要忙啦。"众人见孔秀在山门下避雨，大家只得来到山门之前，上了台阶。

童林站在台阶之上，举目观看，山门上有一块横匾，上面写得是敕建飞龙观。迈步来在山门门洞儿之下。此时张鼎身上均都淋湿啦，自己又不好报怨童林，一支手扶着墙垛子，把鞋脱下来，在石头上往下摔鞋底子沾的泥。将泥摔下去，把鞋穿好了，这才显着脚底下利便些。举目再看，这个雨可不象方才下得那么大啦。张鼎看着雨小啦，因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看这个雨可是小一点啦，不如你我绕道回归店房。童贤弟，你看怎么样？"童林闻听张鼎之言，想了一想，向张鼎说道："张大哥，天也黑啦，道路泥泞，不堪行走。依我说，看这个庙也不小，再者庵观寺院，也是行人驻足之地。我打算与兄长相商，在此庙内借宿一宵，明日多给他们香资，也省得黑天半夜回归店内，你老想这个事怎么样？"张鼎一想，童林所说得也对。复向童林说道："那么着也好，咱们大家上东边角门那里叫门去。"於是大家出离了山门洞儿，够奔东角门。

来到角门的门首，一看这个雨已经住啦，就是天尚未晴。张鼎说道："你们谁去叫门，咱们好投宿。"这句话尚未说完，旁边孔秀答道："吾就叫门。"说着话把拳头一攒，冲着门上腾腾腾捶了三下，跟着说道："里面有带气儿的没有？出来一个！"张鼎在旁听孔秀说的不像人话，遂向前用手一推孔秀的

肩头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满嘴胡说，还不与我躲开！待我叫门。"孔秀见张鼎责怪他，只得躲开，张鼎向前，遂用手掌拍门，说道："里面有人吗？"连着叫了两三声，就听里面有道童说话的声音，里面说道："这是那位叫门哪？"张鼎在门外接言说道："我们是行路之人，皆因贪逛御花园，沿途遇雨，意欲在贵观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观主行其方便。"就听里面道童说道："你老少微候一候。"就听里面有振管之声，呼啦一响，门分左右。张鼎举目观看，在地下放着一个手提的纱灯，灯光明亮，照耀在门外。张鼎借灯光一看，里面站着一个道童，看着约有十八九岁。身穿蓝布道袍，白袜云鞋，头上扣木道冠，银簪别顶，长得面目清秀，站在门口。道童用目看了看大家，张鼎向道童说道："这位少观主多有方便，我们在此借宿一宵，可能行啊？"道童闻言，向张鼎说道："庵观寺院，皆是行人下脚的所在，有何不可哪？可有一样儿，容我禀明观主，前来迎接。请问您老人家贵姓？"张鼎说道："我姓张，单字名鼎。这位姓童，单字名林。这几位都是我们的伙计。"道童说道："你们几位，暂为屈尊贵体，容我禀明观主，前来迎接。"张鼎闻听说道："那么少观主，多给我们美言吧。"道童接着说道："那里话来。"说话间将身向后一退，呼啦一声，仍然将角门关好，大概回禀他家观主去了。张鼎大家只得在角门外等候。

工夫不大，就听角门之内，有脚步声音，就听里面仿佛将灯笼放在地下的声音，随着门棍儿一响，门分左右。张鼎一看，仍然还是将才那个道童。张鼎向道童道："观主可能容纳我们吗？"道童含笑说道："施主，这话从何处而来哪？众位驾临，我家观主应当亲自迎接，奈因抱恙在身，命我请众

位东鹤轩待茶。”张鼎遂率领众人迈步进了角门。道童随手就把角门关好，提着灯笼在头前引路，张鼎等后面相随。张鼎一看，迎着面穿过的过殿，东西花瓦子墙，一边一个月亮门。张鼎跟着道童进了月亮门，正当中大殿是三清殿，东西配殿各三间，东配殿里面灯烛辉煌。道童走向门口，将纱灯放下，伸手掀开竹帘，往里相让，众人随着道童来到屋中。童林举目观看，三间是两明一暗，靠着北边是个单间。北里间门口上挂着茶青色门帘，青走水，青飘带。迎着门口放着一张搁儿案，前面放着一个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靠着北边截段，放着一个茶几，一边一个兀凳。又见迎面山墙上挂着挑山对联，搁儿案上摆着各种的经卷。南面放着一张云床，在床上当中放着一个小饭桌，上面摆设炉瓶三式，地下一概是方砖铺地。这配殿之内，透着一番的清雅。张鼎遂命大家落坐，将要开言，就听道童说道：“众位在此少坐，待小道前去与众位泡茶。”张鼎说道：“少观主！那倒不必啦。皆因我们在风暖阁吃茶，茶我们是吃足啦。我且问少观主，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给我们预备一点，皆因我们没吃晚饭。道童闻听说：“众位要是没吃饭，我们吃食可倒有，可就是一样儿，没有荤菜。你老要喝酒，我们这里倒有，皆因是祭神的神酒，你老要喝倒有。只惟菜蔬，就是红白沙糖，还有几样儿咸菜。你老若问吃食，就是我们本庙里蒸混糖馒首还有小米稀粥，另外还有本庙自己作的豆腐。”童林在旁边答言，向道童说道：“很好！我们是最爱吃素，你有酒可以注他一壶。”道童闻听说道：“既然如是，施主你老等一等，我去去就来。”张鼎在旁答道：“那么你就受累吧。”道童闻听，转身形提着灯笼出去。

工刻不大，张鼎见院中灯光一闪，方才的那个小道童，一支手启帘笼，一支手提着灯笼。就见由打外面又一个道童，双手托着一个黑漆的托盘，里面放着各种食品，由打外面进来。将托盘放至在靠着北面版壁茶几之上，道童将灯笼放至在就地。说道："众位施主，暂且请起来，我把桌挪一挪。"众人闻听，只得站起来，把八仙桌向前一搬，将两把椅子挪至在正面摆好，随手又放了四个兀凳。转身形由黑漆盘内拿出六份杯箸，桌案上又摆了两个碟子，一碟红沙糖，一碟白沙糖，一碟咸菜，一碟油盐拌豆腐，正当中放着一盘子馒首。用手指着茶几上那个黑漆盘，向众人说道："你老看，那里有一锅粥，碗盏俱在那里。"顺手将酒壶放在桌案之上，说道："众位施主，暂且入座吃酒，我到外面打扫大殿。如若酒菜不够，您只管呼唤我，我二人要跟众位施主告假。"张鼎说道："少观主，您请便吧！"

两个道童提着灯笼转身形出去，然后大家入座。正面是张鼎、童林，上首是孔秀、王三虎儿，下首是侯俊、侯玉。孔秀伸手先将酒壶提起来，口中说道："吾是真饿了！"先与众人各斟了一杯，自己也满上一杯，又将桌案蜡烛的蜡花剪了一剪。端起酒杯将才要饮，张鼎将左手一伸，把孔秀的手拦住。孔秀看着张鼎说道："唔呀，老师，怎么不让我吃酒啊？"张鼎向孔秀笑嘻嘻地说道："你摸摸你的脖子裂了缝儿啦没有？"孔秀回手将自己脖子一摸，说道："吾的脖子未有裂缝儿啊！"张鼎说道："你不要忙，你只要一喝了杯酒，脖子可就要裂了缝了。"童林在旁一听，听着不明白张鼎说得甚么事。回头向张鼎说道："张大哥你老方才与孔秀说得是甚么叫脖子裂缝，小弟我听不明白。"张鼎听童林之言，向孔秀低言

说道："你到外面看看有人没有。"孔秀在旁听张鼎之言，心中也是怀凝。只得站起身形，来至屋门口，隔着帘笼，往外边观看。看了看，回身来到桌案之前，低声向张鼎说道："外面无人。"

张鼎用手指着酒杯，向童林低声说道："童贤弟你看着酒里头有甚么毛病没有？"童林说道："酒是很清量，并看不出有甚么毛病。"张鼎闻听童林之言，不由微然含笑，说道："童贤弟，你有所不知。这江湖绿林道，蒙汗药酒有三种。何为叫三种呢？就说是这上等的，头一种蒙汗药，若要下在酒里面是清清亮亮的，并无有药性气，比好酒看着还清，那是最优等的蒙汗药。还有一种比这一种就次啦，若要泡在酒内，可也清亮，只微闻着有一点药性气。再若比这一种次的，可就是江湖道上开黑店的他们用。只要行路客人住在他的店内，好喝酒的客人，只要一问他们有酒没有酒，店里伙计可就说啦：酒倒是有，怕你老不用。可是剩下了酒底子啦，有点发混。大凡行路的客人，行路累了一天，好容易盼着到了店里头，既会喝酒，为得是吃杯酒解一解劳乏，他可就不论酒混不混了。必然说酒混也可以，只要把酒要来，喝下去，当时就得口吐白沫，人事不知。这路蒙汗药，药力最小，不大的工夫，就能够苏醒过来，是谓之三种。童贤弟，你来看！惟有今日咱们酒内这蒙汗药，比方才我说的那三种还要利害。这一种蒙汗药，是取艺中之精所配。这种蒙汗药，下在酒里头，比好酒还清。一无药性气味，又不起酒沫。可有一样，药力最大。"张鼎说到此处用手一指酒杯，向童林说道："就拿这个盛一两酒的酒杯说，若要人吃下这么一杯酒，当时翻身栽倒，口酿白沫，人事不醒。那么这个酒人怎么能看的出来哪？

童贤弟你若不信，你可偏着脸观看酒杯。这个酒，你借着灯光观看，他在杯中旋转。”童林似信非信，歪着脸，向张鼎酒杯之中观看，果然见这个酒在杯中乱转。童林正过面来，带笑向张鼎说道：“张大哥！若叫小弟想，若要将酒斟在杯内，没有个不在杯中旋转之理。难道说，都有蒙汗药不成吗？”张鼎闻听童林之言，知道他不信。遂说道：“童贤弟你说得也倒有理，这个里头有个分别。若要是好酒，将酒斟在杯内，满杯的酒俱转。若要是蒙汗药酒，将酒斟在杯内，稍微地等一会，再看，杯内的酒，当中的酒不动，四周围的酒，仍然乱转。不问可知，里面一定是有蒙汗药。若不然，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呢？”童林虽然听张鼎之言，说得有理，始终还是不信。顺口说道：“张大哥你老说的也对，小弟我，总想用甚么法试验试验才好。”张鼎向童林说道：“这个不难。”回头向孔秀说道：“你在外面等候，等不了多大的工夫，小道童儿，必然前来窥探。你把他拿住，可千万别叫他嚷，我好拿他试验酒里头有药没有，好让你师傅看看我的眼力如何。”说着话看着童林，张鼎这个心思知道童林不服。

书中代言，若要论武术的工夫，童林的能耐，童林比张鼎不弱。皆因童林，那么大的能耐，只因他出世年浅，所遇的事情太少，只因他少学少练，少经少见。张鼎比较童林，自幼闯荡江湖绿林。以至在江湖上，大道边，蹲包头，放响箭，红胡子，抹蓝靛脸，花布手巾缠头，哈的一声留下他人的被套，白昼放火，黑夜杀人，装神装鬼，开黑店，所有在江湖绿林道的事，没有张鼎没经验过的。若不然，一时半会就能称为侠客。这也是张鼎多年的经营，受尽了劳苦，他才练达出来这么一个侠客。童林虽然武艺高强，就是缺少实地的经

验。若论起来，童林与张鼎二人比较起来，童林可称得起少经少见。论起江湖道的事，童林实在不如张鼎。别说是童林，就说是孔秀，要讲究窃取偷盗，可称得起，走遍天下各省，没有他不知道的。今天他都没看出来酒内的蒙汗药，连孔秀今天都算是输眼，何况是童林呢！今天张鼎说出来蒙汗药的经验，孔秀都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今听张鼎之言，命他到外面，把道童拿进来，要试验蒙汗药酒，他才气昂昂在旁边答言，说道："唔呀，老师！弟子情愿到外面把道童拿进来，献与老师的面前。"说着话，站起身形，来在屋门口，顺着帘子缝往外看，外面无人。跟着启帘笼出去，迈步下了台阶，用目望四外观看，并无动作。遂将身一矮，脚下用力一个箭步，窜到南面房山墙垛子之下一蹲，等候道童。

工夫不大，就见小道童由打东边房山转过来。悄悄地够奔东配殿台阶石上，扶着帘子向里面观看。小道童儿算计用蒙汗药酒，把他们全给蒙汗倒了。一看没有，大家还在那儿坐着呢，道童儿不由得一怔。就在这么个工夫，孔秀由打南面房山之下，腰眼一使劲，垫步拧腰，往前一窜。窜在道童的身后，用手一掐道童的脖颈穴，手指用力一扣他两根脖筋，道童干张着嘴，喊不出来。右手一托他的屁股，用脚尖挑帘笼，孔秀随着一迈步，进到屋中。托着道童，向张鼎面前说道："吾把道童拿进来了，老师应当怎么发落他。"张鼎说道："拿他试试蒙汗药酒，给他一杯喝。"孔秀听张鼎之言，桌案之上酒杯之中，有斟着现成的酒。孔秀顺手端起一杯，趁着道童张着嘴，将杯中酒向道童口中一倒。小道童知道酒里有蒙汗药，不肯的住下咽，拿舌头堵着嗓子眼。孔秀一看，心里说："这小道童，真混帐！你竟敢不喝。"孔秀将酒杯放在

桌案之上，用右手托着道童的腮颏骨，左右的一恍，小道童想不咽不行。就听咕噜噜的一声，将酒咽将下去。孔秀随手把桌子上的酒壶，拿起来，酒壶咀对着道童的嘴，往下一灌。只听咕噜咕噜的几声，将一壶酒，全都倒在小道童肚腹之内，再看道童，两眼往上翻，口酿白沫，不少人事。孔秀把道童放在地下，道童躺在就地，丝毫不动。孔秀向张鼎说道："师傅这个道童睡觉了。"张鼎看着道童，被蒙汗药酒，蒙汗过去。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看这酒是蒙汗药酒不是？"童林听张鼎之言，又看道童受了蒙汗药酒，不由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遂说道："光天化日，这庙内竟敢用蒙汗药酒害人，童林焉能将他放过！"一面说话，一面把包裹打开，一面取出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张鼎遂向孔秀等说道："你们也就亮兵刃，大概庙内一定不是好人。莫若将此庙剿除，免得贻害地方。"众人听张鼎之言，均打开包裹，一齐亮兵刃。童林此时已然将包裹围在腰间，手中擎双钺在前，张鼎带着众人在后，一同启帘笼出离东配殿往北。就在大殿东房山的对面，坐东的花瓦子墙，一个月亮门。里面是三间上房，当中挂着斑竹帘，屋中灯光明亮。童林心中暗想："这院必定是贼人的巢穴。"遂脚底下一碾劲，垫步拧腰，窜进东跨院。

童林双手将双钺往左右一分，来了个大鹏展翅的架式，往屋中观看。迎着门是一铺床榻，当中放着一个小饭桌。左右隔断，见一边放着一个茶几，一边俱放着一个兀凳。就见床榻上坐着两人，小饭桌上放着两个长条的包裹，系的是麻花扣，大概是绿林道的包裹。看上首坐着一人，身量不算甚高，中等身材又矮一点，身穿青绸小裤褂，白袜洒鞋，打着裹腿，腰中系着一根绒绳。往脸上看，黑漆漆的脸面，两道浓眉，一

双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透着很威风。细看认识，正是盗宝二寇之一，闹海金鳌吴智广。下首坐着这个人，身量中等身材，细腰札背，双肩抱拢。身穿白绸子裤褂，脚下白青缎子皂鞋，也打着裹腿。往脸面观看青虚虚的脸膛，刀条子脸，两道细眉，一双三尖二目，尖鼻子尖，三角口。远看此人俊美，近看削薄。一看认识，正是小粉蝶韩宝。东面茶几旁边兀凳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长得面目凶横，大身材，身穿古铜色的道袍，外罩棋子布的背心，腰中札着核桃粗细一根黄绒绳，腰带在两旁飘洒，足下白袜云鞋。手拿着拂尘，肋下系着一口宝剑。往脸上看，这个老道，长得真凶。黑紫的脸面，两道抹子眉，一双圆睛，大鼻子头，通红的厚咀唇，一咀七颠八倒的黄板牙，海下连鬓落腮半部黄髯，就仿佛口内含着一把扫帚一般。细看，在脑门子上，一块紫记，两个元宝耳朵。童林可不认得这个老道。暗含着心中纳闷：韩宝、吴智广因何来在此处？

书中暗表，前者资宝的二寇，约同吴得玉、柳未成，火焚巢父林，欲害镇东侠。被镇东侠剑斩过墙小密蜂吴得玉，窗前一枝花柳未成，赶走韩宝、吴智广。二寇自由打水中脱逃。幸好镇东侠未追，这两个人满身是水，由河内上来，周身水淋离，够奔树林。这两个人来到树林，先看了看四外无人，韩宝、吴智广，这才把衣服脱下来，在树林之内晒干。他二人把夜行衣与兵刃包好，换上白昼之间的衣服，二人席地而坐。吴智广咬着牙冲着韩宝说道："韩贤弟，你我实指望火焚巢父林，将镇东侠、童海川，与那个贝勒，俱都烧死。未想到，天不随人愿，放火未成，反倒吴得玉、柳未成，双双丧命。还算好，你我弟兄，顺水内脱逃。如今你我弟兄，天地虽宽没

有扎足之所，立身之地。如何是好？”韩宝说道：“不是我与您商议好了吗？咱们还是上扬州飞龙观，盟兄乔玄龄，紫面分水鳖，那里逃灾避祸。我不是跟您说过吗？咱们还是说话就是休要耽搁。”吴智广听韩宝之言，无可如何，点头应允，弟兄们这才起身赶奔扬州而来。

弟兄们一路之上，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日来到扬州，直奔飞龙观而来。来到飞龙观的角门，韩宝向前叫门，里面道童听外面有人叫门的声音，开开门一看认识，原来是与观主冲北磕头，金阑之好，二位盟弟。小道童赶紧打稽首，说道：“二位少庄主，今天怎么这么闲在，我师傅还很想念你们二位。你们二位由打那里来？”韩宝道：“你师傅在家里没有？”小道童说道：“现在东院闲坐吃茶。”韩宝说：“那末着你给我们二人通禀一声。你就说我们二人前来与他请安。”道童说道：“你们二位又何必通禀呢，莫若一同进去相见，岂不省事。”韩宝说道：“既然是那末着，你就头先引路。”小道童说道：“你们二位跟我来。”韩宝、吴智广二人进庙，跟随道童够奔东跨院。进了东跨院的月亮门，里面是上房三间，门口挂着斑竹帘。道童伸手启帘笼，向屋中说道：“师傅，你老看看谁来啦！”里面乔玄龄正自吃茶，听道童叫他看看谁来啦，自己在堂屋中坐着，将吃了一口茶，就见帘板一起，由打外面，韩宝、吴智广迈步进屋。乔玄龄一看，不由得心中欢喜。

因为什么这么欢喜呢？书中暗表：只因紫面分水鳖乔玄龄，他本是四川俭山小蓬莱后山发卖薰香蒙汗药，九尾金蝎道长，华亮雨手下党羽。皆因为发卖薰香蒙汗药，帮助前山的军响。前山乃是英王富昌富宝臣，在小蓬莱招兵买马积草

屯粮。手下有大帅军师，有能为的约在五百多位。皆因练兵缺响，这才有军师燕普燕云峰策划，命后山九尾金蝎道长华亮雨，配薰香蒙汗药，拍花药，在各省发卖，这笔款项，以助英王练兵。九尾金蝎道长，派他的牙爪在各省卖与江湖绿林道。因此派乔玄龄，带薰香蒙汗药至云南，打算要把薰香蒙汗药卖与云南江湖绿林道贼人。赶到乔玄龄到了云南，先得打听打听，谁在云南有名，准他卖不准他卖。他一打听，这才知道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大庄主李昆李太极，行侠作义，为人正直。恐怕他干系，不准他卖货。他打算先把李昆运动好了，然后再卖。这才备办礼物至八卦山，拜访李昆，并献礼物多件，外有纹银一千两。他打算叫李昆受了他的礼物，好护蔽着他。不想李昆，为人正直，不但不收他的礼物，反到将他赶出来啦。这里面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五庄主孟勇、廿庄主韩钟韩殿远，皆因看见这一千两银子，这三个贪图小利，背着大庄主，把银两礼物全都留下，准其在云南省之内，发卖薰香蒙汗药。可是不敢叫大庄主李昆知道，因此玄龄时常暗到八卦山结交，并且时常的送礼。若要乔玄龄一到八卦山，赶上四庄主他们弟兄哥三人在八义庭谈话办事，可就是韩宝、吴智广、贺豹，他们三个人招待他。日子一长了，乔玄龄手中又充裕，银钱又方便，可就与韩宝、吴智广、贺豹要求，四个人结拜，要冲北磕头，结义为友。韩宝等三个人，见老道很是个朋友，因此这才应允，这四个人结为生死之交。老道乔玄龄，他这个用意，就为得是与韩宝等接近相交，就为得是他们照应他，在云南卖薰香蒙汗药，也就无人再敢欺负他啦。赶到乔玄龄把薰香蒙汗药，俱都卖完，应当把这笔款项，送到四川俭山小蓬莱，交与英王练兵。乔玄龄一看英

王不能成事，他又见银子太多，乔玄龄就见利忘义，没安着好心，他来个拐款脱逃。他逃至在扬州，他看扬州地面很好，就托人买的这座飞龙观。他又从新又一修盖，他在外面声言，是外省的财主，施舍他的银两。他在庙内一住，永不出去，他所怕的是英王派人拿他，办他拐款脱逃的罪名。他打算在庙内养福，从此谢却绿林道。这就应了这句话啦：人的财呀，来之不善，去之亦易。这才暗地神差鬼使，盗宝的二寇，逃在他的庙内。今一看小道童启帘笼，外面韩宝、吴智广进来，一来与自已是盟兄弟，再者自己在云南之时，韩宝、吴智广很照应他。今必是到扬州看自己来的。他焉敢慢待呢？因此分外透着亲近。

韩宝、吴智广一见乔玄龄，二人向前行礼，口中说道："盟兄在上，小弟韩宝、吴智广有礼。"乔玄龄赶紧过去伸手相搀。口中说道："二位贤弟，那阵仙风，把你们哥俩刮到敝观？二位贤弟请坐。"老道赶紧叫道童泡茶。韩宝、吴智广落坐，乔玄龄在下首相陪。工夫不大，小道童把茶献上来。又打水擦脸，又把掸子拿过来，与他二人掸尘，乔玄龄恭恭敬敬这份应酬。工夫不大，二人梳洗已毕。乔玄龄又吩咐道童，与二人预备酒饭。工夫不大，道童儿把酒菜预备好了。这才擦抹桌案，预备好了杯箸，将酒菜摆在桌案之上。道童复又请示恩师，让二位少庄主用酒。老道站起来，这才拱手相让。口中说道："二位贤弟，远步至此，应当我与二位贤弟接风。这不算接风，你们二位先吃一杯酒，用一点点心，明日我再与二位贤弟接风。二位请坐吧！"韩宝、吴智广一看乔玄龄这一份恭敬之意。心中暗说："常言有句话，看起来，交下朋友是防身宝。我们当初若不护蔽玄龄，今日盟兄焉能这样的款

待。”韩宝含笑抱拳说道：“盟兄！我们虽然来到你老的庙宇，你老不比别人，你老是我弟兄二人的盟兄，还是你老人家上坐。”乔玄龄仰面大笑，说道：“二位贤弟，你们远来是客，就不必谦逊啦。”再三相让，只得韩宝、吴智广上座，乔玄令下首相陪，执壶把盏。

弟兄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乔玄令这才把酒杯一推，向韩宝、吴智广说道：“二位贤弟，你们二位来到敝观，我也未敢动问，你们哥俩还是因公到此，可是还有别的事呢？”韩宝此时，听乔玄龄这一问，也就停杯不饮。遂向乔玄龄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声，说道：“盟兄！你老人家若问，小弟等此来，并非是看望盟兄。我们弟兄因事所迫，特来投奔，望兄长设法与我们弟兄划策。”乔玄龄闻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事。遂说道：“二位盟弟，这话说的未免太远了！咱们弟兄是生死之交，有什么事是只管说，为兄皆可担任，没有什么不能办的事。”小粉蝶韩宝，一看乔玄龄如此的亲近，只得实说。就把童林下山，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双雄镇掌打雷春、雷振恒，带弟子回八卦山，请师报仇，四师伯不管。韩宝又把贺豹约同自己与吴智广，暗地下山，至京师寻找童林，二次比武，贺豹被打。自己与吴智广，设法盗国家之宝翡翠鸳鸯镯，童林被罪，圣上宽恩，童林奉旨捕盗。所有之事，从头至尾细细向乔玄龄说了一遍。复又把油坊镇相遇，行刺未成，定计火焚巢父林，柳未成、吴得玉被杀，自己与吴智广脱逃的情由，也说了一遍。韩宝又说道：“大哥！我们弟兄两人，现在只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万般无奈，我弟兄二人，这才想这个法子，投奔兄长你老的庙内，逃灾避祸。还要求想个法子，怎么样的报仇，将童林置於死地。”

乔玄龄将韩宝的话听完，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钢牙乱错，口中说道："二位贤弟，既来至在劣兄的飞龙观，你们二人只管放心，安心在我这里居住。我这庙内，又没有香火，还愿的施主，决以无人知晓。我派人前去至巢父林，打听得童林踪迹。若知道他在於何处，为兄必然设法，替你二人报仇雪恨。你们弟兄二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韩宝将乔玄龄之言听完，遂说道："兄长你老这一份的美意，我们弟兄二人，也不敢与你老道谢。看起来还是咱们弟兄，患难相扶。错非兄长谁肯与我们弟兄为力，兄长若能协助我们弟兄报仇雪恨，我们弟兄也就感情不尽了。"乔玄龄说道："弟兄手足何必客套呢！你们哥俩放心，我回头派我庙内采盘子的伙计王顺，今天就叫他起身，至巢父林探听童林的踪迹，然后再设法报仇。你们哥俩想，这个事情好不好?"韩宝接着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弟兄的事情，你老人家就替我们分神吧!"韩宝他们将话说完，复又用酒。及至用完了早饭，乔玄龄这才打发采盘子的王顺，带着盘费起身，到巢父林打探童林的踪迹，王顺走后，乔玄龄款待吴智广、韩宝，等候王顺下山东打探童林消息，非止一日。

这一日乔玄龄正陪着吴智广、韩宝在东跨院闲谈，就见采盘子的伙计王顺，由打外面启帘笼进来。小粉蝶韩宝见王顺进来，遂对王顺说道："王伙计你多辛苦，打探得事情怎么样?"王顺向韩宝回禀，说道："小子奉我家仙长差遣，赶奔山东东昌府巢父林，询问镇东侠的消息。与本地一打听，这才知道镇东侠率领徒弟，与姓童的，同往杭州天竺街金龙镖局，前去镇擂台去了。小子打听明白，复又赶奔杭州。及至到了杭州，在天竺街一打听，赶情头次开擂已经完了。原来

姓童的童林，把你老的八卦山四庄主法禅师，掌振吐血。”韩宝闻听，不由得咬牙切齿，把法禅被打的情由，又细细地问了一问。韩宝复又问：“事后怎么样？”王顺就把事后未听出两造镖局的动静如何：“小子不敢在路上逗留。这才赶紧回来，报告少庄主得知，少庄主你老好自已再作主意”。韩宝将话听完，遂说道：“王伙计你多受累了，下去歇息歇息去吧！”王顺只得转身退出去。韩宝转身用目看着乔玄龄说道：“你老人家听见了没有，我们弟兄与童林，真可称得起，三江二地恨，五湖四海仇。我们原打算，报两次一掌之仇，盗国家之宝，翡翠鸳鸯镯。不料想，此仇尚且未报，童林又掌打我四师伯。我们弟兄与童林是仇上加仇，怨上结怨。”将话说完，咬牙切齿，怒形於色。乔玄龄见韩宝切齿，在旁边解劝，遂说道：“二位盟弟，何必这样动怒？常言有句话：君子报仇，时来不晚。依我相劝，倒不必发愁，日后慢慢地设法拿童林报仇就是了。”韩宝听乔玄龄之言，只得无可如何。虽然是听乔玄龄解劝，面上虽然不透出忧愁的形色，心中总是闷闷地不悦。乔玄龄暗地一看，韩宝这几天打不起精神来。明知道他心中闷倦。

这一日清晨，梳洗已毕。大家用完了早饭，俱在跨院闲坐谈话。乔玄龄向韩宝说道：“贤弟！我看你这几日，心中不爽，闷闷不乐。我打算与贤弟一同开开心，你可愿意？”韩宝闻听，跟着说道：“兄长，小弟这几日打不起精神来，你老怎么样与小弟开心呢？”乔玄龄带笑说道：“二位贤弟！我打算约你们二位，到外间散逛散逛。贤弟你不知道，我们扬州这个地方，要到夏令的时节，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就在我这飞龙观西南不远，有一座御花园，乃是本处的绅商大家财主消遣的所在。里面真有四时不谢之花，长春之景。一到夏令的

时节，就在那里避暑解热。二位贤弟，若要心中闷倦，咱们今天到那里，游玩游玩。那里面有一座顶好的清茶社，叫风暖阁。那一个茶社里面很清雅，咱们那里吃个茶，也可以解闷。二位贤弟意下如何？”韩宝这两天心中烦闷，本来就无精打彩，今日听乔玄龄之言，自己也惦记着到外面散逛散逛。这才三人议定，将衣服穿好，乔玄龄带着几块散碎的银两，由庙内起身，够奔御花园。

及至来到御花园里，各处都看了看，果然景致不错。韩宝觉着自己喉中燥渴，因此与乔玄龄商议，到风暖阁吃茶。韩宝、吴智广与乔玄龄来到风暖阁茶社的时候，里面客位，还有几座闲着的呢！要依着乔玄龄，就在外面用茶。韩宝、吴智广，皆因他二人盗国宝翡翠鸳鸯镯，有点心虚。这才与乔玄龄商议，在东面第三座雅座吃茶，倒也清静。因此，他们三人，在雅座吃茶。真要依着乔玄龄，在外面吃茶呀，童林他们来到风暖阁，还是非得遇上不可。还是韩宝心细的好，他们在第三雅座，正吃着茶，就听外面有人说话。韩宝就听有人说道：“我姓童单字名林。”这一句可把韩宝吓了一跳，韩宝听完这一句，自己赶紧站起身形，来在门口。轻轻把白布的单帘揭起一块儿，向外面观看。韩宝不看则可，一看正赶上童林向跑堂的提自己的名姓。韩宝一见童林，不由得气冲牛斗。又听童林提旁边张鼎的名字，韩宝这才点手向乔玄龄，作呼唤的样式。乔玄龄不知道什么事啊，只得站起身形，来到门口。向韩宝说道：“什么事情？”韩宝低声说道：“兄长我说什么，怕遇上还是遇上啦。”乔玄龄问道：“什么事遇上啦？”韩宝隔着帘子用手往迎面那一张圆桌一指，向乔玄龄说道：“兄长你来看，就是那穿蓝布大褂那一个，庄家人似的。他就

是童林，我们的对头冤家。”乔玄龄听韩宝之言，定睛细看，以为童林是怎样的英雄，今日一看，原来是庄子的一个老赶。心中想就是这么一个，他们哥俩个就怕得这般模样，不由仰面哈哈大笑。乔玄龄刚乐到半截，未能乐完，韩宝过去一伸手，将乔玄龄的嘴与他堵住。要不然童林 外面听东边雅座人乐，就是哈哈的两个字，往下的笑声就没有了呢。韩宝所以堵住乔玄龄的嘴，是怕童林听见。韩宝把手撤回来，用手一指乔玄龄说道：“大哥你老笑得是什么？”乔玄龄见韩宝低声说话，自已也低声说道：“韩贤弟！你与我说过童林好几次，我以为童林是站起顶坍天，坐下压坍地的英雄。却原来是个老赶！你们弟兄，也致於怕得这样？”韩宝接言说道：“兄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看着他像老赶，你老别看外表，童林武艺果然超群。我弟兄在清和油坊镇李源的店内，我们也是这样的小看他。至於动上手，我弟兄俱有兵刃在手，童林他徒手：我与我兄长吴智广，尚且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今日又加上生力的张鼎，谁都知道张鼎的外号叫风流侠铁扇仙。真要你老一乐让他听见，我与吴兄长吴智广，岂能敌得上他二人？不但仇报不了，那可是称得起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再者令他防犯，岂不成了打草惊蛇啦吗？小弟可就是一件，猜不出童林来到扬州，有何事件。也许是知道我们弟兄往这方来，他跟踪追迹赶下我们来，也未可知。咱是不得不防备，咱们今天还得留点神。”乔玄龄一听韩宝所说的言词，也就不敢大意。遂说道：“二位贤弟，据我想，他不准知道你们弟兄往这里来。他要准知道，焉有不到雅座寻找的道理？咱们自已可别自起矛盾。贤弟你别着急，咱们吃咱们的茶。莫若咱们先在此吃茶，别出去。容他们走后，咱们再出去，也还不迟。”

韩宝接着说道："兄长言之有理。"韩宝与乔玄龄商议已定，他们在雅座不住地向外面观看。奈因童林为等候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童林老舍不得走，恨不能与司马空见着才好。可巧又下起雨来啦，即至天快黑啦，童林与张鼎，开付完了茶钱，他们大众才起身。童林转身够奔后门，张鼎众人，也就跟随着出了后门。

韩宝容童林他们大家走后，又等了一会，这才叫跑堂的。跑堂听雅座叫，这才来至在第三座，启帘进来说道："客人，壶内再给你老续点水，众位再喝两碗茶再走。"韩宝向伙计说道："我们茶也喝足了。"说着话，由兜囊之中取出一块银两，约在三钱来重，说道："伙计！除去你们的茶钱，剩下你喝杯酒吧。"跑堂接过银两，笑嘻嘻地说道："谢谢众位爷台。"说着话顺手把软帘挑起来。於是，韩宝暗中与乔玄龄商议："童林他们既是由后门走了，咱们就由前门走，免得碰上，咱们绕两步回庙。"乔玄龄一听，韩宝话说得有理。这才三人一同起身，由前面出御花园，绕道回飞龙观。乔玄龄道路又熟，虽然下着雨，好在雨不大，及至他们来到庙门，乔玄龄来到角门叫门。里面道童听是老师的声音，因此出来将角门开开，他们三个进来，道童仍然将角门关好。乔玄龄带着韩宝、吴智广够奔东跨院，来到上房启帘笼进在屋中。小道童一看观主回来了，赶紧站起来。韩宝、吴智广与乔玄龄一同落坐。

小道童伺候观主，将身上淋湿的衣服，俱都换下来，跟着献茶。此时天可就黑啦，遂将灯光掌上。韩宝向乔玄龄说道："兄长！小弟我忘了一件事。"乔玄龄说道："贤弟！你忘了什么事啦？"韩宝复又说道："只皆因小弟在风暖阁雅座吃茶之时，我竟顾童林早走，我就忘了在后面跟踪涉迹，看看

他们来到扬州有什么事，咱们弟兄好作防备。兄长！你想我说得对不对？”乔玄龄闻听韩宝之言，说道：“你若不提，我还是真忘了这个事情。这么一来，咱们还是见不着他们，怎么能知道他们到扬州作什么事情来了？其实不要紧，等明日吃完了早饭，你们弟兄二人在庙等候於我，我到外面前去访察他们的下落。果然访着他们的下落，打听明白他们的来意，等我回来，咱们再作计较。”韩宝闻听说道：“你老这主意也倒好。那么着，等明天你老就得辛苦一趟。我此时还是真有点饿啦！你老叫道童先预备点酒饭，吃完了饭，我们再作商议。”乔玄龄闻听点头，遂刚要叫道童到厨下预备酒饭。

就在这个工夫，就听庙外有人叫门，砸得角门腾腾腾地乱响。又听有人喊道：“你们这庙里头有带气的出来一个！”韩宝闻听，赶紧站起来，用手往外指着，向乔玄龄说道：“兄长您听，外面喊嚷，这个人我听着很耳熟，好象与童林在一处的那个南方人的口音。”韩宝正要接着往下说，又听外间有人叫门的声音，说道：“里面有人么？”乔玄龄闻听外面叫门，向韩宝带笑说道：“贤弟！你不必担惊。回头我叫道童出去看看，若不是童林他们便罢，若要是童林他们到此，这可应了那句话：他不来我不怪，他若来，定当叫他们受害。”韩宝闻听说道：“兄长，怎知叫他们受害哪？”乔玄龄说道：“不要紧哪，我叫道童到外面看看，是童林不是童林，先叫道童问好了他的名姓。若要不是童林，那就没有别的说的了。如果真若是童林他们到此，我命道童，先将东配殿灯光掌上，把他们众人让在东配殿。我这里面有的是上好的蒙汗药，或是酒里头、饭里头，与他们将蒙汗药下好。只要他们用下去，当时就得躺下，人事不知。贤弟，你们弟兄愿意怎么拿他报仇，怎么

拿他报仇，这并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弟兄此仇，伸手可报。韩贤弟，你想这个主意怎么样？”韩宝闻听，向乔玄龄说道：“兄长此计甚好。那么着你老就吩咐道童，赶紧出去问问。”乔玄龄遂回头叫道童，出去先问名姓，回头再往里面让。要不然怎么道童见了张鼎他们先问名姓，二次出去，才说观主抱恙在身，不能迎接，请众位东配殿待茶呢？这就是乔玄龄所用的计策。可巧童林他们大家就没用晚饭，叫道童预备素斋，并叫道童预备好酒。道童儿又唤他师弟，帮着把童林们酒饭备妥。复又回至东跨院，回复观主，听候分派。乔玄龄听道童的禀报，准知道自己蒙汗药的力量。再说自己这一种蒙汗药，比寻常的又不同，不差什么久在绿林的，他也看不出来，自己算计着此计必成。怎么也没想到，单独得遇见张鼎这位老侠客，精明强干，凡事留心，可就看出他这酒里有蒙汗药来啦。乔玄龄他在东跨院听道童报告酒妥，自己估量着这个时刻，酒吃下去，蒙汗药的药力也发散开啦。先叫道童到外面看看，果然用酒把他们蒙汗倒了，好请二位贤弟到前面，亲手拿童林报仇。

道童儿去的工夫大啦，不见回归。韩宝在旁边也等着工夫大啦，就叫自己心虚。这才向乔玄龄问道：“兄长，道童至前面，怎么这半天还不回来呢？莫非是有什么差错？”乔玄龄仰面大笑，向韩宝说道：“贤弟！你太心多。这有什么差错呢？并没有别的事，为兄此计准成。无非贤弟你不知道童的毛病，大概不问可知，道童见他们俱受了蒙汗药，倒在了地下。这两个道童，不过是贪图小利，搜查他们众人腰间的银两。贤弟你只管放心，在此等候。不久道童儿必回来报信，请二位贤弟报仇。大概此时童林他们大众，早就被那蒙汗药治过去

啦。”韩定一听，暗中倒吸了一口凉气。向乔玄龄说道：“据小弟想不准吧？我总想童林、张鼎二人精明强干，不受咱们的计算。我想着还是咱们的道童儿，被蒙汗药蒙汗过去啦。”老道闻听，有点心中不悦。遂向韩宝说道：“韩贤弟！你这是说得什么话呢？二位贤弟只管放心，就说蒙汗药酒用不上，那也不要紧。为兄掌中的宝剑，谅童林、张鼎两个小辈，不足为论。”乔玄龄这句话刚才说完，童林已经手捧鸳鸯钺，来到东跨院，隔着帘笼借屋中灯光，正看韩宝、吴智广与乔玄龄他们又在屋中，妖道正自夸口。不由得童林气冲牛斗。站在院子抖丹田一声喊嚷，说道：“呔！妖道、韩宝、吴智广三个小辈！还不出来受绑，等待何时？今有童林童海川在此。”此时乔玄龄正自在屋中夸口，猛然听外面童林呐喊呼唤，遂急站起身形，回手将宝剑由腰间摘下来，用绒绳系好剑匣，背至在背后。回手拳剑，口念无量佛，回头叫道：“二位贤弟！果然应韩贤弟方才之言，你们弟兄亮兵刃，预备动手！”乔玄龄虽然是这么说，韩宝、吴智广听外面一喊，他们早将兵刃随手取出来，用绒绳系好，背在背后，然后将包裹围在腰间。

乔玄龄回头见二人将兵刃收拾齐备，自己往前迈步，用宝剑将帘笼一挑，跟着一个箭步，窜到院内。将剑一举，用了个金鸡独立，左手向前一指，举目向前观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人，雄纠纠、气昂昂，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身穿蓝布大褂，又肥又大，脚下白袜洒鞋，手中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借屋中灯光，见他并未用绢帕罩头，紫微微的脸面，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人字的脖子。太阳鼓着、眼睛瞪着、怒气冲冲，乔玄龄明知前面站得是童林，自己往后一撤身。回头刚要叫二位贤弟，没叫出来，一看屋中

灯光灭啦，没见韩宝、吴智广窜出来，帮着自己动手。心中暗说：好交情啊！真要是他们弟兄由后窗户脱逃，把我掷在庙内，与他们动手，那可是真不对。

其实他还是真猜着啦！书中暗表：吴智广见乔玄龄由屋中窜出去，与童林他们动手。吴智广也要跟着窜出去，协助乔玄龄。韩宝由背后一把将吴智广揪住，说道："你作什么去？"吴智广说道："协助盟兄前去动手。"韩宝向吴智广说道："你这个人真胡涂！"吴智广说道："我怎么糊涂呢？"韩宝复又说道："你我在油坊镇，与童林夜间动手，他并不用兵刃，你我手中都是利器，咱们二人尚且不是他的敌手。何况今日还有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咱们岂是他的敌手？"吴智广说道："那末依着你，应当怎么样呢？"韩宝说道："咱们趁此由后窗户脱逃。这就叫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吴智广一听韩宝之言，遂说道："你我脱逃，那末着乔玄龄怎么样呢？"韩宝低声说道："咱们就不管他啦。"

书中代言：要按着交朋友，乔玄龄待他们二人不错，舍死忘生，抗敌童林。吴智广心存厚道，要出去帮着乔玄龄动手。韩宝不但不帮着他出去动手，反把吴智广揪住，不让他帮着乔玄龄动手。反教他由后窗户脱逃，这就叫拿着老道送礼。若论交朋友，交吴智广，不交韩宝。谁要是交了韩宝这个朋友，那算是倒了老霉啦。

不表韩宝、吴智广由打后窗户出去脱逃，单表童林捧着双钺要与乔玄龄动手。忽然间屋中灯光一灭，童林就知道，二寇由后窗户脱逃。回头向月亮门一看，见张鼎带着侯俊、侯玉、王三虎、孔秀，由外边进来。童林向张鼎说道："兄长，这屋内有盗宝的二寇，韩宝、吴智广，他们由后窗户脱逃。请

兄长协力相帮，千万别叫二寇逃走。”将话说完，垫步拧腰，窜上房去。张鼎听童林之言，也就明白童林这个心意，拿住老道乔玄龄是无用，若拿住盗宝的二寇，自己可以进京请罪，国宝还朝。这就叫楞打金钟一下，不打铙钹三千，拿乔玄龄不拿乔玄龄不要紧。张鼎既然猜透童林的心意，回头向众人说道：“你们休要叫妖道脱逃，待我帮着童师傅拿盗宝二寇。”将话说完，跟着一纵身，也就窜到房上。此时童林早就看见啦：两条黑影，由庙的西墙窜出去啦。童林遂即由跨院房上，一纵身窜在大殿的后坡，由大殿的后坡窜房越脊，越出西庙墙。可就看见前面两个贼人，直奔正西逃走。童林脚下使使劲，由后面追下来了。后面张鼎也就由西墙跳下来了，随后也紧跟着童林，向正西赶二寇。

前面韩宝、吴智广，向正西跑着，听后面有声音，扭项回头一看，见童林、张鼎在后面紧紧追赶。韩宝向吴智广说道：“兄长！马前着点！”（马前，江湖吊坎，就是快点跑）吴智广听韩宝叫他马前着点，自然是脚底下使劲，一直够奔正西。怎奈后面童林、张鼎脚程甚快，这两个人在前面恨不能肋生双翅，逃窜性命。一面跑着，一面回头看，后面二人堪堪追到。韩宝不由得着急，心中暗想：今日若要教童林追上，想逃性命，势比登天还难。正自向正西逃走，大约着跑出有二里之遥，猛听得前面，水声响亮。韩宝一看，心中暗想：准知道童林不会水，张鼎若要会水，我二人俱都难逃。遂高声向吴智广说道：“合字，龙沟里扯乎！”（这是江湖吊坎，就是顺水内脱逃）吴智广早就听见韩宝说了，遂即来到河沿，止住脚步，回头现把肋下的衣衿撕开，用刀将裤腿挑破。这为什么呢？就是怕跳在水中，衣裳鼓起来，不好浮水。韩宝早

就先止住了脚步，将兵刃背在背后，将自己衣裳，早就扯破了。回头向童林、张鼎高声喊道：“后面的两个小辈，听真：休要追赶，你家二位爷台，水中等候，河内较量！”

童林一看见前面是河，皆因前次在巢父林亲自看见，二寇顺河中脱逃。今他二人定当顺水中逃走，自己不会水。遂回头叫道：“张大哥！你老的水性如何？”张鼎闻听童林之言，遂止步向童林说道：“劣兄自幼，未曾习学过水性。贤弟，我就是不会水。”童林用手向西一指韩宝、吴智广，说道：“今日便宜你两个小辈，放尔逃命去吧！”童林将才把话说完，就见韩宝、吴智广二人跳在河中，浮水逃走。童林见二寇脱逃，回头向张鼎说道：“兄长，小弟自幼未能习学水性。怎么你老人家，也不会水呢？”张鼎闻听童林之言，心中想道：童林这个人一面礼，许他不会水，不许人家不会水。自己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谁叫我不会水，那有什么法子呢？咱们二人回庙，再作商议。”童林听张鼎之言，只得无可如何。遂向张鼎说道：“咱们二人只得暂且回庙，看他们四个人，可曾将妖道擒住。倘若不是妖道的敌手，你我再协办相帮，休教妖道逃走。把他拿住，也可以消你我弟兄胸中的恶气。”张鼎点头。弟兄二人，顺着旧路而回，来到飞龙观的西庙墙。弟兄二人仍然越墙而入，穿着夹道，够奔东跨院。来到东跨院的门首一看，就见四个人在院中站着，正在说话之际。童林一看，心中明白：大概妖道，早已逃走。童林高声叫道：“孔秀！那妖道，可曾拿住了？”孔秀一见，童林、张鼎二人回来。遂即说道：“二位老师若问，我们未能拿住妖道，他由打东庙墙逃走。我们未敢追去，在此等候二位老师。”

童林闻听，向着他们四个人点了一点头，进了东跨院。叫

孔秀将火摺子恍着，一同进了上房。命孔秀将灯烛燃着，孔秀见桌案之上，放着蜡烛。随手将灯燃着，火摺子押灭，带在兜囊之中。然后孔秀等四个人，在两旁垂手站立，童林与张鼎二人彼此落坐。童林向张鼎说道："兄长！二寇与妖道脱逃。这庙内的事，应当如何办法呢？"张鼎听童林这一问，遂看了一看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打算省事的办法，还是费事的办法呢？"童林接着说道："何为叫省事？那个叫费事？"张鼎说道："你若打算省事，你身上带着帖身的文书，咱们带着孔秀等搜拿小道童，明天天光一亮，你押着道童见至扬州报案，州官带人查抄飞龙观。如愿积份德，不必拿小道童，明天一到清晨，咱们由庙中起身回店。到店里休息休息，咱们够奔玉顶九龙观，面见南侠司马空，咱们把飞龙观的事情告诉他。他在本地人杰地灵，飞龙观的事情，就叫他办啦，这个是省事的法子。贤弟，你想怎么样？"童林将张鼎的这话已听明白，说道："兄长，莫如小弟，就尊着你这省事的办法。"张鼎容童林将话说完，复又说道："贤弟，我还有一件事与你相商。"童林遂着说道："兄长有话请讲！小弟愿闻。"张鼎说道："贤弟，这个地方道路你不熟啊！方才二寇顺水内脱逃，那段河就是三叉河。就是今天白昼，你我逛御花园里面真山真水，月牙河内之水，是由打三叉河引进去的。方才二寇顺水脱逃，偏巧你我弟兄又都不会水，二贼他方才漏网脱逃。我倒有个主意：明日请南侠至九龙观。咱们也用不着王三虎，莫若咱们给点盘费钱，明日清晨叫他由浮桥绕至在河西，命他顺着河沿寻踪涉迹，采访二寇的踪迹。他若访着贼人在那里窝藏，咱们叫他至玉顶九龙观，报告咱们弟兄。咱们就势请南侠相助，捉拿盗宝的二寇。倘若是咱们把南侠请出来，一

同够奔杭州。再教王老三多辛苦几步，让他到杭州与你我报信。倘若擂台的事情完了呢，就势请英雄协力相助，捉拿盗宝二寇。据我想，那时二寇就难以脱逃。这个主意就两不误事。童林贤弟，你想这个主意好不好？”童林一听，张鼎说得有理。回头叫道：“王老三！”王三虎在旁边答言，说道：“童老师，你老有什么事情？”童林用手指着张鼎说道：“方才张老侠客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王三虎答道：“我倒是全听见了。”童林复又说道：“既然是你都听明白了。这么办，我给你预备盘川钱。明天你一清早，由此起身，采访盗宝的二寇。若要是在九龙观见不着我们，咱们是杭州再见，你就多辛苦趟吧！”说着话童林由兜囊之中，取出两半锭银子，交与王三虎。王三虎接过银两，带在腰间。

张鼎回头叫道：“孔秀！咱们可都没吃饭，你去到厨房看看，他那里有蒸食，拿些来，咱们大家好歹吃点。你们大家放心，这蒸食里头，不能下毒物。如若是蒸食里头下了蒙汗药，蒸出来的时候，颜色是绿的，绝无舛错。咱们大家好歹吃点，明天一清早好起身。”孔秀闻听，带着王三虎，够奔外面。到了西跨院，找着厨房，里面现成的馒首，捡了两盘子。孔秀不放心，又盛了一大碗凉水。两个人一同拿着馒首，端着凉水，够奔东跨院。王三虎启帘子，二人进了屋中，将盘子放於桌案之上。大家这才拿起馒首，彼此都点心点心。惟有孔秀，吃一口馒首，喝一口凉水。嘴内还叨叨念念：“我是随吃随喝，就是馒首里头有蒙汗药，吾也不怕，我跟着吃馒首，我就喝凉水。”张鼎看着孔秀，暗含着可笑。心中说：当时不要紧，明天一定非闹肚子拉稀不可。大家都吃完了，坐在屋中闲谈，等候天亮。

等了工夫不大，东方发晓。众人这才收拾包裹，包好了兵刃，一同起身。由庙内将东角门开开出了庙，将庙门倒带上，寻路够奔钞关街。赶到来至西街口，太阳可就快出来了。众人寻找店房，来到自己住的店房，就是店里伙计在店门口站立。张鼎叫道："伙计！昨天没有人来找我们吗？"伙计一见众位客人回来了，遂笑道："好，大概昨天众位赶上雨啦！我直等了半宿的门，众位也没回来。众位请进来歇歇吧！昨天并没有人找你们几位。"张鼎说道："既没有人找，我们就不进去了。"

张鼎说着话，带同众人，往东走了不远，已经来到九龙观东角门之下。众人上台阶石，将要进角门，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个道童。张鼎一看，正是昨天见着的那个道童。张鼎将要去问他，就见道童向张鼎说道："老侠客，昨天我请你们几位到里面坐一会，你老一定要走，你老刚走不大工夫，我师父就回来了。我把你老所说的话，已经告诉我师父啦。我师父今天在东鹤轩恭候你老人家了。要不然今天一清早，也就走了。众位请进来吧！现在我师傅来了两个朋友，俱在配殿摆棋，就为候着你老啦。"张鼎听道童之言，说道："很好！那么着，你就头前带路。"

道童在头前引路，众人跟随在后。顺着穿堂大殿东边的花瓦墙月亮门，众人走进来一看：当中是五间大殿，东西配殿。道童儿回头向张鼎说道："你老稍为候一候，我与你老通禀一声。"众人只得站住，道童儿到东配殿，上台阶，启帘笼进去。童林就听屋中有人乐着说道："昨夜灯花报喜，今天贵客临轩。但不知那一阵香风，把张贤弟刮到敝观。"声音未住，就见东配殿帘笼一起，跟着道童出来一位仙长。童林看着心

中暗想，此人莫非就是南侠昆仑道长？就见这位仙长，身量在中等身材。身穿蓝布道袍，腰中扎着一根黄绒绳，灯笼穗在旁边飘摆，蓝布的中衣，足下白袜云鞋，肋下悬着一口宝剑。往脸上观看，面若满月，两道蚕眉，上面寿毫多长，一双虎目，鼻如悬胆，口似涂朱，牙排碎玉，大耳有轮。头顶上白发高挽，上面扣定木道冠，竹簪别顶。颏下一部银髯，根根见肉。可称得起发似山头雪，髯赛九秋霜。手中拿定树棕的拂尘，满面的笑容。

就见张鼎，往前抢步，口中说道："道兄！小弟久未问候，今日来得卤莽，望兄恕过。"说话间要行大礼。仙长连忙向前相搀，口中说道："张贤弟，昨日听道童言讲，劣兄未能招待，千万可别怪我。"说话间将张鼎搀起。张鼎遂即扭项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我与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仙长，就是覆姓司马，单字名空，江湖人称南侠客昆仑道长。皆因仙长水性精通，江湖上人称海内寻针。"说着话张鼎用手一指童林，向南侠客说道："道兄，我与你老人家介绍这一位猛愣的兄弟。此人姓童，单字名林。你们弟兄彼此见见，彼此都要关照。"童林此时早就听南侠客大名，正恨相见之晚。遂向前赶步，说道："道兄在上，小弟童林参见了。"仙长向前相搀起说道："阁下莫非是江西卧虎山，奉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就是贤弟你吗？"童林赶紧答言："不才正是小弟的贱称。"仙长遂往后一看，后面还跟着三个人。仙长用手一指，说道："张贤弟，这三位是谁？"张鼎这才把孔秀、侯俊、侯玉，叫过来，与仙长引见引见。仙长带笑相拦，说道："众位英雄，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里面配殿谈话。"小道童跟着启帘笼，仙长这才往里面相让。

童林在前，众人在后。童林来到屋中，举目观看。就见迎着面正当中一张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左右两旁边太师椅。屋中也是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也摆着许多玩器。八仙桌子上放着棋盘，有二人在那里下棋。上面坐着这位，是一位出家的和尚，胖大魁梧，站起来大身材，身着灰色僧衣，大领阔袖，外罩灰色大坎肩，脚下胖袜僧鞋。往脸上看，顶平项圆，红润的脸面，头顶上已谢顶，正当中三块疤痕，两道苍眉，寿毫遮目，二目如灯，鼻直口阔，青须须的新刮的胡子碴，大耳堪可垂肩。下首坐着一位，身量不高，比中等身材还矮一点，身上穿米色绸子大褂，腰中系着一根细绒，白棉绸子中衣，白袜厚底云鞋，伸出手来，指甲有二寸多长。往脸上看，两道细眉直插入鬓，深眼窝子，黄眼珠子，高鼻梁儿，三角梭角口，雪霜白两撇掩口胡须，头上谢顶，白剪子股的小辫不长，札着红头绳儿，元宝的耳朵。一僧一俗，正自着棋，道童在旁边伺候。这二位一见仙长陪着朋友进来，只得停手不战。仙长带笑说道："禅师，我与你介绍个朋友。"和尚只得站起身形，仙长用手一指张鼎向和尚说道："这位姓张名鼎字子美，江湖人称风流侠铁扇仙。"又冲张鼎一指和尚，说道："这位师傅上普下照，二位彼此多要亲近。"张鼎只得向前抱拳行礼，和尚并手相还。又向张鼎说道："这位老朋友也是我的至友。"说话用手一指这位俗家，这位老英雄姓陶名润字少仙，江湖人称袖手东方朔。张鼎只得向前，彼此见礼。

司马空回头叫道："童贤弟！你老也过来，我与你老介绍介绍。"童林向前迈步，仙长将要用手指和尚，遂问童林道："这位师傅，贤弟不认得吗？"童林答言："未曾见过。"司马空扭项问道："禅师，你老不认得这位吗？"和尚口念阿弥陀

佛："小僧未曾见过。"司马空闻听，往后倒退，不由得仰面大笑，说道："你们二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又向童林说道："你真不认得这位和尚吗？"童林答道："实在没见过。"仙长用手一指和尚，向童林说道："这位就是你老的亲师兄，上普下照。江湖人称长眉长老，铁臂禅师。"童林闻听，赶紧向前抢步，双膝跪倒。口称："师兄在上，小弟童林大礼参拜。"和尚往旁一闪，伸手相搀。口中说道："师弟请起！"童林行礼之时，心中暗含纳闷："自己想当初学艺下山之时，虽有师兄，不知现在何处居住。怎么会今日就知道我啦？"童林虽然是这样想，他那里知道：当初童林学艺下山之时，仙长尚道明，虽是那么告诉童林，其实仙长知道和尚在那里居住。早就遣人与普照送信，又与他收了一个师弟。姓字名谁家乡住处，所传的技艺，怎么让他兴一家武术，早就派人都告诉於他。若不然，和尚怎么能知道呢？就是司马空知道，也是和尚告诉他的。那么仙长尚道明，单不告诉童林，所为何故呢？其实里面也有个原因：只因尚道明、何道源，二位仙长，不告诉童林他师兄的住处。只因命童林下山，别开天地，再造一家，另立一家武术，教他独立一家呢！俗语有句话，"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这两句话，就是叫人自立。仙长所以命童林自立一家武术，所以知道和尚的住处，偏不告诉童林，为是叫他自己独立的性质。童林那里知道，其中有这些个原委。童林这才与亲师兄相逢见面。长眉长老、铁臂禅师、普照，将童林搀起来，从新大家彼此见礼。司马空在旁边口念无量佛，说道："今日亲师兄弟相逢见面，真是可喜可贺，请大家入坐谈话。"这才众人分宾主落坐。张鼎抬头看见孔秀与他师父行礼，师生二人，正叙离别之情。

陶润陶老英雄，正问孔秀，诉说近日的景况，孔秀与老师傅叙离别之情。张鼎在这边，命侯俊、侯玉，过来与大家见礼。礼毕，旁边站立。

昆仑道长司马空，向张鼎说道："张贤弟！昨日为兄回庙，听道童言讲，贤弟等来到九龙观，为何不在庙内住宿，反倒外面住店。若要叫朋友们知晓，一定怪劣兄待友不恭了。再者庙内有道童扶侍，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张子美带笑，向仙长说道："道兄，你老人家可别提啦！我们昨日若要住在你老的庙内，什么事情可也就遇不见啦。"司马空听张鼎之言，甚为咤异。遂问道："张贤弟，有何所遇？劣兄愿闻。"张鼎遂将在店内打算要住宿，又把童林要逛御花园，在风暖阁吃茶遇雨。误入飞龙观，巧遇盗宝的二寇，惊走乔玄龄，韩宝、吴智广，顺三叉河脱逃，自己出的主意命王三虎寻踪涉迹，尾随密访，今日回店，才至你老的贵观拜访。所遇的事，滔滔不断，向仙长说了一遍。司马空闻听，不由得脸上发赤，叹了一口气，说道："论起来，你我弟兄既有侠客之称，岂能令卖薰香蒙汗药的贼人，在此逗留？怎奈他在本地无案，我这才姑且宽容。未想到他庙中，竟敢窝藏盗国家至宝的二寇。难为贤弟将他等赶走，回头劣兄派道童，前往扬州官衙，拿着我的名片，请州官派官兵查剿。并非是劣兄结交官府，贤弟你是知道的，这扬州的州官，乃是本庙的施主。命道童持片前往倒可以办得到，这个事倒不要紧。我请问张贤弟，童海川因何捕盗？我倒要与贤弟问个明白。"张鼎见司马空问童林捕盗之事，遂将童林出世以来的始末，也与仙长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司马空听张鼎之言，方才明白，童林是奉旨带罪捕盗。遂

又向张鼎问道："张贤弟同海川至扬州，是特为捕盗，是还有别的事呢?"张鼎闻言，带笑开言，说道："道兄若问，我们弟兄此来，并非为捕盗之事而来。我们此来专为得是镇东侠侯振远杭州镇擂，小弟也在内。只皆因助擂无人，未有特色的英雄。只因小弟多口，在镇东侠面前，将兄长介绍杭州助擂，成全镇东侠之名。只因昨日到此，未会仙缘，这才有飞龙观这一举。今日小弟见着兄长，务必兄长慨然应允，小弟方才放心，小弟原为的是成全朋友起见，我想兄长也未有什么推却。"司马空闻听，不明白其中的原故。遂向张鼎说道："张贤弟，这杭州立擂，又是怎么一件事呢?"其实司马空早就知道，这是明知故问。张鼎见司马空问杭州因何立擂，张鼎遂不慌不忙，就把黄灿与潘龙，为争渔业公司的起见，两下屡次群殴，因而呈禀在案。杭州府当堂批准，在北高峰立擂百日，赌斗胜负。就把头次开擂，童海川掌打法禅，两造闭擂。镇东侠太湖要镖，事情刚完。北侠秋田，赶到杭州，要求开擂，镇东侠意欲抵抗。就把自己多口，介绍苗泽与仙长司马空，前后的情由细细的说了一遍。复又说道："小弟之意见，打算请道兄与苗泽二位到杭。苗润雨掌中红毛刀，三十六路天罡刀，可以抵抗北侠秋田三十六路天罡剑。并有阁下锤摅剑五手，也可以抵抗北侠，正是他劲敌对手。不知道兄，可肯二次出山，协力相帮。仙长意下如何？小弟愿听你老的示下。"

司马空将张鼎之言听完，遂说道："张贤弟，论起来，你倒是一份热心。内中可有一件：北侠之威名，也不是我长着他人的威风，减着自己的锐气。秋田秋佩雨，掌中一口辘轳剑，名振寰宇，威镇华夏。就是劣兄，虽然有些许的名望，不

过也就是大家抬爱。论起来，镇东侠掌中小听风宝剑一口，一百单八招青龙剑人所皆知。张贤弟三十六路点穴法，世界罕有其匹。童海川兴一家武术，别有奇能。众位之绝艺尚不能抵抗秋田，何况劣兄？论起我的武术，乃个人之末技，实无可长。众位不能抗敌，何况是我？论起我自己的身份，乃是一出家的道士。这擂台分明是杀人的战场，出家本当戒的是杀、盗、淫、妄、酒，岂敢妄开杀戒。无奈江湖英雄，大家抬爱於我，称我为南侠，其实我不趁其称。既然身负天职侠义之道，别说贤弟还亲自前来，就是贤弟有二指宽的字柬到此，为兄也当谨遵，所以义不容辞。今日贤弟之要求，我可有个条件，要在众位面前启齿。”张鼎闻言，说道：“道兄有何要求？小弟愿闻高论。”司马空带笑说道：“贤弟！杭州立擂，北侠秋田到此，无理的要求。据我想，这里面有个参差。因为什么呢？只因北侠到此，镇东侠就应当托相机之人，面见北侠。疏通潘、黄两家的错误，从中调停，免去武力相见。大概我想北侠既有侠客之称，当遵道德公理。若要言归於好，岂不两造和平解决？为兄我自己的意想，打算随贤弟至杭州。劣兄作书，以调停的资格，请北侠过镖局直接谈话。北侠秋田若以侠义道为重，遵为兄之调停。你我弟兄，又多得一位道中的朋友。如若北侠不以侠义为重，以血气之勇，武力的压迫，不容为兄入词解和，一派的蛮横，那可就无法取和平的上策。然后众位侠客，再以武力解决此事，为最后之策。不知贤弟你的意下如何？”司马空这句话尚未说完，童林在旁边答言：“仙长之高论，乃是童林之初心，但愿和平。如若北侠无理，不重侠义道，童林从仙长之后，今既仙长慨然允诺，二次出山弃清静之地，而投事非之场，我这里替镇东侠侯振

远，代为致谢。”仙长司马空，闻听童林之言，意气慷慨。鼓掌大笑，随口说道：“童贤弟，好直爽的人哪！真令贫道佩服了。”

司马空扭项，向普照禅师说道：“师兄！今贫道许可，明晨起身，前往杭州，师兄你可是回庙啊，还是有别的思想呢？”铁臂禅师普照，闻听司马空之言，心中暗想：“仙长之言，话内有因。我是童林的亲师兄，司马空反叫我回庙。他是朋友相交，反倒弃清净，而投事非之场。我若不前往，与世情上有点不合。”想到此处，遂向司马空含笑说道：“仙长既肯前往协助我师弟与那镇东侠，我岂能观望不前？仙长若肯携带於我，我情愿相从仙长之后。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司马空闻言，口中说道：“禅师既然愿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仙长回头又向陶润说道：“陶老英雄，我们此去，你老人家呢？”陶润闻听司马空之言，手捻着雪白的髯口胡须，笑嘻嘻地说道：“仙长，论起武术，我可不如你们僧道二公。既然大家俱肯帮助朋友，如若你们二位不嫌人多，把我带着到杭州，就说是若要我到了看台上一坐，常言有句话：扫帚戴帽子，也算是个人吧，我知道我的能为小，别人可看不出来，不准知道我的能为小，若要能肯把我算上，我也情愿前往。”童林在旁边答言说道：“陶老英雄既肯前往，我们请也请不到，我这里先谢谢！”陶润道：“那里话来？仙长，咱既然先说着话，你老叫道童儿预备点酒，就在你老这庙里面，与他们几位接接风，咱们大家喝着酒也得说话。”司马空转面叫道童儿收拾桌案，预备酒饭，道童转身出去。

就在这么个工夫，童林抬头一看，就见帘笼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两个人。一面一个，垂手侍立。不看则可，童林一

看暗含着喝彩。心中暗道："好机灵的两个童子！"上首站着这一个：身量不算甚高，大约着也就是十八九岁，生就得身体窕顺，身穿白绸子裤褂，青缎子云鞋白袜，外罩宝蓝绸子大褂，往脸上看，方面重额，宝剑眉，豹子眼，准头丰满，唇似丹霞，头梳双丫髻，前发齐眉，后发盖颈，面若冠玉，真不亚如处女，美貌之中，抱着一团英风。下首站着这一个，身材与上首那个一边高，衣服也穿得一个样，就是五官不一样。下首站的这个：圆脸膛，脸上白中透润。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圆睛，准头丰隆，高菱角口，大耳垂轮，头上扎着冲天杵小辫，上面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看着透着顽皮，显出一番的精神，童林看着是真真的可爱。正看之际，就见这两个孩儿，向着仙长行礼。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参拜。"向仙长行完礼，站在一旁，垂手侍立。就听司马空说道："你二人不在后面用工，到此何事？"就听下首站着这个孩，向仙长说道："师傅，你老人家前次不是与我们说过吗？那一位到此，你老不是说，与我们弟兄见见吗？"仙长未及答言，童林在旁问道："道兄，这二位少公子，是你老的什么人？"司马空闻听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一个梳双丫髻的，他是我的一个同宗一家的侄男。皆因他父母故去，无人照管，我将他收留在庙内，传习他的武艺。今年一十九岁，名叫司马良，我与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玉麒麟。"复用手一指下首这个梳冲天杵的说道："这一个姓夏乳名叫九龄，他家就在我庙的对面，只皆因头些个年，闹瘟灾的时候，他父母双双丧命，剩下此子，无依无靠；我怜悯他孤苦，将他收在庙内，作为弟子，传习他的武术。我与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多臂童子，今年也十九岁，生日比司马良小两个月。这两个

孩子就是顽皮，不正经用工，着实的可恶。”童林闻听向仙长说道：“适方才道兄所言，这个孩外号叫多臂童子，大概许会暗器。”司马空答言说道：“不错，司马良传习他会打十二枝芽棱毒药镖，夏九龄会打三棱凹面透风毒药神箭。”童林闻听，面对司马空，带笑说道：“仙长，你老人家身为侠客，此二位少公子年幼，若要传授毒药暗器，此乃大过。”童林生平口直心快，暗中激刺司马空：“既为南侠客，不应传授弟子毒药暗器。”这话说得透着愣，连张鼎众人在旁边听着，也是一愣。惟有司马空听童林之言，脸上不由得发赤。遂叹了一声，说道：“童贤弟，你这话责备得甚是，贫道，即有南侠之称，不用说毒药，就是暗器我也不当传。若要传授此二竖子，打毒药暗器。一来有伤阴骘，再者亦当促寿。怎奈其中有个原因，”司马空不慌不忙，把二人习学毒药暗器，从头至尾，滔滔不断，细说了一遍。

书中暗表：当初，仙长传习夏九龄、司马良二人武术之时，只因爱惜他二人聪明伶俐，传习他二人各种拳脚，各样的兵刃，并窜高跳矮，小巧之能。只皆因司马空幼年尚未成名侠客之时，各样的暗器，均都能打，并且还会打毒药镖，毒药袖箭。及至成名为南侠啦，这个暗器，可就不能再用了。只皆因侠客二字，乃是正大光明。就是打多好的毒药暗器，也是暗地伤人。正人君子，绝不用暗器伤人，何况加之以毒药，更显着伤德。所以司马空既称为侠客，犯法的不作，连犯恶的话都不应当说。所以成名侠客，是暗器，一概不能用了。司马良、夏九龄，练武术的时候，这两个人，要求司马空传受他们暗器，仙长不传。他二人苦苦地哀求。司马空既爱惜他们两个人，这才传给司马良打四棱百劲镖，传与夏九龄打四

种劲袖箭，这种并非是暗器，是平常小孩子的玩艺，就是平常庙会中所卖的那种物件，也就是平常练着玩的，仙长也不在心，他们是爱练不练。

只因司马空在庙中闲暇无事，闷坐无聊。猛然间想起自己打毒药暗器之时，自己早存下一份打毒药暗器的毒药，放得日子甚久，恐怕糟踏坏了，皆因这几种药难以寻找。什么毒药呢？就是三种：头一种，就是仙鹤顶上红。第二种，就是金星蛇的舌尖血。第三种，就是鲨鱼尾针锋上的毒。这三样毒药怎么这样利害呢？平常小说里，讲比说，若要人中了毒药暗器，必是半身麻木、动转艰难、伤口发黑色，子不见午，十二个时辰准死。这个意思由於何处而起呢？皆因俱在这三种毒药之内。就拿仙鹤顶上红说，讲他的药性，这种毒药并非是人吃下去肝肠寸断，皆因他这种药方，单有说词。平常的人有看见过仙鹤吃蛇的，也有没看见过的，在下是亲眼得见。当初满清时代，老七爷府内，养豢着两只仙鹤，由外面买来的大小菜花蛇，先由砖筑成砖垛，把买来的蛇全放在里面。讲比说，仙鹤要吃这个菜花蛇啦，那个仙鹤就在砖垛的旁边一站，仙鹤用嘴，往砖上一磨，只要砖垛内有蛇，他自己就爬出来了，仙鹤用爪一按，菜花蛇就把身子缠在仙鹤的两条腿上，仙鹤一低头，用嘴一剪，这个茶花蛇立刻成为数段，仙鹤一段一段地将菜花蛇吃完。若有人在旁边看着仙鹤顶上那个红肉包，上面当时就起一个黑点。那个黑点就是菜花蛇身上的毒。无论什么毒虫，只要仙鹤吃下去，立刻毒气就归在仙鹤顶上。人要把仙鹤活着将他头顶上的肉包儿用竹针刺破，流出血来，就叫仙鹤顶上红。这种仙鹤顶上红，人要吃下去，当时立死。他那一种毒气，专定人周身的血道。人

若周身上下血脉不流通，当时必死。要按着毒药暗器有这一种毒药，打在人的身上，周身麻木不仁，就是仙鹤顶上红的力量，若不然受毒药暗器的人，就不能动转呢？这说的是仙鹤顶上红。再说说金星蛇的舌尖血。这一种蛇，北方没有，出在湖广，这一种蛇并不是多大，约在一尺多长，两个脑袋，周身一身的金星，他的身子并不粗，也就有小手指粗细。这一种蛇俗呼叫两头蛇，他住至在深山之内。他要走，是顺着草尖上走，其快无比。讲比行路之人，若要遇见他，这个人就不容易活，他若见了人，他往起蹦，吐那舌信子，专刺人的二目，人若被他刺上，子不见午，其人必死。若不然列国上有一段，叔孙敖埋蛇拜相。皆因在湖广地面，人若遇上此蛇，难以得脱活命。故而这一种蛇，人没法活着擒住，单有法子取他舌尖上的血，若要配在暗器之内，打在人的身上，子不见午，十二个时辰，毒气归心，一定得死，所以配毒药暗器，是离不开这一种血。再说鲞鱼，若要到河内打鱼的渔人，如遇着鲞鱼，拿网把他打捞上来，俱都觉丧气。因为什么呢？此种鱼有三个尾的，还有两个尾的，这种鱼尾，若碰在打鱼的身上，只要一见血，伤口便发黑色，医药难治，非得将人烂死不可，再不然，就得将鱼网撞破。若要打鱼的捞着这种鱼，先把他的尾给割下来，就是割下他尾来，他这个尾还不能死。若要人遇上，还是受不了，将他赶紧埋在土内，方保无后患。此尾针，若要被书符念咒的得去，用符咒一催受，七七四十九日，可以飞剑杀人，名目叫鲞鱼剑，若配毒药暗器，内中他必须有鲞鱼锋中毒，若不然毒药镖打在人身上，伤口是黑的，就是这种毒气。所以，仙长司马空，当年得这几味药的时候，很不容易，自己舍不得把他扔了。猛然间自己想起来，

自己又买了三十六味群药，以这三味为君，群药为臣，按君臣佐使，自己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这才看见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在旁站立。司马空叫道："司马良、夏九龄！为师意欲将这毒药暗器的药配好。只因我一人忙不过来，明日清晨，司马良，你拿着戥子，秤三十六味群药分量。夏九龄，明日清晨，帮着为师配药。"司马良、夏九龄，在旁答道："谨遵师命。"夏九龄、司马良二人，陪着仙长用过了晚饭，这才回西配殿安歇。

司马良坐在床榻之上，将要安眠，夏九龄坐在榻上，面向着师兄司马良，说道："今日，恩师命你我弟兄二人，明日清晨帮着他老人家配药。师兄，他老人家的用意，你知道吗？"司马良说道："我不明白。师弟，你说是老师有什么用意呢？"夏九龄说道："师兄，你这个人怎么不明白呢！明日清晨，师父叫你我弟兄帮着他老人家配药，并非是用咱们配药，皆因他老人家，为的是试探你我弟兄，是真聪明，是假聪明。若要是真聪明，他老人家既称为侠客，绝不能再传你我毒药暗器。他这是明为配药，暗传你我弟兄，咱们若要不学，未免亏负了他老人家一片好心。师兄，你老想我说的这话对不对？"司马良听师弟夏九龄说的这篇话，甚为有理。遂叫道："师弟！那末着明天一清早配药的时候，你记住了怎么配，我把那药的分量记好，师傅若要不问，咱们可也别说。师傅暗含着传，咱们是暗含着受。"夏九龄说道："你这话说得对。咱们就来个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语中。"弟兄们将此事商议已定，头天什么事也没有。

顶到第三天，用完了早饭，仙长司马空，把夏九龄、司马良叫至面前，把买来的群药，叫司马良从新拿戥子，按着

分量，秤这个药。把三味毒药拿出来，叫夏九龄帮着配药。仙长是无心，他二人是有意偷学。以至将药配完了，仙长收拾完毕，将药用纸包好，存放在东配殿北里间，银柜之内，用锁把柜锁好了，仙长以为是没有事啦。不料想，夏九龄与司马良暗地商议，弟兄手内又有钱，在外面托人买这三种药，这三种药就是仙鹤顶上红、金星蛇舌尖血、鲞鱼尾上的中锋。很不容易买，三、四个月的工夫，夏九龄才把这三味药买齐了。又把三十六味群药，按着分量买来。司马良、夏九龄二人，把毒药配好，就不用原先镖与那个袖箭啦。夏九龄定打的三棱凹透风袖箭，定打了三棱凹面透风镖。在镖尖子上，有一个小窟窿，把这毒药捻成丸子，装在镖内，袖箭也是如此。这种暗器最厉害啦！要是打上人，见了血，这种药是见血就顺着血管子，毒气可就进去啦！可有一样，打上人并不甚痛，就仿佛香火头烧的一般。可有一样，工夫等不了多大，半身麻木、动转艰难，若要不会治毒药伤痕，子不见午，十二个时辰准死。不用说这种暗器还有毒药，就是打在人的身上，若要起镖的时候，皆因凹面透风，伤口若一受了风，就能够人事不知。遇巧了，就能有性命之忧。这种暗器，够多么厉害！司马良、夏九龄他二人暗地用工，制造毒药暗器，司马空并不知晓，日子长了，惟有这两个孩子，除早晚用工之外，没有事的时候，也不晓得研究研究，时常在外面走走逛逛，司马空时常的管束，怎奈这二人不听，司马空打算要重责他二人一顿。

这一日仙长在东配殿，问小道童，看见司马良、夏九龄他们二人没有？道童回禀："方才还在庙中，大概此时到外面玩耍去了。"司马空闻听，不由的动怒，口中说道："这两个

小冤家，不懂得用工，竟自贪玩，真正的可恶!”司马空心中暗想：莫如我到西配殿东里间，看看他们的兵刃，若是兵刃长了锈，就抓他们这个错处，重责他们一顿。自己将主意拿定。手拿着拂尘，由东配殿出来，够奔西配殿。司马良、夏九龄，他二人住在西配殿北里间，仙长来到屋中一看，屋中收拾得甚为干净，无法找他二人的错处，就见墙上挂定亮银练子锤，亮银练子槊擦得很亮，一点铁锈也没有，就见墙上挂着镖囊，心中暗想：镖要是长了锈，抓这个错，也可打他。自己想好了这个主意，由打墙上把镖囊摘下来，仙长一看，吓了一跳，心说不好，这两个孩子，竟敢偷我的毒药，暗装毒药镖。自己想到这里，随手又将袖箭的囊取下来，一看，也是毒药袖箭，心中吃惊不小，仙长遂用手将袖箭囊卷在一处，拿着由打西配殿出来，来到东配殿之内，将两个囊放在桌案之上，回身进北里间。来到里间屋中，取钥匙，将银柜锁开开，又将柜盖打开，不看则可，一看吓得呆呆发愣，自己配得毒药未动，心说不好，莫非这两个孩子，在外面结交匪人，或下三门的淫贼，配毒药暗器？若要如此，此二人身为下流，等他二人回来，我必要追问。司马空自己将主意拿定，将柜盖盖好，仍然锁上，由里间屋出来，坐在外间屋椅子上，叫道童，取戒尺伺候，道童儿不知何故，只得献与桌案之上，司马空向道童说道：“你到外面看看去，若要是司马良、夏九龄，他二人回来，可千万别说我要打他二人，也别说我把他二人的暗器拿到东配殿，就说我叫他们有事。”复怒冲冲地说道：“你要是告诉他们，他二人若要跑了，我可是拿你是问!”小道童闻听，连连的称是。

道童儿退出东配殿，够奔东角门，等候司马良、夏九龄。

来在角门，等了工夫不大，就见夏九龄在前，司马良在后，二人笑嘻嘻地进了角门。道童见他们二人进来，倒是一番好意，怕他二人挨打，道童赶紧迎上前来，口中说道："二位师兄，此时可千万别进庙，你们二位赶紧躲一躲吧！师傅把你们的镖囊、袖箭囊，拿到东配殿，告诉我不让我说与你们二人，若见着你们二人，就说师傅叫你们二人，师傅把戒尺俱都预备好了，你们二人若到东配殿，这一顿打，准轻不了。"司马良闻听，吓的瞠目咋舌，夏九龄在旁边站着冷笑，司马良向夏九龄说道："师弟，眼看着就要挨打，你怎么还喜欢呢？莫若咱二人还是躲避躲避。"夏九龄闻听，说道："师兄，你说的这话不对啦，咱们净躲会子，那还完得了吗？俗语有句话：丑媳妇怕见公婆是不成的。躲会子当得完了吗？只要师兄你大着点胆子，跟着我到东配殿面见恩师，您可别说话，我管保不能挨打，师傅问话，自有我对答，你要是一跟师傅说话，挨打我可不管，有什么事都有我啦！"司马良闻听，说道："师弟，你有什么主意，先告诉我行不行？"夏九龄说道："说出来就不灵啦！咱们还是这就走。"说着话，夏九龄在前面走，司马良无奈只得跟随。

二人来到东配殿门首，启帘笼来到屋中。司马良一看，恩师坐在上首椅子上，桌案上放着镖囊、袖箭囊，并打人的戒尺，老师怒形於色，二人向前与老师行礼，说道："恩师在上，弟子参见。"说完了话，二人向两旁一站。仙长司马空看着他二人瞪着双眼说道："我且问你二人，何人传授你二人配毒药暗器？结交的是那路匪人？从实说来便罢！如若不然，为师定当重责你二人。"司马良不敢答言，扭项看着夏九龄并不害怕，从从容容的，向着老师说道："师傅若问，弟子不敢明言

说出来，恐怕师傅生气，”司马空说道：“你只要实说，我定当宽恕，”夏九龄硬着面孔，向仙长说道：“师傅若问，弟子也不敢在外面结交，你老问配毒药的情由，也没有别人相传，乃是恩师所教。”司马空闻听，说道：“你满口的胡说！夏九龄，为师何时传授於你配毒药的暗器？”夏九龄闻听，说道：“师傅休要动怒，容弟子慢禀。”仙长道：“你要讲！”夏九龄说道：“师傅，你老人家若问，你老人家自幼年之时，会打毒药暗器，会配毒药。顶到成名侠客，所有的暗器，俱都不动，也不能将毒药暗器传人，您又恐怕后人不会，将毒药暗器的方子失传，这才想起配毒药，命我师兄司马良秤各味药的分量，命弟子帮着你老配毒药，似乎配毒药暗器这一种药，若要制造之时，必须秘密背人，恐怕人习学了去。你老既叫我们师兄弟帮着你老配药，你老明着是配药，暗含着你老是相傅，我师兄弟二人不学，岂不亏负恩师的一片好意？可见得我二人太无智识，因此，弟子与我师兄司马良商议明白，命他记住群药的分量，我把怎样制造之法记住，这才托人买药，配制已成。还不是师傅所教吗？”司马空闻听摇头说道：“不能！这是你二人说谎，完全遮盖之词。若果是你们记住我的药料，我命司马良，将三十六味群药的分量、名目，他背诵得下来，你把怎样配制之法说明，我便饶你二人，如若你二人说不上来，我把你这两个小冤家，竟敢在我面前说谎，非得把汝二人双腿打折不可！”夏九龄说道：“弟子愿遵师命。”扭项回头，向司马良说道：“师兄，你把三十六味群药，名字、分量，细细地说与老师。”司马良听夏九龄之言，即将三十六味群药的名目、分量，照那天帮着老师配药的时候所称的一一说清，一点不错。夏九龄也把如何炮制，怎样配法，滔滔

不断，也说了一遍。司马空听两个徒弟所说，一点也不错，遂叹气说道："咳！只因我一念之差，不应当叫你们帮我配药，未想到你们小猴子，偷着学去。也罢！既然你二人将毒药暗学去，我也就无力挽回了，可有一样，大凡正大光明的人，皆不以暗器伤人，既为暗器，已属不仁之极，人的心肠何其毒狠？何况又加之以毒。自古至今，这使用暗器的人，皆未得善果。后汉黄忠，生来以百步穿杨箭，为自己之长技，终死於穿杨箭之下。所以是用暗器伤人，都能促寿。何况是你二人，小小的年纪，既然是你二人已习学了去啦，我也无法，可是平常的时候，不准你们使用，拿着他防身，若到至急至危，方准用此暗器，保护自己性命，无故若要轻使枉用，我是断断不准的。你二人可要牢牢记住！"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向恩师说道："情愿谨遵师命。"仙长司马空复又问道："治毒药伤痕的解药，你们可曾学会？"夏九龄在旁边接着答言，说道："师傅你老人家不是还没配了吗？"仙长闻听，心说："这倒好！我要是一配药，他们一定是学去。"遂向夏九龄、司马良二人说道："毒药暗器的方子，你们已经学了去，何况是解药的方子呢！"仙长说着话，遂够奔里间屋去了。工刻不大，由里间屋出来，手中拿着一个药单子，向夏九龄说道："这就是配解药的单子在此。"仙长遂又把遇见什么伤，用什么药治，仙长又告诉他们二人一遍，司马良、夏九龄牢牢地记住。若不然到后文书，虽然二人会打暗器，怎么轻易不用呢？就是今日仙长的嘱咐。那位说：这个剑侠图，一个毒药暗器，说了这么半天。阅者诸公，有所不知。要按着这个笔法，名曰隔年下种的笔法。赶到书要说到中套，山东金凤凰庄，铁臂昆仑石铎石老侠客，身中锯齿峨眉毒药弩箭，怎么南侠单独能治

毒药伤呢？所以今日先提说，到后文可就不显着突如其来。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仙长今日被童林这一句话，说得心中不安，既为侠客，岂能传授毒药暗器？再说他二人又年轻，焉能传授此艺？只因童林这一问，仙长方将傅授毒药暗器始末，向童林说了一遍，童林这才心中佩服。童林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得聪明伶俐。又听仙长所说，他二人巧学配毒药的方法，未免看着司马良、夏九龄，他们二人注目。仙长在旁边看童林看这两个孩子，透着一番爱慕的样式。心中暗想，这两个孩子，在庙里终日在面前淘气，在外面惹祸，今童林独立一家，绵丝柳叶磨身掌，天下之绝艺，我何不令二竖子拜他为师，日后可以成名天下，也免得日日在庙中，让我费神。遂含笑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看这两个孩子，你爱不爱？"童林正观看司马良、夏九龄，想他二人聪明绝顶，猛听南侠司马空的呼唤，遂转过面来，口中说道："这两个孩子这样的机伶，我怎么会不爱呢？"仙长含笑说道："童贤弟，你既喜欢他二人，也是他二人与贤弟有前世之缘，我意欲令此二子，拜你为师，与贤弟你递帖。"童林微然含笑，遂说道："仙长，你让此二位少公子，与我递帖，拜我为师，我未有什么可传授他们的武艺。所有你老的武术，我有未学的，是我会的武术，仙长你老没有不会的，我为个人之末技，拜我何用呢？"童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夏九龄说道："你老可别那么说。你老的绵丝柳叶磨身掌，我师傅就不会，皆因你老到此之时，我师伯铁臂禅师，时常与我师傅提，你老人家的掌法，是阴阳手。人若习学阴阳手，打遍天下没有走。所以我师傅听我师伯言说，这才告诉我们二人：几时你老人家来到庙内，命我们小弟兄拜你老为师，师傅你老就收了我们

二人，就得啦！”说着话，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双膝跪倒。童林赶紧往起相掺，口中说道：“二位少侠客，实在我能为浅薄，不敢收。”仙长在旁边答言，说道：“童贤弟，你只管收下吧！我把这两个徒弟，情愿过继你，与你递帖，我到省一份心，不然此二子终日在庙内，也是淘气，贤弟你把他二人收下吧！”童林未及答言，旁边张鼎说道：“童贤弟，收下吧！户大丁多，枝叶茂盛。你若不收徒弟，几时才能兴一家武术呢？徒弟越多，门户越大，莫若还是贤弟收下得是。”童林闻听众人相劝，弄得无法，口中说道：“你二人起来，我收你二人作记名的徒弟。”这才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向童林叩头，口中说道：“恩师在上，弟子与你老人家叩头。“童林口中说道：“你二人免礼。”司马良、夏九龄，二人站起身形，他二人总算拜童林为师了。

一个拜师学艺，还有看着眼热的啦！谁啊，在旁边眼热？就是那孔秀春芳，只因他拜陶老英雄，陶润为师，学习窃取之能。后来皆因自己能为小，受人的欺辱，他这才投名师访高友，打算习学武术，才拜李源为师，无奈李源的工夫他练不了，皆因他身体薄弱，今见司马良、夏九龄拜童林为师，他在旁边看着眼热。今又有他的师傅陶老英雄，也在此处，他看着人家拜师，他心中一动，他准知道童林这一家武术，是不用着力，讲求太和之元气，取自然之力，自己准知道自己练得了，若趁此也拜他为师，岂不甚好。孔秀想至此处，遂即转身向着老师陶润说道：“唔呀，老师！你老也把吾过继出去吧！”说着话，向童林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唔呀，你老也把吾收作徒弟吧！”童林看着孔秀可笑，遂向孔秀摆手说道：“你这是何苦呢？人家拜我为师可以，你成天的与我在一处，

怎么也想拜我为师呢?”孔秀跪在那里说道:“你老有所不知,皆因我的老师没有能耐,我这才拜李源李师傅,皆因他的武术我学不了,我这才打算拜你老人家为师,你老人家就把我收下吧!”童林笑道:“你别跟着捣乱!有你老师在此,我不能收你。”他们说话不要紧,早把陶润气得脸面通红,就皆因孔秀方才说,我的老师没有能为。陶润是他的老师啊!听了此话焉有不挂火泥?今见孔秀又拜童林为师,童林不收,遂在旁边答言,说道:“童贤弟,我这个徒弟我也不要了,你收下他就是了。”童林听陶老英雄之言,遂向孔秀道:“你既是愿意拜我为师,有你的师傅的话,那末我也收你作一个记名的徒弟。”孔秀这才跪倒行礼,口称:“恩师在上,弟子孔秀参见。”行完了礼站起身形,童林这才叫道:“孔秀!你可知道我门户规矩?”孔秀答道:“弟子不知。”童林说道:“头一样先得要尊卑长上,你为何不与你师伯见礼?”孔秀说道:“我忘了。”童林说道:“还有一样,我这门户先进门为师兄,后进门为师弟,你过去与司马良、夏九龄二人见礼,那是你师兄。”孔秀说道:“他们两个人没有我的年纪大。”童林说道:“不论年纪岁数,论先进门后进门,你如若不愿意拜我为师,可以作为无效。”孔秀一听,万般无奈,只得与司马良、夏九龄二人行礼。

众人站起身来,又与童林道喜。内中仙长司马空向童林说道:“今日贤弟开门收徒弟,称得起大喜。贫道,有薄酒蔬菜,愿与贤弟你贺喜助兴。贤弟你意下如何?”童林笑道:“那么着,我们大家就要讨扰了。”此时小道童儿,早就把酒菜预备好,道童听仙长吩咐,遂开始摆桌椅,放好了杯箸,然后请众人落坐,跟着酒菜齐上,仙长执壶把盏,大家饮酒谈

心。童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遂停杯说道："张大哥!"张鼎闻童林呼唤，说道："贤弟，什么事?"童林说道："没有什么事，就是请示仙长，何时起身赶奔杭州?"张鼎听童林之言，将才要问司马空，话尚未出口，就听仙长说道："童贤弟，镇东侠在杭州等候，你弟兄二人，要求贫道，势若星火，如果耽误时日，岂不令镇东侠那里望梅?我打算明日就要起身，不知他们二位怎么样?"司马空说着话，用眼看着陶润、普照二人，仙长这句话未说完，铁臂禅师与陶润齐声答言："明晨情愿随同仙长之后，一同起身，不知仙长可肯携带?"仙长闻听，鼓掌大笑道："二人又来取笑了，你们二人，即然当面受童林的要求，何必又来牵连我?"说着话，大家一同大笑。彼此大家，就在吃酒之际，就把事情商议已毕。工夫不大，大家用饭已毕，陶老英雄与普照告辞回龙泉寺，去取兵刃包裹，预备明日起身。顶到晚间，二人方才回来，普照包裹里面，一对短把追魂铲，陶老英雄包裹里面，是一把摇山动地刀。头一天，司马空把庙内之事，交与庙内掌院掌管，命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将兵刃齐备，头天大家就在庙内住宿，一夜晚景无事。

第 十 一 回

杭州府镖局再度开擂　北高峰秋田初次登台

次日清晨，众人在庙内梳洗已毕，大家这才起身。童林心中暗含着高兴，为皆因请南侠，适与师兄相遇，又收了这两个徒弟，陶老英雄又肯协力相助，心中自然是高兴。众人由打扬州起身，童林、张鼎约请着僧、道、俗，带同二小侠，在路上恨不能一步赶到杭州，非止一日。这一天，正往前走，已到杭州钱塘门外。无心观看西湖的美景，直奔天竺街而来。穿着上天竺街，来到中天竺街，众人向前正走，司马空举目观看：坐北向南一座镖局，当中大门，带有门洞，在门口悬着一块匾，写着飞龙镖局，门前悬灯结彩。在门前两旁边的条凳上面，坐着二三十名镖局里的伙计，一个个腆着胸膛，叠着肚腹、一个个虎视昂昂。一边插着一杆大旗，白地红火心，红蜈蚣走穗的飘带，上面金顶子、红缨。在大旗白地上，画着半截身一个老叟，背后插着一口宝剑，画的那个样式，形若南极寿星。旁边一行小字，写着南极昆仑子，这一面斗大的一个秋字。下首那面大旗，也与上首这面一个样。书中暗表：只皆因头次杭州擂，法禅被打，如今已然派人送上八卦山养伤去了。故此将下首那面大旗搬去，如今秋田到此，上下首皆是他老人家旗号。南侠司马空看着心中不悦，心中暗想：北侠既称侠客，何必这样扬旗喊号，示威於杭州？南侠看着自然是心中有些不平。遂向众人说着话，往前走不远，坐南向北一座镖局。也是大门带门洞，门前也不悬灯也不挂彩，

只有两三个伙计，在门前站着闲谈。仙长往门洞里头观看，在门口上悬着一块匾，上写金龙镖局。南侠焉能知道，镇东侠不准挂采悬灯，扬旗示威。仙长正然观看镖局子门前，就见由打里面跑出约在二三十名镖局里的伙计。正当中一位，年迈苍苍，鬓发斑白，肋下悬剑，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振远。书中暗表：镖局子里面，已然得了信啦，知道童林与张鼎请南侠至此，伙计们禀报镇东侠。此时镇东侠正陪朋友在里面谈话。那一位朋友呢？这一位却是常州府北关外路东珍珠巷住着，那一位成名的侠客，此人姓苗名泽，字润雨。江湖人称赛判飞行侠。前文已经表过，张鼎率童林代表镇东侠，下扬州聘请南侠客司马空。

就在张鼎童林他们走后，遂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命自己的兄弟侯杰，赶奔常州，聘请苗润雨。侯二爷领着兄长的书信，由镖局子起身，日夜兼程，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常州府北关珍珠巷，左右一打听，有人指与二侠苗泽的住宅。侯杰一看，苗爷住的这所宅子很好，高台阶，坐北的大门，带门洞，门前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椿子，门前一边四颗小槐树。来到大门前一看，大门开着啦！往里面观看，门洞西面的门房，迎面墙影壁，西面四扇屏风，绿油洒金星，上面四个红斗方，上写的是四个字：齐庄中正。往里面观看，层层叠叠的楼房。侯二爷看罢，站在门洞即喊回事。就听西边门房有人答言。跟着避风门一开，由里面出来一个家人，身量不高，年在四十多岁，身穿蓝布褂，脚下云鞋白袜，剪子股小辫，脸上看，五官很透着忠正。遂向侯二爷问道："你老找谁？"侯二爷笑着说道："在下姓侯，山东东昌府的人，求见你们苗老员外。"说着话由兜囊之中，取出镇东侠的名片。

跟着说道："你老给受趟累，回禀一声吧！"家人伸手将名片接过来，跟着说道："你老稍为候一候，容我与你老通禀。"侯二爷只得点头说道："劳驾吧！"家人接名片转身形进去，工夫不大，就见家人由打屏门转过来。听后面有人瘀嗽，跟着说："请进来了没有？"侯二爷举目观看，正是苗泽。看苗泽那个样式，是在家里边纳福了，身量在中等身材，身穿蓝绸子大褂、脚下云鞋白袜，内穿白绸子裤褂。往脸上看，紫脸膛、两道浓眉，一双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留下一部虬髯。二爷一看，正是此人。苗泽早就看见侯二爷啦！赶紧向前抢步行礼，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二哥。小弟这边有礼。"侯二爷向前抢步，伸手相掺。"苗贤弟，许久未见，一向发福。"苗泽站起身形，往里面相让。口中说道："请到里面书房坐。"说着话，苗泽携着二爷的手，往里就走，家人相随。进屏风门，西面三间书房，北面的垂虎门。

弟兄二人，进北边的垂虎门。正当中的客厅，东西的配房。侯二爷一看，院子里很讲究。高搭着天棚，院子当中摆着荷花缸，两旁边设摆着石榴树，还有三叉九顶垂枝架竹桃。当中大厅，前出廊，后出厦，门前挂着斑竹帘。侯二爷随着苗泽上台阶，家人早就把帘笼高挑，弟兄二人来到屋中。东里间是暗间，东面整槽的隔扇，门口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西面是两明间，北面一张醉翁床，上面摆着小饭桌，两旁放着坐褥靠枕。西面房山，顺摆着条案，西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条案上摆定古铜的玩器，条案头里，一张八仙，两边太师椅。前槽窗户一张琴桌，两旁两把椅子。苗润雨指手让侯二爷在迎面床榻上首落坐，自己在下首相陪。家人献茶，二位茶罢搁盏。苗泽笑嘻嘻地说道："二哥，你老这是由打家

里边来，还是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吗？”侯二爷听苗润雨这一问，随手由兜囊中取出兄长的书信，双手递将过去。苗泽赶紧站起身形，双手接过来，先看了看信皮，然后把信拆开，捧读之下，一面看信，一面叫道：“二哥，这杭州擂却是怎么回事？小弟不甚明了，要与二哥打听打听。”将话说完，将信放在炕桌之上，侯二爷听苗泽这一问，遂把杭州之擂太湖要镖，二次杭州擂，下书邀请开擂，张鼎划策，请阁下与南侠司马空协力相帮，前后的始末，侯杰遂向苗泽，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苗泽将话听完，遂说道：“二哥，你老来得适逢恰巧，你老要再晚来两日，我可就起了身啦！二哥你老不信，请问家人，并把包裹都收拾好了。我打算至浙江绍兴府，访一位成名的高人，此人姓吕名叫星山，字留良，别号人称，晚村先生。我明天就要起身，你老今天来得岂不恰巧。你老今天在此住一天，明日咱们弟兄一同起身。”侯二爷说道：“苗贤弟，你既然是明天与我一同起身，绍兴府访友的事怎么样呢？”苗泽笑着说道：“那我就不能去啦！咱们是先奔杭州要紧。”侯二爷说道：“那么我就不谢你老人家啦！实不相满，我还是没吃饭，去告诉外面给我预备酒饭吧！”苗泽遂叫家人，与侯杰预备酒饭。苗泽陪着二侠吃喝已毕，顶到晚间，就留侯二爷在客厅安歇。自己这才到后面，告诉他的女儿苗鼎侠，明日随二爷至杭州镇擂。将事情告诉明白，自己这才够奔前面，书房内安歇。一夜无事。次日清晨，自己在书房起来，梳洗完毕，这才够奔客厅，来到客厅之内。此时侯二爷早就起来梳洗完了，坐在迎着面床榻上吃茶。苗泽说道：“二哥，咱们是吃完了早饭再走不迟。”於是二人用完了早饭；苗泽收拾齐了包裹，由家中一同起身。

一路之上，弟兄二人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杭州的西湖，直奔天竺街，来到上天竺，也看了看飞龙镖局的威武，苗泽看着也是心中不悦。往西走不远，已来到金龙镖局的门首。侯二爷在头前引路，将要进镖局，就见里面侯振远，带着伙计迎接出来。苗泽与镇东侠许久未见，向前抢步，跪倒行礼，口中说道："兄长许久未见，小弟苗泽大礼参拜。"镇东侠伸手相掺，遂说道："贤弟，请起！你可想煞愚兄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许多的言语，你我到里面去谈。"苗泽说道："兄长你老就头前请吧！"众人够奔里面，来到南上房，伙计们早把帘子挑起来，众人来到屋中。皆因贝勒爷与李源，都与苗泽不认识，贝勒爷见众人进来，遂向镇东侠问道："老侠客，这位就是那位苗老英雄吗？"侯振远这才与苗泽引见贝勒爷，苗泽要行大礼，贝勒爷相拦，这才又与李源众人等相见，然后让坐谈心。镇东侠问了问二弟，与苗泽怎样相见，如何相请，及至晚响，设酒与苗泽接风。

苗泽已经来此二日了。这一日正在屋中大家谈话，就在这末工夫，外面镖局子伙计进来，口中说道："启禀众位老侠客得知！外面张老侠客、童老师傅，陪着僧、道、俗、还有二位小英雄，离此不远，请老侠客谕下。"镇东侠闻听，遂向众人说道："童贤弟与张贤弟既然回归，必然将南侠客请到，你我大家前去相迎。"回头又说道："苗贤弟，陪定贝勒爷在此谈话，我们是去去就来。"苗泽抱拳说道："兄长请！"镇东侠这才率领众人来到外面，一见童海川、张鼎，陪着众人，离门首不远，遂迈步向前，口中说道："张贤弟，那位是南侠客？"张鼎见镇东侠相问，遂用手一指司马空，口中说道："这就是南侠客，昆仑道长。"镇东侠含笑抱拳，口中说道："久仰仙

长大名，如雷贯耳，早就有心拜访，只因终日穷忙，未能如愿，今得会仙颜，真乃三生有幸。”说话间向前行礼相见，南侠司马空说道：“久闻老侠客大名，本当拜谒，我门就有意亲近，奈无人介绍，今借张贤弟的面皮，得见阁下的尊颜，以慰小道的平生。”镇东侠说道：“那里话来。我还来领教这位禅师与这位老英雄贵姓高名？”童林在旁边，说道：“老哥哥！我与你老人家引见。”遂用手指着和尚说道：“这是我亲师兄，上普下照。”复又一指陶老英雄，这位姓陶名润字少仙，与我师兄同居在龙泉寺，皆因在九龙观相见，情愿前来帮助你我弟兄镇擂，镇东侠闻听，含笑说道：“嗳呀！又劳动二位英雄前来。实在候振远感激不尽。”说话间向前要行礼，和尚与陶润顶礼相还。童林又把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叫过来，给镇东侠行礼。口中说道：“老哥哥，这是我的两个徒弟，是新收的，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说起话来很长，咱们到里面去说。”说话间把二人叫过来，与镇东侠行礼，镇东侠伸手把他二人掺起看了看，果然是聪明伶俐，遂说道：“请仙长众位英雄到里面坐吧！”群雄这才众星捧月，往里面相让，由候振远头前引路，进了镖局。

将要奔南上房，候振远举目一看，贝勒爷同苗泽、李源，由打屋中迎接出来。皆因贝勒爷听南侠到此，他老人家这个脾气，遇高人不肯交臂而失，这才亲自相迎，笑嘻嘻地出离房门，就见由外面众人进来，当中僧、道、俗，道长清气飘然，和尚胖大魁梧，还有一位老者，长得精神百倍。贝勒爷一面下台阶，一面口中说道：“那位是南侠客？振远你与我介绍，侯庭见贝勒迎将出来，这才转身低言与僧、道、俗，说明贝勒爷的来历。三人抢步要行大礼，贝勒爷赶紧用手相搀，

问了各位的名姓，大家这才往屋中相让。来到屋中，仍然让贝勒爷上坐，贝勒爷胤祯，是再三的谦让，仍然还是他老人家上坐，众人按次序落坐相陪。镖局子的伙计，打手巾献茶，诸事完毕。贝勒爷这才向张鼎问道："子美，我且问你，这三位老侠客因何来得如此迅速？"张鼎含笑说道："贝勒爷你老要问，这话提起来还是很长。"遂就把请南侠未遇，因逛御花园，误入飞龙观，赶走盗宝的二寇，次日请南侠，得见普照陶润，童林收徒弟，前后的情由，滔滔不断说 了一遍。贝勒爷看着童林，含笑说道："海川，你大喜了，从此你的门户，可就要兴旺起来，徒弟是越多越好，俗语有句话：户大丁多，门户茂盛。"童林回答说道："贝勒爷，托着你老的福。"说着话，把司马良、夏九龄二人叫过来，跪倒磕头，报名相见。贝勒爷叫两个孩子站起来，贝勒爷细看这两个孩子，又问了问他们所学的工夫，两个人规规矩矩地向贝勒爷回禀。贝勒爷遂向童林说道："这两个孩子我还是真爱，这两孩子日后叫他们伺候我才好。"司马空在旁边站起答言，说道："爷您 既然爱惜，他们两个人福气不小，贫道回庙之时，把两个孩子留在爷的膝前当差。"贝勒爷闻听笑着说道："这两个孩子，我是真爱，就按着仙长那么办，日后将武艺学成，我必与他找个差事。"司马空闻听，复又叫两个孩子，谢过贝勒爷，然后在旁边一站。

贝勒爷又细问张鼎众人的来意，遂向司马空说道："如今杭州二次之擂，秋田到此已然要求过两三次，只因恭候仙长鹤驾，未敢轻动。今阁下光临，有何高论？"司马空口念无量佛，打着稽首，说道："贝勒爷若问，贫道之初心所欲，我已经与童林童贤弟，在庙中提到此事。贫道想，北侠既有侠客

之称，不能蛮横无理，我意欲写书信，请北侠秋田，过镖局直接谈话，要求和平解决，秋田若念侠义道中的义气，贫道出头与两家解决。北侠若不以侠义道义气为重，不肯前来，勒令以擂台的要求为是，贫道那时只可无法，用武力相见，随众位侠客，为最后之计。不知爷你老听着如何？”贝勒爷闻听，遂说道：“仙长所论甚是。贝勒爷也愿意和平解决为上，全仗着仙长鼎力维持。”贝勒爷还要往下说，童林在旁，站起身形说道：“贝勒爷，童林拦你老的清谈。众位到此，沿路上未能打早尖，还是令外面预备酒饭，与众位接风洗尘，有什么事，用完了饭再谈，爷，您想怎么样？”贝勒爷闻听，鼓掌大笑，口中说道：“我只顾贪着与仙长谈话，忘了接风。那么着，振远你告诉下面预备酒席，与众位接风洗尘。”回头又问道：“仙长与禅师吃荤吃素呢？回头好叫他们预备。”司马空答言：“我等荤素皆可，你老倒不必拘束。”贝勒爷闻听，遂告诉外面，让他们预备酒饭，与群雄接风洗尘，镇东侠往外传唤。

大家吃茶正在谈话之际，由外面进来一个镖局子伙计，镇东侠问道：“外面什么事？”镖局子伙计遂向前抢步，向镇东侠说道：“外面有飞龙镖局伙计，奉北侠客之命，前来下书。”镇东侠听外面进来镖局子伙计禀报，飞龙镖局遣人前来下书，侯振远看着南侠司马空说道：“仙长，飞龙镖局有书信到此，请示仙长，可令下书人相见？”南侠闻听有书信到此，心说这封书信早不到，晚也不到，惟独我来到杭州，书信随即而来，莫非秋田知晓我到此，特意以书信要求开擂？若要如此，明明是以书信相欺，莫若将下书人叫进来。想至此处，说道：“既然飞龙镖局有人下书，莫若把他叫进来，看看他们书信的来意如何。老侠客你意下如何？”侯振远闻听仙长发话，遂向

镖局子的伙计说道："既然如是，就将下书人叫进来相见！"伙计闻听，答应一声："是！谨遵老侠客之命。"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镇东侠就见帘笼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一人。镇东侠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白亮，外号叫蝎虎子，今天这小子换了一身衣裳，更透着古怪，又兼着这小子身量不算甚高，身穿白莱布的裤褂，脚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腰中系着一根蓝绒绳，这小子的这个脑袋不大好看，可倒是瓜子脸，可惜长了个尖冲上，底下是大顿儿。挺亮的脑袋，后面钱大的一个小辫，两道细眉毛，小圆眼睛，滴溜溜的乱转，大鼻子头，薄片嘴，微有几根胡须。手中拿着一封书信，来到屋中。用目先往四外看了一看在坐的英雄，然后向镇东侠单膝点地，手捧着书信道："老侠客在上，小子白亮，奉我家秋田老侠客之谕，有书信上呈老侠客。"

镇东侠伸手将书信接过来，自己不敢拆看，站起身形，双手将书信递与司马空，口中说道："今有北侠书信到此，请老侠客拆看。"南侠将书信接过来，将要献与贝勒爷，贝勒爷赶紧向南侠摆手，遂说道："还是老侠客拆看得是，我是镖行中的外行。"南侠含笑说道："那么着贫道我就斗胆了！"说着话，手捧书信，举目观看。上面书信皮上写得是："呈'镇东侠'勋启。"下面写"秋田拜缄。"后面得封口。自己随将这封书信拆开，把里面信笺取出来，捧读之下，举目观看，见上面写得是："振远兄如晤：前次奉函，谅已收到。未见阁下回示，心甚不安。因何黄鹤无音，心殊闷闷，欲约阁下明日清晨，在北高峰擂台上相见，以慰渴望，书不待言，敬候回音，别言不叙，会面再谈，敬请刻安不另。"下面写得是"秋田顿首拜"。南侠将书信看完，然后呈与镇东侠与贝勒爷大家等观看

已毕。镇东侠向南侠问道："仙长，看书信中的来意，应当如何接待？"仙长口念无量佛，遂向镇东侠说道："依贫道的主意，本打算请秋老侠客过镖局，直接谈话。不料想，佩雨公以书信要求明日开擂，我可就没有再请秋田的必要，莫若就依照秋老侠客之言，明天在北高峰看台上谈话，若秋老侠客，他能以容纳贫道的言词，和平上策，当有希望，倘若不能见容贫道的言语，贫道当为最后之计的思想。最后的思想，就是以武力解决，相继为最后之计。"镇东侠闻听仙长之言，只得无可如何，遂点头说道："仙长所论甚是。"回头叫道："白亮！你往后站，等候书信！"白亮只得往后倒退。

镇东侠回头叫镖局子的伙计："预备文房四宝，放在仙长面前，请仙长代笔作书。"司马空并不推辞。此时伙计将桌案放在仙长面前，放上文房四宝，仙长磨墨浑笔，将信签放在面前，援笔一挥而就，将书信接过来，又将信封儿写好，随手投之於案，站起身形。司马空手捧书信，请贝勒爷观看书信，若有不符，再为删改。贝勒爷随手将书信接过来，观看信中的内容，话儿说得很圆满。上面写得是："复书秋老侠客大鉴：前者接到阁下华翰，本当惟命是从。奈因抱恙在身，不能如愿，令阁下盼想。今接到手示，敢不遵命。於明日清晨在北高峰看台恭候，决不爽约。专此上言，草草不宣，容俟面谈。候庭顿道拜。"贝勒爷将书信看完，复又转递於镇东侠，侯振远将书信接过来，装在信封之内，并将原函拿在一起，回头叫道："白亮！"白亮向前单膝点地，口中说道："老侠客有什么吩咐？"镇东侠向白亮说道："白亮！你回去面见秋老侠客，替我问候。就提我原书不敢领受，当面璧回。今有回信在此，拿回去面见秋老侠客，就提侯庭明日面见再谈。"白亮

伸手将书信接过来，口中说道："谨遵老侠客交派，小子当面禀辞。"说着话转身形，白亮回归镖局去了。

单提镇东侠吩咐伙计，外面预备的酒菜怎么样？伙计回禀说道："酒菜俱已备齐。"镇东侠闻听说道："既然是备齐，就摆吧！"黄灿带着伙计调摆桌椅，然后请众位老少的英雄落坐，罗列杯盘，杯箸洁净。众人按次序落坐，与僧、道、俗，设酒接风，大家用完酒饭，伙计收拾残席。众英雄大家洗脸嗽口已毕，大家散坐吃茶。镇东侠吩咐伙计预备一张桌案，将文房四宝摆在上面，工夫不大，伙计将桌案文房四宝预备齐毕，禀知镇东侠。侯振远站起身形，向群雄抱拳拱手，口中说道："侯庭自年老气衰，不敢与江湖的英雄为伍。实指望避居巢父林，粗粮糊口，以待天年。有童海川相约，是我情愿协助童贤弟捕盗。没想到杭州立擂之事，陡然而起。是侯庭迫不得已，来到杭州。实指望与潘、黄两家和平了解，不想法禅无理要求，方有此次开擂。童海川失手，掌打法禅，北侠秋田他又要求二次开擂，今日你我当面许可，明日在北高峰看台之上，仙长与两造排解说合，言语不能入词，北侠勒令以武力解决对待於我，只可当场回擂。此次两造设立擂台，原是呈禀在案，当堂批准。必须明日镇擂的英雄应当今日大家签名，打好了禀帖，随於今日呈禀钱塘、仁和两县及杭州府，调武汛官军弹压擂场。今将文房四宝预备在此，众位侠客英雄，有愿意签名者，在下也不敢拦阻，有不愿意签名者，侯庭也不敢勒令要求。众位英雄那一位愿签首名？呈送禀贴，总算先期挂号报到，若不完期递禀帖，明朝就杭州府不准登擂。众位那位先写自己的名姓？"这句话未说完，旁边众位英雄一齐站起身形，说道："我等俱愿签名，不必老侠客再问。"说

话间，一位位都来至桌案之前，填写自己的名姓，大家签名已毕，镇东侠将名单交与黄灿，令账房楷书腾清，打禀帖呈递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

镇东侠交代完毕，然后与僧、道、俗，大家散坐闲谈。贝勒爷这个人，遇高人，不肯交臂而失之，与南侠客众人，大家高谈阔论，直顶到晚晌。用完了晚饭，张鼎就把下扬州前后之事，又细细对贝勒爷回禀了一遍。天气已经不早了，外面掌进灯光来，大家这才安歇。镇东侠侯振远，暗地告诉二弟侯杰，晚间带着徒弟，要严加防范，以防不测。这个意想，是怕得飞龙镖局，乘夜晚暗遣能人，前来搅闹镖局。惟有这个事，镇东侠不能不细心。顶到安歇之时，童林知道贝勒爷爱惜司马良、夏九龄，一半作为贝勒爷的书童，命他二人伺候贝勒爷休息。众小弟兄们，俱在东西配房住宿，南侠众位英雄，俱在南上房堂屋，打坐安歇。外面可就苦了黄灿啦！一夜也未能安眠，皆因事情太多，镖局子买卖又好，又得张罗着买卖派人，又得预备镖局子得力的伙计，在看台上下伺候，又得预备马匹，还得派镖局老伙计看守镖局，还得与各位镇擂的英雄预备早饭，整整地忙乱了一夜。

众位侠客英雄，顶到天光将亮，俱都醒来。外面伙计，早就把脸水预备齐了，大家老少英雄，梳洗已毕。这个时候，贝勒爷起来，贝勒爷由打里面屋出来，向众人含笑说道："众位起来得很早哇！都梳洗完了，我是天亮即起，困睡多时。"振东侠含笑说道："天还早着呢！你老梳洗吧！"於是司马良、夏九龄二人，伺候贝勒爷梳洗已毕，大家散坐吃茶。就在这个工夫，黄灿由打外面启帘笼进来，向镇东侠说道："启禀恩师，外面酒菜备齐，听你老的吩咐。"镇东侠将话听明，点头说道：

“叫外面伙计预备。”黄灿点头称是，转身出去，工刻不见甚大，带进镖局子的伙计，调摆桌椅，擦抹桌案，摆上杯箸，跟着伙计们拿着托盘，向桌案上添酒端菜。镇东侠见摆设齐整，请众人安坐，然后擎壶把盏，众人安坐已毕，见镇东侠殷勤献酒，众人一齐说道：“老侠客，请坐吧！不必张罗，咱们是酸辣自取。”侯庭将酒壶放在桌案之上，往后倒退了一步，抱拳致谢说道：“侯庭实指望避居巢父林，再不想出世。为因黄灿，夺渔业公司起见，是我迫不得已，至杭州与两造排解，调停此事。未想到法禅无理，方才有杭州的擂台事起。此次秋田要求开擂数次，这才请群雄预防最后。今日设摆酒席，请众位英雄千万别怪，酒每位是三杯，菜饭足用，这是为什么呢？就怕得是，仙长请北侠，看台上直接谈话，倘若言语不和，必然开擂两造动手。因此，酒要少吃，容擂台事毕，侯庭必当设酒，从新款待。望众位今天将饭用饱着些！恕侯庭不陪。说完向众人拱手一揖。大家站起身形，一齐抱拳说道：“请老侠客入坐吧！”镇东侠这才入坐相陪。工夫不大，大家用完了早饭。伙计们随着将残席撤去，净了桌面，从新献茶。

镇东侠请众位英雄收拾利便，外套长大的衣报，预备兵刃包裹，等候一同起身。众人大家一齐收拾，里面俱是短衣襟，小打扮，外面罩上大褂，为得是，话不投机之时，脱长大的衣服，好在擂台上动武。众人正在就坐之际，外面黄灿过来，向镇东侠禀道：“启禀恩师得知，外面预备齐楚，请列位英雄早登擂场。”镇东侠将话听明，向黄灿一摆手说道：“你叫他们外面伺候！”黄灿转身形出去。镇东侠随即站起身形，向贝勒爷说道：“爷！今天还得请你老前往镇擂。”贝勒爷胤祯，闻听此言，含笑说道：“老侠客，今天一定是短不了

我，我是必当前往！这么办，我们大家早点去好吗？我就代表大侠客，请众位起身！”镇东侠将贝勒爷的话听完说道：“那么着，我就请众位英雄就此前往！”说完了话，向众人一抱拳。众位英雄一齐站起身形，众星捧月，请贝勒爷出离上房，够奔镖局子门首。外面黄灿，原预备八十名镖局子伙计，预备四十名拨在看台的上下，看台上预备二十名，为的是伺候众位英雄的茶水，看台下面二十名，预备迎接众位英雄，接各位的马匹，镖局子四十名，为的是前面开路，后面护卫，跟随众位英雄，背着兵刃包裹。因此都在镖局子门首两旁站立伺候，一个个俱是身长面大，穿的衣裳俱都是一样，都是蓝布裤褂，抄包扎腰，脚下洒鞋白袜，蓝布手巾包头，手内各擎藤条一根，为的在前面开路，驱逐闲人。贝勒爷观看，到也透着威风。再用目往镖局子门首外观看：可了不得，此次门口外看热闹的，比上次开擂，人还多。

书中代言：二次杭州擂，可就把这件事轰扬动了。金龙镖局、飞龙镖局，两造里头又俱都请了能人了。此次擂台，比上回还热闹，头一次开擂，就出了好几条人命，不用问，这一回又不善了。就有好歹的，堵着镖局子门口儿，倒要看看有多少能人。大家把镖局子门首，围了个风雨不透，大家向里面观看，恨不能当时就看见。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镖局子的伙计，由打镖局里面撞出来，看热闹的大家全说道：“你们这打擂的全出来了，你看当中的那一位（说的贝勒爷）别看他年青，其实岁数不小了。你看着像三十多岁，其实他已经二百多岁了，他是还了童的人啦！”（这个说话的主儿也是胡造谣言）。“你就说里面出来这个老赶吧，（说的是童林）你看那样，就仿佛一脑袋黄土泥。他竟会有那么大的能为，上

一回打和尚，就是这个人。喝！你们大家看，还有和尚、老道呢！（说的是南侠司马空、铁臂禅师普照）我听人讲究，今天打完了擂，还有两棚呢！对台和尚、老道，还要放焰口呢！”旁边就有人拦这个看热闹的说道：“你别胡说呢！人家这是请来的侠客英雄。这天也不是不下雨，你造得是那门子的谣言呢！”大家看热闹的，纷纷议论。

单表众位英雄，陪着贝勒爷来在镖局子门外，童林看着两旁边预备的马匹，童林过去把贝勒爷的马拉过来，看了看肚带，复又看了看镫眼，把马牵至在贝勒爷面前，请贝勒爷上马。贝勒爷走至近前，拢撕手，认镫上马。众位侠客，跟随上了坐骑，众徒弟们也没有马匹，都在马后相随。镖局子的伙计，在前面喊吓声音：“众位闪开道路！不然叫马碰着可就晚了！”看热闹的人向两旁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众位乱抖丝缰，马蹄登开，真是人喊马嘶，众星捧月，贝勒爷等众人，赶奔北高峰而来。众人在马上观看，真是人山人海一般，千佛头一样。这看热闹的那里轰赶得开呢？好容易来至北高峰擂台的东面。贝勒爷在马上一看：仍然与前一次一样。北面的擂台，东西南三面的看台，四周围用绳子圈出来的绳子圈，四外有官军把守，不让看热闹靠近绳子圈，东、西两旁边门口，门口的前面扎着花牌楼，在东、西门口，挂着钱塘、仁和及杭州府的告示。上面的原文，就是为潘、黄争渔业公司的起见，在门首两旁边，有武汛的官军把守。贝勒爷无心观看看热闹的百姓，催马率领众人进东边的门口，够奔西看台。来在看台之下，弃蹬离鞍下了坐骑，左右镖局子的伙计，早就在旁边伺候，赶紧过来接马。后面群雄下马，跟随贝勒爷，顺着看台台梯，上了看台，仍然大家往上让坐。贝勒爷

今天吩咐，将当中的八仙桌后面椅子，挪在前面，贝勒爷落坐，群雄俱按次落坐。

贝勒爷举目向对面观看：北面的擂台，南面的看台，南面看台上面，杭州知府带着八班人役早就到了，台下面仍是钱塘、仁和两县。惟有东看台，悬灯结彩，格外透着威风。东看台上面，金漆八仙、金漆桌椅、椅子垫，俱是南绣平金。此时北侠早就先来到东看台之上。书中暗表：北侠带着五个徒弟，内中有蓝氏三矮，乃是北侠得意的门人，住家在宣化府蓝 家寨，大爷名字叫蓝田宝，外号人称双手托天逍遥鬼，二爷叫蓝田玉，外号人称低头看山自在鬼，三爷的外号，人称迈步过岭无形鬼，名叫蓝田壁，虽然是三个矮子，名号都高。还有两个是北侠的小徒弟，没有外号，一个叫高清，一个叫高恍。随同北侠来到飞龙镖局，那潘龙一概的欢迎，群雄百般的赞成，不必细表。北侠无非先问问立擂的情由，潘龙又将头次开擂，师叔法禅被打，前后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北侠又问问潘龙，金龙镖局有什么动作未有？潘龙这才把近日打听金龙镖局里面，听说镇东侠太湖要镖，北侠闻听此言，这才唤从人要来文房四宝，写书信故意要求开擂。没想到二侠候杰，作书答复，言及镇东侠抱恙在身，定日开擂，北侠只得无可如何，这才在镖局子里面，休息等候，可是不断的命人打探众人的消息。

这一日北侠正与群雄在大厅谈话，外面镖局子的伙计进来回禀：言说镇东侠，率众在太湖要镖回归金龙镖局。秋田这才二次写书信，命白亮下书，要求镇东侠开擂。不料想白亮回来，言说镇东侠并未染病，是小子打听明白，因张鼎的介绍，与童林下扬州聘请司马空南侠客，还有候杰，奉镇东

侠之命，前往常州府聘请苗泽苗润雨。北侠听白亮报信，不由得动怒，自己暗想："我的外号称为北侠，侯振远单以南侠相欺於我，他既请南侠，我倒看看南侠能为高，北侠能为大，我二人倒要比论个雌雄，何况还有苗泽，掌中的红毛刀，三十六路天罡刀，抵抗我三十六路天罡剑，自已心中早就有些个不悦，这才命人时常打探，非止一日。这一日外面有人禀报，南侠已到金龙镖局，并有苗泽预先早至。秋田不由得动怒，这才随即写书信，要求二次开擂。已至南侠回信到来，这才约集群雄。

今天一早，大家早至看台。北侠正然观看擂台上的一切位置，忽然间人声鼎沸，闯进无数的马匹，均来至西看台下下马，上了看台。秋田观看，群雄在西看台落坐，这才回头叫白亮，白亮在旁边早就伺候多时，听北侠呼唤，赶紧来至面前，口称："老侠客在上，小子白亮伺候，不知呼唤，有何遗派?"北侠秋田点手将白亮叫至近前，遂说道："西看台，所有来的这一干人，我具不知道名姓。你可知晓？当面指与我观看。"白亮闻听，遂用手一指正当中，遂说道："老侠客若问，你老看当中坐的那一位，听说是一位贝勒，姓胤单字名祯，上首坐的那个老道，就是南侠司马空。挨着那个和尚，名叫普照，人称铁臂禅师，挨着和尚那个人，姓陶名润字少仙，人称神手东方朔。这边下首头一位，碧目虬髯紫脸，就是苗泽苗润雨，外号叫赛判飞行侠，紧挨着就是张鼎，他的肩下就是镇东侠，你看挨着侯庭的那个庄稼人，就是掌打法禅当家的那个童林。在当中身背后站着那个秃子，就是二侠侯杰。两边站立的俱是他们的徒弟。"就把打听出来他的名姓，从头至尾，也指点出一遍。北侠俱都观看明白，惟有看童林与南

侠客，分外注意。

老侠客正住西看台观看，其实对面西看台，贝勒爷也往东面观看。祯贝勒看这群雄不少，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一个个腆胸膛，叠肚腹，雄纠纠气昂昂，似有争斗之色，俱都一位位磨拳擦掌，在东看台上示威。正当中并无有桌案，桌案在后面摆着啦，在桌案之前一把交椅，在椅子上面端然正坐，年迈苍苍，一位老人，想必是北侠。站起来中等身材又矮着一点，身上穿米色绸子长衫，腰中系着一根黄绒绳，足下看不甚真，往脸上看，形若南极寿星，些微有点贲勒头，头顶上亮得放光，两道蚕眉，寿毫多长，堪可遮目。一双虎目神光足满，鼻如玉柱，厚嘴唇，形若丹霞，相衬一对大耳，堪可垂肩，颔下一部银髯，根根见肉，飘洒胸前。身背后，站立两个少年英雄。乃是北侠的两个门人，一个叫高青、一个叫高悦。高青手内捧着北侠的宝剑，此剑名字叫辘轳，此乃当年秦始皇所佩，曾用此剑斩过荆轲，今在北侠的手内。老侠客，凭此剑成一世之名。贝勒爷这才回头，看见黄灿在看台上站立，贝勒爷遂叫道："黄灿！"黄灿闻听贝勒爷呼唤，遂说道："爷！呼唤我甚么事？"贝勒爷含笑说道："东看台这一干众人，我是一个也不认识。你可曾认识众人，指於我他们的名姓。"黄灿闻听贝勒爷之言，遂用手一指东看台，说道："你老看，正当中年迈的老人，他就是北侠秋田秋佩雨。在他两旁站定，就是蓝氏三矮。上首那二人，就是汉口利胜镖局上官二氏。挨着就是镇江丹徒县，莲花山荷叶岭三位寨主。再往下，就是江西龙泉坞王氏三杰。这边下首的一位，上年纪的，是营口永发镖局老东家。"又把镇南镖局、镇北镖局，一位一位的指与贝勒爷说了一遍，贝勒爷这

才知晓群雄的姓氏。

贝勒爷正然与黄灿谈话之际，就听旁边南侠口念无量佛，贝勒爷一看，原来是南侠客正与镇东侠接谈说话。就听司马空说道："老侠客，此次贫道来至在看台，今见北侠，早至东看台。贫道意欲请求佩雨过西看台谈话，但愿求老侠客不失侠义道的义气，自然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倘若北侠不以侠义为重，一味蛮横，无理要求，那时贫道只可从最后之计，就是以武力解决。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贫道惟命是听。"镇东侠听司马空一片言词，遂说道："仙长所言甚善，但凭仙长作主。"南侠闻听镇东侠许可，遂由打自己袜桶内取出护书，伸手把护书打开，由里面取也一张名片，黄纸小字，上面写的是玉顶九龙观主持司马空。仙长手中擎着名片，送与镇东侠，老侠客交与镖局的伙计，吩咐道："你到东看台，持名片言说："仙长有请秋老侠客过台谈话。"伙计伸手接过名片，转身形顺着西看台的台梯下来，够奔东看台，临至台梯相近，就见台梯左右站立飞龙镖局的伙计，一个个如龙似虎，手执名片将要进前，就听前面一声断吓，说道："前面来的这小子，你要作什么！"金龙镖局的伙计，口中说道："我奉南侠客之命，持片相请，求老侠客过台谈话。"话未说完，飞龙镖局的伙计向前走过来，批手一把，将名片夺过。口中说道："你在旁边站之等候，等我与你回话。"金龙镖局的伙计，看着他们一个个，形同饿鬼一般，暗含着心中不悦，看着又惹不起他们，只得自己忍受。

再说飞龙镖局的伙计，拿着司马空的名片，顺着台梯上了东看台，走至北侠的面前将名片高举，口中说道："启禀老侠客！今有南侠司马空，命人持片前来相请老侠客过台谈话。"

北侠闻听，遂说道："我正要请他，他反倒走到我的前头啦，既然如是也罢！"站起身形，遂向群雄说道："众位在此少候，今有昆仑道长司马空，遣人相约，至西看台，不知为着何事?"说话间迈步向台梯便走，潘龙在前面答言，遂即说道："老师一人前往，弟子恐怕他们暗算，小子愿随恩师前往！"北侠右手捻银髯，含笑说道："潘龙，你也太小心了！就是他们欲要动手，有擂台在此，何必你前往？后站！"潘龙只得往后退步，北侠客趁此际，一转身顺着东看台台梯，腾腾腾，下了东看台，迈步够奔西看台而来。将然快到西看台之下，就见前面各位英雄列摆两边。却原来是南侠率众相迎。书中代言："南侠客皆因是镖局子伙计回来报信："北侠就此前来相见。"司马空为的是与北侠作个面子，请群雄摆队相迎。惟有贝勒爷带着司马良、夏九龄，未能下台迎接，爷儿三位在看台的东北角站着谈话。

单表南侠客率众顺着看台下来，在两旁边一分，司马空为首向前迎接，就见北侠客银髯皓首，风吹衣动，透着一番英雄的气概。南侠客遂打着稽手，口念无量佛，向前说道："久仰北侠客大名，今幸得见，恕司马空未能远迎，当面请罪。"秋佩雨见南侠如此恭敬，遂抱拳说道："久仰大名！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阁下威名寰宇皆知。不才秋田草号人称南极昆仑子，你老人家为南昆仑。真乃天南地北人各一方，今日得见，乃是秋田不幸中之大幸也。"说罢，仰面哈哈的大笑，"不知仙长呼唤秋田何事？当面请讲。"仙长闻听，含笑说道："老侠客！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至看台一叙。"北侠闻听抱拳说道："既然如是，仙长请你说罢。"遂首先登看台，仙长率群雄相随在后，众人来至在西 台之上，仙长遂让道："老侠

客，请坐谈话。”秋田道：“骚扰了。”遂在上首椅子上落坐，马空在下首椅子落坐相陪，群雄站立两旁，此时司马空可不能与众人介绍引见，皆因甚么呢？此是南侠要两造排解说和，为得是潘、黄两造为吴越一家，倘若是北侠不能从其所请，言语不和，两造当时就得开擂，因此不与群雄介绍。南侠陪着秋田将才落坐，旁边伙计过来献茶，罢搁盏，南侠将要发言，就见北侠抱拳拱手说道：“秋田多蒙仙长持片相约，焉敢不至？不知仙长有何法谕？愿闻高论。”南侠口念无量佛，含笑说道：“秋老侠客！贫道鄙居扬州玉顶九龙观，岂敢妄贪是非之场？只因朋友介绍，来至杭州。原因呢？为因潘、黄两家为争渔业公司，屡起群殴，遂呈禀杭州府在案设立擂台，方有头次开擂，东侠侯振远，只望到杭州与两造解和，不意开擂。出意外，今老侠客至此要求二次开擂。侯振远只因头次开擂，法禅被打，东侠不能制止与两造说和解决，岂能再有二次开擂？皆因报愧，不敢与老侠客相见，这才有朋友把我约出来。来到杭州，贫道有意作书相约，在金龙镖局直接着谈话，未想到，老侠客以书信要求今日开擂。故此，贫道今日斗胆，相约老侠客至西台，侠客若能赏给我个全脸，顾念侠义道的义气，贫道情愿请老侠客出场，与潘、黄两家和平了结。我想老侠客，堂堂的北侠，绝不能坐视旁观，知老侠客可肯从容此事，可以两造谅解，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贫道惟命是从。”北侠闻听南侠客之言，遂抱拳说道：“仙长你老这一份美意，秋田感情不尽。就说潘、黄两家，愿意了结，阁下出场，和平此事，我们还请不到，何况你老愿意与两造解和呢？你老就是两造的福神，可惜一样，你老这个事，了结的晚了一点。你老打算了这个事，由打开擂之先，就应当伸手管，老这个

时候要管，由我这里说，今天你老了不了。怎么呢？只皆因头次开擂，浪里蜉蝣高俊丧命，灯前粉蝶南宫桃倾生，之师弟法禅和尚，练艺四十年，不知被镇东侠手下哪位，一掌打的张口吐血。工夫应当知道练工夫的艰难，不应当下此毒手，掌不要紧，我师弟四十年的苦工，一旦之间化为无有。今日之事，仙长要了结此事也行，非是在擂台之上，讲拳脚、论刀枪，胜的了秋田，任凭仙长与两造解和，如若胜不了秋佩雨，想要说和，仙长！势比登天还难。今日之事，一来秋田要与我师弟法禅报仇雪恨，二来秋田欲领教天下的英雄，各路豪杰，此事非擂台之上解决不可！仙长，你老打算凭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虽有陆贾的游说，随和的善辩，一番的美意，秋田在擂台恭候就是了！”将话说完，顺着西看台的台梯，腾腾腾，下了西看台，够奔东台去了。秋田这一走不要紧，暗含着，仙长出场了事，没了结，反倒自己落得没有面目，不由得暗中生气，险些把无量佛念错了，口中念着无量佛，仙长目望看台发愣。镇东侠向前叫道：“仙长，这秋田不允仙长所请，应当如何裁处？”司马空闻言，口念无量佛说道：“咳！贫道实指望秋田既有北侠之称，不能不按道德公理，不料想他一味的蛮横，仰仗意气之勇，不按侠义道义气，贫道之良言，难入秋田闭塞之耳，也是枉然，无非枉费唇舌。今日之事，贫道自可以武力解决，相从在众位侠客之末，为最后之计。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侯振远闻听司马空将话说完，遂叹息说道：“事已至此，也就是这样。”二位正然谈话，就听贝勒爷说道：“二位老侠客，不要谈话啦。人家东看台已竟派人要求打擂，咱们也就商议派人应付就是了！”镇东侠闻听贝勒之言，扭项向东看台上观看，一看此人，身体矮小，年

纪可不小啦！见此人身穿青绸子裤褂，脚下洒鞋白袜，用绒绳在胸前斜勒十字绊。往脸上观看，头上用青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青脸面，两道细眉，一双圆睛，大鼻子头，三角菱角口，花白掩口髭须，正在擂台上指手画脚，道白自己名姓。书中代表，北侠客秋田，自已打西看台，与司马空言语不和，顺着西看台台梯下来，来到看台梯上了东看台。早有潘龙上前相迎，老师口中说道："司马空相请恩师过台谈话，但不知他们有何意见？"北侠顺口说道："哎呀，有什么意见？今日之事，无非是擂台之上，武力相见。你还问得是什么呢？"说着话随便入坐，抱拳向众位英雄说道："老朽这方才被南侠相约，司马空以个人之势力相压，打算从中排解，我还能受他的压迫吗？今日倒要在擂台上分个胜败输赢！我这才回归看台，与众位相商：那一位首先登擂？要看看他们的武艺如何！不知那位愿往？"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老师何必生嗔？弟子愿往！"说话间，一转身来在老侠客的面前。北侠客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大徒弟蓝田宝。遂说道："你可要小心留神，多多在意。"蓝田宝答言说道："不劳老师嘱咐！"遂转身跟着一个箭步窜下看台，够奔擂台之下。

来在擂台下，脚下碾劲，垫步拧腰往上一窜，纵上擂台。站在擂台的当中，面向台口，抖丹田一声呐喊，说道："呔！台下人听真！在下复姓蓝田，单字名宝，江湖人称，双手托天逍遥鬼的便是，只皆因潘黄两家为争鱼业，在杭州府呈禀在案，蒙府台当堂批准，在北高峰立擂百日。一百天黄家胜了潘姓，潘龙双手将鱼贴献与黄灿。百日外黄不能胜潘，黄灿将鱼贴献与潘龙。鱼帖合为一家，永无相争。比如为二次开擂，共有僧道两门，回汉两教，打过一拳，踢过一腿。各

路的老师傅，若能在百日内，胜得了潘黄两家。黄灿、潘龙，一同将鱼帖献在阁下的面前，阁下当时平地登云，伸手自得西湖两家的鱼业公司，掌秤的经纪牙行。可有一样，总得在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先行挂号，如若未挂过号，可不准登擂。还有一件，如若上得擂台，打折了胳膊，踹折腿，以致当场毙命，可是白死，有不怕死的没有？请上擂台，在下奉陪。”他只顾在擂台上示威，西看台上镇东侠听得甚真。贝勒爷在旁边说道：“侯老侠客，你老听见了没有？擂台上这个人可要求打擂呢！你还不派人吗？”镇东侠听贝勒爷在旁边催促开擂，只得含笑说道：“爷！你老人家少候，我这就派人。”将话说完，遂向左右说道：“徒弟们，你们那一个登擂台与此人比试？”这句话未曾住口，由打贝勒爷身背后转过一人，口中说道：“师伯！弟子愿往。”镇东侠举目观看，非是别人，即是年轻的小娃娃夏九龄。镇东侠捻髯含笑，心中想道：这个孩子，小小的年纪，不知道擂台的利害，就说我若要派此子登擂，岂不令天下的英雄耻笑我镖局子无人，派年幼的孩童登擂，这个小冤家，也太不自量，倘若到擂上稍有疏失，叫我怎样对他二位尊师？想至此处，遂沉着面目向夏九龄吓道：“小小的年纪，你有多大的能为？竟敢要求登擂，还不与我退下去！”夏九龄听镇东侠威吓自己不令登擂，遂腆颜说道：“弟子虽然年幼，也有十数年的苦工，再说将才开擂，先上擂台的，必没有多大的能为。不是常言有句话：头三出没好戏。”镇东侠闻听，不由的生嗔将要申斥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遂说道：“老侠客，这倒不必拦阻他，头样儿，先登擂台必没有能为。夏九龄虽然年幼，我问过他也练了十数年的工夫啦！无非登登擂台，若到日后他们可以说的道的，

不过出出风头，其实也不要紧，你老人家就叫他登擂就是了！”镇东侠听旁边答言，回头观看，正是贝勒爷在旁与他说情，叫他登擂，替他讲情。镇东侠是何等精细的人，心中早就想到啦，不问可知，这孩子明知我不容他上擂台，多一半，是他托了贝勒爷的人情啦。其实怎么样，老侠客还是真猜着啦！书中暗表：方才只皆因南侠请北侠，对坐谈话之际，贝勒爷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在看台的西北墙角，爷儿三站在那里看，贝勒明知道潘、黄两家难以和平，故意试探这两个孩儿聪明不聪明。遂向司马良、夏九龄问道："司马良、夏九龄，你二人看，此事南侠客本要和平解决，秋佩雨可能容纳你师傅的言语?"夏九龄在旁听着摇头，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据小孩儿我想，看秋田这样的气度，欲要和平恐难实现。"贝勒爷听着点头，将要再问，就听夏九龄说道："贝勒爷，我们还要求你老一点事。"贝勒爷说道："是什么事，你只管说吧！"夏九龄接着说道："爷！你老人家要问，回头两造言语决裂，必然开擂，北侠要派人登擂台要求用武。你老人家请想，若要有先登擂台的，必没有多大的能为。我们小哥儿俩虽然年幼，都是七八岁入庙，跟随老师学艺，今年我们都十九岁啦！我们都有十数年的工夫啦，外面人不知道我们的名望。我们打算，回头开擂的时候，我们哥儿俩要在擂台上露露面目，我师伯要见我等要求登擂，必要拦阻，恐怕外面耻笑镖局子无人，派年幼的婴儿登擂，那时之间，必不让我们过去，没有别的。"说话间向贝勒爷施礼说道："爷！你老人家，从中给说个人情，不然，我们弟兄不能在杭州擂台上露自己名姓。"贝勒爷闻听夏九龄之言，笑嘻嘻的说道："你们这两个孩子可真淘气！这个擂台上可不是儿戏的，倘若你二人若要上擂台，

被人家打坏了可怎么好呢?”夏九龄向贝勒爷哀告着说道:“贝勒爷，你老只管向我师伯的面前说情，叫我二人登擂。你老没听说过吗:头三出没好戏。既要先登擂台，那都没有多大的能为，赶到有能为的上来，我们看着风不顺，自然就不战自退，得啦!好贝勒爷，你老替我们两个人美言一句吧!”贝勒爷被这两个孩儿磨的没有主意，又兼着爱惜他们两个人，无奈就得应允，遂说道:“就依着你们就是了!”如若不然，镇东侠拦阻夏九龄，不令登擂，贝勒爷为什么旁边答言呢，就是这们个原因。镇东侠听贝勒爷与夏九龄说情，愿意叫他登擂台，明知道，已然是这两个孩儿托了贝勒爷的人情啦，自己倒有些个为难，如若不让夏九龄登擂台，驳不过贝勒爷的面子，无奈只得哼了一声，说道:“夏九龄，你既要登擂，可要小心留神不可贪战。”夏九龄接着说道:“弟子谨遵师伯之命!”说着话，转身一越，跳下看台，来在擂台之下，用了一个旱地拔葱，将腰一躬，窜上擂台。

此时蓝田宝在擂台上示威，猛然间从西北上，窜上来一个人。注目观看，原来是一个童子，就见他大约不过十八九岁，身穿白绸子裤褂，脚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圆脸膛有点尖下巴颏，两道细眉，一双圆睛，准头丰满，唇似涂朱，头上冲天杵的小辫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精神百倍，看着是个小孩子，蓝田宝焉能放在心上?向着夏九龄说道:“咳，你这个婴儿，将才放了书包，你上擂台何事?”夏九龄闻听心中不悦，心说，这小子小看我!莫若我也奚落奚落他。遂向蓝田宝道:“呵，你这个人真小看我，你看我岁数年轻，咱们两个人站在一处，你还没有我身量高呢!咱们二人比将起来，你可是个矮子，我送给你个外号，莫非

你叫恨天低！”蓝田宝闻听不由得气冲斗牛！这孩子竟当着矮人说短话！口中说道：“你这个小冤家，竟敢在你矮爷的面前口出不逊！小辈报你的名姓，我好把你送到老娘家去。”夏九龄一听，矮人口中无礼。遂说道：“你这个矮子嘴可是真损！你要问你家爷台，姓夏名九龄，外号人称多臂童子，小辈你报名，你家小爷，拳下不死无名之辈。”矮人往后倒退了一步，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道：“小辈要问你家爷台，复姓蓝田，单字名宝，外号人称双手托天逍遥鬼。小娃娃你既上得擂台，咱们是比拳脚、是比兵刃？你要快讲。”夏九龄接着说道：“似你这矮人，何必用兵刃结果你的性命？咱们二人是先比拳脚，后比兵刃。”说着话，将身一矮，比了一个猴儿拳的架式，蓝田宝一看，不由的暗笑，心中说：这个孩子，将学了一套猴儿拳，竟敢上台打擂，岂不是白白的送死？蓝田宝只顾这么一想不要紧，可就上了夏九龄的当了。皆因他没看起，遂向夏九龄一伸左手，这个名儿叫引手，跟着向前一进身，右手一拳，想要把夏九龄一拳打倒擂台之上。他那里知道，夏九龄诚心是发坏，先以言语激怒蓝田宝，为是让他不防，后又比了一个猴儿拳的架子，为是让他看不起，故意来个小架子，就仿佛小孩子方学了一套猴儿拳。以致蓝田宝，右手拳堪可临于胸膛。其实夏九龄并不用猴拳打蓝田宝，别看夏九龄年轻，受过高人的传受，手急眼快，遂向右一上步，用自己右手一搭那蓝田宝的右手拳，蓝田宝自然往后一撤。夏九龄左手顺着自己胳膊底下，一穿他的右臂，蓝田宝想要逃，可就逃不了啦！自己的右胳膊，被夏九龄左臂反着压在底下啦。蓝田宝打算撤步要逃，不料想夏九龄右手掌反手向前一推，这一下，正打在蓝田宝的胸膛之上，蓝田宝身形往后一抑，站

立不稳，反身栽倒在擂台之上，跟着一咕噜身，跳将起来。夏九龄看着他说道："你看我年幼，动上手你还是不行，你赶紧请回去，换高着点的身量跟我动手。"其实蓝田宝能为，比夏九龄大，一来是叫夏九龄气糊涂啦，再者也是自己大意，未能留神以致落败，有心再与夏九龄动手，怎奈擂台上既然落败，不能再战，擂台上没有那个规矩。气得矮子脸红脖子粗，只得转身形跳下擂台，败回东看台去了。夏九龄见矮人跳下擂台，自己站在擂台之上，道白自己的能为，口中说道："众位天下英雄各路豪杰，大家听真，在下姓夏叫夏九龄，外号人称多臂童子。此次上得擂台，为是会会有名的英雄，没想到一时不幸，单遇见这么个矮子，是一点能为也没有，还要口出大言，不用说他与我动手，就是比身量他也不行。众位还有比他身量高点的没有？在下，我在此奉陪，那一位请上来！"

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东看台一声呐喊，喊道："小小的年纪，竟敢口出大言。休走！待我来与你比较！"夏九龄闻听，顺着声音观看，由打东看台跳下一人，走至擂台相近，往上一纵窜上擂台。夏九龄定睛观看，也是个矮子。身量比方才那一个还矮一点，身穿青绸子裤褂，青绢罩头，脚下白袜洒鞋，脸上五官像貌，与方才那一个差不了许多，可是掩口的胡须是黑的，上得擂台二眸子神光炯炯。夏九龄不认识他，就皆因方才战败了的蓝田宝回归东看台，夏九龄在擂台之上诽谤矮人。这一个正是北侠的二徒弟，名叫蓝田玉，外号人称低头山自在鬼，在东看台听夏九龄口出不逊，因此禀明恩师，登擂与夏九龄要比较拳脚。夏九龄见这个矮子，窜到擂台之上，夏九龄于是故意的气他，冲着矮子将脚一跺，口中说道："啊！我怎么那么走背运呢！赶情走到了小人国来啦！"这才

叫当着矮人说短话呢！蓝田玉不听夏九龄之言还则罢了，一听夏九龄之言，气往上撞，口中喊道："夏九龄，休要口出大言！你家二爷蓝田玉，特地前来。管教你这小怨家！"将话说完，不容分说，窜过来冲着夏九龄迎面就是一掌。夏九龄一看矮人带怒窜过来动手，不由得暗自欢喜，心说你只要生气，我可就赢的了你。见掌离面门切近，用右手向蓝田玉右臂的外面一穿，这一着并非是实着，他是故意引蓝田玉的手，蓝田玉将要换着，夏九龄身形向右边一上步，右手掌顺着蓝田玉手腕随着由底下一转，直奔蓝田玉的面门，急若闪电，这一着，名字叫转还手。要按着拳经有一句话：人若学会转还手，大罗金仙也难走。何况蓝田玉？矮人往前一抢步，脸面正撞在夏九龄的掌上，夏九龄一掌，打得蓝田玉鼻青脸肿，二目难开，疼的他在擂台上转弯。夏九龄向着擂台的伙计说道："你们过来两个人，把这个先生搀过东看台去吧！"这明明是诽谤之辞，看擂台的伙计过来说道："这位老师傅，我们搀着你老人家跟着我们走。"夏九龄看着伙计由后台顺着台梯搀着下了擂台。这才自己站在擂台之上，高声说道："方才这人与我动手，也是个矮子，也不是飞龙镖局由那里选来的，都是这么高儿。还有比这个尺寸大一点的没有？在下我奉陪呀！"这句话尚未说完，就看东看台，有人呐喊，喊道："小辈休要口狂！你家三太爷来也！"夏九龄闻听，就见此人也是个矮子。由打东看台上，施展燕子抄水的工夫，由东看台将腰一躬，身形一纵，二丈多远。又用自己的右脚，一登自己的左脚的脚面，身形一挺，两只胳膊向右一张，二股劲窜上擂台。夏九龄一看这个人身体矮小，身穿蓝绸子裤褂，脚下白袜小洒鞋，千层底倒纳鱼鳞，带提跟、莺脑洒鞋，腿上打着裹腿。往脸

上看，面目发青，两道细眉直插入鬓，小圆眼睛、小莺鼻子、三角口未有须发。夏九龄一看这个神色，就知道能为不小。不用说别的，就由打东看台至擂台之上有二丈多远，他竟能够使燕子三抄水，一越窜上擂台。就凭这一着儿，我两个夏九龄也不是他的敌手。夏九龄是真机灵，他还是真猜着啦！这个人非是别人，正是蓝氏三矮，他的字名叫蓝田璧，外号人称迈步过岭无形鬼。若论起蓝氏三矮，弟兄三人，惟有他最小，若是论能为，可是他的能为大。夏九龄明知道自己的过，此人前来与那二人报仇，莫若自己找个台阶，回归西看台，可千万别跟他动手，若要跟他动手一定准输。自己想到这里，不容蓝田璧说话，遂说道："夏九龄实指望登擂台，与有名英雄动手较量，没想到都是这么高。就算我赢了你，我也算不了英雄好汉，那有那么大工夫跟你动手，我还怕弱了我的锐气，这是何苦呢？咱们是回头见。"将话说完，遂即转身顺着擂台跳将下去了，来在西看台顺着台梯上来，来到镇东侠的面前，口中说道："师太爷！小孩儿我，指望到擂台，会一会英雄豪杰，没想到都是那么高，弟子无心与他们动手，因此退回看台。"镇东侠皆因方才夏九龄在擂台之上，口出狂言，早就心中生气。今见夏九龄不敢与矮人动手，回到看台他还要说长道短，自不由的把脸往下一沉，一声喊道："你这孩子实在可恶！又不学能为，竟学了些贫嘴，你还不与我退下去！哼，可恶！"夏九龄被老侠客这一顿申斥，闹了一个大红脸，不由的脸上一红一白，心中想到："我这是费力不讨好！"只得抱愧站在贝勒爷的身背后。

镇东侠将吓退夏九龄，就听擂台上，矮人在那里喊叫。书中代言，蓝田璧此次登擂台，打算与夏九龄立决雌雄，没想

到上了擂台，反倒被夏九龄奚落了一场，夏九龄回归西看台，这一手矮人更火儿啦。气得他三尸神魂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怒冲冲站在擂台喊叫夏九龄登擂，口中喊道："呔！方才这个小冤家，你就说你的能为小，不敢与你家三太爷动手，你反倒说了些个便宜话，逃回西看台，小辈你有胆量二次登擂台，咱们倒要比较比较输赢。你若敢来，方算得英雄好汉，你若不敢来，你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算不了英雄。"镇东侠在西看台正听啊，不由得心中暗含着有气，一来可气的是夏九龄年轻口狂无知，再者叫天下英雄看着有多么可耻，遂扭头向徒弟们说道："你们那一个前去登擂？休要叫矮人在擂台上发威！"话已说完，旁边并无人答言，连问三次，俱都如此。老侠客不由的动怒，遂向徒弟们说道："我命你等前去登擂动手，难道说你等们俱都害怕他人不成吗？"老侠客正在动怒之际，旁边站定大徒弟阮和，实在不能不说话啦，转身来在师傅面前，口中说道："恩师休要动怒，你老顺弟子手看，早就有人上擂台去了！"镇东侠遂顺阮和手一看，不由的吓了一跳，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童林的师弟，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镇东侠回头问道："这是谁人叫他打擂？"后面并无人答言，老侠客因何这么问呢？皆因知道于恒于宝元天真漫烂，他不晓得什么叫打擂，必是有人迷惑于他。镇东侠还是真猜对啦！皆因于恒由打镖局子里头跟随众人来在北高峰西看台，他看着擂台好像戏台一样，他以为是有人请他听戏，以致两造问擂，在擂台上动手，他不知道是怎们回事。他打算向人问问，回头一看，有两个人站在他的左右，也俱都认得，一个是坏事包张旺，一个是孔秀号叫春芳。他打算要问问他们两个人，回头叫道："孔秀、坏事包，我问问你们两个小子，这

个戏台上，上去的人你打我，我打你，怎么他们净打不唱呢?”这两个人一听，乐的他二人握住肚子直不起腰来。孔秀心中想道：这个混帐东西，是个大浑小子，他是什么都不懂。莫若我叫坏事包冤他，把这个傻小子架弄到擂台上去，叫他与东看台上的捣乱。想到这里，遂迈步来到张旺的跟前，在张旺的耳边底言耳语，说了几句。张旺听着点头，说道：“你不用管，我有主意，咱们就是那么办。”遂笑嘻嘻的，向着于恒叫道：“牛儿小子，你不知道哇?”怎么单叫牛儿小子呢？这个于恒天生来的浑傻，应当连孔秀带张旺，都应当叫他师叔，就是叫他师叔，他倒许不应声。皆因他的小名儿叫牛儿，若要叫他牛儿小子，他倒听得清楚，故此不论老少，都叫他牛儿小子，所以众人以此名官称。他还有个毛病，惟有吃上东西，他是绝不让人，别名就叫护食，就为吃饭，与店里的伙计，时常打起来。还有一样，睡上觉准保叫不醒。就是天真漫烂，真称起浑金璞玉。孔秀、张旺这两个人还是真爱惜他，于恒他也愿意同这两个人在一处。所以今天擂台的事情他不明白，他才向孔秀、张旺打听打听，这两个人本是坏事包，孔秀听于恒问他们，他才跟张旺商量，架弄傻小子上擂台。张旺听孔秀之言，回头叫道：“牛儿小子！你要问，这个戏台怎么尽打不唱哪？我告诉明白你吧，这个不是戏台，这个叫擂台。”于恒一听自己不懂，遂叫道：“坏事包！什么叫作擂台?”张旺说道：“牛儿小子，你要问这个擂台，是专为比试拳脚，讲论输赢，赌的是胜负。”于恒闻听，向张旺问道：“赌的是什么呢?”张旺闻听于恒问他，知道他所注重的是吃喝，诚心冤他，故意说道：“你要问方才没看见，东看台上，擂台上上去一个人，咱们这里派一个人上擂台，两下里头，赌的是牛

肉大馒首，咱们这里如若打败了东看台的一个人，”张旺遂拿手比着说道：“赢两个馒首，一碗牛肉。”说着话，用手一指东看台上的北侠，说道：“要把那个老头子打倒下，赢十屉馒头，一大锅牛肉，这个就叫赢包了。”牛儿小子一听张旺说出牛肉馒头，馋得他顺嘴流涎，口中说道：“可别叫他们过去啦，我上擂台吧！赢了那个老头子，牛肉馒头咱们两个人吃，不给他们。”张旺说道：“你要打算上擂台，可千万别让我师大爷知道。（张旺说的是侯振远）如若让他老人家知道，准不让你过去。你由打看台北边这个台梯上去，擂台后面有个台梯，可就上去了。若不然不会窜高纵矮，由前面你上不去。”于恒闻听，遂向张旺说道：“好小子！你等着我，我这就过去。”说着话，身背后背降魔杵，顺着北边台梯下去，够奔擂台后面的台梯，顺着梯子上到擂台之上。由里面一启上场门的台帘，镇东侠这才看见。要不是阮和在旁边告诉老侠客，镇东侠怎么也想不到他上擂台，镇东侠一看猛英雄于恒于宝元上了擂台，不问可知，必是有人愚弄于他，遂往后面观看，见孔秀与张旺二人暗地嘻笑，必是他二人所为。

镇东侠遂扭项往擂台上观看，就见于恒正与蓝田璧，接谈说话，离着远听不真。书中代言：于恒一启台帘，看见蓝田璧笑嘻嘻上前抢步说道：“小小子，我看着你就喜欢，千万别给他们吃，都是我的。”蓝田璧听于恒之言不甚明白，遂问于恒说道：“你说什么都给你吃？”于恒笑嘻嘻的说道：“小子你不用冤我，我都知道。打倒下你们一个，是两个馒头一碗肉，你打量我不知道呢！不用费话，小子！你过来，我把你打倒下吧！”蓝田璧一听于恒所说的话，知道他是一个浑人，遂向于恒说道：“我不管馒头与肉，你既是上台打擂，你要报

通你的名姓。”于恒闻听，遂直直的站立，两只手一握小腹，遂向蓝田璧说道：“小子你是由打头里问后头问？是当间里间？”蓝田璧那知道，于恒有个嘴讷毛病，遂向于恒说道：“我由头里问你。”于恒叉着手向蓝田璧说道：“你要问我家住在怀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字宝元，师傅给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乳名叫牛儿小子，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蓝田璧闻听不觉得暗笑，这小子真浑，他连乳名都告诉我了，遂叫道：“牛儿小子！”于恒一听自已纳闷，遂问道：“小小子！你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呢？”蓝田璧一听倒笑起来了：“不是你将才你告诉我的吗？”于恒一听，自已一想对呀，遂说道：“小子你知道，可不准你告诉别人。我还没问你哪，小子你叫什么东西？（不像人话）”蓝田璧并不怪于恒，遂叫道：“牛儿小子，你要问你家爷台，家住在蓟北宣化府蓝家寨。你家爷台复姓蓝田，单字名璧，外号人称迈步过岭无形鬼的便是。”牛儿小子一听，口中说道：“小子，你赶情是鬼呀！”复又说道：“鬼儿小子，你打我吧。”蓝田璧一见于恒站在面前，叉着双手，立而不动，像个影壁似的。心说打傻小子还不好打吗？蓝田璧这么一想不要紧，上了于恒的当啦。前文已经表过，于恒所练的拳术，名叫达摩八式，拆开六十四着，就是一着分八着，八八六十四着，故名叫金刚六十四式，拆开了变化无穷。只因于恒学艺之时，他师傅不让他先下手。皆因他身体太笨，因此叫他站着等人家的招数，方准他还手，这就是作师傅的疼徒弟。名曰叫等招，以逸待劳。于恒今日登得擂台，就按师傅的传授，他才站在那昂然不动，尽等人家的招数。蓝田璧那里知道于恒的拳术利害，他算计于恒就是力大，他绝以没有招数，蓝田璧遂抱拳向于恒说道：“请！”于

恒说道："打吧！不用费话啦！"蓝田璧遂向于恒面前一窜，蹦起来向于恒胸膛就是一拳。因为什么单蹦起来呢？皆因蓝田璧身量矮小，于恒身量太大，不然这拳够不着他的胸膛。蓝田璧的拳，离于恒胸膛相近，于恒是想着赢馒头呢，恐怕蓝田璧把拳抽回去，他是心中着急，嘴内不应常说，因说道："小小子，你再来点就打上啦。"蓝田璧闻听，恐怕于恒有什么暗算计，赶紧撤拳不打，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你因何不还招？"牛儿小子闻听，遂说道："小子，你不知道，咱们老师告诉过我啦！敌人的拳要打得不是地方，不准还招，如若还了招，不给咱们火灼吃。"蓝田璧这话更听不明白啦。他那里知道哇，于恒当初与老师学艺之时，于恒的师傅尚道明，乃是一位剑客，最讲究武术的根本。他说这个理，敌人的拳如若打不着自己，离着远了要是还招，要按着武术的规矩说，名字叫空手，练武术的最避讳的是空手，讲究的手手不许落空，手不空发。这个意思容易了解，皆因是人的胳膊，都是一样的长短，人家要打不着你，你想打人家，势比登天还难，敌人的拳若打着自己，自己的拳也可打着人啦，就是这个讲义。当初于恒练拳之时，老师与他过招，拿拳打于恒，于恒若要还手太早了，这就叫落了空啦，尚道明把拳抽回去，告诉于恒早饭别吃，皆因是你怕打，你还手太早啦，此手落空。既然手落了空啦，一顿饭二十五个火灼，你可就别吃啦，就把于恒饿了一顿。晚间再练，于恒可就不敢早还手了，仙长方准他吃火灼，虽然饿了于恒一顿，再往后练，仙长打他，手不到地方，他绝不还招，于恒的拳可就练出来啦，别看于恒天真烂漫，深得拳中的奥妙。与人动上手，眼要贼、步要随、手要准、心要稳、打上人要狠。所以于恒由出世以来，到后

文书，若要遇见能人，一动手就输给他，这就是当初仙长教育他的好处。俗说就是人要打的拳不到地方，绝不还手，一还手准输，就是平常的拳打到他的身上他也不怕，皆因他是一身的苦练。今天与蓝田璧动手，人家那里知道他是火灼练出来的拳哪？蓝田璧听于恒说若要早还手不给火灼吃。故意的问道："牛儿小子，火灼是怎么回事？"牛儿小子冲着蓝田璧摆手说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用打听，打上你就知道啦。"蓝田璧一看牛儿小子是个傻小子，这还不打等到何时。遂往起一纵身形，左手向于恒一恍，右手冲于恒前心就是一拳，拳已至胸膛，于恒看拳到啦，遂向前一迈左腿，跟着左手向上一穿蓝田璧的右臂，于恒右臂向前一伸，醋盆大的拳头，正打在蓝田璧的胸膛之上，这一招名叫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鼎托闸敌万人，只听澎的一声，蓝田璧这个乐就大啦，整着个打下擂台，牛儿小子口中喊道："小子我叫你闹鬼！"回头向擂台上招待的伙计说道："你们给我计着点，两个馒头一碗肉啦！"复又向东看台点手叫道："小子们快来！不然，牛肉凉啦，不好吃。"他这么一喊不要紧，乐的西看台坏事包、张旺，握着肚子直不起腰来。再说蓝田璧，让牛儿小子这一拳打下擂台，在台下一反身爬起来，双手握着心口，疼的他乱转，好容易才换过这一口气来，够奔东看台顺着台梯上去，来到自己老师北侠的面前，口中说道："老师！弟子无能，方才落败。"老侠客脸往下一沉，口中说道："你素日的工夫都上那里去了？叫混小子把你打回看台，还不与我后面站立，可恶！"蓝田璧只得站在北侠的身背后。

老侠客回头向众雄问道："那一位登擂台，力敌猛汉！"这句话未能说完，旁边有人答言，说道："老师弟子愿往。"北

侠一看乃是镇江丹徒县莲花山荷叶岑二寨主，铁爪鱼鹰左雄。皆因他在东看台旁观得清，他见于恒天真漫烂，绝不能有别的招数，他打算施展巧妙的招数，登擂台拳打于恒。他那里知道，牛儿小子只这一招，他这手拳脚论套，换着一招一招的用，若不然怎么左雄到台上被打呢？皆因他看不起于恒，故他在旁边答言。北侠客秋田口中说道："阁下请！要仔细着点。"左雄接着说道："不劳老侠客嘱咐。"说话间，站起身形，一纵跳下看台，来在擂台之下，纵身形向上一窜，脚尖找台板，站立在擂台之上。于恒正在擂台上呼唤上擂台的人，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东边窜上一人。于恒一看，此人长的甚是凶恶，身上穿着绸子裤褂，足下洒鞋白袜，腿上打着裹腿。往脸上看，青中透煞，一张圆脸面，双边细眉，一双怪目，鹰鼻阔口。身背后，背定一口鬼头刀，两耳无轮，一脸的水锈。站在擂台上，向于恒呼唤。左雄口中叫道："牛儿小子，休要逞强！今有你家二寨主左雄，外号人称分水鹭鸪。牛儿小子，你可要留神！"说着话，左手一恍，右手一掌，直奔于恒面门打来。牛儿小子一见掌到，方才自己用的头一手，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鼎托闸敌万人，拳打蓝田璧，自己拳脚论套，应当用第二招，伏虎将军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也是穿左手，今左雄来得势猛，掌离面门相近。牛儿小子一着急，他向左一上步，用右手一搭左雄的右臂手腕，一反手，捋住左雄的手腕往下一揪，抡起左掌，对准左雄的脖项用力一砍，这招名叫立掌斜劈开山斧。耳轮中只听嘭哧一声，这一掌，砍在左雄的脖子上，左雄这回乐大啦，身形向前一栽，来了一个嘴吃屎，险些把门牙撞掉了。牛儿小子，遂向后一撤身。口中说道："你这小子动手就忙，把我的招数用错啦，这一错了，

不要紧，还是不好找补，你们谁过来，把这个第二招找补好了。”牛儿小子，正然道白招数。此时左雄爬将起来，手握住嘴，败回东看台去了，来到东看台之上，向北侠客说道：“弟子无能落败而回。”北侠说道：“胜败常事，请旁边落坐。”回头向众人说道：“还有那一位上擂台会战猛汉？”这句话将说出来，旁边一人答言说道：“不才弟子愿往。”北侠细看，乃是夹江龙泉坞王氏三杰，二爷叱海乌龙王甲。北侠客口中说道：“阁下小心猛汉！”王甲说道：“不劳老侠客叮咛。”转身形跳下看台，来在擂台之下，一顿足，一个箭步窜上擂台。此时四外看着热闹的百姓，那里看见过窜高纵矮的能人？四外呐喊说道：“你们看又有一个人，飞上擂台去了，这个能为也小不了，这个愣小子也够利害。”不言四外呐喊声音一片，百姓喝彩。单提猛英雄于恒于宝元，叱海金牛，站在擂台正然发愣，回头告诉看擂台的伙计们，说道：“小子们，计着点，可是四个馒头两碗肉了，你们替我计着点别忘了。”看擂台的伙计看着他暗笑，心说打擂那里跑出牛肉馒头来，这小子简直是乱七八糟，只可含糊说道：“我们与你记着呢。”伙计说完了话，自己又笑，心说也不与他记着什么呢。这个擂台真乱的利害，牛儿小子将一回头，正赶上王甲上了擂台。牛儿小子冲着王甲说道：“你来了，好！把我这第二招找补上吧！”王甲也是走着倒霉运呢，遂说道：“牛儿小子，你可认识你家二爷？”牛儿小子说道：“不认的呢！小子你叫什么东西？”王甲他听完不由的有气，说道：“呸！你这小子休要胡说！你要问你家爷台姓王名甲，人称叱海乌龙的便是。”牛儿小子一听：“小子你赶情叫龙儿呀！”说完了话，仍然将两手往小腹一叉，又说道：“龙儿小子，你打吧！”王甲一看，这小子真是天真

熳烂，什么也不懂，我要打不了他，怎算得了英雄？说道：“牛儿小子，站稳看拳！”说着话，将左手一恍，右手拳向牛儿小子脸上打。牛儿小子瞪着两只眼睛，看拳离面门相近，牛儿小子向右一上步，用左手一搭王甲的膀臂，王甲右臂可就撤不回来啦。牛儿小子趁势左手向回一捋，王甲更抽不回去啦，牛儿小子遂向前一舒右臂，这一掌正打在王甲的天灵盖，遂以横力，用手向下一按，这一招就是急提猛按。王甲这个乐大啦，来了一个屁股墩，坐在擂台之上。最可笑，是牛儿小子明明告诉他，找补上第二招，王甲还是没留到了神，到了还是找补上啦。牛儿小子向后一撤步，说道：“小子真成全我，总算把第二招找补好啦，省得老师不给我火灼吃。”他虽然是口中这么说，王甲被牛儿小子一掌打得头晕眼发黑，屁股还墩了一下，自己站起身形，跳下擂台，败回东看台去了。此时北侠早就看清牛儿小子的拳术，遂向众英雄说道：“你们大家看这个牛儿小子的拳术，名叫达摩八式，又叫金刚六十四式。你们可别看他浑，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你们要谅着你们自已的能为到擂动手，可千万不可小看他。你们那一位再过去？”这句话将说完，就听旁边答言：“不才愿往。”老侠客扭项观看，正是关东三老，排行第三，名字叫侯老佩，外号人称单鞭将。北侠客说道：“请。”侯老佩遂即转身，跳下看台，临至擂台下，将身形往下一矮，用了个旱地拔葱，纵上擂台。高声叫道：“牛儿小子，你可认识你家三爷？关东三老排行第三侯老佩的便是。”牛儿小子闻听，口中说道：“小子你赶情是猴儿李佩。”侯老佩说道：“你休要胡说，我乃是侯老佩的便是。”说着话，左手向前一指，右胳膊一抡，用了个劈掌，这一掌直向牛儿小子头顶便劈，牛儿小子向左一

上步，用右臂，向侯老佩右臂一穿，侯老佩往回一撤，未提防牛儿小子，将右臂撤回，随身向左一转，回头向后一腿。左手一平，右臂顺着往后一擦，跟着一叉步，右手掌直向侯老佩小腹打来，这一招名叫撩阴夺肚摸不真。这是拳经上那一句：拳术既要用对了，那有个躲的开呀？这一掌，就听澎的一声，侯老佩被打爬伏在台板之上。牛儿小子跟着转身，口中说道："小子你留点神哪！这可不能怨我。"侯老佩爬将起来，含羞带愧跳下擂台，向东看台败走。

牛儿小子回头问着看擂台的伙计，"小子们记着是多少馒头，多少碗肉啦？"后头伙计们竟顾看热闹啦，大家一齐说道："你记着吧，我们全都忘啦！"牛儿小子一听，心中着急。遂向东看台北侠客点手呼唤，大声喊道："老头儿！你过来吧！他们都没记住，你过来我把你打倒下了，不就省了事了吗？"牛儿小子，虽然这样喊叫，谁也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么些个人，就是两个人明白，谁呢？就是坏事包张旺、孔秀，他们两个人听得出他的话来，皆因牛儿小子是他们两个人，设计架弄上擂台去的，所以他们两人知道根底。原因张旺出的主意，打倒下东看台一个人，两个馒头一碗牛肉，要把北侠打倒下，一大锅牛肉，十屉馒头，原因此次立擂，赌斗牛肉馒头的起见，这是张旺冤牛儿小子的话，牛儿小子信以为真，要不怎么记不住数目，口口声声叫北侠登擂呢？为的是连锅包了。别人那里知道呢？北侠在东看台也见牛儿小子点手呼唤自己呢！遂用目向左右一看，左右的众雄要讲究比试拳脚，那一位也赢不了傻小子于恒，老侠客恐怕众雄到擂台白白现丑，遂站起身形向众位英雄抱拳说："列位英雄，大家也看见啦，这牛儿小子动上手，眼贼、步随、手准、心稳，打上真

狠。别看他笨，也别看他傻，此子受明人的传授，深得拳中的奥妙。请众位替我看着点，待老夫前往，会一会猛汉，我若要有那一招不到的地方，求众位老师傅指教。”大家一齐抱拳说道：“老侠客你老人家请！我们大家情愿助威。”于是北侠客站起身形，呼唤小徒弟高青随后捧剑，跟着我前往擂台，高青手捧辘轳宝剑说道：“愿遵师命！”老侠客迈步够奔东看台台梯，顺着台梯下去，够奔擂台后面的台梯，顺着台梯上来，至下场门启台帘，来在擂台之上。牛儿小子早就看见啦，一看北侠由看台上起身，心中暗喜：他要来了省的费事记住馒头牛肉的数目。遂笑嘻嘻的叫道：“老头儿，你来了很好！别给他们吃，打倒你都是我的。”北侠一听，别给他们吃，打倒了自己都是他的，遂带笑向牛儿小子说道：“甚么给你吃呀？我没听明白。”牛儿小子向北侠说道：“你不用装傻，我都知道，打倒下你们东看台一个人，两个馒头一碗牛肉，要把你打倒下，一大锅牛肉十屉馒头，就是你赌的多，你倒下吧！好叫他们给我预备馒头牛肉。”北侠一听方才明白，这小子倒好，拿我当了赌品啦；不问可知，这个傻小子必然有人冤他，莫若我顺着他的话说。遂向于恒带笑说道：“不错，赢了我，馒头牛肉不能给别人，全都给你吃。你要赢不了我呢，被我把你打倒下呢？”牛儿小子接着说道：“也留着给我吃。”北侠闻听于恒之言，遂摇着头说道：“那可不行！你要赢不了我，被我把你打倒，牛肉馒头我可要给别人吃啦。”于恒闻听，心中着急，遂说道：“老头儿，你放心，我打的了你。”北侠说道：“既然那么着，你就打打试试吧。”于恒说道：“老头儿你既要与我动手，我站稳了，你自管打吧。”北侠带笑说道：“牛儿小子，那可不成，我既有北侠之称，我要先动手打你，岂不

令天下英雄耻笑于我，无有大量之材，还是你先打我的是。”于恒闻听口中说道：“老头儿你不知道，当初我练武术的时候，老师傅告诉我，不让我先动手打人，说我身体太笨，若要动手打人，自己必然落空。人要是打我呢，我可以见招打招，见势打势。老头儿你避点屈，还是你先打我吧。”北侠摇头说道：“那可不行，你要不会打人，虽有牛肉馒头，我可不能给你吃。”牛儿小子闻听，着急说道：“这顿吃可真不容易，那末老头你站稳了，我可不愿意打你，这是你挤兑的我，叫我打你！”北侠闻听心中暗笑：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个心眼的人，真是一句谎话没有，有什么说什么。这才是诚于中，形于外，忠恕而已矣，浑金璞玉诚实的好人，正然思想，牛儿小子可就动了手了。书中代言：牛儿小了并不是不会打人，皆因是于恒学艺的时候，他师傅让他等招，就是皆因他太笨哪。今日他被牛肉馒头挤兑急啦，遂向北侠左手一恍，右手向北侠胸前就是一拳。这一招，打的是降龙罗汉力千斤。喊了一声着！这一拳要打别的英雄，可就显出于恒的能为大来啦。北侠是何等的能为，于恒要比上北侠可就差的太多啦！北侠真要跟他走个三合两趟，秋老侠客他就算栽啦。秋田秋佩雨见牛儿小子拳来的甚猛，真不亚如惊牛烈马。老侠客暗里佩服，果然牛儿小子受过高人的传授，心中暗想错非是我，岂能接他这一招，北侠见拳已到胸膛，遂一退左步，将身向右一闪。牛儿小子的拳，可就落了空啦。老侠客一伸手，并不捋他的右臂，由打于恒腕子底下伸手，用两个手指，一捏于恒的袖子，将自己腕子一挫，向下一带，牛儿小子这个乐可大啦，整着个来了个嘴啃地。就这一招，可就显出北侠的工夫大啦，但凡练武术的人，若要动手，俱都讲究打招赢人。惟有成了名

的英雄，不以打人为荣，讲究的拿工夫把人欺住，只要是一进招的时候，管教人浑身上下不得劲，拿工夫欺住人，那才是练武的学到家了。此时北侠，见于恒向前打得势猛，故此才用两个手指捏住他的袖子，向前一带，这就是借力用力。按拳经上说：可称得起任凭拳脚来打咱，全凭四两拨千钧。今北侠所用之内力，正为此也。于恒就是倒在台板之上，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倒下的呢！以此看来北侠之武术不问可知。于恒遂反身爬起来，看着北侠发怔，皆因自己觉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躺下的。北侠见于恒站在那里发怔，遂向于恒说道："傻朋友，可不是我不给你牛肉馒头，皆因是你不是我的敌手，馒头牛肉我可要给别人吃啦！"牛儿小子闻听说道："老头儿你可真狠！你真不给我点，咱们两个人可就没有交情啦。我也不能怪你，谁让我打不过你呢！咱们两个人回头再见。"说着话转身够奔上场门，启帘进去，顺着后台的台梯下来，败回西看台去了。

北侠秋田，站在擂台之上。高声说道："天下英雄各路豪杰，众位听真。在下姓秋名田字佩雨，江湖人称南极昆仑子。大家抬爱我，称为北侠，无非是大家抬爱，我可是不趁其称，坐着站着的英雄，可要加以原谅我。某此次登擂，适方才与猛汉动手，论起来这位牛儿小子，武艺还是真不错，他要与我比试，可就差得太多啦。无非他就是打招，小巧之艺他还欠点。在下此次来到擂台之上，我为的是斗的英雄豪杰，成了名的侠客，若要是保镖的、护院的、占山的、戳竿、教场子的，平常的老师傅，不必登擂台。也不是秋田说句大话，勒令要登擂台，也是白白的费事，无非众位落个栽啦。除非是有一人，当下很有名望。那位呢？此人，家住在京南霸州童家

村的人氏，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听说此人武艺高强，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尚可与我对敌，就怕此人闻我之名不敢登擂，众位那一位若不然先请上擂台，待在下奉陪。”北侠在擂台道白自己的名姓，声音又高，不差甚么都听见啦。再说童林在西看台，听北侠言语猖狂，又口口声声叫着自己名姓，随着将要站起身形，镇东侠早就留神看童林，见童林要上擂台，遂用手拦住，叫道："童贤弟！你要作甚么？"童林微然含笑说："小弟欲登擂台会会秋田老儿。兄长因何拦我？"镇东侠身形向前一凑，低言耳语，说道："童贤弟，你休要登擂，是为兄请来的各位英雄，尚且未能打擂，贤弟你何必前往？"童林闻听，向镇东侠低声说道："小弟适方才听北侠口口声声唤于我，我若不登擂台，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镇东侠向童林说道："贤弟言之差矣！你乃是为兄看台之上的柱石。众位英雄未能登擂，就说众位胜得了秋田便罢！如若胜不了秋田，那时之间再请贤弟登擂也不为晚，何必你忙在一时。为兄今日之擂台，全仰仗贤弟你呢！你若此时登擂，那末别位英雄应当怎样呢？莫若贤弟你耐等一时，容列位英雄等不是北侠的敌手，贤弟你想不上擂台也不行啊！为兄还就仗着你呢。贤弟少坐！待为兄相请别位英雄登擂。”镇东侠口虽然是那么说，心中还是不放心童林哪。镇东侠准知道北侠武艺天下绝伦，恐怕童林此次登擂不是北侠的敌手，岂不将名誉付与东流，童林岂能再兴一家武术？这就是镇东侠疼爱童林保全他的名誉，这才不教童林登擂。

将童林安置住了，这才转面向众位英雄说道："秋田现在登擂，那一位英雄愿与秋田比论高下？"这句话尚未说完，旁边一人答言说道："小弟愿往。"侯振远闻声扭项观看，并非

是别人，正是自己二弟，侯杰敬山。镇东侠向二侠说道："休要小看北侠，你可要多多的留神。"侯二爷接着说道："请兄长放心。"将话说完，遂着一转身，顺着西看台跳将下来，赶奔擂台之下，脚尖碾劲，往上一窜，纵上了擂台。北侠客一看，认的是侯杰，遂说道："我打量是谁，原来是二侠客侯杰敬山，久闻阁下武艺高强，早就有心领教，今日得阁下上得擂台，倒要领教阁下的拳术。"说话间，抱拳拱手说道："请！在下奉陪了。"二侠客侯杰一听秋田之言，不由的动怒，心中想道：我打算上擂台与潘、黄两家说和，不料想北侠以势力相迫，明明是大言欺人。我若不与他动手，岂不令天下英雄耻笑我无能。想到这里，口中说道："好！老侠客既肯赐教，侯杰奉陪就是了！"说着话，身形相前一凑，左手一恍，右手劈面就是一掌。北侠见侯杰掌离面门相近，身形向左一闪，用右手一搭侯杰的右臂。自然侯杰向回一撤手，北侠秋田，趁二侠撤手的这个时候，左手顺着自己的胳膊底下过去，将身形一矮，一坐腰，右手往回一抽，左掌正打在二侠小腹之上。这一招名叫退步掌。侯二爷正在将要换招之际，见掌已至肚腹，再躲可就不行啦。随着北侠的掌，往后一仰身，卟咚栽倒。因何侯杰随着掌躺在擂台之上呢？内中有个情由，只因二侠躲闪不及，见北侠发力，何为叫发力呀？发力就是打的是内气，内气即是昭力，这种力不能迎其锋，如若掌到，若要将身体往上碰，自己有一千斤的力量，这一掌便打一千斤的力量，被打的越力大，掌是越打的重，这种掌力并不是在掌上，这种力蓄于丹田，行于肾眼，入于脊骨，发于两臂，才能入的了掌心，普通名叫按掌，又名叫挤按力。侯二爷不敢以身体往上迎，准知一迎他的力量，可就打重啦，随着他的

掌要是倒下呢，可就与没被打一个样，还得让打人的佩服，这叫输招不输力。但凡练武术的，与人动手 两种，一种截、一种泄。大凡练截的多，何为叫截呢？就是见招打招，见势打势，你的招数来打我，我用手截住你的招数，这就叫截。惟有这个泄力是难，比喻说你的拳打在我的身上，如同打在棉花做成的大圆球一般，又软又转，让你虽有万钧之力，也难施展。这就叫不来不拒，不离不弃，形若圆球，以人形合天地如卵形，专能泄武术各种的力，你虽有擎天之能，难以用武，若遇此技，虽有多年的苦工，均能化为乌有，此名叫泄，此乃武术之精华也。虽然草草数语，此乃武术大家最难搜求之绝艺也。虽然侯杰落败在北侠之手，北侠倒是暗中佩服，遂抱拳向二侠客说："二侠客虽然输在秋田的掌下，此乃故意容让，今秋田敢不佩服。"侯杰站起身形抱拳还礼，口中说道："只因老侠客拳术太高，侯杰不得不出此计，总算老侠客手下留情，侯杰告退。"将话说完，抱拳拱手跳下擂台，回归西看台去了。此时北侠站在擂台上高声说道："方才这位二侠侯杰，被我一掌打倒在擂台之上，并非真输于我的掌下，他是故意的相让于我。还有那一位请上擂台，再下恭候，原领教高明。"秋田在擂台道白自己方才动手，西看台镇东侠看得明白，见二弟败回看台，遂向右左说道："那一位愿登擂台领教北侠？"这句话尚未能说完，在下首挨着坐着的童林，将要站起，镇东侠的眼快手快，一把将童林揪住，口中说道："童贤弟你要怎样？"童林口中说道："兄长，小弟见秋田在擂上猖獗，不才小弟，要与他比较。"镇东侠探身向童林耳边低言说道："贤弟，你何必前往，今有被请的英雄尚且未曾登擂，如若群雄不是秋田的敌手，那时我必请贤弟登擂，贤弟你暂时忍耐，

少候就是了。”童林听侯庭之言，只得安坐。侯振远将然要问，就见一人，站起身形说道：“侯兄长！小弟愿登擂台，与秋田答话。”侯振远一看，是盟弟风流侠张鼎，遂含笑说道：“盟弟请！”书中暗表：只因张鼎画策请南侠与苗泽苗润雨，今不幸开擂，难道说，就仰仗二位侠客吗？再者这二位又是张鼎的介绍，因此张子美才首先登擂。张鼎手中擎着铁扇子，迈步够奔看台北面，顺着台梯下了看台，够奔擂台后而顺台梯上去，启帘行至台口。此时北侠早就看明啦，认识是张鼎，北侠不等张鼎发言，首先说道：“我打量来者何人，原来是瓜州的老侠客，姓张名鼎字子美，江湖人称风流侠铁扇仙。阁下掌中一把铁扇子，专讲究点穴。讲究的是点穴、踢穴、打穴、撞穴，里面暗藏九手轻穴，九手重穴，九手软麻穴，九手醉穴，名叫四九三十六天罡点穴法，拆开了一百单八招，我早有耳闻。今日得见阁下，正好领教。阁下什么话也别说，赢的了秋田凡事好办，胜不了秋田碍难解决，阁下就请，秋田奉陪就是了！”张鼎听北侠的一片言辞，心中暗含着不悦，我好意上擂台下说辞，与两造排解，不想北侠言语猖狂，谅你有多大的能为，我倒要与他比试比试。想到这里，遂含笑说道：“老侠客既不肯两造和平，我也就不必多讲啦，老侠客既然博学多见，张鼎只可求老侠客指教，老侠客你老人家就请，张鼎奉陪。”说着话张鼎一伏身，左手一恍，右手擎着铁扇子，向北侠华盖穴便点。北侠向左一上步，身形一矮，用二指向张鼎肋下燕翅穴便点。张鼎遂用铁扇子往回一挂北侠的寸关尺，北侠遂撤手，向右一撤步，左手捏着剑诀，向张鼎咽喉便点。张鼎向右一上步，用铁扇子一砸北侠的派门穴，左腿向下一蹲，右腿抬起来，由北侠身背后掏档一脚，用脚尖欲

踢北侠的肚门穴，这一招名叫叶底偷桃。北侠遂向后撤步，用左手向回一搂张鼎的右腿，右手掌由下而一托张鼎的小腹，要打张鼎的丹田脐下穴。张鼎遂向后撤步抽身，打算再为比试。北侠趁空跳出圈外，向张鼎抱拳说道："张老侠客果然武术高强，点穴有法，秋田领教过了。请阁下回看台休息，我再领教一位。"张鼎闻言心中暗想：明明是北侠从中容让，适方才动手，北侠的武术在我的肩上，不在我的肩下。勒令我再与他人动手必得甘败下风，自己还落一个不知进退，不如再换一位与北侠动手。遂抱拳向北侠说道："老侠客武术高强，张鼎不能接架，请别位领教阁下，在下告退。"说着话一抱拳仍然顺着后台下来，顺着台梯上了西看台，来到侯振远的面前。口中说道："小弟不是北侠的敌手，败回看台，兄长原谅。"镇东侠摆手，向张鼎说道："未分胜败，请贤弟落坐。"张鼎只得在旁边落坐。

镇东侠向群雄问道："那一位请上擂台，与秋田较量?"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旁边说道："小弟愿往。"镇东侠一看，原来是苗泽苗润雨。只因苗泽在旁边观看张鼎转回看台，自己心中一想：我与镇东侠结义金兰，难道说还让老哥哥登擂不成，不如我趁此与北侠比论高低，倘若不胜，那时盟兄再登擂也不迟。这才向前答言。侯振远见苗泽欲登擂台，遂说道："贤弟请！待为兄掠阵观敌。"苗泽闻言说道："谨遵兄命！"遂肋系红毛刀，顺着看台下来，由擂台后面台梯上擂台，启帘来到台口。北侠早就观看明白，遂向苗泽抱拳说道："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常州府北关外珍珠巷苗泽苗老侠客，苗泽苗润雨徽号人称赛判飞行侠，掌中红毛刀，此刀虽不是宝刀，出在西洋红毛国，此刀可也能斩钉剁铁，锋利异常。阁下的刀

法三十六路天罡刀，不才掌中宝剑，名叫辘轳，剑术三十六路天罡剑。某家只知有天罡剑术，不知有天罡刀法，合得遇阁下正好请教，阁下千万不可吝啬，秋田奉陪。”说着话一转身向徒弟高青一点手说道：“看剑伺候！”高青双手捧剑匣向前一递，秋田右手拢剑把捏崩簧，往外掣剑，此剑出匣，真是龙吟虎啸，呛啷啷啷的声音，似钟磬之鸣。将剑往空中一举，往下一矮身，左手捏着剑诀向前一指，右手剑作举火烧天的架式，口中说道：“苗老侠客！还不亮刀赐教等待何时？”苗泽本打算与潘黄两家排解，未想道北侠以血气之勇相欺，虽有说辞也难开口，只得回手摘刀，左手攒住刀鞘，右手擎刀把往外掣刀，将刀掣将出来，刀鞘放在西面台板之上，遂一转身，说道：“老侠客既不容苗泽开口，就亮剑武力要求，苗泽只可就得奉陪。”说话间，将刀一摆，用了一个外缠头，左手一绺刀背，左步向前一迈，夜战八方缠头式的架式，口中说道：“老侠客进招吧！”话言未住，北侠向前一纵，这一剑盖着苗泽头顶便击。苗泽看剑将到头顶，遂向右上步，双手捧刀刃儿冲上，刀尖向北侠手腕便挑。秋田见刀将至手腕，遂将宝剑一反手，剑尖冲下向左一跟步，宝剑欲断苗泽的手腕。苗泽撤刀身形往地下一伏，遂向左一斜身，扫着地一刀直奔北侠右脚的连脚骨便剁，这一刀叫反臂扫堂刀。北侠赶紧撤步，宝剑往回一撤，遂一撤右步，双手捧剑，直奔苗泽的咽喉。苗泽遂即转身，北侠可又不往里递剑啦，遂倒往后撤身双手捧剑，剑尖冲上，身形一蹲，用了一个老子坐洞封门闭户，口中说道：“苗老侠客刀法精奇，非寻常的技艺，秋田焉能取胜？请阁下回看台休息，再请一位过来，秋田领教。”苗泽听秋田之言，本不愿意退回西看台，怎奈北侠武术精奇谅

难取胜，只得回手背刀，向北侠说道："老侠客既不肯赐招，苗泽岂敢再为要求？只可改日再会。"说着话转身将刀鞘拾起，将红毛刀插入刀鞘之内，系于肋下，抱拳说道再见，也是由后面下来回到西看台，来在镇东侠的面前。口中说道："小弟无能，不能取胜，一阵败回。"镇东侠含笑说道："胜负未分，请贤弟少坐观看。"苗泽只得落坐。

贝勒爷在西看台，正听北侠在擂台上道白自己的武术，贝勒爷将要与镇东侠相商派人登擂，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旁边念阿弥陀佛。镇东侠一看，乃是童林的师兄普照铁背禅师，只皆因普照在旁边坐着观阵，今见苗泽转回西看台，不由的自己心中动怒。自己一想：我乃是童林的亲师兄，旁人尚且相助侯振远，我若不前往会战北侠，也让旁人看着我师弟无光，不如趁此登擂。想至此处，口念阿弥陀佛，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不才普照，今见北侠无礼，意欲登擂，不知老侠客可肯相容小僧前往？"镇东侠闻听，遂即说道："禅师既然愿往，侯庭焉有不愿意之礼？望禅师相机而行。"普照接着说道："谨遵台谕！"说话间，将自己短把追魂铲背好，由看台下来够奔擂台后台的台梯，顺着台梯上了擂台。将才来到台口，北侠接着答言，口中说道："我打量何人，原来是龙泉寺的方丈，上普下照，江湖人称长眉长老铁臂禅师。秋田久已闻名，正想请教，今蒙阁下不弃，前来赐招，秋田欢迎接待。但不知阁下比试拳脚，还是讲论兵刃？秋田愿闻。"普照闻听，向北侠说道："方才见阁下剑术高强，小僧想非是您的敌手，情愿接待您的拳术。"北侠闻听，遂向普照说道："禅师太谦逊了。"和尚遂手解绒绳，由背后撤下短把追魂铲，向北侠合掌当胸站立，口中说道："请老侠客进招。"北侠闻言，遂转身向高

青点手，高青遂将剑匣向前一递，北侠将宝剑插入剑匣之内，遂一转身抱拳道："请！"普照说道："还是老侠客先请得是。"北侠只得左手一恍，右手一掌，向普照面门打来。普照原是合掌当胸，见掌堪至面门，遂向左一迈步，双掌一反，手心朝天，俱搭在北侠的右臂之上，应当普照遂即变招打丹阳手的招数，这就是普照的不好，他看着北侠身体单薄，他要看着北侠怎样变招？这就是和尚艺高胆大，他只顾用双手压着北侠的右臂，他可就未想到北侠左手顺着自己的胳臂底下过去，一拢和尚的两臂膀，随即一转身，右手掌顺着底下反臂一撩。这一招名叫反臂撩阴，正打在和尚肚腹之上。这一掌险些把普照打倒，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北侠遂向后一转身双手抱拳，口中说道："多有得罪。"普照被打含羞带愧说道："老侠客手下留情，改日再请教。"遂说着话弯下腰拾双铲，跳下擂台，败回西看台去了。书中代表：别看普照是童林的师兄，若论起能为可不如童林。皆因童林是十五年的苦工，未离恩师，普照是带艺投师，因此不如童林。这是书中的代表。再说普照来到西看台之上，到镇东侠的面前，口中说道："普照无能落败而回。"镇东侠含笑说道："练武的胜败常理，请师兄落坐。"镇东侠用目观看，所有的英雄若要登擂，也未必赢的了北侠秋田，自己打算上擂台决斗北侠，要与群雄答话，只听旁边口念无量佛，镇东侠观看，却是南侠司马空。此时南侠在旁边坐着观看擂台之上，群雄与北侠比试武艺，并未抢得上风。自己坐在椅儿上一想，镇东侠拜托张鼎约请于我，原为抵抗北侠。只因我愿意和平解决，免得在擂台上格争，才有今日请北侠过台谈话，不料想北侠一味的蛮横，不以道德公理为是，仰仗血气之勇，以势力相迫要求开擂。秋田既不

按侠义道路行，我只可从最后之计，与他武力解决。今众雄在擂台之上不能取胜，只有童林与镇东侠未能登擂。难道说我真等着童林与侯庭落败，某再登擂，也叫天下英雄耻笑我情薄。莫若我趁此上擂台，再与北侠发言。倘若北侠再不容与潘、黄两家说和，那可讲不了，凭掌中宝剑诛却此障碍之物。想道此处，遂站起身形向镇东侠说道："无量佛，老侠客见此北侠猖狂无礼，贫道意欲登擂，再与北侠下些说辞。倘再不遵和平意见，贫道当从最后之计，与北侠决分胜负。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镇东侠听仙长之言，含笑说道："愿遵仙长意旨。仙长你老就请!"

第十二回

比剑术南侠对北侠　诉衷肠童林激秋田

司马空将话说完，肋下系剑，手拿拂尘，大摇大摆，迈步顺着看台北面台梯，走将下来，顺着擂台后面台梯上得擂台，启帘迈步够奔台口。此时北侠早就看见司马空，来到擂台之上，抱拳拱手，口中说道："我打量何人，原来是南侠客。久闻阁下大名，掌中宝剑巨阙，五手钟馗剑，天下绝艺，不才某早要请教。"南侠客闻听北侠客之言，微然含笑，遂说道："老侠客艺高会闯天下的英雄，那一位也未能取胜于阁下。老侠客是了也就事了，何必武力压倒众雄，就算众人不是你老的敌手，北侠客又有何荣？依我相劝不如阁下从权，贫道首先之要求，和平潘、黄两家，又不失侠义道的义气。老侠客若能赏贫道的全脸，贫道情愿作当中说和之人，不知老侠客可能相从贫道的意见？"北侠闻听，遂向南侠客说道："仙长之美意，秋田早就领情。你老人家欲说和潘、黄两家出场了事，你老就是两造的福神，我们请还怕请不到。无奈有一件，我之师弟法禅练艺四十余年，被童林一掌打得口吐鲜血，练武应常知道练武的艰难，童林何其狠毒？今日之事若要了结也行，除非童林登擂方可罢休。就凭仙长唇齿之力，若要说和此事，亦是太难，就是仙长说的海枯石烂，舌敝唇焦，我不能与我师弟法禅报仇也是枉然。仙长既为黄灿所请，前来登擂，请仙长亮剑，秋田奉陪，别无说辞。"说着话，北侠向后面一点手，徒弟高青双手捧剑匣向前一递剑把，北侠伸手

将宝剑掣出来：此剑出匣，真是寒光闪闪，冷气搜搜，光辉耀目令人胆寒。用剑尖一指司马空，说道："阁下为南侠，在下为北侠。阁下号称南昆仑，我为北昆仑，既然相逢岂能轻轻的错过？仙长还不亮剑等待何时！"司马空见北侠亮剑，出言无礼，自己遂叹了一口气，说道："老侠客既愿意武力相见，贫道只得奉陪就是了。"说着话由腰间将宝剑摘下来，左手握着剑匣，右手将拂尘放于台板，回手擎剑，只听得呛啷的声音，宝剑出匣，剑匣放于台板之上，将宝剑一摆光辉灿烂，此剑与别的宝剑不同。怎见得？有诗为证：开剑式，巨阙精。秋风闪灼，电风清。犹如银龙蟠柱影，冷似彩风绕梧桐。出户魁星双戏斗，回巢燕子巧穿林。大者鹏展翅，小者鹤衔翎，进用连环退撩阴。开招便用击刺斜，回招太乙捧七星。但得其中真秘诀，剑部班中挂首名。南侠客宝剑一举，先作出钟馗的架式。北侠一看南侠亮剑，双手捧剑道了一个请字，随着请字，宝剑直奔南侠的胸膛就刺。南侠遂向右一迈步，左手捏着剑诀，右手剑举起，一反手剑尖冲下，随着迈步宝剑斜插着向北侠右手腕便刺，这一招名叫恨蝠来迟。北侠见剑尖堪到手腕，将宝剑一横，身形一矮，宝剑由司马空右臂之下拦腰斩。南侠遂反右手，用宝剑一拨北侠的宝剑，身形随向左一转，二人杀在一处，各施所能。北侠一面动手，一面留神观看南侠的剑术，果然是名不虚传，宝剑上下翻飞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身形随着宝剑滴溜溜的乱转。北侠心中暗想：看南侠剑术精奇，错非是我，早就甘败下风了。想到这里，倒要留神小心，只得见招使招，见势打势。北侠不肯轻于进招，只得看关定式。但凡练武术的，不用说用兵刃取胜，只要能看住自己的架式，不令敌人攻入，就算是高手。北侠虽然是

处处留神，南侠偷看北侠的剑术，也是倒提着一口冷气，北侠这口剑走开了不亚如银龙一般，围着身形乱转，真可称得起风雨不透，想要往里进招势比登天还难。此二侠动手双剑并举，各施所能。两旁边东西看台上的英雄，一位位无暇他顾，瞪着双睛皆往擂台之上观看，这二位侠客，可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胜负难分。此时北侠不似方才与别人动手之时，都有个容让的地方，惟有与南侠一招也不容让。北侠这个意想，就皆因司马空号 称南侠，别号人称昆仑道长。秋田因为自己有北侠之称，绰号人称北极昆仑子，就皆因这个名誉的关系，倒看看是南昆仑武艺高，是北昆仑武艺好，势必分个高低、谁强谁弱、谁胜谁败，南侠客也是这一 思想。因此两个人一剑快似一剑，一招快似一招，谁不让谁，就连打闪穿针的工夫都没有，双剑急若流星，不用说动手的两位侠客，就连东西看台的英雄，连看热闹的百姓里面，并没有大声音痰嗽的了。可见得二位侠客武艺出众，能将四外的人精神，全都贯在擂台之上，若不然怎么俗语有句话：剑术通仙呢？可是行家看门道，笨家子看热闹。若要是笨家子看着，就仿佛二人乱舞剑的一般，不肯打在一处，行家若要看，可不是那一种说法。比喻这么说，北侠用了个刺剑，向南侠的胸前便刺，南侠用宝剑一截，北侠剑就不能往里进啦，只可撤剑换招，不然剑递进去，也被南侠的宝剑截回来。比如下象棋的高手，不走空招，这个武术也是如此，不走空招。练武术的大家，最忌的是手手落空。这就是二人彼此高明，都不走空招，恐怕行家看着耻笑。可有一样，若要进招时，迅雷不及掩耳，急如闪电，若要不进招的时候，如同处女含羞闭户的一般，若要递剑时，势若脱兔，犹如星火的一样。外行

人怎么能看的出来呢？还有一件，两个人没有一个碰不到一处的，北侠看南侠客剑法精奇，遂一转身托剑便走，这一招叫败中取胜，左手捏剑诀向前指，右手擎剑在身背后。南侠见北侠一转身，南侠跟着捧剑向北侠后腰便刺。北侠听后面南侠追到，有金刃刺风的声音，只听嗖的一声直奔腰部，北侠随即转身，右手剑一反手，压在南侠的宝剑之上。南侠明知中计，将右手一用力，双剑一平，此时二侠客谁打算撤剑也不成。剑尖搭剑尖呛啷啷的乱响，若要两口剑一递一凑，两个人一个也活不了。要打算撤出剑去，再换架式，可有一样，这二人皆抱定宁死不辱的宗旨，谁也不肯撤招向圈外跳，两个人彼此用力，正在紧急之时，又无人解劝，这就看谁的工夫大谁赢。

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西看台窜过一人，非是别人正是童林童海川，手捧子午鸡爪鸳鸯钺。童林因何窜到擂台呢，这其中有一段原因：只因二位侠客，在擂台上未分胜负。西看台的人，一位位看得呆呆发愣，惟有童林，二目圆睁，观看擂台上的胜败，心中猛然一动，自己想道：南侠客在擂台之上未必能够战胜北侠，真要是容南侠落败，我再登雷，岂不把南侠的威名付于东流。莫若趁此镇东侠在擂台上凝神观看之际，我把兵刃包裹打开，里面取出自己的双钺，趁老哥哥未能防范于我，何不趁此时登擂台会战秋田，若要让老哥哥知晓，绝不让我登擂，再说北侠口口声声呼唤我的名字。自己想到这里，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当真等南侠落败，难道说叫老哥哥侯振远登擂台与秋田比试吗？不如我趁此登擂。童林想到此处，猛抬头把自己吓了一跳，正赶上二位侠客，两口剑并在一处，宝剑的剑面血槽都冲上，童林一看不

由得着急，倘若迟慢，他二人必有性命之忧。童林两手擎钺，看了看擂台与看台的远近，自己估量自己窜得过去，遂即起身形，脚下碾劲，一坐腰向前一纵，就是一丈有零，随又一换腰，用右脚蹬住自己左脚的脚面，身形向前一长，施展蜻蜓点水法，窜到擂台之上。随跟着脚尖一点台板，身形往起一纵，够奔南北二侠的当中，双手将鸳鸯钺一分，要用双钺砸两口宝剑剑面的血槽。必得砸剑面血槽作什么呢？皆因两口宝剑俱都搭着在一处。若要是立着，童林可不敢用双钺往上砸，皆因怕宝剑的锋芒，童林这对双钺乃是纯钢打造，若要碰到剑刃上必然挥为两断，所以这段书叫童海川双钺分双剑。童林双钺砸在剑面之上，耳轮中只听呛啷啷乱响，也就是二位侠客腕力上劲大，错非二位侠客，若要是换平常之辈，两口剑俱得砸的出手堕地。南侠急忙退步，撤剑撕髯，口念无量佛，定睛观看童林。北侠撤剑用了一个老子坐洞封口的架式，倒退观看。就见窜上擂台之人，雄赳赳气昂昂手捧子午鸡爪鸳鸯钺，双钺一分作了一个大鹏展翅的架式，目光炯炯向二位老侠客观看。就听他口中喊道："南侠客剑术绝伦，北侠天罡剑世界上罕有其匹，南侠客已然领教过了北侠，未分胜负。不才也要领教北侠客的剑法，望南侠客退步，待我答话。"南侠闻听童林之言，只得口念无量佛，说道："贤弟，你就请！"童林这个话说出来，不卑不亢还高抬二位侠客的声名。今童林听南侠道了一个请字，肯教童林与北侠比试，自己这才一转身，向北侠高声说道："适方才小子观看二位侠客，相对舞剑胜负难分，只因二位侠客剑术俱精，不才看着技痒难挠，所以小子斗胆窜上擂台，双钺分双剑，将两造拆开，请南侠傍观，待小子领教老侠客的剑术，不知老侠客可肯赐教

吗？”北侠闻听，遂说道：“阁下贵姓高名？秋田愿闻名姓，请道其详。”童林厉声说道：“老侠客若问，我就是阁下千日想、万日盼、终日惦念，与适方才口口声声呼唤的童林童海川便是。”北侠适方才在东看台，有白亮指点西看台的童林，皆因是离着远看不甚真。今见童林飞身上擂台，双钺分双剑，老侠客就有几分的佩服，见童林与南侠接话，自己心中暗想：看此人果然是武艺高强，不用说别的，就说我与南侠两口削铁如泥的宝剑，他竟敢由当中用双钺分开，可见得此人何等的胆量，何等的能为。今又见他向自己要求比试，北侠一问他的名姓，方知就是童林童海川。老侠客不由得定双睛仔细观看，这才看真童林，原来是一个庄稼的汉子，就见他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白骨钮扣左大襟，高桶的白袜子，两只大洒鞋，剪子股的小辫子在脖子上一扛，外罩蓝布大褂，袖子又肥又大，腰中系着一根绒绳，越看越像乡下的老赶。北侠一看，心中暗想：我打量怎么一个童林，却原来是一个庄稼人，又细一看，把北侠吓了一跳。细看童林紫微微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人字的脖子，太阳凸着，眼睛努着，腮额凸着，气眼是足的，抱着英风锐气，神光炯炯，意态端然，惟有眸子不掩其恶，两只眼睛真赛两盏灯相似，两只眼睛并非真赛灯似的，原因他瞳人放光，这就是练武术的元神。北侠客不看则可，一看倒退半步，心中说道：若看此人外表不足为奇，若看此人的二目神光，倒有几十年的苦工，看童林这个形像，好像玉在璞中，金在沙内，倒要留神。遂喊道：“童林我与你三江二地恨，五湖四海仇，我之师弟，法禅和尚，练武术四十余年，被你一掌打得张口吐血。今日你我相逢，某当拿你与我师弟报仇雪恨。”

童林闻听，北侠说出与法禅报仇雪恨的言语，自己不但不与北侠发威，反倒将双钺并在一处，交于左手，冲着北侠一阵的狂笑，遂说道：“我打量怎么样儿一个北侠，却原来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不过也就是虚有其表，徒负侠客之名，真令童林好笑。”说罢，哈哈狂笑不止。北侠闻听童林所说的话，又耻笑自己不够侠客的资格，不由得自己要当面质问，遂叫道：“童林，适方才听你所说我不够侠客的资格，你要当面指示，秋田情愿当面请教。”童林闻听，遂瞪睛说道：“秋田你不必多问，今日之事，惟有当面比试，就是童林说出你的短处，你也不肯服输认罪。常言说的有句话：遇见文王说理，逢着桀纣动干戈。似乎你这等人，就得武力对待，世界之上，那有你这糊涂蛮横的侠客，你就不必多问，惟有童林以武力奉陪，然后再与你讲。”北侠闻听童林之言，往后倒退，遂说道：“童林！你看我那一点不够侠客之称？”童林接着说道：“你当真要问？”北侠答道：“一定要问！”童林道：“好，你既然要问我且问你。”秋田说道：“问者何来？”童林道：“我且问你，行侠作义讲究的是什么？”北侠接着说道：“童林你要问，侠义道所有本身的武艺，是当尽天职的义务，终日里浪迹萍踪，与人排难解纷，自己原无事为他人忙，喜忠正，恼奸狡，杀奸诛妄，剪恶安良，方为侠义道的宗旨。你问他何用？”童林闻听，哑然而笑。遂说道：“着哇！我且问你：行侠用义，若遇事当辨曲直，一碗水往平处端，一块石头放在中央。阁下来到杭州，你应当打听打听，谁的理是，谁的理非，你就是不闻不问，一味的蛮横，使剑逞其凶顽，欲要压倒天下的侠客，以此为荣。世界之上，行侠作义之人就如你这样的侠客有几位？今日之事，童林与你本当讲解明白，

无奈你年老昏庸已极，童林无非枉费唇舌，今朝只有一个战字。我与你立决雌雄，倒要分个高低，胜的了童林便罢，胜不了童林，那时童林必然让你明白前后的始末。”说着话将双钺一分，又往怀中一抱，说道：“朋友！你就亮剑咱二人当面比试。”北侠闻听童林之言，遂向童林说道：“童海川且慢，常言有句话：说话不明若钝剑杀人。你倒要讲个明白，也让老朽明白一切。我秋田洗耳愿闻高论。”童林闻听，冲着北侠哑然而笑，遂说道：“你当真要问啊！”秋田道：“要问！”童林说道：“好！你站稳了，待童林对你言讲。童林住家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我本是一农夫，十八岁好练武术，为环境所迫，离家远走。行至江西卧虎山，巧遇剑客，学艺一十五年，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老师命我先归家省亲。只皆因误走双雄镇，只为饥饿难挨盘费短少，到雷春把式场子，前去道辛苦，按练武的规矩，应当款待童林一饭。他不但不款待童林，反倒要求动手比试武艺，是童林再三的相让，他是一定不允，童林无法，只得与他接招，他岂是童林的敌手，被童林一掌将他打倒，可是未能打重，他才款待于我，并赠路费纹银二十两。童林得此川资，星夜归家，得返里门。那时节，我因久未归家，才夜探我的宅弟，不料想被困京师，风天雪地之下，因避风雪在贝勒爷的门前。巧遇祯贝勒，知遇之恩，命我在府内充当更头，于来年春间，山东二小闹府，被我打掉单拐，此后五小闹府，又被我打掉鬼头刀，于数日内二侠侯杰，约在地坛相见，皆因为弟兄道义相投，结义为友，自由打二侠回山东东昌府，贝勒爷升我为本府的教师，方才有云南八卦山韩宝、吴智广、入地金蛟贺豹，三人入京师找我二次对掌。细调查，原来是雷春回山搬动的是非，童林当尽

土地之情欲要款待，那贺豹无理的要求，非与童林动手比试不可，童林再三的让招，贺豹痴迷不悟，童林一时失手误伤贺豹。童林本打算在府内调养贺豹的伤痕，韩宝背起贺豹扬长便走，临行时说道，日后再访，童林只得听他们的自便。不料想，韩宝、吴智广，小人之心，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内，在宁寿宫偏殿更衣殿，盗去国家之宝，翡翠鸳鸯镯，临去留下字柬，上面有童林的字样。那时童林不知是二小所为，次日黎明童林被拿到案，童林铁案如山的官司，焉能脱得了连累之苦？多蒙我家贝勒爷竭力的维持，运动老肃王，从中设法，当今皇恩浩荡赏限捕盗，带罪拿贼。童林回到贝勒府，仰仗祯贝勒划策，命我下山东以送军刀拐为名，约请镇东侠，二次出山协力辅助我捕盗。由京师行至在清河油房镇，是我结交李源住在他的店里，夜间韩宝、吴智广不利于我，被我一言诈出，方知盗宝是他二人所为，当场未能将二寇捕获。方有李源介绍，愿作向导，引见镇东侠。次日起身至巢父林，拜访镇东侠，多蒙老侠客慨允，协力相帮。未想到于是夜内巢父林火起，镇东侠率童林寻找纵火之贼，在正东土坡之上，巧遇四寇。老侠客剑斩过墙小蜜蜂吴得玉，窗前一枝花柳未成，韩宝、吴智广由水内脱逃。那时镇东侠可就被约杭州镇擂，老侠客以镇擂为名，暗访盗宝的二寇，他老人家实指望，到杭州与潘、黄两家排解此事。不料想法禅僧早至杭州，书信无理，这才始而要求的开擂，以致童林登擂台与和尚动手较量，是童林一时失手，掌震法禅，张口吐血，我也是追悔不来。今日秋老侠客在擂台之上，口口声声呼唤童林，要与你师弟报仇雪恨，童林只得登擂勉力奉陪，又要求童林前后的始末，今童林将话说完，命你洞悉一切，不过也就是一看

动手较量，你已竟负侠客之名，你还管什么叫理直，那个叫理曲，童林也无非是白费唇舌而已，请老侠客即早亮剑，童林会战你这个糊涂的侠客。”

北侠将童林所说的言语，俱已听明。遂将宝剑背在左手，往后倒退了半步，遂说道：“嗳呀！童海川，我何曾向着我的师弟，我又如何曾向着我的弟子呢？”童林接着说道：“你既不向着你的师弟、弟子，你因何镇擂杭州？童林有所不解，当面我要请教。”北侠听童林这一问，遂将脚一顿，向童林说道：“童海川，你是挤兑着叫我明言。我之弟子潘龙，他素日恃勇惹祸，我早就尽知。我之师弟法禅，当年同堂学艺之时，我之恩师有先见之明，看透了他骄傲过度，曾说过他，得志而骄，骄则生慢，慢则必败，言说他逢钢必折，早晚不成名便罢，若要成名遇见敌手，轻者带重伤，重者得损命，可见得我师有先见之明。至今果然前识已验，我何曾又向着他呢？我认他为师弟，他不愿意认我为师兄，惟今我之此来杭州，我有我的衷肠，与我师弟学艺的情由，你们是当然不知。今为海川你言语所挤，我是不得不明言了，若不然我怎么算的了侠客？”童林闻听接着说道：“老侠客何妨说说，也叫童林明白明白。”北侠被童林这一问，只得咳了一声，说道：“童海川若要问我师兄弟当年学艺之事，你且听了！”童林说道：“请讲！”北侠遂站在擂台之上，不慌不忙的就把当初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童林将北侠所说的一片言词听得明白，这才佩服北侠，虽然童林听明白北侠之话啦，阅者诸公，可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表：北侠他本是祖居宣化府，秋林寨的人氏，这个村子当年是很兴旺，合庄有两千多户人家，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村庄里头是日见萧条。后来本村正

村副，约及同庄父老大家商议，打算要请一个风水的先生看一看，本庄受了什么节制。果然大家议定用钱请来高明风水的先生，看看本庄的风水，赶到把风水先生请来一看，这位风水先生出的主意，言说本村的风水很好，就是缺少一个关帝庙，东村口有一座红马关帝庙，西村口再修一座白马关帝庙。可以镇住你老的庄子南面两条土龙，免得本庄的风水被冲。村中听了风水先生之言，果然集资在西村口修了一座白马关帝庙，那么关帝所骑的马匹，红的还是白的呢？皆因东村口原有一座红马关帝庙，其实庙倒修对啦，只是把马塑错啦，论起来还是白的对。就是关圣贤的脸谱儿，也不是红脸儿，要按着如今说，有到过山西的知道，到山陕地面，供奉关帝都是黄脸儿。皆因在后汉时，关夫子由陕西推着一辆车，行至在如今少林寺的前面青龙涧，这个地名儿，属河南登封县所管，关夫子行在此地，正值天气炎热，满面汗流，走至在青龙涧将小车放下，借溪水洗脸，又兼着被太阳晒的满面发赤，又一洗脸到此方才变像黄脸膛，变的也不红脸儿，要按着梨园后台脸谱儿说，这个名儿叫作堂脸儿呢，就是佛教家家所供的家堂佛。关夫子这么看叫作堂脸儿，所骑的马，实在是白的。实在是白的，可不是真正白马。这里面亦有一个说辞，真正白马，世界上没有，古时八骏倒有一匹，这个马生就的周身上下并无一根杂毛，连鬃尾、带嘴头，满都是白的，那才是白马呢，这个马满要是白的，黑鬃黑尾，自然是由鬃至尾在脊背上一道黑线，这个马就不能叫白马，名叫银叫驹。如若白毛上长黄毛梢儿，可就不能叫银叫驹啦，那么叫什么呢，这个名儿叫汤骉驹。若要是白马黑鬃黑尾，脊背上一道黑线，马腿由膗膝往下俱是黑毛，膗膝的上面有黑道儿，形若蚂蜡腿

相似，这种马又当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叫亮兔骅。要毛梢子发青呢？就叫草兔骅。真要是白马四条黑腿，膪膝盖上有黑蚂蜡腿的道儿，黑鬃黑尾，脊背上一道黑线，白毛上一身的红毛梢，还得金眼睛，那才是真正赤兔马呢，乃是关帝所乘，可就是这种毛色的马，少见难得。列位说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这么唠叨呢？不然哪，所以在下观看各关帝庙，塑关帝的坐骥，俱是红马，岂不是将马的毛色塑错，姑且志之，以待高明讨论，在下因有所感，故而唠叨这么几句，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皆因是东村口红马关帝庙原有住持的和尚，这个秋林寨西村口，自由打修了这座白马关帝庙，里面并没有僧道住持。可有一件，你说风水真灵，自由打修了这座庙，这个秋林寨一天比一天的兴旺，过了四五年的光景，这个秋林寨居然成了个丰富的庄村。

正值夏令的时节，忽然间来了一位道长，用宝剑背着一个大包袱，来到秋林寨，就在西村口这座庙内打坐。这个老道长得像貌古怪，身量不高，身穿旧蓝布的道服，白袜云鞋，腰中系着水火丝条，伸出手来好像雕爪一般，生来的大堕子脸，大贲娄头，头顶上满谢了顶啦，只剩下两个白鬓角，惟有后脑海上面钱儿大的一绺白头发，挽了一个道冠，有算盘子大小。红润润的脸面，两道残眉，寿毫长可遮目，大鼻子头，双颧高耸，方阔海口，大地阁，领下一部银髯长过于腹，根根见肉，相衬着厚嘴唇胭脂似的一般，目光炯炯有神，看着透出来的古怪。这位仙长，自由打在庙内打坐的那一天，工课很不小，每到夜间点着一炷香，围着村庄整整念一夜的平安经，顶到天亮的时候他方归庙打坐，每日夜间皆是如此。所有本村的人看着老道很有公德，故此村中念其老道与本村很

作了些公德，这村中就有好事的人，大家给他凑集，一升二升的粮米，因此老道得以糊口。日子一长啦，本村子东头村正王焕到庙内闲游，见老道在大殿的前面练武术，看老道虽然年迈，打出来的拳，真透着有劲。村正见老道练武术，倒是很喜欢他，因向仙长说道："道爷，你老人家的道号，怎么称呼？"仙长闻听说道："阁下若问贫道俗家姓谷，双名道远，江湖人送外号知机子，出家的时候，我的恩师，熟于武术，皆因传授我的艺技之法。皆因今日闲暇无事，我在此练几趟拳，不想叫阁下看见，这叫是当面献丑，你老可别笑我拳术不精，叫你老见笑了。"王焕见老道说话和气，遂说道："仙长！适方才我看你老拳脚很精，受过高人的传授。如今正在康熙年间上元甲子，人人好练武术，你老人家既有这样武术的工夫，何不在此村成立一个把式场子呢？一则你老也是份公德，再者本村庄少年子弟也免得荒芜废学，你老想我说的这个主意好不好？"谷道远闻听叹息着说道："贫道皆因我看贵村庄风水很好，中年子弟长得俱都英俊，我倒有心在此地设立一处把式场，怎奈无人与我介绍，谁家子弟肯来与我习学？就是我有这份心，此时也难以实现。"村正王焕听仙长之言，微然含笑，说道："仙长！你老既肯慈悲，这个事情，我给你老办的到。现在各村庄有武学把式场子，惟有我们这个秋林寨没有，并非是本庄子里头请不起教师，皆因是没有高明的教师，我们村内不敢请，我皆因是大家看得起我，叫我当这们一个村正，我要出头一提倡，这个事没个不行。只要是你老愿意，我情愿意尽这个提倡的义务，这个事你老交给我办吧。"谷道远闻听，遂说道："那么你老就多受劳吧！"王焕点头应允，与仙长告辞，够奔村庄，为是约集村中的子弟，好振兴提倡村

中的尚武精神，其实他可不知道这个老道来历。书中代表：这个仙长原籍是宣化府的人氏，自幼出家为道，受过高人的传授，要论武术天下第一，到如今升为剑客，自己有意隐避于深山，与草木同枯，修得飞升羽化，离魄夺舍，为大罗金仙。怎奈自己怀揣武术的绝艺，又不肯埋没山谷，恐怕武术后来失传。因见秋林寨，风水很好，少年的子弟清俊，自己动了怜才惜士之心，这才以募化为名，在此设立武术把式场子，打算教一、二个得意的门人，尽传其术，然后再为隐遁。又兼着王焕从中的维持，就在庙里头集聚了二、三十名村中的少年。仙长打算择良者而授教，一看这几十名徒弟，并没有成材器的，日子一长了，也搭着秋林寨村子里头住户多，净说财主就是五十多户，所有的少爷都在庙里头练武。谷道远又命财主家中的少爷，把他们家的大车套上，拉了几车黄土，把庙里头的院子垫了个坦平。又买了一付水筲，以至扁担、扫帚、竹耙，所有打扫院子的物件，一概置办齐毕。这些个物件，俱都是大众徒弟们凑钱买的。谷道远临到教武术时候，量材而教，这也是仙长的一份难处，皆因是良材难得，虽然是徒弟们多，够资格的很少，倒是有长的好的徒弟，并非是脸上长的好看哪，就是身体长的合格，这个徒弟长得虽然够资格，可不敢传授他绝艺，皆因他秉性刚暴，若要把绝艺传于他，轻者与师傅惹祸招灾，重者在外面遇见高人，必得丧命，这一种徒弟不能传真正的实学。这徒弟之中也有秉性生的好的，虽然他脾气好，他身体又长的不合格，就是打算传与他绝艺，他也练不了，也不过是枉费心机，看起来实在教徒弟的这条道，也是很难哪。共总再说一句，可见得良材难取。虽然现在庙内徒弟比原先人多，内中就是有两个人可以传与他

绝艺。头一个就是本村子开豆腐房的掌柜的秋宝善之子，名叫秋田，年十八岁，秉性温和，为人谦恭和蔼，虽然他的脾气好，可就是身量矮一点，是个五短的身材，腰腿均属够格。为人寡言笑、喜默好静，仙长在他身上倒是很注意。还有一个就是秋林寨东村口，红马关帝庙里头的小和尚，名叫法禅，皆因他师傅圆寂了，他住持这个庙，他也跟随仙长练习武术，虽然他的年纪小于秋田，他的身体可是胖大魁伟，秉性粗烈，就是他在庙中练武。平素的时节，他不服他的师兄弟，就是身体够格，仙长皆因怜才的起见，在他身上也用一份心，传授他劈挂掌的工夫。这个劈挂讲究打三环套路，辘轳反车，何为叫劈挂掌呢？就是将胳臂抡起来向敌人一劈，人家一接他胳臂，他往回一挂，两只胳臂运动开了，就像风车子一般，双劈如铁，敌人难以近身。皆因他的臂力大，仙长才传授他这一门的武术，只因秋田身小力薄，仙长传授他的罗汉拳十八趟。所有别的徒弟身体不够资格，仙长传给他们的是花拳，什么大红拳哪，小红拳哪，六合拳的趟子，可是使出来的时候好看，可要是与人动手的时间，招数可就显着慢啦。还有一样，这些个徒弟只可传授他们这几趟，真要是传授他们真工夫的拳，他们也练不了，这句话怎么说呢？诸位阅者有所不知，自古及今也是这个道理，但凡练武术的，比如在把式场子学艺，恨不能多练几趟拳脚。岂不知这个练武术大不然哪，拳脚要是练多了，俗语有句话：贪多嚼不烂。不用说很多了，就是一趟拳，只要是吃工夫的拳脚，一趟拳可为终身之艺。就是练平生一世，也不准练成了一趟硬拳。何为叫硬拳呢？就按如今说自锤拳、太极拳、八卦拳、形意、六大开、（六大开一名又叫开门拳，正名字叫作少林一步拳）这些个拳皆都是

硬拳，那一套练上一辈子不准练到灵略二字的精华。因此练武术千万不要多，只要能以把一趟拳练精，天下可无敌手，无非书说在这里单单的点缀，高明自知。

因此仙长按着择良授教的主意，传授秋田与法禅和尚。仙长所最注意于秋田就是早晚用工。临散场子的时候，仙长谷道远叫大众徒弟们回家休息，当着众位徒弟向秋田说道："秋田，他们回家你可别走，你把庙内把式场子打扫干净，然后再挑上几挑水，把院子泼成了水花，再挑一挑子水泡着水筲，你再把大殿之内打扫干净，然后你再回家。众徒弟们见老师把秋田留下，做这么些个苦工，不问可知，我们家里都有钱，到了秋后的时候，我们在老师的面前都有供献的钱财。惟有秋田家中寒难，连练武他都不孝敬老师。不问可知，老师故意的罚他做苦工，何如我们有钱的回家可以休息。众徒弟们大家背地里纷纷议论，他们那里知晓仙长别有用意。惟有秋田这个人，奉老师的差派，情愿不辞劳苦，先用竹耙把场子里头铺的黄土搂平，然后挑了水来，用洗脸的盆均都泼成水花，再挑一挑子水，把水筲放在大殿之下，用这个水泡好了水筲，遂即把大殿之内打扫的干干净净，俱都收拾完了，恭恭敬敬站在仙长的面前，遂说道："弟子奉师命将大殿内外收拾齐毕，师傅还有什么分派？"谷道远看了看秋田说道："秋田白昼之间，我传授你那一招，比喻旁人向你头部用右手掌打单风贯耳的架，一掌向你腮额打来，你应当怎么敌挡？"秋田闻言一楞，说道："师傅，弟子并没有招数遮架，只可挨打。"谷道远说道："你这个东西可恶！你练了会子武术，难道说你就没有招架的能力吗？待为师告诉与你。不怕他右手掌向你的耳边打来，你千万不可心忙意乱，你把气往下贯于丹田，见

他的掌到，你只把左臂往回一屈，他的手自然打至在你的胳膊上，你这个左右手俱都闲着呢，迎着面你愿意打他那里就打他的那里，这就是武术之中的招数。可有一样，我告诉你这一招不准告诉别人，你要告诉别人，那就是你自己不能盛艺，我可就不传授与你啦，你要牢记在心头。”秋田唯唯而退，遂说道：“谨遵师命！”从今日为始，临到晚间散场子的时候，必然把秋田留下，叫他先收拾院子，仙长然后看无人，必要传授秋田一招，这个日子可就长啦，一转瞬就是三年。所有庙里头的把式场子里面，众徒弟们工夫也都练的不错啦，仙长叫他们彼此的过招，惟有法禅与秋田他们两个人在一处过招，（过招就是两个人打对手拳，谁有能耐谁打谁，正名叫擦拳比武）惟有法禅与秋田一动手，法禅就输于秋田的手下，因此法禅背地怨恨恩师，与别的徒弟们时常的言讲：“秋田一文钱也不孝顺老师，老师反把武术的精华传与秋田，咱们大家，平素孝顺老师，老 师可不将真能为传与你我，这明明是咱们大家拿着钱养活着老师，供给秋田练武。要像作老师的如此不公，一样的徒弟，传授他的真能为，不传授咱们，要像这个样儿，我不管你们，你们大家练不练我不管哪，反正我是不愿意练啦，犯不上拿着钱供养别人。”法禅将话说完了，这些个徒弟一想法禅师兄说的有理，那个就说我不学啦，这个就说我不练啦，徒弟们大家一个个忿忿不平。但凡把式场子里面，就怕有这一种徒弟，若场子里要有这们一个，这个把式场子，是不用打算长久。这一种人，他不明白教场子老师傅的难处，若要是明师教武术，你这一招练不好，他绝不再教第二招。这个理想在那儿呢？这就是当教师的为保全自己的名誉，如若是把徒弟教好了，若要打拳的时候，是一手一

式、抬腿动脚，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能够滚肩折腕，脚底下打钻，眼往四外看。以上这几样儿，俱是练武术的毛病，只要犯了一样儿，就是不如不练，所以不与徒弟多教招数，教的这一招若要练不好，不用惦记着练第二招，这就是教师的难处。往往的习学武术徒弟们，总想着要多学，其不想常言有一句话：贪多嚼不烂，不怕练一套拳为一生之长技，那么难道说一辈子练不会一套拳吗?并非是一辈子练不了一套拳，皆因是拳内的精华难求。精华就是拳中的用力发劲难找，所以才说一套拳内的招数练一辈也难以追求到家，非得日夜的苦攻，昼夜不停，如同中了魔的一般，拿着他当正当的营业相似方才有效。因此仙长皆因看徒弟们不够程度，不敢多教，方才落了法禅他们大家的含怨，只因他们背地里三三两两的议论，说师傅将绝艺传授秋田，不肯传授我们，由此大家不断的口出怨言，虽然是这么说，其中就有向灯的向火的，这其中就有向着老师的，暗地里告诉老师谷道远说：法禅在暗地里含怨，皆因是师傅不多传与他们武术。仙长虽然听徒弟们回禀，向历不以口舌为是，不能听弟子们一面之词，不论什么事情，必要亲自眼见方才为实，可虽然是这么说，仙长可就留上心啦。这一日清晨，徒弟们练完了工夫，散场子的时候，法禅候着众师弟练完了，出离山门，他未提防老师在后面相随，他们将才行在庙的东边墙角之下，法禅遂止着步向众位师弟说道：“你们大家今天看见了吗？适方才秋田与我动手之际，他的招数与你我大众不同，可见得师傅授他武艺，教给咱们就是闹着玩的一般，要照着这个样，明天我就不练啦。”法禅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后面有人叫道：“法禅！”和尚扭回头一看，可吓了一跳！非是别人，正是老师傅谷道远，

其实仙长早就将法禅所说的话听明白了。心中暗想：似乎法禅这等行为恨师怨弟绝不能容，不如将他赶出山门免生他故。因此仙长想到这里，遂叫道："法禅！"法禅扭项回头，看见是恩师，遂规规矩矩的一站，不由得脸上发赤，遂说道："师傅唤弟子什么事？"仙长含笑说道："法禅！我这个师傅也不能配有你这么个徒弟，我这庙里难住你这个真龙，明天你不必在我这里学习，你另投别的名师去吧！"说罢，转身形进庙去了。法禅此时被恩师赶出山门，是含羞带愧，他不但不说自己的错处，他反倒羞恼变成怒，迁怒在秋田的身上，自己心中一想："虽然秋田比我武艺高，师傅传他不传我，我必要由此投名师访高友将武术练成，誓必将秋田战败，非要争这一口气不可。自己就把这个主意拿定，自己一赌气子回到庙内，暗中留心把他师傅广慈和尚的积蓄，纹银四十两偷出来，作为路费，为的是拜名师访高友二次学艺，将技艺练成誓必与秋田一决雌雄。论起来法禅和尚不思己过，与秋田恩来无义，反来为仇，因此小人的行为，你说天相凶人。可巧误走云南府昆明县城北李家庄，巧遇李昆，遂与李昆为友，就是他所学的能为皆是李昆的亲传，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单提的是仙长谷道远，自由打发了法禅赶出山门，于第二天清晨众徒弟俱都到齐，当众宣布法禅恨师怨弟，口出怨言，所有屡次的罪状，并非是为师不慈，只皆因他的秉性骄奢过度，此人若要传与他真能为，得志必骄，骄则生慢，慢则必败，若不遇见高人便罢，若遇见能人，轻者必然带重伤，重者就有性命的危险。你等千万不可与法禅学习，从此你等要谨守练武的规矩。"众徒弟一个个说道："不劳师傅嘱咐，我等绝不敢与法禅学习他的劣迹。"仙长把话语交代明白，你说也倒好，

自由打法禅这个徒弟被赶出庙，这个场子里面真是一点儿风波也没有，早晚徒弟们用心练习武艺，非止一日。

这一日清晨众徒弟将拳脚练完，场子已散，各自归家用饭去了。惟有秋田不走，场子收拾干净，又把大殿打扫完了，恭恭敬敬站在老师的身旁，口中说道："师傅您还有什么吩派没有？若没有什么事，弟子好回家吃饭。"仙长谷道远闻听秋田之言，遂说道："事倒是没有哇！明天我要放一日的假，只因我朋友家有喜事的应酬，你来看我身上这件蓝道袍，太已旧的不堪了，你在本村中最熟，你可以与我借一件新点儿的，我借穿一天，我穿完了后天再与人家送回去，你可能办的到吗？"秋田将师傅的话听完，口中说道："师傅之命岂敢违背，今天弟子去借，不误恩师明天穿就是了。"仙长闻听说道："既然如是那么你就回家去吧。"秋田答应一声是，转身出离了庙门回到自己家中。正赶上他父亲秋老儿夫妇将才用饭，秋老儿见儿子秋田回来的太晚，遂问道："你今天怎么这般晚才回来？莫非你师傅有什么事吗？"秋田向他父亲说道："倒没有别的事，只因我师傅明天放假一日，有喜事的应酬，命孩儿与他老人家借件道袍，明天还要等穿，因此儿回来晚。"秋老儿闻听，遂向秋田说道："既是你师傅命你借道袍去，你吃完了饭就赶紧去借去吧！别误了他老人家穿。"秋田听他父亲吩派，不由的皱眉说道："你老人家说的倒容易。道袍孩儿那有地方去借？奈因我师傅身量太矮，那里有那么短的可体的道袍呢？"秋老儿一听，自己孩儿说的也对，遂说道："我倒有个主意，莫若咱们与你师傅做一件道袍。你想好不好？"秋田闻听，皱着眉说道："做倒是容易，咱们家里那有钱？"秋老儿听着点了一点头，遂向秋田说道："孩儿呀！你太糊涂，

自由打你在庙里与师傅学艺，三年多的光景，你连一文钱也没孝顺过你恩师，你师傅也没与咱们爷们要过什么，难道说咱们与你师傅，就没有一点儿好心吗？咱们家虽然没钱，不是有两套豆腐的本钱吗？咱们先拿这一套豆腐的本钱，度量你师傅的身体买布，拿到僧衣铺去花几个手工钱，千万别误了你恩师明天穿。”秋田一听，心中欢喜，知道父亲体恤儿子，成全自己练工夫，这才跟他父亲商议明白，拿着一套豆腐本钱，到布铺中去买布，买了些个蓝布，又买点儿青布，为是做道袍的大领用。将布买好，找着僧衣铺，度量着他师傅的身体，把道袍裁好，明天清晨还要用，僧衣铺的掌柜的也说的好，半日的工夫岂能做的得呢？只好就得打个夜做，没有别的你得多开过一份工钱，秋田只得点头应允，先把工价开付完毕。秋田复又说道：“工钱多少倒不要紧，千万不要误了明天早晨穿。”掌柜的闻听说道：“你放心吧！明天绝误不了事！”秋田将话说完，这才回家。顶到晚上到庙内仍然用工，顶到散了场子仙长告诉众徒弟明天放假一日，众徒弟听说明天放假，各自归家去了。单表秋田回到家里，一夜的觉也没睡好，恐怕的是道袍做不得，耽误了师傅穿，次日天一亮，赶紧起来，先禀明他父亲，自己将门开开，出离豆腐房，够奔僧衣铺而来。就把僧衣铺的门叫开，一问掌握柜的道袍做好了没有？掌柜的向秋田说道：“做到后半夜方才赶得。”说着话把道袍拿出来，交与秋田，秋田接过来双手捧着，赶奔关帝庙。到了庙前山门早就开开啦，进了山门够奔大殿，就见他师傅在大殿上闲立，大概是刚用完了工，来到师傅面前，口中说道：“师傅！弟子我给你老人家借了一件道袍，不定你老人家穿着可体不可体？”仙长闻言，遂将道袍接过来往身上一

穿，正正的可体，遂说道："这件道袍为师穿着正好，明天我穿完了，你再与人家带回去就是了。"秋田闻言只得与恩师告辞回家。一天无事，无非是晚间自己在家中，把工夫熟练熟练，顶到用完了工自己安歇睡觉。第二天清晨，自己早起来，来到庙中，一看老师早就回来啦，就在这个工夫，师兄弟也都到齐啦，大家彼此用工，将拳脚练完，到了散场子的时候，众人全都回家用饭去了，惟有秋田仍然是把场子收拾干净，又把大殿之内打扫已毕，来在师傅的面前，口中说道："师傅没有什么事弟子要回家用饭去了。"仙长含笑说道："秋田！为师有一件事对不起你。"秋田带笑："你老人家有什么事对不起我呢?"仙长叹了口气，说道："秋田你与我借的道袍，只皆因我到朋友家道喜，晚间朋友烦为帮着坐夜，看着喜棚，可巧来的亲友们大家赌钱，内中有一位推牌九，大家叫我帮着配注，我想几个铜钱的玩要，也算不了什么，整整押了一夜的牌九。顶到天亮我整输了一吊六百钱。皆因我没有钱还这笔输赢帐，我方才把你借的这件道袍暗暗的当了两吊钱，还了人家一吊六，我还剩了四百钱，今天早晨我才回来。"说着话将当票子拿出来，交与秋田。口中说道："你家中若要有钱，先与人家赎出来，过两天我有了钱，我再还你。"秋田闻听，笑嘻嘻的伸手把当票子接过来，遂说道："师傅这点小事你老何必这样，待弟子与人家赎了回去，何必你老人家还我钱做什么?弟子这点儿孝心就没有了吗?"说着话笑嘻嘻的与老师告辞回家。

自己来到豆腐房门首，就见他父亲在屋中收拾碗盏家俱，秋田赶紧走至面前，伸手将当票子献与他父亲面前说道："这张当票就是咱与师傅做的道袍，叫我师傅给当啦。"秋老儿闻

听，遂问道："因为什么当了呢？"秋田站在父亲面前，遂将师傅典当的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秋老儿复又说道："那么这个当票你打算怎么样呢？"秋田向他父亲说道："这也没有别的，多早晚我师傅再想穿的时候，咱们再想法子赎就是了。"秋老儿闻听摇头说道："不行！倘若你师傅晚间要穿，当铺上了门。你怎么办呢？"秋田听他父亲之言，不由的一愣，秋老儿复又说道："我倒有个主意，虽然咱们家中没钱赎，你不是两床被褥吗？我那里还余放着一床，拿你一床被褥我一床被褥，这两床被褥还顶不出一件道袍来吗？为的是你师傅要用的时候好方便，你师傅待你这么好，你也没孝顺过你师傅。古人有云：富人报之以财，贫人报之以义。就说你孝顺孝顺你师傅，也不为之过，虽然你我父子家寒，就得以义报之。"说罢，令秋田赶紧拿着被褥将道袍顶赎出来，秋田听他父亲之言，果然就拿着两床被褥，把道袍顶赎出来啦，存放在家中，预备恩师借穿不必细表。天天够奔到庙中，仍然学习武术。日月穿梭，光阴荏苒，不觉的又有一个月有余，这一晚间散了把式场子，秋田仍然按以前的规矩，俱都收拾已毕，秋田站在老师的面前，口中说道："恩师还有什么事没有？"谷道远向秋田含笑说道："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明天我还有个喜事的应酬，前次你与我借的那个道袍，我穿在身上正好，你还能与我借的来吗？明天我再穿一天，可能行吗？"秋田闻言说道："师傅，你老人家稍为候一候，待弟子与你老人家借去。"说着话转身形出离关帝庙，一直跑到家中，见到父亲把话禀明，将道袍取出来，秋田拿着道袍出离豆腐房，一直跑到关帝庙，进了庙门来到大殿，双手将道袍献在师傅面前，口中说道："师傅你老人家看，弟子将道袍与你老借了来啦。"仙

长说道："很好！"伸手将道袍接过来，放在旁边，随手将旧道袍脱下来，又把新道袍拿过来，穿在自己的身上，越看越可体，遂问秋田说道："你在那庙里与我借的这件道袍？怎么我穿着这么可身体呢？"秋田闻听说道："师傅我那里给你老人家借这样合身的道袍去？这是弟子与你老人家做的。"仙长闻听，不觉的愣然！遂说道："你家道艰难，那里有余钱与我做道袍呢？"秋田遂带笑就把与他父亲相商，用了一套卖豆腐的本钱，做道袍的情由说了一遍。仙长遂即又问道："那么着我将道袍典当，又用何款项赎出来的呢？"秋田又把他父亲出的主意，用了两床被褥，将道袍赎出来，以备恩师好穿，前后的情由，也说了一遍。仙长不听则可，听罢秋田的言语，脸上发出一种惨切，不知不觉的珠泪双抛，遂说道："家有慈父，外有孝子，何愁家道不兴，孺子日后不可限量。可有一件，为师对不过你呀！"秋田遂问道："恩师待弟子慈善，那一点对不过弟子，弟子不知，当面请示！"仙长接着说道："我且问你，你与我学习武术几载，你可知道吗？"秋田闻言，答道："弟子与恩师学习三载有余。"谷道远将秋田言语听明，遂说道："是呀！这三年的苦工，为师的一招真传未教，不料想你父子，家寒以义报我，就算你是我亲生之子，也不能如此的孝顺，所以为师对不起你。今日为师与你将话说明，我打算授与你绝艺，你可愿意吗？"秋田闻听，说道："师傅既欲赐教，弟子焉敢不学。"仙长闻听说道："好！你随为师这边来。"仙长将话说罢，转身形够奔自己的床榻而来，秋田在后面相随，临至在床榻之前，就见仙长由床榻之上，取过一个黄包裹来。双手捧着递与秋田，说道："我儿你将包裹打开，从古及今之绝艺皆在于此，我儿细看！"

秋田赶紧双膝跪倒，将包裹接将过来，放在自己的面前，将包袱扣解开，举目观看，却原来是一套书，黄雨缎做成的书套，上面并未写着书笺，打开书套观看，头一本上面书笺上写的是，混元一气法。打开书篇观看，里面画的俱是老人，也有站着的，也有打坐的，也有其形像比架势的，一篇一篇的往后看，也有画着龙的，也有画着虎的，还有画着一个女子，就仿佛在云雾之中，脚底下踏着许多的喜鹊。秋田越看，越看不明白，遂问道："恩师，这一本书何谓叫做混元一气？弟子看不明白，要与恩师请教。"仙长闻听，鼓掌大笑，说道："痴哉我儿！你要看的明白，那不是就有了道行了？此书为师尚有不能了解之处，若要将此书完全熟读，可能够称为大罗的金仙。不过我草草的与你说一说，日后练到那个地步，我必然细细传授与你。就说如今大凡练武术的，只知运用叫四肢八节外表的健壮，外表只为外丹，外丹虽然身体强壮，其实不知内丹先天有亏，虽是表面上挺好，先天若真气亏损，无可滋补。但凡练武术之人，倘若有了病绝无生理。这个话怎么讲呢？原因他将先天的真气运用在后天，先天原就损失先天的正气，岂不遇疾而亡，若不然，常言有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若要讲究熬刷筋骨，必须先用内气为补，然后用后天运用先天的真气，先后大合一，岂不是人体与天体合，天地如卵，人体混元，这就是修道的本源。所以古圣先贤留下的武术，原不为打人，也不为挨打，不过是保护自己的身体，补人身上先天不足，论起不过是一个道字。所以混元一气法，是武术之本源，先立其本，而后求末，因此有本末之道，人与天地同体，岂不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此谓不老之方。若得此术，何必效秦始皇，远求长生不老之药。此

即济世之良方，惜哉人不能学！今无非让你看看，日久定相授与你。再看第二本。”秋田闻言，将头一本撤去，第二本书笺上写着：易筋经拆解。将书篇展开观看，上面写着题目，头一个题目写的是无极图，第二个目录是有极图，第三个目录是太极图，第四个目录是五首，第五个目录，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六个目录写的是三元图说，第七个目录写的是十三单操法，第八个目录写的是自锤图法。揭开目录的篇往下观看，里面画着尽是练拳脚的式架。秋田看着又不明白，遂叫道：“恩师！弟子看不明白拳脚的双法，望恩师指教。”仙长含笑说道：“汝既不知，待为师说与你听。这一本易筋经，不过是拆解，若论起易筋经，乃上古轩辕皇帝遗留，直传到鬼谷子，鬼谷子传与无极真人孙膑，由无极真人相传至大明。洪武二十年有一位得道的高人，乃与天师同宗，此人名叫张三丰，与他族弟张景悦，在武当山修练。张三丰人称洞玄真人，他二人在山中运用混元一气，非用易筋经不可。怎奈易筋经招数太繁，因而拆改，按五行三才内含九宫八卦，五行名曰五首。三才分天、地、人、三元，三六一百八十招为一元。六九五百四为九宫，内藏八卦、十二手单操像。十个天干右日右月，当中一点此为十三式。地下有十二字跑大功，暗像十二个地支。外有三元是十八个字架，地下有十八趟摔子，摔子就是十趟地躺拳。此谓之上盘、中盘、下盘，是三盘的武功，这才是真正的三盘之法。自锤的图说，乃是太极图阴阳的两个点儿。若要将此拳之内的精华求出，可能称为陆地飞仙，何必还求皆在己身。此时不过大概说一说，你要练到这个地步，那时为师当倾囊相赠。你再往下看，”秋田遂将这一本拿起来放在旁边。下面这两本书笺上，写的是灵略图，翻

开篇一看，上面画着一个马猴，又翻篇往后而看，画着一双猛虎。再往后看，也有龙蛇，也有飞禽，不过是走兽飞禽虫诸灵动之物，绘画于书篇之上。秋田看着甚不明白，遂请示道："恩师！你老人家教徒弟学习武术，不知要此书谱何用？"仙长闻听，微然含笑说道："此并非是书谱，此乃是轩辕黄帝察天地之气候，访万物之灵动，唯观猴子最灵，他天然生来有三躲六闪之能力，因此指猿猴而留技击之法，为运用后天之用，复留黄帝内经以补先天之不足，名曰吸精导气之法，故后人称为洗髓经，原来说髓无经即此意是也。僧家称为吐纳之法，故尔先后天由此分之。此画图乃万物灵动，凡有呼吸之气者，皆有保自己生命的能力之一招。因此轩辕黄帝，察天地之气候，按四时八气，用在人身上四肢八节，访万物灵动之所长，用在人的身上，可以能护人身。人有万物之灵性，保护自己身体，可能强健筋骨气血流通。虽天地有不正之气，绝不能侵入身体，可能保护无灾病之危险，当年古圣运用先后天，原为自卫，遗留后世为不老之方，后人有肝胆者用于行侠作义，以致匕首穷途，暴虎凭河种种不鲜。我今草草说与你大意，尔后将技击之法学成，抱定肝胆侠义的宗旨，不可错用，即是为师平生之愿也。可有一节，没有昼夜的苦工，可难达到精妙的目的，尔可要好自为之。今日起，晚间散了场子归家用饭，用完晚饭回到此处，庙中无人，待为师传授与你，至到二更时分，汝不可回家，就在此庙里，为师傅授你打坐之法，于今夜四更，为师再为传习。顶到天光一亮，你那众师兄弟来到之时，千万不可练我所教的秘诀。你只可与他们练平常的工夫，跟他们随之而已，千万不可告诉别人知晓，汝若告诉别人，即是你心中不能盛艺，若叫为师知晓，绝

不再传授与你，皆因你无福无德，所有为师说的言语，你要牢记心头，赶到散场子的时候，你即刻回家，用完了饭，赶紧回来，待为师传授你闭目养神之术，打坐的坐功，你必须子午打坐，所为何来，这个事你必不明白。所以日夜的苦工，若子午心血不潮，人必受伤。因而日夜不叫你疏忽，为得是让你使的完完全全，此事必与你父先说明白，不可与外人知晓，因而日后你可以成名天下，你要牢记！牢记！”秋田听老师这一片痛切之辞，遂说道：“恩师既肯赐教弟子，弟子绝不敢违，弟子情愿顺行师傅所教，绝不敢泄漏半语。”仙长说道：“既然如是，回家去吧！晚间再来。”秋田只得与恩师告辞，站起身形将书奉与恩师的面前，自己欢欢喜喜的回家，来到自己的家中，秘密的将师傅所说之话，告诉自己的父亲，又嘱咐他父亲不准与旁人提说此事。秋老儿闻听，自然是暗中欢喜，遂又嘱咐秋田：“既遇名师，不可郊游旷工，务必认真学习，休要将机会错过。”秋田将此言语牢记在心。

顶到晚晌用完了晚饭，来到西村口关帝庙把式场子之内，就见师兄弟已然来了不少位啦。就见恩师挨次的传授，秋田也随着大众学习，顶到练完了，仍然众徒弟各自归家，惟有秋田不走，先将场子与大殿之内打后干净，然后在旁边垂手待立，等候恩师教训。就见仙长呼唤，秋田来至仙长的面前，就听仙长说道：“秋田，为师先传授你各种武术的架子，先将架子站好，然后再式练拳，这就叫万丈高楼从地起，水从源来树从根，站架子就是练武术的根基，若不将根基立好，岂能永久？”将秋田令他双足并立，直挺挺站好，两手下垂。仙长遂说道：“这个架式名曰无极图，由无极而生有极，由有极而生太极，天下武术皆从太极中留出。这个架儿又名叫祖架

儿，按拳经上有云，这个架式有两句断章，章曰："提顶吊裆心中悬，两膀轻松力自然。"这个架式万不可用力，首若悬磬目往前看，取其自然之力，站久能自己不知有自己之身，如系在云端之上，此为太极头一步入妙之境。若要将工夫练成，与人动手之时，能可以不知有己，不知有敌，往来自由，譬如身临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此谓之练神还于虚无，仍归于无极之地，此谓之无极图，尔不可轻视此法。"秋田只得领遵师命，顶到用完了工夫，仙长令他揉掌，散通身上下的浊力，此之谓揉气之法，按练太极二十四手揉掌，此为第一招。顶到天交二更时分，传授秋田打坐的工夫，无非传与他吸气、养神、打坐安眠。到了天交四鼓，仙长把他唤起来，仍然是站架子揉掌。等到天快亮啦，众徒弟们也就来啦，秋田遂已练完，仍随师兄弟们习练粗本的拳脚，直顶到散了场子，秋田方才回家用饭，用完了早饭够奔庙中，求恩师赐教，这个事情师徒隐瞒了一个严密，不知不觉转瞬间三年已过。秋田已经将三十六个大架，拆了三百六十个小架，又名叫单式。并将揉掌、撕掌、揣掌、掖掌、挤掌、暗掌、劈掌、托掌、撩掌、换掌、摔掌，各路单操的掌法均然练齐。脚法曲腿、踹腿、蹦腿、跨腿、劈腿、播腿、截腿、蹲腿、单磨盘、双磨盘腿、乌龙搅柱腿、十二趟阴截腿，各种的腿法。这两种工夫皆是单操，若没有单练的工夫，是绝不能行。这才仙长夜间将秋田带至庙外，传授他夜行术之法。这个夜行术的工夫，并非是通俗所说的，在地下剖坑兜土，往坑上头蹦，要按着那么练就是蹦的高，也就是在那一点儿地方蹦，那么怎么个练法呢？要按着练夜行术，有十二个架式，按着架式由跑字而发。比如年轻的人跑起来，若要跑快了，两条腿就仿佛悬

起来的一般，这还是没有工夫的人，若要按着夜行术的架式跑好了，若要窜房，就用不着垫步拧腰，无论多高的房，就可以跑到房顶上，若把十二个架式练齐，窜高纵矮，可能随意自如，这就是练夜行术的工夫。白昼之间闲暇之时，仙长与他讲论天下的剑客、英雄豪杰，那一位英雄姓字名谁，家住那里，他原是那一个门户的徒弟，手使什么兵刃，若要遇着他应当怎样的动手，他的那一招厉害，应当用什么招数破他这一手，仙长必要告诉秋田，倘若日后遇见之时，好让他留神防范。并传与他江湖的黑话，各行的市语，并说与他各种兵刃进招之法，秋田一一的记住。赶到夜晚之间，传授他夜行术已毕，将他带回庙中，教他练各种的兵刃，大枪乃百兵刃之祖，庙中有的是大竿子，遂传授他各样的枪法。把式场子除刀枪之外，别的各外门的家伙一概没有，仙长也会出主意，用木头作成各外门的兵刃，传授秋田学成，遂将木头兵刃劈碎烧火造饭，别的徒弟那能留这分心呢？练各种的技艺，俱都好练，惟有秋田的武术练成，头一样儿仙长得与他拆招，兵刃，仙长必要亲手与他递招。这两样儿还容易，惟有传与秋田发力，发力就是用拳打丹田的胎力，惟这一道很难哪。发力分为五种的胎力，打的就是肝、心、脾、肺、肾。比喻这们说，拳打到人身上用的是肺力，若用肺气打人伤痕，不至于甚重。若用肝气打人，一掌可能致命，若不然练武术家与人动手，讲究打的是手音，手音就是宫商角微的，若按金木水火土，肝心脾肺肾，所以总名就叫胎力，胎力即是内气，内气即是内丹。俗语常言：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此二语包括说髓、易筋，两部经书，此两句言语虽粗，其中深有意味，惜哉研究者甚少。仙长谷道远临到传授秋田发力，必

要亲自以身喂招，以身喂招，就是以身承受秋田的掌力，如若秋田发得力不对，重令叫秋田再打，多早晚秋田的手音打对，方算将此招喂成。就是这个样练法，秋田昼夜的苦工用心学习，也无人知晓。日子可就长啦！

光阴似箭，日月如流，转瞬间整整的二十年。仙长谷道远，意欲将自己平生所学尽传秋田，细一看秋田，秋田造化已至于此，再不能多学，看起来练武这一途，也得有福德和兼。无福无德，岂能深受文武两科的技艺，所以秋田有福得此奇遇，日后方得成名。闲言少说，这一日夜晚之间，学艺完毕，秋田站在师傅的面前，听候教训，仙长看着秋田说道："秋田，为师我实不相瞒于你，我的名字你是知晓啦，我的外号，江湖人称知机子，大家以剑客之名，抬举于我，其实我称不起剑客二字。只皆因我追求道家的奥妙玄机，欲要隐避深山，与草木同苦，修得飞升羽化离魂夺舍，把丹修成，可能为大罗的金仙。皆因我怀揣绝艺，不忍将此技艺埋没山谷，我行至在秋林寨，观看此村庄风水很好，必有英俊之才出现，我这才动怜才惜士之心，我意欲教成了几个徒弟，武术也可遗留后世，也免得外邦说我中国，为病夫之国，所以我这才在这个关帝庙打坐。可幸机缘凑巧，本庄的人不弃我残老，方才设立武学。据我眼光一看，所有的徒弟，俱都是无福无德，惟有你与法禅可传我术，不想法禅德行浅薄，自作的退出武学，惟有你，遂名叫秋田，我不知道你的心田如何？我这才以借道袍为名，略略试你心，不料想你谨奉孝道，心地诚实。我这才尽传我术，倾囊相赠。未想到传至于今，你的福德已至于此，再不能够多学，这就是我尽人力而听天命，我也不能再往下传，你也练不了啦。今夜我与你相商，从今以后，你

要踏我的足迹，积德修福，好好的用工，日后你的武术见长，也许不可限量，古人有云：道在人为修在己，日后都在你的行为上去作。本门户的规矩，我已经都告诉你啦，不过是色戒淫戒，不准打把式卖艺，日后你要传与徒弟，不可轻传匪人，谨遵侠义道的天职义务，急人之急，救人之难，济困扶危，这就是门户中的五戒，你要牢切的记在心中。你我师生一场感情，我也无有别物可赠你，惟有身旁宝剑一口，相赐与你，以作纪念。”仙长说话间，转身够奔床铺。由床铺之上，将宝剑取过来，站在秋田的面前，秋田赶紧双膝跪倒，仙长谷道远，双手将宝剑递与秋田，遂说道：“此剑出于战国欧冶子所造，至于秦始皇佩带此剑，曾背剑斩过荆轲，此剑传到于今，你师祖相传于我。此剑名曰辘轳，锋利异常，可能斩钉剁铁、切金断玉、迎风断草、吹发可过，真乃稀世之珍，无价之宝。为师心意中所爱，今割爱相赠于你，你可宝而藏之。”秋田闻言，跪在那里并不敢接受，开言说道：“恩师你老人家，虽割爱相赠，弟子不敢夺恩师心头之爱，恐怕无福消受。”仙长闻言，说道：“我看你堪称此宝，故此相赠于你，此剑虽佳，可惜就是尺寸太长，你将此剑带回家中，不可轻示于人，定要严密的收藏，你不必推辞。”秋田闻听，只得跪而受剑。又听仙长说道：“今夜天际已晚，我还有许多的言语，你将此剑带回家中，明日你早来，我还有要言，与你相商，明日你来的时候，为师最爱吃你们豆腐房的豆腐，你拿个碟用油盐给我拌一碟子来，还有白酒一壶，你再与我买四个烧饼，就算你与我饯行了。你此时暂且归家休息，明日你我师生再谈，快快回去吧！”秋田听师父一片教训，只得站起身形告辞，携剑归家，赶到了豆腐房，自己叫开了门，听了听外面村庄上，已

至三更的时分。此时秋老儿见儿子回来，把门上好，遂问道："秋田，你今夜因何回来这么晚呢?"秋田赶紧就把老师赠剑分派的言辞，告诉他父亲一遍。秋老儿闻听，叹息了一声，说道："得遇恩师你这小子有福啊！天气不早了，你去早早歇息去吧，明日清晨我率领你一同前去谢师一行。"父子们各自就寝，一夜晚景无事。次日五鼓起来收拾酒菜，用提盒盛好，父子们嘱咐好了家中，这才够奔西村口关帝庙。来到庙前一看，庙门早就开啦，秋老儿率领秋田，来至里面大殿，用目观看，可把父子吓的呆呆的发怔，就见大殿之内，不用说是仙长谷道远，连所有的东西，一概皆无。父子们看着心中明白，明知道仙长是世外的高人，借此遁迹他方，真可称得起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父子们看着大殿之内，怅然良久。惟有秋田似有所失，怔够多时，师生因情之所感，秋田的眼泪不由的如泉而下。还是他父亲秋老儿说道："既然你恩师远走，也没有地方寻找他老人家，只可你望空一拜，随着父归家。"秋老儿将话说完，随着下拜，秋田也在后面跪倒行礼，口中说道："为弟子不能远送恩师，恕弟子不孝之罪。"父子们悲叹而归，照旧做自己的买卖。秋田刻刻用工，熟练自己武术的工夫，秋林寨自此西村口，关帝庙把式场，可就没有啦。秋田秋佩雨，只因父母年迈，不敢远离膝下，只在家中侍奉晨昏，早晚尽孝承欢。秋田实在指望二老双亲，永延高寿，怎奈秋老儿年迈，又兼着幼年的操劳，终日里灾缠病绕，上年岁的人，如何禁得起，一病卧床不起，秋田各处延医调治，医药无效也是枉然。忽然一日其父病至危险，秋田赶紧预备寿衣，那里有钱哪?只因村中人，都知道秋田是个孝子，大家添费相助，已至秋田将衣衾棺木预备好了，老人家就不行啦。秋田的母

亲郝氏安人，在素日就多病，今见丈夫病至危笃，一着急，早就支持不住。秋田在外面请来的亲友，大家帮助把寿衣与他老人家穿齐，放在床板上停好，老人家这口气才断。秋老儿自此呜呼哀哉！身归下世去了！秋田痛哭不止，欲死泣血稽颡，众亲友相劝，又有在关帝庙同学的师兄弟摊资相助，这才唪经发引。秋田总算把自己的天伦大事，原葬埋于祖坟。秋田全身的重孝，侍奉萱堂老母，无奈他的娘亲，年已七旬有余，年老的人早就有病，又痛失夫君去世，悲哀过伤，秋老儿未出殡之时，早就卧床不起。秋田办完了这件大事，买卖也不能做啦。只得在母亲的床前床后煎汤熬药，日夜的服侍，已至割肤疗亲，怎奈他娘亲的阳寿已至，难为秋田求亲赖友，至于衣衾棺椁俱都是齐齐整整，把他娘亲埋葬与他父合葬，祭之以礼，葬之以礼，痛尽其哀。把双亲葬埋事毕，遂将豆腐房出兑，破产还债。事情均已办完，还剩了几个钱，并有恩师相赐的一口宝剑，与随身的衣服，用芦席在父母的坟茔之侧，搭了一座窝铺，又在里面铺好了稻草，遂在里卧，守灵墓三载。这三年之内，秋田欲要饮食，先祭父母之灵，然后食之，这三年寒暑之内，日夜练武的工夫不停。

三年孝期已满，遂买来的冥纸冥钱，就在坟前烧化，痛哭了一场，将孝衣脱去。自己收拾了一个小包裹，携剑闯荡江湖绿林道，走遍天下各省。只皆因自己像貌，长的像个老寿星一个样，这几十年已然自己年迈，江湖上遂送了一个浑号，人称南极昆仑子，又称北侠，因此天下绿林的英雄，没有不知道老人家盛名的。所以自己年纪高迈恋土难移，遂回归宣化府秋林寨。来到秋林寨，先拜会众亲友，然后自己求亲找了一个地方，设立一个把式场，打算要教授传徒。这么

一来，本庄上才知道秋田的武术精奇，受过剑客传授，大家俱都与他奉荐徒弟，这个把式场子可就兴盛起来了。内中有邻村蓝家寨，有亲弟兄三个人，一个叫蓝田宝、一个叫蓝田玉、一个叫蓝田璧。这三个人家中是个大财主，弟兄三人，不但练工夫用心，而且孝顺恩师，天下无比，皆因老师秋田，家无恒产，弟兄三个相商，于老师盖房置地，秋田是再三的相拦，无奈拦阻不了，这就是秋田孝顺过老师的果报。最后收了一个徒弟，他原籍是浙江钱塘县人氏，姓潘名龙，字表鸿鼎，在家中因事，逃至在宣化府秋林寨，皆因他家中也是很丰富，自幼好练武术，只因他闻北侠之名，竭力的恋求，北侠不得已将他收为门人弟子，遂传授他的技艺，以至他的艺学成，奉师命归家。后来潘龙在杭州开设飞龙镖局，他曾与他师傅来信，老侠客也曾到过杭州，与他贺过新张之禧，潘龙对待恩师倒是十分的恭敬，自由他师傅回归宣化府秋林塞，潘龙是三节两寿礼物无缺，来往的书信不断，师生感情也厚。如今秋老侠客在家中纳福，又收了两个小徒弟，是本庄子上的人，亲弟兄哥儿俩，一个叫高清、一个叫高悦。老侠客在家中无事之时，传授这两个弟子，蓝氏三矮时常在老师的面前请教，北侠到如今倒是个乐境，所有外面的闲事一概不管。这一日老侠客，正在大厅之内闲坐，五个徒弟在两旁垂手侍立，听老侠客讲究武术的要素，就在这个工夫，自外面进来一名家人，站在老侠客面前回话，说道："启禀老侠客得知，外面有杭州飞龙镖局，你老的徒弟潘龙，打发来的长子携带书信，前来面呈老侠客。"北侠一听，原来是金角鹿潘震，遂说道："你到外面把他叫进来。"家人听老侠客分派，转身才出去，工夫不大，就见家人把帘笼高挑，由外面潘震进来，手

中擎着书信。来在老侠客的面前，双手将书信向上一递。北侠伸手将书信接过来，潘震往后一退，跪倒行礼，口称“师祖在上，小孙潘震奉我父之命，给你老人家叩首，并有书信上呈，请师祖拆看。”北侠遂一摆手说道：“我孙免礼。”潘震往旁边一站，垂手侍立。北侠将书信拆开，不看则可，一看书信，遂率众徒弟赶奔杭州县高会侯廷，才把个杭州闹的地动天翻，热闹的节目，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释前嫌贝勒了争端　探贼踪陶润献计策

前文表的是金角鹿潘震，奉他父亲潘龙之命，持书信赶奔宣化府秋林寨，面见老侠客秋田秋佩雨，当面投递书信，奉请老侠客驾至杭州府镇擂。老侠客将书信展开观看，自己明知自己的徒弟潘龙，素日仰仗师傅的名誉，在外面免不了招摇是非，又想了想金龙镖的黄灿，也不是良善之辈，自己又一转想，莫若我到杭州一趟，倒要看看他二人谁是谁非。故此老侠客，把主意拿定，先打发潘震回杭州，告诉他父亲潘龙，就说我随后就到，这才叫金角鹿潘震，首先回归杭州报信。北侠约同蓝氏三矮，他这两个小徒弟，师徒六个人，将家中诸事安置停妥，这才一同起身，赶奔杭州而来，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在杭州，到了钱塘门外，西湖岸中天竺街飞龙镖局的门首相近，就见镖局之内潘龙率领众英雄前来相迎，潘龙见恩师已到，迎着面跪倒叩头。北侠冲着徒弟稍微一摆手，然后与众雄相见。大家这才将老侠客让进镖局，来到上房之内。大家与老侠客叙寒喧已毕，北侠这才将潘龙叫过来，问问杭州立擂之事，因何而起？潘龙遂站于师傅的面前，就把当初为争鱼业公司，在杭州府，当堂批准，立擂百日的情由说了一遍，复又将头次开擂，童海川掌打自己师叔法禅，张口吐血，因此止擂。今老师到此，弟子遂将师叔送回八卦山，将养伤痕，尚且未敢开擂，打算与老师相商，听师傅的主张。北侠闻听，遂点头说道："潘龙你与黄灿

立擂之时，金龙镖局由镇东侠至此，可曾派人从中排解过吗？”潘龙闻听，急忙禀说道：“恩师要问，自打开擂前后，镇东侠到此并未遣人与两造说和，自由镇东侠至此，两方面就定日开擂啦。”北侠闻听，遂又问道：“潘龙，我且问你！金龙镖局现有何人在此镇擂？”潘龙遂就把金龙镖局，约请一干众侠客英雄名目，详细的说了一遍。北侠闻听潘龙之言，沉吟半晌，心中暗想道：我此次来到杭州，并非是向着我的弟子，原本我的本意初心，也是愿意两造和平。就说头次开擂师弟被打，也是他相迫镇东侠太急，无理的要求，方有头次开擂。我本当亲自到金龙镖局，面见镇东侠，办理潘黄两家之事。怎奈我师弟被打，我若前往，脸上有些个无光。就算是我与镇东侠众位侠客接近，我又不知众位侠客，他们的能为如何？怎么说的出请众位侠客，两造过过招呢？自己又一想，莫若这么办，我写一封书信要求开擂，借着擂台领教天下的侠客，也不枉我练艺七十余载，胜与不胜，然后再为言和，遂把主意拿定。这才与潘龙商议写书信，命蝎虎子白亮下书要求开擂。将书信写好，命白亮下书于金龙镖局，不料想白亮回来，言说镇东侠抱恙在身，不能开擂。秋田复又命白亮前去打探真相，这才知道镇东侠太湖要镖未归，复又叫白亮在外面打探，如若镇东侠回归金龙镖局，赶紧与我报信。若不然镇东侠他们要镖的刚回头，跟着北侠的书信也就到哪！这事中就有这么个理在内。以至镇东侠回归，秋田得信，复又命白亮下书，要求开擂，此次白亮回归，面见老侠客。随着就把在金龙镖局打探明白，镇东侠并未染病，此次奉老侠客之命前来下书，内中有张鼎画策，聘请飞行侠苗泽，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此二人若要至此，方有杭州擂台二次开擂的实现。北侠闻听，虽

然点头，心中大大的不悦，自己暗想：镇东侠，既要知道我秋田来到杭州，就不应当有开擂目的，应当须请出与我知己朋友，或是成名的英雄，前来见我，与两造排解说和。我既称北侠，岂能背却了侠义道的义气？他不但不求人见我，反倒约请苗泽与南侠，以势力相压，若请别人我还不恼，惟有请南侠，大不投我意，他称南侠，我称北侠，他称昆仑道长，我的外号叫南极昆仑子，这不是明明以南侠昆仑，欺压我北侠昆仑吗？看镇东侠如此举动，不但是他袒护他的弟子黄灿，内中还有压迫我的手段，你既然如是，莫若我单等南侠至此，要求他开擂。自己想好了主意，吩咐白亮在外面留心打探。如若昆仑道长司马空，来到金龙镖局之时，早报我知。若不然南侠客来到金龙镖局之时，北侠客的书信相继而至，这就是北侠早就留上心啦！以至定日开擂，及在擂台上，秋田与众位侠客动手。要不然怎么一遇招不分胜败，秋田首先跳出圈外呢？所以秋田看众位侠客武艺超众，然而不能在自己肩上，恐怕自己一时失手，真若将成名的侠客，打倒在擂台之上，那怎么能再言和呢？打倒了可到容易，扶起来可就费了事啦！闯荡江湖一世，那好容易人称一个侠客。所以北侠爱惜侠客的名义，不肯下其绝招，只可自己跳出圈外，言说领教过了，再请一位我再领教，可是惟有到南侠司马空登擂动手之际，北侠是一招不让，皆因仙长号称南昆仑，北侠为名誉的关系，绝不肯让招。二人酣战，可巧又剑并在一处，遇见童林猛怔的英雄，飞身上擂台，双钺分双剑。由此就知童林艺不凡，自己还要打算领教童林的武术，其实若要与童林动手，你何必与童林谈话呢？他这一与童林接谈，反倒将童林的话招出来啦，叫童林当场这么一刻薄，又这么一诽谤，北侠秋田被童

林言语的挤兑，这才说出实话来，对童林言说："我又何尝向着我的师弟法禅，我又为何向着我的弟子潘龙？潘龙素非良善，我的师弟当年恨师怨弟，被我恩师赶出山门，皆因我的恩师当先有言，言我师弟法禅，骄奢过度、得志而骄，骄则生慢、慢则必败。若要日后不遇能人便罢，一遇能人，轻者带重伤，重者必至丧命。看起来我师有先见之明，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童林这才用话挤兑说道："老侠客既不向着你师弟，又不向着你的弟子，何必口口声声要与你师弟报仇？童林不解，当面请示。"秋老侠客万般无奈，这才把自己当年与法禅同堂学艺，并收潘龙为徒，前后始末，从头至尾滔滔不断，向童林说了一遍，童林这才明白老侠客，所以一切的来历，遂向秋田说道："老侠客今日你我之事，应当如何？"秋田抱歉说道："童贤弟！你我二人之事，一天云雾满散，从今以后什么无礼的话，我也不能与贤弟你提啦！也并非是我惧怕贤弟你的武艺高强，只皆因侠义道，遵的是道德公理，尽的是天职的义务。别说他是我师弟，就是我的亲弟兄，他背却侠义的公理，天职的道德，我不但不袒护他，我就应当以仇相视。何况他是我的师弟，我之恩师又有先见之明，我是绝不能够袒护于他。所以适才我的言语莽撞，我为是激怒众侠客，为借擂台领教众位侠客的手法，真要是亲近了，有了交情，怎么还说到动手这一层呢？就说你我弟兄，我说句亲近的话吧，童贤弟！你要不嫌我年迈，咱还得交一交，多亲近亲近，若不然怎么适方才，我说一天云雾散呢？皆因是方才我与你折罄衷曲，我是一句假话也没有。"童林闻听秋田这一片的言语，方才心平气坦，心中想道：若按他所说的言语，可称得起一位堂堂正正的侠客，要看他下书信要求开擂，以

致对南侠说的无理的言语，一口的依老卖老，擎剑擂台动手，不分皂白，仰仗血气之勇，欲要压倒天下的众位英雄，世界上那有这样糊涂蛮横的侠客呢？要按着这样说，此人不是侠客的身分。心中想到这里，遂向北侠客说道："老侠客如此的深明大义，童林如同洞见阁下的肺腑，果然是侠客之风。童林焉敢不敬？老侠客如此的圣明，不知潘、黄两家之事如何结决？童林愿闻高论。"北侠闻听，将双眉倒竖，二目环睁，遂向童林说道："秋田不偏袒潘龙，贤弟你也知晓，侯振远袒护他的弟子黄灿，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今天我非要领他的一百单八招青龙剑法，我二人必要比较雌雄。"

这句话言未了，由打西看台，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工夫，纵上擂台，童林正与北侠说话，听身背后有人纵上擂台，遂扭头观看，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振远。书中代表：自由童林捧钺上擂台，镇东侠早就替童林提心吊胆。算计着童林登擂，与北侠必有一场仇杀恶战，意想不到童林与北侠，在擂台之上作彼此的长谈，又兼着四外看热闹的，并无有声音，童林与北侠说话的声音又高，嗓音又洪亮，所以看台上听得很真。童林与北侠所说的话，北侠与童林所谈的前后情由，不但是西看台听得真，就是东看台与南看台，都听得真真切切。只因镇东侠在西看台之上，将他二人前后所说的话，俱都听得明白，直听到北侠要求自己登擂台，决一胜负。自己这才站起身形，回手亮剑，由西看台向前抢步，垫步拧腰，脚尖一点看台的台板，向前一纵一丈多远。复又用左脚一登自己的右脚，身形向前一长，腰中一使劲，复又一纵身，将两臂向上一扬，这个名儿就叫燕子三抄水。一跃身脚尖找着擂台的台板，一换腰宝剑换于右手，金鸡独立，站在擂台之上。北

侠秋田见镇东侠掌剑登擂，不由得心中恼怒，宝剑用右手腕往上一举，左脚向前一迈步，这架式的名字，叫举火烧天。左手掐着剑诀向前一指，口中喊道："呔！前面来者何人？"镇东侠看北侠欲要擎剑动手，遂即将宝剑换于左手，向身后一背，槎步向前抱拳说道："老侠客你方才在擂台之上，口口声声呼唤我所为何来？"北侠闻听，遂说道："我不向着我的弟子潘龙，你一味袒护黄灿，我与童海川并无别的问题，我与你非在擂台之上，以武力解决不可。"镇东侠闻听，往后倒退，含笑说道："老侠客休要生瞋，我袒护我之弟子黄灿，与不袒护我之弟子黄灿，我可不是惧怕老侠客宝剑的威勇，我也不必与老侠客言讲。今童林在此，请老侠客问童林，我袒护不袒护弟子，当然便知。"北侠闻听，遂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既知晓，何不明言。"童林闻听，遂向北侠说道："老侠客，你又错怪我兄长侯振远了，你老人家若要问，我盟兄侯振远，此次下杭州，并非是袒护弟子黄灿，前来镇擂，这其中有个情由。"北侠接着说道："什么情由，我倒要听听，请贤弟明讲。"童林说道："你老人家要问这个原因，只因小弟下山东聘请镇东侠，原为协助捉拿那盗宝的二寇，韩宝、吴智广。"童林遂就把侯廷当面允可，是日夜晚四寇火焚巢父林，镇东侠次日起身，明为杭州镇擂，暗中实为捉拿盗宝的二寇。所以为是遮饰众人的耳目，以免得打草惊蛇，实指望到杭州与潘、黄两家和平解决。不料想法禅无礼的书信要求，方才有杭州头次开擂。我那老哥侯振远，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那老哥哥，又岂能袒护他的弟子。老人家把童林所说的话听明，自然可以能够洞鉴侯振远的肺腑，大概童林所说的话，与我方才与阁下说的言语相同，绝无半句谎言。老人家定当原

谅。”北侠闻听，遂向童林说道：“我不向着我的徒弟，镇东侠不向着他的弟子，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侯振远在旁边一听秋田所说的话，明知他是自己找台阶，赶紧在旁边答言：“老人家既不向着你老的徒弟，此次立擂，一定是黄灿的错处，请老人家暂回飞龙镖局，侯廷情愿押着我的弟子，至飞龙镖局背荆请罪。”北侠闻听，连连摆手说道：“不对，若论错还是潘龙的错，请老侠客回归金龙镖局，我押着潘龙至镖局子门前陪礼请罪！”镇东侠说道：“还是我带着弟子请罪的对。”北侠说道：“不然，还是我押着弟子请罪的对！”镇东侠说道：“那焉能使得？”北侠复又说道：“什么使得使不得？你老人家暂且回金龙镖局，我同弟子随后就到。”将话说完，遂一转身，由擂台上跳下去，够奔看台。先令潘龙递禀帖，请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回衙，就说潘、黄两家调主说和，然后率众雄回归飞龙镖局去了。

惟有擂台之上镇东侠，由身上把宝剑的剑匣解下来，将宝剑插入匣内，系于肋下，用手撕着银髯看着童林，心中暗想：杭州擂多少调停之人，未收效果，我想童林既登擂台，与北侠必有一场恶战，不料想若大的擂台，被童林与北侠三言五语，自此解决，看起来真是出人意想之外的事。遂含笑向童林说道：“杭州擂至此解决，你我弟兄先到西看台，再作商议。”此时旁边南侠客，尚且未能下得擂台，镇东侠向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抱拳说道：“方才若非仙长言语说之，秋老侠客焉能回心转意？若要和平实现之时，还依仙长的大力维持。”仙长闻听，抱愧开言说道：“今北侠既肯其服从和平，贫道焉敢不尽心竭力。”镇东侠说道：“此地非谈话之处，请到西看台，再作商议。”镇东侠将话说完，遂陪着司马空童林下了擂

台后面台梯，顺着西看台北面台梯上了看台，来在看台之上。只见贝勒爷起身形，向镇东侠带笑说道："众位老侠客，方才观看擂台之上，正打到热闹中间，因为什么众位不将北侠战倒？反纵他回了东看台？"镇东侠闻听心中暗想：贝勒爷净看热闹，他不管擂台上多么危险。想到此处，遂走至贝勒爷的面前，就把方才童林与北侠所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复又将自己上擂台，当面与北侠讲和，北侠情愿服输认罪的话，复又表白了一番。贝勒爷顺口说道："唔！唔！既要这么着看，秋田尚不失北侠的身分。真要是仰仗血气之勇，一味的蛮横，掌中宝剑有谁算谁，岂不成了疯子一般？那怎称的了侠客二字呢！要这么看起来，秋老侠客故意掩藏本来的面目，假作猖狂之态，为的是请教众位侠客的武术。临到和平之时，仍然不外乎道德公理。这么看起来行高善藏，也就叫本贝勒爷甘心佩服了。那们着老侠客，此时应当如何呢？"镇东侠向贝勒爷说道："请贝勒爷暂回镖局，也就是我押着黄灿负荆请罪，到飞龙镖局的门首。"贝勒爷闻听点头说道："也倒是理应如此。"镇东侠跟着请群雄一同起身，复又将黄灿叫过来，叫他递禀帖，请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回衙。所有的事交代一遍，这才和着众英雄，一同下了看台。镖局子的伙计，把马匹牵过来，童林伺候贝勒爷上了马，众位英雄各乘征驹，镖局子的伙计前护后拥，够奔天竺街金龙镖局而来。工夫不大，来到金龙镖局的门首，各自下了坐骑，贝勒爷在当中，众星捧月够奔里面。有镖局子伙计启帘笼，众人来到大厅之内，挥尘擦脸，然后归坐，仍然是贝勒爷在当中，镇东侠将要与众雄相商，请众位一同押着黄灿，至飞龙局门前请罪。将要商议此事，就在这么个工夫，见外面镖局子伙计跑进来。遂向

镇东侠说道："启禀老侠客得知，外面有北侠率领群雄，押解潘龙至镖局门前负荆请罪。"镇东侠闻听，不由得一愣，心甚不安，心中想道：这么一来，显着侯振远无礼，我们师徒真等着人家到门前请罪，未免也就太难啦。自己想到这里，赶紧站起身形，向群雄抱拳拱手说道："侯廷只望率弟子请罪，不料北侠性紧，来之甚速，这么一来显着侯廷无礼，今临至门前，侯廷请众位英雄侠客，随我迎接。"众人一听侯廷之言，大家一齐站起身形，往外相迎。除贝勒爷未动身，余者所有群雄，跟随镇东侠迎接到镖局子门首，镇东侠用目观看，心中好生不忍，就见镖局子门首以外，两旁站立都是飞龙镖局子请来的各位英雄。一位位的都穿着大服，垂手待立，俱都未带兵器，正当中北侠客秋田押定潘龙，只见潘龙形色难看，赤着臂膀，倒剪着二臂，在身背后嵌着一根脊杖。书中代表：就皆因，北侠由擂台回归东看台，率众回到金龙镖局，北侠客将潘龙就叫至面前，痛加申斥，本拟重惩，原因他以势力压人，素日不守本分，多蒙众位英雄讲情，这才将衣服宽去，在脊背上重责四十脊杖，然后倒剪二臂，并请众位英雄押着潘龙，至金龙镖局，将潘龙交与镇东侠，听候发落，因此来之迅速。无奈镇东侠观之不忍，赶紧走向前来高声说道："老侠客押着潘龙来至门前，这我就不敢当，今令我见潘龙受此痛苦，真痛煞侯廷了。"镇东侠说着话，上前抢步，先将潘龙身背脊杖撤去，然后亲解其绑，解绑之时观看，就见潘龙的脊背之上杖痕依然，不由得镇东侠二目落泪，遂说道："汝弟黄灿不肖，连累了你身受痛楚，好令我难过。"说话间将绑绳儿撤去，遂吩咐左右将衣服拿过来，"待我与他穿戴。"北侠在旁边答言说道："潘龙既是老侠客不责于你，还不当面谢

过。”潘龙只得将衣服穿好，二次跪倒：“多谢老侠客不责之恩！”镇东侠赶紧伸手相搀，说道：“我儿这我就对不过你了。”回头向北侠抱拳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兄长与我约请群位英雄，请到里面稍坐待茶。”北侠秋田只得抱拳说道：“既是老侠客如此相让，请众位到里面稍坐。”众位英雄一齐抱拳说道：“老人家您就头先请，我等一齐遵命。”镇东侠指手往里面相让，众雄相随来到大厅之中，镇东侠就见贝勒爷，迎着门口在屋中站立，镇东侠赶紧与北侠秋田说道：“我给您引见，这一位就是祯贝勒爷。”又一指北侠，“这一位就是秋田。”北侠客既有侠客之称，就应当遵国家的法度，今见贝勒爷赶紧向前欲行大礼，贝勒爷慌忙伸手向前相搀，口中说道：“老侠客休要折受我。请起！请起！”然后镇东侠，这才与两家镖局子，各路的英雄，指手引见。彼此各通名姓，镇东侠一看，大厅之内人多坐不开，只可令人将阁扇隔断，一同打开，就是这样，还得在院中条摆桌椅，不然实在是坐不开。大家谦虚让坐，仍然是贝勒爷在当中，将北侠让至在上首落坐，下首是南侠昆仑道长相陪，然后众雄按次落坐，镖局子伙计献茶。

贝勒爷举目观看两旁诸位侠客英雄，一位位精神百倍，各有一番的英雄体态，心中暗想：我虽然身为贝勒，在京师不过是养尊处优，我自知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我若永在京师，岂能看得见天下的英雄，世界上多少世路人情！今来到杭州方能得见天下的英雄。看起来以先在京师之时，不过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维今方知英雄生于四野，豪杰长在八方，这两句话，古人果然说的不谬。贝勒爷想到这里，遂向众位侠客开言说道：“北侠老人家以侠义道德为重，不以小节论，肯

其屈高就下，容人之量宽宏。但不知众位侠客有何高见，与潘、黄两家和平了结。”贝勒爷这句话将才说完，北侠赶紧站起身形，抱拳向贝勒爷说道：“只皆因秋田狂妄，无知，在西看台以言语得罪昆仑道长，谅仙长海量宽宏，不拘小过，还是请仙长画策，与他们两造解和。”仙长闻言站起身形，口念无量佛，遂说道：“今有贝勒在此，还是贝勒爷作主才是。”贝勒闻听连连的摆手，口中说道：“众位休要以我为是，镖局之内我是个外行。”贝勒爷这句话将才说完，众位侠客站起来一齐抱拳，众人说道：“贝勒爷不作主，谁敢作主？还是贝勒爷您哪作主张的是。”贝勒爷仍然还是推辞，奈因架不住众位侠客一味的恋求。贝勒爷万般无奈，只得开口向众位说道：“众位既然分派到本爵的头上，我出个主意。如同水牌上画画儿，我说出来不对，然后再为删改。可有一样儿，天下时事，虽然是镖行我是个外行，这个理字，我可不外行。凡事都得从理上过，我先出个主意，让他们潘、黄两家，彼此先让他们见见面，对行个礼儿。论起来这个见面的理由，应当是哪里的事，在哪里见面儿。这就是秋老侠客让步，带着徒弟来在金龙镖局，这么一来可显着镇东侠师徒不对，这总是北侠客大仁大义，从中在里面从权，为得是两造和平。我才敢斗胆给他们两个人见个面儿，大概众位也不能怪我，好在恕过我是个外行。”说着话，遂向北侠说道：“您把潘龙叫过来，我让镇东侠把黄灿唤至面前，让他们两造对行个礼儿。”北侠带笑抱拳说道：“贝勒爷你老人家太客气啦！那一位敢怪你老人家呢？请你老人家都请不到。”遂扭项回头叫潘龙道：“还不过来与黄灿相见！”就在这个工夫，镇东侠扭项叫道：“黄灿！你过去与你师兄潘龙陪礼，还不过去等待何时！”黄灿闻听赶

紧向前，自己心中早拿定了主意，既有贝勒爷的分派，当着众位老师，众位侠客俱都在此，一点儿违抗的意思也没有，笑嘻嘻的向前对着潘龙说道："师兄！千不是万不是，乃是小弟的不是，您是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中有海涵。您比我大几岁，兄弟有不到的地方，您可也得担待过去，常言有句话：杀人不过头点地。小弟我这里与你老人家磕头啦！请您高高手儿，我就过去啦。"说罢抢步上前，跪倒磕头。潘龙本不愿意与黄灿相见，奈因有贝勒爷做主，老师命他过去与黄灿相见，万般无奈气昂昂的向前，今见黄灿如此的谦恭，先与他磕头，自己的气倒是消下去啦。潘龙又是个直正人，遂一面相搀，一面口中说道："贤弟请起，错不是你的错，是为兄我的错。"黄灿本来就是个机灵鬼儿，接着说道："兄长您既说是您的错处，那么着可就难怪小弟我啦！"黄灿这句话说完了不要紧，潘龙闹了一个大红脸。镇东侠在旁边早就看明白了，就知道黄灿的咀尖，赶紧向黄灿一声吓："既有贝勒爷做主，何必用你多说！还不与我后退！"潘龙只得退在两旁。

北侠客向贝勒爷抱拳说道："既你老人家与黄灿潘龙两下相见，请示贝勒如何与他两造调和此事？"贝勒爷闻听，含笑说道："我要与他们两造说和，必须叫他们永远和平，如今若要含糊与两造办理完毕，恐怕得还有二次杭州擂实现。而今我要办，必须要撤底解决，任后永无争执。"北侠赶紧问道："贝勒爷有何妙策？我等愿闻。"贝勒爷含笑道："惟今之计，我出这个主意，欲要叫金龙镖局先将匾落下来，飞龙镖局的匾不落，黄灿必然是心中不愿意。我要命潘龙将飞龙镖局的匾落下来，黄灿金龙镖局的匾不落，必然潘龙心中不痛快。莫若叫潘黄两家，先把两个镖局的匾落下来，然后我再与他们

了事。我这个了事的方法，就是把他们两下的字号，先给改了，他们两下若要认可，我亲笔与他们写两块匾，将两下的字号，改写南双龙镖局，北双龙镖局。他们两下若愿意，我接着再与他们了这个事。如若不愿意，作为罢论。”北侠客与镇东侠，一齐说道：“既是贝勒爷吩派，他们两家焉敢不遵？都有我二人负责。请你老人家再往下讲！”贝勒爷接着说道：“既然如是，我可得让给潘龙个便宜。杭州立擂原因，为争鱼业公司所起，只因潘龙负荆请罪，这个鱼业公司，命黄灿将鱼帖拿出来，潘龙也把鱼帖拿出来。俱都存在至飞龙镖局，就是北双龙镖局。由今日为始，等到年终算大帐的时节，就是一文钱也要砸成两半，潘黄两家除去用费，两下均分，就是一丝一毫也不准徇私。所有在镖局子的伙计，一名也不准散，皆因他们都是在事出力的人员，所以潘龙受了委屈负荆请罪，这才叫他执掌鱼业公司，为是让他转转脸面。那么南双龙镖局，所管是什么事呢？只因北双龙镖局，掌管鱼业公司，可就不能让他再应镖啦。遇有镖行的买卖，皆都归南双龙镖局黄灿执掌，也是由今日为始，本镖局子同人，一名也不准不用，皆因他们也是在事出力的人员有功无过。也是顶到年终算大帐的时候，除去公用的花费，所有的银钱，潘黄两家均分。还有一件事，我可得让黄灿多摊几个钱，所有由两造斗欧打伤人，两造花费，以致杭州府成讼，当堂批准立擂。直到如今所用的银钱，论起来潘龙耗费的钱财多，我让他们两造把帐目合到一处，这笔钱由潘黄两姓公摊。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潘龙亲自来在金龙镖局请罪。他既肯前来请罪，我就当让他省几个钱。这并非是我偏向着潘龙，皆因黄灿面子圆满啦，这才叫他多拿出几个钱来。谁叫他们两家好生气打仗

哪？生气就得伤财。还有一件事，今年不是黄灿执掌镖局的事业吗？转过年来，潘龙就把潘黄两家鱼帖，移到南双龙镖局，归黄灿管一年鱼帖，黄灿可不能应镖，保镖的事业移到北双龙镖局，归潘龙掌管一年，再转过年头儿，鱼业仍属潘龙。如此一年一换，帐目一年一清。两号镖局子合成一号，字号又没有什么分别。大概据我想，不至于发生口角，自此吴越一家，大概不过也就得这么办哪。众位！本爵所说出来的条件，听着那一件不公，哪一件不合理，请众位画策删改，本贝勒原是外行。这个事众位侠客英雄，听着合乎不合乎道理？”贝勒爷这句话将才说完，众位英雄将话听罢，遂一齐鼓掌说道：“贝勒爷你老人家这个主意，是完全的上策，你就不必多心啦，就是这么办很好！”贝勒爷回头向潘龙、黄灿说道：“你二人以为如何？”潘、黄二人一齐答言：“爷所说的条件，我二人一齐遵办，绝不敢违背，“所有在事人俱都赞成，大家都说，“贝勒爷办事清楚。两家合为一家，那还有什么争斗吗？”众人语言未了，就见旁边站起一人，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所办的事，秋田没有不愿意听的，俱都愿遵贝勒爷所定的条件。就是里面有一件事，我跟贝勒爷商议。”贝勒爷回头问道：“老侠客，本爵有什么办的不到之处，情愿请老侠客当面指点。”秋田闻听遂说道：“爷所办的事，并无可指点的地方。惟有一件事，您所说各镖局子的人，原按旧职，不得无故撤换。并非是秋田敢违背你老人家之命，内中有一个人，万不可用，就是那蝎虎子白亮，杭州立擂的必要，只皆因他是非之口蛊惑潘龙，方有杭州立擂之祸，以致两造耗费金银，里面多杀无辜。俱由他舌剑唇刃而起，此人若留在镖局之内，恐怕他日后还又搬弄是非，复有

杭州的惨祸，此人万不可留。除此人之外，皆按贝勒爷所定的计划施行。这是秋田斗胆敢言，贝勒爷以为如何?”贝勒爷闻听，遂说道:“老侠客既然如此说来，此人的行为果然不好。本贝勒实难袒护，既那么着，老侠客！就把他当时遣去，也免得再生是非。”秋田闻听遂说道:“爷，如此圣明，秋田敢不遵命?”遂向左右说道:“你们把白亮叫上来!”老侠客这一句话不要紧，白亮在台阶底下，早就听的明白，心中想道:是镖局子里大小的伙计，一个也没散，单把我赶出镖局，自己暗含着叫着自己的名字，白亮啊！白亮！今天你这才叫白亮啦。自己又一转想这个事不能怨老侠客赶你。这总得怨你自己作事不周，行事不对，方有今日被赶之祸。自己想到这里，并无含怨之词，遂来在大厅之上，向上行礼，口中说道:“贝勒爷在上，众位侠客在上，白亮有礼。”北侠见白亮跪在面前，遂用手指着他说道:“白亮!非是老夫不能容留于你，只皆因你做事太毒，恐怕你日后又生事端。”遂向着白亮一摆手说道:“你逃命去吧!”白亮只得向上叩头说道:“谢过老侠客。”转身将才要走，就听镇东侠说道:“白亮慢走!”北侠在旁见镇东侠拦阻白亮，遂说道:“老侠客难道说还要与白亮讲情不成吗?”镇东侠闻听，含笑说道:“老人家！并非是您不用白亮。总是他祸由自招，小弟岂敢与他讲情，就是白亮由此被赶出门，他若做小本的经营，也得一个本钱哪，我意欲赏他几两银子，叫他做个小本经营，也免他到外面生事。不知兄长以为如何？这是小弟斗胆。”北侠闻听，点头说道:“贤弟既有此美意，请贤弟就随便周济于他就是了。”镇东侠闻听，向左右说道:“将我本身银，秤二十两来。”手下人一齐答应，工刻不见甚大，双手托定纹银二十两，交与镇东侠。老侠客接

过，递与白亮，口中说道："白亮，我这里有纹银二十两，你带在身边，可做个小本经营，不可妄为。倘若你在外为匪，若犯到我手，绝意的不宽。"镇东侠将话说完，向着白亮一摆手，说道："去吧！"白亮向上叩头，手托银两口中说道："谢过老侠客！"转身形出离镖局，投奔自己的生路去了。

北侠客见白亮走后，又向贝勒爷说道："贝勒爷，秋田还有一事，要与贝勒爷相商。"贝勒爷带笑说道："老侠客有话请讲。"秋田说道："爷，做主与潘黄两家裁取和平的道路，这就是我等不幸之中大幸，所有贝勒爷原定的主意，没有一位不赞成的。还有一件，就是两造镖局善后的事，如何办法？还求贝勒爷做主。"贝勒爷闻听，摇头说道："那些个事，就是众位老侠客做主。何必问我？"贝勒爷话未说完，南侠在旁答言说道："贝勒爷您就不必推辞啦！一事不烦二主，您就一总造成就是了。"贝勒爷闻听，带笑说道："这可倒好！众位老侠客反赖在我身上，既然如是这么办，所兴我再出个主意。凡潘黄两家，自由开擂的那一日，所有两造镖局子的伙计受伤的人，自不必说，当然由两家镖局请医士调治，在镖局子里将养。以致将养痊愈，仍然在镖局里头做事，薪金从丰，年节花红还得多给，皆因他在镖局子里做事才落得残废，理应优待。还有那因为打擂在擂台毙命，他总算是因公殒命，他若有家眷，潘黄二位镖主得格外的抚恤，他若有后其子未能成丁，还得照旧与他薪金花红，多早晚此子成丁，子继父职，在镖局子里充任，两位镖主还得格外的优待。若是此人家并无子嗣，其情更当怜悯，体恤他的家中，应当在两造镖局子里头，各有他一根筊。虽然此人不在生人世，可是照旧两处镖局子有他的薪金与他的花红，以示体恤他家中的老小。日

后镖局子伙计们，见镖主如此待遇同人，日后并尽心竭力报效潘黄两家，再者叫亡人死去的阴魂也得感激。那么若要因公毙命的，他无有家眷，那应当如何呢？理应潘黄两家拿出钱来，在北高峰择买义地，设立坟茔，按穴葬埋。在坟前设立石碑，上面所题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时，某杭州两次开擂，因公毙命某某。一年四季，南北双龙镖局的镖主，亲至坟前烧化钱纸，以谢死去的英灵。若要日后提将起来，有碑上头的题句以作千古的纪念，以表英名不朽。大概这个善后的办法也就不过如此。我可不知道潘黄两家可能赞许？可就是得多花几两银子。若能意表同情，这个事情定当圆满。”这句话将才说完，众人一齐鼓掌，大家说道：“难为贝勒爷想的周全，没有不赞成之理。”

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北侠说道：“贝勒爷！为潘黄两家之事费尽心机，我等感情不尽。不才秋田还有一事与贝勒爷相商。”贝勒爷闻听，向北侠说道：“老侠客你还有什么事，你一总说就完啦！”秋田笑说道：“贝勒爷您别着急！这个事并非是镖局里面的事。”贝勒爷遂问道：“那里的事呢？老侠客请讲！”北侠带笑用手指着天下的英雄说道：“贝勒爷您请看！所有两下镖局请来的英雄侠客，均有别号。惟有童贤弟仍然是童林童海川，并没有江湖上的绰号，我打算与贝勒爷商议，借着天下的英雄，各路的侠客在此，我与潘黄两家想个出钱的道儿，叫他们两造多花些个银两，在北高峰灵隐寺借座，设摆几桌酒席，为什么事哪？就是我等想当年在桃花会献艺簪花。如今众徒弟们俱未戴过守正戒淫花，按着我的守正戒淫花，有多少名徒弟，叫他们把名字写在花名册上，有多少名徒弟制造多少守正戒淫花，叫徒弟是日当众献艺簪花。那时

候也叫童林当众献艺，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侠客与童林贺号，岂不是件美事。似乎我们老弟兄年过花甲，也就说不上了，日后徒弟们提将起来，因某年某月二次杭州擂，南北昆仑会，事毕在北高峰灵隐寺献艺簪花，日后提将起来，也是千古的美名。贝勒爷您听此事以为如何？”贝勒爷闻听，不觉得笑逐颜开，遂说道：“老侠客，我可是听说江湖上有守正戒淫花，我可实在没开过眼界，老侠客若要带在身旁，可能叫胤祯一观？”北侠闻听遂向贝勒爷说道：“这有什么。”说着话遂向腰中兜囊之内取出一物双手递与贝勒爷说道：“这就是守正戒淫花，请贝勒爷过目。”贝勒爷伸手接过来观看，原来是一个小铜盒儿，形若鸡卵，底儿可是平的，贝勒爷看着可是个铜盒儿，既是外行怎么着也没打开。还是镇东侠站起身来，由贝勒爷手中接过来，贝勒爷看着原来是有一个崩簧，就见镇东侠一捏，上面的盖儿可就打开啦，里面原来是一朵莲花，原是银胎儿包金，上面有一个别针儿，九个瓣儿，按着佛家九品莲台，当中一个莲蓬，上面有四个字写的是“守正戒淫。”贝勒爷看着点了点头，遂向北侠问道：“老侠客，这个守正戒淫花，怎样的用法我实在不明了，望老侠客指示。”秋田闻言抱拳说道：“贝勒爷，你老人家说话太谦恭啦！您若问守正戒淫花的用处，但凡夜间做事，入人宅院，若见了美色邪念一动，想起守正戒淫花，用手一摸鬓角，想起守正戒淫可就不敢采花了。按着江湖绿林道有那么个两句话：戴花不采花，戴花若采花，必为乱刃杀。所以戴花若要采了花，为因他破坏江湖绿林道的规矩，所有绿林人认他为公共的公敌。因此当众献艺簪花，为的是保全个人的人格儿，可为绿林这正大光明的人物，所以行侠作义必须要献艺簪花，在广众之前表白自己生平绝不敢

为匪。这就是绿林道由古及今，都是这样传下来的。我等因此杭州两次立擂，天下英雄聚会在此，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才命徒弟们当众献艺簪花，以作永远的纪念，别的没有什么用处，就是这么一点儿，保守自己人格的纪念。”贝勒爷闻听，遂说道：“这也是老侠客为弟子们一份苦心，倒叫本爵实在是佩服。既然如是，这个事是当然进行的啦！”贝勒爷将说完，把手中戒淫花，仍然交给北侠。北侠遂将黄灿潘龙叫至面前，吩咐他两个人：“先将徒弟数目调查清楚，写好了花名册，照着数目，按着这个守正戒淫花的样式，交与银匠制造，等制造完毕，好让徒弟们献艺簪花。就着这个机会，与你们的童师叔贺号。”二人将守正戒淫花，拿了下去。贝勒爷把所有的事均然办完，遂带笑向众人抱拳说道：“事情全办的有了头绪啦，天也不早啦，我心中也觉着饿啦。莫若叫镖局子伙计预备点酒，咱们大家喝着也好谈心。”北侠闻听，说道：“贝勒爷所言甚是，我们也是真饿啦。”镇东侠在旁边闻听，即刻告诉镖局子伙计，调摆桌椅，预备酒饭。镖局子伙计闻听，不敢怠慢，遂即摆开桌椅，将要添杯摆著。就在这个时候，由外面进来一个人，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土黄布的洒鞋，土黄布的袜子，土黄布的手巾包着脑袋，浑身上下一身的尘土。用土黄布的手巾，一面挥着身上的征尘，一面往大厅里面走。走至在镇东侠的面前跪倒行礼，口称：“小子王三虎儿，参见老太爷！”镇东侠一看，原来是顺风耳王三虎儿。遂说道：“三虎儿免礼，我且问你，有何事回报，你要当面讲。”王三虎儿闻听，跟着站起身来，用目往四外观看，一看两旁边的，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众雄，倒有一多半不认得的，只因事关重要，不敢开口明讲。镇东侠一看，明白王三虎儿的这个

意思。镇东侠又怕与王三虎儿，背地商议这个事，可就不合适啦。皆因镇东侠与北侠，将才言和，若要背地商议，恐怕北侠见疑，因此只得叫王三虎儿明言。镇东侠想到这里，遂向王三虎儿说道："如有话当面明言，所有在坐的俱都不是外人。何必说话这样的吞吐，欲言不言，尔要明讲。"王三虎儿，只得站在镇东侠的面前，不慌不忙，把自己所探听之事，从头至尾滔滔不断，细说了一遍。

镇东侠听王三虎儿所说之言，不由得沉吟半晌，用手撕髯目视童林，童林可也就早听明白啦。那么着是什么事呢？前文已经表过，童林与张鼎下扬州聘请南侠客，误走飞龙观，惊走那盗宝的二寇，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鳌吴智广。张鼎出的主意，命王三虎儿追踪访查那盗宝二寇踪迹。王三虎儿知道张鼎张子美，与童海川聘请南侠。他二人差遣我访查盗宝的两个人，我真要是访不着这两个贼，我枉在江湖绿林道，跟着老侠客镇东侠，当了这么些个年的伙计啦，我枉称顺风耳串地蛇的这个外号儿。自己拿定了主意，等到天光将亮（前文表得是夜走飞龙观）王三虎儿，可就来至在三岔河。顺着浮桥过河，顺着西面儿河沿往北，王三虎儿的意思，打算着找他们，由那面儿顺着河堤上来，然后好认准他们的足迹，好设法调查。王三虎儿一面向北走，一面顺着河沿留神，行走约在三里多地，就见河沿沙土上两片水湿的痕迹，王三虎儿站在这儿一度量，由飞龙观逃走的二寇，跳在河中逃走，必然由西岸上来。一想这个地方，与他们逃走的方向，差不了甚多，自己又来在河沿，细看了一看。不错，看着由河内是两个人，一齐上来的样式，看那个还穿着鞋，一定是他们两个贼人的痕迹，若要洗澡的摸鱼的，绝没有穿着鞋的道理。转

身又看了湿的痕迹，仿佛就像穿着衣裳由水内上来的，衣裳上的水滴滴搭搭，滴搭在沙土之上。看那个地上的痕迹，就像他二人，站在此处说话，那个工夫还是不小。王三虎儿曲腰低头细看，他们的足迹宽窄长短，俱都拿手量了量尺寸，王三虎儿这才顺印儿一找，这两个人的脚印儿，是向正北走下去了。王三虎儿细心留神看足迹，前面一片青草，这个足迹未免就失迷，这个足迹是连连的不断，青草上看不出足迹，以至干土上，又把这个足迹找着。找来找去，前面一片树林，找到树林里面，就见有一棵树，底下青草被脚踏的倒在就地，又看了看旁边地上，有一片一片的湿印儿。王三虎儿心中明白，不问可知，二贼将身上带水的衣服脱下来，将水拧出去，抖晒干了，仍然穿齐，他们方才逃命。大概地上的湿印儿，必是衣服上拧出来的水所致。王三虎儿想到这里，曲着腰用目观看地下的草，被脚踏的痕迹向正北而去。王三虎儿找到土地之上，一看这个脚印儿，王三虎儿就是一惊。一看并不是两个人的脚印儿，好像三个人的脚印儿，一看这个人的脚印儿，比他们两个人的脚印儿大的多，一看不但是大的多，而且鞋底子还厚，皆因看地上的脚印儿踏的深。王三虎遂将脚印儿认明分清，可是来至在大道之上也就亮啦，行路的脚印儿也多啦。此时太阳也出来啦，来往的行人，顺着路上络绎不断，这个脚印儿的痕迹，可就难辨啦。太阳越高，天气越热。王三虎儿又兼着心中着急。自己不由得暗想：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王三虎！你要真访不出来二寇的下落，一来有负张老侠客重任之托，再者让全镖局子伙计们，耻笑我无能。王三虎儿想到这里，只得留心整整访了一天，也没访出一点儿头绪。只得到晚间寻店住宿，在店里头住了一宵。次日清

晨起来算清店帐，由店内出来，顺着大道向正北而来。走来走去，天气堪到午时分，天气又是暴热，王三虎儿举目一看，前面碧沉沉的一片青坡。王三虎这么一看想起来啦，这地方名叫清水潭，皆因是混河的水到此澄清，此处属扬州的管辖。自己正想着，觉着喉中燥渴，猛然间想起来，东南上有个庄子，叫望潭庄，莫若我先到那里头，找个茶社吃杯茶，解解渴回头再访不迟。自己想到这里，顺着清水潭的潭沿，够奔望潭庄而来。赶到离望潭庄相近，就见道旁有几棵柳树，在柳树底下面冲北搭着一个果棚儿。在席棚子里面两条高板凳，支着大板子，做成茶案子的形式，上面摆设着茶壶茶碗，南北对面一边儿放着一条长条凳，在北边儿这条凳上坐着两个人。王三虎儿也没细看，皆因自己渴的难受。一看茶案子东边儿，用木柴烧着一把茶汤壶，茶汤壶的前面放着一个水桶，茶汤壶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在缸盖上放着一把水瓢，大概是水还未开。就见摆茶摊儿的这位掌拒的，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哈着腰在那里扇火。王三虎儿转过茶案子来，坐在南边儿这条板凳上，扭着身看着卖茶的这位掌柜说道："我渴得厉害，给我来一碗白开水，越快越好。我渴的实在要命，拿个大碗儿才好。"王三虎儿来的正是时候，此时水才开。掌柜的一看他直喊："莫若先给我斟一碗，然后再给二位泡茶。"卖茶的掌柜的说道："你老稍微的等一等，我这就给你老斟。"卖茶掌柜的说着话，由茶案子上拿了一个大碗，满满的斟了一碗，放在王三虎儿的面前，王三虎一看这碗水，自己倒有些个为难，水是真热，心中是真渴，干看着水喝不到嘴。自己只得耐着性，两只手扶着茶案子，把嘴搁在碗边儿上，慢慢的用气吹这个水，把这个水吹的稍微温一点再喝。王

王三虎儿净顾爬在案子上吹水，可就没防备对面坐着的这两个人。

书中代表：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人家是亲兄弟两个人，上街上去买菜去，走到这个茶摊上也是渴啦，叫掌柜的泡茶，正赶上还没开，这两个人只得等等。好容易水开啦，不给他们哥儿两个泡茶，先给后来的这个人斟水，这个四十多岁的到没说什么，这个三十多岁的这一位，未免想着卖茶不对，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他就喊了一声掌柜的，其实倒不要紧。用手一拍这个茶案子，叭的一声！说道："掌柜的！"他这一拍案子不要紧，本来案子又薄，又赶上王三虎儿，爬在开水碗的边儿上吹水，这么一来，王三虎儿，可就乐儿大啦！皆因碗内的开水，被这一震，溅了王三虎一脸。把王三虎儿烫的用手直抹脸，口中说道："喝，喝！"王三虎儿虽然被烫，用目这才细看对面这两个人。俱都穿着蓝布裤褂儿，蓝手巾包着脑袋，俱是黄白净子脸膛儿，五官长的差不许多，大概是亲弟兄的样式。就见四十多岁的那一个，申斥三十多岁的说道："兄弟你忙什么，你怎么这么性急！你看见了没有，你只顾得与卖茶掌柜的一暴燥，你一拍这个茶案子不要紧，把这位爷台烫上啦！"说着话，转身冲着王三虎儿，抱拳说道："这位爷台！烫着你老人家了吧！"王三虎儿一边儿抹着脸，一面细看，就见对面这两个人的眼神发贼，多一半是江湖绿林的合字。一面擦着脸，一面顺口答言说道："不要紧，没烫着，好在都是合字。"王三虎儿这个用意，是究情问事设法访贼，没想到这两个人还真是贼。这个四十多岁冲着王三虎儿，抱拳的这位，可也看出王三虎儿，眼睛是滴溜乱转。他也看出王三虎儿是合字，可就是没敢问，既听

王三虎儿说出合字来啦，人家这才接着说道："兄弟你看见了没有，人家这位亏是合字，既是合字，就不是外人。若要旁人烫着人家，人家答应吗？"复又笑嘻嘻冲着王三虎说道："原来你老是合字。"（合字就是贼见了贼的称呼）王三虎儿接着说道："不错，咱们都是老合。"那个人又冲王三虎儿说道："您既是合字，请道个万儿吧！"王三虎儿接着说道："不了虎头万儿汪点儿。"他们说的这个话，摆茶摊儿可不晓得。那个人问的是王三虎儿贵姓。王三虎儿接着说道："虎头万儿是姓王。"汪点儿是排行第三。摆茶摊儿的焉能知道呢？王三虎儿向着那个人抱拳说道："请阁下也道万儿吧！"就见那个人说道："在下弓长万儿月点儿。"王三虎儿一听，原来此人姓张排行第二。王三虎儿将要答言，就见张二向王三虎儿说道："您由那一边儿过来？"按着绿林的黑话，可不该说南边儿、北边儿、东边儿、西边儿。那么着应当怎么说话呢？按着绿林调坎话说：南汤北裂，东挡西切。王三虎儿接着说道："我从切边儿过来。"就是从西边儿过来。张二复又问道："切边儿买卖不坏吧？"王三虎儿摇着头说道："买卖好什么呀！瓢把子被人家抄了翅子啦。"这个话是张二问王三虎儿，是窃取那个买卖好不好。王三虎儿说的是贼头儿，被官人给抄了去啦。张二又问道："那么若你老人家在那儿垛叉着哪？"王三虎儿接着说道："我打算往这么来，投托一个瓢把子，打一个垛叉窑儿。"这些个话旁人都听不出来，人家张二问他在那儿住着哪，王三虎儿对人家说没有地方住，打算到这边投一位寨主，好有地方住。张二一听，带笑说道："实不相瞒，我们哥儿俩。"说着话回头用手向北一指，低声说："就在正北这清水庄内有一座烈焰寨，寨里面有三位寨主。我们哥儿两，在这里面当

一个司务，司务就是管寨主的厨房。我们这个山里头用的人很多呀！别看方才，把阁下的脸烫了。咱们倒是有缘的，您要是不弃谦，我们弟兄哥俩，今天天晚啦，明天等到这个时候，我们哥俩还出来买菜，您在这个茶摊儿上等着我们，要愿意在我们这个山寨上，跟我们在一块儿凑伙，我们哥儿俩，明天把您同进山寨，准保所赚的钱够您吃喝穿戴。您要愿意，明天我们就在这儿等候您。”王三虎儿闻听笑嘻嘻的说道：“那赶情好！我原来是没有扎足之地，这就是你们哥儿俩成全我。那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呢？这么一来倒要你们哥儿俩分神受累了。我请问你们二位，咱位这里的寨主一共几位？都是姓字名谁？我跟二位领教领教。”张二闻听，说道：“您要问这个清水潭烈焰寨，一共是三位寨主。俱都是云南孤儿，铁善寺掌门的弟子，大寨主姓罗名烈字焰光，江湖人送外号，紫面龙君，二寨主姓杜名豹字登山，外号人称双头蚆蝮，三寨主姓彭名冲字伯言，江湖人称分水狍狎。”并非是狐狸，这种物件其形似鱼，其性最毒，天地间再无有比这种物件快的了。狍是雄，狎是雌。譬如人行至在河沿，此物藏在水中，人看不见他，他可看的见人。他看见人由河沿上经过，这种物件，一张口由腹中将毒水喷出来，喷到人的身上，人身上的肉立即溃烂，虽有灵丹妙药不能医治，因而其性最毒。他将毒水喷到人身上，遂即一转身，一转瞬之间，可能行十万八千里。或有人言，快也不至如此之速。可有一个比喻：如今打德律风，只要拿起耳机子来，无论多远可以当时说话，故耳用这个律字。再者化符念咒，符上写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也用这个律字。皆因天地间，无有比这个物件快的。故尔他这个外号，叫分水狍狎，皆因他在水中水性最大。就是大寨主有家

眷。大寨主的妻室娘家姓马，他娘家兄弟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如今现在沅凌县，家居金银烂石岛，姓马名彪字美龙，外号人称三孔独角蛟。如今这位马氏安人，就生养我们一位少寨主，名叫罗威字声远，外号人称玉面小龙神。我们这一趟买菜，就是为我们少寨主来了几个朋友，预备做点儿好菜。我们出来就没有喝水，皆因我兄弟渴啦，在这个茶摊儿上要泡壶茶喝，可巧与阁下相会，这总是前生有缘。所以您问我寨中有多少人，我这才告诉您，除去我们这位大寨主，水内有四小寨，还有几个大头目，除剩下都是我们喽罗。”王三虎儿闻听，遂问道：“既按着阁下所说，寨主待人很不错呀！不然少寨主来了朋友，还这么应酬吗？”张二接着说道：“可不是吗！我们这些个日子在寨里头除去应酬，寨主在里头并没什么事，就皆因这几位少寨主的朋友来啦，这个菜老斟酌不好，我们今天出来打算多买点儿菜。”王三虎儿跟着说道：“少寨主来的这位朋友，必然是有名有姓的朋友啊！不然寨里头能这么应酬吗？”张二闻听说道：“这是三哥你老问到这儿啦，不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少寨主来的这个朋友，是与我们少寨主是盟兄弟，提起来你老也知道。”王三虎儿说道：“看那一位啦！”张二跟着说道：“你老要问这位人，原是个出家的道士，离此处倒不远，扬州钞关街，西北有座庙，叫飞龙观。就是那位观主，姓乔名叫玄龄，外号人称紫面分水鳖，跟我家少寨主是八拜之交。”王三虎儿一听，心中一动，心中暗想：乔玄龄既然逃到此处，也许盗宝的二寇在此。别忙待我细细的盘问，带笑说道：“那么，就只这一位朋友，就至于这么忙合吗？”张二说道：“不是一位，要是一位不至于这么忙合啦。还有二位，我提起来你老久在西大道也许知道。”这二位原是

云南府昆明县，有一座八卦山，里面有一座九宫连环堡，里面有八位庄主，这二位乃是里面庄的徒弟，一位姓韩名宝，外号人称小粉蝶儿，还有一位姓吴的，叫吴智广，外号人称闹海金鳌。这二位很有名望，跟乔道爷是冲北磕头的盟兄弟，这二位既跟乔道爷磕头，系之与我们少寨主联盟。因此老少寨主，格外的欢迎，特别的款待。所以我们这些个日子才添忙。”王三虎儿不听则可，一闻此言，心中暗喜说道：我没找着，溜出来啦。这才应了俗语的两句话：踏碎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王三虎儿开口说道：“既然这个样儿，大概这几位得住些日子才能走啦。”张二说道：“赶情啊！大概还没有日子走。”王三虎儿闻听，说道：“既是这么着，我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你们二位提拔提拔我，明天咱们还是这个茶摊儿上见，今天我到西边儿访个朋友，稍虚办点儿事，明天咱们再见。”说着话由兜囊之内掏出钱来，向卖茶的掌柜的说道：“他们二位茶钱，连我的都是我这里给。”他们二人说：“那那里使的呢？我们候你老吧。”王三虎儿笑着说道：“这一点儿小意思！我候结啦，日后咱们在一块儿，求你们弟兄的事很多，咱们是明天再见。”说着话，王三虎儿茶钱开付完毕，抱拳告辞。二人这也就拱了拱手说道：“明天再见。”王三虎儿与张二告辞，只顾心中一喜欢，把渴也忘啦，倒了这碗水也没喝。

王三虎儿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喜。不枉我王三虎儿在江湖绿林一场，总算这点儿事，我探听明白，回到镖局子报信，也让众位英雄看看，我能办事不能办事。越想越喜欢，这就叫乐而忘倦，恨不能一步迈到镖局子，又没有那么长腿。自己往下赶路，连着夜往下走，非止一日。这日来到，杭州西

湖天竺街，就见人烟稠密，王三虎儿一打听，方知道二次开擂。他看大街上人多，他才绕着道顺着后街，够奔北高峰。以致王三虎儿，来到北高峰一看，就见众木匠在那里拆东西的看台。赶到一打听，方知道二次杭州擂，南北昆仑会，此时归两造说和，王三虎儿打听明白，心中又是一喜，自己这才顺着大街，够奔金龙镖局。来到金龙镖局子门首一看，就见镖局子门口儿，马匹都满啦。将到门首本镖局伙计一看，王三头儿回来啦，大家彼此让礼，都说三头儿辛苦，三头儿辛苦！王三虎儿也就向众人抱拳说道："众位辛苦！"王三虎儿细一问，这才知道潘黄两造归于说和。王三虎来到里面，就见众位英雄，都在大厅内外高谈阔论，就见老侠客坐在上面，王三虎儿，只得来到大厅与镇东侠相见，镇东侠一问王三虎儿，有何事故，当面回禀，王三虎儿一来看着大厅，内外的人太多。再者童林捕盗，乃是秘密之事，不可明言，皆因老侠客叫他当面言讲，王三虎儿无奈，只得站在老侠客的面前，就把奉张老侠客之命，探听盗宝二寇的踪迹，前后始末俱都当面回禀一遍。镇东侠未及开言，童林在旁边早就听明王三虎儿的这片话，赶紧站起身形，遂向镇东侠说道："兄长！王老三既然替我分心探听这盗宝二寇的踪迹，兄长擂台的事情已完啦。小弟可要赶奔清水潭捉拿盗宝的二寇，如若不然二寇再逃往他方，小弟难以追迹捉拿。小弟当面与兄长禀辞，赶奔清水潭。"镇东侠闻听，带笑向童林说道："贤弟上清水潭理之当然，为兄我呢？"镇东侠说这话，似有难过之处，头一件童林下山东，将自己要求出来，捉拿盗宝的二寇，是天下所皆知。若不随同前往，显着不对，要跟随一同前往，怎奈初与北侠相合，若要将群雄搁在镖局，显着自己不恭，又显

着自己托大。所以万般无奈，才说出这句话来。童林一听镇东侠所说的言语，童林也明白镇东侠的意思，只可低头不语。此时童海川与镇东侠，俱都是进退两难。

就在这个时际，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你们弟兄倒不必为难，我有两句话，要与你们弟兄相商。"镇东侠抬头观看，非是别人，乃是老英雄陶润陶少仙，神手东方朔。镇东侠赶紧站起抱拳说道："老英雄有何高见？侯廷愿闻。"陶润闻听，带笑开言说道："二位贤弟，据我想世界上的事，但凡是眼见是实，耳听为虚。虽然王三虎儿探听明白，盗宝的二寇，在清水潭住足。群雄此去捉拿盗宝的二寇，韩宝、吴智广果在清水潭，那也没别的可说了。倘若不在清水潭，一来是童海川打草惊蛇，再者又得罪江湖绿林的朋友。我说的这个话，可是透着猛撞，二位贤弟，可千万不可见怪，这是我斗胆发言，千万恕我。"镇东侠听他老人家言之有理，遂说道："此事依兄长之言应当如何？"陶润接着说道："我倒有个主意，不知贤弟意下如何？"镇东侠抱拳说道："兄长金石之言，小弟等洗耳愿闻。"陶润含笑说道："贤弟！何必太谦？只皆因我有一个手足兄弟，名叫陶荣字少华，江湖人送匪号，叫狸猫草上飞。他在清水潭对面正南望潭庄之内，开设一座小小的招商客店，只因清水潭的寨主，知道我弟之名，欲要结交，他们是时常的来往。我打算请几位与我同行，前往走上一趟，够奔望潭庄陶家店，面见我兄弟陶荣。叫他至清水潭明为拜候寨主，暗为探听盗宝的二寇。倘若二寇果在山寨之内，我命人回来到镖局子前来报信，聘请众位英雄够奔清水潭，捉拿盗宝的二寇。如若韩宝、吴智广，未能在山内窝藏，也就不必惊动山寨，那时侯贤弟与童贤弟，再作别的商议，设法追

踪。这是我的拙想，二位贤弟酌量。”老英雄陶润这句话将说完，就听贝勒爷在上面答道：“老英雄此计甚妙！我听着甚是合宜。海川，这个事就这么办才好！”镇东侠闻听陶润之言，甚是合宜。一来可以探听盗宝的二寇，是否如何，再者若是回信到了镖局子，镖局子的事情也就办理停妥了。想至此处，站起身形向陶润说道：“老人家，那么一来，您可就多受累替我们辛苦一趟。可不知道你老人家带谁前往合宜呢？”这句话未说完，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兄长既不能前往，小弟可作代表。”陶润扭项观看，答言正是二侠侯杰、侯敬山。顺口说道：“二弟前往很好！小弟兄他们都谁去？可好来往报信。”将说出这句话来，有两个人答言，说道：“阿弥陀佛，唔呀，我二人愿往。”侯二爷一看，原来是张旺坏事包同孔秀二人愿往。侯二爷遂道：“两个人足智多谋，口齿伶俐，带着这两个人倒有用处。”二侠客说道：“你二人前往，还有谁去呢？”就听旁边答言，说道：“你师叔弟子愿往！”侯二爷一看，原来是徐源徐子特、邵甫邵春园。知道他们的两个人水性大，若要到清水潭二人有用，遂说道：“你二人愿意前往，各带水衣水靠，免得临时误手。那们着没有旁人去了吧。”这句话没说完，旁边转过来两个小孩儿，乃是司马良、夏九龄。二侠客说道：“你二人小小年纪，何必跟随前往？”夏九龄说道：“师伯有所不知，此事正是我师傅的事。弟子应当前往，略尽为弟子的寸心。”侯杰闻听点头，“既是你们两个人愿意去，人也就够啦！也用不了多少人。”回头向王三虎儿说道：“老三你跟着再辛苦一趟。皆因你腿快道路又熟，好来往的报信。”王三虎儿听侯二爷的吩派，只得点头说道：“弟子情愿前往。”二侠客将要与陶老侠客商议起身，就在这个工夫。猛听得一

人答言，真是怪叫如雷，说道：“秃子！我也要去，你还是非带我去不可。”要知这个人是谁，这样无礼，竟叫侯二爷，侯秃子？诸君别忙！下卷自有分晓。

第十四回

探消息众侠夜宿陶家店　假祝寿陶荣卧底清水潭

却说二侠侯杰正要与陶老侠客商议起身，忽听有人叫了一声："秃子亦得带我去"，侯二爷一怔，用右手一握头顶，遮住峥亮的老美（本地俗语管秃子叫老美）扭项观看乃是童海川的师弟于恒于宝元，叱海金牛牛儿小子。侯二爷一想："还是不能不带他，皆因他是童海川的师弟"，遂说道："兄弟既要跟随前往，咱们可是当时起身"，牛儿小子说道："走就走，是啦，反正落不下我"，二侠侯杰将话说完，遂叫黄灿预备路费，大家收拾兵刃包裹，遂与众人告辞，不表镖局子里面办理善后。单提陶润与侯杰，带领众人由镖局子起身，够奔扬州清水潭而来，这路上二侠侯杰，可就受了罪啦，因为什么受了罪了呢？就皆因猛英雄于恒，他是天生来的天真烂漫，头一样儿他饭量大，走在路上人家没饿，他就饿啦，总要说是吃饭，众人就得随着他，他要是走累了，想住下就得找店，他说话还不好好的说，未曾说话先冲着侯二爷的秃脑袋，抡起掌来就是一巴掌，然后才叫："侯秃子"，他什么事随着才说，他的膂力又大，打的侯二爷秃脑袋发烧，侯二爷一来看在童林的面上，不肯说什么，再者又是傻兄弟，他说怎们着就得怎们着。不但侯二爷跟着受罪，连坏事包张旺与孔秀，都跟着受累，惹是惹不起他，就这个样儿，说着话还想打架，他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住就住，想走就走，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在扬州清水潭，天可就

不早啦，红日堪可西落，众人看见前面一片碧澄澄的青波，有认得的知道到了清水潭啦。唯有牛儿小子看天色已晚，腹中作响，不觉得一阵饥饿，伸着手掌往前抢步，直奔侯二爷。侯二爷知道不好，又要先打后说，皆是侯二爷叫他打了好几次啦，此时早防备着哪，回头叫道："牛儿小子，你又要做什么？"牛儿小子闻听，高声说道："侯秃子，天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让牛儿小子吃饭，皆因我饿的难受"。侯二爷一听，是不是，就知道他饿啦，遂说道："前面就是望潭庄，到了店里头咱们就吃饭"。说着话用手向东南一指，牛儿小子一看，果然前面黑暗暗雾沉沉一片的庄村。牛儿小子说道："既是离庄子不远，你们这几个小子还不快走，饿的牛儿小子难受，你们若是不快走，别怪牛儿小子拿脚踢你们"。大家一听这倒好，那里是走路啊，简直的是受气，众人只得往前赶路，工夫不大，来在望潭庄的西村口。陶润陶大爷，举目观看，庄村原不大，也就是五六十户人家，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铺户，往前走了不远，就见坐南向北一座大店。大门带门洞儿，两旁边的白墙，上面写着黑字"安寓客商"，仕宦行台，大小车辆草料俱全。门口当中有一块匾，黑匾金字，上面写着"陶家老店"。在门前站立着一个伙计，此时已是日向西斜，正是让客人住店的时候，陶润陶少仙同着众人，正向前走，看见陶家店必是二弟开的那座店。皆因陶二爷开店的时候，陶大爷并未来过，因此想着大概必是。就见伙计看见他们众人，老远的就指手往里面让，口中喊道："客官爷别往下走啦，这就是望潭庄陶家店。众位爷台里边儿请，房子也干净，吃什么也方便，不愿意住下请到里面歇歇脚儿擦把脸，泡壶茶喝，俱都不跟您要钱。众位爷台里边儿，"这个请字未曾说出来，陶

大爷就见伙计，把身形一转，面向着里面不言语啦，并不往里边让。连二侠客侯杰都不知道伙计出了什么毛病啦，众人在后面焉能知道怎么回事呢，唯有陶润陶少仙老英雄，心中明白，皆因是认得这个伙计，老远就看准了他啦。看着与原先穿的衣裳是大不相同，这时开店的伙计打扮，身穿蓝布儿裤褂，脚底下白袜青布豆包儿鞋，腰里头系着一条油裙，肩头上搭着一条白手巾。再往脸上看，不像五十岁的，其实他的年岁还大，就是未留胡须，生就的柿饼子脸儿，俩小圆眼睛，滴溜溜的乱转，棒槌的眉毛，小蒜头鼻子，薄片嘴儿，两耳扇风，头发可颁白啦，剪子股儿的小辫，陶润头三十年在绿林道上常见着他。他原本不是店内当伙计的，当初他是打闷棍的闷棍手，此人姓刘，排行第三，名字叫刘虎儿。他这一阵儿倒猛住了，没看出是陶大爷来。皆因陶润此时须发苍白，方才他往里让客人的时候，看着十几位往这们来，打算让进去做这号买卖，以至临近了观看，把他倒吓了一跳。皆因众人一来没有行囊，每人手中提着一个小包裹，俱都是目光炯炯，皆因他原先打过闷棍，看着众人好像办案的，故此他看着一害怕，不敢往里让啦。陶大爷认出是闷棍手刘三，知道他不是好人。其实陶大爷还是不知细底，这个店里头不只他一个人不是好人，真要把店门关上，连掌柜的带伙计，一个好人也没有，怎们会有好人呢？书中代表，想当初陶二爷陶荣陶少华，在江湖绿林道，虽然是当贼，可是当贼的与当贼的不同。虽然是草莽里面，可藏英雄不少，陶二爷闯荡各省专讲究偷富济贫，可称得起井里打水，往河里头倒，济困扶危，就是生平以来，也没把钱看重。他这个济贫可又是一种啦，不是看见穷人就给钱，他每逢若要是济困扶危，必要

打听明白，或是忠臣遭屈，或是孝子被困穷途，他必要侦察明白，在何处居住，确实是好人，他到夜晚之间，把银子包好，在银子包上写明原委，这才收拾紧凑利便，换好夜行衣，夜间越墙而入，到了忠臣所住的房间拨门撬户而入，落难的忠臣正在熟睡之际，他把银两轻轻放在枕边，然后才走。以致第二天清晨，落难之人醒来，收拾自己的被褥，看见银两包儿上有字迹，上面写的是暗地相助相扶之意，可是不留自己的名姓，这就是大英雄施恩不望报德，落难人得着银两，无非是对天感谢。陶荣陶少华，若遇上恶绅士恶棍土豪贪官酷吏家道饶裕，是绝意不能轻轻的放过，是非偷不可，自己只顾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幼年之间，倒不以为然，直到须鬓斑白，可就是落了一个两手空空，皆因未能剩下钱，何能够度晚年呢，自己一想：绿林上有句俗语，“瓦罐难逃井口破，合字难免阵上折”，真要老来时候，栽一场儿官司叫真冤，这才酌量出一个主意，打算大大的在申江做一号买卖，回归故土，以度晚年。自己拿定了主意，够奔上海在龙华寺，偷了一家富户纹银一千两，由上海将银子收拾好了回归望潭庄。其实他老人家隔个三年五载的，必要回到家中，在父母的坟前烧钱化纸，祭扫一番，然后再走游天下，所有望潭庄之内，自己的本家亲戚朋友，他老人家要是有个三年五载的不回去，众人都盼望想念着他，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有个情由。

皆因陶二爷每逢要回家中一趟祭扫，至少也得带个三百两二百两的纹银，赶到他老人家到了家中，亲友们那家就请，这家就接，家家没有不欢迎他老人家的，可是他老人家若要临走的时候，把银子拿出来，大有大份儿，小有小份儿，把银子一分散，然后才起身，这就是南省的土风俗，不差什么

都是这个规矩，虽然众亲友都知他老人家，在外面做的是绿林的买卖，可是没有一家不亲近他老人家的。此次陶二爷带着银两回家，众亲友见他回去，大家格外的欢迎，陶二爷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倘若日子一长了，这就有与他老人家知近亲友，见他老人家年迈，暗含着相劝，就说是老人家上了年岁啦，何必在外面披星戴月，昼夜操劳，倒不如自己手中有几个钱，自己在家中一养老，比什么不强啊。这就是大家希罕他老人家是个好人，上了岁数啦，所做的买卖也不算什么正道，大家是怕他招了官司，无非是在言语之中指点，让他老人家自悟。其实陶二爷久在江湖绿林之上，什么话他听不出来呢，自己也明白这个理，遂与众亲友在言语之中，说闲话儿，自己也提过不愿在外面做事，可是自己有几个钱，想不出来一个正当的营业，不差什么的买卖自己又不做了。亲友们听他这个口风，也是不愿意出去啦，大众亲友们跟老人家一商量，在望潭庄大道当中路南里，王老好儿的那个店要往外倒，您何不把他那座店兑过来呢，又可以安身，又是个买卖。老英雄陶荣一想，众亲友说的也有理，自己本心里原有些个恋土难移，因此与众亲友商量，可倒自己就倒过来。众亲友一听老人家点头愿意，又都是本村子里的事，众亲友又维持，那还有什么难办的事吗，三言五语的，两造全都愿了意啦，言明是五十两纹银，只要两家一立字，买卖就算对给姓陶的啦。众人打算请老人家前去看看这座店房，陶二爷也说的好："既有众位亲友维持，看不看的不要紧，定日子一写字，把银子交了就得啦"。陶二爷是始终也没看，老人家想着是事办来人，这就择日子，立字的那一天，银子两交，各无反悔，陶二爷就预备了几桌酒席，请了请众亲友与中人，跟

店房的四邻，与众亲友们还热闹了一天。陶二爷把事情办完，店房接过来，虽然房子不多，十数间房，地势宽阔，陶二爷看着虽然是土房，还可以修理修理，托亲友找来的瓦木的匠人一看，瓦木作的人也说的好："这个房不能修理，皆因是木架子全都糟朽啦，若要是一拆，就成了一把土啦，除却是另盖换新木料，没有别的主意"，陶二爷一想："自己在外面闯荡这们些个年，也没住过土房，莫若落地重修，无非多花上几两银子"，陶二爷这才与瓦木匠商议："落地重修，再多盖上十数间房子，分出三层院子，一概俱要砖瓦房，实檐实壁，四梁八柱，门窗白壁，俱要相宜"。瓦木匠人一合算："总得四百多两银子啊，这还是村中买砖瓦木料，俱都便宜，若要到了省城，还得多耗费一半，就是人工也省的太多"。陶荣陶老英雄，那在乎这几百银子呢，这才与匠人商量好了："纠工选料，择日动工"，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这座陶家店居然修盖好了，各屋中添设桌椅家俱，以致铺垫，全都是新的。择好了吉日挂匾，又请亲友们庆贺了一天，所有使用的家器俱全，静等择日开市。这就有亲友往他店房之内举荐伙计，陶二爷虽然是都点了头，就是日子尚未择出来，自己一人看守店房，心中到是很欢悦，自己想着："总算弃却绿林道，何若开店倒逍遥，自己无拘无束"，这一日自己用完了晚饭，把柜房的灯掌上，自己预算倒这个店才用纹银五十两，连修盖带铺垫到用六七百两，自己在柜房坐着，正然酌量如何开市，就在这们个工夫，听外面有叫门的声音。陶二爷站起身形，由柜房出来够奔大门，来在门洞儿里头将大门开开，一看外面站着十几个人，又兼着门洞黑，看不出面目，就见众人冲着他老人家抱拳，有叫他陶老英雄的，就有称呼陶二爷的，彼此一

阵的乱称呼，陶二爷也搭着没看真切，只得往柜房里让，遂将众人让至在柜房儿，仔细一看这一干人，俱都认识，这里面连一个好人也没有，除去打闷棍的，就是套白狼的，再不然就是隔着窗户拉被褥的，偷坟的，装鬼的，俱是江湖绿林道的小贼。陶二爷暗含吃惊，心中一想："我这个店还没开市，先上来这们一拨主顾，看这个样儿这个店要开不长"，遂说道："众位兄弟们今日来在我这个敝店有什么事，我倒要请教请教"，这句话还未说完，就见有一人答言，陶二爷一看认得，却是打闷棍的刘虎，遂问道："三弟有什么话，当面请讲"，刘虎儿笑嘻嘻的说道："二爷，您要问我们哪，我们皆因听你老人家，在望潭庄开设陶家店，您这个心意我们大家猜了去啦，您是弃却绿林归正道，开店养老倒逍遥，您真称得起知进知退者，方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您总算脱离苦海啦，皆因我们大家看着您眼馋，我们大家也要踏您的足迹，跟着你老学好。你老人家用别的伙计，也得吃着工钱，拿着月钱，我们大家打算与你老人家商议，您把我们大众留至在你老人家的店内当份伙计，一来我们可以得其正途，脱离绿林道，再者可以受您的栽培，你老就可以把我们提到岸上去啦。这是我的发起，有别的以外的事情，你老人家都向我一个人说"，陶二爷将刘三的这一片话听完，不由得沉吟半晌，心中暗想道："这群人还是得罪不起的，常言有一句话，能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又一想："这一干人当惯了贼，肯能回头学好，这也就难得很"，陶二爷向刘三说道："你们众人俱是出于本心，愿意跟着我负苦，我皆因是出于无奈呀，谁让我年迈不能在江湖绿林做事，我这才打算这们个主意，开店糊口，以度我的晚年，你们不能与我比，你们俱是正在壮年，虽然当

时一阵的高兴，就怕日子一长了，受不下当伙计的辛苦，仍然做你们的绿林生涯，那可不行。你们打算拿我这儿做一个躲叉窑儿，为安身扎足之地，够了时刻你们还是断道劫财，若要有这种行为，我是绝不能收，若果真要是决心忍耐，忍劳忍怨，甘心负苦，那也没有什么说的，我就是用别人在我店里当伙计，我也得开工钱，你们众位若要肯能回头呢，我比用别人不是还强吗。我所怕者就是你们性情不稳，喜怒无常，你们自己只要得，那我们没有什么商议”，刘虎闻听，遂说道："二爷您自管望安，我们早就知道您老人家，必有一番的议论，我们竟先与他们大众商议已定，我也是怕他们性情不稳哪，我先与他商量好了，我们大众跪在树林子里头，对天起了誓，才上你老人家这里来，只要你看着我们这里面的人，有一个在外面不法的，也不用官人拿我们，你老就把我们现出去，你老就说谁是贼，您看好不好？我们还不让你老费事，我们情愿自行到案。”陶二爷闻言点头说道："那们着也好，这是你出的主意，可有一样儿啊，你们在我这店里当伙计，净坐着吃吗，你们也得酌量着能做什么事，就说堂柜灶，总得一样儿”，刘虎不容老人家将话说完，接着又说道："这个事更不用你老人家操心啦，我们大家早就商议好啦”，用手向旁一指站着的三人，跟着说道："胡三，李二，焦六，他们三个人，原在大道上装神装鬼吓唬行人，你老是知道的这个买卖，夜间总不能睡觉，他们黑夜之间精神儿大，叫他们三个人当槽喂马，夜间打更，你老看准合格。费二，何五，韩七，他们三个原先学过掌灶，既在饭馆子里头学过徒，什么菜也做的上来，他们三个人据我想，您就叫他们三个人在灶上，绝不误事”。说着话又用手一指旁边的站着那一个，说道："这个

人你老人家也认识呀，他的名字叫郭清，行二，原先他在村子里头教拳，皆因打徒弟失手，打在太阳穴上，把徒弟打死啦，他怕打官司，逃出去遇见我带着他打棍，他是又能写又能算，叫他在柜上写账当先生准相宜，再说翁大翁二，他们哥儿俩在店里头当过小伙计，若要叫他们俩人伺候客人，决以得罪不了人，我，您是知道的，店里头当伙计往里让客人，那是我的拿手，我跟韩二我们俩人，在店门首张罗买卖，往里面让客人，您看我们这些个人，还用您分神吗?”陶二爷闻听，刘三的这一片议论，不由得心中欢喜，带笑说道：“你们哥儿几个，这们一来到是我的帮手啦，难得老三你这份思想，想的这份周全，总算是你们几位屠户放刀，立地成佛。我还有一件事”，刘三说道：“什么事，你老人家自管说吧”，陶二爷接着向众人说道：“咱们大家不是就为吃饭吗，这个买卖咱们定日开市，既做买卖咱们可不准多赚钱，若要是打算多赚钱，那还不如做咱们绿林的买卖，只能赚钱够吃饭就得，咱们大家就图个聚会，赚个热闹就行啦”，刘三闻听说：“您老人家既是愿意，本月初九日，就是个好日子，你老人家就约请亲友，咱们就是那一天开市大吉”，陶二爷一听这个日子很好，可就是一样儿，得按着我出的那个主意，咱们不许多赚钱，够咱们吃的就得，虽然是咱们这个店里头没有好人，还得比别人常开店的和气，应酬上头总得屈己从人，谁要是不尊我这个规矩，咱们当时就散，可别说我不顾面子”。众伙计们闻听，一齐答言说道：“你老只管万安，你老是光图个热闹不图赚钱，不赚钱的买卖好做，你老交给我们吧，你老只管放心”陶二爷这才与伙计们议定，打发人知会亲友们，预备酒席，赶到头天亮的时候，也是陶二爷素日维持下的，众亲

友不差什么都来挂块红，陶二爷预备酒席，款待众家的亲友，十分热闹，直热闹了一天。第二天正式开市，按着开店的规矩，一清早派伙计下道迎接客人入店，住店吃饭一概都不能要钱，小柜子多给，（小柜子就是伙计们的零钱哪）是开店的还有这个规矩，每一年终三十儿，大年初一也要这个规矩，是中国普通开店的都是一样，开张的第二天，可是按着规矩要钱。陶二爷自由开这座店，暗地里留神调查伙计们的行动，一看众伙计们，虽然都是江湖绿林道的底子，此次做买卖还是真都安分守己，没有一个意外的行动，陶荣陶少华，不由得暗中欢喜，买卖一做长了，所有的客人店里头天天住不下，买卖实在是兴旺，天天客人住不下往别的店里让，这是因为什么呢？一来是这店里头干净，伙计们应酬的又周到，铺垫都是新的，再说吃喝还是真贱，原先一斤馒头，比喻用秤秤六个，如今秤十个，分两就显着大的多啦，大碗儿面，平常卖半斤面，也就是多半碗，陶家店里头不然，陶家店半斤面，可以能够上了尖儿。因此是住店的都贪图小便宜，行在道路之上，住店的这个嘴告示最厉害，不怕遇见行路的客人，客人知会客人，你们要是住店哪，只要走的着望潭庄，你们可住陶家店，陶家店头一样儿，吃什么什么便宜，再者伙计们伺候的格外周道，若要是去晚了，还是没地方住，这就是做买卖少贪利的好处。陶家店就皆因占这个行路的嘴告示的光，他这个买卖是以多为胜，还是真赚了钱啦。陶二爷又在后面收拾，三间厢房儿，终朝每日逍遥自在，到享了清福啦，虽然是享福啊，未免可就别生枝叶。

陶二爷一开店不要紧，对面清水潭的大寨王可就知道了，罗烈，罗焰光，命人持帖相请陶老英雄到山茶话，陶荣又不

敢得罪，只得随帖前往，到里面一见大寨主，并没有别的事，皆因三位老寨主久慕陶老英雄的英名，欲约入伙让为第一把金交椅，陶老英雄回答的也好，“只因自己年迈，不能在绿林道做事，这才退归林下开座小店，以度晚年，若要能在绿林道上行走，我何必开店苦守呢，只皆因我在寨主治下所管，早就应当前来拜访，这也不是寨主约我入伙，这是寨主怪罪于我，不用说约我入伙，只要寨主原谅我，多容我一步，我就感激不尽”。三位寨主再四的要求，陶荣执意不允，众位寨主也就无可如何，大寨主待遇陶荣甚厚，由山内水寨挑选了四只小船儿，送与陶荣，余外单有四个小旗子，只要是陶家店住的客人，要渡清水潭，把小旗子往船头上一插，走到那儿也没人敢劫，如若客人行在水面儿上被劫，清水潭的寨主，还管帮着找客人丢失的物件。这还不算，每逢陶老英雄，若要到了三节两寿，清水潭的寨主，必要打发人前来送礼拜寿，若要到了寨主的寿诞之期，陶荣也备薄礼一份，逢节拜节，逢寿拜寿，因此陶老英雄与清水潭的寨主来往，走的很 亲近，陶老英雄的店内买卖，自然丰裕不必细说。就说伙计们虽然是绿林出身，帮着陶老英雄一做这个买卖，得其衣食饱暖，他们又都没有家眷，真可称起无忧无虑无挂念，也就不生别的是非，一个个都是本本分分的，倒都成为安善的良民，这们看起来同化二字，果然是不错，这就是挨金似金，挨玉似玉。

这一日闷棍手刘三，顶到天晚日色西斜，又是往店内让客人的时候啦，皆因看见西村口来了十数个人，俱都是行路的模样，身上穿的俱都是长大的衣服，他这才往里面让，其实他年幼的时候，见过陶润陶少仙，这些个年未见他，把老英雄忘啦，赶到临近了，他因为什么不往里让了呢？皆因他

看着众人，手中提着长条包裹，目光炯炯，他以为是办案的啦，因此他让着让着，把头往里一转，他可就不敢让啦，自己准知道自己店中没有好人，陶大爷看见他一转身，陶大爷明知道这小子不打闷棍啦，在我们店内当了伙计啦。他一定是看着我们是办案的，所以才不敢让，他一定是这个思想。陶大爷故意的要吓唬吓唬他，遂说道："伙计这是店吗？里头有闲房没有？我们打算要住在这里"，刘三一听这句，吓了一跳，心说是不是，办案来了不是，跟着说道："客官爷们避屈吧，店里头都住满啦，没有闲着的房间啦"，陶大爷接着说道："客房要是没有了，我们可以在厢房住一宵"，刘三遂即说道："厢房已然住了六位啦，实在是没有地方啦，请客官爷们下站住去吧"，陶大爷闻听，心说："这小子，真害了怕啦"，遂说道："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陶家店在那里？"刘三赶紧答言说道："陶家店在这东边儿不远您哪"，其实陶大爷是明知故问，早看大门上的匾，写陶家店啦，陶大爷心中说道："这小子真可恶"，遂又问道："陶家店还是陶荣陶少华开的吗？"刘三不听则可，一听更害了怕啦，心说："是不是，这几个办案的真要办我店东家，莫若我撒个谎吧"，赶紧说道："你老人家要问姓陶的陶荣啊？"陶大爷说道："不错，正是此人"。刘三急急的说道："这位早死啦，死了有十几年啦"，陶润以先闻听，吃了一惊，以为二弟真故去啦，后又一听已死去十几年啦，心说：头几年我还与我二弟在一处，这小子有多们可恶啊，莫若到耍戏耍戏耍他，跟着向众人说道："咱们在官应役的，若要住店，不管有闲房没有闲房，若要没闲房，也得给咱腾"，侯二爷在旁边早看陶大爷是耍戏这小子，遂说道："那是自然"，牛儿小子本来在后头就饿的真难受，跟着大声

嚷道："一个也走不了，咱们就住这里"，其实牛儿小子是饿的难受，说的是不让众人走，就住在这个店里好吃，牛儿小子这一句话不要紧，刘三是更害了怕啦，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店里一个好人没有，今天非都办了去不可"，陶大爷一面说着，一面向店门这里走，刘三一看事情不好，转身打算往店里就跑，陶大爷身形够多快呀，往前一窜，一把抓住刘三的肩头，口中说道："你认得我不认的？"刘三这一下子，可吓坏啦，准知道若要办了去，钩起打闷棍的案件准是活不了，赶紧双膝跪倒，眼中流泪，口中说道："老爷们饶命，我如今洗了手啦"，陶润闻听，心中暗笑说道："饶着栽了官司，这小子不打调坎哪，洗了手就是不打闷棍啦"，陶润顺口说道："你洗手不洗手我不管哪，我问问你还认识我不认识啦？"此时刘三这小子，早吓糊涂啦，不但是刘三害怕，这店里头掌灶的、喂马的，都吓的藏起来了，就有人跑到后面告诉东家办案的来啦，后面陶荣得着这个信，要是旁人早就由后面跳墙逃走啦，唯有陶荣少华，向伙计瞪目说道："办案来啦，你们害什么怕，打官司我亲自到案，还能叫你们大众跟着随衙吗，不用害怕都有我哪"。陶二爷由后面厢房儿绕至在前面，举目观看，直打是真有办案的啦，细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胞兄陶润陶少仙，揪着刘三问他认识不认识，再一看刘三实在是现世，跪在院内眼泪汪汪，磕头磕的把脑袋磕了一个大疙瘩，陶二爷看着他不由的好笑，赶紧答言说道："刘三你怎么会不认得，这是我的兄长啊，你怎么见了面儿磕上头没完啦？"刘三闻听，看见东家来了，并不害怕，擦了擦眼泪，细一看陶润，这才想起来，遂用手指着陶润，站起身形说道："咳，老爷子你可真会拿我开玩笑，差点没把我苦胆吓破了"，

陶润带笑说道："这不能怨我，谁让你说我二弟死了呢"，刚跟刘三说完了话，刘三自觉着无味。此时陶荣过来，面见兄长跪倒行礼，口中说道："兄长在上，小弟大礼参拜，"陶润陶大爷伸手把他搀起来，说道："二弟我给你引见这几个朋友"，说着话，遂 转身用手一指侯二爷，口中说道："这位就是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二侠客侯杰字静山"，又用手一指陶荣，向二侠侯杰说道："这是我的二弟陶荣，哥儿俩见见"，彼此相见已毕。陶大爷又要与牛儿小子引见，侯二爷把陶大爷给拦住啦，因为牛儿小子不会说人话，只为就是一表名姓，然后叫徒弟们过来见礼，徐源，邵甫，孔秀，张旺，司马良，夏九龄，王三虎儿，一齐向前与陶二爷行礼，陶二爷伸手相搀，然后才往上房屋中让，此时刘三精神也抖起来啦，遂即向前启廉笼，众人进了南上房，彼此撣尘，夥计打过脸水，大家净面，众人擦洗已毕，然后伙计们献茶，大家茶罢。陶荣向陶大爷说道："兄长与众位英雄来到清水潭，莫非有什么事吗？"陶润用手一指侯二爷，向陶荣说道："二弟，你要问我们二位与朋友办事到此，还是非得用兄弟你办不可"，陶荣说道："有什么事，哥哥您只管说"，陶大爷一面吃着茶，一面就把童林童海川出世以来，所遭所遇，又把国家失去翡翠鸳鸯镯，童林带罪捕盗，又把杭州两次立擂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并说："新近王三虎探听清水潭，窝藏盗宝的二寇，依着童林要请群雄，前去清水潭捕盗，倒是我一时多口，我恐怕二寇不在清水潭，反倒得罪江湖绿林的朋友，我又怕打草惊蛇，皆因我知道兄弟你与清水潭几位寨主有交情，我这才出了这们个主意，请二侠客随同我来在贤弟你的店内，你若能够进清水潭，探听明白二寇是否在与不在，我们大家，再

想别的主意，你要能办你就点头应允，如若不能办你可也别为难”。陶荣闻听，赶紧点头说道：“兄长你们老爷儿几个，来的正是时候，要是平常的日子，我还是不进山，只因明天乃是大寨主罗烈罗焰光，寿诞之期，年中我必有一份薄礼，我亲自上寿，你老人家这不是带着徒弟们不少吗，你老人家派两个精明强干的，随着我进山，这是为什么呢？就为的是明天寨主款待于我，在聚议大厅之内，我是决不能出离大厅，可以叫跟着我的人在下面打听，大概二寇在山与不在山，没有个打听不出来的，明天请二侠在店中等候，我们是清晨前往，若要到天交正午，我们也就回来啦，明天若要到正午不回来，一定是里面寨主款留，如若是掌灯以后不归，那可没有别的，也许是人家看出我们的破绽，你们老爷儿几个在外面，与我们爷三个做个接应。还有一件事，可不知道那二位能随我前往？定好了明天好起身”，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我二人愿随同老人家前往”。陶二爷回头观看，却是司马良、夏九龄，陶二爷问道：“既是你们弟兄愿意前去，在杭州立擂之时，你们哥儿俩登过擂台没有？”夏九龄答言说道：“我上过擂台，我师兄并未登过擂台”，陶荣闻听，口中说道：“哎呀，既是少侠客，你既登擂，名姓必然是人人知晓啊，可有一件，你可别过意，你得把名姓暂时改一改，这本是逢场作戏，就是一时，少侠客你能改吗？”夏九龄闻听，说道：“这有什么，但不知改作什么名字？”陶荣笑嘻嘻的说道：“你就把当中这个九字去了，你就叫夏龄，也就不用改啦，可是你们二位还要避屈，寨主要问，你们二位就作为我新收的徒弟，你们二位可别怪我”，夏九龄说道：“这有什么，明天咱们就是这们办，我们弟兄二人看您的眼色行事”，陶二爷道：

“好好”，陶荣刚要与兄长谈话，不料想牛儿小子在旁边气的肚子都鼓啦，皆因是在路上他就饿的难受，好容易盼着到店里头好吃饭，牛儿小子在屋中坐着净看着他们说话，老不提吃饭二字，牛儿小子真急啦，猛然怪叫一声，叫道：“侯秃子你们净顾说话，诚心饿着牛儿小子，那可不成，”陶大爷闻听，冲着二侠侯杰说道：“咱们只顾说话，牛儿小子早就饿啦，我到把这个事给忘了”，回头对兄弟陶荣说道：“你这店里有什么吃的，我们大家全没吃饭呢，赶紧给我们预备”，陶荣接着说道：“兄长您何不早言语，既然是那们着我让他们预备”，遂告诉刘三让他们外面预备酒饭，刘三闻听，转身出去。工刻不见甚大，带进四五个伙计来，调摆桌椅，放好了杯箸，陶二爷让二侠客上坐，彼此按次序落坐，摆了两桌，伙计们忙乱跟着添酒上菜，西边儿这一桌陶氏兄弟陪着侯二爷不过谈话，慢慢的饮酒，唯有东边儿这一桌，牛儿小子坐在当中，左边张旺司马良，右边孔秀夏九龄，挨着次序坐着，斟上酒大家慢慢的喝，唯有一上肉菜啦，牛儿小子立刻把眼珠子瞪圆啦，伸手他就把这碟儿菜，端在自己的面前，口中还不住，叨叨念念，说道：“是有肉的菜都是我的，谁要一动我的菜，我就跟谁拼命”，张旺气的在旁边念佛，孔秀生着气向于恒说道：“牛儿小子，是上来的菜都有肉，都是你的，我们大家吃什么呢？”牛儿小子瞪着双睛，指着桌子上说道：“你大家要吃呀，这淋清酱醋咸菜蒜瓣都是你们的”，孔秀气的说道：“唔呀，牛儿小子你这混账东西，不给我们大家菜吃，都是你的啦，那们着我们就不用吃”，他们这里捣乱不要紧，上面那张桌儿上陶荣陶少华，早就听明白啦，回头告诉伙计：“多给于恒他们那边上肉菜”，刘三答应，来到这边桌儿，又用言语解劝，这

才把这顿饭吃了，牛儿小子吃完了饭也不漱口，就在东面炕头上一倒，还是倒下就着，不大的工夫呼声震耳，鼻声如雷。陶大爷看众人也是一路的劳乏，这才与侯二爷相商："让他们早些安歇，预备明日好办事，"侯二爷自可点头，叫伙计伺侯。此时陶润陶少仙，与兄弟多年未见，跟随陶荣陶少华，哥儿俩够奔后面厢房儿里而安歇，为的是弟兄们好谈谈心，弟兄二人告辞回归厢房儿去了，二侠客叫伙计换一盏蜡烛，也就够奔西里间安歇睡觉，一夜晚景无事。次日天光将亮，侯二爷就起来啦，在屋中痰嗽，其实外面的伙计，早就把店门开开啦，不差什么住店的客人，早就出离店房登程上路。伙计一听侯二爷，在屋中一痰嗽，就知道起来啦，伙计把门开开由外面打过洗脸水，此时小弟兄们已然睡醒啦，跟着大家梳洗已毕，伙计把茶泡进来，大家吃茶谈话，就在这们个工夫，听外面有人说话，外面说道："二侠客起来了吗？"侯二爷闻听，站起身形，就见由外面陶氏兄弟，一同走进屋中，二侠客一看，只见陶二爷今天换了一身新衣服，身上穿着米色绸子长衫，里面白绵绸裤褂儿，白色袜云鞋，脸上看红脸膛，白发如银，雪霜白的掩口的髯须，到是精神百倍。二侠客抱拳让坐，伙计跟着将茶献过来，陶二爷叫道："刘三，外面的礼物预备齐了没有？"刘三赶紧向前回禀说道："东家要问船已备妥，东西已然备齐"，陶二爷向刘三说道："你把礼单拿上来与我观看"，刘三闻听，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就见帘儿一起，刘三由外面进来，手中托着礼单，后面带着四个伙计，每人手中托着一个果盒，刘三顺手把礼单呈与陶二爷，陶荣接过礼单打开观看，上面写的是四色水礼，头一样儿写的是寿桃一盘，第二件是寿面一端，第三是寿肉一方，第四样儿

寿烛一对。陶二爷吩咐把寿礼打开我观看，四个伙计赶紧把盒盖儿打开，双手捧着叫陶二爷过目，二侠客侯杰在旁边一看，不由的暗笑，这个寿桃比核桃大不多少，五个一盘儿，这寿面也有半斤切面，还挽了一个桃儿，上面还插着一个寿星老儿，这个寿烛更难看啦，原来是一对素蜡，上面还写着一个金寿字，这个寿肉真是一点儿肥肉也没有，约有半斤羊肉，切成一个四方块儿，放在一个碟子内，侯杰不由的说道："陶二哥这个礼物，据小弟看太轻一点，"陶少华微然含笑说道："二侠客你老有所不知，每逢要到了我的寿辰，山里面送来的俱是彩缎金银，您说到了人家的寿辰，我也应当如此，无奈我开店的事业，本小利薄，这点儿礼物，就是遮一遮羞脸儿，常言有一句话，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瓜子不饱是我的人心"，将话说完，不由的大笑。二侠客说道："什么事总算你老人家想的开，既然如是我叫司马良夏九龄二人，相随老人家就此前往"。回头叫道："司马良夏九龄，你二人穿戴好了，伺候着陶老英雄"，陶荣说道："此时天已不早，我们爷儿三个，还是这就起身"。此时司马良、夏九龄，早就暗暗的带好了自己的兵刃，这小哥儿俩俱是蓝绸子大褂儿，白绸子裤褂儿，白袜青缎子皂鞋，又兼着生长的俊美，透出一番的精神。陶荣陶少华，又与司马良、夏九龄相商，进山叫他们暗中小心留神，这小哥儿俩点头应允，这爷儿三个才与群雄告辞，由打店中起身，出离店房够奔北村口。来到北村口不远，就是江沿儿，司马良一看，就在江沿上有一个镇潭的石牛，雕刻的玲珑，就见潭沿上放着一个小船，两个使船的站在船上伺候，刘三向前指点，遂说道："老庄主船还未走哪，在此等候，请老人家上船进山"，陶荣闻听，遂向二小说道：

“你二人随我进山”，说着话顺着跳板上船，司马良、夏九龄，看见老英雄上船，面向船头坐在船板之上，这哥儿俩也就随着上船，站在老英雄身背后叉手侍立，跟来的四个送礼的伙计，也就上船往两旁边一站，老英雄吩咐开船，掌船的跟着撤跳，解绳启锚锁，将锚挂在船头，跟着伙计用挽子点船，船只掉头，前面伙计将篙放在船帮之上，伸手用棹棹船后面掌船，小船儿荡荡悠悠一直够奔正北。也搭着清晨的时候，大江之中被日光照得大亮，江水东流不亚如万道银蛇上下翻滚，往水中观看，碧澄澄的清波，混河的水到此澄清，故名叫清水潭。老英雄无心观看清水潭江景，就见前面一片芦苇，被风一刮芦苇乱晃，当中一道水港子，小船穿着芦苇的水港子过去，白亮亮一片是水，远远的望见竹城水寨，穿着往前行走，离着竹城相近。司马良、夏九龄举目观看，这座竹城与别的竹城不同啊，由前面看一片青，就仿佛墙似的，并无有枝叶，这个枝叶全都拿镰刀打了去啦，上面的竹子尖儿，满都拿锯锯成城墙的垛口一样，竹城根儿底下的乱竹子，满都压在水内，离着水皮儿三尺多，用锯斜着一锯，竹阡子俱都冲外，约有三丈多宽，满都是乱竹签子，若要攻打这座竹城，在船上看不见水内的竹签儿，一个不留神船要撞上，就得撞沉。正当中一座竹城，城楼子全拿竹子做出来的，在城楼子上，一边儿有刀把大辘轳，上面都是鸭卵粗细的大绳，吊着这扇竹门，这个竹门可不是两扇，是一扇闸板，也是竹子做成的，若要是两扇，水要是一发，门可就开不开啦，这个不要紧，水要是一长，按着搅闸板似的，用辘轳往上一搅，随便开放。竹城门的底下，还有水内的埋伏，二十四把绞轮刀，日夜不停来回乱转，又名叫水磨，系在江底下，不用说，人

进这个竹城，就是鱼撞在绞轮刀上，也得杀为两段，城墙的上面满都用锯锯平，上面铺上木板，可以能够走三排大车那么宽，这座山四面是竹子的城墙，当中是一座山，四面有水围着这座山，这个水是由那里来的呢？就是由西北混河的水，水到了西北竹城下有一个竹闸，这个由打竹闸进来，围着山转一个湾儿，东南有一个水闸，顺着东南出去，就是混河的水到此澄清，就到如今也是如此。今日乃因寨主寿诞期，司马良看竹城上张灯结彩，上面竹城上，还有一面大旗，白地大红沿儿，红蜈蚣走穗，在白旗子地儿上写着清水潭三个大字，就见竹城的城墙上喽啰兵，来回的乱走，陶二爷这只船离着竹城相近，可就不敢向前走啦。其实竹城上面了望的喽啰兵也就看见啦，喽啰兵早就看见由正南来了一条小船，上面是望潭庄陶家店的陶二爷，大家都认识，上面喽啰兵站在上头，明知故问，高声喊叫，说道："前面来的是那里的船，赶紧答言，不然，我们可就要放箭啦"，陶二爷闻听，抱拳答言说道："上面弟兄们听真，在下姓陶名荣字少华，在望潭庄开店，今日特此前来与寨主上寿，望弟兄们与我通禀一声"，上面喽啰兵闻听，答言说道："就请老英雄在此稍候，我等与老英雄通禀去去就来"，陶荣抱拳说道："弟兄们受累吧"。此时喽啰兵顺着竹城的马道下城，下面有一小船儿，乘坐小船儿够奔里面大寨，来到山下船坞下船，进三道寨门，来到聚议大厅，单膝跪地，口中向上回禀说道："启禀寨主得知，外面有陶老英雄前来上寿"，此时三位寨主正陪着乔玄龄，韩宝吴智广，在大厅谈话，就听喽啰兵报道，陶老英雄上寿，大寨主站起身形，向乔玄龄说道："此乃我之至友，今日前来上寿，待我弟兄摆队相迎"。乔玄龄等见大寨主罗烈罗焰光，带同二寨主杜豹，三寨

主彭冲，吩咐喽啰兵备船摆队相迎，只有少寨主罗威。在大厅之内奉陪。

单表寨主带领喽啰兵来到船坞，此时虎头大船备齐，还有二十只麻洋小船儿，寨主奔岸登舟，传牌下去开竹城，喽啰兵鸣锣，此时大船解缆撤跳启锚锁，船只开行，够奔竹城而来。此时竹城开放，船只往外撞，对面陶老英雄，在小船儿之上，早就看见竹城开放，里面锣声震耳，当郎郎的声音，就见当中撞出一只虎头大船，船舱的四周围悬灯结彩，四周扎着像采莲的样式，在两旁一边十只麻洋船，船上俱是喽啰兵，身上面大都各擎兵刃，在虎头大船船头上，列摆的俱都是喽啰兵。头目约在五十余名，俱都是蓝手巾包头，全是一身蓝布裤褂儿，钞包系腰，脚下洒鞋白袜，怀中抱着鬼头刀，在船头一边两个叉手站立，陶荣陶少华一看，认得是水中的四小寨，江蛇当曹成，横江蟹曹宝，金枪暇蟆叶得方，银枪暇蟆叶得成。再往中观看，船舱的前头设摆三把金交椅，下首坐着一位寨主，站起来大身材，身穿青绸子大褂儿，腰中系着一根绒绳，脚下洒鞋白袜，往脸上看，生得面目凶恶，面似生蟹盖，就是青中透暗，暗中透黑，这们一个脸儿，两道粗眉直插入发，金燎似的两只眼睛，双颧高耸，大鼻子头儿，火盆口獠牙颠倒生于唇外，黄发蓬蓬，剪子股儿的小辫，颏下黄发扎烈腮边，胸宽背厚，这位非是别人，正是分水忽律彭冲。上首坐着一人，腰圆背厚，身体不高，有点儿溜肩膀长脖项，身穿蓝绸子大褂儿，足下白袜洒鞋，脸上长的难看，夹板子脸膛，大贲搂头，后脑海有一个大肉瘤子，面部发青，两道细眉似有如无，深眼窝子，小圆眼睛，黄眼珠儿，小鹰鼻子，薄片小嘴，微有发须，两个小元宝耳朵，发辫不大，陶二爷认识

此人，正是二寨主双头蚆蝛杜豹。正当中正是大寨主罗烈罗焰光紫面龙君，就属他长的威风，站起身来，胸圆背厚，身穿米色绸子长衫，内衬白绵绸裤褂儿，白袜青缎云鞋，往脸面上观看，紫红的脸膛儿，两道残眉，一双圆睛，准头丰满，阔口板牙，大耳朝后，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连鬓落腮的花白须飘洒胸前，手拿折扇。陶老英雄正然观看，自己的这只小船儿被大船压水，拥的来回的乱摆，其实虎头大船的寨主，早就看见啦，大寨主即忙吩咐水手，我船慢行，船只一慢，陶老英雄这只船可就稳住啦，大寨主率领众人临于船头，抱拳带笑，口中说道："哎呦，我打谅是何人，原来是老哥哥到此，每年到了小弟的贱辰，必要劳动老英雄一趟，我本当到店内与兄长行礼叩头，今反倒叫老哥哥来到敝寨，此处也不是讲话之所，请兄长过舟进山说话，"陶荣带笑抱拳说道："陶荣又在寨主治下所管，屡次蒙寨主照看，今到寨主寿辰的喜期，陶荣焉敢不到"，一面说着话，一面看大船相近，离着小船约在一丈多远，老英雄脚下碾劲，垫步拧腰嗖的一声，跳在大船的船头，司马良、夏九龄，也跟着窜过来啦，三位寨主一齐向前与陶老英雄行礼，陶二爷伸手相挽。大寨主行礼已毕，看见陶二爷身背后边站立的两个伶俐的童子，遂用手点指问道："兄长，此二位少公子何人，因何带至敝寨"？陶二爷扭项回头一看，用手一指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三位寨主若问，只皆因劣兄弃却绿林，不做江湖道的买卖啦，新近又有朋友，与我介绍徒弟，我是至意的不收，朋友勒令在我身上栽培，我也是万般无奈，又收了这们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马良，一个叫夏龄，说着话用手指着三位 寨主，你们两个孩子，还不过去相见寨主等待何时，"司马良、夏九龄，万般无奈，只得抢

步向前，口中说道："三位寨主在上，小孩参见三位寨主"，大寨主罗烈抢步向前，伸手搀起，一手拉着两个孩儿，上下细看，也搭着二位小英雄长的好看，他是越看越爱。罗烈看着两个孩儿，扭项对陶荣说道："老人家您多大的造化，老了老了，您又收这们两位得意的门人，若要跟随你老人家，习学窃取的工夫，真有点儿可惜，日后若要习学武术，我情愿倾囊相赠"，陶二爷闻听，含笑说道："我也不愿意教给他们黑道儿的买卖，贤弟若肯替我受累，我是感激不尽"，回来又向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你们两个人造化不小，还不过去谢谢，日后好传授你们武术"。司马良、夏九龄，只得过去行礼，大寨主伸手相搀，回头向陶荣说道："舟船之上不是你我弟兄讲话之处所，请兄长进山谈话"，陶荣向罗烈说道："此来专为与寨主拜寿，礼当相随"。说话间彼此让坐，三位寨主让陶荣当中落坐，弟兄三人左右相陪，二位小英雄站立在陶老英雄身背后。大寨主罗烈山令下命将舟掉头，陶老英雄所乘的小船随在大船尾后，众喽罗听大寨主令下，将船只拨转船头，左右鸣锣大船在前，众麻洋小船在后，一同够奔竹城而来。一直进了竹城，后面管竹城的喽罗，将竹闸放下，陶老英雄用目观看，竹城之内，左右借着竹子在水内，一边修盖二十五间木板房，在木板房之前，一边五十名喽罗兵，各擎双手刀站立两旁，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精神百倍，船只由木板房里穿过去，前面白亮亮一片是水，远远望见北面的山坡，山坡之下修盖出来二十五间船坞，在山顶上明显出一座大寨的寨门。赶到船只来在船坞，舟船靠岸，喽罗兵跳下去系绕绳锁搭跳板，下锚已毕，喽罗兵头目来至寨主面前，单膝跪地，口称："启禀寨主，跳板搭齐请寨主弃舟登岸"，众位寨主闻

听，一齐站起身形，伸手拉着陶老英雄的手，口中说道："请兄长进山一叙"，陶老英雄，只得与寨主挽手一同下船，由船坞穿过去，够奔大寨的寨门。就见寨门之前悬灯结彩，在两旁一边二十五名喽罗兵，一个个垂手侍立，由头道寨门进来，进了二道寨门也是有喽罗兵把守，来到三道寨门，可就看见聚议分赃厅，在大厅房间之下，高挂彩绸，悬着宫灯，喽罗兵站立两旁，东西配房以前摆列着戳灯，还有一边儿四对气死风灯，这都是预备夜晚点的。大厅之内迎着面一张八仙桌儿，上面摆定五供蜡阡儿，寿烛辉煌，正当中香炉上面点着长寿香，香烛上面还插着一个纸糊的寿星老儿，在香炉的后面，摆着五碟鲜果子的供，后面八扇屏，上面挂着一轴大寨主的形乐喜容，左右两旁边，一边儿放着四张八仙桌儿，俱都有桌围子，唯有当中供棹上的棹围子，是南绣平金，两旁的八仙儿，上面铺着红毡子，上面设摆着各样的寿礼。在台阶上站立着三个人，乃是二俗一道，上垂首站着这个俗家，身量不高五短的身材，身穿青绸子大褂儿，足下白袜洒鞋，往脸上观看，长得顶平项圆，黑脸面剪子股儿的发辫，生就的浓眉圆眼，鼻直口阔，大耳有轮。下首站着这一个，中等身材，细腰扎背，身穿宝蓝色绸子大褂儿，白袜青缎子皂鞋，往脸上观看，刀条的脸儿，白中透青，剪子股儿小辫，两道细眉，三角眼，尖鼻子，薄片子嘴。两个人俱都是二十多岁，唯有当中站着的老道，长得相貌甚凶，身量高大，肩宽背厚，身穿古铜色的道袍，外罩棋子布的背心，白布的高桶袜子，厚底子黄缎子云鞋，往脸上观看，青中透黑的一个脸面，两道粗眉，一双怪目，秤它鼻子火盆口，呲着两个獠牙，颈下连鬓落腮的一部黄髯扎烈在腮边，黄蓬蓬的头发，挽了一个髻

儿，上面叩定桦木道冠儿，金簪别顶，两耳如轮，手拿着一个树樱的拂尘。陶二爷看罢，心中暗想："莫非这个老道，就是飞龙观的乔玄龄，若要是此妖道，旁边这两个人，一定是盗宝的二寇，韩宝、吴智广"。书中代言，只皆因乔玄龄，由飞龙观逃走，绕走三岔河，巧遇韩宝、吴智广，只因韩宝他二人，无有凄身的所在，乔玄龄才把他们引至在清水潭，只因乔玄龄与少寨主，玉面小神龙罗威罗声远八拜之交，方才把他们留至在寨内，此时正赶上寨主寿诞之期，同在大厅之内谈话，皆因有拜寿的来啦，寨主前去迎接，他们三人同少寨主，在阶前伺候，陶荣陶少华一看，见他们三个人与少寨主站在一处，心中早就猜出七八分啦。陶二爷正然观看，就听大寨主说道："兄长请到大厅之内，少坐待茶"，陶二爷只得抱拳说道："请"，这才一同众位寨主上了大厅，大寨主将要让坐，寨主一回头看见自己的孩儿罗威陪乔玄龄，他们站在那里伺候，复又向陶荣说道："老哥哥我与你老人家介绍几个朋友，回头坐在一处好谈话"，陶二爷说道："很好，我是多一位朋友，多一条膀臂，但不知是那位英雄？"大寨主罗烈冲着乔玄龄点手说道："乔道爷，我给你们三位引见个朋友，也是咱们绿林合字"，乔玄龄未及答言，就见韩宝在旁边冲着寨主摆手说道："不用相见，俱都是自己人"，韩宝这个心里头，不愿意道白自己的名姓，皆因案情太重，就是逃在清水潭，无非是逃灾避祸，自己不愿意露出自己名姓，因而才说出这句话来。大寨主闻听，心中有些个不悦，已然说出与两造介绍，怎么能不引见呢，遂 向韩宝复又说道："韩寨主，这位老英雄与我莫逆之交，情同手足，引见也无妨碍，"韩宝等三人闻听，无奈只得过来，大寨主指着韩宝吴智广，向陶荣

说道："这二位别看年幼，也是成了名的英雄，提起来您也知晓，云南府首系昆明县八卦山，九宫连环堡二位少庄主，这位姓吴双名智广，外号人称闹海金鳌，这位姓韩单字名宝，江湖人称小粉蝶"，又看着陶老英雄向韩宝说道："这是我一位兄长，姓陶名荣字少华，江湖人称狸猫草上飞"。韩宝闻听，往后倒退了半步，不由的一怔，这是为什么呢，皆因老英雄这个外号儿，与自己的外号儿，有点儿反对，狸猫草上飞，就是爱捕蝴蝶。陶荣赶紧抱拳，口中说道："原来是吴智广吴贤弟，韩宝韩贤弟，我久仰久仰的了不得"，韩宝接着抱拳说道："久闻老英雄的大名，今得见尊颜，真是我等之大幸也"，陶老英雄接着说道："那里话来，太客气啦"，寨主见他们说话很亲热，这才与乔玄龄与老英雄相见已毕，回头这才叫少寨主罗威，叫道："你还不过去与你那伯父行礼，等待何时"，罗威向前参见伯父，陶荣伸手相搀，回头又叫二位小英雄，与众位相见已毕，然后就坐。陶荣在上首落坐，寨主等大家相陪，喽罗献茶，陶荣复又站起身形，向大寨主说道："今日乃寨主的寿诞，陶荣特来上寿，请寨主落坐，我等与寨主拜寿"，大寨主站起身形，含笑说道："老哥哥那里话来，今日小弟的贱辰，我应当与兄长行礼，你老人家怎么反倒竟给我拜寿，真是令人不解"，说着话鼓掌大笑，笑罢说道："莫若咱们哥儿俩，把俗礼满免，我还有这当子事与你老商议"，陶荣闻听，遂 说道："寨主有何话当面请讲，劣兄愿闻"。大寨主罗烈接着说道："平素之日，请老人家过山谈话，你老人家总以店内事忙为词，今日既是小弟的贱辰，今天兄长至此，咱们吃茶也是说话，饮酒也是谈心，不如你我大家摆上酒席，借酒谈心，小弟不知兄长以为如何?"陶荣闻听含笑答言，"寨

主的寿酒我一定是得喝的，寿面一定是得吃的”，寨主将要接谈，就见喽罗头目来至大厅，手中捧着一个礼单，单膝跪地，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得知，今有陶老英雄的礼单在此，请寨主过目，大寨主接过礼单一看，上面写着寿礼四色，头一件写的是寿桃一盘，寿面一端，寿烛一对，寿肉一方，下款写的是陶荣顿首拜。大寨主看罢礼单，遂吩咐左右将寿礼搭上厅来，一声令下，由下面喽罗各人手中捧着一个果盒儿，来到寨主的面前，说道：“请寨主过目”，众人在两旁边一看，这一份寿礼，不由的暗笑，皆因这份礼太薄啦，共总不值吊半零三个钱。大寨主倒毫不介意，遂 向陶荣说道：“兄长，小弟每年受礼，显着可有点儿不对”，陶荣带笑说道：“劣兄在贤弟治下所管，应当预备一份厚礼才是，奈因我店中买卖不佳，这无非瓜子不饱是我这们个心意，望寨主笑纳”，寨主闻听老英雄之言，遂 说道：“老哥哥你老人家既然人到，就是看得起小弟，何必你老人家费心花钱，我若却之不恭领之有愧，莫如这们着小弟愧领就是了，我谢谢你老人家”，陶荣赶紧抱拳说道：“这一点儿小意思，我无非遮一遮羞脸儿”，大寨主说道：“那里话来”，遂向喽罗兵说道：“将陶老英雄的礼物摆在当中，赏押礼人纹银五十两”，夏九龄在陶二爷身背后站立，看着寨主赏押礼人，纹银五十两，心中说：“陶二爷这四样礼，真卖得好价儿”。夏九龄正然思想，就听向喽罗兵头目说道：“尔等们预备设摆酒筵”，就见喽罗兵一声答应，转身下去，工夫不大，带上五个喽罗兵，就在寿堂当中调摆棹椅，上面盖好了圆棹面儿，铺好了饭单，安放杯箸，正当中摆二十四个压棹碟儿，跟着摆干鲜的果品，正当中三仙的冰碗，将绍兴烫热，然后请寨主安坐。大寨主站起身形，向众位英雄说道：

"今日乃本寨的贱辰，多蒙众位英雄大驾光临，真是敝寨光辉，在下无可为敬，只有薄酒粗糙的果品，请众位安坐，大家畅饮开怀以尽今日之欢"，众人站起身形，一齐说道："寨主这一份美意，我等均愿陪饮"，寨主这才往前让坐，将陶老英雄让至在首坐，挨着就是韩宝，吴智广，乔玄龄，大寨主罗烈罗焰光，二寨主杜豹杜登山，三寨主彭冲彭伯颜，在下首敬陪末坐。大寨主伸手将酒壶提起来，先给陶老英雄斟酒，口中说道："你老人家喝小弟一个满福满寿的酒，"陶二爷赶紧双手捧杯，赶紧说道："今天我正要喝寨主的寿酒绵长"，寨主斟完，挨着往下斟一轮儿酒，伸手将自己酒杯擎起来，冲众人高高的举起，向众人说道："请饮"，众人也就把酒杯全然举起，也道一个请字，大寨主左手撕须右手擎杯，杯一沾唇一仰脖儿一饮而尽，随着一亮杯底，右臂向前一伸说道："干"，众人也随着一饮而尽，一现杯底道了一个"干"字，随着复又斟酒，大家畅饮开怀。工夫不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陶二爷心中辗转思想，心中想道：今年上寿与往年不同，今年我是明着上寿，暗中为的是探听清水潭，盗宝的二寇是否在此，若要二寇未在清水潭，那就没有别的可说的啦，不料想二贼果然在此，今日我要回至望潭庄陶家店面见侯杰，将此事说明，侯静山必当回归杭州前去报信，童林童海川约请众位侠客，前来攻打清水潭。寨主虽然勇猛，也难敌众位侠客英雄，必当山破势败，再者大寨主又有内眷，古人有云，破巢之下岂有完卵，大寨主自此家败人亡，大寨主罗烈与我朋友交的是朋友，可没交冤家，交我这们一个朋友，真要落得家败人亡，就是年迈人也居心不忍。再者说大寨主待遇我情同手足，我真要这么办，也叫江湖的朋友物议于我。自己吃

着酒，心中着急，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莫若我与他们在酒席筵前，话里引话，话里套话，话里钩话，我若能够与他们两造和平解决，乃为上策，若实不为，那也就无法，自己拿定了主意，打算先要作出诮谤之词，暗中激怒韩宝就此入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为国宝陶荣宴上用计　探敌巢三侠力战群贼

陶荣陶少华吃着酒，遂将酒杯一推，转面向大寨主说道："贤弟看起来你虽然暂住清水潭，实在是交往的甚广"，大寨主罗烈停杯问道："兄长，怎见小弟交往的甚宽"？陶荣含笑说道："贤弟你还要问，不用说别的，就说韩寨主吴寨主。由云南八卦山万里迢迢来在清水潭，与贤弟你祝寿，可是不大容易"，大寨主未及答言，韩宝脸一发赤，陶老英雄早就看出来啦，韩宝他们原非是与寨主上寿，乃是逃灾避难至此，又赶上寨主的寿诞之期，韩宝他们并没预备薄礼，今日又喝人家的寿酒，本就心中抱愧，听陶老英雄这一句话，说出来当然是脸上不挂，若不然陶二爷看出他脸上发愧呢。陶二爷正在暗中观看，就见韩宝摆手说道："陶老英雄可别这们说，我们倒不是与寨主前来拜寿，我们是因事到此，可巧赶上寨主的寿诞之期"。陶二爷赶紧接过来说道："韩寨主千万别怪我，皆因我一时的冒昧千万别怪，那们着二位英雄到此，还有别的事吗？"韩宝未能回答。就见大寨主罗烈说道："陶二爷你老人家既问到这个地方，我可要问问您"，陶荣说道："有什么话贤弟请讲"，罗烈闻听说道："兄长你老人家可别怪我，若说武艺超群，当场动手，老哥哥您可不成，若要讲究黑夜之间，窜高纵矮，溜门撬户，施展小巧伶俐，夜间偷盗穷取，我可不如你老人家。大概你老由出世以来，走遍天下各省，你老人家没到过的地方没有"，陶二爷拈须微笑，口中说道：

“贤弟你可问着了我啦，若论起来在江湖路上，各省的地面，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没到过的地方很少，唯有北京城我实在是未曾到过，皆因是京师地面，五营二十三汛，营城私防，五城十五家儿，大宛两系，刑部都察院，左右两翼该管地面之责，三步一个堆子，五步一个栅栏，眼明手快办案的人很多，我老怕栽到北京城，因此我始终也没敢去，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缺点”。大寨主闻听陶荣之言，哈哈的大笑，遂向陶二爷说道：“老哥哥您也有缺点的地方，这可得让二位小英雄”，说着话用手一指韩宝、吴智广，说道：“老哥哥您来看，韩寨主吴寨主，虽然年幼，不但进过京师，还在皇宫内苑盗过皇上家御用之物”，大寨主将才这句话说完，韩宝冲着大寨主摆手说道：“老寨主这个话你老可说不的，此事关乎我二人的很重”，大寨主带笑说道：“韩寨主不必多心，陶老英雄与我八拜之交，情同手足，这都是自己人，就是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妨碍，韩吴二位寨主休要多心”，陶二爷在傍边答言说道，“既是众位不拿我当外人哪，咱们都如亲兄弟一般，并没有什么说辞的，我倒要打听打听，却是怎么回事”，大寨主用手推髯看着陶荣说道：“老哥哥你老人家要问，这个话可长啦，只皆因现在咱们江湖绿林道，又出来一人，此人姓童名林字叫海川，他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遇见两位剑客，学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遂就把双雄镇掌打雷春，韩宝、吴智广，入地金蛟贺豹，三人下山入京师，寻找童林二次对掌，童海川掌打入地金蛟贺豹，又把韩宝吴智广夜入皇宫内苑，在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夜内，在宁寿宫偏殿更衣殿，巧盗国家至宝翡翠鸳鸯镯，临走留下字柬，欲置童林于死地，皆因字柬上有童林的字样，二位英雄事情办妥，童

林次日被拿到案，实指望童林绝无生理，不料想童林手眼通天，有贝勒与他运动，二位小英雄，不但未能报两次一掌之仇，童林反倒奉旨带罪捕盗。“韩、吴二位英雄，方才逃出京师欲奔江南，不期与童林狭路相逢，在清河油房镇，在李源的店内，暗杀童林未成，反倒露出本来的面目，好在未遭毒手，童林由李源介绍，聘请镇东侠于巢父林之内，那时就是二位英雄设计，火焚巢父林，还遇着两个良友相助，实指望事在必成，不料想反倒折过墙小蜜蜂吴得玉，窗前一枝花柳未成两条膀臂，韩、吴二位英雄由水内脱逃，弟兄商议投入扬州钞关飞龙观。实指望为札足之地，不意童林赶到，连累了乔玄龄，他们三人这才来到敝山，逃灾避祸，赶上敝寨的贱辰”，大寨主话说到这里，遂又把前后事又细说了一遍，“老哥哥你老看，二位小英雄虽然年幼，所做的事浑身是胆，老哥哥您看这二位，可称起江湖绿林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鳌里夺尊，人前显贵的英雄，老哥哥今日也兼着是小弟的贱辰，我喝了几盅酒，我是借酒宣传二位小英雄的名誉，大概江湖上的英雄，做出这样的惊天动地的事，也就算得了特色吧”。陶荣闻听，用手拍案道：“嘿，我真没看起二位英雄，我可不怕二位过意，我真是没看起他们二位，有如此的胆量，做出这样岳撼山摇的事来，真教我陶荣佩服，我陶荣做了一辈子黑道儿的买卖，我始终也没敢进趟北京。我听人讲究过老前辈的英雄，有一位杨香武，外号人称赛毛遂，也曾进过京师，在畅春园之内三盗九龙玉杯，还有一位碧眼金蟾石柱，盗过爷家九朵桃花玉马，不料想前浪催后浪，一群英雄换英雄，韩吴二位寨主做出这样的大事，陶荣焉敢不佩服”。陶荣话将说完，韩宝抱拳道：“老英雄太过奖了，我们弟兄原没有

这们大的能力，只因为事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老人家休要见笑”。陶荣闻听韩宝小粉蝶，承认盗宝之事，遂扭项与大寨主罗烈说道：“罗贤弟”，大寨主抱拳说道：“老哥哥有何话讲”，陶荣说道：“罗贤弟，方才我听贤弟所说，与韩寨主所说这个姓童的，由打学艺下山兴一家之武术，在江湖绿林道所做的事，也没有背天职义务侠义道的行为，也不过此人性情鲁猛，在双雄镇与京师两下二次对掌，不过一时失手，误伤江湖上的朋友，据我想此人不过秉性直爽，在绿林道上，也没有什么劣迹，无非是粗莽的一个朋友。再说韩寨主与吴寨主，虽然与童林有两次一掌之仇，论起来二位应当找童林报仇雪恨，大不该夜入宫帏，盗国家翡翠鸳鸯镯，虽然是假手借剑，怎奈国家御用之物，岂能擅动，就说童林逾限授首，皇上家一草一木，也不准丢失，早晚国宝也得还朝，那时间二位寨主应当怎么样呢？”韩宝一阵冷笑说道：“老英雄你老人家暂且住口，我拦你老清谈，我们弟兄既敢入宫帏，盗来翡翠鸳鸯镯国家至宝，我二人就不怕打官司，不过与童林因一口气，只要童林云阳市口项上餐刀，我们弟兄那时也不等官人再为追捕，我二人捧玉镯进京师，自行投首到案，情愿身颈就刑，以待国法。就是童林不死，我们弟兄是绝不甘心，就是童林赶至在清水潭，我们实在无地可能容身，只好回归八卦山九宫连环堡”。陶荣闻听，接着说道：“二位寨主何必动这么大的气，据我想这事情容易办”，大寨主问道：“你有什么主意可办？”陶荣带笑说道：“这事不过是寒激着火啦，两下里俱是骑虎难下虎之势，这个事据我的拙想，当中间儿短一位两下相熟之人，若要是与童林有交情，再与韩吴二位有交情，这个事可就好办啦”，大寨主闻听，向陶荣说道：“老人家有何

办法”，陶荣带笑开言说道：“我说这个话，可是比喻，韩吴二位可别多我的心，比方这末说，有一人与两造都有交情，他与两下言明，韩吴二位寨主将玉镯献出来，交与童林，童林捧玉镯进京请罪，到京师奏明圣上，玉镯虽然请回，盗宝之人畏罪投山涧而死，尸骨无存，无处寻踪，听圣上恩旨下，圣上皇恩浩荡，童林免罪宁家。圣上怪罪童林按律惩治，童林至死绝不连累韩吴二位寨主之情，韩宝吴智广二位寨主，一则可以逍遥法外，再者二位可以成名天下，直顶到老，盗国家至宝翡翠鸳鸯镯，可以说的讲的，据我的拙意，我可是这么想，不至于犯这们大的争斗，不过当中就短这么一个说和人”，陶荣这一片话，不过为朋友的一片苦心，大寨主真要是点头，韩宝吴智广许可，陶老英雄情愿出头与两造排解，国宝可以还啦，童林可以请罪，韩宝吴智广可以成 名天下，逍遥法外，陶老英雄出面调停，大寨主可以免窝藏盗国家至宝翡翠鸳鸯镯的要犯之罪，这场事办好了是八面儿见光。就是大寨主与韩吴二位寨主，就是不允，无非也就是杭州众位侠客到此，山寨虽然险要，也敌不了众位侠客的武勇，到那时山寨也得破，二寇也难逃，国宝也得还朝，可有一样儿那时间破巢之下，岂有完卵？陶二爷总想着：对不起寨主，素日相交的待遇，这是陶二爷良心上的思想，总算是为朋友这一片苦心，也就处于不得已了，这是书中暗表，陶二爷的心意。

陶二爷这片话将才说完，就见大寨主罗烈用手撕须，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高声说道：“兄长暂且住口，你老这片话，虽然相宜，韩吴二位寨主愿意两造说和，小弟与童林也不能善罢甘休”，陶二爷一听，心中说道：“这里面又生出事了，我倒要问问”，陶二爷遂 向大寨主罗烈问道：“罗贤弟，难道说

你还与童林有什么仇恨不成吗?”罗烈闻听陶荣这一问，不由得怒发上冲指眦欲裂，环睛欲努须鬓皆张，咬牙切齿，说道：“老人家有所不知，小弟占山已是非法，岂敢再挽留盗宝二位英雄在山，只因童林下山奉师命兴一家武术，与我们铁善寺门人弟子毫无关系，他不应当灭我铁善寺山门下的弟子，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对，并非是小弟听人传言。前者镇东侠太湖要镖，童林以势力欺压铁善寺的门人，镇东侠助童林肆虐，亮剑斩杀我铁善寺门人，并胁大莽韩大寿，镜里兰花崔美，井底金蝉郝乐天，弟兄三人，命丧他们的掌下，才有水中的头目，一文钱不沉底儿刘成，刘顺，前来报告于我。童海川灭铁善寺山门，镇东侠助纣为虐，我意欲亲自下山，寻找童林与老儿侯廷决一胜负，怎奈不知道他们的足迹所在，正在设法打探之际，可巧韩寨主吴寨主，与乔玄龄他们弟兄三人来到敝寨，正合小弟的心怀，童林寻找韩吴二位寨主情急，不用小弟寻找童林，童林早晚必到我寨，那时若来时，我与童林当场比式，倒要看看童林武艺如何，我们铁善寺弟子门人的能为怎样。他不来我不怪，他若来定当让他受害，小弟挽留韩吴二位寨主，正是香饵钓鱼之计，以待童林，就是韩寨主、吴寨主，与童林南造说和，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只因童林与我们铁善寺的门人，有灭门户之仇，天地间不能并立，老人家请想，此事焉能轻将童林放过!”陶荣一听，赶情这里头还有这们些个事哪。陶老英雄自知此事，不能完全善罢干休，又兼着自己生平一世，是机俐灵便，只得随着寨主的口风儿说道：“贤弟，我不知童林与咱们铁善寺门人为仇，我若知晓童林兴一家的武术，灭铁善寺的山门，就是贤弟你与他完的了，我也与他完不了哇，早晚我若遇见童林，我必

要将他结果性命，生食他人之肉，不能解我心头之根”。大寨主闻听说道：“着哇，还是老哥哥与小弟表其同情”，陶老英雄说道：“我不知道内里头有这么些个事”，说罢，端起这酒杯与大家饮酒，陶老英雄一面饮酒，一面心中暗想：“我实指望出头与两造调停，未想到里面还有多少的纠葛在内，且慢，不知道韩宝盗国家翡翠鸳鸯镯，可是在他身上携带着，也许他送与别的朋友，如若在他身边携带，我在大寨主面前，用言语刺激他，叫小子把鸳鸯镯拿出来，我先看看，只要小子把镯子放在一个所在，只要让我看见，你就别漏空，漏空我就偷你，我先把玉镯盗过来，然后再设法拿贼，有啦，就是这们办”，心中想到此处，将酒杯放在桌案之上，遂向大寨主说道：“罗贤弟，我有件事要与你商议，”罗烈罗焰光闻听，陶荣有事商议，遂 说道：“老哥哥的话请讲”，陶荣闻听，遂叹了口气说道：“贤弟，我说出这句话来，自觉着脸上无光，自由打在江湖绿林做黑道儿买卖，专讲究是窍取偷盗，不但我没到过京师，我怎们又能够看见国家的宝贝呢，方才听贤弟之言，韩寨主由北京得来的翡翠鸳鸯镯，我打算跟贤弟你商议商议，借着寨主的面子，请韩寨主将玉镯请出来，咱们大家开开眼啦，再者贤弟寿诞之期，可作一场玉镯大会，我先与兄弟你商议，咱们可不知道韩寨主，人家愿意不愿意，贤弟你想这个事怎们样？”大寨主闻听，暗合自己的心意：“自从乔玄龄与韩宝吴智广来在我的寨中，我就有心算计他的玉镯，皆因我怕他们多心，直到如今也未敢提议此事，今日在酒席筵前，陶老英雄提到此处，”心中转想：莫若趁此令韩寨主将玉镯请出来，也可开开眼界，自己想到这里，用手拈须看着陶老英雄点头，复又向韩宝抱拳说道：“韩寨主方才我兄

长陶少华，听说阁下由京师得来的国家至宝翡翠鸳鸯镯，乃是皇上家御用之物，打算要开开眼界，今日又是本寨的贱辰，欲做一个玉镯大会，不知韩寨主，可肯将玉镯请出来，大家赏鉴赏鉴，韩寨主以为如何?”韩宝原是精明强干的人，就是方才陶荣所说的话，话里话外，有些个偏袒童林，韩宝就不愿意，今又听陶荣与大寨主言说观看玉镯，韩宝正自心中展转，又听寨主罗烈，要求看看玉镯，还要庆贺玉镯大会，自己本不愿意将玉镯拿出来，若真要不往外拿，如今现在寨中托着人家护庇，就蒙寨主这一番的款待，显着在寨主面子上驳不过去，有心要拿出来，又怕众人要轮流观看，倘若磕碰损伤，日后国宝难以还朝，心中一着急，自己想出来一个主意，遂 抱拳向罗烈说道:“寨主若要观看玉镯不难，可有一样儿，我把丑话说在头里”，罗烈抱拳说道：“韩寨主有话请讲”，韩宝接着说道:“方才老寨主已将我们的事情说与众位，我也就不必再说啦，今日寨主寿诞之期，我是不能不把玉镯请出来，叫大家观看观看，再者寨主又说出玉镯大会，这明是抬举我们弟兄二人，若要论起来，这个玉镯可不能当众出献，因为什么呢？一来是国家御用之物，再者是我们弟兄的性命，我弟兄二人就为与童林争一口气，才敢斗胆入皇宫，虽然将玉镯盗出来，童林尚未授首，就是童林日后依法处置，叫他的脑袋一掉，我们弟兄二人，进京献宝请罪，国宝还朝，只要我们气儿顺了，虽死何憾。今日既然大家愿看玉镯，可是这们着，我把玉镯请出来，我拿着大家观看那倒可以，若要说把玉镯请出来大家随便展玩，韩宝可不敢应允。这话怎们说呢，一来是蔑君上，再者倘若磕碰损伤，韩宝、吴智广难以进京献宝请罪。我把话说在前面，若要依着我，韩宝请玉

镯大家庆贺玉镯大会，若要是随便展玩，韩宝誓死绝不敢应”。大寨主罗烈，不容韩宝将话说完，接着说道：“韩寨主言之有理，那们着就请出来大家观看，以广眼界”，陶二爷在旁边答言说道：“韩寨主言之有理，本来行侠作义尊重国家，那们着您就请出来，我们开开眼界”，韩宝闻听，大家应允自己的要求，急忙站起身来，回手由兜囊里，取出一个青云缎的软囊，这个软囊约有碗口大的大小，四周围的钮扣，韩宝用手遂 将四周围的钮扣解开，把这个软囊盖儿取下来。此时陶荣可就离了座啦，定睛细看，就见里面是一个黄缎子绵子垫儿，韩宝轻轻把绵子垫取出来，里面铺着一层绵子，把这一层绵子取下来，里面还有一层黄缎子，把黄缎子揭开，里面方才露出一只翡翠鸳鸯镯，底下还有绵子垫儿，面下还有一只。韩宝此时左手握着软囊，右手擎着翡翠鸳鸯镯，高高的举起，令大家观看，大寨主扶着棹案，见韩宝取出玉镯，不住的定睛细看，只见玉镯约有小指那们粗细，方圆够茶杯口大小，晶莹耀目，由当中分开，半边是红，半边是绿，红的是翡，绿的是翠，红的真像马血相似，绿的真正菠菜绿一般，真正玻璃里儿，上面经巧手的匠人镌成五龙交扭，鳞甲逼真，真是国家的宝贝，世界罕有。大家正在观看之际，就有陶二爷看着眼热，口中说道：“真乃无价之宝”，伸手要接玉镯，韩宝看见陶荣一伸手，赶紧将玉镯撤回，瞪目向陶二爷说道：“上了年岁的人，太不慎重，适才是我有言在先，只可观看不准动手，老人家只顾这么一来，倘若失手磕伤玉镯，何人担待，好不慎重的老者”。陶荣被韩宝说了这几句，显着脸上怪不好看的，自己心中暗含着报怨自己，看着就得啦，自己不应当伸手要抢，好在没露出马脚，跟着向韩宝说道：“韩寨主

休要怪我，这是我的不是，皆因我爱看这个玉镯，我可就忘了阁下有言在先，总算是我一时的糊涂，理当受罚”说着话把酒杯端起说道：“罚我这一杯，真正不多”，说罢，一饮而尽。跟着说道：“韩寨主我可受了罚啦，”一面说着话，见韩宝仍然是拉着脸将玉镯放在软囊之内，回手带在自己腰间。大寨主在旁边遂答言说道：“韩寨主莫怪我这位老哥哥，既是国家的宝贝，错非是韩寨主你有话在先，连我都要接过来看看，真是世界上罕有之物，今日总算已饱眼福，韩寨主既肯做此玉镯大会，我当亲自把盏”。说着话提起酒壶，亲自与韩宝斟满了一杯，二寨主杜豹，三寨主彭冲，也在旁边赞不绝口夸奖玉镯，又赞美韩宝、吴智广，夜入宫帏盗宝的胆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真是热闹非常。

不表大家谈话，单提的陶荣陶少华，看见韩宝将玉镯带在腰间，心中暗想：“莫若我跟他划拳，拿酒把韩宝灌醉了，漏空偷这小子”，想 到此处，又一转想，想 到：“自己年迈手迟眼慢，反倒不能取胜于韩宝，莫若这们办”，遂向罗烈说道：“今天又有玉镯大会，我心中实在是 欢喜，虽然大家开怀畅饮，无令不能成席，我打算与贤弟相商，我出个酒令儿，若要说上来随便饮酒，说不上来罚酒三杯，贤弟你想意下如何”？大寨主罗烈闻听，不由的仰面大笑，遂说道：“老哥哥你这是难为我们大家来，我们幼而失学，在座的又并非是文人墨客，如何能说的上酒令来呢，你老人家是诚心跟我们为难”。陶荣带笑开言说道：“这个酒令儿也不是四六成句的，也不是说字义儿，只要说出四个字来成一句话，这要吉祥话儿，无论在四个字，那一个字上有一个寿字就算，说不上来可得受罚，就是这个绝以难不住人，贤弟你想怎么样”，罗烈闻听

陶荣之言，遂 说道：“你老人家这个意思，我明白啦，无非是大家取个笑儿，其实也没有多少为难的地方，可是这们着你老人家先说，我们大家随着就是了”，大寨主虽然这么说，韩宝暗中用目观看陶荣，心中暗想：“这个老头子真好令我涉疑，方才谈话之际，在言语之中，老偏袒着童林，他又出主意庆贺玉镯大会，我看接玉镯的时候，好像要抢，如今他又出主意，说的是什么酒令儿，明明是为难我们大家，为是让我们大家多饮酒，往后他还不定要出什么主意，我可要在他身上多留点儿神”。韩宝想至此处，就见陶荣带笑，向众人抱拳说道：“列位寨主，并非是陶荣以酒令相难，无非是大家庆贺寨主的寿诞之期，众位既肯乐从，当然是我先说”，众人一齐抱拳说道：“老英雄您先说吧”，陶荣遂开口说道：“今天寨主寿辰，我先说一个寨主寿比南山，众位我说的这个不算文墨吧，大实话，还是寿字当头的一句吉祥话。韩寨主该您的啦”，韩宝闻听，心中说道：“就是这个呀，可难不住我”，接着说道：“寨主寿比天长，也一句吉祥话儿，寿字当头，吴大哥该你说啦”，吴智广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别忙，我在这儿想呢，你们都说完了，我再说，乔道爷你先说”，乔玄龄看了看吴智广，明知道他说不上来，遂 开口说道：“大寨主寿与天齐”，大寨主罗烈闻听，鼓掌大笑说道：“众位这都是抬举我，我可不敢比寿与天齐，三弟该你啦。”彭冲彭伯颜本是个粗人，那里说得上来呢，大家彼此又一挤兑他，大家都看着他说道：“该看三寨主啦”，三寨主那里说得上来，只急得脸红脖子粗，大家又看着他不说又不行，着急的说道：“大寨主阳寿要终”。大家一齐站起来，冲着三寨主说道：“受罚受罚，头一样儿话不吉祥，第二一样儿寿字没在头上，是非罚不可”，三寨主无奈，

向众人说道："我本不行，你们大家挤兑我，我受罚就是了"，说罢，满饮了三杯。众人一齐说道："该着二寨主啦，"二寨主杜豹，向众人说道："众位不用挤兑我，我早就想起来啦"，大寨主说道："二弟请讲"，二寨主杜豹冲着大寨主瞪着双睛说道："兄长你老人家寿山福海"，大家一齐大笑说道："二寨主还是真有这么一下子，话儿还吉祥，还是寿字当头"。众人一齐说道："大寨主啦"，罗烈闻听，含笑说道："列位我怎们个说法呢？再者说吴寨主尚且未说，容吴寨主说完了，到我这儿结局，吴寨主请说吧"。吴智广摆手说道："我这里刚想了一半，等大寨主说完了，我也就全想起来啦"。众人一听，那们着还是大寨主先说"。大寨主罗烈闻听，仰面想了半天，口中说道："陶大哥，你老人家这个法子，闹了归齐是难我，我自己的寿辰，我怎们能说这个吉祥话儿呢，既是诸位高朋贵友来在敝寨，咱们是寿运同享"。大家闻听，一齐大笑说道："难为大寨主的妙想，我们大家情愿同赴寿筵"。这句话将才说完，就见二寨主站起身来说道："众位先等等，这位吴寨主想的怎们样啦"，吴智广摆手说道："简直的我不好想，莫若叫我韩贤弟替我说，众位以为如何？"二寨主杜豹接着说道："不行，酒令儿没有叫人替的，还是你老自己说"，吴智广说道："众位有所不知，我想了半天，这个寿字怎们也搁不到头儿上，寿字老在底下，怎们也弄不上来"。陶二爷在旁边答言说道："吴寨主那倒没有什么妨碍，我方才讲的明白，只要四个字里头有一寿字，不论加到什么地方都成，可得成一句话，还得是吉祥话才行"，吴智广闻听说道："既然是那们样儿，那就行啦，我早就想好啦，那们着寿字在底下也行，我可要说啦"。陶二爷在旁边答言说道："吴寨主请讲，"吴智广说道：

“寨主是万年永寿”。乔玄龄站起来，说道：“吴寨主你得受罚，这个万年永寿是个人名儿，你这是跟大寨主玩笑，济公传济公活佛有一个大弟子是个九千年的大龟，名字叫万年永寿，你这不是与大寨主玩笑吗?”陶二爷站起身来，向乔玄龄说道：“乔道爷别跟着捣乱，可不是我替吴寨主说话，头一样儿吴寨主不认得字，他好容易想了半天，他才想起这么四个字来，也真难为他，这万年原是好字眼儿，万年不朽的取义，永寿说的是寨主永远长生不老，这就很难为吴寨主，再要受罚岂不太难啦，可不是我替吴寨主说话，咱们大家说的吉祥话儿，都不如这么四个字好”。吴智广闻听，口中说道：“还是我老哥哥向着我，这就急了我一脑门子的汗，好容易才想起这四个字来”！陶老英雄说道：“是呀，不然，我就替兄弟你说话了吗”，大寨主罗烈在旁边说道：“老哥哥您就别添乱啦，要按着兄长你老人家这们一说，你老人家虽然是不与我开玩笑，可有一样儿，我可是济公的徒弟啦，一定是九千年的大龟呀”，大寨主这句将才说完，众人不觉哄堂大笑。陶二爷向大寨主说道：“这一回倒是该罚我”，说罢，端起酒杯，大家彼此畅饮。陶二爷原打算，用酒将韩宝灌醉，得便盗他腰间的玉镯，怎奈韩宝酒不敢多饮，处处留神，老英雄是干着急不能下手。此时天可就不早啦，已经巳牌过，堪堪亭午，陶二爷看天气不早，心中一想：“虽然看见玉镯，难以入手，既是盗宝的二寇在此，不如回归陶家店，派人前去杭州镖局子报信，约请众侠客前来捉拿盗宝的二寇”，自己想到这里，佯作带醉，遂向大寨主抱拳说道：“贤弟，寿酒我是喝啦，寿面也要挑啦，实在我店内事忙，我可要向贤弟告辞回店，咱们弟兄是改日再谈，再说我酒也喝多啦，这算我逃席不恭”，说着站起身来，

就要告辞，大寨主罗烈，一伸手揪住陶荣的胳膊，口中说道："老哥哥，你要怎们样"？陶荣说道："我实在是有事，要与贤弟告假，店内买卖是真忙"，罗烈罗焰光，带醉狂笑不止，口中说道："兄长你老人家的陶家店，就为小弟关了门，咱们是再重另新开张，这话怎们说呢，只皆因小弟平素请你老人家到山上，你我弟兄畅谈一叙，你老以店业为词不肯前来，如今是小弟的贱辰，你老人家喝两杯酒，打算这就要走，兄长不怕你过意，今天你老人家是走不了，今天小弟与兄长，要作彻夜之谈，通宵之饮，咱们是尽醉方休"。陶二爷一看，这个意思是走不了啦，只得顺着寨主说，遂说道："贤弟，你今天非留我不可，我若真要一走，兄弟大好的日子，别让你心中不爽快，兄弟你既是不让走，你再让我走，我都不走啦，咱们是非得作通宵之饮尽醉方休，不作畅饮绝不甘休"，大寨主闻听，遂向陶老英雄说道："好，小弟正要如此，既然你老人家饮酒过量，你我弟兄暂且便坐"，寨主传话预备点心饔馔，工夫不大，点心上来啦，大家用完点心，然后便坐，大家漱口用茶，闲坐谈话。喽罗兵头目，此时已将桌面上碗盏器俱，刀叉杯箸完全撤去，重新换上饭单，复又摆上杯箸，跟着往上献菜，均是冷荤炸素，酒也不是绍酒啦，换了白酒啦，然后请示寨主让坐，寨主只得请众人复又入坐，就这们一来不要紧，整整的热闹了一天。到了晚间在酒席筵前掌上灯烛，大厅的前面气死风灯一边四对，廊子一边两对戳灯，大厅的里面灯烛辉煌，直顶到各寨的寨门，俱都悬灯结彩，大厅以前被灯光照的如同白昼一般，大厅之内，圆棹面以上，杯盘狼藉，酒肴乱错，划拳行令热闹非常，各位寨主均已带着醉意。唯有陶荣陶少华，面目上虽然是和颜悦色，心中暗含着着急：

“所以就是与二侠客定规的事，天交正午，必当回归陶家店，如若正午不能回去，顶到晚间也得回去，如若是再不回去，恐怕山中事变，命二侠客侯杰在后边为后援的接应，此时天堪堪交到初鼓，怎奈寨主不容回店”，心中自然是着急，脸上还不能带出来。酒可是不敢多喝啦，这酒席筵前韩宝，吴广智，乔玄龄，这三个人原都是身披重案，可也就不敢多饮，就是三位寨主，一位位俱都是杯杯尽，盏盏干，痛饮开怀，酒菜轮转更换，两旁边喽罗兵头目，一个个忙个不了。

此时陶荣将酒杯擎起来，将然要饮，可把陶荣吓了一跳，就听房上嗖的一声，陶荣明知外面有人前来探听清水潭，老英雄险些把酒杯堕地。陶荣以为旁人不知，唯有那韩宝精明强干，可早就听见大厅房上有了人啦，自己暗中看了看陶荣，不由得心中生疑：“白昼之间，老儿陶荣说话言语之内，袒护童林，今又有人夜探清水潭，在大厅的房屋之上，暗自窥探，若要我当时声言外面有人，暗探清水潭，寨主必当传令捉拿，贼人若要逃走，反透着我胆小卑微，大众见外面无人，必当奚落于我，据我想外面来的这人，也许是陶某勾引，老儿在寨内卧底。莫若我倒有个主意，不如我在酒席筵前告便，作为是躲酒的样式，绕至在大厅的后面，暗自上大厅，将贼人当场拿获，交与寨主，令寨主严刑拷问，问贼人从何至此，若要来人招出陶荣在内卧底，我看大寨主口口声声，言说与陶荣莫逆之交，我看他如何的处置”。韩宝想到这里，回手暗含着摸了摸自己腰间，还有一把匕首尖刀，（韩宝原是两把匕首尖刀，前文已经表达，在清河油房铁掌李源的店内，暗刺童林，被童林打掉了一柄，如今还剩一柄）韩宝摸着自己的匕首刀，总算是有利器在手，回手将酒杯端起来，又饮了一口，

遂即站起身来，向大寨主 抱拳说道："老寨主我可不对，我可要与众位寨主暂时告假便动便动"，大寨主抱拳说道："韩寨主请便"，韩宝遂 斜身离座，抱拳向众人说道："告罪了"，迈步来在大厅台阶石下，刚要迈步，旁边有喽罗兵的头目，提着手罩纱灯过来，说道："寨主我送你老入厕"，韩宝摆手低声向喽罗兵头目说道："我并非便动，你没看见今天饮了一天的酒，我实在是喝的多了，我明着就是告便，暗中这是躲酒"，喽罗兵头目闻听，只得向后倒退。韩宝站在廊檐下，举目往东西厢房上观看，上面并没有人，明知道贼人在大厅房之上，自己又不敢往上看，恐怕惊走了来人，自己下了台阶儿，信步够奔大厅的西夹道儿，又兼着大厅之前灯光明亮，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又兼着正东推出一轮明月，灯月的光辉相映，连夹道儿都是洞澈光明。韩宝顺着夹道儿绕至在大厅的后面，就见北面儿一段花瓦子墙，当中一个月亮门儿，喽罗兵向里面端酒端菜，韩宝容喽罗兵过去，有心要窜上大厅，皆因是方才在大厅之内，听见外面有人窜上大厅的声音，是衣裳襟所带，我若往上一窜，必然也是衣襟带风，倘若被来人知晓，岂不是打草惊蛇，韩宝向左右观看，并没有喽罗兵，自己走至在大厅的西北房山犄角，自己将胸膛向墙角上一贴，两手扶墙将两腿一曲，抱住墙角，遂往上爬。若按绿林道的调坎儿，这一招名叫盘角子，又没有声音，韩宝顺着墙角爬至在上面，双手一扶阴阳瓦，往上一提气，两腿一飘上了后坡，到后坡用目观看，后坡上并无人迹，韩宝顺着后坡的阴阳瓦拢，够奔房脊当中，来到正中手扶房脊往前坡上观看，韩宝不看则可，一看倒吃了一惊。就见前坡房脊儿上爬着一人，此人用手扣住阴阳瓦，两脚勾住瓦拢，作夜叉探海式，往大厅

里面窥探，韩宝有心越脊，捉住贼人，心中暗想："不可造次，恐怕贼人有同伴的余党"，韩宝还是真猜着啦，来了不是一个，来者是三个人，这三个人由打何处而至呢？书中代表，这就是陶二爷与二侠客侯杰，所定的时刻而起。

陶荣带领司马良夏九龄入清水潭拜寿走后，言明正午必归，倘若到晚间不回陶家店，恐怕内中令人看出破绽，外面好与他们设法作为接应。没想到陶荣走后，直到天至掌灯，陶润陶少仙，不见自己兄弟回归陶家店，心中暗含着急，侯二爷侯杰，也是心内着急，又不好问陶润，陶大爷自己反倒拿不定主意，遂向二侠客道："侯贤弟我们老二作事就荒唐，探听清水潭你一人去还不行，必要带着二位少侠客，倘若事中生变，二位少侠客有个差错，叫我怎么对得起海川，二弟你想想他们到这个时候还不回归，好让我心中着急"。侯二爷只得答言说道："陶大哥你老人家倒不要着急，我倒有个主意"。陶润说道："二弟有什么主意当面快讲"。侯杰回头用手指着徐源邵甫，向陶大爷说道："他们两个人会水，自己又有水式衣靠，命他们二人前往清水潭外面打探，听里面没有声音动作，不探可知，必是里面寨主款待不令出山，作长夜通宵之饮，叫他们回来报信，那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啦。倘若听里面鸣锣聚众喊杀之声，再叫他们赶紧回来报信，你我外面一同设法接应老少的英雄"，陶润陶少仙闻听二侠客侯杰说的有理，说道："既如是，那们让他们小弟兄哥儿俩多累趟吧"，侯杰回头点手叫过徐源邵甫，把方才的话告诉他二人一遍，叫他们两个人收拾包裹赶紧的起身。侯二爷将才把话说完，就听旁边有人喊道："侯秃子探听清水潭的事我也要去！"侯杰举目观看，不是别人，正是牛儿小子，二侠客连连向叱

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摆手说道："探听清水潭乃是小巧之事，你太猛浪用你不着"，牛儿小子气昂昂不悦的说道："不叫我去我就不去，何必费这么些个话做什么呢?"说着话于恒于宝元，念念叨叨出了屋门找孔秀张旺说话去了。侯杰这才叫徐源、邵甫，将包裹收拾好了，命他二人即刻起身，此时二人奉侯二爷的差遣，手提着包裹出离了南为上的上房，叫伙计将店门开开，顺着街道奔北村口。出了北村口不远，就是清水潭，离着潭沿儿相近，此时月色将才上来，借着月光见正北白亮亮是水，远远看见芦苇，往近处观看，在潭沿儿上有一个镇潭的石牛，底下一个石头座儿，上面卧着一个石牛，乃是巧手匠人造成，犀牛望月的式样。哥儿俩正往前走，猛见在石牛的后面有一个黑影儿，黑胡胡的乱恍，徐源看着倒是不害怕，心中想道："难道说这个地方闹鬼?"遂向邵甫忽然说道："贤弟你看头里是什么东西?"邵甫先痰嗽了一声说道："什么头里黑黑糊糊"?就听那里说话，说道："你们两个小子不认的我吗，我就是牛儿小子哪!"徐源一看，"闹了归齐是他"。书中代言，牛儿小子并不晓得什么叫探听清水潭，只因牛儿小子爱跟坏事包张旺、孔秀在一处，皆因这两个人生来的秉性太坏，方才侯二爷命徐源、邵甫，暗探清水潭，他们两个人，把这话听明白啦，暗中把牛儿小子诱到院内，这两个人用言语诱惑，叫牛儿小子跟徐源、邵甫探听清水潭，替他师兄出力。要按着调坎儿说叫扇空，通俗说就叫支使傻小子，因此牛儿小子，这才在二侠客面前说明，打算要跟浪里云烟徐源，过渡流星邵甫，前往清水潭，只因二侠不让他前往，他这才由屋中去找坏事包张旺与孔秀，孔春芳不答应，坏事包与他出的主意，叫他带好了兵刃，在清水潭潭沿儿上等着徐源、邵

甫一同前往。牛儿小子这才叫伙计，把店 门开开，伙计问他："出去做什么去?"牛儿小子撒谎说："我到外面拉屎去"，店里伙计告诉他："店里头有茅厕"，牛儿小子告诉伙计，嫌茅厕里头窄有臭味气，为的是到外面拉屎痛快，这们着伙计没法子，才把店门开开。牛儿小子出离店门，够奔北村口，出北村口不远，就看见镇潭的石牛，牛儿小子隐身在石牛的后面，他在这里等候徐源、邵甫。工刻不见甚大，就见徐源邵甫，由打正南而来，别看牛儿小了长的那么大个子，他还是小孩子的心思，他想着："黑夜之间，这个地方四外无人，这两小子必然怕鬼，我吓他一吓他们两个人"，其实他这么傻，他还要吓唬人，看着徐源、邵甫离此相近，他将身形一蹲，来回一幌，以先还真把徐源吓了一跳，后邵甫一问，方才知道是牛儿小子。徐源遂问道："牛儿小子你来在这里做什么?"牛儿小子接着说道："我打算跟着你们二人，前去探听清水潭里面的消息"，邵甫说道："你这才是胡闹呢，你看见没有，这个清水潭的江面儿，又没有船，除了要坐船，还得叫店里头预备，我们二人俱都是会水，可以探听清水潭，牛儿小子你会水吗?"牛儿小子一听说道："不会水我做什么来呢?"徐源说道："你既然会水，你跳到里面我们看看你的水性大小"，牛儿小子笑着说道："我要跳到里面，我又怕水大把我淹死"。邵甫说道："你要怕淹死，你就别去啦，你是赶紧回店"。牛儿小子说道："你们两个人看看我的水性，我下去试试，你们看着我能行，我跟着你们探听清水潭，若要不行，我就回去"。徐源说："那么着也好，你等着我们两个人，把水衣水靠换上，"牛儿小子说道："你们两个小子换吧，牛儿小子等着你们"，牛儿小子将话说完，站在旁边看着徐源邵甫，就见他二人将浑

身上下的衣服脱去，将发辫盘好，把小包裹打开，里面拿出水衣水靠，头顶勒上分水鱼皮帽，相衬莲子箍。牛儿小子在旁边看着各别，其实就是一个尿泡扣在脑袋上，用带子勒好，上面勒上两把尖刀，这就叫分水鱼皮帽，日月莲子箍，这个名目好听就是不好看，身上穿相合鱼皮衩，其实就仿佛是连脚裤，鱼皮条成一沾水就贴在身上，将自己白昼之间的衣服摺叠好了，用油绸子捆好，勒在腰间，拿绒绳儿将刀刃勒在身背后，勒成十字绊，徐源背后背镔铁双怀杖，邵甫背后背定荷叶莲花铲。牛儿小子他虽然会水，没穿过水式衣靠，他看见徐源邵甫，头上顶定两把尖刀，他在旁边说道："你两个小子没到八月十五，就长了犄角啦?"邵甫在旁边听着有气，心说："这小子真可恶，拿我们两个人比作兔儿爷啦"，邵甫遂说道："牛儿小子你把水衣水靠换上"，牛儿小子闻听，说道："我没有你们这个衣裳，向历我在水内，就是这个样儿"。徐源在旁边看着牛儿小子，倒也可笑，身上就是土黄布的裤褂，背后背着皮搭子，里面是降魔宝杵。徐源说道："牛儿小子，你先跳在水内，我们看看你的水性如何?"牛儿小子点头说道："你们两个小子看着"，徐源以为他必然跳在水中，大凡会水的都是如是，或是将身形一纵，纵在水中，就仿佛一尾鱼钻在水内，并无有多大的声音，那才叫会水哪。牛儿小子不然，他原是天然的水性，他也不会往起纵身形，他就仿佛寻常趟河的一般，大步往水内行走，徐源邵甫在后面，早就看出牛儿子不会水来啦，将要说别往里走，不料想牛儿小子溜在江内，牛儿小子他是先往里面走啊，水不深，因此放着胆子往前迈步，他那里知道这个大江里面，走不出三步去，就有好几丈深，牛儿小子一脚登空，溜下去了，他这么一来

不要紧，可把江沿儿上徐源、邵甫吓了一跳，准知道必将淹死。邵甫顿足报怨徐源，说道："师兄你老看见了没有，牛儿小子不会水，他硬说会水，不问可知，他必然在家趟过河，练过狗刨儿，这一下子非淹死不可，这个江够多深哪，咱们哥儿俩快救"，说着话两个人往起一纵身，两只手往一处一合，头朝下向水内一钻，就听哧，并没有多大声音钻入水内，在水内换气。水内换气就是在口中含着半口水，喷出来仍然再含半口水，气就顺过来啦，无非是将头一摇，这个气就换过来了，二人在水内施展水法，打算搭救牛儿小子。论起来在水内睁开目看物，是白昼之间，若是在白昼会水的在水内睁开眼睛，可以看得出三丈多远，若是水性小的，在水内睁开二目，看水满是黄的，比喻一文铜钱沉在水内，看着就仿佛是大盆那末大，这是怎们回事呢？这是被太阳光照得那个影显着大，若要是黑夜之间，在水内开目看物，看水是黑的，水性大的人，无非也看着二尺多远，要是有月色的光辉，可以能看三尺多远。徐源、邵甫这两个人，以为牛儿小子被水淹死啦，二人在水内睁眼细看，不由得暗含着佩服，就见牛儿小子在水内，抱着拳瞪着眼，一面摇头是一面换气，施展生水法，就仿佛千片坠儿相似，沉入江底。徐源在水中一看，心中暗想：原来牛儿小子水性不小，遂 用手一打手式，向北一指，于恒冲着徐源、邵甫一点头，徐源遂在水中将身子一斜，施展踏水法，向正北在水中浮下来了，邵甫在后面跟着换了四五口气，离着江岸浮出约有三丈多远，徐源算计必得把牛儿小子落到后面，遂在上一提气，由水中冒出来，露着半截儿身子，脚底下踏着水，将口中的半口水喷出来。此时邵甫也就冒上来啦，施展踏水法，露着胸膛，徐源看见邵甫由口

中喷出半口水来，遂向邵甫说道：“师弟，大概咱们往前施展踏水法，大概把牛儿小子许落到后面，”邵甫接着将要答言，就听前面有人说话，说道：“你们两小子不走等什么呢?”徐源扭头向正北观看，原来是牛儿小子，反倒走在头里去啦，遂说道：“呦，牛儿小子，你也水性不小哇”。邵甫在旁边观看，就见牛儿小子在水内踏着水，露着半截儿身躯，心说这小子，比我们俩人水性大，接着向于恒说道：“牛儿小子，你的水性倒是真可以，你就在头里浮着水吧，我们随着你”，牛儿小子将身形向北一转，两手向前一扑浮在水皮儿之上，作金蝉浮水的架式。徐源一看，暗含着吓了一跳，就见他形若一个虾蟆一般，在水皮儿上漂着，心中暗想：“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他一个人水性大，真是天然带来的”。徐源正然思想，就见牛儿小子将头往水内一扎，钻入水内。徐源、邵甫只得也随着钻入水内，于恒在前，他二人在后面跟着，由水内穿过苇塘的水港子，直奔西北竹城，工夫不大，来到竹城之下，于恒看见前面水内倒着的竹阡子。于恒临至近前，用手抱住等候徐源、邵甫，徐源邵甫来至近前，三人一齐用手抓住竹阡子，由水中把脑袋钻出来，仰着面往竹城上观看，就见竹城上悬灯结彩，上面喽罗兵 来往不断，徐源侧耳向竹城里面听，并没有声音，自己就知道里面未曾动手，自己这才把心放下，遂低声叫道：“牛儿小子，你听里面没有动作，不如你我回归店内前去报信”，于恒也低言说道：“你我三人既来到竹城之下，何不进到竹城里面看看”，邵甫在旁边接着答言，说道：“牛儿小子你别胡闹，据我想竹城那里必有埋伏，恐怕咱们进不去”。牛儿小子接着说道：“有埋伏咱们也看看，进不去再打主意”。说着话将身子往水内一沉，钻入水内，徐源邵甫只得

相随，这二人就见牛儿小子，在水内浮着水，直奔竹城的城门而来，牛儿小子浮到竹城城门之外，借着城上的灯火之光，用目观看，牛儿小子也不敢往前浮啦。就见竹门之外，二十多把绞轮刀，别名又叫水磨，被水冲得来回的乱转，不亚如风车儿相仿，里面还有象鼻子网，不用说人打竹门的底下钻过去，就是鱼碰到绞轮刀上，也将挥为两断，于恒看着也是害怕，心中不由的暗想："他这个竹城不能尽由打竹门出入，也许别的地方，还可以进得去"。自己想到这里，遂在水中一转身，冲着徐源、邵甫一打手式，往西一指，遂顺着竹城浮着水够奔正西，到了竹城的西面儿，转身够奔正北，将到竹城的西北角，可把于恒吓了一跳，自己觉着西北的水来得甚猛，把于恒冲的身不由自己，冲了一个大转身，于恒把竹城下的竹阡子抱住，后面的徐源、邵甫，也就不敢往前浮啦。此时月色将升的时候，就见西北的这个水来的甚涌，又往东面儿看，原来竹城下有一个水闸，这个水闸原来通上通下，用竹子做成的，这个竹子都在一尺见圆，隔着一颗竹子锯下一棵竹子，做成水闸模样，要是人扁着身子可进不去，徐源一看知道这个地方，混河的水由此入清水潭，混水到此澄清，遂向前浮着水，欲与于恒俱都露出半截身子来，仰面往竹城上观看。竹城上并没有喽罗兵，皆因这个地方是个僻静的地方，喽罗兵俱都来不到，徐源望罢，向于恒说道："牛儿小子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有竹闸，你我想要进去是比登天还难，不如咱们回店，就去报信，这个竹城实在不容易进去"，于恒闻听，遂说道："你们两小子好糊涂，你我既是前来探听清水潭，若要探不明白，怎么回去交代？"徐源说道："牛儿小子，你没看见有这竹闸，咱们怎能够进去呢？"于恒说道："不要紧，

我有个主意，用我这条宝杵慢慢的把这个竹闸的竹子，与他搬上一根儿，我的力气大，我把这个竹子给他搬折了一根，不是就进去了吗，”徐源闻听，不由的心中暗笑，心说：“这个傻小子到会拆，莫若看看他怎样的拆法”，就向于恒说道：“你既会搬折了这个竹子，那么我倒要看看你怎们搬法”，牛儿小子闻听说道：“你们这俩小子看不起我，到叫你们看看”，一面说着话，遂用手搬着竹阡子来到竹闸，无奈这个水来的真涌，冲的牛儿小子，在水内身形乱恍。前文已经表过，这股水由西北的竹闸入山，由东南的竹闸流出去，再说混河的水又涌，于恒来到竹闸的当中，他虽然是傻，也有一个傻心眼儿，他先用两条腿盘住那竹闸的竹子，左手扶定竹子，将右臂弯回来，伸手由背后将他的宝杵抽出来，向竹子孔内把宝杵伸进去，往外撬当中这竹子。这个竹子是活的，别看他粗，于恒的力大，可就把当中的这颗竹子撬弯啦，他又慢慢的把宝杵的尖儿，撬在下首的这颗竹子上，并将宝杵挡住，他把两腿放下来，踏住竹子，他用两只手攒住宝杵的杵把，用力往外搬，他打算把竹子搬折了，怎奈这个竹子竟弯不折，就听竹子嗄吱嗄吱的乱响。徐源、邵甫在旁边看着牛儿小子，不由得暗笑，心说傻小子累死你也搬不折，于恒听他二人在旁边暗笑，不由得他自己挂火，心说这俩小子看不起我，自己一着急，两只脚踏住竹子，两手搬住杵把，他这条宝杵有杯口粗细，纯铁造成的，自己咬定牙关，用尽平生之力，这个竹子虽不能折呀，牛儿小子一定把当中这颗竹子给搬劈啦，只听吱吱的一声，跟着噗咚的一声，这是怎们回事呢？竹子劈了，宝杵可就撤出来啦，牛儿小子这个乐儿可就大啦，噗咚的一声，把牛儿小子头朝下，戳到水内去了。可把徐源邵甫

两个人吓坏啦，算计这一下子在水内，准把牛儿小子戳死，不料想牛儿小子，一来是天然的水性，虽然是把脖子握了一下子，他是一身的横练的工夫，他到是毫不介意，往上一提气，顺着水内冒上来，把口中的半口水喷出来，口中喊道："这个水真不浅，还把我脖子握了一下子"，徐源一看，这小子生铁铸料货，遂接着向牛儿小子说道："傻小子你看竹子劈了，咱们也是进不去"，于恒说道："不要紧，竹子一劈倒好办啦，"邵甫把荷叶莲花铲给我，我拿他这个铲子，把他这竹板儿削折了，咱们可就进去啦"。于恒一面说着话，随手把宝杵背在身背后皮褡子里头。邵甫听牛儿小子，真会出主意，遂把自己的铲拿出一柄，慢慢的浮着水过来，送与于恒，牛儿小子接过铲来，仍然来到竹闸，先用腿握住了竹子，用铲把劈下来的竹子，一块一块的往下削，竹子有横力没有竖力，于恒用铲顺着竹子劲儿往下削，工夫不大，削下二尺多长一段。这个竹闸的当中成了四四方方的一个洞儿，徐源邵甫在旁边观看，心说："没想到带着混小子，他到有了用啦，没想到这小子他会拆"，于恒抱着竹子，点手叫徐源邵甫，徐源邵甫这两个人，慢慢的浮着水来到竹闸，往里面观看，好在里面没有埋伏，遂叫道："牛儿小子，咱们顺着这个窟窿钻进去，倒要看看山里头怎们样"。于恒遂手先把铲交与邵甫背好，然后自己爬到这个四方的洞儿，往里面钻，不提防背后水来的涌，把于恒一冲冲到里面去了，好在便宜里面没有埋伏，徐源邵甫这两人，就跟着钻进这个洞儿，里面也是一道竹闸，仍然叫于恒拆了一个四方洞儿，三个人复又钻进来。用目往正东观看，白茫茫一片是水，正东的山坡，就是大寨的西山坡，远远的望见山头之上，被灯火照得非常的亮，抬头又看了看竹

城上面，并没有喽罗兵巡逻，徐源与于恒商议，打算浮着水够奔东边儿的山坡，暗探他的大寨，又怕被水内巡逻看见，打算将身子浮在水内，只露出半面浮到山坡之下。于恒一听这个主意也到很好，于恒在前面，露着半个脸，后面徐源邵甫紧紧相随，由西边儿这个竹城，至东边这个山坡，相隔约在半里之远，正行堪可到了当中，可巧由正北放下一只巡逻的小船儿，他们三个人可就不敢向前走啦，等人家这只船过去，他们再往前浮。

书中代言，这只小船儿虽然不大，上面是十二名喽罗，二名头目，专为巡查山内，当中有一个小船舱儿，上面有一颗高杆，在杆子上头挂着一个小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巡逻”二字。今天是寨主寿诞之期，由大寨内领出来的酒菜，这是头目的主意，就在船舱的前面，将酒菜摆好，旁边放着一个木盆，木盆里边有几尾活鱼，在当中生了一个炭火盆儿，上面坐着一口铜锅儿，喽罗兵团团围坐，划拳行令，这个只要一到了前面，可就该换班儿啦。喽罗兵头目在当中一坐，在旁边放着一杆小小的五股鱼叉，叉上安着一个小小的竹杆儿，在竹杆的头儿上，拴着一根细长绳儿，这是为作什么呢？这为的是用这个鱼叉叉鱼，这个喽罗兵头目，如要遇见大鱼，不能用网，怕把网撞坏了，可就用着这个鱼叉啦，这个头目也是久练久熟，只要遇见大鱼，喽罗兵告诉头目，这个头目将鱼叉托起来，对准了这尾鱼，将鱼叉向空中一掷，叉头冲下落下来，不歪不偏，正叉在大鱼脊背之上，这个鱼要一着了叉，他是负痛而逃，这个后头老随着他，多早这个鱼的力尽，一扯这个绳儿，就把这尾鱼给得上来啦，鱼要一大了不能用网，只要是久在鱼船上的，不差什么都会这一着儿。这只巡

逻船，正往南放船，这个头目名字叫胡丁，胡头儿已觉喝的酩酊大醉，一边喝着酒，一边与伙计们谈话，说道：“伙计们留点儿神，咱们这盆鱼可不多啦，净是小鱼儿，吃着不当口，你们大家多留点儿神，若有大鱼，咱们要是叉两尾，一来可以肉厚，咱们吃着当口，再者有两尾大鱼，咱们也就够吃的啦”。伙计们一齐答言，说道：“头儿您放心，我们早就留着神哪，有大鱼我们告诉你老人家”，大家正然喝着酒，高谈阔论，你一言，我一语，正说的高高兴兴，内中有一个伙计，一眼看见于恒，在水内露着一只耳朵，一只眼睛，半个咀，他也搭着酒喝多了一点儿，他看着于恒露着这个耳朵，象大鱼的鱼腮，赶紧把酒杯放下，说道：“头儿你老看，不用说这个鱼有多大，看这个鱼腮就不小，”胡头本来喝的醉眼乜斜，一看水中这尾鱼，果然是不小，遂说道：“伙计们别喊，回头看惊动跑了这尾大鱼”。叫伙计揪住绳子头儿、顺手把鱼叉拿起来，对准于恒的脑袋，向空中一掷。于恒净顾观看这只巡逻船啦，他可没防备叉由上头下来啦，赶到看见鱼叉啦，他可躲不开啦，只得往水内一低头，这个鱼叉正冲在于恒的脑袋上，好在于恒是一身的横练的工夫，如若不然，非把脑袋多五个窟窿不可。徐源在后边就听船上那里喊：“我这个鱼叉，这两天不快，若不然，非把这尾鱼叉来不可，赶情不是鲤鱼，原来是一尾甲鱼”，徐源一听，拿牛儿小子当了甲鱼啦，在水里不觉的要笑，险些喝了半口水，再看这只巡逻船，已竟过去啦。牛儿小子在水内暗含着有气，为探清水潭，小子们拿我当甲鱼，我挨了他们一叉，有心要追，再看他们巡逻船已然去远，只得浮着水够奔山坡，工夫不见甚大，三个人来在山坡，先在水中把脑袋露出来观看，见山坡无人，三个人由

水中上岸。徐源恐怕有人看见他们，先带着牛儿小子，找着一个山窟窿，钻在窟窿内，徐源邵甫由腰间把绸子包裹解下来，由里面把白昼的便衣取出来，由身上把兵刃解下来，将水衣靠脱下，换上便衣，仍然把兵 刃带好，然后将衣靠包在包裹内，斜着勒在背后。唯有牛儿小子，仍然是土黄布的裤褂儿，连鞋带袜子都是湿的，浑身水淋淋，徐源看着他又是可怜，又是可笑，遂 向牛儿小子道："你在这个山窟窿的里面等着我们，我们两个人到里面探清水潭的大寨，等我们探听回来，咱们一同由此出山回店报信"。牛儿小子闻听他二人之言，跟着道："那们我跟着你们来没有用处"，徐源说道："你的用处大啦，我们此去进寨，若要探听明白，没人看见我们，我二人回来，咱们一同出山，倘若是被人看出破绽，或是被人知觉，里面必然贼人聚众，想要拿我们弟兄，他里面必然鸣锣聚众喽罗兵，你要听见山上的锣响，你就亮兵刃闯进山寨，帮助我们去动手，你想你怎么会没有用呢"。牛儿小子闻听，说道："他里面这个锣，怎们还不响啊"，徐源一听向牛儿小子说道："你别盼锣响啊，里面锣要是一响，咱们不就与里面动了手了吗，他们的人多，咱们的人少，岂不就受了敌了吗，总是锣不响的好，你就在这个山窟窿等着，我们去去就来"。牛儿小子接着说道："那么你们两个小子就去，回来的时候，可千万别把我忘了"。徐源点头说道："就是吧"，说着话，徐源邵甫二人，出了山窟窿。暂且不表牛儿小子在山窟窿之内等候，单提徐源邵甫顺着山坡两个人往上爬，在山坡之上举目观看，就见山坡上面平坦坦之地，正东的寨墙高耸，寨墙的外面隔着不远三间更房儿，这是外面喽罗兵，巡更走夜住宿的所在。徐源扎撒臂膀东张西望，就见四外没巡

更走夜之人，徐源回头低言向邵甫说道："咱们两个人别一同进去，你在这里稍为等一等，我由北面后边儿进去，你由西面儿进去，你我弟兄在里面大厅那里再相见，你想怎们样"？邵甫闻听，点头应允说道："师兄您先请吧"。徐源点头，自己施展夜行术的工夫，够奔正北，来到寨墙西北的犄角，看了看四外无人，来在墙下垫步拧腰窜上寨墙，用胳膊肘跨着墙头，将身形一平，露半身向里面观看，一看里面无人，遂手将墙上石灰揭一块，往地下一抛，听了听是实地，然后一条腿跨上墙头，由墙上跳下来，轻似猿猴洽似狸猫，遂施展夜行术的工夫，够奔前面。远远望见前面灯火的光辉，自己酌量着必是聚议分赃厅，遂窜房越脊，来到北面一段花瓦墙的墙头，就是聚议厅的西夹道儿，徐源应当由墙跳下来，再上大厅的厅房，徐源一看这段花瓦字墙，离着大厅的房山，相隔约在两三丈远，徐源打算省事，由花瓦字墙纵上聚议厅的后坡，这才自己站在花瓦字墙，将腰一躬，腰间用力将身形一纵，复又一换腰，用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又一纵身，纵上聚议厅的后房坡。这一招，叫燕子三抄水，徐源只顾省事要紧，不料想衣裳襟带风，惊动大厅里面的贼人韩宝，徐源那里能够知道，自己用脚 尖儿找着后房坡的阴阳瓦的瓦垄，施展矮走蛇行式，自己将身形往下一伏，由后坡爬至房脊，虽然来到房脊，可是看不见大厅的里面，就见院内大厅之前灯烛辉煌，照如相彷，又见喽罗站立在大厅的左右，虽然是各抱刀枪，一个个俱都是鸦雀无声的。徐源皆因是看不见聚议厅的里面，这才自己越过房脊顺着瓦垄见在前槽房檐之上，用双手扶住房檐儿上的阴阳瓦，两脚搭成十字架扣在瓦垄之上，用了个夜叉探海式低头向聚议厅里面观看，就见大厅之内，设

摆着寿堂，在正当中放着圆桌，上面酒肴满案，杯盘乱错，正当中坐的正是二爷陶少华，在陶二爷的背后站定是司马良夏九龄，余者群贼，徐源是一名也不认识，就见东面上首有一人，告便出来，徐源那里还能注意他，那一个却不是别人，正是小粉蝶儿韩宝。

前文已经表过，韩宝皆因听房上有声音，韩宝揣量有人前来探山，他才为告便出离大厅，绕至在大厅的后面，顺着墙角施展盘角子工夫，上了分赃厅的后坡，来到房脊。用目往前面观看，看见前坡有一个人，正往大厅里面窥探，韩宝明知此人暗探清水潭，回手由腰间，这才掣出匕首尖刀，自己有心越过房，悄悄的来到前坡，暗算这个人，自己又一想："恐怕贼人听见后面的动作"，韩宝心中又一想："不如我双手抱定匕首刀，用两只脚一蹬房脊，身形向前一纵，用刀直刺他的后心，这就叫金风未动蝉先觉，给他人一个暗算无常死不知"，想到这里，说时迟那时快，双手一抱刀，身形一挺，脚一蹬房脊嗖的一声，直奔徐源的后心便刺，韩宝实指望将徐源结果性命。别看韩宝这们机伶，也有疏忽的地方，你既听见人家衣裳带风，难道说你的衣裳就不带风了吗，这就是韩宝虽然聪明，自己尚有照顾不及的地方，这要是换个无能之辈，可就死在韩宝的手下，徐源乃是镇东侠得意的门人，可称得起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徐源听后面嗖的一声，自己就知不好，后面有人前来暗算，徐源要是一回头观看，韩宝的刀可就扎在徐源的后脊背啦。徐源听后面声音来得急，徐源连头也未敢回，就式由房上将身形一纵，顺着房檐往下一挺身，打算纵到大厅之前，他只顾头朝下往下一落，自己也是照顾不及，可就把房檐儿上的阴阳瓦灰片土块，可就带下

来不少，哗啦啦的一声，坠落阶前，徐源堪可及地，自己虽然是头朝下，临到快落到地下一换腰，用了一个云里翻儿的筋斗，脚踏实地回手掣兵刃，随着扭转身形，预备动手。此时韩宝也就落下来啦，韩宝生来的秉性是阴险狠毒，实指望将房坡上爬着的人，用匕首刀结果性命，怎们也没想到，房檐儿上爬着的徐源连头也不回，随着往下一落，韩宝到扑了个空，自己也收不住式儿啦，随着也就头朝下顺着房上落下来。快到地下啦，韩宝遂一换腰，用了个鲤鱼打挺，也就脚踏实地，手捧匕首刀，面对徐源抖丹田一声的喊嚷，遂说道："唉，小辈尔竟敢夜入清水潭，前来窥探，今有你家小太爷韩宝在此，尔还不报名束手就绑等待何时"，徐源咬牙瞪眼，高声说道："小辈你家大太爷，姓徐名源字子特，外号人称浪里云烟一阵风"，韩宝闻听，不由得气冲斗牛。人将要动手，猛听得大厅之内传话鸣锣，并预备兵刃捉拿贼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只皆因大寨主罗烈罗焰光，与陶老英雄正在欢呼畅饮，韩宝告便，大寨主只得令韩宝请便，这才亲自与众人把盏，自己满斟了一杯，右手擎杯，左手撕须，口中说道："众位寨主老少的英雄，今日乃本寨的贱辰，有劳众位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草舍生光，大家的抬爱，今日必要开怀畅饮。这们个工夫，韩寨主应名是告便，其实是逃席躲酒，他回来时定要让他受罚，这一杯，你我大家要一饮而尽，方觉爽快"，说着话大家一齐擎起酒杯，说道："寨主，我等奉陪"，大寨主说了一个"请"字，擎杯将要沾唇，忽然间房檐儿上瓦块灰土往下一落，哗啦啦的声音，一片飞扬。大寨主罗烈险些将酒杯撒手，回手将酒杯放于桌案，呵了一声撕须瞪睛，向外面观看，被尘土所遮，往厅前看不真切，高声喊道："左右

喽罗们，因何瓦片坠地”？喽罗单膝点地，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得知，外面有人前来暗探清水潭，在大厅房檐之上偷看，被韩宝看见，韩寨主由大厅后面窜上聚议厅，欲要捉拿来人，探山之人由房上往下一窜，带下来的灰土，此时在大厅前面，正要与韩寨主动手，请寨主令下施行。”大寨主闻听喽罗禀报，口中喊道：“胆大的小辈，竟敢夜间暗入清水潭，搅闹本寨的寿诞之期。这小辈真是浑身是胆，来，喽兵预备了”。寨主一声山令，喽罗兵鸣锣，与大寨主搭过虎尾三截棍，大寨主脱去长大衣服，伸手擎虎尾三截棍，此时二寨主双头蚆蝮杜豹杜登山，三寨主分水忽律彭冲彭伯颜，老道紫面分水鳖乔玄龄，闹海金鳌吴智广，俱都收拾紧慎利便，打包裹里亮出兵刃，在左右伺候。寨主率领众群雄，来至大厅之外，手擎虎尾三截棍，往大厅前面观看，就见韩宝正要与对面人动手。就见对面站着这个人，长的甚是凶猛，身穿青绸子裤褂儿，脚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前后用黄绳儿勒的十字绊，青缎帕罩头，斜拉麻花扣，脸上观看，黑漆漆的脸面，两道浓眉，一双环睛，鼻直口阔，大耳有轮，正在壮年未有发须，掌中擎一对镔铁双怀杖。在大厅之前丁字步儿一站，真不亚如烟熏的太岁，火撩的金钢，两旁边喽兵呐喊声音，不敢上前，小粉蝶儿韩宝手擎匕首尖刀，正然问他的名姓，大寨主闻听，方才知道来者之人名叫徐源，号叫子特，外号人称浪里云烟一阵风，大寨主罗烈罗焰光，看韩宝的匕首刀尺寸太短，恐怕不是来人的对手，遂扭项回头高声问道：“那一位英雄前去捉拿探山的小辈？”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旁边答言，高声说道：“贤弟有事，弟子服其劳，割鸡焉用牛刀，谅此无能小辈，何足为奇，待劣兄伸手捉拿，献贤弟的面前”，大寨主回头观看

不是别人，正是二爷陶荣陶少华，真可称得起左膀右臂。（其实怎么样，真正地道汉奸）

书中暗表，由徐源自从大厅上跳下来，陶二爷早就看见啦，不由得自己暗中着急，心说："这小子胆子真不小，竟敢夜入清水潭，前来打探"。又一想，不由得心中纳闷，清水潭四面竹城水寨，想不出来这小子由那里进来的，又一转想："韩宝这小子时时刻刻在我身上留神，回头寨主必然派人捉拿徐源，我若是不过去动手，又恐怕众人疑惑我吃里爬外，莫若派人动手之时，我与喽罗兵要一口扑刀，我过去先与那徐源假战三合，我用刀一砍他，徐源认识我，他绝不能够下狠手，他必然用怀杖一挂我的刀，作为是我把刀撤回来，稍为一慢，碰在他的怀杖上，我就撒手掷刀，跟着我一转身，徐源必然跟进一怀杖，他绝不能打我的致命处，在肉厚的地方给我一下子，我就落个败阵而归，不是他人的敌 手，可就把卧底的嫌疑可就遮饰住啦"。自己想好了主意，这才与喽罗要了一口扑刀擎之在手，复又回头冲着司马良夏九龄使眼色，不让他们过去动手，这是陶老英雄别有用意，就在这们个工夫，听寨主喊吓，令群雄捉拿探山之人，陶荣陶少华，这才在旁边答言，在寨主面前奋勇，捉拿探山之人，大寨主恐怕陶老英雄年迈，不是探山之人的敌手，又见老英雄勇敢且前，不由得心中佩服，遂说道："兄长小心在意多多的留神"。陶二爷说道："不劳贤弟属咐"，说着话将刀一摆，垫步拧腰窜在徐源面前，高声呐喊："韩寨主休要与探山之人动手，等老朽前来捉拿"。韩宝皆因匕首刀尺寸太短，正不愿意与徐源动手，只得向后倒退。此时吴智广早就把韩宝的包裹打开，将跨花篮取出递与韩宝，韩宝接过自己的兵刃，往怀中一抱，观看

当中动手，老英雄窜至徐源面前，用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向前一指，说道："呔，好胆大的小辈，尔竟敢前来探山，你是真不要脑袋啦，你可知道我陶荣陶少华，狸猫草上飞的厉害，你要知时达务，抛兵刃束手就绑，免得老太爷费事，如若不然，我要一动手，你可就是性命难保！"此时徐源看见老英雄陶荣陶少华过来，与自己动手，明知道这为的是遮饰自己，假战三合，心中一想，虽然是假战，还别让别人看出来，我若打轻了他，自当可就透出假来啦，莫若我找老头子肉厚的地方，使点儿劲狠狠的给他一下子，自己拿定了主意，见陶荣与他道字号，徐源将怀杖向左右一分，高声叫道："陶荣老匹夫，尔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夸下海口，休得逞强，还不过来在小太爷的怀杖下受死等待何时"，陶荣一听，不由得暗含着有气，心说："这小子，管我叫老匹夫，他是小太爷，等完了这场事，我们爷儿俩再算帐"，想至此处，假装着动怒，喊道："小辈竟敢夸下海口，休走看刀"，左手向徐源面部一恍，右手刀斜肩带臂冲着徐源就是一刀，徐源见刀临脖项相近，自己一叉步，用左手怀杖由底下往上一撩，这一招名叫海底捞月，陶荣故意将刀向回一撤，为慢了一点，徐源的怀杖正撩在刀柄之上，耳轮之中，就听当郎的一声，陶二爷攒住利刃，只得撒手，陶荣见自己刀被徐源磕飞，遂即转身向后败走，口中喊道："这小子真厉害"，徐源见陶荣一转身，撤左手怀杖，跟着一上右步，用右手怀杖冲着陶老英雄的屁股，往上一撩，这一下把老英雄打了一个烧鸡握脖儿，来了一个翻筋斗。老英雄暗含着有气，心说："这小子真下狠手"，老英雄将要站立身躯，徐源用怀杖，虽然一撩老英雄的屁股，来了一个翻筋斗，自己觉着使的力大，又怕把老头子打坏了，不

由的暗中后悔，又恐怕叫本寨的人看出是假战，自己将双怀杖一举，往前一赶步，高声喊道："老儿休走看兵刃"，将怀杖稍为的一慢，为的是让陶荣爬起来好跑。就在这个工夫，听后面有金刃带风的声音，徐源遂即转身，一看由后面来了一人，捧着兵刃 向自己后腰便刺，就见这个人身量不高，中等身材，身穿白绵绸裤褂儿，脚下洒鞋白袜，头上素绸子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长得面若少女，脸上红中透润，润中透光，眉清目秀，准头丰满，齿白唇红，大耳朝怀，手捧明亮亮利刃。书中代言，后面来者正是少寨主，玉面小龙神罗威罗声远，只因大寨主身旁捧刀站立，因见陶老英雄会战探山之人，自己遂暗含着佩服赞叹，临难不避舍命当先，不枉是自己父亲的好友。正观 看之际，不料陶老英雄，不是来人的敌手，堪堪要丧命，自己这才垫步拧腰窜过来，由后面捧刀便刺，徐源听后面有金刃带风，说是迟那时快，遂即转身用右手怀杖，由刀下往上一撩，左手的怀杖抡起来，向少寨主罗威头顶便砸，少寨主将刀往回一撤，徐源将要用怀杖，将少寨主结果性命。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人喊嚷："看你家祖师宝剑取你"，徐源遂即转身用目观看，后面来了个老道，手中擎剑，向自己的头顶便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紫面分水鳖乔玄龄，皆因他站在大厅之下，捧剑观看动手，见来人双怀杖舞起来，如风车儿相似，少寨主堪可受敌，这才将宝剑换手，窜过来由后面暗算徐源，由后面举剑，向徐源的后脑海，狠狠的一刺，实指望将徐源劈为两半，怎奈徐源身体灵便，遂向左边一转身，遂着身形一闪，老道的宝剑，可就落了空啦，遂用左手怀杖，反手抡起来，冲着老道右手背便砸，右手抡起来怀杖，复又冲着乔玄龄斜肩带臂砸来，怀杖将要

落下，就听后面金刃劈风，赶紧抽回怀杖，将身形一矮，擦着地皮双手抢着怀杖，顺地一扫后面来人的双腿。后面来者正是少寨主罗威，实指望一刀将徐源劈倒，见下手不成，怀杖离腿部相近，只得拧腰将身形向起一纵，将腿一曲，双怀杖擦着地皮由脚底下过去啦，此时后面乔玄龄擎剑赶到，徐源只得回战乔玄龄，由此乔玄龄罗威双战徐源。就在这个工夫，由西房上跳下一个人来，高声呐喊，“好大胆的贼人，竟敢以多为胜，双战我师兄，待我来捉拿尔等，”徐源动着手扭项观看，来者正是邵甫邵春然。邵甫因何来迟呢？只因在外面稍为等候了等候，容徐师兄进去，自己再进寨探听不晚，不料想里面锣声震耳，喊吓杀声，邵甫就知道不好，遂即由西面窜房越脊，赶奔灯火之光，杀声之地，将由西厢房上来，手扶房脊往下面观看，就见下面灯球火把亮子如松，众喽罗兵各擘刀枪，在大厅将徐源围在垓心。邵甫一见分外眼红，回手掣荷叶连花铲，高声喊嚷，实指望由西厢房跳下来，帮助师兄徐源动手，就见由北面有喊嚷，“好大胆的贼，竟敢前来搅闹清水潭，”邵甫捧铲扭项观看，就见来人手捧挎花篮，来得甚猛，邵甫早就听说小粉蝶儿韩宝，掌中一对挎花篮，莫非就是此人，若要是他，岂能让他逃走。谁说不是韩宝呢，邵甫还是真猜着啦，只因韩宝见西厢房跳下人来，他明知必是童林的余党，遂跳过来拦住邵春然，用左手挎花篮一晃，跟着右手挎花篮，向邵甫胸前便刺，邵甫向左一上步，用右手铲向前一递，直奔韩宝的右手，韩宝将要撤跨花篮，邵甫左手铲跟着右手铲向里便进，若要这一铲戳在韩宝胸膛，就得腰斩两节，韩宝尚未还手，早有吴智广在旁边观看，见韩宝不能取胜，自己由后面把雁翎刀，对准邵甫身背后，斜肩带

臂就是一刀。邵甫听后面有刀声音，知晓有人暗算，遂即由左边使了一个鹞子翻身架式，身形向后一转，可巧左手铲正碰在吴智广的柳叶雁翎刀上，只听堂郎郎的一声，险些把吴智广的刀碰飞，倒把吴智广吓了一跳，吴智广撤刀欲走。邵甫右手铲抡起来，够奔吴智广头顶便拍，吴智广正在躲闪不及，邵甫正然要把吴智广结果性命，就在这们个工夫，韩宝由后面捧挎花篮暗算邵甫的腰间，邵甫遂即转身捧铲招架，韩宝、吴智广二人，不是邵甫的敌手，只得败战。此时大厅之前，徐源邵甫弟兄二人，被四寇包围，韩宝吴智广败于邵甫，罗威乔玄龄败于徐源，四外尚有喽罗漏空在旁边暗算。此时喽罗兵越聚越多，喊吓杀声，唯有大寨主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观看来的这两个人，骁勇无敌，虽然被困在当中，这两对兵刃上下的翻飞，并无半点的惧色，可又不知道他二人姓字名谁，回头吩咐喽罗兵头目，命他到前面叫探山之人报名，喽罗兵遵命，站至在台阶，高声呐喊道：“探山之人哪，我们寨主有令，命你们报名受死啊”。徐源邵甫二人，听喽罗喊喝声音，问他二人名姓，徐源接着说道：“尔等，要问你家少侠客，乃是山东镇东侠的高徒，姓徐名源字子特，外号人称浪里云烟一阵风”，邵甫喊道：“你家爷台姓邵名甫字春然，外号人称过渡流星赛电光，尔等们不怕死，还不前来纳命等待何时”，说着话舞动双铲，追的喽罗兵四外乱跑，虽有四寇与二位少侠客动手，并且还有许多的喽罗兵。可是要想拿住二位少侠客，势比登天还难，大寨主在大厅之上，见众人不能取胜，刚要吩咐左右努力向前，务必拿住这两个小辈。就在这们个工夫，就听外面大寨的寨门坍塌的声音，哗啦啦的一声，跟着外面一乱，喊声大起，喊道：“牛儿小子厉害，”大

寨主一怔，举目往对面观看，就见外面守寨门喽罗兵往里面，抱头鼠窜而逃，就见滚的滚爬的爬，口中喊叫厉害。大寨主举目往外面再看，由外面追进一人，浑身是水，看不出五官面目，掌中擎一条降魔金杵，大寨主一看，不认识此人，书中暗表，来者非是别人，正是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

前文表过，只皆因徐源邵甫探山之时，命牛儿小子在山窟窿里头等着，自由徐源邵甫走后，牛儿小子在山窟窿里头，这个罪可就受大啦，浑身上下一身水，又兼着天气炎热，水湿的衣裳贴在身上，浑身上下痒痒的难受，热的自己顺着脑门子往下流汗，口中不住叨叨念念，说道："这两个小子进里面探山也不出来啦，把牛儿小子搁在山窟窿里面，这够多们难受啊，这两个小子说的山上的锣要一响，他们还用的着我哪，怎么这么大半天锣还不响呢！"论起来这个牛儿小子，可真是天真漫烂，徐源邵甫两个人临到上山的时候，牛儿小子所说的进到山寨里面，怕的是人家看破了，如果看破了，山上必然鸣锣，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牛儿小子反倒愿意山上锣响，也搭着他浑身上下实在是真难受，恨不能够山上锣响，帮助他们动手，为的是热闹热闹。你说可真巧，想什么有什么，可巧山上的锣，还真响啦，牛儿小子，听见堂啷啷锣声一片，口中说道："呦，锣真响了啦"，牛儿小子，遂即往起一站身，你倒是留点儿神哪，脑袋正撞在山窟窿里头的石头上，好在牛儿小子一身横练，他还是真没理会，牛儿小子钻出窟窿，顺着山坡够奔正南。什么事情俱都是活该，他要顺着山坡够奔正北，就奔了后山啦，他偏奔正南走下来啦，走到南头儿，可就是山上正面儿北边的山坡，牛儿小子向里一扭头，可就看见北山坡之上正当中的寨，两旁边的柱子，上面一个横梁，上

头修出清水脊的房脊，在寨门以前，一边摆着四对气死风的灯笼，在灯笼的后面，一边儿站着约有五十名喽罗兵，没老的没少的都是一般儿高，借着灯光看了个真确，喽罗兵一个个俱都是蓝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身穿军衣号褂，各持刀枪站立左右。牛儿小子知道，这是大寨的寨门，遂顺着山坡的道路，直走奔寨门而来，牛儿小子只顾奔了寨门不要紧，书中代表，人家守寨门的，原来是两个喽罗兵头目，一百名兵丁。今天又是寨主寿诞之期，里面赏赐的酒肉，再等一会儿的工夫，人家就要换班啦，方才在里面传出来的口号，是“祝寿”二字，山里面的人太多，到了晚间全凭口号说话，不怕由山下来人，守寨的喽罗头目，必要向山下来的人先问口号，比喻今天这个“祝寿”二字，头目先说一个祝字，山下来的人，若接上一个“寿”字，这就是本山的人，绝不盘问，倘若是山下来的人接不上口号，这必是山外的奸细，赶紧捉拿。今天两个喽兵的头目，告诉伙计们，今天寨主发下来的口号，叫大家记着，等不了多大的工夫，就要换班儿啦，说话的这个头儿，名叫王顺，他把话刚才说完，回头一看山坡上，由下面来了一个人，看不出五官相貌来，由老远就听见啦，就仿佛刚由河里面上来，脚底下叭唧叭唧的声音，这王顺冲着牛儿小子问口号，遂说道：“祝”，牛儿小子够奔寨门这边来，正往上走，听上面有人问他“祝”，牛儿小子那里懂得口号哇，他也就顺口说道：“祝”，上面王顺又问道“祝”，牛儿小子接着还是说“祝”，王顺连问好几个祝字。旁边有一个喽罗兵，与这个王顺王头儿玩笑，口中说道：“头儿，你净说叫他住，他也得有钱哪”，王顺向喽罗说道：“嗳，你别教他跟我玩笑，咱们这是公事你别捣乱哪，等我问问他”，说着，

牛儿小子已然相离寨门甚近，五顺借着灯光一细看，倒吓了一跳，看着牛儿小子好像海怪，就见他大身躯，一身的水，五官看不甚清，身背后背着一个皮搭连，上面黄橙橙八楞儿的一个疙瘩，就见他迎着面儿站在那里不动。这就是牛儿小子向历的规矩，看见前面有人，他就将身形站着不动，他是防备人家与他动手，王顺看着牛儿小子纳闷，这山里头没见过有这们一个人，遂向牛儿小子问道："唉，我说前面来的这个人，你是做什么的？"牛儿小子听前面的人问他的话，牛儿小子向历是不会撒谎，遂即说道："你要问我，我是探山的"，王顺一听，吓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了不的啦，探山的进来啦，遂接着问道："我们这里四面是竹城，你既然前来探山，你是由那里进来的？"牛儿小子接着说道："小子你要问，我告诉你，我们是挖的窟窿进来的"，王顺一听了不的啦，心说："这小子是奸细，可千万别让他跑了"，一回头冲着使枪的那个何老大，低头说道："来的这个是奸细，我在头里跟他说话，你绕到后面对准他的后腰，给他一枪，把他结果性命，事情完了我禀明寨主，必当重赏你"，何老大点头说道："头儿，这个事你老交给我啦"。说着话，手中提着花枪，顺着右边往牛儿小子身背后绕，王顺在前面亦往前走，为的是引领牛儿小子眼神，不让他往后面看，一边走着，一边说道："来者这位探山的，你贵姓啊"，牛儿小子向历的规矩，两脚站齐，两只手向肚腹一搭，口中说道："小子你是从前面问，还是从后头问哪？"王顺心说这小子，说话够多们麻烦哪，跟着说道："由头里问吧"。牛儿小子闻听，他要由头里问，遂不慌不忙，口中说道："你要打头里问，我告诉你，家住在怀安府漂母河河沿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外号人称叱海金牛，小名

儿叫牛儿小子，不告诉你！”王顺闻听，不觉的要乐，遂说道：“你叫牛儿小子？”于恒闻听一怔，心说：“我没告诉他，他怎么知道的呢？”遂冲着王顺说道：“我没告诉你小名儿，你怎么会知道的呢？”王顺说道：“你不是刚才告诉我的吗？”牛儿小子冲着王顺摆手说道：“小子你知道，可别告诉别人”，牛儿小子说着话，就听后面有脚步的声音，于恒微然一回头，就见后面来了一人，手中擎枪欲要暗算，牛儿小子假作没看见。何大见探山之人，只顾与王头儿说话，他在后面一抖花枪，对准牛儿小子的后腰，就是一枪，牛儿小子早听见枪的声音离身相近，遂即向左一上步，向右一转身，何大的枪可就落了空啦。牛儿小子顺手伸右臂，将枪杆与他攒住，用力向他一领，也搭着何大用的力太猛，牛儿小子是借力使力，何大这一枪，虽然没扎着于恒，可把对面站着的王顺，一枪可就扎死啦，只听卟哧一声，枪头正扎在王顺的肚脐眼儿上，最可叹王顺连哎呦也没哎呦出来，当时丧命，这就是未曾害人先害己，他要不让何大暗算于恒，焉能把他扎死呢？这也就算是王顺的报应。王顺这一死不要紧，喽罗兵可就乱啦，大家一齐呐喊：“了不的啦，王头被人扎死啦，有了奸细啦，咱们大家拿他别让他逃了”。众喽罗兵一齐刀枪乱递，直奔于恒而来，牛儿小子回手亮出降魔宝杵，于恒看着刀枪临近，遂用宝杵往上一搪，喽罗兵焉能行的了，只要枪碰着于恒宝杵上，就得当时撒手，牛儿小子可不还招，就是这样喽罗兵敌挡不住，只是向后倒退，转身往寨门里面逃走。这一百来人，都要往寨门里头走，如何能够进的去呢？牛儿小子看着可乐，他打算吓唬吓唬喽罗兵，来至在寨门台阶石上，口中说道：“我把你们俱都打死”。双手将宝杵往起一抡，随着往下一落，你

到留神哪，宝杵砸至在寨门的横梁上，这个横梁的木头往下一落，上面清水脊的门楼儿也就塌下来啦，哗啦啦的一声，正落在牛儿小子的头顶之上，本来牛儿小子一身水湿的衣服，又落了这们一身灰土，牛儿小子简直的不像人样儿啦，随着口中说道："赶情这个寨里头有埋伏，小子们一个我也让你们跑不了，全都把你们打死"，喽罗兵向里面脱逃。于恒提着宝杵往里面追赶，喽罗兵一齐呐喊："牛儿小子厉害，牛儿小子厉害"。守二道寨门的喽罗兵，见头道寨门的喽罗兵往里跑，他们也不问问外面是什么事，也随着往里跑，牛儿小子追进三道寨门举目观看，就见分赃厅以前，灯火之光，照如白昼一般，在当中围绕徐源邵甫，喽罗兵各持刀枪往上围，欲要将徐源邵甫结果性命。在大厅台阶石上、还站着几个人，各擎兵刃，在那里指挥，看见徐源邵甫，擎着兵刃与群寇动手，正杀的难解难分，牛儿小子见徐源邵甫被困垓心，心中不由得难过，别看他傻，其实自己心里也明白，他也知道徐源邵甫两个人，是他的晚辈，他是长辈，他心里虽然明白，他就是嘴内说出话来不好听，今见他人被围，一声喊罢，怪叫如雷，口中喊道："好大胆子的山贼，你们竟敢仰仗人多势众，欺服我们两个小子，看看欺负的这个样儿，你们知道欺服他们两个人，你们知道牛儿小子答应吗"！回头又向徐源邵甫道："你们两个小子别害怕，可别哭，都有牛儿小子呢"。徐源邵甫方才正在动手之际，听外面一阵大乱喊吓"牛儿小子厉害"，两个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以致牛儿小子闯进三道寨门，呐喊声音又听见嘱咐他二人的言语，徐源邵甫听见牛儿小子之言又是可笑，又是可气。可笑的是牛儿小子说了半天，一句明白话也没有，乱七八糟，我们两个人，虽然被围也不至

于哭哇”。徐源看见牛儿小子进来，可倒是把精神振作起来啦，徐源高声喊道：“牛儿小子还不与他们动手等待何时”？牛儿小子听徐源喊叫，牛儿小子打算把他两个人救出来，手提宝杵往里面就闯，怎奈大寨主的令下，休要放走了猛汉，令喽罗兵向前捉拿，众喽罗各擎刀枪向牛儿小子乱扎乱砍。牛儿小子见喽罗兵呐喊，向前动手，牛儿小子用宝杵乱磕乱碰喽罗的兵刃，众喽罗兵焉能拦的住呢，牛儿小子宝杵碰上兵刃就飞，挨上就得撒手，可有一样儿，牛儿小子可不敢打死人，这是怎们个原因呢？书中暗表，这是牛儿小子当初在家中为孩儿的时候，他父亲去世跟着他娘亲度日，他小的时候，就爱在外面惹祸，时常就把人家的孩子给打哭了，他娘亲可就嘱咐他不准跟人家打架，若要打死了人，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因此牛儿小子，不敢在外面打人，这里面还有这们个说词，自打于恒出世以来，真并未伤过人的性命。真要是说书的说到这里，要说牛儿小子逢人便杀，遇人便砍，杀人不眨眼，真要那们一说，就把书中的情理说差了。所以今日于恒与喽罗兵动手净磕兵器，不敢伤人，唯有徐源邵甫看着牛儿小子有气，看见他不敢还招，邵甫高声叫道：“牛儿小子，人家欲要将你结果性命，你为什么不将他们都打死呢”？牛儿小子闻听，遂向邵甫说道：“你这小子糊涂，老娘有话，打死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牛儿小子说的 这片话，徐源邵甫两个人，怎么能听的明白呢，这是他在家中小的时候的事情，徐源真急啦，说道：“牛儿小子，这个地方打死人不偿命，你只管打都有我哪”。牛儿小子一听：“打死人，既不偿命，即这们办，你放心都交给我啦，打呀！”这们一来不要紧，喽罗兵这个乐儿可大啦，众喽罗以为牛儿小子不会还招，刀枪往上

一攻，牛儿小子举起宝杵往上一磕，兵器纷纷坠地，用宝杵向左边一抡，喽罗兵那里躲的开，牛儿小子这一杵打死了三个，碰倒了四个，往回一撤宝杵，右边打死两个，掸倒了三个，牛儿小子这一瞪眼，将宝杵抡开了，挨着死撞上亡，擦上筋断骨头折，打的喽罗兵纷纷乱滚，死尸横倒竖卧，鲜血崩流，花红脑髓满地，只杀得喽罗兵就地乱滚。两旁喽罗兵呐喊声音："牛儿小子厉害！"此时于恒虽然没杀过人，今日自己用宝杵打死这们些个喽罗兵，他的眼睛可红啦，直不亚如惊牛烈马疯了似的一般。大寨主罗烈罗焰光，见牛儿小子凶猛异常，聚议分赃厅之前，杀的死尸横倒竖卧，刀枪满地，大寨主扭项问道："列位英雄，此猛汉凶勇异常，如何捉拿?"这句话未说完，旁边转过三寨主分水忽律彭冲彭伯颜，遂向大寨主说道："兄长请放宽心，待小弟以计擒之"。大寨主闻听，向三寨主说道："贤弟要小心留神多多在意"，三寨主说道："不劳兄 长嘱咐"。彭冲将话说完，扭项对自己的喽罗兵头目，附耳如此这般，喽罗兵头目下去，通知下面喽罗。三寨主彭冲回手亮金背鬼头刀，垫步拧腰一窜到大厅之前，喽罗兵见三寨主跳下来，到不与牛儿小子动手，往四外一闪，牛儿小子见喽罗兵不与他动手，前面窜过一个人来，手中擎刀，对着自己丁字步儿一站，牛儿小子，遂即将两腿并齐，宝杵往下一捧，高声喊道："小子，叫什么东西，报过名来杵下纳命"，三寨主闻听，口中说道："你要问你家三寨主，姓彭名冲字伯颜，江湖人称分水忽律，小辈你报名受死，在刀下纳命"。牛儿小子向历的规矩，无论遇见谁，也是这一套，先问人家从头里问，从后头问，从当间儿问，人家若要从头里问，他还是那一套，赶到牛儿小子把名姓告诉三寨主，三寨主才

知道他叫牛儿小子，三寨主因此喊道："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休走看刀"。此时于恒观看：徐源邵甫仍然被围，就是这小子与我单战，我先把他结果性命，然后再搭救徐源邵甫。手中宝杵见刀临切近，右手擎杵单撒手往上一撩，三寨主往回一撤刀，稍为慢了一点儿，被于恒将杵尖子碰在刀柄之上，三寨主险些把刀撒手，三寨主往回一撤身，抽刀往东面走，牛儿小子那里肯放，手提宝杵向东追下来了，三寨主向东败走，东面的喽罗兵见三寨主来到，都向两旁一闪，闪了一个胡同的一般，牛儿小子也就赶到啦。众喽罗兵不拦，于恒追出人群之外，三寨主向东败走，牛儿小子仍然不舍弃，追了往东不远，东面一段花瓦字墙，当中一个月亮门儿，就见三寨主进了月亮门儿，牛儿小子也就跟进来啦，牛儿小子观看东边儿，还有一个月亮门儿，正当中有一个角门儿，三寨主彭冲并不往东转身，向北直奔角门儿来，来到角门儿，垫步拧腰向里面窜，窜进一丈多远，将身形一转，提刀面向正南，冲着角门点手呼唤于恒。此时于恒将到角门儿，就听三寨主彭冲，口中喊道："小辈你若有能为你进来，咱们两个人在角门儿之内，又没有别人帮助于我，咱们两个人倒要分个高低胜败，牛儿小子你敢进来吗"？于恒闻听，口中说道："小子你跑到那里去，我也要把你结果性命"，牛儿小子手提宝杵往角门儿里头一追，书中暗表，牛儿小子，可就上了当啦！

这就是三寨主与大寨主罗烈定的计策，只因牛儿小子勇猛异常，力敌不能取胜，这才往此地方引他，若不然三寨主由角门外头往里一纵，纵出一丈多远为什么呢？皆因堵着门儿有一块翻板，底下是陷坑，陷坑的里面是石灰面了，铺了有一尺多厚，这种石灰面子，与平常的石灰面子不同，这个

名儿叫矿子灰，石灰面子先过了绢罗，然后用铁锅把他炒了，这个意思是怕他反潮，人要一蹬翻板，这个翻板就仿佛是打鸟笼子一样，就把人翻下去啦，人要掉在里面被石灰一呛，眼睛一迷，无论你有多大的能为，也难施展，必当被获遭擒，寨主为的是拿活的，这个翻板还不是一个，西院还有一处，一共是两处，这个翻板可也不是专为牛儿小子预备的，这是当初寨主占山之时，预备这们两处，恐怕有官兵到此来剿山，带兵的官长能为大，寨主不是人家的敌手，没有法子，故意作为败走，带兵的官长若要一追，把他引到这个地方，好伸手捉拿。只因由打占山的时候，预备这两处可没用着，今日只因牛儿小子杀法凶猛，三寨主这才与大寨主商议，将牛儿小子先引到陷坑之内，再拿那两个小辈，亦不算迟，若不然三寨主来到角门儿，向里一纵，窜进一丈多远为什么呢，只因地下有一个钉子头儿，这个钉子头儿，就管翻板的两道插管，三寨主一登这地下的钉子头儿，翻板的两道插管就开开啦，遂一转身这才叫牛儿小子进里面动手。牛儿小子那里知晓人家是引诱他，他提着宝杵往里面一跑，牛儿小子这个当，可就上着啦，就觉手足一软，于恒自知不好，先撒手扔宝杵，双手一抱后脑海，将自己脑袋往裤裆里头一扎，就听噗咚一声，坠落在里面。牛儿小子并不敢动，就听上面三寨主哈哈的大笑，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你既入你家寨主的牢笼，想要脱逃势比登天还难，容我拿住那两个小辈，我再来拿你"。三寨主将牛儿小子坠落坑中，先到前面禀知兄长，然后再拿牛儿小子不迟，此乃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也难逃走，三寨主彭冲，打算先到前面拿住徐源邵甫，然后再拿于恒，于是够奔前面报知大寨主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可就没留神那翻

板，皆因年深日久不合口了，露了一个缝子，约在半尺之多，真要是三寨主用脚把翻板合严了，就是闷也把牛儿小子给闷死啦。这就是牛儿小子命不当绝，头一样儿石灰年限多啦，永久未动，里面反潮。不至于强的很，再者牛儿小子周身净湿是水，方才那寨门塌了的时候，牛儿小子闹了一身土，如今掉在坑内，又滚了一身石灰，可真不像个人样子啦，掉在坑内倒没把他摔着，皆因他是一身横练的工夫，于恒在坑里面，抱着脑袋听上面的消息。就仿佛是贼人够奔前面，自己这才慢慢的把手放下来，用目观看。原来是个陷坑，上面盖着一一块木板，在东面南北下有一道缝子，约在半尺多宽，若非有这道缝子，里面是任什么也看不见，既然有这道缝子呢，于恒这才全都看的真确，自己站起身形，用目观看，在石灰里头卧着他的一条降魔宝杵，伸手将宝杵拾起来，看了看浑身上下一身白石灰，又听了听上面没有人，一看这个坑太深，自己又上不去，坑的外面又没人管，自己在里头着急，于恒站在里面高声喊叫道：“小子们把牛儿小子骗到坑里头来，你们可就不管啦，你们可有点儿损，你们赶紧把梯子拿下来，牛儿小子好上去，不然这里头够多们闷的很，实在难受，你们真不管哪，我可要真急啦”。牛儿小子站在里面，叨叨念念，他是天然的浑，人家既要拿你，谁还与你搬梯子，牛儿小子在里头，不由的急燥，口中说道：“你们再要是不拿梯子把我弄上去，我可要拆啦。说着话用宝杵向东面坑帮之上，两手用力一挖，哗啦一声，土块掉下来不少，牛儿小子傻人单有个傻心眼儿，他看着四外坑帮是土的，他打算把东面儿这个土哇，挖一个土坡儿，他可就上去啦，怎奈这个土越挖越深，挖了个窟窿还是上不去。牛儿小子越挖越有气，牛儿小子一

堵气，站在那里头骂街，口中喊道："小子们不想法子叫我上去，把我拦在坑里头，我可真急啦！等我上去，我全把你们结果性命，一个我也不饶，小子们听见了没有？"牛儿小子正然站坑里面喊叫，猛然间又听得陷坑的上面有人说话，似乎老人的声音，说道："下面坑里的朋友，你愿意上来不愿意，你如若愿意上来，我预备一根绳子，把你系上来，你想怎们样"？牛儿小子闻听，他以为上面的人，并非是救我，皆因我厉害，他们大家打不过我，把我引到这个坑里来，他们有心要拿我不敢下来，打算拿绳子把我系上去拿我，小子们这个主意你算白想啦，莫若我让着他们拿绳子把我系上去，临到坑上之时，只要我一上去，拉住小子们的腿，我就把他们劈了。自己想到这里，遂高声说道："上面的好人，你是要搭救我，你把绳子放下来，我可以揪着绳子上去"。就听上面有人说道："朋友，你稍为的等一等"。牛儿小子只得稍等片时，就见上面的翻板咯吱的一声响，被外面的人将翻板揭起，用木棍支好，牛儿小子，可就看见天啦，就见上面掷下一根绳子，有核桃的粗细，听上面的人说道："朋友，揪住绳子，我往上弄你"。牛儿小子闻听，回手将宝杵背于背后，口中说道："好，我只要上去就好办啦"。说着话，揪着绳子头儿，人家上面用手往上提，牛儿小子心中说道："这小子力量不小，他揪着我一点也不费力，大概这小子要拿我"，牛儿小子想的也有理，准知道山寨里头没有向着自己的人，他想着要上去，把人家提住腿劈了。到了还是牛儿小子傻，你别往外说呀，牛儿小子口中叨叨念念的说道："小子你打算把我提上去捆我，你们不用打算，只要我上去揪住你的腿，就把你小子劈啦，打算诓我不用打算，非要了你的命不可"。上面这个人本打算救

牛儿小子，在上面一听牛儿小子所说的话想："我打算救他，他还要劈我，这可不怨我把他摔下了吧"。想到这里往下一松绳，牛儿小子这个乐儿大啦，整个儿摔下来啦，叶咚的一声，把牛儿小子屁股给蹲了一下子，牛儿小子哼的一声，口中说道："上面的人，你打算救我，因何你又摔了我呢"？牛儿小子将才说完，就听上面的人说道："我原打算救你，我是一分好意，你因为什么上来要劈我呢？"于恒闻听，这才明白，方才不应当说出来，遂说道："我跟你闹着玩哪，你既救我，我焉能劈你呢，还是你把我救上去吧"。又听坑上面之人说道："你既是不劈我，我到可以救你"。说着话，由打上面将绳子复又掷下来，牛儿小子虽然口内是这么说，他还是想着劈人家，他总算着是本寨之人想着要拿他，过去伸手揪住绳子，人家上面提着绳子往上揪他，牛儿小子心中暗想："千万自己可别说出来，等到了上面揪着他腿就劈，绝不能饶这小子，千万我可别说出来，"人家往上揪他将到坑帮，牛儿小子左手扶住坑帮，身形向上一挺，右手打算揪着人家的腿就劈，不料想人家早就留着他的神啦，牛儿小子将一伸右手，坑上边的人，用手一掐于恒的脖子，顺着劲向前一带，于恒这个乐儿可就大啦，整个儿弄了一个咀啃地，以致于恒一咕噜将身爬起来，再一看坑上的人，踪迹不见，于恒火气未消，口中说道："便宜这小子跑啦，不然牛儿小子，今天非劈他不可"。口中还是乱骂不已，书中代言，牛儿小子到了是个浑小子，他以为救他这个主儿必是山中之人，其实不是。

书中暗表，这一位也是一个行侠作义之人，提起来在绿林道上颇有名望，此人姓王单字名凤，江湖人称天灵侠，原藉是四川成都府的人氏，自己混了一辈子江湖绿林，自己年

迈，这才在云南，云南府狐儿山，山下大道上，开了一座大店，字号叫黔南客栈，老头子皆因往这们来，寻找朋友没遇见，打算要回去呢，自己的盘费不够啦，既称侠客，又不能偷盗窥取，自可找山大王借盘费，这才拿定了主意，雇了一只船来到清水潭，拜会三位寨主。寨主既见着天灵侠的名片，这才摆队相迎，把老英雄迎接至里面分赃聚议厅，寨主一问老侠客的来意，王凤就把借盘费话，跟寨主一说，三位寨主是满应满许呀，大寨主遂与王老侠客相商："盘费你老人家只管万安，用多少我等俱都给你老人家预备，可得屈尊你老人家的大驾，小寨款留你老人家一日，这是为什么呢。只皆因是寨主的贱辰，请你老人家在此饮酒一日，再送你老人家起身，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王凤一听人家寨主是份好意，若要论起来江湖绿林道，拜山借盘费，可到是有这们个规矩，可得寨主请示拜山的武艺，若要拜山的武艺高强，寨主不是拜山英雄的敌 手，当然得预备路费加以款待，若要拜山的败在寨主的手内，不用说要盘费，就是山上的茶，一碗也不能给喝，自己就得出山。如今我王凤来在清水潭，人家寨主这一份的款待，又赶上寨主寿诞之期，怎么能说非走不可呢？王凤想在这里，只得点头应允，三位寨主款待王凤留宿，这是头一天，赶到了第二日，大寨主罗烈罗焰光，亲自约请老侠客至前面大厅饮酒，王凤一想，我是来借盘费来啦，又没给寨主上寿，若在前面饮酒显着不对，自己脸上也不好看，这才与寨主相商在后面预备点儿酒菜，无非是吃喝，再住一天，明天再走。寨主一看王凤脾气各别，也不敢往前厅深实相让，这才在聚议分赃厅后面，有一段花瓦字墙，当中一个月亮门儿，里面是东西配房各三间，正当中大厅是明五暗十五间，前

出廊，后面出厦，吩咐八个喽罗兵 头目，替寨主款待天灵侠王凤。老侠客早晨一个人，一等的酒席，八个喽罗头目伺候，自己独坐，倒觉着清闲自在，等到晚晌仍是上等的酒席，喽罗兵 伺候着，自己正饮着酒之际，猛然闻听鸣锣，自己到外面一看，前面锣声震耳，天灵侠王凤就是一怔，知道寨主今天是寿诞之期，怎们会又有锣声响亮呢？遂向旁边喽罗兵头目说道："前面因何鸣锣，你到外面看看，回来禀报我"。喽罗头目闻听老侠客吩派，只得出来够奔前面，天灵侠等候探听什么事。工夫不大，就见喽罗头目由外面进来回禀，说道："老侠客，您吃您的酒，不管前面的事，只皆因我家寨主寿诞之期，外面有山东东昌府巢父林，镇东侠的两个徒弟，一个姓徐名源字子特，外号人称浪里云烟一阵风，一个叫邵甫邵春然，外号人称过渡流星赛电光，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夜间前来探听山寨，被前面的韩寨主，看出破绽来啦，因此两下动手，寨主鸣锣聚众。您吃您的酒，千万别管前面的事，大概两个人进山也逃不出我们寨主的手内，大概等不了多大的工夫，也就擒着了"。王凤一听镇东侠的徒弟，不觉的心中犹疑，心中暗想："既是侠客的徒弟，前来探山，他们山中必有不法的行为，我何不到前面去看看呢？"自己想到这里，遂向喽罗头目说道："前面既然动手，我可以到前面去看看"，喽罗兵头目说道："若依着我们，你老人家就不必看啦，您就吃您的酒吧"。王凤带笑说道："我看看也无妨"。说着话，遂把长大的衣服款去，自己将包裹打开，拿出自己的兵刃，用绒绳将刀背在背 后，告诉喽罗兵："你们在此稍为的候一候，我这就回来"。喽罗兵不敢拦挡，老英雄这才由后面大厅出来，来到月亮门儿一看，就见喽罗兵各擎刀枪，各各的向前直跑，

老英雄这才顺着西边儿夹道往前面去了。来到大厅的前面一看，就见大厅廊檐下，站立各位寨主，各擎兵刃命喽罗头目鸣锣聚众，喽罗兵层层叠叠在四外围困，其内有两个人被围在当中，一个半截儿黑塔相似，手拿一对镔铁怀杖，运用开如风车儿相似，打得喽罗兵纷纷乱窜，还有一个黄脸儿，也在三十多岁，这一对荷叶莲子铲运用如飞一般，天灵侠王凤在喽罗兵外面观看暗舒大指，心说不枉是镇东侠的弟子，看起来受过高人传授，经过明师的指教，不然早就被获遭擒。自己正在观看，赞美二位小弟兄，就在这们个工夫，外面头道寨门塌啦，喽罗兵由外面向里边脱逃，口中喊嚷，牛儿小子厉害，老英雄顺着声音，向寨门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可吓了一跳，就见进来一人，真不亚如海怪一般，手中擎降魔宝杵，大喊一声，真不亚如霹雳相似，以致与喽罗兵动手，不肯伤损喽罗兵性命。后来听徐源所言，这才与喽罗兵还手，就见牛儿小子，把喽罗兵打得尸横满院，花红脑髓溅满庭阶，这猛汉真有万人之敌，只打得喽罗兵不敢前进。就在这个时候，三寨主彭冲，窜至在大厅之前，与猛汉接谈，牛儿小子自己道过自己名姓，王凤这才知道他姓于名恒，字叫宝元，外号人称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三寨主与他动手之际，假输诈败，引着他够奔东跨院儿。老英雄一看事情不好，这个猛英雄，若要跟他去必有性命之忧，此人既与镇东侠有些个关系，大概不至于不是好人，待我暗地跟随搭救于他就是了。自己见他们进了东边儿的角门儿，这才转身进了西夹道儿，来到大厅后面，转身由大厅的后面窜上房去，顺着瓦垅来到房脊，老英雄金鸡独立架式，站在房脊之 上，手打凉棚正东观看：就见东面猛英雄被三寨主引至埋伏的所在，王凤将然出

神之时，“哎呀不好，猛汉打入翻板之内啦”。就见三寨主从从容容的回来，并不派喽罗兵擒拿，老英雄王凤心中一动，既是镇东侠派人前来探山，一定这寨主必有不法的行为，虽然三寨主把牛儿小子引入翻板，何 妨我再把他救上来，问明白他的来历，果然山寨之中做出逆天欺理之事，何妨我帮猛汉个忙儿，咱们再大大的热闹一场，虽然我吃着喝着，可不能算我不对，不是我帮着外人，总算寨主做事不好。阅者诸君，看书看到这个地步，可要注意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行侠作义在这一套书中，但凡都相同，既为侠客，不能为一己之私，背了侠义的宗旨，论起来王凤来至清水潭，寨主欢迎款待，寨中既要有事，怎们着也应当帮着寨主，方才能近乎人情，唯有侠义的秉性不然，寨主无论招待多好，乃是私情，自己当尽的是侠义的责任。想到镇东侠既遣人至寨，必然清水潭寨主，背却侠义的宗旨，自己就要伸手搭救猛汉，问个明白，还要协力相助，共灭清水潭，可见得侠客的意见，大略相同，闻言少叙，书归正传。再说王凤看见于恒坠落陷坑，自己由大厅房脊上，窜到东面儿花瓦字墙上，由东面儿花瓦字墙，来在跨院墙头上，借着月光看翻板那里露着一道缝子，又见后面是花儿洞子，前面摆着的花盆子，王凤看了看四外无人，遂由墙上跳下来，先到花儿洞子里头找了一根大绳，又找了一根柳竿儿，约有核桃粗细，自己这才将绳子与柳竿儿，拿到翻板的旁边，隔着翻板的缝儿，往里面看，就见猛汉在里面站起来，来回的打转。老英雄这才与于恒答话，打算要救于恒，于恒在里面相求，老英雄这才把绳子系下来，要把于恒救上来，未想到于恒在上来的时候，口内叨叨念念，打算上来还要劈人，老头子一听，这个东西着实的可恶，这才

把绳子一松，把于恒又摔了一下子，于恒二次哀求，老英雄只得无法，遂将于恒二次往上系。王凤可就留上神啦，以至于恒上来的时候，一按坑帮右臂一伸手，打算要攒住王凤的连脚骨，王凤是何等的侠客，焉能叫他攒住！老英雄用了一个顺手牵羊，右手一捏于恒的脖项，随着向前一拉，于恒来了一个咀啃地，老英雄王凤趁着他没抬起头来，脚尖儿一碾劲，窜到花盆子后头影身，为得是等候于恒，要求老人家协力相帮，老人家自然就出头露面啦，不料想于恒一咕噜身爬起来，他不但不要求，反倒站在那里骂街。论起来于恒，若要是明白的，既然人家救自己的性命，就应当站在那里道谢道谢，您是那路英雄，那路侠客，前来搭救于我，您不必躲藏请出来协力相助于我，我就给你老人家道劳，谢谢你老救命之恩，这才像一句话，自然王凤也就出来啦，与于恒相见。怎奈于恒是一个浑人，他如何说得出这个话呢？他就知道山上没有他自己人，他总想是喽罗兵用绳子把他系上来，要拿他不敢下手，俱都藏躲一旁，王凤就听他站在那里骂街，就见他手亮宝杵高声的喊道："小子们打算要拿牛儿小子吗，你们又不敢拿，又要藏藏躲躲，今天便宜你这个小子，若要让我拿住非劈了不可"。说着话，够奔南边角门儿去了，王凤在花盆子后头蹲着一听："这倒好，我饶救人的性命，反倒遭他人骂了一场，我何必管他人的这宗闲事呢，莫若我躲开是非之场"。王凤自此不管，由山中起身，回归云南狐儿山，到后文书说到天下群英会，再表此人。书中单表牛儿小子，手提着宝杵进了角门儿，往西一看，月亮门儿外面，喊吓杀声，徐源邵甫二人，仍然被围，喽罗兵呐喊捉拿。书中暗表，此时徐源邵甫本应当逃走，反倒不走，与贼人决意死战，这个意

思是怎们回事呢？就是：方才看见本山寨主，将牛儿小子引到东院，后来见寨主回归，没见牛儿小子回来，徐源邵甫就知道不好，大概牛儿小子有性命之忧，倘若牛儿小子要是被害，我们弟兄二人毫发未伤，若要由此逃走，日后见着师叔童林童海川，他要是问我们二人两句，我们有何言答对，他又是一个浑人，今天之事，若要于恒的命在，我们是一同回店，于恒若要是有一差二错，我弟兄甘心战死在清氷潭，绝不能轻身逃走。皆因他二人拿定了百折不回的主意，因此二人才与贼人决意死战。牛儿小子赶到看见他二人与贼人拼命，此时天可就快亮了，院内仍然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喽罗兵瞪着眼睛，只顾往当中观看，未留神牛儿小子，由打后面赶到，牛儿小子抡起宝杵，对准喽罗兵斜肩带背往下便打，喽兵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只听叭叉一声，花红脑髓崩流，死尸翻身栽倒，牛儿小子跟着喊道："好小子们，把牛儿小子弄到坑里头闷起来，你们只打算牛儿小子上不来，牛儿小子今天出离了坑啦，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全都把你们打死"。说着话抡开宝杵打喽罗兵，这一阵可不要紧，喽罗兵挨着就死，碰上就亡，一转眼的工夫，就是一片死尸横倒竖卧，这个时间又在天大亮的时候，大厅廊檐下，站立的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带着阖山的寨主，正在督催喽罗兵捉拿徐源邵甫，又因那天大亮的时候，由东面儿喊了一声，怪叫如雷，倒把大寨主给吓了一跳，一看正是牛儿小子，不由得心中暗想："三弟彭冲彭伯颜，方才与我回禀明白，已然将牛儿小子引入翻板之内，他怎么会逃出来呢，好让我纳闷"。回头看见三寨主在旁边站立，怀抱金背鬼头刀，正自出神，罗烈叫道："三弟，你看这猛汉因何逃出陷坑？"三寨主闻听大寨主之言，说道："兄长，

不问可知，山中必有奸细，待小弟派人一面捉拿奸细，一面派喽罗兵捉拿猛汉，谅此三个小辈难以脱逃”。大寨主点头应允，三寨主一面传令，调动阖山的喽罗兵拿人，这里面唯有在大寨主身背后站立的老英雄，陶荣陶少华，心中喜欢，要按着二位小英雄，司马良夏九龄，早就要亮兵刃救那徐源邵甫，陶荣暗递眼色，恐怕二小英雄动手，若要是救那徐源邵甫，恐怕山中人多势众，打虎不成，反类其犬，陶荣意欲到必要时，率领司马良夏九龄，刺杀大寨主，趁乱之际，再救那徐源邵甫牛儿小子，不料想于恒被三寨主引走，诱至翻板之内，老英雄陶荣，在大寨主身背后，就见二寨主彭冲，报告牛儿小子虽落陷坑，尚不致有性命的危险，这是陶荣暗地取镇静的态度，老英雄正在后面观看庭前动手，也是暗含着急，就在这个时候，由东面儿转过一个喽罗兵，来至大寨主的面前，单膝跪地，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得知，竹城外有镇东侠侯廷前来拜山，听寨主令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清水潭镇东侠连擒三寇　烈焰寨盗宝贼乘乱双逃

大寨主闻听喽罗兵禀报，又见天已经大亮，抬头观看探山的三个人，想逃势比登天还难，遂一面向喽罗兵摆手说道："再探"，一面传山令，命闹海金鳌吴智广，小粉蝶儿韩宝，紫面分水鳖乔玄龄，随同少寨主玉面小龙神，罗威罗声远，带领喽罗兵捉拿被困寨里的三小辈，又一面传令山外预备船，并传本山各位寨主，随同本身到寨外面见那镇东侠。这句话将才说完，旁边二寨主杜豹，在旁边遂答言说道："寨主且慢"，大寨主闻听，扭项观看，原来是二寨主双头蚆蝮杜登山，遂说道："二弟，因何阻我山令"。二寨主抱拳说道："兄长且慢，寨中三个小辈尚未擒获，为之内忧，外面镇东侠前来拜山，此为外患，依小弟之见，不如当面先将三个小辈拿获，然后再面见镇东侠不迟，小弟多口，听寨主令下"。大寨主闻听，仰面撕须狂笑，哈哈哈："贤弟，你有所不知，山内的三个小辈，如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何以为忧，你我弟兄留韩吴二位寨主，所为香饵钓鳌之计，皆因为盼镇东侠到此，若有侯廷侯振远，必有童林童海川，童林兴一家武术，灭铁善寺山门，你我弟兄原是铁善寺山门下的弟子，今日老儿侯廷既到，若有童林在内，你我弟兄出山会战他等，到看看谁的武艺绝伦，那一个胜负，此乃会战老儿侯振远与童林的机会，本寨岂能错过，你们休要多言，随本寨到山外去"。罗烈罗焰光，扭项看见陶荣，遂向陶荣说道："兄长，你老人家打算怎么样？"陶

老英雄在旁边答道："贤弟，何出此言，既是镇东侠童海川到此，焉能落得下我，倘若到外面不动手便罢，如若动手，我当首先会战他们两个"。大寨主罗烈闻听，点头伸大指说道："还是老哥哥，咱们何等的交情，老兄岂能袖手旁观吗"！大寨主话将说完，陶荣由喽罗兵手中，要过一口扑刀，跟随大寨主一同出船，司马良夏九龄，跟随在老英雄的背后，由东院来至在大寨的寨门，顺着大寨寨门转至船坞，此时舟船备好，大寨主率领众英雄弃岸登舟，上了虎头大船，一声令下，吩咐："尔等们开船解缆，将竹城开放"！此时喽罗兵，早就上船鸣锣呐喊，这个时候竹城上的喽罗，把竹闸提起，大船为首撞出竹城，就见大寨主稳坐船头，用目观看：就见正南上三只扁舟，每船上两名水手，还有几人站在船舱当中，上首这只船船头上站立一人，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白骨钮子左大襟，外罩蓝布大褂，真是又肥又大，脚下高桶儿的袜子，大洒鞋，绒绳系腰，怀中抱着一对鸡爪子母鸳鸯钺，往脸上观看，剪子股的小辫儿，紫色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真抱着英雄气概，神光炯炯，寨主看毕，就知此人必是童林。罗烈又往下首这一只船观看，在船头上站立一人，身量不高，形若猿猴，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钞包系腰，足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原来一根 头发査儿没有，明光儿的一个秃子，两道细眉，里面微有寿毫，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莺鼻子，三角菱角口，两耳如锥，怀中抱定明幌幌的一对亮银双铗，明知必是二侠客候杰候静山。再看正当中小船儿的船头上，站立着一个年迈苍苍须发斑白的老叟，风采可观，中等身材，身穿米色绸子长衫，里面相衬白绵绸裤褂，足下高桶白袜，青缎厚底云鞋，腰中佩宝剑，

白沙鱼皮的鞘儿，上面镶嵌真金饰件，真金的吞口，剑督上真金的龙尾，透眼串着二蓝的灯笼穗的绯子，往脸上看，鹤发童颜，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稍为有一点容长脸儿，两道残眉，相衬一双虎目，鼻如悬胆，口似丹霞，颏下一部银须，遮满胸前，根根见肉，大耳有轮，站立在船头上，叠抱着英风内含儒雅，叉手抱拳含笑，鹄立船头。大寨主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观看，当中这只船上，必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欲要站起身形，向前答话，这里面唯有陶荣看见镇东侠，心中纳闷，所纳闷的是什么呢？因陶老英雄知道镇东侠身在杭州，为何今日又来到清水潭前来拜山呢？

书中代表，只皆因前文表过王三虎儿报信金龙镖局，那时镇东侠皆因办理镖局子事情还未能完善，不能抛弃天下的英雄，跟随童林前去清水潭捕盗，这才有大爷陶润画策，带同二侠侯杰侯静山，率领众小弟兄赶奔清水潭望潭庄，聘请陶荣探山。以致陶润陶少仙，他们大家走后，仍然是贝勒爷主持，聘请昆仑道长司马空，排解此事，总算是和平解决，不过也就是大家闲谈，唯有镇东侠愿意与童林前往清水潭捕盗，无奈众人的面子上头，不肯告辞前去，这里面的意思，早被北侠秋田看透，北侠皆因不敢答言，这个理由，皆因大家彼此都是初交，所以不敢多口，以致大家散坐闲谈。北侠秋田向镇东侠抱拳说道："侯贤弟，适方才听王三虎儿报信，童海川捕盗的情急，我可未敢答言，据我看阁下的景况，阁下是不肯将我们掷在镖局之内，与童贤弟前往，若据我想咱们是自己弟兄，倒不必这样客气，再者海川贤弟的事情要紧，若要是碍着我们的面子，不肯与童贤弟前往，倘若贼人再要走，岂不是又大费周折，依我的思想，贤弟要看得起我，我情愿

与贤弟代劳办理镖局子的善后，你老人家倒不必拘束，与童贤弟急速起身，也免得贼人再逃往他方不好寻找，这可是我多言，兄弟你要原谅我呀。我这个话不知说的对不对？”镇东侠将要回答，就在这们个工夫，就听有人说话，众人举目观看，原来是贝勒爷，其实贝勒爷在旁边，早就听明白啦，就是王三虎儿报信之时，贝勒爷那个时候，就愿意镇东侠与童林前往清水潭，怎奈镇东侠不肯前往，自己又不好意思的从旁答话，今听北侠秋田之言，这才顺口说道：“侯老侠客不必拘束，秋老侠客这是一分美意，情愿替侯老侠客代劳办理善后，又免得海川误了捕盗的限期，这们一来倒是两全齐美，好，这个事情我很赞成”。回头又向童林说道：“海川，你过去先谢谢北侠客，你那老哥哥秋田”。童海川闻听贝勒之言，赶紧转过来向秋田行礼，口中说道：“老哥哥这们一来，你老人家可要多分神啦，小弟这边大礼谢过”。北侠急忙伸手相搀，遂说道：“这有什么，”回头又向镇东侠说道：“贤弟，你与海川还是赶紧起身，别耽误着”。镇东侠听北侠之言，遂说道：“既是兄长涵养，原谅此事，莫若我侯廷恭敬不如从命”，镇东侠这才与童林相商，收拾包裹，并要阮和阮壁相随，然后与众人告辞，老侠客侯振远，这才收好盘费，爷儿四个一同起身，出离镖局子，打算要追上陶润陶少仙，那如何能追得上呢，他们走的又晚，由打杭州起身走不多远，就住店啦。次日又往下赶路，一连走了四天，直走到掌灯以后，大家与镇东侠相商住店，镇东侠微然含笑说道：“何必住店”，遂用手向前一指，跟着说道：“这前面便是望潭庄，不如你我紧走两步，到了望潭庄陶家店，再为休息不晚”。说着大家向前边走，童林一面走，一面观看，北面白亮亮一片是水，东南上一片

庄村，远看着黑暗暗雾沉沉相似，以至临近观看，庄子里面人家不多，镇东侠在前面走。走了不远，就见路南有一座店房，两旁白墙，当中大门，又兼着此时正在掌灯以后时分，月色将升之时，看见大门的上面，有一块匾，临近细看，上面写着陶家老店。大门可关着哪，侯振远率领众人，来在门前用手拍门，口中说道："店家里面有人吗"？叫了两三声，里面方才有人答言，遂说道："外面找谁？"镇东侠接着答言说道："我们住店，这里可是陶家店吗"？就听里面有人接着说道："是陶家店，住店不行啦。现在我们店里清账目，收了市啦，你老人家往别处住去吧"。镇东侠外面听着心中明白："明知道必是二弟出的主意，不让店内住来往的客商"。其实镇东侠还是真猜着啦，果然是那们当子事，站在店门外接着说道："里面的伙计，我们一来住店，二来找人"。伙计在里面问道："你老找谁？"镇东侠接着说道："我找的是你们的二位东家，陶氏昆仲，我乃 是姓侯名廷字振远，江湖人称镇东侠的便是"。里面伙计听见镇东侠三个字，连忙说道："你老人家稍为候一候"，说话之间，将门插管撤去，将大门开开，往外面观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叟，后面跟着三位英雄，遂说道："那位是老侠客"？镇东侠用手一指自己，口中说道："侯振远便是我呀，你们东家可曾在店吗"？这个伙计就是闷棍子刘三，他知道镇东侠与东家有要紧的关系，俱都是自己人，跟着道："老侠客你老往里面请吧，哪，都在上房"。镇东侠率领童林，与阮和阮壁，迈步进了店门，够奔上房；伙计刘三把大门关上，在头前引路，来到上房伸手启帘笼，向里面就道："二位老侠客外面有人找。"此时二侠侯杰侯静山，正与大爷陶润陶少仙，在屋中等候徐源邵甫二人，探

山回归报信，回头一看又不见于恒于宝元，叱海金牛，一问伙计们，伙计说道："外面大便未回"。二侠客闻听，心中又一想，恐怕于恒单身前往清水潭打探，万般无奈，这才派伙计各处寻找，并不见于恒的踪影，徐源邵甫又未回来，这才在屋中与陶大爷说话。就在这们个工夫，猛然间就见伙计启帘笼，向里面说话，二侠侯杰，一抬头看见兄长与童林带着两个徒弟到啦，赶紧站起来迎接，大家彼此相见，然后让坐，大家入坐已毕，陶大爷陶润，遂向侯振远说道："贤弟与童林因何到此？"侯振远略略的，把镖局子里头前后事说了一遍，遂向陶润问道："兄长，清水潭之事，贤弟办得怎样"？陶润闻听，叹口气说道："贤弟若问，"遂把二弟定计，探听清水潭的情由，细细的向镇东侠说了一遍，又把方才派徐源邵甫，前去清水潭探听，牛儿小子不知那里去了，复又细细诉说了一遍。镇东侠将话听完，明知事中必有变动，遂向陶大爷说道："既然事已至此，莫若等徐源邵甫回来，咱们再作商议"。大家只得点头，众人在此等候，直等到天交二鼓，并不见徐源邵甫回归。镇东侠遂与陶大爷相商，遂说道："兄长，天到这般时分，并不见探山之人回头，恐怕事中生变，我打算与你老人家相商，或是本处有船，或是有会水之人，再派往清水潭探听一趟，咱 们好作准备"。陶润闻听说道："咱们本店头里还有三只船，就派翁大翁二，二人前去探听，咱们听他的回报"。镇东侠闻听陶老英雄之言，点头说道："就是如此"。陶大爷告诉刘三，让他知会翁大翁二，赶紧预备船，派他二人前去清水潭探听，若探听山内有什么动作，即刻回报，刘三答应一声，转身出去，来到外面告诉好了翁家的哥儿两个，翁大翁二，听说是东家差派，哥俩收拾好了，和伙计开

开店门，哥儿俩出离了店门，够奔北村口。来到江沿儿，远远就看见江沿儿上湾着陶家店三只小船儿，原来是四只小船儿，被陶二爷坐走了一只，前去清水潭上寿，这里还剩了三只，翁大来到江沿儿上，船上水手已早看见啦，问翁大翁二“有什么事？”翁大遂将奉大东家差遣，探听清水潭告诉了水手，命他们将船只驶快着点儿。说着话二人上船，两个水手，只可启锚锁解缆绳，撤跳板，用船篙点岸，小船掉过船头来，水手驾着船，够奔清水潭芦苇荡而来。穿过芦苇荡的水港子，就见明月在天，人影儿在船，清风儿飒飒，水势茫茫，被月色的光辉一照，白亮亮万道的银蛇，风吹 芦苇声音，不亚如波滔乱滚一般，水手荡桨摇橹，船急水破，直奔竹城而来。船只相离竹城切近，猛听得竹城里面杀声陡起，锣声阵阵，喊呐声音，由外面隐隐的听见，翁大翁二一听，就知道里面打上啦，船只不敢够奔竹城去啦，告诉水手“急忙把船只拨回头来，回归江岸，不准你等走漏风声，如若走漏风声，定然要受罚”。水手闻听，即刻将船只拨头，顺旧道而回，来至在南江边上，将船只湾好，翁大翁二由船上下来，告诉船只别动，听候东家呼唤，翁大翁二将话交待完了，二人够奔陶家店。进北村口，顺旧路来在陶家店门首叫门，里面伙计问明白了，把门开开，让二人进来，二人够奔上房，来到上房启帘笼，迈步够奔里面，镇东侠正与陶大爷谈话，见翁大翁二，二人由外面进来，陶大爷连忙问道：“你二人前往清水潭探听的事情怎么样？”翁大急忙往上回禀，口中说道：“启禀众位老侠客得知，小子奉命前去探听清水潭，乘船离竹城相近，就听里面喊杀连天，我弟兄二人，不敢至竹城下，只因里面有人喊杀声音，我二人急速回店禀报，请众位老侠客定夺”。镇

东侠闻听，遂向陶润陶少仙说道："兄长可曾听见了，不问可知必然是二爷在清水潭之内，被人看出破绽，在里面动手，若不然就是探山之人，后入竹城也未可知"。陶大爷接着说道："依老侠客之见，应当怎么？"镇东侠接着说道："此时天长夜短，已竟堪可天大亮，不如你我乘舟就此前往，侯廷作为拜山，他们若要与侯廷相见，这个事倒好办，就怕他们闭门不纳，咱们再想别的主意"。陶润陶少仙，此时也无有第二主意，只可点头应允，吩咐伙计们预备一同起身。镇东侠与童林叫徒弟们，收拾紧趁利便随同前往，徒弟们里面就是阮和，阮璧，孔秀，张旺，王三虎儿等，一行人众随同起身，徒弟们由二侠客率领，跟随镇东侠等，出离了店门，够奔北村口。此时天已竟大亮，江沿上三只船在此等候多时，众人一齐弃岸登舟，水手开船，顺着芦苇荡的水港子穿过来，镇东侠站在当中这个船的船头，用目观看，远远看见竹城水寨，以至船只离竹城相近，镇东侠早就听见竹城里面喊杀连天，锣声阵阵，镇东侠反倒放了心啦，只因听里面既然动手，他们在里面未致被获遭擒，绝无性命的危险。

船只往前行走，早被守城的喽罗兵看见，在上面高声呐喊，说道："唉，前面船只不可往前行走，你是那里的船只，早早答话，不然可要开弓放箭啦！"镇东侠在船头上抱拳说道："竹城上弟兄们听真，在下姓侯名廷，字振远，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别号人称镇东侠，有劳兄弟们，到里面禀明你家寨主一声，就提侯廷拜山求见"。喽罗兵闻 听，冲着镇东侠一摆手；说道："船只别往前进，稍为候一候，有人 与你老人家通禀去了"。镇东侠只得在此等候，自己算计着里面，既因着我们的人，绝不肯出山相见，非得把里面的人拿住，他才肯

出来与我们相见，镇东侠正然在船头上思想，猛然间就听竹城里面，锣声震耳，竹闸搅起，由打里面撞出一只虎头战船，后面相随无数麻洋小船儿，在麻洋小船儿之上，密布喽罗兵，各擎刀枪，真是长枪手短刀手，挠钩套锁手，顺着大船左右一闪，作成雁排翅的阵势。当中的虎头大船，船舱做出采莲船儿的样式，正当中扯起桅杆，在桅杆的上面挂一面大旗，横着的小字写的是清水潭烈焰寨，旗子地儿是红的，当中间是白月儿光儿，上面写一个斗大的“罗”字，两旁边相衬蜈蚣走穗，被风一吹，行舒就卷，在船舱的头上设摆金交椅，上面坐着三位寨主。正当中这位寨主，紫面长须，身穿米色绸子长衫，云鞋白袜，在他身背后有喽罗兵，抬着一条虎尾三截棍。上首交椅坐着一位寨主，长得夹巴子脑袋，大奔勒头，身穿蓝绸子裤褂儿，洒鞋白袜，颏下短发须，下首交椅上坐着这个人，长得到也凶猛，青面黄发，身穿青绸大褂儿，洒鞋白袜，各人身背后有喽罗兵捧着兵刃，唯有大寨主身背后站着一人，五官相貌好像陶大爷陶荣，在他身背后站着司马良夏九龄。镇东侠心中暗想：“这位莫非就是陶荣陶少华，狸猫草上飞”，又看见在大寨主两旁边，站立着水寨的四小寨，率领着喽罗兵头目，一个个的怀抱着鬼头刀，镇东侠正自观看，听身背后有人说道：“老侠客，待我告诉你对面寨主的名姓”，侯振远扭项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大爷陶润陶少仙，神手东方朔，就见老英雄暗地用手指点对面船上之贼，“正当中大寨主罗烈罗焰光，江湖人称紫面龙君，上首椅子坐着的二寨主，双头蚆嘎杜豹杜登山，下首椅子上坐着的三寨主，分水忽律彭冲彭伯颜，大寨主身背后站立的，就是我之二弟，陶荣陶少华狸猫草上飞，左右站着四小寨，一个叫拦江蛇曹成，

一个横江蟹曹宝，一个叫金枪虾蟆金得方，一个叫银枪虾蟆叶得成。”镇东侠一一领略，就见对面的大船往前行走甚急，忽然间大船行走的缓慢，镇东侠心中稍为放点儿心，若不然真要大船一拥，小船儿非翻了个儿不可，这个船慢走是怎么回事情呢？书中代表，这就是大寨主好胜好斗，皆因在对面看见镇东侠他们船只，自己叫大船慢走，为的是以武艺战胜镇东侠与童林童海川，若不用动手，大船往前一拥，镇东侠他们的三只小船儿就得翻，一来是寨主好胜，二则也是童林镇东侠，正在走运之时，才遇得上这个事哪，闲言少叙。大寨主吩咐船只慢行，自己站起身来，手拿短摺扇站在船头，观看自己的大船，与镇东侠的小船相隔，约在两丈多远，吩咐喽罗兵我船停住，水手遵令下猫，大寨主站立船头，抱拳向镇东侠说道：“这才听喽罗报道，老侠客大驾光临，我等久闻盛名，老侠客不在山东静养，来到敝寨不知所因何事，本寨罗烈愿闻高论”。镇东侠含笑抱拳说道：“侯廷避居山东已久，实指望耕耘陇亩甘老农间，不料想杭州立擂事出意外，并有良朋相约，来至江南，只皆因敝友人童林童海川，乃是奉旨追捕国家两个要犯，一名韩宝外号人称小粉蝶儿，一名吴智广外号人称闹海金鳌，此二人与童林别有私仇。此二贼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在宫帏盗去国宝暗害童林，童林蒙圣恩奉旨追捕，在各处寻踪追迹，风闻盗宝的二小寇，逃在阁下的寨内，童林有意前来，又恐怕寨主见怪，故此万般无奈，与在下相商，侯廷既来江南早应当拜山，这就是侯廷的短礼，岂敢再惊动寨主，是侯廷在友谊的情面上，难以推辞，故尔斗胆率领童林至贵寨，投刺求见。今多蒙寨主赏见，侯廷斗胆敢问，韩吴二人可曾在山，如若在贵山，望寨主将国

家要犯献出来，日后童林与老朽必当登山前来拜谢，我想寨主乃铁善寺的高徒，行侠作义绝不能袒护盗宝的要犯，望寨主与侯廷意表同情，取其一致的行动，乃是侯廷与童林，不幸中之大幸也，不知寨主尊意如何，侯廷斗胆愿听寨主的示下”？说着话，抱拳含笑可掬，大寨主罗烈罗焰光，将镇东侠侯振远话听明，撕须哑然而笑，口中说道：“老侠客，既然来到敝寨，询问韩吴二位寨主是否在山，本寨绝不敢以言语相欺，现今韩宝吴智广二位寨主，确在敝寨，论起来我们弟兄占山已是非法，岂敢再留盗宝的两个要犯，这其中有个情理在内，只皆因江湖绿林道上，新出来一位英雄，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听说此人学艺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自出师以来，要兴一家武术，其实与我们弟兄无干，他不应当与我们铁善寺，众门人弟子为仇做对，欲灭铁善寺独树一家，故此将盗宝的二位寨主，留在敝山，留此二人就是香饵钓鳌之计，欲引童林到此，与我们弟兄当场比试，能胜的了我们各位寨主，盗宝的二位英雄任凭他捉拿，若胜不了我们山中的弟兄，要想在此处捕盗，势比登天还难”。镇东侠闻听，连连摆手，口中说道：“寨主误会了，您是听旁人之言，捏造出来的言词，不错，童林兴一家武术，乃是奉师命实有其事，说是灭铁善寺山门，您是听过耳之言，不能信以为真，寨主要多多原谅他”。大寨主闻听，瞪目扬须，遂向镇东侠大声说道：“侯廷住口，你休要在本寨的面前鼓唇动舌，我且问你，汝在太湖要镖，童林拔刀相助，丧我们铁善寺门人弟子者三，尔反说，并无灭山门之事，今日汝既到此，必有童林在内，今日之事，无非在船头上比试”。寨主将话说罢，将身向回一转，口中说道：“那位贤弟捉拿老儿侯廷？”话言末了，就听旁边

有人答言说道："寨主有事弟子负其劳，割鸡焉用牛刀，不才小寨愿往"，大寨主罗烈，一面归坐，一面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四小寨之内拦江蛇曹成，手提花枪窜在船头，点手呼唤镇东侠老儿头前来受死。此时童林早就听明侯振远，与寨主所说的结果，自己岂能落后，将要捧双钺过船动手，不料想镇东侠早就一跃登舟，童林到落在后头啦，镇东侠与寨主接谈，一听罗烈的言语太紧，谅难免一战，老人家又不肯叫童海川动手，再与铁善寺为仇，再说太湖要镖剑斩三寇，乃是自己所为，岂能将童林连累在内，岂能叫童林负灭铁善寺的虚名，这正是侯廷为朋友一片心肠，自己早就把宝剑摘下来，右手拢住剑把，向后一递，后面阮和双手握住剑匣。话说镇东侠掐住绷簧往外掣剑，只听呛郎郎的一声响，真是宝剑出匣神鬼皆惊，跟着将腰往下一矮，用脚尖点船板身形一躬，早就由小船儿跳至在大船之上，厉声喊道："俺侯廷来至清水潭以道德相接，礼义相见，尔等竟敢出口伤人，倚清水潭人多势众相迫，今 日若讲动手，现有镇东侠在此，那一个不怕死的先来纳命"。这句话尚未说完，迎面拦江蛇曹成，手捧花枪一声恫吓，口中说道："老匹夫休要逞强，今有你家寨主特来擒你"，说着话冲着镇东侠一抖花枪，扬扬得意，皆因这小子，他看镇东侠年迈，有点儿看不起，他那里知晓镇东侠杀人的这个厉害，镇东侠听他说的言语，举目观看分外的有气，皆因这小子长得太不像人样子，身量太高，应当长得四衬，他长了个细长。这就应了俗语的俏皮话儿啦，真可称得起长虫吃扁担，这话怎么讲呢，就叫细高挑儿，人长的细高挑儿，脑袋别长的细高挑儿呀，他脑袋也长了个细长，鼻子眼睛要长开阔点儿也好，偏不往开里长，全都长在一块啦，

好像一块豆腐块儿，长的小鼻子小眼睛小眉毛小嘴儿小元宝耳朵，头上素绸帕罩头，斜拴麻花扣，身上穿白绸子裤袄儿，腰中系着一根绒绳，脚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手擎一条蜡杆枪，冲着镇东侠耀武扬威。镇东侠用宝剑向前一指，用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架式，口中说道："小辈报名，你家老侠客剑下不死无名之鬼"！拦江蛇曹成闻听，不由气往上撞，叫道："老贼，休要夸口看枪"。说着话顺手向镇东侠一抖枪杆，这条枪不亚如怪蟒翻身一般，直奔镇东侠胸前便扎，镇东侠心中暗想："这个贼如此凶恶，定不能留在世界之上"，心中正想，曹成的枪已临身切近，侯振远如何能让曹成把枪撤回去哪，随即向左一上步，老侠客用右手剑向曹成枪杆上一搭，曹成再想把枪撤回去，势比登天还难。镇东侠跟着用了一个顺水推舟的架式，这口剑正推在曹成的脖子上，只听扑哧一声，曹成的首级顺着剑尖一转，噗咚一声，坠落在船板之上，死尸尚未躺下，镇东侠恐怕溅自己一身血，随手撤剑，一翻身用了一个跺子脚，把尸首踹落江心，一转身将剑往上一举，用了一个魁星戏斗的架式，冲着众贼一声喊嚷说道："那一个不怕死，尔等只管前来纳命，今有侯廷在此那个来"。大寨主紫面龙君罗烈，在对面看见曹成动手，实指望得胜，战败了镇东侠，不料想曹成去的快当，死得急速，不由得心中恼怒，一声怪叫如雷，左手撕着右手向前一指，遂向左右说道："你等那一个过去与曹寨主报仇雪恨"。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不才愿往捉拿镇东侠与我兄长报仇雪恨"。说着话向前垫步拧腰纵到镇东侠的面前，大寨主早就看见啦，非是别人，正是曹成的兄弟曹宝，外号人称横江蟹。书中代表，曹宝眼见兄长丧命在镇东侠手内，常言有句话，打虎还

要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就有心将镇东侠结果性命与兄长报仇雪恨，今听寨主分派这才讨令当先，双手捧定加钢板斧，面向镇东侠，自己有心要说："兄长阴灵走着不远，等小弟与兄长报仇雪恨"。无奈曹宝一着急，把话说断了气啦，遂说道："兄长阴魂走着不远，小弟随后就到"，自己把话说出来想着又不是滋味。遂把脑袋一摇，说道不去。镇东侠在对面听着他所说的话倒是好笑，又看着他可气，皆因这小子长的太难看，方才曹成身量太长，就像长虫吃扁担细高挑，这小子长的太矮，身体倒不高，底下长的太宽，要是脑袋长的圆着点也好看哪，他这个脑袋又长的太扁，奔勒头长的望前凸着，两道粗眉一双怪目，双颧高耸，大秤坨鼻子，还是扁鼻子头，火盆口，一嘴的板牙，连鬓落腮，青虚虚的胡子查，相衬着青绢帕罩头，混身上下一身青，抄包扎腰，更透着俐便，脚下鱼鳞洒鞋，手中擎着一对月牙板斧，真不亚如车轮相仿，站在镇东侠的面前，横眉立目。镇东侠手中提剑随向曹宝说道："你休要逞强，报名受死"，曹宝闻听，高声喊道："你家二太爷曹宝的便是，外号人称横江蟹"。说着话身形往上一纵，双手斧盖着镇东侠的头顶便劈，侯振远看贼人来的势猛便不慌不忙，见斧堪至顶梁，遂将身向左一闪，右手宝剑随着左步向曹宝胸前一横，曹宝皆因双斧落空，又见宝剑已到胸前要想躲避万不能够，稍为一愣，身上已然着重镇东侠一用力，只听扑哧一声，曹宝已然腰斩两截，立刻丧命。镇东侠将要往回撤剑，就听前面有人喊嚷，说道："老儿休要逞强，待吾结果你的性命"，侯振远举目观看，就见对面过来两个人，俱都在四十上下的岁数，形容透着枯瘦，五官相貌还是差不了多少，这两人就仿佛一个样，周身上下俱都是一身

蓝衣服，脚下俱都是白袜洒鞋，每人提着一条十三节钩镰枪，冲着镇东侠耀武扬威，镇东侠心中早就明白，这两个小子必要双战于吾，其实镇东侠真猜对啦，这两人本是亲弟兄哥俩，只因曹成曹宝哥两个，命丧镇东侠之手，他们哥俩个早就商量好啦，要两个人打一个，这才在三位寨主面前讨令，将镇东侠结果性命，寨主许可，这才站在镇东侠的面前发威。侯振远撕须含笑用宝剑向二人一指，口中说道："汝二人欲染吾剑锋，也当报一个名姓，再死不晚"。对面二寇一齐答言，向镇东侠说道："你家二位 爷台江湖人称金枪虾蟆叶德方，银枪虾蟆叶德成便是"，说着话叶德方抖钩镰枪向镇东侠咽喉便挑，此时镇东侠早就留着神啦，看见叶德方由前面动手，叶德成由船头绕在镇东侠身背 后，抖十三节钩镰枪对准镇东侠腰部便扎，侯振远故意作为没看见，见前面枪堪堪临近，遂急向右一上步，将身形一闪，右手剑往钩镰枪 上一搭，顺着枪 杆往里面一扫，用了一个白鹤亮翅，正削在叶德方的头顶之上，把脑袋削下半个去。俗语有句话，开了天窗儿，可是凉快但是活不了啦，只见花红脑髓崩流，死尸往后一仰倒于船板之上。后面叶德成由后面暗算镇东侠，用镰钩枪暗刺镇东侠的腰部，镇东侠早就知晓，用白鹤亮翅剑斩叶德方的时候，听后面声音相近，随即转身用左手一抖钩镰枪，右手剑跟着近招，用的是拨草寻蛇，宝剑的剑锋明亮亮冷飕飕，正斩在叶德成脖项之上，随着剑首级就落于地下。老侠客向后撤身，作方登步的架式宝剑向前一指，这个架式的名儿叫仙人指路，指着对面二位寨主，口中说道："方才因为我年迈，一时失手误伤四位寨主，此时已追悔不及，望三位老寨主急早归降，协同着我们捉拿盗宝的二寇，事后仍当重谢，亦免

得伤了江湖绿林道的和气，不知三位老寨主意下如何，侯廷愿闻示下”。对面大寨主罗烈罗焰光，与三寨主彭冲彭伯颜，二寨主杜豹杜登山，早就听明白啦，二寨主不由得气冲斗牛，心中暗想：好厉害的镇东侠，他先命陶荣前来卧底，明为上寿暗探盗宝的人，可恨陶荣，方才率领二小接应侯振远，已然过那边船上去了，论起来我们弟兄们待遇他不薄，他不但不协助我们弟兄，反激怒镇东侠剑斩我们四寨主，今镇东侠站在船头得意扬扬，不如我过去先将镇东侠结果性命，然后再拿陶荣与他手下余党。想到这里，抖丹田一声喊嚷，口中说道：“大寨主休要动怒，待小弟将老匹夫侯廷结果性命，与四位寨主报仇雪恨，”罗烈闻听有人说话，扭项观看，原来是二寨主杜豹，遂说道：“小心留神，多多在意”。杜豹接着说道：“不劳兄长嘱咐”。此时早就有喽罗兵，将二寨主的金背鬼头刀献于寨主的面前，杜豹杜登山伸手接刀，垫步拧腰窜至船头，在镇东侠对面擎 刀，一声喊吓：“老儿休要逞强，虽然汝剑斩咱们四位寨主，尔反倒饶舌，今有你家二寨主双头蚆蝮杜豹杜登山在此，尔还不抛剑束手就绑，等待何时，倘若不然，你可知俺杜豹的厉害”。侯振远闻听得不由一阵冷笑，口中说道：“尔有何能，敢在吾面前发威，还不受死，等待何时”。杜豹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遂说道：“老儿休走看刀！”杜豹说着话，随用左手冲镇东侠面前一恍，右手摆刀向镇东侠斜肩带背就是一刀，侯振远槎步观看，刀离脖项不远，身形向右一迈步，用手中宝剑由底下往上一撩杜豹的手腕，杜豹往回一撤刀，镇东侠趁着这个工夫，将右手剑交与左手，身形一斜左手剑的剑尖直奔杜豹的咽喉，此时杜豹想要换式可就没有那么大的工夫啦。自己只得瞑目等死，侯振远并不将

他结果性命，急将左手剑向回一闪，将身形一换，右手跟着一掌，正打在杜豹的胸膛之上，二寨主脚下站立不稳身形向后一仰，扑咚一声，躺在船板之上，撒手抛刀，此时二寨主打算要站起来，可就不能够啦，早就由镇东侠这边船上窜过两个人去，非是别人，正是坏事包张旺，与那孔秀春芳，孔秀亮刀挡住喽罗兵，此时二寨主将要爬起来，张旺早就赶到，跟近一腿，正踢在二寨主的腰际之上，二寨主仍然向前一栽爬伏在船板之上，张旺随手解他身上的绒绳，连胳膊带腿将二寨主四马倒攒蹄，捆好提在镇东侠身背后，张旺顺手亮三棱鹅眉翅，站在旁边看守被获贼人，正往对面观看。此时大寨主罗烈，见二寨主遭擒，回头将要派人搭救二寨主，就在这个工夫，三寨主彭冲一声吼叫，说道："兄长谅侯廷有多大的能为，待小弟前去捉拿"。遂说着话由喽罗兵手内接过来金背砍山刀，向前一纵身，跳在镇东侠的面前，厉声喊道："侯廷你可认识你家三寨主分水忽律彭冲彭伯言吗?"老侠客微然含笑，口中说道："尔乃无名之辈，何足挂齿，还不过来动手。"三寨主彭冲一听侯振远口出大言，不由得怒从心上起，说道好："尔有何能，我正要领教你的武艺"。话言未了，将自已身形一矮，向前一跟步，冲着镇东侠的肚腹便扎，这一刀名叫乌龙出洞，要是旁人这一刀还是真难躲，镇东侠见刀临肚腹相近，并不着忙，将肚腹往回一抽，身形并不移动右手的剑，探身形够奔彭冲的手腕便点，彭冲遂急向回抽刀，就在他一抽刀的时候，不提防镇东侠跟着一上右步，右手腕一转，宝剑够奔彭冲的面前扎来。彭冲自知不好，见宝剑来得极快，只得将身形向后一仰，将要用鹞子翻身的架式，老侠客岂能让他逃走，若要是将宝剑往下一落，彭冲就得当时伤命，老

侠客并不将他结果性命，反倒将宝剑向上一扬，左手捏着剑决，向前一指，飞起左腿用了个分身踩子脚，这一脚正踢在三寨主彭冲胸膛之上，彭伯言站立不稳，向后一仰，躺在船板之上，打算要起来那可就不行啦。让坏事包张旺赶过去用右手二指，一抠彭冲的洒鞋的鞋脸，左手一拧麻儿骨，把彭冲拧了一个翻过，张旺用自己的腿别着彭冲的腿，磕膝盖顶着后腰，撕肩头，拢二臂，解他的绒绳儿，把三寨主四马攒蹄捆好，连他的兵刃，一同提到船头，与被擒的二寨主杜豹放在一处。张旺口中说道："师大爷这个是吾拿住的，"镇东侠对张旺说道："少要多说，还不后站"。遂手中捧剑向对面说道："你们那个来再战"。此时对面大寨主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早就看明白啦，心中想道："弟兄们全仰仗着铁善寺山门的弟子，以为此番由寨内出来，战胜镇东侠与那兴一家门户的童林童海川，并未看起他们二人，未想到镇东侠虽然年迈，武艺绝伦。剑斩咱们四水寨的寨主，如今两个师弟被擒，到此只剩下吾一个人，就是镇东侠让吾逃走，吾亦无面目回铁善寺面见恩师，不如与镇东侠一死相拼，凭掌中虎尾三节棍，若要战败侯童二人，搭救二位师弟，捉拿老匹夫陶荣，方解心头之恨"。想到这里，扭项观看，身旁有两个喽罗兵抬着自己虎尾三节棍，一探手由喽罗兵身上将三节棍擎在手中，身形一纵跳在镇东侠的面前，高声喊吓，说道："唉，老儿侯廷休要逞强，今有你家大寨主在此，你可敢与罗烈会战三百合！"说着话将三节棍一横，用了一个横下铁门闩的架式，镇东侠看大寨主，发鬓斑白，精神抖擞，掌中三节棍纯钢打造的，真有鸭卵粗细，气像与方才的二位寨主不同，不由得心中羡慕，遂抱拳对罗烈说道："方才适吾盼望与二位寨主言归于好，不

想二位寨主仰仗血气之勇与我决斗，是我不得不将他二人擒住，今大寨主临于船头，寨主若肯应允侯廷协同着我们捉拿盗宝的二寇，侯廷情愿将二位寨主当场释放，如若不肯，侯廷只可掌剑奉陪，望大寨主再思再想，”罗烈闻听镇东侠之言不由得气往上撞，喊叫一声，”老儿侯廷休要言语相欺，别走，看棍”，说着话用左手棍往镇东侠面部一指，遂将身一斜，右手的棍随着一抡向镇东侠头顶便砸，镇东侠见棍来得势猛，随将身向左一闪，向前一搓步用剑截大寨主的手腕，罗烈见镇东侠虽然年迈，身体灵便，宝剑奔自己的手腕便截，真是急如闪电，遂即将右手棍撤回，左手棍抡起来，向前跟步够奔镇东侠右太阳穴，用了一个单风掼耳。镇东侠将身形一矮，往右一槎步，身形与地相平，形若长蛇，这一招名叫伏地新，右手领剑将棍让过去，剑锋直奔肘下便抹，罗烈急速撤身，将左手这一节棍，向自己身背后一扔，右手擎着一节抡着两节，将自己身形一矮，顺着地皮向镇东侠左腿便扫，这一招名叫枯树盘根。镇东侠见棍来得势猛，并不着忙，脚下展劲，左腿一抬，右腿跟着也就起来啦，这一抬名叫张飞片马，顺着棍上面向左一跳，大寨主的棍可就落了空啦，镇东侠趁着罗烈将身形一抖，右胁下落着空用宝剑一转，直奔罗烈的右胁便刺，罗烈此时闪躲不及，呼得用左手一抽棍，左右手擎着两节，斜身吊膀，用当中间这一节棍，向宝剑尽力一崩，镇东侠这口剑虽然是斩钉剁铁切金断玉，但因大寨主棍沉力猛，怕伤自己的宝器，急忙将剑往回一撤，跟着换式，大寨主亦撤棍一招，这二人就杀在一处，各自施展平生所能，大寨主罗烈动着手留神细看，就见镇东侠虽然年迈步眼活泼，剑术精奇。心中暗想：“不怨两个盟弟败在他人之手，果然是名不

虚传，今日错非是我，早就甘拜下风，吾到要仔细留神”。镇东侠先以为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俱是无能之辈，今见大寨主棍法纯熟，招数极快，又见他棍法谨慎，不似那杜豹彭冲的无能，不由得自己暗含着佩服。只顾着二人动手不要紧，在后面急坏了童林海川，盼望老哥哥侯振远力擒三个寨主，不想大寨主猛勇异常。怕老哥哥此时难以取胜，自己怀中抱定子午鸡爪鸳鸯钺，有意跳到大船之上，协助兄长，又恐怕老哥哥成名的侠客不准二人双战，一面想一面瞪睛向大船观看。就在这个工夫，大船上可就见着输赢啦，皆因镇东侠与罗烈动手，大寨主这条虎尾三节棍走开了架式，不亚如风车相仿，看观定式，封闭甚严，无法近招。心中暗想：“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镇东侠想到这里，让了一个破绽，往回将宝剑一撤，左手向前一指，大寨主看出便宜，皆因镇东侠将宝剑的剑尖冲后，罗烈遂急将右手棍往回一撤向上一扬，左手棍头向镇东侠胸前便点，镇东侠作出闪躲不及的架式。稍为一怔神，罗烈以为侯廷闪躲不开，心说这一拾必结果你的性命，想逃万难，左手棍尽力向前一点，不料想这才中了镇东侠之计。镇东侠见罗烈的棍，离胸膛不远，遂急将身向左一扭身，左手由棍底下一拢，把棍将在手内，遂将右手剑举起来够奔寨主头顶便劈，大寨主情知不免，只得瞑目等死，镇东侠并不用宝剑将他结果性命，将剑反往上一举，用右腿顺着船板向罗烈腿上一戳。这一腿名叫屈腿，正戳在罗烈的迎面骨之上，罗烈向后一仰身，仰面朝天跌倒在船板之上，打算要起来，此时孔秀早就赶过去，遂将大寨主按倒揪翻绳缚二背，即将双腿与他别上仍然是四马攒蹄绑上，大寨主这一被擒不要紧。大船上可就乱啦，会水的喽罗兵，跳往水内逃命，不会水的喽

罗兵见三位寨主俱都被擒，向大船后面就跑，两旁的麻洋小船之上的喽罗兵架船四散逃命，镇东侠见喽罗兵害怕的景况，高声喊嚷说道："尔等喽罗兵只管万安休要逃命，吾等决不伤害你们，尔等只管放心吧"。喽罗兵见镇东侠并不加害，这才放心，一个个跪在船板之上。

侯振远一面摆手向喽罗兵说道："尔等免礼预备架船进潭"。遂 回头观看，就见自己的三只小船靠了大船啦，群雄俱弃小舟登大船，又一看陶氏 昆仲，大爷陶润陶少仙神手东方朔，二爷陶荣陶少 华狸猫草上飞，童林童海川，二爷侯杰侯敬山带领阮和、阮壁、司马良、夏九龄、王三虎等，一干众人已然上了大船啦。侯振远吩咐孔秀张旺，将擒住的三位寨主提到前面，遂又转身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今劣兄将三寨主擒住，任凭贤弟发落"。童林早就看真切啦，方才见老哥哥年迈苍苍英勇异常，剑斩四寇，生擒三寨主，自己早就暗中佩服，遂将双钺挂于肋下绒绳之上，抱拳向镇东侠含笑说道："兄长小弟心粗，还是兄长作主"。镇东侠由阮和手内接剑匣，将自己宝剑插在匣内，悬于自己肋下，遂叫孔秀张旺将三位寨主翻过来面向上，二人答应一声，过去将三位寨主，仍然四马倒攒蹄翻将过来面向镇东侠。镇东侠迈步临至近前，含笑抱拳，口中说道："适方才侯庭得罪了！"大寨主罗烈虽然是被获遭擒，见镇东侠如此作态，不由得气冲斗牛，发须直立，目珠欲裂，瞪着二目向镇东侠说道："侯庭今日我们弟兄被获或杀或刮，给我们一个快当，若要奚落我们拿我们取笑，可别说我们口出不逊"。镇东侠闻听遂抱拳说道："大寨主休要多想，虽然江湖绿林道称我为侠客二字，究其实我也是咱们江湖绿林道的朋友，不过大家抬爱我称我为侠客，论起来

你我同是一家人，适方才在动手之际，不过是侯庭受童林众人之托，为捉拿盗国宝玉镯的要犯，侯庭不得不尽职任，虽然三位寨主动手以至被捉，不过是你我游戏而已，练武的难保胜败二字，今三位寨主既然在此我有一事相求，所求的是三位寨主，既是铁善寺的门人，也是欺强怜弱暴虎凭河，依侠道的义气决不能左袒盗国宝的叛逆，三位寨主若肯协助我们弟兄回山捉拿盗宝的韩宝吴智广，我将兵刃还回当场释放，如若不肯相应，侯庭可不敢释放三位寨主，皆因你三人皆在窝藏之例，三位寨主意下如何？侯庭愿听寨主示下。”罗烈闻听一阵冷笑，面向镇东侠厉声说道：“老侠客你既知道我们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正大光明，就不能与绿林的朋友作无礼行为，我们原不窝藏韩宝吴智广，所为的是香饵钓鳖之计，就皆因童林兴一家武术，灭铁善寺的山门，老侠客协助童林剑扫太湖中山寨，我三个师弟命丧在汝等之手，就是那镜里兰花崔美，井底金蟾郝乐天，还有那五寨主并胁大蟒韩大寿，如今我们不能与师弟报仇，既然被获，你就把我们结果性命，日后必有人与我们报 仇，你要想教我弟兄降服在你手下，还要教我们捉拿韩宝吴智广，我们既是江湖绿林的英雄，决不能作出反覆无常之事，今日你要把我们弟兄结果性命。侯振远哪，倒是你一生之福，大丈夫明人不作暗事，你要把我们一放，日后必当报今日被擒之耻，但有三寸气在，此仇决不能不报，你还是杀了我们弟兄的是”。镇东侠不听此言犹可，一闻此言，往后倒退了半步，左手按剑把右手撕髯，仰面哈哈大笑，口中说道：“你们不提报仇，我还是不敢放，侯庭平生以来，就爱是有人与我为仇作对，既然你们说出这个言词，吾还是非放你们不可，若不说此言，我还得与原办的童林商量

释放，既如此，待我亲解其绑”。一面回头吩咐小船送三位寨主登岸，镇东侠说着话，就要松绑，就在这工夫，旁边有人说话，说道：“师伯你要是嫌累得很，吾过去把他们杀了好不好”，镇东侠回头观看，原来是孔秀，镇东侠瞪眼说道：“尔竟敢多言，还不后站”。说着话走至三位寨主的面前，镇东侠亲自将三位绑绳撤去，抱拳含笑向三位寨主说道：“小舟备妥，请三位寨主起行”。大寨主罗烈与杜豹彭冲站起身形，冲着镇东侠发怔，罗烈以为镇东侠要暗算他们，遂向镇东侠说道：“侯振远，你当真放我们远走吗，我们若从此一走，日后必当报仇，你可休要后悔”，镇东侠抱拳含笑说道：“吾是恭候你们报仇，恕侯庭不远送就是了”。罗烈闻听带领杜豹彭冲，由大船跳到小船上，将要走时，罗烈遂冲着镇东侠说道：“后会有期”四个字，就听对面大船上有人说话，说话唔呀唔呀的，镇东侠也看见啦，正是孔秀春芳，孔秀在船上冲着大寨主罗烈点首说道：“唔呀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对你们讲”。罗烈接着说道：“朋友有话快说”。孔秀笑嘻嘻的说道：“你的心事我早就知道了，方才我们老侠客释放你们弟兄三人，我看出来啦，你们三个人俱是强汉，决不肯说软话，无奈当着众人只可说个后会有期，为的是你们脸上好看，暗中感激老侠客活命之恩，这是你们有良心，你们要是没有良心哪，日后再来报仇，我们老侠客，亦不恐惧你们，我是怕你们日后报仇没有顺手的兵刃，你们的兵刃现在这里大船之上，我还与你们，日后报仇好顺手”。说着话，由大船船板之上将两口刀与三节棍，一同拿起来，向小船上一掷，说道：“去你们的，你们死了我都不想你，混账臭豆腐”，三位寨主吩咐开船，含羞带愧逃奔江岸去了。到后来这三个人受恩不报，反结仇恨，

回归铁善寺搬动是非，设摆重阳会，聘请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与镇东侠童林为仇作对，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单表大船之上有童林，眼见镇东侠纵犯脱逃，又不敢拦阻，心中暗含着踌躇不下，就是陶氏昆仲，亦看不出镇东侠是何用意，这里面唯有孔秀明白镇东侠的心思，这就是侯振远为童林的一番苦心。只因童林出世以来，初试八卦掌打雷春才引出三小下山，二次一掌仇，掌打入地金蛟贺豹，才有丢失玉镯，童林代罪聘请镇东侠，杭州立擂，掌打法禅三次一掌之仇，到如今与八卦山仇怨难解，又与我太湖要镖，徒负灭铁善寺之名，童林将才出世年限不久，因误会得罪八卦山，岂能叫童林再担灭铁善寺的名誉，今日故意释放三个寨主，这三人必仍逃回铁善寺，若是童林实有灭铁善寺之心，罗烈等岂能够逃得回庙内，他等若还有良心回庙将此声明，日后免得与童林为仇，譬如今日不念我释放之德，不过寻我侯庭报仇，将此事自己摆到身上，不与童林相干，好让兄弟童林避免灭铁善寺的名誉，这就是恐怕童林出世不久，反落了遍地仇人。镇东侠为友一片苦心，旁人岂能知道老侠客的肺腑，唯有孔秀他看出来啦，若不然他岂能在旁边答言，为的是好把镇东侠的面子亮出来，又为是教罗烈他三人明白明白，若不然孔秀他原是黑道的朋友，怎么会与侠客为伍呢，虽然他是一个贼出身，这就是他天生来的侠肝义胆，若不然怎能与侠客为伍呢，这就是孔秀天然生就的性情。虽然是镇东侠艺高战服三寨主，大施仁义放三寨主脱逃，明知道这三个人决不能与自己善罢干休，只得将此事抛于脑后，暂且先办清水潭之事，捉拿盗宝二寇要紧。遂吩咐喽罗兵与自己小船上的水手，架大船攻打清水潭，群雄各亮兵刃陪着镇东侠站立

船头，众水手那敢怠慢，将锚索起上来，将大船掉转船头，开船够奔清水潭，大船穿过芦苇，够奔清水潭的竹城。离竹城的城门相近，镇东侠站在船头举目观看，就见竹城里面小船，纷纷向外逃窜，镇东侠吩咐我们的船休要相近，容他们脱逃，这就是镇东侠一片恻隐之心，明明看出山里的大势已败，喽罗兵趁势逃走，真要是用大船向里面一冲，碰在小船上就得翻，必要多伤人命，故此镇东侠容小船逃出来，这才吩咐我们的船杀进竹城，水手这才架船进了竹城水寨，够奔正北的船坞。众人早就看见啦，并听见山坡上有人怪叫如雷，山上喽罗兵往下逃跑，后面追杀喽罗兵的，非是别人，正是徐源徐子特，邵甫邵春然，后跟牛儿小子于恒于宝元叱海金牛。

书中暗表，只皆因三位老寨主率领四水寨，与陶荣陶老英雄带领两个弟子出清水潭，各寨主意欲战败镇东侠，大寨主吩咐少寨主罗威罗声远玉面小龙神，带领紫面分水鳖乔玄龄，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鳌吴智广，在大寨聚义厅前困住于恒徐源邵甫，前文已竟表过。以至寨主在清水潭外面被获遭擒，山里面可就早得着信啦，这段事别的事情全有可说，唯有少寨主罗威可惜了他这个外号玉面小龙神，论起来他真不佩这个外号，他应当听说他父亲罗烈，与两个盟叔被获，他就应率合山之众，至外面搭救他父，若不然他可以至后面，搭救他的母亲马氏安人，日后好与娘舅马彪马云新 相见，他竟然前面不救父，后堂不救母，甘心相随盗宝二寇，与那卖薰香蒙汗药的老道乔玄龄，预备一叶扁舟，外有八名水手趁乱之际，奔出清水潭逃命去了。这一来不要紧，山中无主自乱，喽罗兵随着也就逃走。厅前被困的徐源邵甫，见喽罗兵并不围攻，一个个俱都向外面逃走，徐源自己明知外面接应到了，

遂即高声喊喝，“师弟与牛儿小子往外面追杀，千万别让盗宝的二寇逃走！”徐源虽然口内这么说，其实站了这么一宵，身体早就劳累啦，唯有牛儿小子仍然是瞪着眼睛，手中擎着降魔金杵，打得厅前喽罗兵，死尸横躺竖卧，溅得他混身上下满都是花红脑髓，恰似凶神下界一般，徐源邵甫哥儿俩个看着牛儿小子，还是真佩服，只得三人一同往寨外杀，腿快的喽罗兵可以逃命，稍为跑慢了一点，要教牛儿小子追上，由脑袋后头就是一杵，打得花红脑髓皆崩。三个人杀出寨外，牛儿小子在山坡追杀喽罗兵，正在高兴的时候，镇东侠看见牛儿小子真勇，由心中不由得一番钦慕，看着喽罗兵，死于非命，又是可怜，不由得看着不忍，遂即一声喊嚷，叫道：“于恒，休要追杀喽罗兵，至寨内追拿盗宝的二寇，千万别放走了他们”。镇东侠一面说着话，船只已然靠岸，众群雄一齐下船随镇东侠，复又进寨，来至分赃聚义厅，老侠客并不见盗宝的二贼，只有厅前死尸与那抛弃的枪刀，真是惨不忍睹，老侠客吩咐有拿着的喽罗兵将他带过来，待我问他盗宝的二寇逃往何方。镇东侠一声吩咐，工夫不大，就见孔秀由打外面，捆住一个喽罗兵推倒阶前，喽罗兵见众人各擎兵刃，赶紧跪倒，口中说道：“求众位侠客爷饶命”。镇东侠并不威吓他，遂温语叫道：“你是本山的喽罗兵，我且问你，你寨中可曾窝藏着盗宝的韩宝吴智广，现在那里，你要说了实话，我便饶恕尔的性命”，喽罗兵闻听向上磕头，遂说道：“侠客爷若问这两个人，跟随吾家少寨主与乔道爷，备了一只小船，趁乱逃出清水潭，早就逃走去了”。镇东侠闻听，不由顿足长叹，遂将宝剑向阶前一掷，遂说道：“我若知三寇脱逃我决不如此”。镇东侠皆因未能拿着盗宝二寇，如今扫灭清水潭，妄自得罪

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又多了一层仇人。自己心中甚为后悔，这是他心中的事，别人焉能看得出来哪，故而顿足掷剑，长叹了一声，跟着向孔秀说道："将此喽罗兵松绑释放"。孔秀答应一声，过去将绑绳儿与他解开，喽罗兵向上叩头转身逃命去了。镇东侠向左右说道："山中一草一木不准你们妄动，随我出山"。此时阮和由阶前把宝剑捡起来，交与镇东侠还于剑匣之内，悬于肋下，镇东侠在前众人跟随在后，一同出离大寨够奔船坞而来。镇东侠这个心意，自己原是江湖绿林道出身，决不能叫手下人取山中一草一木，自己一面想着已然来至船坞，就见大船仍然停舶在此，并有陶家店的小船亦在此等候，侯振远率众登跳板上大船，吩咐开船仍回陶家店，众水手一个个忙个不了解缆绳撤跳板起锚，水手用船篙点岸将要开船，镇东侠举目一看吓了一跳，就见山中火光四起烈焰腾空，寨中着了火啦，不知何人所放。书中暗表大寨主罗烈之妻马氏安人，他乃是沅凌县金银烂石岛大寨主三孔独角蛟马彪马云新的胞姊，只因前山有人报告大寨，禀知马氏安人，老寨主被官人所擒，少寨主生死存亡未卜，前山已乱请示安人的示下，马氏安人得报知道外面山势已败，丈夫被擒决无生理，自己并不着忙，吩咐丫头婆子将自己素日积蓄的金银采缎，取出来与丫头婆子手下的仆人，大家分散，然后命男仆由山中抱些干柴堆满厅前，安人打发丫头婆子仆人教他们逃命去罢，众仆人受安人的恩惠，尚有恋恋不舍，无奈安人催促他们赶紧逃命，倘若延迟工夫官人进来抄山，你们再想逃命可是万万的不能了，丫头婆子被安人催逼不过，只得痛哭与安人分别，由后山逃命去了。看起来山寨中安人待婆子丫头恩厚，为下人者临家主人有难尚不忍相离，就是如今大

户之家主人，若要有了难为仆人的不但不与主人分忧，他早就闻风远逃，他把良心丧尽，不报主人之恩，他那里还懂得义仆二字吗。马氏安人自知不免于祸，恐官军入内必受欺辱不如自焚，自己遂用火种将柴燃着，独自一人坐在屋中，霎时间火光四起烈焰飞腾房屋皆着，马氏安人自焚而死，此时镇东侠不知，镇东侠以为喽罗兵焚烧山寨，老侠客吩咐开船回店，马氏安人一死不要紧哪，到后文书，马彪得信才与镇东侠童林为仇作对，在金银烂石岛达摩堂打赌斗智，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十七回

灵隐寺献艺童林贺号　畅春楼聚会四小相识

单表镇东侠率领一干老少的英雄，由清水潭出离竹城水寨够奔江沿，将船拢岸，众人下船够奔望潭庄陶家店而来，工刻不大来到店门首，此时店里的伙计早在门首迎接，众人进了店门来至在南为上的上房，伙计挑起帘笼众人进屋分宾主落坐，然后伙计伺候众位擦脸吃茶，镇东侠开口说道："童贤弟，劣兄请众位老少的英雄攻打清水潭，实指望捕韩宝吴智广，贤弟押解入都请罪，国宝还朝，不料想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白白的抄没清水潭贼人，反得罪江湖绿林的朋友，到如今我亦就追悔不及了，虽然如是也就得置之膜外，可有一件清水潭之内，死尸无数，可得贤弟你带着捕盗的文书，至扬州报案，命州官带兵抄灭清水潭贼人，你就说清水潭窝藏盗宝的二寇，事毕我们回杭州，我们在镖局子等候于你，好在北高峰灵隐寺与你贺号，贤弟你意下如何？"童林闻听接着说道："兄长替小弟想得周全，小弟遵命就是"。镇东侠说道："且慢，二寇虽然脱逃，无非是跟踪涉迹再为访拿，我还请陶氏二位老英雄给贤弟你助威，在北高峰与贤弟你贺号，可不知二位陶老英雄意下如何？"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陶润陶少仙口中说道："老侠客说的那里话来，咱们是自己弟兄，用不着那个请字，只要老侠客肯携带着我们弟兄，我们弟兄情愿随同前往"。镇东侠闻听此言，赶紧站起身形说道："那么着吾替童贤弟谢谢你们二位"。童林跟着也就站起来，向二位老

英雄深深一揖。陶荣赶紧站起来说道："自己弟兄何必这样多礼，这我就对不过贤弟啦，我还有话与你说，贤弟你先请坐"。说着话大家入坐，陶荣就把清水潭上寿在酒席宴前，见着韩宝献玉镯作玉镯大会，自己窥取玉镯未成，打算回店寨主相拦，并且挽留作通宵畅饮，夜间徐源等探山，大家动手，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又说道："在江中大船之上我的初心本意，仍然愿意两家说合，无奈寨主秉性固执不肯相从，以至落的山破势败，又将如何呢，其实寨主与我交友果然是不错，我是为境遇所迫，不得已失去友道，再者说，我是良药苦口他不听从，我也不过是徒劳无益。"话言未了，镇东侠在旁边接着说道："这也难怪老英雄交友之道，您也就是尽到了心就是了，大寨主痴迷不悟，您就是说破了舌尖也是枉然，您也不必说了，咱们暂把此事搁开，我还要问徐源邵甫与牛儿小子探山因何动手"。说着话把徐源叫过来，细问了一遍这才知道，徐源邵甫奉二侠之命前去探山，牛儿小子如何暗地相随，拆竹城在里面动手涉险等事，镇东侠问明白了也就不问啦，无非嘱咐他们此后遇事不可大意，老侠客这才与童林相商，打发童林奔扬州，带盘费当日起身，镇东侠老少群雄在陶家店住了一宵，次日清晨约同了陶氏昆仲，一路起身直奔西湖天竺街，在路途之上无非是看了些："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杭州穿城而过，出钱塘门赶奔天竺街，来到镖局子门前，此时镖局子已然改了字号啦，金龙镖局改为南双龙镖局，门前油画一新，镖局子门口外放着条凳，镖局子伙计坐在那里，正在高谈阔论，看见众位英雄回归镖局，众人俱都站起来口中说道："众位老侠客回来啦，往里请吧，适方才里面贝勒爷，还派人打听众位回来没回

来”。镇东侠一闻此言，明知道贝勒爷不放心，只得点头率众人向里面走，来到南为上的上房，早有伙计挑起帘笼，镇东侠向里面观看，就见屋中正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正当中坐着贝勒爷胤祯，两旁有南北二侠各路的英雄相陪，正在谈话之际。书中代言，自从镇东侠将镖局子事托北侠秋田秋佩雨，南侠司马空二位帮办善后，贝勒爷从中维持，自从侯振远他们大家去后，秋田按着贝勒爷的分派，将两下镖局子善后之事，办理清清楚楚，一面命黄灿按着自己守正戒淫花的样式，按着样式制造，并调查两下镖局子共有多少徒弟，按着人数目制造，等镇东侠与童林回来好在灵隐寺，与小弟兄们现艺簪花并与童林贺号，一面命潘龙至灵隐寺借座，找棚匠，预备厨茶行，安好了家伙座，与各样的铺垫，可都讲好了价钱，日子可是现择，连镖局子里面全都安置齐整，静等童林与老侠客何时回来再为定夺。今天贝勒爷在屋中，正与众群雄谈话之际，正谈到镇东侠他们去了这几日，前往清水潭未见回信，贝勒爷好不放心，打算派人前去打探打探，就在这个时候，见帘笼一起镇东侠由外面率众雄进来，贝勒爷的眼睛快，这里就不见童林，倒把贝勒爷吓了一跳，不等镇东侠说话，贝勒爷说道：“老侠客海川那里去了？”镇东侠闻听贝勒爷之言，心中想道：“贝勒爷，也不惦念别人，心中就有一个童林，可见得这爷俩真有前缘”。镇东侠不由的心中暗笑，口中说道：“贝勒爷您先别忙，我先把事情办完了，回头我再与贝勒爷谈谈清水潭前后的始末，我先与你引见一个人。”说着话转身将陶荣陶少华 请过来，与贝勒爷引见，陶荣要行大礼，贝勒爷赶紧拦住，引见已毕，然后这才又与大家介绍，按次序见礼已毕，贝勒爷已然知道是陶润的兄弟，这

才拱手让坐，大家入坐，镖局子里的伙计，伺候擦脸献茶，侯振远这才与贝勒爷，细谈清水潭所经过的事情，贝勒爷这才知道童林去扬州报案，陶氏昆仲此次而来，乃是镇东侠所请，为的是与童林助威贺号，贝勒爷就将镖局子里头办理善后一切之事，均皆是众位侠客协助办理完善，无非就是等候童林回来，大家再择定日期，贝勒爷也对着侯振远说了一遍。镇东侠等贝勒爷将话说完，这才站起身形冲着北侠秋田秋佩雨及在坐的众位侠客抱拳拱手，口中说道："多蒙众位侠客维持，总算是两造镖局子，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一来是贝勒爷洪福普照，再者仰众位英雄扶持，等到童林回来还求大家与童林贺号，我们弟兄再一同道劳致谢"。众雄闻听一齐答言，说道："老侠客说话太谦了，俱是自己人何必客气，众位一路劳乏，也该用点酒饭，然后再歇着"。贝勒爷在旁边接着说道："众位说的是，我还要与陶老英雄洗 尘哪"。一面吩咐镖局子伙计们，条摆桌椅预备酒饭，酒席备齐，然后入座，大家饮酒谈心，无非说的是已往之事，酒饭已毕大家散座休息，只等童林回归再作商议，一连就是三日。这一日众人正在大厅谈话之际，就在这个工夫帘笼一起，童林从外面进来，满身的尘垢，先与贝勒爷行礼，复与众位相见已毕，这才来到贝勒爷面前，就把到扬州报案，派官兵查抄清水潭经过，与贝勒爷回禀一遍，贝勒爷见童林回来心中欢悦，遂向童林说道："二贼既已脱逃，只好是暗地寻踪，设法拿办，现在大家静等着你啦，你来了好择定日期，劳动众雄与你贺号，事情都齐备啦"。说着话命伙计把历书拿过来，贝勒爷展开观看，本月十五日就是很好的日期，遂与众位商议，就用十五的日期，众人均都同意赞成，一面吩咐黄灿潘龙二人到期伺候，二人遵

命下去预备。童林这才下去，自己净面梳洗。此时正值天气和暖，一天比一天热起来啦，众位英雄侠客，终日陪着贝勒爷闲谈，等候十五日这一天，不知不觉已然到了十四这一天的晚上，这一天贝勒爷，问问外面俱都预备好了，顶到晚上安歇的时候，有人伺候贝勒爷沐浴，并预备明天早晨更换的衣服，这是头天晚上的话，不必细表。直到次日五鼓，众人俱都起来，大家净面更衣已毕，天已然大亮，贝勒爷问问外面伙计，可曾预备停妥，答道，早已备马伺候，贝勒爷遂向各位侠客说道："天已不早，不如你我大家灵隐寺吃茶谈话，省得叫外面伙计伺候着"。众位侠客一听，接着说道："贝勒爷说的很是，莫若我们就请驾"。贝勒爷一看左右两旁老少的英雄，一位位衣冠楚楚，真是高高矮矮伟伟俊俊，一个个都抱着英雄锐气，此时又是两个镖局子合在一处，真是三山五岭的英雄，各路的豪杰。贝勒爷看着分外高兴，大家拱手一让贝勒爷，贝勒爷只得带笑说道："那么着我就先行一步，"群雄抱拳说了一个"请"字，贝勒爷只得在前，众人相随在后，贝勒爷行至在镖局子门首用目向外面观看，就见镖局子门口外预备各位的马匹，一边二十名镖局子的伙计，上首有潘龙率领，下首有黄灿带着伙计伺候，门外面看热闹的可不少，不差甚么都知道两家镖局在灵隐寺请客，就有知道在北高峰现艺贺号的，好事的人谁不看看这个热闹，真有老早就来的，在镖局子门口外大家纷纷谈论，热闹非常。贝勒爷看着很高兴，下了台阶，此时早有童林将贝勒爷的马匹牵过来，贝勒爷临至马前伸手据掳丝缰认镫攀鞍上马，众位侠客亦随着上了坐骑，前面有伙计开路，黄灿在前打着引马，伙计们前护后拥，众人乱抖丝缰，直奔北高峰而来，工刻不大，来到北高峰之

下，前文已竟表过，这个北高峰单有山名，东眉山，西眉山，当中山口，这座灵隐寺修盖在半山腰，其庙并不算甚大，要说西湖的大庙，唯有静慈寺的庙大，往往说济公传的，俱都说济公出灵隐入静慈，若要在先年北方都知道有个济颠僧，若到了江南杭州地面，若是打听济颠和尚都不知道，若要提他娘家的名姓，到西湖人人皆知，娘家姓李名叫修缘，到如今西湖之内，有修缘老祖洞至今古迹犹存。这座灵隐寺庙不算大也不算甚小。山门的前面原是一座影壁，山门之内迎着面供着欢天喜地布袋和尚，后面供着护法韦陀，二道山门口内里面，供着魔家四将，俗呼为四大金刚，三道山门是穿堂殿罗汉堂，里面供着五百尊罗汉，过去罗汉堂东西配殿，正当中大雄宝殿，里面供着释迦牟尼佛，东西跨院后阁，佛楼名曰大悲楼，五层殿宇，这座庙也不算甚小，贝勒爷等众人进了山口马不堪行，只得弃镫下马，后面有伙计接过坐骑，贝勒爷率领众人够奔灵隐寺而来，离山门不远，看见旗杆上面黄旗飘扬，两旁钟鼓二楼四围均是红墙，红墙下野草鲜花，遍满山坡，细草青青，遮满道路，庙四围俱都是千年松，万年柏，遮天蔽日。贝勒爷正在观看山景，猛听得庙内鸣钟击鼓，音乐细奏，由山门内走出来一边二十五名和尚，一个个俱都是身披三大衣，锦灿袈裟，手擎乐器，正当中大概是本庙的主持方丈，头戴毗卢帽，手捧金猊，上面插着一炷信香，由庙里面出来口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不住的口念佛号。贝勒爷以为是和尚摆队相迎，必是尊敬镖局子里头名义，其实不对。书中代表，这位方丈上智下敬，他的名字就教智敬，和尚以下二字的称号，这个和尚修缘很好，他是三世的比丘，只皆因昨夜晚间在半夜子时，打坐之际，心中一入定，一阵心

血上潮，自己一查觉，知晓明日必有大贵人来临，和尚心中暗想，以为镖局子之内必有大富贵的人，他怎么也想不到内中有一位，未遇时的一位雍正皇帝，故而今天清晨奉了大和尚的堂谕，这个和尚就是本寺的监寺，教他们预备迎接镖局子里的众位英雄，今天清早起打扫佛殿，率领着挂单和尚，上殿捧经，将然事毕，外面门头僧进来回禀方丈，外面有镖局子里的施主前来降香，请示方丈谕下，方丈得信，这才传法谕，鸣钟击鼓，排队相迎，迎接至山门之外。就见前面镖局子里面，老少的英雄一位位精神百倍，和尚见众人前护后拥，正当中有一位年岁不大，以为是镖局子里的镖主，其实不对，这就是那位贝勒爷，贝勒爷见和尚向旁一闪，口中说道："众位坛越大驾光临，恕小僧未能远迎，请里面大雄宝殿待茶"。贝勒爷闻听遂说道："头前带路"，和尚将信香交与左右，合掌当胸，打着问讯，在头前引路，后面贝勒爷在前，镖局子众位英雄在后，进了三道山门，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举目观看。就见大殿之前，高搭罩棚，罩着正当中的天井，东西配廊丹墀之下，两旁设摆着桌椅，上面椅帔椅垫直顶到围桌，俱是大红缎子做成，南绿平金福寿三多的花样，正当中设摆一个铁香炉，贝勒爷顺着甬路转过香炉，来到月台之上，望大殿里面观看，就见大殿之中迎面供着释伽牟尼佛，两旁边的配像，前面的神厨上面设摆着五供香炉腊阡，炉内燃着信香，香烟缭绕，贝勒爷一面看着进了大殿，往左右观看，左右两旁设摆着桌椅，在上手单有一张八仙桌，面上铺着一条红毡子，上面搁着一个楠木拜匣，上面用锁锁着。书中暗表，里面放着正是守正戒淫花的花盒，两旁边站着四个小和尚，贝勒爷率群雄来到大殿之内，彼此相让落坐，可就是众位侠客

陪着贝勒爷，余者镖局子请来的英雄，俱在丹墀之下入坐吃茶，单有清茶伺候。前文表过厨茶以至棚匠，俱都是黄灿潘龙先预备好了的，此时大殿之内，贝勒爷早就入坐，由小沙弥献茶，方丈陪着谈话，此时天就不早啦，已至辰刻，方丈亲自过来请示众位镖师那位首先拈香，天气不早了，众人闻听一齐站起身形，镇东侠遂向贝勒爷说道："贝勒爷我们两造镖局子里头设摆擂台，多蒙你老人家大驾光临，洪福普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俱都是托庇您的福，到如今吴越一家，今天在大雄宝殿，拈香头一炉香还是请您先烧，我们随在后面好托庇您的洪福，"贝勒爷闻听，带笑说道："这个事情我可不能，皆因在镖局子里头，我是个外行，还是请众位侠客拈香为是"。镇东侠大家执意不肯，贝勒爷无奈只得应允，方丈在旁边伺候，将香划开，用火种燃着，双手递与贝勒爷，此时贝勒爷已然净完了手，恭恭敬敬将香接过来，向神前一举，仍然交与方丈，方丈将香插入炉中，贝勒爷恭恭敬敬向神像行礼已毕，跪在拜垫之上心中祷告，两旁众位侠客不知贝勒爷祷告的是甚么言词。书中暗表，贝勒爷所祷告，并非是镖局子里的事，所祷告的是自己的事，皆因是康熙圣上所生十四位太子，据贝勒爷眼光看，连一位可称帝王资格的都没有，自己在神前所祷告是："过往神圣听真，自大清开国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顺治传到父皇阿吗（满人称父为阿吗）登基以来，所有诸皇子未有称帝王之资格，胤祯恐铁桶江山断送与诸皇子之手，胤祯但能有九五之尊，必能造成万年之基业者，非胤祯贪图国位，实为再造山河的意见，若能基业巩固，胤祯情愿退位皈依三宝秉教沙门永拜佛堂，心口如一决无谎言，恳求神圣暗助是幸"。贝勒爷心中所祷告的事，旁人

何能知晓呢，贝勒爷这一暗地祷告不要紧，日后果应其言，那位说我们看别家小说，不是雍正被刺吗，不然若是堂堂一位人王帝主，无故被刺，那就不用著作在小说之上，自然天下人人皆晓，岂肯掩耳盗铃，大清国顺治被刺实有之事，不信有历书可凭，不信查看，每年冬至郊天那一日，历书上忌辰，那就是顺治被刺的那一日，是时大清江山未能巩固，不敢宣扬与黎民知晓，那时顺治被刺之际，有贝子海山权朝，康熙五岁登基，不敢言顺治被刺。遂造出黄堃志，内中言说顺治老佛爷看破世俗，不愿意身为皇帝，情愿归五台山修真养性，后来肉体成佛。其实不对，实在是被刺，冬至郊天那一日被刺在辇内，若问起来康熙爷在小说中言说，每日出去私访并非是访查土豪恶霸，实在是为报父皇之仇，到后来这个刺客还是拿获啦。您要常看聊斋里面，还隐藏着有这一段，目录名子叫“保柱”。按聊斋未能言此人之姓，此人姓李叫保柱，他在吴三桂的手下充当行军参谋，奉吴三桂差遣，于顺治十八年冬至郊天那一日，不利于顺治圣上。到后来在康熙十四年，李保柱被获遭擒，国家不敢声张此事，恐于国家不利，遂将李保柱秘密押出西直门外，离城十余里，地名叫骆驼脖，这条道是奔海甸必过之路，就是骆驼脖正南，遂将李保柱乱刀分尸，遂埋于此，传至如今仍有一座荒冢，到如今人人皆知保柱坟。这就是顺治被刺的始末。后来传到雍正十三年，在这十三年内，变通官制，设官分职文武并兼，将大清制造成铁桶的社稷，又兼着他武术精奇，因此至十三年尚无储君，后宫产生公主。有御前大臣陈希于是日宅内产生一子，为圣上所闻，命抱至后宫观看，以至由宫中抱出回到宅中观看，居然变作女子，这一段名叫捧龙换凤，陈希遂辞官不做，告老

回南，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这一部雍正剑侠图的小说，甚么时候说到捧龙换凤，可就快完啦，若不然直传到乾隆年间，乾隆爷拆明朝十三陵，刘墉奏参当今圣上，偷坟掘墓，照律发配，见棺见尸者杀，不见棺不见尸者发，才有乾隆爷下江南明为打江南围，暗中与刘石硇，相商作成圈套，明为照律发配，暗中回江南回家祭祖，由此可见大清江山，付与南人之手。众位阅者，如不相信请看历代帝王图，顺治康熙雍正这三位皇帝，脸面上看俱是广额高颧，完全是金人的像貌。惟有乾隆圆面三髯，可就与金人相貌不同了。乾隆爷下江南行至扬州，在高灵寺隆香每名僧人赏一双僧鞋僧袜，唯有烧火的和尚衣履破烂不堪，脸上油呢多厚，乾隆看花名册看到他的名字，甚为诧异，这个僧人的名字叫八乂，乾隆爷当时不解其意，直至回銮，驾转北京之后，在宫中闲暇静坐，细想江南的美景，想至高灵寺烧火的和尚他的名字希奇，冒然间醒悟，八字乂字合在一处，岂不是一个父字，莫非是父皇成为剑仙，遂即降旨召扬州高灵寺烧火的和尚八乂，入都召见，旨意回来奏明圣上，八乂和尚踪迹渺然不知何往。乾隆老佛爷，只得望空嗟叹而已，情知父皇阿妈驾崩之后遂成剑仙，深知他老人家身通剑术，不问可知，用遁术遁迹山林，这就是著者方才所说的未遇时的雍正。贝勒爷胤祯在北高峰灵隐寺，大雄宝殿之内降香，心中所祷告的，自己打算若能日后驾登九五之后，皈依三宝，秉教沙门，情愿为僧。今日所祷告的，到后来果如前言，若不然别家小说言雍正被刺，决无此理。真要是雍正被刺，早就宣动全国，岂能等到如今。今著者著到此处，不能不尽力说明，以待证实。再说贝勒爷燃香已毕，接着让众位侠客焚香，

镇东侠只得让北侠秋田先烧香，秋老侠客只得谦逊，仍然是镇东侠先烧香，各位侠客按着次序工刻不算甚大将香烧完，大家复又入座吃茶谈心，就在这个时候，方丈过来请示，各位侠客何时预备酒席，镇东侠向和尚摆手说道："先不忙，我们还有事"。贝勒爷在旁边接着说道："老侠客，天也不早啦，不如教他们小弟兄们献艺簪花，然后再与童林贺号，老侠客，您想怎么样"？镇东侠闻听贝勒爷之言说道："很好"。遂转身请北侠客照料他们献艺，北侠仍谦逊了两句，只好从命，不能推辞，跟着吩咐将陈设守正戒淫花的那张八仙桌，搬至在神厨之前，转手放好了一张椅子，秋老侠客在椅儿上落坐，叫黄灿将徒弟们的花名册拿过来，秋老侠客接在手中，展开观看，上面写的是镖局子里头徒弟们的名字，一看头一名上面写的是孔秀，挨着就是夏九龄司马良等众人，北侠客心中暗想："是伶俐的主儿，都写在前面啦"。不由得自己心中暗笑，明知道这几个孩子淘气，必然是怕落在后面，带不上守正戒淫花。其实老侠客真猜着啦，这正是孔秀他出的主意，在镖局子里面帐房先生，手里头给了二两银子，求帐房先生把他写到第一名，其实他是傻，多少名徒弟多少守正戒淫花，就是写在最后，也有他的一朵守正戒淫花，老侠客只得先叫他，看着花名册叫道："孔秀何在"！孔秀在旁答言："弟子伺候"，说罢转身形，站立在北侠面前，口中说道："师伯叫弟子何用"？秋田闻听带笑开言说道："孔秀，今日你们众小弟兄们，大喜之日，皆因借着杭州摆擂所请来的英雄，各路的豪杰，一来为你们献艺簪花，皆因是到后来，你们若提说起来，于某年月日时，在杭州北高峰两次杭州摆擂，侠义道的义气彼此合为一家，徒弟们在灵隐寺献艺，带守正戒淫花，提起来也

是千古的美谈，我把你叫过来，你有甚么一技之长，当众献艺，然后带守正戒淫花，我问你有何绝艺你要讲”。孔秀闻听遂向北侠说道：“你老人家若问我的绝艺，就是会偷”。秋老侠客把脸一沉，说道：“你要住口，我命你献的是技艺，谁问你偷，可恶”！孔秀闻听羞的脸上通红，遂说道：“老人家不要生气，我练一点小小的工夫，请众位老师傅观看”。北侠知道孔秀嘴贫，跟着说道“你当面演来，待我观看”。孔秀随说了一声“遵命”。遂转身站在大雄宝殿之内面向外，口中说道：“各位天下的英雄得知，在下姓孔名秀字春芳，草号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圣手神偷”。孔秀随着嘴里说着不要紧，在丹墀之下，左右两廊的英雄一听，这个外号原来是个贼，大家纷纷议论。孔秀站在大殿之内，倒毫不介意，仍然接着说道：“我虽然有这个外号，我可不偷，今天奉我师伯之命在此献艺，原为的是带守正戒淫花，我可练不好，望众位包涵着一点”。将话说完冲着外面深深作了一个揖，跟着一下腰两只手一扶地拿了一把大顶，此时贝勒爷虽然是位高爵尊，可不敢搭言，在旁边看着孔秀献艺，以为他必有绝艺，未想到他在大殿之内练拿大顶，贝勒爷不觉暗笑，到看他怎么样，自己正然想着，就见他一双手扶着地，头朝下两条腿虽然竖起来，又向前一弯，作成蝎子爬的架式，用两只手倒着向外走，贝勒爷也没看出甚么新奇来，就见他爬出大殿的门坎，贝勒爷看着一愣，原先是两只手扶地，如今变成五指扶地，用不着手心啦，由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撤，撤到用两个问路指，(问路指就是手上第二指)，这个可就不容易啦，人身体够多么重，要用左右二指甲蝎子爬，走至在大殿廊檐下，这一手可真不容易。贝勒爷正在观看之际，猛然吓了一跳，就见他

两只胳膊一弯，扬着胸膛堪可离地，两条腿向上又往回一拳，用二指用力点地，将两条腿向上一伸，只听叟的一声，身形一窜，窜起来要用两只脚夹住房椽子，仍然还要脑袋朝下，这一招可真不容易，没有几十年的工夫，可真练不了，不但贝勒爷看着分外新奇，就是老少的英雄看着也是新奇，若论孔秀与人动手，武术的工夫，他可是不行，若论小巧之艺，窜高窜矮，窃取总算第一。所以孔秀献这手工夫，不但各位众雄以及侠客，俱都鼓掌喊好，贝勒爷看着透出新鲜，敢情孔秀练的这还不算完，虽然倒吊在房檐之下，他是脸向里，两只脚夹住房椽子，两手一鼓掌，将腰往上一弓，用两只手掐住房椽子，把两只脚登着房椽子，弓着腰儿用手脚倒着房椽子向东爬，爬到东头房山，仍然转过来又向西爬，爬到西边房山，仍然又回到当中，用两手掐着房椽子，先将两条腿往下一放。又把贝勒爷吓了一跳，贝勒爷只当是孔秀由上面掉下来啦，细一看没有，敢情他面向里打秋千，手掐着椽子头儿，来回身形乱恍，就见他两条腿向房檐上一扔，用两只脚找阴阳瓦拢，用脚尖扣住，两只手一撒，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姿式，可就将身子卷到房檐，上去啦。贝勒爷在那里看见过这样身体，这样灵便，真是形若猿猴，恰似狸猫，不由得自己心中一动大叫一声，说道："好"！孔秀在上面听见贝勒爷喝彩，自己是得好就收，遂即一下腰，用一只手掐住拢子头，身形往下一飘，落在大殿廊檐之下，跟着跑进大殿，双膝向上跪倒，口中说道："孔秀艺不惊人，请师伯赏赐守正戒淫花"。此时北侠客拿钥匙将锁开开，里面俱是守正戒淫花的花盒，多少徒弟里面多少朵守正戒淫花，伸手由打里面拿出一个鸭蛋圆钢盒，用手一掐崩磺，盖就自然开开啦，里面却是

一朵九瓣的莲花当中一个莲蓬，在莲蓬上面钻着四个字，守正戒淫花是银胎外面镀金。前文已竟表过一次，必须得用莲花，若用菊花没有讲义，莲花按着西方如来佛九品莲台的制造，这个莲花又是君子花，凡行侠作义，若要夜间作事，将此花带在左鬓角，若要夜入深宅，短不了遇见妇女，女子再有几分的姿色，看见女子自己难免动心，身子要是一动，这个守正戒淫花也必然一颤巍，自己可就想起守正戒淫花来啦，但凡行侠作义，带花不能采花，若要 采花，即是破坏公约，若要有人知道他带花采花，不但将此花追回去，还要将此人结果性命。这就是带花不采花，带花若采花必为乱刃杀，所以孔 秀也知道这个规矩，不过就是一个戒字为的是保护绿林英雄人格，孔秀在那里跪着，就听北侠秋田说道："孔秀你今既然献艺当众簪花，此乃是绿林英雄的体面，一番的荣耀，这是你我一番最好看的事啦，所有的规矩你也晓得，我也就不必再嘱咐啦，如今你也能与侠客英雄为伍，嗣后你也当谨慎，"孔秀连连称是。自己心中明白，明知道自己是黑道的朋友，如今跟众位侠客在一处，明明这是老侠客劝解自己，日后凡事自己务必小心，怕的是日后自己把人格作坏，明白老侠客嘱咐自己的意思。北侠客将守正戒淫花双手送与孔秀，孔秀接过来自己将绢帕包好了头，将守正戒淫花取出来带在左鬓角，站起身形向左边退去。北侠复又看花名册挨着就是夏九龄，遂叫道："夏九龄何在?"此时夏九龄早就收拾好啦，在旁边站立伺候，听老侠客一声呼唤，急忙转身形来在神坎之前双膝跪倒，口称："师伯，弟子在此伺候"。秋老侠客问道："你有何绝艺当面献来?"夏九龄赶紧回答口中说道："弟子双手会打连珠袖箭"。秋田闻听，口中说道："汝以何为标准，怎样

演习当面演来”。夏九龄回答说道：“弟子用迎门三不过的袖箭，用袖箭打袖箭”。说着话扭项用手向外一指，说道：“师伯，你看标准在外面伺候，”秋老侠客举目顺手向外面观看，不由得暗中生气，心说夏九龄这孩子真能冤傻小子，这是怎么一段事呢，皆因老侠客看见大殿之外，甬路上面向里站定一人，横着两只胳膊伸着手，左手托着一只袖箭，右手托着一只袖箭，脑袋上还顶着一支袖箭，细看不是别人，正是于恒于宝元，叱海金牛，站在那里闭着两只眼睛，口中还喊着：“小子你怎样还不完那”！北侠看了看夏九龄明知他是淘气。书中暗表，这就是夏九龄方才在大殿外头站着观看孔秀献艺，自己一想孔秀练完了就该着我啦，想个甚么主意必要新奇才好，自己竟想不出主意来啦，猛然抬头看见牛儿小子在那里站着呢，心说：“莫若我过去支使傻小子，教他给我当一回挡箭牌吧”。想到这里走到于恒的跟前，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你饿不饿呀”？于恒闻听顺口说道：“夏九龄小子我早就饿啦，怎么还不吃呢”。夏 九龄代笑向牛儿小子说道：“你还等着吃饭？早着呢！今天不到天黑不能吃饭”。牛儿小子一听，吓了一跳，说道：“呦，真要到天黑吃饭，我受得了吗，小子你给我出个主意，我还是真饿啦”。夏九龄摇着头说道：“这我可没有主意，你饿着点吧。你要教我给你出主意，等饭是等不了，除非是我请你吃酒吃肉”。牛儿小子一听夏九龄请他吃肉，心中是非常的欢乐，说道：“小子你请吧，我这就饿啦”。夏九龄闻听牛儿小子之言，说道：“牛儿小子你要打算教我请你也不难，你可得应我一件事”。牛儿小子说道：“应你甚么事呢”？夏九龄说道：“倒没有别的事，回头你站在月台前面甬路之上，我把我的袖箭取出来，你左手托一支，右手托一支，脑袋上

顶着一支，我回来献艺的时候，我用袖箭打袖箭，打 完 了，咱就吃，我请你吃大桌的酒席，教你吃个酒足饭饱，你要是愿意咱们回头就吃，你要不愿意帮我的忙，你可就饿着”。牛儿小子一听，心中暗想：“我要不应允他，等到天黑吃饭可把我饿坏啦，莫若我应允他，他练完了，我跟着就吃”。其实牛儿小子还是心眼少，今天北高峰灵隐寺内预备这么些个酒席，你就应他不应他回头也是吃，到了牛儿小子心眼诚实，他就想不过这个意味来，他并不疑惑夏九龄冤他，又一想：“他用袖箭打手上的袖箭，到不要紧，要是打脑袋上这支袖箭可真悬虚，他要一个没有准钉在我眼睛上那可怎么好，我得问问他”，遂向夏九龄说道：“小子你出的这个主意，倒很好，练完了咱们就吃，你当中这支袖箭可别打在我眼睛上”。夏九龄一听牛儿小子说的话，心中不由的暗笑，还是不敢乐出来，怕他明白过来，他要是明白过来，他就不干啦，跟着说道：“我有主意，我把你带到甬路上你把眼睛闭上，你又是一身横练工夫，就是袖箭打在你的身上，也打不动你，何况我的袖箭还有准头，你何必这样小心呢，练完了不是就吃吗”。牛儿小子一听，夏九龄说的有理，遂敢紧把眼睛闭上，口中说道：“小子你把我带到月台上去吧。”夏九龄一看真是傻小子好冤，其实当箭挡不当箭挡，一样也是有吃的，爷俩商议好了，夏九龄这才把他带在甬路之上，让他扎煞着胳膊，自己早把袖箭预备好啦，取出三支来，左手搁一支，右手搁一支，脑袋上顶一支，可俱是箭尖朝后，看他一点也不动，这才把自己的袖箭收拾好了，自己又把身上衣服整理紧身利便，这才坐至大殿之上。听秋师伯呼唤，他临到说明白了，北侠方往甬路上观看，一看牛儿小子闭着两只眼睛，托着袖箭，口中还

喊道："怎么还不练哪"，北侠看完遂向夏九龄说道："你这孩子真淘气，倘若要拿袖箭伤着他怎样好"。夏九龄跟着说道："师伯您放心，他是一身横练，如生铁铸成的一样，打在身上也不要紧"。北侠哼了一声，问道："夏九龄你怎么练哪"？夏九龄说道："小子练的就是双手袖箭，左右手俱能打，白昼能打铁丝，夜晚能打香火头，我用左手双桶袖箭用一支要拿袖箭的尖儿打他左手托着那支袖箭的箭杆，两支箭一同落地，还不要伤着他的手，再用右手的袖箭一支，将他右手那一支打落，也同左边是一样，这一招名叫喜鹊争巢，惟有当中他顶着这支袖箭，我用左右的袖箭，打在他头顶顶着的那支箭杆上，两支袖箭要把头顶上这支袖箭架起来，三支一同落地，此名叫双凤夺窝，还要碰不着他头顶上的肉皮，这就是弟子终日所学的双桶连珠袖箭"。夏九龄将话说完，秋老侠客看着他点头，心中暗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绝艺"，唯有贝勒爷旁边听着透着稀奇，真是生平以来，所未见这样绝艺，贝勒爷正自暗想，就听北侠秋田说道："汝既有此绝艺，当面演来好与你簪花"。夏九龄赶紧说道："遵师伯之命。"说完话转身形出了大殿，走至牛儿小子面前，复又往回退步，约有十步之内，将身站稳，向着东西两廊抱拳拱手，口中说道："列位老少的英雄各路的侠客，众位听真，在下名叫夏九龄，乃是海川童老师傅的弟子，我可学艺不精，不定练的好练不好，众位可包涵，恕我个年轻，我是说练就练"。说话将身一矮，右腿往回一撤，缩了一个败势的架子，将左手往外一伸，四指拢崩簧，姆指为星，只听咯崩一声，哧的一响，左手袖箭打出去，不偏不歪，正打牛儿小子左手托着那支袖箭，叭的一声，两支袖箭一齐坠地。天下英雄将要喝彩，就见夏九龄身

形往下一蹲，右手袖箭顺着左胳膊的底下打将出去，这一招名叫唤虎出洞，右手袖箭到时，随着牛儿小子右手托着的这支袖箭也就一同落在地下，夏九龄见二支袖箭已中，遂即将身一扭，使了一个鹞子翻身，就在一转弯的工夫，身形向后一仰，跟着向地下一倒，将左腿一拳，两只手一齐顺着腿底下向外一递，就听咯崩咯崩的两声，这两支袖箭一齐把牛儿小子头顶那支袖箭架起来，叭喇一响，三支袖箭一齐坠地，此时两廊丹墀之下，各路的英雄以至各位镖头无不鼓掌叫好，真是彩声如雷，这个时候夏九龄一提气窜起身来，直奔大雄宝殿，进了大殿至拜垫上前双膝跪倒，口称师伯在上，弟子献艺完毕，请师伯赏赐守正戒淫花，北侠遂将戒淫花交与夏九龄口中说道："汝虽艺高千万不可自狂，要有的规矩自此所勉之，你既然知晓，旁边站立"。夏九龄转身形退出去。这里孔秀早就把袖箭与他捡回来，大家正在夸 奖，夏九龄把袖箭收拾起来。就在这个工夫，就听上面老侠客叫司马良，司马良将才收拾完毕，跟着答应一声，来至大雄宝殿之内，至北侠面前双膝跪倒，北侠看司马良长的俊美，又兼着整理的紧身利便，明露着攒云福的镖囊，更透着精神百倍，叫道："司马良你有何绝艺，你要当面讲来"。司马良回答说道："师伯若问，弟子蒙师之教，会打十二枝穿梭镖，迎门三不过"。秋老侠客闻听说道："尔以何为标准"？司马良说道："师伯若问，弟子将三枝镖放在对面，左手镖的镖尖要打右边躺着的镖督，右手镖打左手镖的镖督（镖督就是镖尾），当中这一枝镖立着，弟子要用镖尖打镖尖，此名叫迎门三不过，已然将镖准备妥，请师伯观看"。说着话向殿外甬路上一指，秋老侠客随着他的手往外观看，又是可气，又是可笑，原来是牛儿小子没走，闭

着两只眼睛，伸着两只手托着两枝镖，脑袋上顶着一枝镖，这枝镖可是立着尖朝上，好像牛儿小子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可是铮亮，老侠客心中暗想："这几个孩子真淘气，成心指使傻小子"，牛儿小子是贪吃之故，以为夏九龄还没练完啦，牛儿小子闭着眼睛又看不见，仍然在此等候，这就叫为嘴伤身，北侠明知道，又遇见这几个孩子，真会拿他取笑，遂说道："你既身怀绝艺，当面演来"，司马良遂说道："谨遵师伯之命，站起身形，出离大殿迈步至牛儿小子面前，遂即转身向后便走，约距十数步，作出斜身绕步的架式，回手由镖囊之内掏镖，预先早就将三枝镖，攒在一处，用竹蔑子夹好，为的是临时发镖方便，他这一斜身绕步，用手指托镖囊的底，这三枝镖一同由镖囊之内取出来，将镖交与左手，一枝镖尖朝后，一低头用口衔着一枝，右手托着一枝，猛一转身，身形向后一撤，一抖右手，这一镖名叫回头望月，这一镖正打在牛儿小子左手托着的这枝镖尾之上，啮唧的一声响亮，两枝镖俱都坠地，跟着向后仰身随着躺下，这个工夫右手向外，一抖镖一打转身镖尖可就朝着前啦，左手镖正打在牛儿小子右手托着的这枝镖，随着也就落了地啦，司马良趁着自己躺在地下，用右手将口内含着的那枝镖取出来，将左腿一扬右手的镖要顺着左腿下打出去，这个名儿叫卧看巧云式，这个镖的镖尖正打在牛儿小子头上顶着的那枝镖尖，这两枝镖往下一落地，可把牛儿吓了一跳，口中喊道："这么半天怎么还没练完，老闭着眼睛，我可实在受不了啦"，孔秀在傍答言说道："牛儿小子混账东西，人家两个人俱都练完啦，你睁开眼睛吧，跟着我在这里等着吃饭"，牛儿小子这才睁开眼睛道："这小子冤苦了我了"，孔秀一面捡镖，遂把牛儿小子代在丹墀下面，

等候用酒用饭，这且不表。单提司马良站起身形，来在大雄宝殿之内，跪在北侠的身前，秋老侠客也是一番交代，与他带守正戒淫花。再往花名册上观看，上面写的是阮壁徐源邵甫，镖局子两下一干的徒弟，若按着这三个人怎么献艺，就是练一天也完不了，北侠这才想出个主意：教他们打一拳踢一腿，只要徒弟们现一手，不拘兵刃手脚，只要练的上来皆可簪花。镇东侠一听这个主意很好，这才吩咐徒弟们现艺，这么一来可就快的多啦，工刻不见甚大，众徒弟们俱都现艺已毕，在两旁边一站，一个个头戴戒淫花，金花乱颤，面带一种荣耀之色，俱都是精神百倍，贝勒爷看着分外高兴，都完了事啦。

北侠秋田站起身形，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您把海川请过来，"镇东侠只得点头扭身点手向童林说道："你这里来，秋老侠客请你有话言讲"，童林只得点头来至在秋田的面前，口中说道："老哥哥有何话当面请讲，小弟愿闻高论"，秋田捻须微笑说道："童贤弟适才你也看见啦，众徒弟们现艺簪花，一位位何等的荣耀，今天大众英雄在此与贤弟你贺号，难道说就这么与你贺号么，今有天下英雄在此，你可把你的绝艺现个一手两手，也叫为兄等广一广眼界，贤弟意下如何"？童林闻听抱拳拱手说道："童林乃微末小技，学艺未精，有何德能敢在诸位侠客尊前现丑，老哥哥若要是命小弟现艺，小弟敢不惟命是从，只得屈尊大驾随小弟至庙外宽阔的所在，尽其小弟所学，有不到之处，还求众位指教"，北侠闻听含笑说道："贤弟太谦了，既然如是，待劣兄敦请众家英雄倒要看看贤弟之艺"，于是北侠首先站起身形恭请贝勒爷大驾，贝勒爷带笑说道："我早就惦记着瞧童林的绝艺，绝妙的高招"，贝

勒爷正说话之际，只见丹墀两边的群雄，均都站起来，请众位侠客由打大殿里出来，众人相随在于背后。童林在头前引路，后面就是贝勒爷，贝勒爷的身背后就是镇东侠侯振远，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昆仑道长，苗泽，张鼎，铁掌李源展翅金鹏，后面一干群雄，俱都是镖局子里头聘请来的英雄，真是众星捧月的一般，大家随在背后，穿过罗汉堂，出了三道山门，来在门前以外，地势平坦稍为有点沙土，对着山门的影壁。童林止住脚步，贝勒爷站在当中山门之下，众群雄燕翅八字排开，不知童林练甚么工夫，童林在山门外面向山门一站，本来身上穿的衣服又肥大，里面仍然是穿的土黄布裤褂，白骨头钮子大襟，脚底下白布高桶的袜子，大掖搬尖的洒鞋，外罩蓝布大褂又肥又大，剪子股的小辫，相衬红紫的脸面，真是生出来的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真是人字的脖子，太阳凸着眼睛努着，腮颚膨显着精神百倍，站在山门以前，冲着正当中抱拳拱手，口中说道："童林生平所学八卦绵丝柳叶磨身掌，学艺不精，众位千万包涵，若有不到之处，求众位指教"，说着话将身形向下一矮，用手一穿随走开自己的掌法，众人观看无不喝彩，真是形似狸猫恰似猿猴，真是凹腹吸胸，随着叫空胸紧背，掌不离胸，肘不离胸，龙骧虎坐，两脚与磕膝并行，由青龙转身起，练至在白蛇伏穴，白蛇缠身，白蛇吐信，狮子抱球，狮子滚球，白猿献果，麒麟吐书，黑熊反背，铺地龙，仍然一穿手归本还原。青龙掌法，练到奥妙之处，一招有一招的进手，一手有一手的姿式，真是进退刚柔，变化奥妙，众人看着，无不惊奇，真是一手分八手，八八六十四手，工刻不大将八法神掌练完，仍然还于无极的架式，真是气不蹿出，面不改色，练完一抱拳，

口中说道："惭愧渐愧，众位多要原谅，今童林将掌练完，还有几样薄枝，献于众位面前，求诸位原谅是幸"，大家一齐喝彩说道："童老师傅精于技术，我们大家得以瞻光何必太谦，您就请现艺吧"，童林遂即抱拳说道："遵命"，说着话将身一矮，作戏台上矮走的架式，用手拍着脚尖，就在山门之前施展矮走：转着圆圈，怎奈童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往地下一代土，愈代土气愈大，大家先以为矮走必代套出别的招数来，不料想尘土飞扬，土是愈代愈高，众英雄难以睁目，只得往后退，就拿手巾在脸上掸土，就有笑话童林这是甚么招数，不用说镖行各位镖师，就是众位侠客也是如此，此时贝勒爷可就退到山门之下，前面静见尘土不见童林，等到尘土落下去啦，大家一看可就都吓了一跳，再看土气皆无，童林踪迹不见。大家正在发愣，还是镇东侠看见童林，遂向贝勒爷说道："请爷观看童林在此"，说着话用手向对面影壁上一指，贝勒爷顺着镇东侠手一看，各位英雄侠客也就顺着手一看，也有看着吓了一跳的，也有竖起大指的，也有胆子小的，看见这手工夫，把舌头伸出多长，被风吹得很凉收不回去，用手自己现往回揉。那位说童林这一手工夫就这么惊人么，若要没有惊人之艺，怎么能显得出童林高来哪，不但是众人看着童林这手工夫高，就是镇东侠看着也纳闷，心中暗想，我与童林相处这么些日子，怎么他就没跟我言说过这手工夫，那么到了是甚么工夫呢。童林皆因在山门之前，练在戏台上所练的矮走，为的是用衣服把土代起来，好挡着众人的眼目，他看着众人躲避尘土气味，他这才一提气，他是面向北往后一耸身，用脊背贴在影壁墙之上，两条脚一差两条膀臂不伸，上不粘天下不着地，就在空中悬着贴在影壁之上。镇东侠观看

这一手工夫稀奇，明知道这是童林十五年的工夫，这一手工夫名叫万丈高楼倒爬碑，若论练武术的用的这个力量，名叫含蓄之力，要说用劲这叫含劲，所有一干群雄观看无不喝彩，那位说若大的一个人，在墙上悬着粘着，说的也太离奇了吧，不然著者决不敢妄著，就按今天练这手工夫的还有。在那里有练的呢，不用说练武术的老先生们有这手工夫，就说梨园行武行之中，还有这么一手工夫名叫挂画，当年不用说别的戏，就说这一出金钱豹，孙悟空由打上场门一出来一个小翻，（反筋斗名叫小翻，）跟着一个提筋身形一耸，用脊背粘在下场门的台柱子上，脚可也不粘地，可不能工夫太大了，那一粘就叫挂画，金钱豹由打上场门出来手托着五股钢叉，冲着猴一抖手，这个叉要叉在上场门台柱子上，离着猴儿头顶相隔不到半尺，就看这个险劲，到如今有这出戏，可没有这一手工夫啦，皆因甚么呢？叉一出手没叉在台柱子上，叉掉在台底去啦，把听戏的给叉啦，由闹这一回事，武行才把这一手免了。武行可没有这一招儿，练武术的仍然还有，今日童林在众目之前，施展这一手万丈高楼倒爬碑的工夫，童林可不是老在那站着，往上一提气，身形一点一点往上挪，大家一看童林真可称得起绝艺，童林挪至影壁上离瓦相近，用两只手往上一扬，用手一提瓦檐往在上一提气，身子往上一抽，坐至在影壁瓦垅之上，敢情童林这一手工夫还不算完，里面又套出一招壁虎离墙，何为叫壁虎离墙？这个壁虎俗呼就叫蝎虎子，在五毒之一，为灵动之物，这种物件最淫，大凡是出入气的动物，都有一手保命绝艺，这个蝎虎子的能力就是吸力，诸位不信，您们留心细看，蝎虎子若要长到一尺长，若在墙壁上爬着，您挨着墙皮子斜着脸瞧，他的四只爪就与墙

离开啦，蝎虎子愈大离的墙愈远，五毒之中惟有他成精最快，只要过四十年，他就能一张嘴吞食小孩儿，他的吸力就如此之大，他可就能使风啦，他一能架风，人可就拿不着他啦，别看他成精成得快，到了六十年，必遭雷霆之劫，他的工力在尾，皆因他的性最淫，方有不肖的医生，用他配成药制造守宫砂。若要练武术家，练他这手工夫，可很不容易，若要练成了至少也得几十年的工夫，其名叫壁虎离墙，童林今日用这手壁虎离墙，真乃是惊人之技，童林用手扣着瓦底下砖檐子，坐在影壁之上，冒然间将两条腿一提气，顺着裆底下抽到后面去，他如同爬至在影壁的顶儿上，然后用双手一扶影壁的平面，顺着影壁墙往下一溜，就彷佛头朝下倒栽葱似的栽下来啦。这一溜不要紧，可把贝勒爷吓坏了，只当他失手掉下来啦，赶到离地还有三尺多，童林爬伏在影壁之上，就彷佛壁虎一般，众位侠客不差甚么，俱都认识这手工夫，真乃是天下绝艺，不由得一齐鼓掌，口中叫道："好"！童林借着众人叫好，也是得好就收，两只手一扶墙根就跳在影壁之前，抱拳拱手口中说道："童林微末之艺，何敢劳动众位喝彩"，众人一齐说道："果然是真好，"童林将要致谢，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在影壁后面转过一人，大声喊着说道："不好"，众英雄闻听不由得一阵的大怒，童林闻听心中也是不愿意，明知道此人笑他人之短，炫自己之长，他既然说不好，他必有其绝艺。童林与众位英雄举目观看，就见此人长得其貌不扬，身材短小，看着像十八九岁的小孩子，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黄布抄包扎腰，脚底下两只大洒鞋，白粗布袜子，往脸上观看，焦黄的脸膛，形容枯瘦，头顶上黄发蓬蓬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扎着红头绳，上头拴有一个康

熙青铜钱，脸上长着两团小肉瘤，眉毛似有如无，深眼窝，小眼睛，黄眼珠，大鼻子头，还有两条鼻涕，薄片嘴，在嘴角上有两道皱纹，一嘴的黄板牙，两耳扇风，细脖项，小胳膊似麻杆一般，伸出手来相雕爪样，看着就相紧七慢八十个月到家，简直是一个痨病鬼，再配上脸面上发黄，就像痨病转了黄病没好的样儿。他这一答言，可惜众位侠客，虽然成名天下，可就是不认得他，就见他眼神透足，可就是没看出他的工夫来。书中暗表，众位侠客因为甚么不认得他呢，皆因他学成了武艺并没出过世，看着他像十八九岁小孩子的样儿，其实他六十九岁啦，他有几根胡须，众人没看出来，皆因他用药粘在嘴角的皱纹上啦，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提起此人乃是苏州人，他姓苗双名叫吉庆，外号叫黄病童子。他的师傅提起来大大的有名，乃是一位成名的剑客，原籍是嵩山的人氏，此人姓周单字名浔，别号人称云龙九现，不但是武术天下无双，还有一手绝艺，画工第一，生平最好画龙，直传到如今，只要有嵩山周浔画的云龙，一张也能价值千金，此人后居在苏州城内书店街，皆因他最爱喝杭州的龙井茶叶，他时常叫他得意的徒弟苗吉庆，到杭州钱塘门外买几斤上好的龙井，预备在家中供客，为甚么单打发苗吉庆买茶叶呢，皆因他穿戴打扮形容相貌好像似乡下人，小孩子一般，其实他当初练工夫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皆因他生平好练最苦的工夫，昼夜不停，他师傅一看，暗说不好，一看他脸上发黄，不但他师傅看的出来，只要是教场子老师傅们，只要是高明的，徒弟们脸上发现出何等的气色，就能够知道他已经受伤，比如这么说，脸上发青，必然是徒弟练工夫过力伤肝，脸上发白必然伤肺，无故徒弟脸上透着发赤必然是用心过度，譬如苗

吉庆脸上发黄必然他是失觉伤脾，若要不以睡觉养着，再要有别的余事，日后必当成痨，得的这种痨病，与别的痨病还不同，这种名叫离骨痨，若肉与骨离神医难治，久而必死。皆因老剑客看出苗吉庆，百般的解劝命他睡觉养病，你也不是不听，无奈他天生来的秉性，只要他得着闲暇的工夫，他就拚着命去练，好在他原来是童子身，以至他把工夫练成了，他的像貌可就改不了啦，练就的钢筋铁骨，一身的横练，并有柔软小巧的工夫，掌中一对懒龙锤武艺超群，若说到后套之时，有一段懒龙锤巧破铁板凳，非此人不可。今日是奉他师傅之命，至杭州前来买龙井茶叶，众位别看他工夫那么好，他师傅永远不撒手，故此他不认得这一干侠客，他行至在钱塘县天竺街看见由镖局子里头出来了老少群雄，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等等不一，一看俱都是仪表非俗，他心中纳闷，自己打算要看看这一干人是干甚么去，自己心中拿定主意，茶叶他也没买，这么着苗吉庆跟下来啦。直跟到北高峰灵隐寺，众小弟兄各人现艺簪花的时候，他在西廊下台阶底下蹲着，谁也没理会他，以至小弟兄现艺簪花事毕，童林献技，练的绵丝柳叶磨身掌，真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他也是由心中佩服，果然是名不虚传，后来童林施展矮走，只见飞土扬尘，他也是莫明其妙，以至童林施展万丈高楼倒爬碑，他在暗中也是喝彩，以至童林变换壁虎离墙的工夫，他也是看着好，大家彼此一鼓掌，群雄一喝彩，苗吉庆看着有点不高兴，心想就这么一手小巧之艺，何足为奇，也至于彩声如雷，心中一不高兴顺口就说出来啦：“不好！”众位英雄侠客听见有人说不好，彼此都是一楞神，童林脸上也是有点不挂，以至苗吉庆被童林叫出来，以为是怎么样的英雄，不料想确是一个乡

下的孩子，童林遂向苗吉庆说道："你看我那样练的不好，请你当面指教，"苗吉庆闻听此言，也就说不出不算来啦，遂说道："我看着全不好，你若问我的德能，吾就会打人哪"，说着话向前耸身，左手冲童林一恍，右手跟着一掌，直奔童林面门，童林见来得势猛，随身向左一差步，由右手一搭苗吉庆的左肩，苗吉庆将左手顺着自己的胳膊底下递过去，反手掳着童林的胳膊，打算要用撩险掌，暗打童林。他将才掳住胳膊一转身，他那里知道童林手急眼快，跟着往里一进身，上面用的是粘身靠，下面一上步，用了斜身掉胯，这一招名叫胯打，躲的了上面，躲不了下面，一招套两招，苗吉庆见势不好，将身往下一矮，遂将上面的靠身躲过，下面胯打可就着上啦，苗吉庆就觉着臀股上拍的一声，自己觉着劲不小，一溜歪斜退出好几步险些栽倒，自知力不能敌，只得一转身直奔影壁，来在影壁之下，遂即垫步拧腰向上一窜，手一按影壁墙头，飘身而过。童林见傻小子越过影壁，口中喝道朋友休走，我还要领教，说着话纵身形窜上影壁，再看此人踪迹不见。书中暗表，苗吉庆并没逃走，由影壁越过去，就在山坡下山谷中爬伏暗地观看，童林在影壁上看不见傻小子向何处逃走。书中暗表苗吉庆并未敢露面，由此回归苏州，顶到后文书九挡英王才与他恩师一同出世，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单表童林爬伏在影壁之上发楞，众位侠客英雄见傻小子一逃，又是童林贺号大喜之日，只得一齐向童林拱手，秋田首先发话说道："童贤弟你休要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他已经不是你的敌手，贤弟快请下来，众英雄在此请你进庙，与贤弟你贺号"，贝勒爷在旁边也是招手叫道："海川下来吧，别让众位在此等候你，"童林闻听贝勒爷呼唤，只得由影壁跳下来，口

中说道：“叫众位英雄侠客见笑，童林抱愧了”，众人一齐往庙内让童林，与童林贺号。

前文书已经表过，北高峰众位小英雄现艺簪花，童海川当众施其绝艺，险些被傻小子苗吉庆打搅童林的高兴，就皆因童林施展万丈高楼倒爬碑的工夫，这才有这一椿事，那位说童林当年练工夫的时候，未能练过这两样技艺，你如何又说童林有这两手工夫呢。诸 公不然，著者原先所著第一集剑侠图，已经表过童林学艺，三年串米，六年转树，就是太极的一元复始，天下武术皆从太极中流出，所以童林深得阴阳奥妙，受师付之指点，按童 林所学十成技艺不过有五，若要练到十成工夫，团团圆圆如一粒明珠，悬于当空万劫不磨，则为大罗金仙，武术中有何不可，所以受师傅十五年教育，今日乃英雄得志之秋，故而童林献此惊人绝艺，是以著者表明童林学艺的原由，阅者诸公看着就不显着离奇啦，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话说众位侠客，观解童林：“贺号要紧，岂能为一无知小儿，有误大家的这番的盛举，”童林闻听只得随同众人进灵隐寺，穿过三道山门，来到大雄宝殿，左边有镇东侠侯庭侯振远，右边有北侠秋田秋佩雨，掺着童林冲着神像下跪，北侠秋田请众位天下英雄入座，并声明与童林贺号：“众位英雄看童林的人品武艺，可趁甚么外号，那一位心中若有成竹，请当面赏赐”，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东面丹墀之下有人答言，说道；“吾看童老师，武艺超群，外号可称陆地神仙，”镇东侠一看，此人正是莲花山，荷叶岭的寨主窦武窦文志，镇东侠看看他，听他所说的有点不顺耳音：“一个行侠作义的人，岂能担的了神仙二字”，又不好不允他的面子，只得自己找个

台阶，扭项回头看着贝勒爷说道："爷您听这个外号怎么样？"其实贝勒爷早就听明白啦，摇着头说道："人焉能担的了神仙二字，还是大家从长计议，"于是大家与童林斟酌这个外号，甚么龙啊虎哇，彪啦豹啦，其说不一，皆都不合贝勒爷的心意，以至临到北侠身上，大家一齐说道："还是老侠客与童林起一个外号，吾们实在是浅见，实在没有可想的啦，"北侠带笑向众人说道："众位休要太谦，众位既是看得起我，我方才倒与童林想了个外号，今有南侠昆仑道长在此，又有镇东侠侯老侠客，鄙人学号众位台爱，号称北极昆仑子，北侠二字，这其中就少一位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这位老侠客虽然未在场，可有他徒弟铁掌李源在此，四方昆仑皆有，惟缺少中侠，海川又是紫脸面，我打算赠他这个外号，紫面昆仑侠，别号人称镇八方"，这句话未说完，贝勒爷在旁连连的说道："童林还不谢谢老侠客赐号"，童林就应当冲上一磕头就完啦，童林不但不磕头，反倒高声说道："童林乃微末之技，又是学艺年浅，岂敢担得起侠客二字，何况镇八方，望老人家再与童林另想别的外号，这个外号童林实在担负不起"，北侠闻听，带笑向童林说道："童贤弟非是你愿意镇住八方，皆因有四方侠客在此，天下的英雄俱都愿意赏赐你这个外号，这么办，我将这外号当面声明，有愿意者鼓掌，有不愿意者即可当面声明，然后再为裁议，如若大家均都鼓掌，一定是赞成啦，你也就没有说的啦，你也扭不过去大家的主意，"北侠方才将话说完，就听东西两廊之下鼓掌如雷，童林可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北侠听阶下众人一齐呐喊，遂带笑用手往外一指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可曾听见啦，群雄俱都赞成，你还驳的过去吗"，贝勒爷在旁边答言说道："海川向

上磕头吧，谢谢天下英雄这一番美意”，童林到此时也就无可如何，只得向上叩头，口中说道：“多谢众位美意成全”，旁边早就有镇东侠与北侠过去将童林搀起，然后又与童林道喜，自此童林才有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美称，贝勒爷看着分外高兴，遂向众位侠客说道：“天也不早啦，既然小弟兄们簪花献艺，童海川当众贺号，又是天下英雄在此，这个喜酒当然是得多喝，就此请天下英雄入坐，吩咐厨茶行预备酒菜，大家畅饮，庆贺今日之喜，不知众位侠客意下如何”？众人一听贝勒爷说得很是，遂向下面吩咐预备酒菜，并请众英雄安坐，然后在大殿外面月台之上，设摆棹椅安放杯筷，这才请贝勒爷当中上坐，众位侠客在两旁相陪，厨茶行上酒添茶，工刻不见甚大，酒肴满案，杯盘交措，欢呼畅饮，童林亲自执壶挨桌把盏，然后入坐，陪着贝勒爷饮酒。贝勒爷坐在当中，擎杯向左右观看，就见众群雄一位位高高兴兴，众小弟兄头上带守正戒淫花，金花乱颤，各位老侠客，银须飘摆，酒兴甚浓，贝勒爷不由得心中暗喜：“我在北京城养尊处优，不过就是荣耀，岂能得观看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看将起来正所谓英雄生于草野，豪杰长在四方，此言果然不假。”贝勒爷愈看愈高兴，手擎着酒杯可就忘了饮酒啦，旁边镇东侠劝饮，贝勒爷这才知道自己心动神移，皆因贝勒爷愈想愈高兴之故，贝勒爷反到心中欢喜起来了，工刻不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跟着上饭，大家用饭已毕，残席撤去，大家嗽口散坐喝茶，此时可就有人告辞走啦。首先是上官伦、上官瑞首先告辞回湖北孝感县，此时众位侠客也不敢多留，跟着就是神枪将张凯告辞。莲花山荷叶岭的弟兄三个人也要走，众群雄纷纷告辞，众位侠客之中有张鼎张子美与南侠告辞回家，惟有

巡海夜叉石伦与北侠商量好了，请老侠客到苏州镇海镖局，石伦为的是与老侠客习学剑术，秋老侠客这才要当众告辞，就在这个时候，童林站起身形来到秋田的面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人家慢走留步，小弟有一言上禀"，秋田猛见童林跪倒，倒吓了一跳，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童贤弟有话当面请讲"，何必下跪"，童林跪着说道："老哥哥有所不知，小弟有苦衷上禀"，秋田闻听说道："贤弟有话请讲"，童林跟着说道："小弟自出世以来一时的错误，因事得罪八卦山三次一掌之仇，小弟知罪无可道，只因阁下与八卦山四庄主同堂学艺，有师兄弟之情，若能替小弟远劳拔涉，前往八卦山与小弟排解，若能够献出盗宝的韩宝吴智广与翡翠鸳鸯镯，小弟情愿前往八卦山九宫连环堡认罪陪礼，老人家可能为力"？秋田闻听，不由的长叹了一声，叫道："童贤弟此时叫愚兄可就为难了，前次在擂台之上，我与贤弟已经说过，我与法禅虽然同堂学艺，我承认他是我师弟，他不以我为师兄，前几年我也曾亲到八卦山拜访，我那师弟待我甚为冷落，并无有师兄弟的情肠，他反不如大庄主李昆待遇我一番亲热，贤弟你虽与八卦山三次一掌之仇，并未正式与八卦山用武，只有捉拿盗宝的二人，此时贤弟托我去八卦山说合，倘若我那无义的师弟，他与我翻脸无情，此事岂不由劣兄身上激成变动，其时反为不美。这个事情不如这么办，我倒有个主意，贤弟不到八卦山便罢，若到八卦山，倘若言语不合，以至武力解决，请贤弟赏我二指宽的一个字柬，我定随信而到，我情愿掌剑相从在贤弟之后，为最末之计，贤弟以为如何"？童林把秋田话听明，赶紧冲着老侠客叩首而言说道："老哥哥所说言真情切，小弟不敢再为要求"，北侠伸手赶紧将童林搀起，口

中说道："贤弟请起，"遂又说道："我们还是当时告辞就走"，童林接着说道："老哥哥我也不敢多留，我也不道谢"，于是北侠率同巡海夜叉石伦与蓝氏弟兄，够奔苏州去了。书中代表，童林既要求北侠说合八卦山，为何因北侠几句言语，反倒不要求啦，皆因童林深知北侠的秉性，老人家既然说出，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再要要求也是无效，故而童林不敢再为请求，再者行侠作义说出话来，没有不算的，若不然到后文书，九月重阳天下英雄会，童林镇东侠聘请天下英雄，头一拨就是老侠客秋田先到的，皆因今日与童林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交朋友言而有信，也兼着老年间人诚实，说了没有不算的，要搁到如今这个年头，可就不行啦，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却说众位英雄侠客纷纷告辞，灵隐寺庙内，只剩了贝勒爷与童林侯氏兄弟带领一干徒弟们，就在这个时候，庙内的方丈双手捧着一本缘簿，献在贝勒爷的面前，旁边站着一个小和尚，双手捧着一个朱砂盘，里面放着笔砚，方丈口念阿弥陀佛，求檀越慈悲，贝勒爷明知道是化布施，遂冲着和尚点了一点头，顺手由原砂盘内，把笔拿起来，在布施上写双龙镖局两号助香资百两，方丈遂即退下。贝勒爷这才与镇东侠相商，大家暂且回归镖局子，有甚么事再办，镇东侠只得点头，一面吩咐外面备马，又告诉镖局子伙计，办理寺内厨茶行一切之事，叫他们开清单，在南双龙镖局领钱，镇东侠正在说话之际，外面镖局子的伙计，由打外面进来，向镇东侠说道："外面马匹备齐"，镇东侠点头说道："叫他们外面伺候，回头请贝勒爷一同起身，"此时贝勒爷看今日一番的盛况，自然是心中一团高兴，今听见侯振远约同回归镖局，自然是很喜欢，遂即站起身形，后面众人相随，寺里方丈带着本庙

的僧人往外相送，送出山门外，有人把马牵过来，贝勒爷首先上马，后面镇东侠童林也就上了坐骑，徒弟们后面跟随，贝勒爷一抖丝缰催开坐骑，从灵隐寺内起身出了北高峰山口，直奔天竺街而来，工刻不见甚大，进了天竺街，来到南双龙镖局子门首。此时镖局子门首，早有伙计在此伺候迎接，贝勒爷来到门首，众人弃镫离鞍下了坐骑，贝勒爷在前，众人跟随在后，进了镖局子，来到南上房，早有伙计将帘笼高挑，众人来到屋内。无非是掸尘净面，然后就坐喝茶，谈了会子今日在北高峰灵隐寺，小弟兄们所献的技艺，贝勒爷是愈说愈高兴，晚上用完晚饭，小弟兄也就下去歇息去啦，天气已晚，外面掌进灯烛，侯振远陪着贝勒爷喝茶谈话，童林侯杰二人在旁边相陪，茶罢搁盏。镇东侠遂向贝勒爷说道："跟爷回禀，侯庭此次到杭，明为镇擂，暗中为协助海川捉拿盗宝的二寇，不料想正赶上杭州多事之秋，多蒙贝勒爷大驾光临，洪福普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多蒙北侠宽仁大度，从中维持，方才得能吴越一家，又有北高峰这一番盛举，总算我等倚赖爷的洪福，事情总算是完啦。我打算与贝勒爷相商，请爷回都，我与海川跟踪涉迹，访拿盗宝的二寇要紧，再者，黄灿与潘龙他二人虽然两号合并，恐怕日久有碗盂相敲，我打算将我二弟侯杰、于恒与众徒弟们，留在镖局，明着为叫徒弟们练工夫，暗中监视黄灿与潘龙的行动，我与海川带着他现收的徒弟司马良、夏九龄，秘访贼人的下落，这个事情也不能多带人，人要是多了，恐怕打草惊蛇，倒反为不美，贝勒爷您想怎么样，这是我的愚见"，贝勒爷闻听镇东侠一片的言词，微然含笑口中说道："老侠客我的事情海川也许与您提过，虽然是与童林下山东亲到贵府拜访，其实为调查普天下的民情，

问土寻风，我此次是私离京都，我现时焉能回去呢，老侠客若能不弃，我情愿随同前往，这是捕盗的事情也与我无涉，我无非为的阅历阅历，长一长学问，再者还有一件事，童林乃是百日的限期，看看已满，倘若期满圣上怪罪，圣上若要震怒，童林如何能担得了呢，我打算写两封书信，由镖局子里派人送到我的府第，一封信书，叫管家与我递续假摺本，那一封书信，叫我的家人呈递肃王府，面呈老肃王，恳求他老人家与童林代奏，求圣上宽恩再续限百日，所以我为这件事筹划已久，尚未进行，老侠客请想，我岂能回都呢”，镇东侠闻听贝勒爷之言，已知道贝勒爷心意，又不好驳回，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老人家主意已定，我等也不敢阻拦，就按着您所说的办，可有一件，此行又不能带从人，又兼着徒步远劳，恐怕爷受不了风霜之苦，”贝勒爷闻听带笑说道：“老侠客不必过虑，我是向来身体强健，从来不怕风霜，我的事童林尽知，老侠客不必往下说啦，咱们这个事，是摆在这里我都明白，”镇东侠听贝勒爷将话说完，也就无可如何，吩咐左右，看文房四宝伺候，请贝勒爷将两封书信写好，然后盖章，打发镖局子里头得力的伙计，送书信星夜赶奔北京，到贝勒府面交管家何吉，要回条。然后告诉二弟侯杰，“带徒弟们在镖局子里头，带着徒弟们明着是练工夫，暗中查看黄灿与潘龙两人诚意相合，那时再带徒弟们沿路赶站接应于我”，侯杰点头应允，又吩咐司马良夏九龄收拾小包袱，贝勒爷应用的物件，明日预备起身”，又把黄灿潘龙俩叫上来叮咛嘱咐，由账房预备路费，交与你童师叔，黄灿潘龙下去。镇东侠复与贝勒爷说道：“贝勒爷我打算与您相商，咱们可得绕走苏州，为的甚么绕道呢，只因盗宝的二寇，字柬之内有棒盖三江任

纵横之句，我恐怕他们够奔江苏，故而绕走途程，贝勒爷您可就跟着辛苦啦”，贝勒爷闻听含笑说道：“常言有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只是逛了杭州，我还没有到过苏州，久闻苏州虎丘山八百里太湖美景，我早就惦念着到那里逛逛，这么一绕更好，倒随了我的心意，这么办，就依着老侠客，咱们明日就走”，大家商议已定，晚间各自收拾已毕，一夜晚景无事，次日清晨一同起身，一点不动声色，别人俱不知晓，暗暗的出镖局子起身，赶奔苏州而来，沿路之上暗中寻踪涉迹暗访贼人，奈因并无踪迹。在路途之上并非一日，这一日来到苏州，寻找旅店，在苏州住宿，无非是在苏州逛了逛古迹，甚么虎丘山啦，无梁店哪，逛了几日，这才由打苏州雇船渡湖过去，太湖南就是桃源县的交界，这爷五个，顺着大道上一走，是行路的人没有不瞧的，皆因这爷五个的头一样儿，是穿戴的衣服，与江南迥然不同。再者一位有一位的气度，就拿贝勒爷说吧，虽然是一身布衣服，无非就是身穿蓝布褂，足登云鞋袜，剪子股的小辫，手拿短摺扇，面部上真称得起顶平头圆，眉若刷漆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唇若丹砂，大耳有轮，堂堂仪表帝王资格，若要行在道路之上，那有这样的相貌呢。不用说贝勒爷，就说镇东侠，身穿米色绸子长衫，里面是白绵绸的裤褂，足登白袜云履，腰系黄绒绳，肋下悬剑，皓首银须，白剪子股小辫，慈眉善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那一番的风彩，令人可爱。童林虽然粗糙，天生来中等身材，紫色的脸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剪子股的小辫，虎头燕颌，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白高桶袜子，两只大洒鞋，外罩粗蓝布大褂，腰中系蓝绒绳，手提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包着自己的兵刃，鸳鸯钺，猛要一

看，就仿佛是乡下的老赶，细看怀抱英雄锐气，神光炯炯。这三个人走在道路之上，真是个样子，何况后面跟着两个伶俐的小童背着包裹，分外看着特色，在道途之上经过了桃源县，这一日清晨，顺着大道够奔西南，天气正是要入暑的时候，大道的两旁细草青青，路旁的野果鲜花开的争艳斗胜，举目观看，远村真正是烟笼树石，路旁拾柴的幼子口内讴歌，又兼着一轮红日东升，虽然是有些暑热，又被风吹面，倒觉着一番神清气爽。贝勒爷虽然是历尽路途的劳苦，反倒觉身体健壮，但是到了晚间住店之时，未免觉着吃的多睡得着，今日清晨，只顾观看路旁的村景，不知不觉腹中一阵肠鸣，贝勒爷扭项回头观看童林，叫道："海川"，童林赶紧回答道："爷，您有什么事"。贝勒爷带笑说道："我倒并没别的事，只皆因你我贪路起身太早，适才腹中一阵肠鸣，大概我是饿啦，我打算打尖寻食，何处有镇店"。童林闻听举手向西边指着说道："贝勒爷请看，前面那不是镇店吗"！贝勒爷举目观看，就见正西树木环绕，好象一座大镇店的模样，贝勒爷略微点头说："那么着咱们就紧走几步，"于是大家迈开大步，向镇店而来，工刻不大，来到这座镇店的东镇口，一面走着，进镇口一面观看。大概这座镇店是三条大街，这条街好相当中的那条街，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铺户，就见行人往来的也不少，爷五个正往前走，就听北面有人往里让，口中说道："爷台别往前走啦，打尖用饭俱都现成，再往下走，就赶不上镇店啦"。贝勒爷举目向北面观看，就见坐北向南三间门脸一座饭铺，上面带楼，楼窗儿开放，透着凉爽，楼底下是三层台阶石，正迎着门，门口上挂着一块匾，黑匾金字，上面写着畅春楼三个大字，在匾的上面横着四个小金字，写的是杨家老

铺，在楼的挂檐板底，一边挂着一块配匾，上面写的是食德饮和。门前站着一个人，大约有三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褂，脚下洒鞋白袜，腰中系着油大襟，胳膊上搭着一条手巾，往脸一看，这个人很精神，黄白的脸面，有几个细白麻子，细眉毛小眼睛，小鹰鼻子薄片嘴，两个小耳朵，剪子股的小辫，站在那里冲着贝勒爷他们这几位，指手划脚的往里让。贝勒爷一看他，就听他说："众位爷台不必犹疑，里边请吧，吃什么酒菜都现成，价钱还不贵，我们这边，童叟无欺，往里边请吧"。贝勒爷一看这个饭铺倒是很干净，回头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您看在这里打尖怎么样？"镇东侠闻听，冲着贝勒爷点头说道："据我看这里很好"，于是贝勒爷扭项向伙计说道："里面楼上有闲着的坐位吗？"伙计闻听赶紧向前说道："爷台只管往里请，里面客位俱都闲着呢，您随便坐，"贝勒爷只得迈步上台阶，来到门口之内，用目观看，靠着东面的万字柜，柜台上，坐着一位年纪约在五十多岁，身穿蓝布大褂，五官长得齐整，两绺黑胡，靠在椅儿上坐着，见众人进来，赶紧站起来，用手向西一指，口中说道："爷台们楼上请吧，楼上凉爽"，贝勒爷随手向西一看，西面的楼梯，北面的腰栓，楼梯底下大灶，后面也有后堂，后堂吃茶用饭的客位，还是不少，贝勒爷看了看，带着众人上了楼梯，顺着楼梯登登登的上了楼。来到楼上，上面比下面清雅的多啦，南北对面的楼窗儿俱都开着，还是过堂风，上面设摆着都是八仙桌，杌凳，俱都擦抹的干净。贝勒爷正然观看，就见楼上，跑堂的堂倌迎过来，口中说道："爷台才来随便坐吧，您哪"，贝勒爷看了看这个堂倌，二十多岁，很透着精神，带着一团的和气，贝勒爷一看，北面迎着楼口有一份客位，倒是很干净，贝勒爷

向前来至桌案，转过去当中落坐，镇东侠随便也在上首落坐，童林在下首相陪，惟有司马良夏九龄，将包袱放在挨着东面那张桌子上，两个人在童林身背后垂手站立，伺候着回头好斟酒添菜，跑堂的赶紧过来，擦抹桌案，摆上杯箸，放好了小菜碟，在桌子前一站，口中说道："请示众位爷台要什么酒菜，您往下分派吧"！贝勒爷此时看了看伙计，瞧了瞧司马良夏九龄，不由得心中暗想，所想的是什么呢？只皆因司马良夏九龄是两个徒弟，这些个日子，跟随老师童林坐在一处用饭，总是显着拘束，近日来老吃不饱，这些个日子显着脸上渐瘦，贝勒爷又怕日子多了，把这两个孩子饿坏了，贝勒爷还是真疼这两个孩子，看见这两人规规矩矩站在那里，多一句话也不敢说，看着怪可怜的，遂向跑堂的说道："我们这有俩小童儿，你把他们陪到西边那张桌上，他们要吃什么饭菜，你给他们要什么饭菜，回头算帐的时候，算在我们一处"，回头又向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你们两个人那边用饭去，想吃什么只管要"，司马良夏九龄明知道贝勒爷这是疼他们，遂答应一声"是"，跟随跑堂的来到西边那个座位，二人对面落坐，这张桌案正对着楼口，跑堂的站在桌案之前，把桌案擦抹干净，然后放好了杯筷，摆上小碟，仍然来到贝勒爷这张桌案前，口中说道："三位爷台要什么酒菜，您们老几位想吧"，镇东侠叫道："伙计我们这吃的是便饭，你与我们配合四样菜，要三壶白酒，饭菜随着一同上，我们那边的两个徒弟，问问他们吃甚么，带着就给要啦"。堂倌答应了一声，够奔司马良夏九龄这张桌而来，来到桌案之前，说道："二位少爷，那边酒菜是要啦，你们二位吃甚么说话吧，一同好给预备"。皆因司马良夏九龄原先来在九龙观顶之时，庙内又丰富，银钱是

多的，这两个人，吃喝花俱都是随随便便，自从打拜童林为师，在镖局子还好，这一跟随着行路，吃的无非是贝勒爷他们吃剩下的，作徒弟才敢吃，酒是一点也喝不着，司马良倒能行，惟有夏九龄这孩子，天生来的淘气，天生来的灵俐，适才过去问那边要什么酒菜，就在那个时候，夏九龄暗中与司马良商议，低言俏语说道："师兄"，司马良问道："什么事"，夏九龄低声说道："师兄您看见了没有，今天是贝勒爷格外的疼爱咱们两个人，让咱们单吃，是怕咱们吃不饱，我打算跟师兄商议，趁着今天这个时候，咱们哥俩要点酒喝"，司马良闻听摇着头说道："师傅不让咱们喝酒，倘若要了酒，师傅不让咱们喝，那不是自讨无味吗"？夏九龄说道："师兄你别管，我有主意，回头不但让咱们喝酒，还要正大光明，你就不用管啦，全交给我啦"，司马良刚然说道："师弟你别胡闹"，就在这个工夫，跑堂的过来啦，问他们二位，要甚么菜饭，带着要，夏九龄冲着伙计笑嘻嘻的说道："伙计你贵姓哇"，跑堂的一听，这位少爷倒很和气，遂说道："好说少爷，我不敢担这个贵字，我姓刘排行在二"，夏九龄跟着叫道："刘伙计你辛辛苦苦不容易呀"，一面说着，顺手由兜囊中取出一块银子，约有三钱多重，递给了伙计："你买杯茶喝吧，这是我这么一点敬意"，刘伙计笑嘻嘻说道："我还没伺候您啦，您就赏钱，常言有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个银子我实不敢领"，夏九龄说道："我教你带起，你就带起来，你不带起来，天天你为的甚么呢"？刘二一听，敢紧把银子接过来，说道："既然如是，那么我谢谢你们二位少爷"，遂手把银子带在腰中，夏九龄遂问道："刘伙计你一点也没伺候我们，我们为甚么给你银子呢？"刘二一听，心中说这孩子成心拿我要着

玩，赶紧由腰中把银子取出来，说道："爷台我也没敢要银子，还给您哪"，夏九龄带笑说道："刘二你这个人太小气，我既然把银子给你，我就不能往回要，我打算用你给我办点事"。刘二闻听说道："您倒说明白点，甚么事您只管说，可行可止"，夏九龄说道："没有别的事，那边桌上要什么菜，给我们要什么菜，皆因那个老头儿不让我们喝酒，你给我们要两壶白干酒，你可别放在桌子上，你要放在桌子上，他们那边可就看见啦，你把酒壶放在桌子底下，拿桌子腿挡着，我们为是偷着喝，跑堂刘二一听啊，说道："二位少爷我把这块银子还给你吧，你别拿我取笑啦"，夏九龄说道："我教你把酒壶放在桌子腿后头也不要紧，我怎么会拿你取笑呢"？刘二接着说道："少爷您别装傻啦，跑堂的伺候客人，把酒壶不放在桌上，把酒壶放在地下让客人喝，要让柜上知道，我是怎么个伺候人的，没有酒壶搁在地下这个规矩，立刻柜上就得教我解围裙，这个事情就不能作，立刻就算散啦"，夏九龄一听也乐啦，说道伙计不要紧，我教你搁的，柜上知道有我担负责任，与你无干，你把银子带起来吧，刘二一听，常言有句话，酒吃过卖，这个年头脾气不可太滞了，太滞了没有地方赚钱去，反正有他应声就行，遂向夏九龄说道："可是这么着，要是我有了错处，可是你老担任"，夏九龄说道："堂倌你只管放心，都有我啦"，跑堂的一想："反正是上坟的羊豁出去啦"，于是跑堂的刘二转身站在楼口，往下要酒要菜，司马良皆因不知夏九龄怎样的个用意，遂问道："师弟你要酒为甚么搁桌底下呢，这是为甚么呢，我不明白"？夏九龄说道："师兄你不知道师傅与老侠客的脾气，若要看见咱们就着桌子腿喝酒，他们二位不拘谁看见，必要生气，必然说你们这两个

孩子太淘气，你们喝酒，酒壶为什么不搁到桌子上，还不拿到桌子上来喝吗，拿上来！只要他们一生气，咱们把酒壶拿到桌子上来，跟着再要两壶，岂不是正大光明，喝起来了”，司马良一听师弟真坏，主意还多，哥俩正然说话之际，跑堂的刘二早就把那边桌子上酒菜摆好啦，跟着端着托盘，来到他们这张桌，先摆四样菜，放在桌案上，然后把两壶酒一哈腰一边一壶，放在楼板上，用桌子腿挡着，转身伺候那边客位去了。夏九龄看了看四样菜很精细，随一哈腰，把酒壶拿起来，喝一口仍然放在原处，司马良一看夏九龄那么喝，他也是照样，两个人一哈腰，喝一口酒，然后用一口菜，其实贝勒爷与镇东侠早就看见啦，就是童林看不见，皆因北面坐位，他是面向东坐着，这个事情镇东侠一看，明知道：“这两个孩子淘气，故意的把酒放在楼板上，还拿桌子腿挡着，这明是教我们看见生气，只要一说教他们把酒壶拿到桌子上用酒，他们必然跟着再要两壶，由此喝酒就算明喝啦，我偏不理他们，永教他们哈着腰喝，不给他们台阶儿，看他们往后还淘气不淘气”，镇东侠作为没看见他们两个人，仍然与贝勒爷饮酒谈心，贝勒爷可早看见半天啦，其实贝勒爷也明白他们这个用意，又看了看镇东侠，老侠客并不理他们，情知道老人家是慢毒他们二人，怎奈看着他们两个人，就着桌子腿喝酒又怪可怜的，只得大声向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你们这两个孩子太淘气，喝酒吗，不搁在桌子上头喝，搁在地下像什么样子，还不拿到桌子上喝，快拿上来吧”！夏九龄一听贝勒爷教他们把酒拿到桌子上来，一面将酒壶拿到桌儿上，一面叫堂馆再给我们来两壶。镇东侠看着贝勒爷说道：“爷，您老人家多余管他们，就教他们就着桌腿喝，多好看，必得给他

们台阶，这两个孩子太淘气，就是永远教他们就着桌退喝”，又向夏九龄说道：“你们要喝酒可是少喝，夏九龄答应一声：“是”！贝勒爷他们这边照旧饮酒，夏九龄他们哥俩也就喝上啦。

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楼梯登登登的一响，顺着楼梯上来两个人，贝勒爷举目抬头一看，上来这两个人，不由得心中一楞，连侯童二位侠客也是一楞，因为甚么呢，只因这两个人穿戴打扮，与司马良夏九龄是一个样，俱都穿着白绵绸裤褂，蓝绸子大褂，脚下是白袜子青缎皂鞋，头前走的这一个也就像十八九岁，五官像貌长的与司马良相仿，头梳着双歪辫，黑真真的头发，前发齐眉，后发盖颈，后面那一个大约有十七八岁，头上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盖颈，以至五官像貌穿戴的衣裳与夏九龄是一般不二，贝勒爷以为是他们两个人喝着酒之后，下楼小便去了，又一回头，见司马良夏九龄仍然喝酒未动，贝勒爷心中纳闷，世界上真有长的一个样的人，不但是这张桌子上，就是西边司马良他们那张桌子上，两人也看着一楞，夏九龄向司马良说道：“师兄，看我上那里去了”，司马良回答：“那么看我呢”，师弟你看前面走的那个人，像我，我没动身大概咱们两个人的魂灵儿下了楼啦，又上来啦，不但他二人在西面桌子，那边唧唧咕咕的说话，由楼梯上来的这两个人上得楼来，举目观看，看北面桌子坐着三位，神彩可畏，又看见西面的桌案，坐着的司马良夏九龄与他们两个人长的一样，不由得也是一愣，这二人将在愣神之际，跑堂的刘二早就看见啦，也回头看了看西边桌儿上，心中想着说：“方才那二位上来之时，我差一点没认错了人，今天真会凑到一块啦”，皆因跑堂的刘二认得上

来的这二位，乃是他们楼上二位少东家。书中代表，这个村子名叫杨家庄，这二位住在这个后街，他二人的父亲原是镖行的生意，名叫杨万春，外号人称展翅大鹏，在镖行混了好些年，很赚俩个钱，皆因置了一份家产，自己看镖行里头没有甚么意思，这才弃镖行，在家中纳福，跟前这个孩子，都很聪明伶俐，长子名叫杨小香，次子名叫杨小翠，杨小香的外号，叫插翅鹤，杨小翠的外号，叫铁腿鹿，他二人跟随他父亲学的武术，每人学会一口刀，各样的拳脚，并小巧之艺，天天早晨用功，练完了工夫，哥俩个由打家中出来，出西村口，由打前街绕到畅春楼，这座饭铺是他们自己开的买卖，到这儿吃完了饭，然后回家，也有在家吃饭的时候，今天这两个人练完了工夫，出后街的西村口，进中街的西村口，来到自己的饭铺儿，上得楼来看见西边桌子两旁坐着两个人，与自己弟兄面目相似，正然发怔，跑堂的刘二一见少东家来啦，赶紧过来让坐，开口说道："二位少东家那边落坐"，杨小香看见刘二，用手向南一指这个座位，说道："我们还是这张桌"，二人遂即落坐，这边座位正冲着北面镇东侠那个坐位，又对着夏九龄他们的坐位，杨小香弟兄二人分上下落坐已毕，跑堂的赶紧过来先把茶沏过来，然后擦抹桌案，放好杯箸，跑堂刘二问道："二位少东家今天用点甚么酒菜"？杨小翠说道："你还与我们要上回的那四样菜到很好，跟着来两壶酒，然后再与我们要我们爱吃的那四样菜，饭菜到不忙，酒菜快着点才好"，跑堂的刘二答应一声，站在楼口上要酒菜，工刻不大，灶上菜已备齐，跑堂的下楼去，把酒菜端上来，摆在桌案之上，转身向别的桌子上张罗去了。杨小香弟兄一面斟着酒喝酒，不住的向西面观看司马良夏九龄，西面这二位也不住的

向杨小香他们这桌上看，夏九龄这个孩子，他是天生来的顽皮，又兼着杨小香他们弟兄年幼，抱着一团的英俊，在无形中彼此羡慕，夏九龄低声向司马良说道："师兄您看东面那张桌上那两个人，一来与你我长的面目相似，再者我还是真爱惜他们，莫若这么办，我出个主意叫他二人把咱们这边饭账给候了，你看好不好"？司马良闻听，摇着头说道："你呀，喝你的酒别胡出主意，人家跟咱们并不认识，焉能候咱们的饭账"，夏九龄说道："师兄您别管，我要教他候不了咱们的饭账，我就不是您的师弟，您岂不知死店活人开，您就不用管啦"，哥俩个吃着酒，夏九龄回头叫道："堂倌"，跑堂的刘二赶紧过来问道："爷台甚么事，是再给您来壶酒"，夏九龄摆手说道："酒是先不用啦，你到东边那桌跟那二位少爷说："他们二位的饭账，今天是我们哥俩候了账啦，我们哥俩一点微意"，跑堂的一听答了声"是"！跑堂的刘二转身来到杨小香杨小翠这张桌前，口中说："二位少东家，今天您这个饭账，说着话用手向西一指夏九龄，是他们二位候了你们二位啦"，杨小香弟兄赶紧站起身形，向跑堂的刘二说道："那可不行，人家来到咱们村子里头，焉能够让人家远来的候咱们饭账呢，你过去告诉他们二位，就提今天这个饭账，我们二位候了他们二位啦，千万别收他们二位那边的钱，你要收那边的钱，我今天是散你"，杨小香为甚么这样说呢，皆因是方才一上楼的时候，看见司马良夏九龄，就有些个爱慕，有心要说话，就是有些个不认识，无法接谈，今借着这个台阶，这才打发伙计过来候账，刘二听少东家之言，心说好在我没收那边的饭账，我要真收了那边饭账，这个事还真与我有了关系啦，又一想，得亏我没说错话，敢情与我们少东家有交情，（其实谁

也不认的谁）跑堂的一面想着，来到夏九龄桌儿之前，口中说道："您可千万别怪我，我不知道您二位，与我们少东家有交情，方才小子伺候的到不到的您多担待，我方才把您的话跟我家少东家说啦，我们少东家说的好，您来到我们这个村子里，焉有让您候账之理，我们少东家说啦，不让我收您这边之钱，你的饭账我们少东家，已然候过啦"，夏九龄闻听，赶紧站起身形，口中说道："堂倌我命你到那边候他们二位的饭账，你反倒收那边的钱呢，岂有此理！还是我们这里候他们二位的是，跑堂的刘二扭颈回头，看那边的二位少东家说道："二位少东家，人家这边不让候账，还是候您的饭账，怎么样，您哪"，这边杨小香杨小翠哥俩一齐站起身形，向夏九龄抱拳拱手说道："二位不必推辞，即来到敝处，这一点小意思让我们哥俩候吧，跑堂的也不能收您那边的钱"，夏九龄接着说道："候账是我先候你们二位的，怎么能再打搅你们二位，这个焉能使得呢"？跑堂的在旁答言向夏九龄说道："你们二位就不必再让啦，我们二位少东家实候啦，您二位就是给钱我也不敢收"。夏九龄闻听，遂向跑堂的说道："那么着倒显着我们不对啦，那么着候了候了吧"。说着话遂向东面杨小香这张桌上抱拳说道："谢谢你们二位，这么一来我们倒扰了你们二位啦"，杨小香也就抱拳说道："小意思"，说着话彼此一抱拳，复又各自入座，夏九龄低声向司马良说道："师兄，您看怎么样，我告诉您又让你多学一招，这一手就是江湖上的迷魂掌，又叫不熟假充熟"，司马良说道："兄弟真有你的"，他们两个人说说笑笑吃着酒，不拿这件事情当回事，可把北面镇东侠气坏啦，遂向贝勒爷说道："您看见了没有，这两个孩子多丢脸，您教他们喝酒，您看见了没有，这两个人借着

喝酒不学好，先学嘴上抹石灰，白吃，您看这两个东西够多可恶”，贝勒爷带笑说道：“他们俱都是小孩子，年轻的爱年轻的，不要管他们，等吃完了饭，把三桌的饭账通同算在一处，咱们这里给就完啦”，镇东侠只得点头，仍然端起酒杯喝酒，扭项又观看夏九龄他们，不由得心中生气，向贝勒爷说道：“您看见了没有，搬到一个桌上去啦”，贝勒爷举目一看，又可乐，又可气，怎么回事哪，夏九龄天生来的淘气，虽然是饮酒作为取笑，施展迷魂掌，叫人家把饭账候啦，也就应当完啦，他还要出主意，遂向司马良说道：“师兄咱们哥俩喝酒怪闷得很的，我打算跟您商量，咱们挪到东边那二位一张桌吃去，倒显着热闹，您想怎么样”？司马良说道：“不行，人家不让咱们，咱们怎么能够过去与人家同桌饮酒”？夏九龄说道：“您别管，你自有主意”，说着话，站起身形，冲着杨小香杨小翠这张桌抱拳说道：“方才叫你们二位费心花钱，显着我们哥俩怪不对的，你们二位若不嫌弃我们哥儿俩，请过这张桌来，咱们到可以谈话，不知你们哥儿俩看着怎么样”？杨小香听他们二位往那边让，弟兄俩赶紧站起身形，说道：“多承二位相让，我们是很愿意的，若不然，你们二位请过这边来到可得谈心”，夏九龄说道：“既然那么着，我们更透着打搅啦，回头向司马良说道：“师兄，人家那边既是那么让，莫若咱们过去谈谈，司马良只得站起身形，口中说道：“师弟既然如是，莫若咱们就过去”，说着话，哥儿俩站起身形，来到东边这桌，此时堂倌重摆座位，杨小香弟兄拱手相让，夏九龄抱拳说道：“二位贵公子，贵姓高名，小可领教”，跑堂的刘二在旁边一听，心中说别看闹的这么热闹，敢情不认得，就见杨小香还礼说道：“不才我们是亲弟兄，我叫杨小香，这是

我兄弟名叫杨小翠，夏九龄闻听含笑说道："久仰，久仰，是我看你们哥儿俩，这个意思，武学的工夫大概是很好，必然有个美称"，杨小香带笑说道："不才我弟兄随父学艺，学而未成，同乡送与我弟兄一个匪号，我的匪号叫作插翅鹤，我兄弟匪号叫铁腿鹿，让你们二位见笑，未领教你们二位贵姓高名，大概武学也很好，贵号怎么称呼"？夏九龄带笑说道："我们是亲师兄弟，用手一指司马良，说道："这是我的师兄复姓司马，单字名良，外号玉麒麟，小可姓夏，名叫九龄，学号多臂童子"，杨小香接着说道："久仰，久仰，恕过我弟兄眼拙"，说着话彼此让坐，杨氏昆仲下手相倍，杨小香叫跑堂的刘二把那边桌上残菜，不用往这边端啦，这张桌与我们添酒换菜"，跑堂的刘二答应了一声，站在楼口上要菜，工刻不大，酒菜备齐，摆在桌儿上，跑堂的刘二在旁边伺候，此时杨小香将酒壶提起来，给夏九龄满满斟了一杯，复又与司马良斟了一杯，然后弟兄们各斟一杯，杨小香举酒杯说道："请"，夏九龄弟兄只得将酒杯端起来，也说了一个"请"字，夏九龄将自己酒杯送到唇边，将然要饮，猛然就见杨小香双眉一绉，将酒杯向桌儿一上蹲，跟着长叹了一声，此时夏九龄见这个景况，酒可就不能饮啦，顺手将酒放在桌案之上，不由得自己就多了心啦，把脸往下一沉，心中暗想："呕"了一声："别是姓杨的想着不上算吧，候了我们二人的饭账，如今又在同桌吃酒，你们以为着吃完都是你们给钱，必然是想着不合式，其实你们两个人心眼太小，皆因我弟兄二人爱惜你们，方肯同桌而食，其实你们真要是拿银钱请我们吃饭，我们弟兄还不定扰不扰哪，再者说，吃完了饭，这笔饭账还不定谁候谁哪，不由的脸上带着气的样子"，杨小香猛然一看，

见夏九龄面带不悦之色，赶紧陪笑说道："这位尊兄您大概是多了心啦，夏九龄一听这句话，气更撞上来啦，夏九龄带怒接着说道："不多心，没有甚么多心的"，杨小香带笑陪礼说道："您不能不多心，这个错处是在我身上，方才我把酒杯，往桌子上放重了点，我又叹了一口气，你以为着我们弟兄，请过你们二位吃酒，我们想着不上算，你要那么一想，可就错啦，常言有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弟兄拿着银钱，请你们二位吃酒，还怕请不到哪，焉敢有如此的举动，适才你是多想，皆因我们弟兄有我们弟兄的心事，方才我端起酒杯来，忽然想起心事，把酒杯放沉，未免让阁下多想，这个事也难怪你，其实是我自己之错"，夏九龄听杨小香一片之言，仍然是有些个不愿意的样子，跟着说道："虽然是你有你的心事，在桌面上这个举动，搁在我们身上透着不大雅观，再说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阁下有甚么心事，在桌面上也可以说出来大家倒痛快痛快，但能我们哥儿俩能帮助的了你，必当协助，别看我们哥儿俩年纪小，遇上义举的事情，我们哥儿俩还不含糊，何妨说说呢"？杨小香听夏九龄将话说完，说道："既然阁下问到这个地步，我也就不能不说啦。只皆因我父原是镖行的生意，论起来子不言父名，子言父名，谓之不孝，您既问到，我也不能不说，我父姓杨双名万春，在镖行人称展翅大鹏，皆因买卖不佳，退守庄田，带着我们度日，我们住家就在后街，皆因这个小买卖是我们开的，每日清晨，我父传习我们弟兄的武术，练完了工夫，由打家中出来，我弟兄出西村口，进这条街的西村口，来到畅春楼，也许吃点心，也许在馆子里用饭，然后归家，天天如此，这一日由家中出来，将要出西村口，听南面有练武的声

音，就彷佛刀尖子碰在地下噹啷啷声音，我扭项一看，原来，就是这条中街西村口，火神庙的后檣，墙外有一个土坡子，我要上土坡，正往院子里看看，我素来知道火神庙里头没有练武的，我这才带着我兄弟上土坡，望里面观看，我以为火神庙后院，立了把式场子啦，等到上了土坡望里面观看，敢情不是把式场子，原来是一个十六七的小孩子，长的到很威武，在里面正练单刀，他并不是右手练刀，他是左手拿着刀，我常听我父亲说，江湖上有一种左臂花刀，可是听说，没见过，皆因这么我弟兄，站住那里多看了一会，只因他练到得意的地方，我兄弟不应当叫好，我兄弟在外面一叫好，不要紧，没想到这孩子不懂情面，说了些个不三不四的话，他还勒令我们进去与他比试比试，那一手儿不对，求我们指教，又兼着我弟兄艺虽不高胆子大，我两个人可就跳进去啦，他那里又有备用的刀，我弟兄实指望准能赢他，不料想这孩子还是刀法精奇，我弟兄与他一动手，俱都败在他的刀下，他还说了好些不受听的话，我弟兄无奈抱愧归家，回到家中与我父亲一提，对刀落败之事，我父亲先报怨我们两个人，无故多事，此后又说多么时有了工夫，要往火神庙把这个场面与我找回来，他老人家可虽然是这么说，可老不去，故此我想弟兄们练会了能为，还未能出世，在本村子里头就栽了筋斗啦，提起来到如今也有一个月之久，至今提起来此事，我自己还觉着澌愧，今天我们两个人，由家中出来，到铺子里一上楼，就看你们二位神彩可爱，透出一番尚武的精神，有心直接谈话，奈因素不相识，我们哥儿俩，已竟暗地说过啦，若要能有像你们弟兄两个一样的朋友，也可以替我们哥儿俩充充这个光棍，找回这个场面，我弟兄正自商议，可巧你们二位好交，这

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以至把你们二位请过来，我有心恳请你们二位协力相助，替我弟兄找回这个场面，方才饮酒之时，我有意要说又不好开口，故此一为难，我将酒杯放沉了一点，难免你老人家多心，这是我弟兄一点微衷，今天你问我，我也不能不说啦，若要能够替我们弟兄帮个忙儿，我们小哥儿俩更感情不尽”。

夏九龄将话听明，这才知前后一切的事，这也对他将酒杯放沉，总算他不是墩摔我们，夏九龄将话听完，遂向杨小香说道：“我要叫你个兄长你没有我岁数大，好，兄弟的话，你这付钥还是真投了簧啦，随手一指司马良向杨小香说道：“你别看我们弟兄年轻，也不是我说大话，就拿我师兄说，我们两个人可是一师之徒，提起我们的恩师，大概您没看见过，也有耳闻，我二人的老师他老人家，住在扬州玉顶九龙观，复姓司马，单字名空，江湖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我两个人不敢自称少侠，也是绿林中的抬爱，就是你弟兄这一点小事，别说他是左手用刀，就是他两只手使刀，我师兄弟也不是说句大话，到那里准能叫他甘拜下风”，扬小香闻听赶紧站起来，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既肯协力相助，我这里先谢谢您哪”，夏九龄赶紧摆手说道：“你先别谢，别看我说的挺好，可就是没有功夫，（这话说不说没劲哪）”，杨小香闻听不由得一怔，跟着说道：“您说的挺好，怎么又会没有功夫呢”？夏九龄说道：“你这个人真糊涂，我们是跟着老师傅一同走路，是吃完了饭就走，要是我们单独的行啦，这个事情很不要紧，您看见北面那三位吗，俱是我们长辈，吃完了饭，我们不跟着走行吗，扬小香一听，说道：“那么怎么办呢”，夏九龄说道：“不要紧，你要教我们真帮你的忙儿，那也容易，你先把那三

位的饭账候了，那三位俱都好交朋友，你一提你父亲的名望，往家中一约他们，可就腾出功夫来啦，我与我师兄情愿意协力相助，非把这个面子找回来不可”，杨小香一听跟着问道：“那三位姓字名谁，我还不知道哪，跟您打听打听，夏九龄听到这里，晃着脑袋说道：“要提这三位名望可大啦，真是名望在云眼上啦”，杨小香赶紧问道，这三位到了姓字名谁”？夏九龄说道：“你们要听这三位的名儿姓儿可是坐稳了板凳，回来看坐不稳，顺着板凳掉下来，摔了你们的后脑海”，杨小香说道：“到底这三位是谁，您倒是说说我们听听”，夏九龄把嘴一撇，用手望北面一指，说道：“你看见那个老头子了没有，看着长的兹眉善目的，大概你不认得吧”？杨小香说道：“这是那位”，夏九龄说道：“哈，提起此人大大有名，赴过三次桃花会，此人姓侯名庭，字振远，江湖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家住山东东昌府，离城三十五里地巢父林，侯家庄的人氏”，杨小香闻听吃了一惊：“敢情是位侠客”！遂用手一指下面那个紫脸堂的，夏九龄说道：“你不认得我告诉你，你可别拿他当老赶，（自称师傅是老赶），要提起此人来，家住北京，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出世以来别开天地，另为一家，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在杭州立擂台，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僧，在北高峰灵隐寺天下英雄的面前献艺贺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杨小香闻听“呕”了一声说道：“原来也是位侠客”。夏九龄说道：“不但是侠客，连我们两个人还拜他老人家为师，与他习学掌法”，杨小香跟着说道：“那就是了”，用手一指正当中说道：“大概当中那一位能为武术必然比他们二位还强吧，也是侠客吗”？夏九龄说道：“那是自然啦，杨小香跟着问道，是那一位侠客，我到要问

问”，夏九龄闻听心中不由得为难，心说贝勒爷是那位侠客，自已一着急说道：“你要问哪，提起这位来高山点灯迎头亮，大海栽花根底清，此人北京的人氏，姓胤，单字名祯，江湖人称天下第一侠，(夏九龄混给贝勒爷起国号)，这三位侠客你知道吧”，杨小香说：“知道啦”，夏九龄说：“遇高人交臂而失，诚为可惜，想法子候三位饭账，把这三位请到你们家中，我们师兄弟得闲，好与你们找场面”，杨小香说：“那不要紧，告诉跑堂的回头不准收那边的饭账，就提我们候啦”，夏九龄说道：“不行，你看那个老头子轴着的呢，向例吃饭不扰人，那个老赶也是那个毛病，要说好，还是当中那一位随和一点”，杨小香说道：“那么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夏九龄说道：“不要紧，我有主意”，杨小香说道：“甚么主意呢”？夏九龄回头看见跑堂的刘二，遂跟杨小香说道：“你把跑堂的叫过来”，夏九龄在杨小香耳边，低言细语说了几句，就在这个功夫，刘二过来问道：“少东家您叫我甚么事”？杨小香说道：“回头那边三位的饭账千万可别收，要问就说我们小哥儿俩候啦，你要把这笔饭账候下来，我赏给你十两银子，要是候不下来，你就不用在这柜上，当跑堂的啦，你把围裙解下来，往别处找事”，跑堂的一听，心中说那我不就算散了吗”？遂说道：“少东家这个事情可是为难我，这个饭铺也没有勒令候账的规矩，人家一定不让候账，我可也没有主意呀，未等杨小香答言，夏九龄向跑堂的说道：“你这个人怎么那样不活泼呀，你过来我告诉你几句话，这个账就候下来啦”，跑堂的刘二只得来在夏九龄的面前，夏九龄站起身形，就在刘二的耳边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低言而语说了几句，刘二闻听，摇头说道：“这个事情不妥，那三位一定不让候账，我可是没有主意，

少爷没别的您可要留点德”，夏九龄说道：“你这个东西可恶，如若实在不行的时候，你冲我们这边一使眼色，我教你们二位少东家过去，这个事就准成啦，跑堂的无奈，只得点头应允，照料别的饭座，此时杨小香这边已经用完了饭啦，教跑堂的把家伙撤下去，漱口闲谈。

就在这个时候，贝勒爷那边也已经用完了饭啦，贝勒爷告诉镇东侠：“叫跑堂过来算账，镇东侠只得叫跑堂的算账，跑堂的刘二过来，把桌儿上的碗盏撤去，净了桌面，大家擦脸漱口，刘二把茶沏过来，大家喝茶，镇东侠向伙计说道：“南边那张桌四位少爷的饭账与我们算在一处，饭钱是我们这边开”，跑堂的刘二站在旁边笑嘻嘻的说道：“老爷子您贵姓啊”，镇东侠看了看说道：“我姓侯”，刘二接着说道：“侯老爷子，我看您面上长得就慈善”，侯振远心说：“我长的也不恶呀”，又想道：“伙计说这个话作甚么呢”！自己正然思想，又听跑堂的说道：“您老人家够多大的福气，您看小子我，当着一份跑堂的，系这份围裙，赚几个钱，家里头人口又众，很不容易，不信我算算您听听，家里头我父母，还有我妻子，我跟前四个孩子，再搭上我，一家子八口，小日子就够难的啦，又赶上我岳父家里闹水，全都逃在我家来啦，人口也不少，不信我算算您听听，我岳父，岳母，三个小姨子，一个大姨子，在娘家守节，还有一个大舅子任甚么能耐都没有，就仗着小舅子赚几个钱，作个小买卖，不过也就是不多的几个钱，无非是在家里添补添补菜钱，您请想，两家的日子俱都搁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当着一个跑堂的，有多大进项，您看我够多难”，镇东侠闻听，心中想道：“这个伙计明明是看着我这个人长的面目慈善，为是向我念道念道，为是多给几个小柜钱，

其实也不要紧，镇东侠顺口说道："这个事也真难为你"，刘二接着说道："我当着这份跑堂有多大能为呢，譬如今日我有笔外财，进十两银子要买几尺布，添到家里，免得孩子一个一个赤着身，好像红虫子的一般样儿，再者家里头多买点柴米，也免得一家子挨饿，我若进了这十两银子，您看着喜欢不喜欢"？镇东侠闻听，说道："你要进这十两银子，我当然看着喜欢哪"，刘二说道："您既看着喜欢，可有一样，都在乎您的身上啦"，镇东侠闻听，心中不由得一动，遂向跑堂的刘二说道"，你进十两银子，与我有甚么相干啊"？跑堂的刘二说道："老爷子您有所不知，方才您那二位少公子，与我家二位少东家在一个桌上用酒，您也看见啦，皆因越说越对劲，我家少东家这才教我过来候众位爷台的饭账，你那二位少公子说："您老品行高上生平不愿让人家候饭账，我家二位少东家可就说啦，你要能把这笔饭账候下来，我赏给你十两银子，若是候不下这笔账来啊，可见得你没有能耐，你趁早也不用在我这里当跑堂的啦，老爷子您请想，我们一家子人，就仗着我一个人吃饭，如若您不应这笔饭账，不让候，我一家子可就挨了饿啦，您要是一点头，教我们二位少东家候这笔饭账，不但我的事情散不了，我还得十两银子的赏，就在您这一点头，没有别的老爷子您修点好吧，积点德吧"，说着话爬倒地下就与镇东侠磕头。镇东侠闻听，心中暗道："这个事情不问可知啊，这个事情，都是夏九龄这个坏孩子办的"，镇东侠倒不着急，遂向跑堂的刘二说道："你先不必磕头，站起来甚么事情咱们从长计议，再者说，我生平没作过无德的事"，刘二闻听镇东侠之言，心中想着"大概这笔饭账要候下来，这位一辈子没作过缺德的事么"，口中说道："老爷子既然积德，

那末小子我可就站起来啦，那么着没有别的，这笔饭账可一定我们少东家候啦”，镇东侠说道：“你先不要忙，我告诉你，我向来的脾气无论是在那里吃饭，向例我是不教人家候饭账的，别说是你家少东家，无论是谁，我也不让人家候我的饭账，你告诉你家少东家，他有这份心思我就领情啦，连你们少东家那份饭账，也算在一处，无论是多少也是我们这边给，你休要饶舌，赶紧算账去，回头算完账，我单赏给你十两银子，也不算我缺德”，刘二一听，事情没办好，要糟糕，其实镇东侠早就知道，是夏九龄的坏，诚心为难刘二，刘二一听，净说积德也办不了事，没有法子，只得冲着夏九龄这边使眼色，夏九龄那儿早看见啦，跑堂的刘二教这十两银子，挤兑的要出毛病，夏九龄只得在杨小香的耳边如此如此，说了几句，然后说道：“你们不过去不行啦，二位请看，杨小香杨小翠弟兄二人，来到镇东侠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向上行礼，口中说道：“老人家不必固执，我认得您哪，（又是一个不熟假充热，）镇东侠闻听，遂说道：“你认得我是谁”？杨小香说：“你老人家姓侯名庭，字振远，镇东侠的名号天下皆知”，镇东侠将要问你二人如何认识于我，这句话还未说出来，就见这两个人转身形冲着童林深深的行礼：“你老不必发怔，我们两个人也认得你老”，童林愣柯柯的说道：“你们认识我，我姓甚么”？杨小香说道：“你老人家姓童，名林，号叫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谁人不晓呢”！贝勒爷看着两个孩儿，知道他两人的名姓，正自纳闷，就见这两个孩儿冲着他老人家深深的作了一揖，贝勒爷一看，心说冲我来啦，跟着说道：“大概你们两个人也知道我是谁吧”，杨小香说道：“您的名望更大啦，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贝勒爷说道：“我是谁”？杨小香言

道："你老人家是北京的人氏，姓胤，单字名祯，江湖人称天下第一侠"，贝勒爷一听，心说这倒好，这必是夏九龄，这小子给我起的国号，贝勒爷点头说道："你二人姓字名谁，来到我们桌儿前有甚么事"？杨小香向贝勒爷说道："小子名叫杨小香，他是我的兄弟名叫杨小翠，我父名叫万春，原是镖行的生意；如今不作了，现在家中教训我们两个人习学武术，每逢我们要出来的时候，我父必然嘱咐若要遇见山林的隐士，道德的高人，千万可要陪到家中，不然，遇高人交臂失之，诚为可惜，适方才遇您门下的高徒，同处饮酒，方知三位侠客来到敝村，故尔斗胆，请三位侠客到寒舍待茶，方才这个饭账是点小意思，我已经告诉柜上，决不敢收您的钱，实不相瞒，这个小买卖是我们开的，今小子斗胆，留住三位大驾，屈尊您的贵体，小作勾留，如若不肯到寒舍屈尊，倘若我父亲知晓，我弟兄吃罪不起，还望三位侠客，大驾光临是幸"，镇东侠不等贝勒爷开口，接着说道："二位少公子老拙驳你们二位的美意，我们还往下赶站，有些个公务，改日再登门拜访"，杨小香闻听，赶紧望上行礼，老侠客可千万不可，若要老侠客往下赶站，若叫我父知晓，更显着我们不能款待侠客，还是老侠客留步的是"，镇东侠仍然还要驳，就在这么个工夫，贝勒爷在上面答言，说道："这件事老侠客倒不必十分的驳他们，既然如此，我倒是行到甚么地方，愿意结交些英雄，何妨咱们到那里拜访拜访，也免得叫二位少公子为难"，贝勒爷这个心思是欲访天下的英雄，故此并不推却，镇东侠心意，又与贝勒不同啦，贝勒爷是贪着游玩，镇东侠是贪着捕盗，方才杨小香知晓，三位的名姓，镇东侠是明知夏九龄告诉他们的，心中暗自恼怒，夏九龄没有身分，只顾意你们一顽皮不

要紧，我们是密访盗宝的二寇，倘若是走漏了风声，打草惊蛇，如何是好，若不然镇东侠怎么要起身赶路呢，今听贝勒爷之言，不好意思推辞，说道："爷，你老既然愿往，我等情愿相陪"，说着话，镇东侠由兜襄中掏出半绽白银，约有五两多重，回头叫道堂倌，刘二闻听，赶紧过来，说道："老爷子你老有甚么事分派，镇东侠带笑说道："适才你家少公子，赏你纹银十两，事情也没办好，你倒傻为了半天难，往后这事情你要少管，今我这里有白银半锭，皆因我方才听你说的可怜，你将这半锭银两，拿到家中添点柴米，这我可不算缺德呀"，刘二闻听，笑颜满面，险些把眉毛乐散了，口中说道："老太爷，你老还赏钱作甚么"？说着话顺手将银子接过去，此时杨小香杨小翠恭请三位起身，贝勒爷命他头前带路，杨小香弟兄二人在前，三侠带着二小顺着楼梯下楼，伙计掌柜的往外相送，出离了畅春楼，往西走不远，进北边的小巷口，出离北巷口，就是后街，往西走不远，杨小香用手向西一指，口中说道："这就是寒舍，请三位侠客在此屈尊大驾，待小子禀明我父，整衣相迎"，贝勒爷说道："很好，那么着你就通禀，就提我三人拜访"，一面说着话，贝勒爷一面观看宅第，就见坐北向南一座大门，带门洞，门口外有两块上马石，一边种着两裸龙爪槐的小槐树，大门的里头一带花瓦墙，当中一个月亮门，月亮门里摆着一座木头影壁，贝勒爷等恭恭敬敬站至在大门外，台阶石下，等候迎接，单表二位少爷，杨小香弟兄二人将才进月亮门，碰见自己的家人，家人见公子爷来啦赶紧迎上来，说道："二位少公子爷才回来呀，员外爷可在大厅里生气哪，你们两个人可提防着点"，杨小香问道，因为甚么，老爷子生气呢，家人说道："你们哥儿俩还不知道哪，

老爷子就因为你们哥儿俩天天在饭铺里吃饭，家里有饭不吃，就因为这个，方才问了你们二位好几遍啦，老爷子坐在大厅里头，把家法都预备好啦，坐在那里生气呢，要叫我说，你们哥儿俩先躲一躲”，杨小香闻听冲着家人把眼睛一瞪，口中说道：“老爷子预备家法打我们两个人，何必用你们帮忙害怕，还不躲开我这里”，家人这一听，心说：”讲好倒没有好啦”，家人只得躲开，这哥儿俩，来到上房房檐之下，隔着斑竹帘，就听屋中他父亲说话，说道：“这俩个孩子越闹越不像样子，家里头饭也不是不好，不在家里吃，偏在铺子里吃饭，回头来的时候，我问完了他们，叫你们打就打，杨小香一听，心中暗想：“今天若不遇见三位侠客，进了门就是开锅烂，这顿打决轻不了”，杨小翠在后面说道：“哥哥你听见了没有”，杨小香说道：“兄弟不要紧，到里面父亲若要问，你不用言语，决不能让你挨了打”，说着哥儿两个来到门口，掀起帘笼迈步进了上房，杨小香举目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就见老人家气昂昂，坐在迎着门一张椅子上，旁边放着一张茶儿，在茶儿上搁着一个戒尺，一边站着一个家人，杨小香弟兄二人来到屋中，向他父亲行礼，口中说道：“父亲在上，孩儿等参见”，杨万春瞧见两个孩儿进来，不由得生气，口中说道：“练完了工夫你二人上那里去了”？杨小香说道：“父亲若问，我两个人练完了工夫，绕到前街上铺子里吃饭去啦”，杨万春一听这个气更大啦，怒冲冲用手将茶儿一拍，说道：“呕，你们又上铺子吃饭去啦，家里头饭不好吃不得，非在铺子里吃饭不可，可是铺子是咱们的，到三节算账的时候，按着你们吃的饭账，也得刨钱，那不算是白吃，头些日说过你们两次，不让你们上铺子吃饭，你们是必要到铺子里吃饭，你们两人

是故违父命，今天我是必要重责”，杨小香见他父亲动怒，赶紧说道：“老人家不必生气，前次你老人家说过茶馆酒肆之内，藏龙卧虎之地，因为那句话，我们才时常到铺子吃饭，不料想日子长了，果然把您这句话应验了，今天我们若要不上饭铺子去吃饭，怎么能遇见侠客哪，不但遇侠客，还不是一位，还是三位，今天这三位侠客不但遇见啦，还是亲自前来拜访您哪”，杨万春一听，杨小香之言，不由得一阵冷笑，心道：“这两个孩子，是怕挨打，又知道我好交，故此才说出三位侠客，心中暗想：“我到外边看看，我问问他们侠客在那里，若有侠客便罢，若没有，定是这俩个孩子撒谎，更得打”，遂问道：“侠客在甚么地方哪”？杨小香赶紧说道：“现在大门以外”，杨万春带气说道：“你们两个人头前带路，我到外面去看看”，杨万春可就没问甚么侠客，因为甚么不问呢，明知道这两个孩子不认得侠客，不问可知，街上的无赖流氓必然知道我好交，欺服这两个小孩子，蒙他们一顿饭吃，假充侠客，真要是这等人，我当着这两个孩子我羞辱他们一番，果然若是真是侠客，我这两个孩儿，有如此的眼力，以后决不至于没出息”，老人家杨万春这么个思想，小香弟兄在头前引路，杨万春跟随出了二门，高声说道：“侠客现在那里，杨小香用手向外一指，口中说道：“父亲请看，三位侠客现在门外等候你老人家呢”，杨万春举目一看，到把自己吓了一跳，因为甚么呢？

这三位站在门前，真是望而生畏，前文已竟表过，镇东侠风采可观，童海川气宇轩昂，贝勒爷堂堂的仪表，后面跟着两个伶俐的童子，又与自己的两个孩儿像貌相同，甚为诧异，此时贝勒爷也就看见了杨万春啦，就见杨小香杨小翠由

里面陪着一人出来，看年岁约在五旬开外，中等的身材，肩宽背阔，身穿宝蓝绸子大褂，足下白袜云鞋，看脸面红中透白，花白剪子股发辫，两道浓眉，一双大目，神光炯炯，准头端正，唇若涂朱，大耳有轮，颔下多半部花白髯，精神百倍，杨小香向外紧走几步，冲着贝勒爷说道："我父迎接众位侠客里面待茶"，回头又向老人家说道："这就是三位侠客"，杨万春此时早就降阶相迎，口中说道："不知众位侠客大驾光临，千万恕过杨万春未能远迎之罪"，贝勒爷赶紧抱拳拱手说道："是我等路过贵庄久仰大名，特自前来拜访"，杨万春接着说道："岂敢岂敢，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里面畅谈"，三侠一齐抱拳说道："请庄主头前引路"。此时杨万春头前引路，众人在后相随，进了大门穿过二门，来到上房，大厅门口，早有家人把帘笼高挑起，来到屋中，贝勒爷举目观看，这三间是一通连，屋中桌椅条凳俱都光洁无尘，桌案上摆设各样的玩器，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贝勒爷一看就知道这是客厅，将才来到厅房之内，就见杨万春向镇东侠抱拳拱手说道："适才一来是小犬通报不明，二来是我一时慌疏，未能领教老侠客贵姓高名，仙乡何处，镇东侠赶紧接着说道："在下姓侯名庭，山东东昌府人氏"，杨万春接着说道："莫非神手昆仑侠就是阁下"，镇东侠答道："正是不才的贱号"，杨万春闻听不由已仰面大笑，口中说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镇东侠说道："惭愧得很"，杨万春复又向童林抱拳说道："未能领教阁下贵姓高名"？童林说道："小可京南霸州的人氏，姓童名林"，杨万春一听，上下打量童林，说道："阁下莫非是杭州立擂掌打法禅，灵隐寺献艺贺号，紫面昆仑侠镇八方就是阁下啊"，童林闻听不由得一楞，心中想："我将才贺号不

久，他怎么会知道呢”，童林是不理会呀，书中代表，自灵隐寺贺号事毕，天下的英雄与各路的豪杰，众人归家的归家，回镖局子的回镖局子，行在道路之上，拿着杭州立擂贺号的事情当作一件美谈，故此童林的名望可扬名天下了，杨万春早就听镖行人传说好几遍啦，童林焉能知道，今听杨万春说出自己的外号，赶紧说道：“不才正是小可的草号”，杨万春闻听竖起大指，口中说道：“真是名不虚传”，说着话，转身形向贝勒爷问道：“我还未领教这位是那路的侠客”？杨小香在旁边答言，说道：“这位就是天下第一的侠客，姓胤名祯：“杨万春听着一怔，心中想着说：“江湖上没有那么一位侠客呀”，赶紧向贝勒爷说道：“原来阁下是天下第一的侠客”，贝勒爷赶紧摆手说道：“我实不衬侠客二字，不过是他们的捏造，老英雄休要挂齿”。杨万春听罢，大笑说道：“小可万春在镖行人送我一个匪号，展翅大鹏，在江湖这么些个年，未得逢遇高人，如今在家反一日得会三侠，真乃是我万春之大幸也，三位侠客会来到寒舍，使我蓬荜增光，请暂坐吃茶”，说话间，大家让坐，请贝勒爷上坐，然后众人才落坐，家人献茶，茶罢摆盏，童林这才叫过夏九龄司马良与杨万春引见，二位小英雄过来向杨万春行礼，然后在旁边一站，杨万春听着他们几位长者说话，杨万春在下手末坐敬陪，抱拳向贝勒爷说道：“三位老侠客带着二位小英雄由此经过，意欲何往”？贝勒爷含笑说道：“我们够奔云南有些个要事，路过贵宝庄，得遇二位少公子，方知老英雄隐居在此，故尔前来拜访，是我久闻阁下镖行的名望，因何归家静养”？杨万春只得陪着贝勒爷将弃镖行之事，陈述与贝勒爷三位。正在说话之际，单表杨小香杨小翠站立在旁边，见他父亲陪着三位侠客说话，又一想

此时正是西村口，火神庙那个小孩子练工夫的时候，趁着这个工夫，何不将二位少侠客请到破庙，与我们弟兄找场，杨小香杨小翠站在西面，司马良夏九龄是在东面，面向西站着，他们是脸面对脸面，杨小香冲着司马良夏九龄向外面扭嘴，递眼色，夏九龄早就看见啦，明知道是杨小香，约他们出去，必然有事，随着也就冲着杨小香递眼色。向外一扭嘴，杨小香知道夏九龄他们两个人明白啦，遂一个一个慢慢的向外溜，俱都溜出去啦，在外面等候，此时司马良夏九龄站在廊沿下，用目观看，就见杨小香站在影壁那里，冲着他们哥儿俩招手，小哥儿俩只得下了台阶，转过影壁，出离了月亮门，杨小香手中提着一口刀，遂向夏九龄说道，二位少侠客真要替我们找场，此时这个孩子还不能练完，正是时候，请你们二位跟我辛苦一趟。夏九龄说道："不要紧，你们哥儿俩只管放心，我弟兄这就跟着你们走，手到病除，去了就把这小子战败了，也免得他平常与你们夸口"，杨小香说道："全仗着你们哥俩哪，咱们这就走"，说着话，小弟兄四个人出了大门，向西而来，工夫不大，来到西村口土坡之下，杨小香说道："你们二位先站一站"，随用手向南一指，说道："这就是火神庙的后墙，就在这段墙里头"，夏九龄一看南面一段红墙，紧挨着土坡，口中说道："你打算怎么样"，杨小香说道；"你们二位稍微等一等，我们先上土坡，与他接谈，然后再请二位，拔刀相助"，杨小香说着话，将刀交与司马良，这哥儿俩上了土坡，望里面一看，此时正赶上这孩子在里面演习刀法，杨小香故意的一瘀嗽，人家里面正练的高兴，左臂刀将然要练完，听土坡上有瘀嗽的声音，随着撤步一履刀，举目望墙外观看，他一看见杨小香杨小翠分外的有气，其实也有人告诉啦，他也知

道是杨家二位少爷，遂高声喝道："杨小香杨小翠你们太无知，我天天在此练工夫，你们无故的又来打搅，动手又不是我的敌手，你们又不敢战，真真是腆不知耻，若果真有胆量跳进来，我今天教你们，也知道知道我的历害呦，亦免得天天来打搅我的高兴，你们还不下来吗"？杨小香闻听，笑嘻嘻的说道："你这孩子不必发威，你以为二位少爷不是你的敌手，你那是梦想，皆因你家二位少爷，在本处居住，那一个不认识我们弟兄，就算我们赢了你，也不算我们弟兄光棍，皆因是我们弟兄守家在地，谁不认得我们弟兄，我告诉你，前次我们弟兄败在你的手下，并非是我们弟兄真输，皆因我们尽土地之情，让着你啦，不定你明白不明白，真要打算动手，不用我们弟兄，我们请出人来，还不能与我们弟兄差了样子，也要一个梳两歪辫，一个梳冲天杵，与我们哥儿俩长的还差不许多，还告诉你，俱是二位少侠客，也使单刀，若要差了样儿赢了你，都算我们哥儿俩不人物，你敢与他们二位动手吗？里面的这位小英雄一听，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高叫一声说道："你家少爷学会了左手刀，天下逞英豪，不拘甚么少侠客不少侠客，我还是不在乎，只要他一动手。我准教他甘拜下风，你两个人去把他叫来，让他们试一试我的刀法如何"，杨小香说道："你虽然说的这么横，可是这么着，二位少侠客要是真来了，你可别跑"，这位少爷一听，气得暴躁如雷，高声喊道："你趁早去叫去，你家小爷在此等候"，杨小香回头冲着东面二位少侠客点手说道："二位少侠客，听见了没有，里头叫啦，请上来吧"，其实他们哥俩站在墙外，早就听见啦，里面说话的这个人太强暴。夏九龄接着答言说道："小辈无礼，待我们哥俩来教训教训他"，说着话弟兄二人上

了土坡，望墙里面观看，原来是庙的后层院，在西南上有个小角门，院子四四方方平坦之地，在南面地下，放着几件刀枪棍棒，在正当中站着一个小孩，看那个年岁，不过也就是十七八岁，身体不算甚高，细腰扎背，身穿宝蓝布裤褂，腰中蓝抄布扎腰，蓝布的袜子，打着裹腿，足下穿千层底倒纳鱼鳞搬尖洒鞋，后面代掖跟，往脸上观看，圆脸堂，尖下巴颏，脸上透着红润，黑真真发际不多，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盖颈，两道宝剑眉，一双阔目，鼻如玉柱，口似涂朱，大耳相衬，左手擎着一口明亮亮钢刀，夏九龄正然观看，原来墙里面这位少爷恼啦，站在里面看见杨小香叫上两个人来，五官像貌穿的衣服，还都是一个样，内中还有一个，抱着一口刀，心中暗想："这分明是杨小香他们哥儿俩约人与我比赛刀法，不如把他们叫过来，给他们一手儿，也让这几个人知道我的历害"，遂高声向杨小香说道："哈，真难为你们二人，杨小香你那里找来的，真跟你们两个人长的一个样，两个腊阡两个歪辫，搭上我三个腊阡，你把他们叫进来，我倒要拿我这个冲天杵腊阡，碰碰你的腊阡，你们有胆量进来，你家少爷在此等候"，杨小香冲着夏九龄说道："你们哥俩听见了没有，这小子够多么横，他是非碰咱们这个腊阡不可"，夏九龄说道："谁管他碰不碰，咱们倒要进去，与他比试比试"，遂向司马良说道："师兄你请啊"，说着话，小弟兄四个人，窜上墙头，跳在院子当中，站在北面，这位小爷一看，四位全跳进来啦，遂冲着杨小香说道："你们四个人谁先与我动手，在下奉陪"，杨小香向夏九龄说道，你们二位谁先过去"，夏九龄一看这个孩子不善，心说："我先教我师兄过去，看看这孩子刀法的门路，然后我再过去"，回头向司

马良说道："师兄你先过去，把这个孩子踢个筋斗，然后我再过去"，司马良心中一想，一个村庄的小孩子，还有多大能耐，我过去就过去，说道，师弟你先给我看着点"，说着话由鞘内把刀亮出来，将刀鞘交与杨小香，迈步来至穿蓝这个小爷的面前，口中说道："你用的是左手刀，我要用左手刀赢了你，我都算不了英雄，说着话，将刀一摆，用了个缠头裹脑，控背踢腰，将要动手，就听穿蓝的这位小爷说道："且慢动手，通报你的名姓，你家小爷刀下不败无名之辈"，司马良说道："你要问你家爷台，乃是少侠客，覆姓司马，单字名良，别号人称玉麒麟的便是，你也要通报名姓"，这位小爷一阵冷笑，说道："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我乃无名氏，管教你赢不了我"，司马良闻听，不由的恼怒，左手一晃，右手向着这位小爷脖项就是一刀，遂着口中说道："休走看刀"，人家这位小爷的刀，可就与司马良的刀不同啦，司马良是右手刀，人家是左手持刀，这个左臂刀可比右手招数来的近啦，人家绝然不躲，遂往前一上右步，刀尖子往后一竖，刀刃向着司马良的右手腕便截，司马良知道人家这个刀法历害，将想要往回撤刀，人家这位小爷可就不容啦，遂将刀一扁，刀向里头一推，这个名儿，叫顺水推舟，冷嗖嗖的刀刃，直奔司马良的脖项而来，司马良情知不好，打算躲这一刀，那是不用打算的，自己就得瞑目等死，这位小爷并不将司马良结果姓命，左手刀向回一撤，右手跟着一掌，只听拍的一声，这一掌正打在司马良胸前，司马良身形一晃，往后倒退了两步，腿一个没换过来，扑咚的一声，坐在地下，呛啷的一响，将刀抛在尘埃，这位小爷撤刀后退，一阵冷笑，哈哈的笑个不止，口中说道："我打算怎么一个少侠客，原来就是无能之辈，一照

面就甘拜下风，坐在地下发赖”，遂用左手刀一指夏九龄说道：“他既然败了，该着你啦，你还敢过来吗”，夏九龄一见司马良落败，自然是脸上不挂，高声说道：“师兄你准是败啦吗，方才地下有一个小砖头，地下又是活沙子，自己不留神滑了一个筋斗，你起来吧，待我过去与他动手”，说着话，由地下把刀捡起来，此时司马良羞的，早就爬起来啦，含羞代愧，连屁股上的土也没掸，在北面一站。夏九龄提刀过来说道：“朋友你这个左手刀虽然赢了，因我师兄，尚未留神才败于你手下，我到要领教领教”，这位小爷提着刀冲着夏九龄说道：“先报你的名姓”，夏九龄冷笑说道：“你要问你家爷台，名叫夏九龄，外号人称多臂童子少侠客便是”，说着话向这位小爷左手一恍，说道“看刀”！右手刀直奔这位小爷的胸前便扎，这位小爷看刀临切近，左手刀刀尖冲下，刀刃冲前直奔夏九龄手腕便抹，这一招名叫太公钓鱼，俗名叫钓鱼刀，夏九龄将要换招，不提防这位小爷将刀一转，反背一刀，这一招名叫反背劈丝，夏九龄见刀临切近将然要躲，这位小爷将刀往回一撤，遂用一个败式，一翻身跟着一腿，这一招名叫翻身躲子脚，夏九龄末能闪开这一腿，正踢在他肚腹之上，夏九龄站立不稳，反身栽倒，来了个仰面朝天，连冲天杵小辫上摔的都是土，这位小爷一转身，将刀一履笑哈哈的说道：“二位少侠客不怨我不对，总是你们二位学艺不精，回去再练去，练好了再来，我在这里头老候着你们”。此时夏九龄早就爬起来啦，连衣上的土也顾不得掸啦，面带羞容，此时旁边站立的杨小香杨小翠，尤其比夏九龄司马良还难过，他们两个人实指望，约请二位少侠客来到庙中，战败这个使左手刀的孩子，必然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又谁知画虎不成，反类其

犬，杨小香遂向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二位既是赢不了这小子，咱们明天再来，走走走"，就听那位小爷说道："就像这个样的能耐，明天你约三十五十的我也不怕"，杨小香作为没听见，杨小翠此时也把刀拾起来，插入鞘内，首先由墙里面跳到外面，跟着他们三个人，也就越墙而出，这四个人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杨小香抱怨司马良夏九龄说道："我打算你们二位少侠客必有绝艺，到此准能赢的了他，没想到就是这个能耐，来的快当，让人家战败的也不慢，我要知道你们二位就是这样的能为，倒不如不来的好，这是怎么说的呢，简直的咱们这是现世，这是何苦呢"，夏九龄接着说道："我知道这个孩子这么历害吗，我们要知道他这么厉害，就是你给我们两个人磕头，我们也不来呀，我们两个人栽筋斗，都因为你们两个人身上所起，你还抱怨我们两个人啦，我又不是你花钱雇的，你抱怨甚么劲哪"，四个人撅着嘴抱抱怨怨，其实俱都是纯粹小孩子的性质，论起来真要是司马良夏九龄用自己的兵刃，练子锤，练子槊，也不至于落败，他们两个人到练过刀，就是不精于技，若不然二位少侠客怎么一照面，就会败在这个孩子的手下呢，就是当初学艺的时候，刀法也不精，且说他们四个人念念道道，够奔住宅，正往前走着，离自己大门不远，猛听前面有人叫道："嘿，你们四位上那里去了，里面打发我找了你们四位好几遍啦"，杨小香一听，举目一看，原来是自己家里的管家杨禄。

书中暗表，只皆因里面客厅之内，杨万春陪着三位侠客谈话，童林猛一回头，看不见司马良夏九龄，童林知道这两个孩子淘气，怕的是这两个孩子出去，又在外边惹祸，回头向杨万春说道："杨老员外，您打发您的管家，到外面把我那

两个徒弟叫进来，倒不是别的，这两个孩子太淘气”，杨万春扭项一看，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没在跟前，这才教管家的到外面把四位少爷叫进来，管家的出来两三趟并未见着，这一次将出大门外，就见四位少爷哭丧着脸，撅着嘴回来了，管家摸不着是怎么回来，这才向着杨小香说道：“少爷们，里面员外找了你们好几遍啦”，杨小香一听，他父亲找，赶紧教杨小翠把刀交与管家，四个人进大门够奔上房而来，四个人来至在上房屋门首，各自都带着惭愧，慢慢的起帘笼溜到屋中，仍然是司马良夏九龄站在东面，杨小香杨小翠站在西面，童林猛然看见四个人进来，惟有司马良夏九龄混身是土，童林情知这四个人在外面淘气，遂向着司马良夏九龄把脸往下一沉，口中说道：“你们两个人上那里去了”？这句尚未说完，镇东侠在旁边坐着，看童林这个形色，知道他性情太暴，管徒弟倒可，内中不是单有司马良夏九龄，还有人家杨家二位少爷，倘若言语粗暴，教杨老员外脸上不挂，赶紧在旁边答言，接着说道：“童贤弟你不必问他，容我慢慢的问”，童林闻老人家之言，只得不语。镇东侠扭项温语相问，问道：“夏九龄你们两个人同着二位少爷，往何处玩耍去了”？夏九龄跟着说道：“师伯您老人家若问，我二人同着二位少爷在门前玩耍”，镇东侠微然含笑，向夏九龄说道：“你们既然玩耍，你那臀后面那里来的土呢”？夏九龄接着说道：“是我在外面台阶石坐着，粘了一点土”，镇东侠闻听并不问夏九龄，遂向司马良说道：“他那臀上是坐台阶石粘的土，你后面混身是土，又是怎么回事呢”？司马良原是个小孩子，自从跟师父学艺没受过委曲，今被老侠客这一问，本来自己一肚子的委曲，又兼着眼泪窝子浅，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含着眼泪说道：“师伯您若问，

先问夏九龄”，镇东侠闻听，将要问夏九龄，就在这个工夫，旁边有人答言说道：“老侠客不必问您的高徒，待我问我的小犬便知”，镇东便扭项一看，原来是万春杨老员外，为甚么杨老员外在旁边答言呢，就皆因他见四个人回来，他就看出来啦，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所为，又不肯先说，镇东侠既问到这啦，自己不能够不接过来，向镇东侠将话说完，回头又叫道：“杨小香你两个人陪着二位少爷向何处去了，为何这般情况”？杨小香到了此时也不能不说实话啦，只得将火神庙后院对刀落败的情形，细说了一遍，贝勒爷此时就听明白啦，惟有童林听说自己两个徒弟落败，自己心中很不愿意，遂向杨万春说道：“此子左臂刀就这么厉害吗”？杨万春闻听带笑开言，向童林说道：“童老侠客有所不知，只皆因两个小犬，败在此子的手下，回来的时候，他们对我言讲，我与他们说的是我有了闲暇的工夫，必要会会此子，话虽然说得这么好，此子若要是左臂刀的真传，就是我亲自前往，也是败在此子的手下，左臂刀乃天下绝艺与众不同，真要将左臂刀习学的精熟，再若有高人传授，可称天下绝无敌手”，童林听这个话，心中有些个不愿意，自己的秉性向例的不服人，也搭着自己一对双钺，左右皆可进招，故而将话听到此处，不由得一阵冷笑，遂向杨万春说道：“据阁下所说，难道是左臂刀天下就无有敌手了不吗”？杨万春闻听情知是自己失言，赶紧向童林说道：“侠客爷休要多想，左臂刀固然也有敌手，只因我有一个姻亲，他会左臂刀，我才知左臂刀其中奥妙”，童林接着问道：“未能领教贵高亲是那一位”？杨万春被童林这一问，不由得眼圈一发红，口中说道：“说起此人来话就长啦”，说着话先长叹了一声，说道此人又是可怜，又是可恨，又是可恼，

贝勒爷在当中答言："你既然提到这儿，我倒要领教领教，这位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杨万春含泪说道："此人是我一个姻亲，若论左臂刀天下驰名，他原来是镖行生意，又是我一个妹丈，他的家住在桃源县西南，庄子的名儿叫东西湖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西西湖城，两个庄子距我们杨家庄六十里，他家住在东西湖城柴禾口东村口，此人姓洪单字名利，号叫丙南，江湖人称左臂神刀"，杨万春的话将说到这里，还要往下说，在这么个工夫，就见帘笼一起，贝勒爷看得很真，由打外面进来一个家人，站在杨万春的面前口中说道："启禀员外爷得知，外面有柴禾口，您的至亲洪老员外到，就见杨万春向家人说道："请，贝勒爷听家人回禀，不由得一怔，心中想道："正提说此人，可巧此人就来到啦"，贝勒爷正想之际，就听外面有人强颜微笑的声音，随着说道："兄长在家么，小弟实没脸面与兄长见面，这是腆颜而来"，说着话贝勒爷就是帘子板一起，由外面进来一人，像貌一看不凡，身量是中等的身材，里面穿着白绸子的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足下白袜青缎皂鞋，腰间系着一根绒绳，往脸上观看，赤红的脸堂，真是方面颐，花白剪子股小辫，五官端正，颌下半部花白髯，手中提着长条的一个蓝绸包裹"，贝勒爷一看明知道大概这位必是左臂神刀，就见他来到屋中，先看了看贝勒爷他们三位，然后与杨万春相见，口中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洪利大礼参拜"，说罢跪倒行礼，杨万春伸手相搀，说道："贤弟请起，我先与你引见几个朋友"，此时贝勒爷与童林等，大家也就站起来啦，杨万春将洪利与三位侠客引见介绍，引见已毕，各通名姓，然后大家分宾主落坐，家人献茶，茶罢搁盏，杨万春遂向洪利说道："贤弟这些年你在何处游山玩景，在那里消

遭”？洪利闻听此言，不由得长叹一声，遂将自己所遭所遇一切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贝勒爷闻听不由得酸鼻，杨万春不由己的落泪，就是童林听着也是紧皱双眉，说了半天倒是怎么回事呢？著小说的很难，著书讲究明笔，暗笔，倒插笔，那一笔著不到，诸位阅者必要指摘，著书内容若要是不曲折委婉，有甚么意思呢。诸公休要烦燥，我把这个倒插笔细细跟您说一说，这里面许多的因果报应，您可别忙，且看著者慢慢的交代。

方才表的这位洪利西南江湖人称左臂神刀，他原是镖行里人与老英雄杨万春系属至亲，杨万春的胞妹乃是洪利之妻，他家住在东西湖城柴禾口，自己这些年置了点房产地业，家里很够过的，住家在柴禾口东村口南，坐北向南前面是土墙，后面是篱笆墙，两层房，东西配房，房子倒不少，就是人口太少，夫妻二人无子女，家中就是一个男仆人，一个女仆人，一家就算四口度日，生平在武艺之内，所好的就是左臂刀，受过高人的传授，因此成名天下，奈无一件自己生平好学，老想着自己的左手刀未能学精，无奈为地网所阻，甚么叫地网呢，大凡修道的人以父母为天罗，妻子谓之地网，洪利因为有娇妻不肯远走，云游天下，投名师，访高友，怎奈自己秉性好学，自己意中有一位高人，恨不能与他相见，此人是谁呢，提起来大大的有名，他的家住在广东龙门县城南，地名儿叫青龙街，村口之内，路北有一座药铺，字号是八卦堂，这个药铺的东家姓王，双名十古，他的外号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想当年他师傅与他起这个名子就高妙，这个王字若论起来，三横一竖，三横为阳卦，由当中一画贯通，一竖儿冲开了，变成阴卦，明明是乾三连，变成了坤六断，暗

藏三才，天地人，若不然国家的王爷，这么尊贵吗，皆因这个王爷包括天地宇宙，燮理阴阳的责任，（糊涂王爷、山王不算），故此他师傅借这个姓，给他起这个名子，十字是一横一竖，分明四象，今古的古字，整五笔按合五行，此人原系江湖绿林的好汉，自幼熟习医道，深通脉络，出世以来，掌中使的兵刃，名叫五行八卦掌，他也曾到过少林寺三次，在大雄宝殿匾上巧得少林寺镇庙之宝，十三节人骨鞭，还有一套鞭图，这个鞭图的名子，叫三十六路天罡鞭，由此按图练鞭，后来成名天下，可称得起天下第一鞭，直到如今，上了年岁啦，自己一回心，把江湖绿林道的事看破啦，虽然成了侠客，不过占了累死的字眼，那几个字呢，不过是自己原无事，枉为他人忙，终日里不过劳劳碌碌，累死为止，皆因自己把绿林道的事看破啦，其么事全都看开了，常言有句话，露名那有埋名好，出世何如隐世高，自己这才回家，只因在家无事，这才自己在门前挂牌行医，开设一个小小八卦堂药铺，这是为甚么呢，自己想当年绿林道年青的时候，短不了作错了事，用这个医道贫不取利，济世活人，以补自己当年之罪愆，这么着一办天下人所共知，故而洪利洪丙南早就有心前去拜访，奈因家事缠绵，不能前往，自己这才发下决心，非去不可，自己把小包裹及应用的盘费，收拾齐备，意欲前往广东龙门县访友，临行之时，自己要与妻子商议明白再走，这一日洪利夫妻晚间将要就寝之时，洪利遂与杨氏安人就把要奔广东访友的事情，对杨氏安人说明，这位杨氏安人素称贤德，又知道丈夫素日的秉性，也不敢实深拦阻，遂向洪利说道："员外既要前往，妾身不敢强留，说着话遂用手一指自己的肚腹，说道员外你来看，妾身怀六甲不久就要临盆，倘若生男你也当

与他起个名字才好，洪利猛然一想说道："安人这我就对不过你了，我只贪着访友，倒忘了你身体不便，但是我心内早有成竹，其实也不要之紧，我既然是非走不可，若到了产期相近，你可以预先到你娘家，请你娘家的兄嫂，带着女仆前来帮忙，再者说咱们家中产具均皆齐备，又有你嫂嫂从中照应，据我想也没有甚么危险，所以就是你快临产房，我要出行显着有些个不对，就是孩儿降生，我临行在迩，这个"，说着话洪利一着急，自己用右手一摸自己的灵觉骨，说道："若要产生男孩，你在他左耳朵上，用针扎一个玉字，起名就名玉耳，因为甚么扎这个字呢。皆因拙夫此去访友不定几载回归，这是你我夫妻与此子留下的暗记，贤妻你看这个事怎么样"？那贤德的杨氏安人闻听夫君之言，心中明明是不愿意，知道丈夫好学，又不好意思阻拦，并知道丈夫的脾气，是已出必行，只得暗地忍泪叫苦，苦的是甚么哪，苦的是自己开肠破腹生产孩儿之际，正值丈夫远行，落得自己孤单，还得请自己娘家人帮忙，安人虽然是这么想，又不好意思出口，只得向洪利说道："丈夫既然志已坚决，为妇人者不能误丈夫前程万里，为妾我但愿你沿路保重，自己身体要紧，倘若在外不甚得意，急速归家，免得妾身在家中自己孤单，终日倚门而望，夫君慎重慎重"，洪利点头说道："不必贤妻叮咛，拙夫自有主张"，夫妻又谈了会子家务，夫妻这才安眠，一夜晚景无事，次日清晨起来，夫妻二人梳洗已毕，贤德的杨氏安人，设酒与洪利饯行，丙南在家中用完早饭，由家中带好路费，提着小包裹与妻告别起身，贤德的杨氏安人送至门首，恋恋不舍，目送一程，不提杨氏在家中度日，单表得是洪利由家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在路途上无非是八个字，晓行夜宿，饥餐渴

饮，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广东龙门县，一打听青龙街有人告诉他在龙门县城南，二十四里青龙镇，俗呼叫青龙街，洪利一看天气晚啦，头一天找了栈房，住在龙门县，次日清晨，开发完了店饭钱，出南门够奔青龙街而来，二十多里地远，远望见青龙街，看着好大的镇店，真是黑暗暗，碧森森，树木环绕，以至洪利到北镇口，这才看明白了，原来这条街东西长，南北窄，进镇口一看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来往的行人甚是热闹，洪利与行路的人一打听，方才知道王十古，住在十字街的正东，坐北向南的八卦堂药铺，洪利来到门首一看，并非是门面的药铺，原来是住宅的形势，坐北向南清水脊的门楼带门洞，两扇大门开着，黑门框红门心，上面写着忠厚传家，诗书继世，门前有两块上马石，在门楼两旁，后房山上做出来的匾槽子，上面悬着十几块横匾，俱都是黑匾金字，写的字态端严，也有写神医国手的，也有写和缓遗风，也有写扁鹊再生，等等不一，复又看门首墙垛子上，粘着一个黄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写的是今日停诊，洪利看明白啦，上台阶用手叩门，工夫不大，里面有人接声说道："那位叫门"，洪利在外面答言说道："是我特来访友"，正然说话，就听里面有振管之声，门分左右，由里面出来一人，洪利举目一看，就见似家人的模样，年纪也在三十多岁，身穿蓝布褂，足登白袜皂鞋，剪子股小辫，脸上长的很忠厚，洪利看罢赶紧抱拳，口中说道："贵宅就是王老先生的住宅么"？家人还礼说道："不错正是，未领教阁下贵姓高名，有何事故"？洪利笑答言说道："不才我姓洪名利，草字丙南，乃湖南桃源县的人氏，久闻贵宅老先生名扬天下，故此千里特来拜访，王老先生在家么"？家人闻听带笑答言说道："您来得

不洽巧，我家主人公南京访友未归，有甚么事情您留下字条，俟回来时我带禀呈”，洪利闻听不由得一楞，遂向家人问道：“先生得几天方可回归”，家人闻听说道：“我家员外向例访友归期难定”，洪利一听大失所望，，不由己痴呆呆发怔，自己实指望不远千里而来，与王十古相见，讨论左臂刀，不料想事逢凑巧，不能相遇，总是我缘浅，怔了多时，遂向家人说道：“老先生若要回来，有劳阁下就说湖南桃源县的洪利特来拜访”，家人点头说道：“就是吧”，洪利转身下了台阶，自己想缘浅不遇，只得空回，又惦着家中妻子占房，也是放心不下，自己只得由青龙镇仍回龙门县，来到龙门县，天可就不早啦，以至申牌时候，自己一想不如住在龙门县北关，明天一早起身归家，自己拿定了主义，遂由龙门县穿城而过，草草的找了一个店房，次日清晨由店中梳洗完毕，还了店账，提着小包裹出离店房，行至北关的街口，自己打算回家，又一想往返徒劳，连一位高人未遇，自己正在思想，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以先听人谈论过，龙门县东北五十余里，有一座山，名叫清源山，内中有一个岛，名叫寒峰岛，岛内有一座观宇，名叫祥慈观，里面观主覆姓欧阳，单字名修，天下皆知，此人乃是得道一位剑客，我何不前去拜访，倘若有缘与剑客相会，也不枉跋涉千里”，想到这里，不回桃源县，直奔清源山而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清源山拜师洪利遇剑客　东西湖发水家园成泽国

洪利在路途之上，看了些个路旁村景，远远望见一座高山，真是清山叠翠，怪石丛生，行至在山口观看，两旁边山坡上遍山的野草鲜花，被风一吹，迎人欲醉，细草青青，山涧内白水常流，一边看着，一边进了山口这座山口是越走越高，行至在山顶之上，见前面一段山涧横路，望下看万丈深潭，涧水涛涛，声若牛吼，这座涧约在三丈余宽，上面搭着一棵朽木，形若小桥，望山上看，对面山上一棵挨一棵俱都是苍松古柏，在对面山头上隐隐观宇，洪利站在涧边上，心中犹疑不定，有心渡过独木小桥，又恐怕此木多年糟朽，有心不过去，又是一个徒劳往返，自己想到这里，把心一横，莫若冒险渡桥，想到这里，自己把身一矮，用脚尖点地，施展轻身法，夜行术的工夫，鹿伏鹤行，直奔独木而来，顺着独木行遇断涧，自己扭项回头观看，心中想着："好险，倘若行在朽木之上，中间一断，自己性命难保，自己生平，未曾冒过这样的险"，一面想着，一面顺着曲折的小路，穿松过柏，直奔山顶，来至在山顶之上，举目观看，就见山头上地势平坦，当中一座观宇，四周围的红墙，当中是庙门，两旁俱是角门，红墙外树木围绕着，野鸟枝头乱叫，一阵阵山坡上的鲜花，气味芬芳，清香入鼻孔，甚么叫凡尘，分明是神仙福地，一路观看山景来在庙门，看见庙门上一块横匾，上面写的是敕建祥慈观，将要够奔东边的角门，就听角门内有脚步

的声音，举目观看，由山内出来一个小道童，看年纪约在十五六岁，身穿半截蓝布道袍，脚下白袜云鞋，头梳双髻，前发齐眉，后发盖颈，五官清秀，肩头上抗着一个药锄，上面挂着一个药篮，小道童出离角门看见洪利不由的一怔，心中暗想："这个人怎么过来的"，小道童正在发怔，洪利见道童出离角门，赶紧向道童抱拳说道："有劳仙童代为通禀本观的观主，就提有湖南桃源县洪利特来拜访"，道童闻听上下打量打量洪利，开口说道："施主稍候，容我进去通禀，阁下在此屈尊"，道童说完了话，转身向里面去了。洪利在角门外等候，工夫等的不大，就见方才那个道童由里而出来，向洪利说道："我家观主有请，在东鹤轩待茶"，洪利点头说道："有劳贵驾头前引路"，道童只得在头前引路，洪利跟进了东角门，一看就见左右铜鼓二楼，两旁桅杆，正当中有一座穿堂殿，两旁边花瓦子墙，左右的月亮门，进了月亮门，一看是东西配殿，正当中三间大殿，左右东西的跨院，后面还有几层大殿，道童引至在东配殿，鹤轩台阶下，道童向洪利说道："施主在此少候"，洪利只得点头，道童起帘笼进了鹤轩，洪利站在外面，听里面说话不甚真切，就听口念无量佛的声音，又听里面说："请"！就见道童启帘笼，向洪利点手说道："我家观主相请"，洪利上了台阶，跟随道童来到屋中，举目观看，里面是两明一暗，北里间是一个暗间，门口挂着茶青色的帘子，青走水青飘带，门口上面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丹房二字，外面是两个明间，迎着面放着一张条案，前面一张八仙，一边放着一把太师椅，八仙桌上放着一个围棋棋盘棋子盒，迎着面墙上挂着挑山对联，案头上放着各种的经卷，靠前窗有一张月牙桌，两旁放着四个兀凳，南面放着一张云床，上面放着一

个蒲团，在迎面站着一位仙长，看那个样式年将百岁，鹤发童颜，中等的身材，身穿米色道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厚底云履，手拿树棕的拂尘，脸上看瓜子脸，童子的颜色，头顶上的发际，前面满脱去啦，后面白发不多，挽了一个小道冠，约有算盘子大，两道蠢眉，寿毫多长，二目似睁不睁，准头丰满，双颧高耸，大耳朝怀，方阔海口，唇似丹霞，颌下一部银须，遮满胸前，洪利一见就知道这位仙长，是一位得道的高人，赶紧将包裹放在月牙桌上，向前抱腕当胸。口中说道："弟子洪利久闻仙长，乃是得道的高人，不才特来拜访"，道爷稽手当胸，口念无量佛说道："施主远道而来，贫道未能远迎，千万恕过，请坐谈话"。说话间，举手让坐，洪利在上手椅儿上落坐，仙长在下手相陪，就在这个工夫，道童把香茗奉上，仙长向洪利说道："施主远路到此，有何愿心，当面请讲，好让道童预备"，洪利代笑说道："洪利乃一武夫，镖行生理，习学的是左臂花刀，只因刀法不精，特来青龙镇八卦堂，拜访十古王老先生，缘浅未遇，焉能徒手而归，久闻仙长剑客之名，震于寰宇，不才特地前来求教"，仙长闻听，哈哈仰面大笑不止，笑罢口中说道："阁下知道我是剑客，不但阁下知道，我是剑客，天下人皆知我是剑客，本处人人也知道，我是剑客，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剑客，可有一件，武艺我是一招也不精，我实无有武术之能，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先有许多的人前来访我求学，我不通武术，各人前来访我，我也莫名其妙，随后吾才明白，不问可知，外面之人有捏造我成为剑客者，大家为其所愚，听信他人之言，以讹传讹，故此传遍天下，都知道我是剑客，我是一招武术也不会，岂不冤哉，所以今天阁下到此，不过也是听外面谣传，令

阁下远路跋涉至此，枉自奔驰，不但就是您一人到此，来的人还是真不少，到此前来访我，我说我不是剑客都不成，只可我应着这个剑客的名目，武术我可不会”，说着话用手一指桌案上棋盘，说道：“我虽然不会武术，若要施主到此爱惜手谈，贫道可以奉陪”，洪利闻听仙长之言，用目细看桌案上的棋子盒，（棋子盒原名叫作棋枰），洪利观看不由得诧异。

书中暗表，洪利在桃源县若论围棋这一道，乃是心头之爱，生平之所好，在本县内称为黑棋国手，摆棋内中黑棋国手，白棋国手，白棋后走，就彷佛下象棋红先黑后似的，别看是先走后走，差着这一步，可就差的太多啦，故此摆围棋者黑棋算为末手，不然白棋怎么高着一筹呢，围棋虽然是四个子围一个子，看着不要紧，其中奥妙无穷，此棋系属古时丹朱不肖而作弈，按周天三百六十度，当中紫微，里面均按排兵布阵围攻之法，还得分多少步法，各有名目，若要将围棋学成，可能用他布卦，能断人之吉凶，还能算天上有多少星斗，若不然怎么棋能通仙呢，往往摆棋局立棋社，时常摆出仙人过来，何谓叫仙人过，围棋与象棋不同，象棋有胜败输赢，内中还有和棋，比如两家摆象棋，一家剩一个老将，一边有一个卒，一边有一个车，两下谁也不能让谁，只得作为和棋，独有围棋式分胜败，并没有和棋，若要走出和棋来，大家必要与立棋社的贺喜，皆因仙家由此经过，观看棋局，这盘棋老不能有终，皆因本社中有高棋国手，能够引动仙人到此观棋，此乃棋之祥瑞，大家贺喜，这个仙人过又名叫双打节，所以围棋轻易走不出和棋，故此围棋比象棋难的多，虽然如是，此乃洪利生平所好，因而书中代表他一遍。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因何洪利看见棋子盒诧异呢，只因这两个棋

子盒，一个是羊脂白玉的，一个是墨玉的，棋子也是白玉墨玉的，这一份棋具，真是价值连城，又兼着自己所好，遂向仙长说道："仙长既是棋中国手，可肯赐教吗"？仙长欧阳修含笑说道："既是施主所好，贫道可以奉陪"，说着话，伸手将白棋子盒拿到身边，复又说道："施主您可休要见怪，向例我是白棋不让人"，洪利闻听心中明白，知道仙长这是买狂，特意让我一招，洪利点头说道："多蒙仙长盛情相让"，洪利虽然是这么说，心中那看得起欧阳修呢！不过一荒山庙中的道士，焉能够下高棋哪！想到这里，伸手取出一个黑棋子，放在棋盘二八的线上，遂说道"仙长请"！欧阳修捻须微笑，说道："若如此摆法，阁下量不能取胜，我当让阁下五子"，洪利闻听不由的暗笑："仙长的口狂，他先让我走五步，他岂能是我的敌手呢"！大凡摆围棋，有高有低，比如高棋遇不能走棋者，摆棋至多不过让九个棋子，就是让不精于棋的，先走九步，有让五子的，有让三子的不等，若要黑先白后，名为让半招，又名对手棋，洪利见仙长如此，并不谦让，先走了五步，就见仙长随手将棋子在盘内乱摆，也不行气，也不贴子，也不粘子，洪利心中暗笑："仙长若如此摆法，终当落败，洪利也就不用心，遂与仙长各走门路，工夫一大，倒把洪利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方才自己将仙长的棋子尽皆圈围在内，地盘尽为自己所有，不料想反落在仙长圈套之内，细细一查看，自己合盘俱输，赶到成棋之时，共输三十六块棋子，洪利不由得两耳皆赤，红云上颊，仙长捻须微笑，口中说道："此一盘结局，不算阁下输棋，再请教第二盘"，洪利重整旗鼓，复与仙长对弈，不到半日之久，洪利一连下了六盘，俱皆败北，洪利心中纳闷，欧阳修还要请教，洪利遂说道："仙

长，不才洪利略知其奥妙，在桃源县敢称黑棋国手，今来在贵观，见仙长将棋子乱掷盘中，洪利实指望一鼓作气，不料想三鼓俱乏，屡战败北，实在洪利莫明其中奥妙，请仙长指示迷途”，仙长闻听洪利之言，不由得仰面大笑，口中说道：“实对你说，你的招数虽高，不明我之招法，你只知前进，不知行气守关之法，你看我的棋子乱掷，此谓三才之道，慢中取快，我之名目叫一百单八招散杀之术，你看着就彷佛不连贯，其实用着之时，首尾相接，前后兼顾，万无不胜之理，汝不知其妙而轻敌，岂有不败之理”，洪利将仙长之言听明白，赶紧站起身形，躬身施礼，口中说道：“弟子棋术不精，望求仙长指教”，欧阳修赶紧站起身形，口念无量佛，说道：“丙南公何必客气，若不憎嫌，区区小技情愿作识途的老马”，洪利说道：“弟子敬谨受教”，说罢，二人复又入坐，仙长欧阳修，复又指示他棋谱的门路，顶到晚间，掌灯方散，与仙长一同用完晚饭，洪利就在庙内住宿，一连就是七日，白昼谈棋，夜晚讲论经卷，这一日用完了早饭，在东配殿，洪利与欧阳修正要手谈，欧阳修以手拂棋向洪利说道：“丙南公由家中至此，所为何事，我倒是忘却了”，洪利闻听赶紧说道：“弟子所来为访王十古习学左臂刀，下遇空回，特来拜访仙长欲求武术，因仙长不会武术，弟子才求奕”，仙长闻听带笑说道：“我虽然不明武术之精华，左臂刀法我倒略知一二”，洪利闻听仙长口出大言，这一二两个字乃包括天地宇宙，一二乃是阴阳之道，为仙长所得，此必系高人，何得交臂失之，洪利赶紧跪倒，说道：“求师傅赐教左臂刀”，欧阳修向洪利说道：“你先站起来，练练左臂刀我看看”，洪利闻听赶紧站起身形，说道：“谨遵师傅之命，请师傅到外面观看弟子演习刀

法，欧阳修哑然而笑："一个演习刀法，何必定到外面呢"，说着话将拂尘交与洪利，"以此代刀，武术不在地方宽窄，你岂不知拳打卧牛之地"，洪利闻听仙长之言，只得唯唯，遂说道："谨心受教"。说罢，往后撤步，走开了行门，自己把平生的左臂花刀，尽其所长，演到绝妙之处，自己显着扬扬得意，工夫不大，将左臂刀演完，恭恭敬敬在旁边一站，遂向仙长说道："老师，观看弟子刀法如何"？洪利以为天下绝艺，仙长必然夸奖，不料仙长摇手说道："我以为怎么一个左臂神刀，必有绝妙精奇，不料想大树不够一叶，乱草不够一根"，洪利闻听，心中说道：我成名天下左臂神刀，来到这个地方，我连一个树叶的能耐都没有，连一根草的能为都不够啦"。自己想到这里，赶紧向仙长说道："弟子所学左臂刀未全，但不知其中缺那一招？"欧阳修闻听带笑向洪利说道："这左臂神刀按地支十二所演，前四手，中四手，后四手，阁下只知中四手，未有头尾，怎能称得起左臂神刀纵横天下，我竟说给你那还不算，我练一趟你看看"，说罢由洪利手中将拂尘接过来，随着形势，演习刀法，洪利站在旁边仔细观看，仙长所练的刀法，目所未靓，耳所未闻，生平所未见过，招数小巧灵妙，胜过自己百倍，工夫不大，仙长将刀法演完，气不壅出，面不改色，将拂尘往桌案上一放，含笑向洪利说道："你看如何"？洪利赶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弟子千里投师不遇，荷蒙仙长在此赐教，弟子情愿拜仙长为师，不知老师可肯收留弟子？"仙长闻听赶紧伸手将洪利搀起，口中说道："那我可不敢，皆因甚么我不敢收徒弟哪，只因我徒孙俱都收了弟子，我若再收徒弟，恐怕他们心中不愿，阁下若不嫌弃我，咱们是互相为友，错过这个样，我决不敢应允，你若愿意你拿我

当师傅恭敬，我拿你当作朋友那样看待”，洪利闻听点头应允，遂说道：“师傅请上，受弟子大礼参拜，仙长往旁边一闪，口中说道：“讨礼讨礼”，遂又说道：“你若欲练左臂刀，还有几样秘诀，头一样你自己当年所学的技艺，一概不准练，我与你单练左臂刀，还不准性急，功到则成”，洪利只得点头应允，师徒商议已毕，仙长够奔后面打坐去了，头天一夜没事，等到次日清晨，仙长先传他左臂刀法，先让他蹲三十六个大架，蹲了架子，然后与他讲演刀法之中的奥妙，由此学习左臂刀，阅者说道，你这说书的先等等再说吧，你这个书里头有漏空的地方，那里漏空呢，洪利入庙学习左臂刀的时候，不是仙长说不会练武吗，怎么会教他左臂刀呢？诸公有所不知，仙长既称为剑客，焉能不会武术，只因洪利一到庙中，道童儿通禀仙长，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位左臂刀洪利，仙长成心说不会武术，引洪利下棋，这个下棋是有什么用意呢，仙长是为藉下棋观察洪利的品行，大凡世界上评论人的品行，很容易，一种下棋，一种赌钱，最好评论人的人格，要不然要钱先得讲究赌品呢，赌品不好，就算他有钱，人家也不与他赌，惟有下棋更好观察人的品行，人要是忠厚，走出棋的招数来，都是忠厚的，人要是奸险，走出招数来，俱都是阴险，惟有赌钱弈棋最能观察人的人格，不信您到赌场棋场去，真能看见丑态百出，甚么品格都有，故此仙长以棋论人，不用说摆这几天的棋，只要是走一盘棋，就能够把这个人彻底看清，仙长欧阳修一来早就知道洪利的名望，就是不知道他性情如何，所以才把自己本来的面目藏过一边。作出懦弱无能的样儿，故此预备棋局，知道洪利素日好手谈，藉此品察他的人格，其实仙长身怀天下之绝艺，若不然今日谈武术，显着口出大言，

实在比洪利高着好几倍，这就是书中的内情，俗称叫暗笔，著者不能不表明前后的始末，那么洪利既然成名左臂刀，因何又命他从头习学呢，诸位有所不知，在下说一个比语，譬如现在幼年子弟学戏，必要请一个高明的教师，譬如将教师请到，当教师的必要先问一问，这位少爷学过几出戏没有，您自然说他是一句也不会唱，并没学过，教师定当应聘，听一听学生的嗓音，然后量材教授，假若请教师学戏，教师若要问学过几出没有，本家以为先学过戏好教，告诉教师我原先请过教师，学了几出啦，教师一听也说的好，您另请高明，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凡世界上文武说唱，若要学习的时候，当教师的愿意教授启蒙，不愿意教学过的，教初蒙的怎么教，他怎么学，勿论甚么只要学过两天，当教师再教可就费了事啦，因为他是慌腔走板，不够调，你再怎么教也得由着他，若要教也行，原先所学的满都得下挂，因此洪利学刀先不能学刀，先得学架式，架式就是基础，故此洪利原先所练的所学的，全不能练，就如同新初蒙一般

自由开始之日，与那仙长欧阳修早晚练武术，午间陪着仙长摆棋，洪利以为与仙长学道，无非就是指点指点门路，以至学的时候，这才知道大不然，一个架式都要摆多大的工夫，一个手中拿刀算的了什么事，无非就是攒着刀把，都有一定的准尺寸，差一点也不行，欧阳修先传授洪利十二手左臂刀，无非就是刀架势，以至学到拆刀上招数，洪利是越学越精，洪丙南的高兴也助起来啦，日夜用功，自己仿佛中了魔的一般，他只顾用功练刀，他可就好学忘返，书要简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间不觉八载有余，洪利的刀法已然学成，围棋也摆的高啦，所有奥妙俱都是亲传亲授，这一日午时用完了

饭，洪利在东配殿设摆棋局，师生对奕，仙长欧阳修摆至在得意之间，用目细看这一盘棋，棋可结局，还有两个活眼，就见洪利手中拿着一个黑棋子，犹疑不定，仙长心中说："你要是放在我这边活眼，我这盘棋就算输给你啦，若要放在你那边活眼上，洪利是合盘俱输"仙长一面想着，手拿着拂尘，口念无量佛，看着洪利，就见洪利拿着棋子看了半天。遂将这个棋子着实的放在那边活眼之上，仙长一看心中暗说："洪利你这盘棋输啦"，洪利仍然让仙长进招，欧阳修也不用手拿棋子，遂用手一扶棋盘，口中说道："丙南公你是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输，世界如棋局，打破了才见真空，适方才我与阁下对垒于棋盘之上，明为着棋，暗中我与阁下对天问卜，阁下方才若将棋子放在我这边活眼上，我定当败北，决无发展的能力，阁下将棋子放在你那边活眼上，以为是巧招，岂不知一招失算，全盘俱失，阁下只知前进，不守防地，名为叫棋胜不顾家，是我以此一盘棋与阁下对天问卦，由这一盘棋之内，我方才敢直言，阁下有三长一短，你可知晓？"洪利闻听心中不由得一动，心说："怎么仙长今天走着走着棋，与我论起长短来了，我倒要问个明白，赶紧站起来，抱拳说道："弟子粗鲁不知己过，望恩师指示明白，何为三长，那叫一短"，仙长闻言遂说道："阁下生平有三长，别人所不能及，就说第一长，阁下谦恭和霭，礼贤下士，孝友敦笃，阁下占了一个孝字，此为第一长，第二长，自幼聪明伶俐，精明强干，天然颖悟过人，人所不能学，此谓第二长，阁下之第三长，生平好学好道，勿论学习甚么技术，能够忍得了性，耐得了劳，负得了苦，刻苦搜求，学必求精，不到完成的地步，不能算完，这也是你天生来的秉性，旁人可也学不到，此谓之汝生

平三长。阁下之一短，你可晓得”，洪利赶紧答言说道：“自己不能知道自己过，还求恩师明白指示”，仙长闻听遂与洪利说道：“阁下之一短，也就是我，别人不与你相交，不用说别的，我且问你，你来到我这庙内，有多少日期”？洪利闻听，赶紧说道：“八载有余”，欧阳修带笑说道：“你来在我这庙内八年之久，大概你并未往家中去一封书信，你必然说途程遥远，通邮不便，其实不然，你是好学之故，不肯误自己工夫，我知晓你是专心好学，旁人不知，别人必然错怪你，八年之久，并不顾及妻子孩儿，音信无有，连你的妻子孩儿都不能顾及，何况良友，你既失去了人情之道，他人岂能与你交友，惟有我知道你，并非不惦记家中的妻小，皆因你好学之故，这就是我方才与你下棋对天问卜，你棋胜不顾家，棋走一步错，怕的是满盘俱是空，今你我师生缘尽，常言有句话：缘尽当分手，世界非长久，既然你我缘尽，你的左臂刀已然学成，我打算命你归家，省视你的妻子孩儿，你可愿意”？洪利闻听赶紧说道：“老师待弟子恩重如山，传艺之德，弟子岂肯别离师傅左右”，欧阳修闻听摆手说道：“不然，非是你愿意离我，是我命你归家，今天我与你设酒饯行”，洪利闻听，无奈只得应允，仙长吩咐道童预备酒饭，顶到吃早饭的时候，道童把酒菜备齐，欧阳修与洪利师生二人对坐饮酒，以至用完了早饭，将杯盏撤下去，道童献茶，师生谈心，欧阳修向洪利说道：“你在我这里八年的工夫，互相均有感情，实在不坏，我也是舍不得你走，无奈出家人不能够误你家庭之乐，你是妻娇子幼，应当你疼顾他们，你若不顾惜，谁还顾惜他们呢，我既命你登程，我无别相赠，有纹银二十两，可作川资，还有一种物件，你在此稍候，待我取来你观看”，说着话，站起身形，

进了北里间屋，工夫不大，由里面双手捧出一个黄绸子包裹，递与洪利，遂说道："我无物可赠，将此物相赠于你，以作你我师生的纪念"，洪利赶紧把包裹接过来，拿在手中很重，放在桌案之上，打开包裹观看里面却是一口带鞘的宝刀，洪利一看此刀尺寸倒是不短，堪可自己使用，一看这口刀，乃是墨沙鱼皮鞘，真金饰件，刀盘是一个龙头，刀把是一个龙尾，黄带子勒的刀把，黄挽手，勒着两个算盘咯哒，洪利看罢，用手捏崩簧，将刀往外一掣，刀锋的声音，呛啷啷的一声，真如龙吟虎啸的一般，一看此刀冷森森凛若霜雪，白光耀目，冷气侵人，就在刀面之上，一个钻出来的透空龙八卦，正当中含着一粒钢珠，虽然是活动，可吊不出来，再一看刀刃锋利异常，洪利看完，仍然将刀插入鞘内，遂向仙长说道："老师，据弟子观看，锋利光芒，定是宝器，可又不知道唤作何名？"仙长听洪利之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你有所不知，提起此刀这话可就远啦，就在三十年前，原先我有一座庙，在陕西凤翔府，北门外，金峰山，庙名叫玉皇观，只因我因事至长安城，将事办完，急于回庙，又搭着我起早啦，天还未亮，行至一个村庄，西村口外，见大道之上，躺着两个无名男子的死尸，俱都是三十余岁，俱都是打扮紧身利便，每人手中一个三棱吕祖锥，两个人俱死于非命，细一看这两个人，每人前心上有一个空龙，鲜血尚且未寒，大概死的工夫不大，又一看在旁边放着一口刀，就是这口刀，我将刀掣来观看，我认得这口刀，我听我师傅讲论过，这口刀乃是一口宝刀，年分太远，乃是轩辕皇帝所造，此刀入水能斩蛟龙陆上能诛虎豹，此刀名叫八卦劈水宝刀，人若要配此刀在水陆行走，赶上暴风，波浪万丈，将此刀若要掷于水内，波涛顿止，风定

水清，皆因我恩师讲论过此刀，我方才认识。我看见此刀，又看见这两个人，死的情形可惨，自己一酌量我才明白，大概二人必争此刀，因而伤命，此村庄又不知何名，又不知此二人姓字，我有心将此刀携着而走，此二人因争此刀而死，我若渔人得利，出家人何其不仁，自己又一转想，此二人因刀废命，我若不将此刀带走，刀落于君子之手，尚无问题，若要落于匪人之手，不定因此刀还得伤损多少人命，我思想再四，我这才将此刀携回庙内，后来我又在庙内收了一个徒弟，他是一个和尚，他的名叫会斌，江湖人称双钢掌，我将玉皇观庙宇给了他啦，命他改作古刹玉皇顶，我这才携出宝刀，回归这下院祥慈观，到如今转瞬间三十余年，因争刀死的这二人，我还不知道他们姓字名谁，至今还是疑案，阁下未到我这庙内之时，我将此刀悬于后阁佛楼，此刀无故作鸣，铮铮作响，我听道童报告，甚为诧异，此刀无故自鸣，难道此刀应当出世之时吗，正在犹疑不定之际，恰巧阁下到此，我将左臂刀传于阁下，今情愿将此宝刀相赠于你，不必推辞”，洪利闻听遂说道：“弟子福薄缘浅，不配佩此宝刀，再说此刀乃是老师之爱物，弟子岂敢接受”，欧阳修含笑说道：“你且住口，虽然是宝刀宝剑，究属杀人的利器，出家人要他何用？”古人云，红粉赠于佳人，宝剑赠于烈士，你可佩此宝刀，待我设摆香案，你就接收此宝刀”，回头叫道童预备香案，道童答应一声，工刻不见甚大，将香案备齐，欧阳修净手焚香，将香燃着，命洪利把宝刀放在当中桌案之上，仙长恭恭敬敬把香插于香炉之中，往后倒退，恭恭敬敬行礼，对天祷告，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欧阳修于三十年前，误走陕西城北某镇，有二人争刀毙命，不知何名，弟子欧阳修巧得八卦劈水

透龙宝刀，带回祥慈观，今已三十余年，此刀无故自鸣，弟子情愿将此宝刀，相赠洪利佩带，决不敢妄为，洪利若用此刀妄杀一人，乃欧阳修纵恶人行凶之罪，天必厌我”，说罢向上叩头，洪利站在旁边，不由得自己打了一个寒战，心中暗想：看起来行侠作义之人，作事举心无亏，无愧于天地，我用此刀错杀了一人，老师欧阳修跟着我担罪”，自己正在思想，就见老师站起身形，用手一指香案，向洪利说道：“请丙南公对天宣誓，接收此刀（欧阳修这个意思恐怕洪利有此相助，日后在绿林道上横行，故而命他对天宣誓，日后洪利若用此刀胡作非为，必定有天报应），洪利闻听接着说道：“谨遵老师之谕”，说罢跪在香案之前，大声说道：“洪利为访五十古老先生不遇，不肯空回，特走清源山祥慈观得遇恩师，传艺赐刀，洪利日后若用此刀妄杀好人，必遭天之报应，不得善终”，仙长在旁听洪利对天宣誓，出于诚意，赶紧伸手相搀，说道：“丙南公言重了”，说话间，将洪利搀起，一面吩咐道童撤去香案，随手由桌案上，将宝刀取下来，双手递与洪利，洪利单腿点地，双手将宝刀接过来，佩于肋下，仙长转身进里间屋，工夫不大，取出纹银一包，带笑向洪利说道：“这是纹银二十两，略作川资，回到家中替我问候，望阁下沿路保重，恕我不敢相留，待我相送”，洪利带愧将银两接到手内，口中说道：“弟子不能孝顺恩师，反到受恩师赐其路费，诚为抱愧，弟子铭于肺腑就是了，说话间将银两带在腰内，收拾自己的包裹，与恩师禀辞，仙长带笑相送，将洪利送出庙门，洪利止住脚步，口中说道：“弟子不敢劳动恩师远送，请恩师回庙”，仙长说道：“我再送你一程”，师生下得山来，来在山前的断涧独木小桥，洪利又劝恩师留步，仙长与洪利说道：

“待我送至山口”，洪利只得施展夜行术的工夫，行过了断涧独木，仙长在后相随，直送在山口外，还要往下送，洪利遂向仙长说道：“恩师，常言有句俗训，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恩师回庙休息，弟子再也不敢劳动恩师了”，此时仙长堪与洪利分离，也是有些个恋恋不舍，怎奈被洪利所阻，只得停步向洪利说道：“贫道不远送了，但愿你沿途保重，回到家中替我问候”，说着话稽首，口念无量佛，说道“请”，洪利此时遂与恩师告别。回想八年的工夫，受恩师的教训，传艺之德，养育之恩，也是难割难舍，也是不忍分离，怎奈事已到此，只得撩衣跪倒，口中说道：“弟子告辞了”，说话间行礼已毕，站起身形，提起包裹，告辞转身，仙长再三的嘱咐，洪利迈开大步，向前行走，因为师生感情所致，走十步九回头，观看恩师，就见仙长站立在山石之上，仍然目送，不由得洪利五内发酸，眼泪险些夺眶而出，洪利只得忍泪兼程，穿过了密松林，扭项回头再看，就看不见恩师了，这才自己把心一横，寻着阳关大道，够奔湖南桃源县走下来了。

洪利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在桃源县，东西湖城柴河口，自己的家门，举目一看，到把洪利吓了一个胆裂魂飞，一看柴河口村舍皆无，白茫茫变成一片泽国，心中一阵阵忐忑不安，不由得痴呆呆发怔，愣够多时，猛听得耳边里有人呼唤，举目观看，迎面来了一个老人，年纪约在七十余岁，白发苍苍，银须不长，面带慈善，身穿蓝布大褂，腰间系着一条绒绳，足登白袜云鞋，手内拄着一根竹杖，冲着自己叫道：“丙南公别来无恙”，洪丙南一时想不起来此人是谁，遂问道老丈贵姓高名，并与老丈请教，柴河口因何变作水国之乡”？老丈闻听，看了看洪利

说道："阁下还不知道么"？洪利说道："实在不知，望求老丈指示"，老丈闻听遂说道："阁下把我忘记了，小人姓孙名荣，我就在柴河口开设一座小小的杂货铺，这话在五年前，皆因我铺中货物缺少，是我备上一头驴，带上钱钞，赶奔桃源县前去办货，来到了桃源县杂货行之内，将货物办齐，天时已晚，又搭着杂货行的主人多年的交易，知道我未用晚饭，主人公设酒款待，以至用完了酒饭，天已交了二鼓，我意欲告辞，皆因杂货行的主人，见我多贪了几杯水酒带醉，又兼天气太晚了，还有许多的货物，怕我在路上涉险不肯放我回家，叫我明晨再走，我一想也对，我只得应允，在杂货行住宿了一宵，次日天尚未亮，我就起来把驴备好，将货物驼在驴子之上，由桃源县南关起身，赶东西湖城柴河口，以至离柴河口相近，我就见大道之上，携男抱女，搀老扶幼，一个个身上水淋漓，叫苦哀哉，惨痛之声，令人酸鼻，我也不知道是何原故，上前去将他们拦阻询问，这一问不大要紧，啊呀，不好了，却原来是昨夜间三更时分，又是大晴的天气，炎热之时，无故的东西湖城柴河口的后河水势忽涨，水头约有三四丈深，声若牛吼，大水向村内一扑，最可叹的村内人民，正在熟睡之际，被那大水澎拜，皆葬于江鱼之腹，蝼蚁俱都未逃，只留下我这一条老命，我若不到桃源县办货，被主人留宿，我也难逃这一场水灾"，洪利闻听此村被水淹没，蹙然动容，向老丈问道："孙老丈此话怎讲"，老丈说道："全庄俱被水灾"，洪利不听则可，一听此言，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又一想：果然中恩师之言，真乃是棋胜不顾家，身为大丈夫，不能祖护妻室孩儿，一家人命丧水国，妻娇子幼，万难得脱此难"，想到这里，身形往后一仰，气闷咽喉，翻身栽倒，当时

气闭，孙老太一看洪利气闭身亡，自己年迈又无方向前解救，倘若洪利有了长短，这一场人命官司，叫我如何去打，嗳呀，不如我溜之乎也，自己想到这里，手持竹仗竟自去了，不提老丈逃走，且表洪利，皆因自己一时气闭，翻身栽倒，工夫不大，这口气才缓醒过来，一口气把浊痰唾出，一咕噜翻身坐起来，目望波涛，想起：妻室与那苦命的孩儿，只因自己一时好学，耽误了妻室孩儿，双双丧命，怎叫我有何面目，见他娘家兄长杨万春"，自己一想：只落得只身一人，片瓦无存，倒不如我游走天涯，信命由天。想到这里，止住了泪痕，站起身形，掸了掸身上的尘垢，这才迈开大步，够奔各省投名师，访高友，浪迹萍踪，行无定所，屈指一算，离了祥慈观，不觉又是九载的光阴，无心中来在桃源县，误走杨家庄，自己猛然醒悟，想起当初之事，无面目与杨万春相见，有心拔步远走，又恐怕邻右看见，反倒不便，自己想到这里，只得到杨万春的住宅，弟兄相见，洪利拿定了主意，这才够奔杨万春的住宅而来，将到杨万春的门首，就在门口外站着几个家人，家人早就看见洪利，俱都认识，众人全给洪利行礼，口中说道："洪老员外您可有日没上我们这里来啦，我家员外很想念您老人家"，洪利带笑说道"可不是吗，你家员外在家吗"？家人回答说道："在家呢"，洪利接着说道："你们到里面通禀一声，就提我来问候"，家人笑嘻嘻的说道："您跟我家员外这样亲戚，何必通禀，你请进来吧"。说着话家人在前面引路，洪利跟随在后，以至家人进来，面见杨万春回禀，正值杨万春陪着贝勒爷与童林谈话，若不然杨万春往里请洪利的时候，洪利在院中强颜微笑，内中就是这个原因，以致洪利来到屋中，杨万春先与他介绍三位侠客然后让坐，这才细

问洪利近日的景况，洪利将自己所遭所遇，与杨万春细说了一遍。贝勒爷与二位侠客早就听明白啦，贝勒爷反替洪利难过，洪利真是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贝勒爷听着不由得酸鼻，惟有夏九龄在旁边听得明白，心中说道，原来这个人就是使左臂刀的，又一想："我何不将杨小香约出去，设个法子，叫这个人替我们出出气，与我们找一找场面"，想到这里，冲着西面站着的杨小翠递眼色，向外面院中扭嘴，杨小香看夏九龄这个神色，明知道有事，遂用手一拉杨小翠，慢慢的起帘笼退出来了，够奔月亮门，赶到来至在月亮门外，回头向上房观看，就见司马良夏九龄两个人，已由上房内出来，这两个人等夏九龄来在月亮门外，杨小香赶步向前，遂向夏九龄说道："少侠客你方才把我们两个人引出来，有什么事"？夏九龄闻听微微一笑，遂向杨小香说道："我乐的不是别的，我乐的是怎么这样巧，怎么会就把你姑父盼了来啦，方才来的这位就是那位使左臂刀的吧"？杨小香说道不错，正是这位，难道说你们有什么事吗"？夏九龄闻听说道："我到没有什么事，皆因我想出一个主意来，我打算跟你商议，咱们想个法子把这位老人家，架到西边庙里，把使左臂刀的那个孩子战败了，给咱们出出气"，杨小香闻听摇头说道："不行，他老人家那么大的年岁，岂能够与一个孩子动手较量呢，这话你不是跟没说一个样吗"！夏九龄闻听向杨小香摆手说道："你这个人太湖涂，常言有句话，不是死店活人开吗，你要是明着叫你姑父随你前去，那是决不能行，我要出主意，管保叫他老人家顺情顺理的跟着咱们走"，杨小香闻听夏九龄之言，遂说道："你先把你这个主意说出来我听听，能行不能行，不能行咱们可别办"，夏九龄说道："那是自然，小香你看看天

有什么时候，杨小香一看说道："天已过午"，夏九龄说道："对呀，天已然过午啦，他老哥几个再一谈话，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啦，你想一想我们还能走吗，必然是你父亲把我们留在这里住下，等到明天一早，必然仍旧留我们打早尖，你预先把手绢上揉上一点胡椒面，预备着赶到要吃饭的时候，你就按着我这么使眼色，把你姑父由屋中引出来，引至在月亮门外墙角下，你姑父必问你，有什么事，你就如此如此这么说，他老人家若是不愿意，你先用手绢往眼上擦，不是手绢上有胡椒面吗，一擦眼泪可就下来啦，可是少往上擦，擦多了可就睁不开眼睛，你就装哭，你姑父必然疼你们，他若再问，你就如此如此这么说，把刀预备好了，咱们岂不是把老人家架去了吗，你想这个主意好不好"？杨小香一听，心中暗想："夏九龄这孩子真坏，这个主意他怎么想出来的"。遂说道："咱们就这么办"，主意已定，四个人又计议了一回，这才暗含着一个个来到上房屋中，仍然是在两旁站立。

此时贝勒爷正与洪利谈的高兴，谈到了洪利学艺得刀，贝勒爷叫洪丙南把刀取出来，大家瞻仰瞻仰，洪利把包裹打开，把刀取出来，大家观看，真是稀世之珍，无价之宝，大家彼此夸赞了一番，将八卦透龙劈水刀，交与洪利，洪利将刀悬于肋下，此时天可就不早啦，申牌已过，童林是惦记着起身往下赶路，怎奈贝勒爷他老人家的脾气，勿论坐在何处，屁股太沉，遇见高人只要说上话，就没有完，童林恨不能当时起身，遂向贝勒爷说道："天气不早啦，咱们也该与员外告辞，往下赶站"，贝勒爷尚未开言，杨万春赶紧站起身形抱拳说道："三位侠客既来到寒舍，天气已然不早，您就是往下再赶路，走不出多远，你也得住店，据我想不如三位侠客屈尊贵体，在

此住宿一宵，明天再走”，贝勒爷他老人家的秉性，遇见高明人，他就不肯分离，又听杨万春苦苦的相留，自己与人初次相交，又不好意思随便就住下，遂向童林说道：“这个使得吗”？童林心中暗想：贝勒爷也学会这种脾气，嘴上抹石灰白吃，与人家没有多大的交情，还想住在人家这里，童林心中不愿意，遂向贝勒爷说道：“您老人家看着可住在这里，咱们就明天再走”，贝勒爷说道：“那么着也好”，杨万春见三位侠客，肯在此留宿，心中欢喜，遂吩咐家人预备酒菜，伺候晚饭，工刻不大，已到用晚饭时候啦，回禀员外晚饭俱已备齐，大家用完了晚饭，天可就掌灯啦，杨万春吩咐家人，把东里间收拾好了，预备被褥，请三位侠客在里间屋安息，杨万春与洪利带着四个孩子，在西里间安息，天到了二更已过，大家彼此安息，惟有杨万春，与洪利弟兄二人，辗转不眠，杨万春细问洪利，这些年在外面的境遇，杨万春又把由洪利走后，胞妹派人送信欲要分娩，自己带着妻室丫头婆子，前去照料产房，天幸分娩一子，起名叫玉耳，三朝满月已过，母子俱都平安，这才自己带着妻室回到杨家庄，到后来时常不断的夫妻二人去望看，此子到两生日三岁，猛然间得着凶耗，知道柴河口夜间发水，自己亲率家人前去拯救，已至到了东西湖城一看，无法救应，都变成水国，一片汪洋，遂用钱雇人，在各处寻捡死尸，各处皆都寻到，并无母子的尸首，杨万春说到此处，不由已的珠泪满面，洪利也是泪涕交流，就是四个孩儿，听到此处也是五内发酸，珠泪夺眶，弟兄二人，直谈到四鼓方才就寝，工夫不大，天光大亮，弟兄只得起床，四个孩儿，也就跟随起来，来到外间屋。此时家人也都起来啦，把脸水烧热，此时就听东里间咳嗽，其实三位早就起床，

由里间屋出来，杨万春带笑说道："三位侠客在寒舍避屈，请三位净面漱口"，杨万春暗地把家人叫过来，暗地告诉家人预备酒饭，请三位打过早尖再走。家人答言，外面预备。此时贝勒爷三位已然梳洗已毕，家人献茶，大家彼此闲谈，惟有童林心中暗自着急，恨不能当时起身，沿路上寻访盗宝的二寇，自己正要与杨万春告辞，就在这个工夫，家人由外面进来，请众位侠客欠身离坐，摆桌椅，跟着摆上盅箸菜碟，酒菜齐上，贝勒爷看这个样式，人家要款待在此用饭，遂向杨万春说道："员外您这是作什么"，杨万春带笑说道："您就是行在路上也得打尖，这是小意思，薄酒俗菜，请众位用完了再走不迟"，贝勒爷说道："那焉能使得呢"，彼此大家谈论，就在这个工夫，夏九龄冲着杨小香一递眼色，杨小香已然会意，此时夏九龄带着司马良，杨小翠暗含着溜出上房，预备兵刃在大门洞等候，杨小香看着姑父洪利，向外一递眼色，又一扭嘴，洪利倒没理会，一连三次，洪利心中暗想，这孩子必然有背着他父亲的话，往外引我，遂向小香一点头，也就向外面一递眼色，杨小香心说老人家，知道我与他有话，只要你一出来，你算上了我们四个人的当了，小香一点头，也就溜出上房，且表洪利，见家人欲上酒菜，站起身形，遂向众人说道："众位少坐，不才要告便"，众人只得欠身说请便，洪利转身起帘笼出了上房，就见小香站在月亮门那里，向洪利点手，洪利迈步够奔月亮门，就见小香站在西边墙根上等候，洪利迈步来在杨小香的面前，问道："你这孩子方才把我引出来，什么事"？杨小香未曾开言，先用手绢往眼上一抹，随着手绢眼泪就下来啦，（胡椒面擦多了，睁不开眼睛），洪利见杨小香两泪交流，倒吃了一惊，叫道："甥儿，你有什么

委屈，只管对我说，我却明白啦，必然是你父亲无故打了你们啦，你对我说，我去问他”，杨小香含泪说道：“并不是我父亲打我们，我父亲疼我们，岂能无故责打哪”，洪利又说道：“那么是家人不服你呼唤，他们欺负于你”，小香说道：“家人是咱们拿钱雇的，他若不服使用，咱可以把他散了不用他，他焉敢相欺于我”，洪利见他这样景况，复又问道：“那么着你到底为什么呢”？小香说道：“您要问我一说您就明白，我不说，您可不知道，我到是说好呢，不说好呢”？洪利闻听，不由得心中生气，说道：“你这孩子说话绕对人，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哪”，小香闻听说道：“姑父我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洪利说有话只管说，我不生气。小香听他姑父之言，遂即说道：“您若问我因为什么，含泪哭诉在您面前，只因我们弟兄受父母的栽培教训，随父学艺，若要将技艺学成，在镖行作一份事，子继父志，我弟兄两个人，每人学习一口刀，学会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行，与各种的拳脚，我二人以为技艺已成，没想到还未出村庄，我们哥儿俩就栽了斛斗啦”，洪利听至此处，问道：“怎么栽了斛斗啦，你只管对我说呀”，杨小香擦着眼泪说道：“姑父若闻，只因我们弟兄，天天在家用完了工夫，必要由家中出去溜溜腿，出咱们这后街的西村口，到前街铺子里头吃完了点心，然后归家，这一日我们小哥儿俩练完了工夫，由家中出去，将到西村口，就听见南边火神庙后院之内，有练武的声音，也是我们哥儿俩多事，在墙外有个土坡子，我们两个人，上土坡子望里面观看，就见院内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这句瞎话，乃是夏九龄所教，若提是个小孩子，洪利不肯随他们前往），演习左臂刀，练的还是很不错，皆因孩儿等一时看得高兴，也是我兄弟年轻，站

在外面一叫好，不料想这个老头子，不懂得面子，他看见我们两个人，点手往里呼唤，似乎看不起我们弟兄，也是我们弟兄胆子壮，由墙头跳过去，与他接谈，不料想他要与我二人比试刀法，我们两个人也没看起他，我们两个人与他一对刀，不要紧焉想到此人刀法厉害，我二人双双落败，他还说了好些个俏皮话，我两个人含羞带愧，由墙内跳出来，自此以后，他那时见着我们两个人，必然往里面叫我们两个人，再不然就冲着我们两个人说撇斜话，是我二人怒气吞声，无可如何，后来把此事我可就告诉我父亲啦，请我父亲与我们两个人出气，我父虽然应允，可是老没去，这是昨日在咱们畅春楼巧遇三侠，与二位小英雄，前后事又细细说了一遍，又将请二位少侠客协力相助，打算战败这个使左臂刀的，替我们两个人充一充光棍，找一找场面，没想到二位少侠客，仍然还不是他人的敌手，也就败在此人的刀下，我四人抱愧而归，童老侠客正在申斥二位少侠客，这时候您老人家赶到，我们四个暗地里商量好啦，打算请姑父替我们出出这口气，把脸面找回来，但不知姑父您老人家，肯去不肯去，洪利闻听紧皱双眉，遂说道："此人太已的可恶，他偌大的年岁，与你们年少的幼子一般见识，回头我告诉你父亲，我必当前往，当场将此人战败，与你们出气"，杨小香一听，心说要糟，他若要真与我父把此事一说，那可准得砸锅，赶紧说道："姑父您老人家千万不可，若要把此事与我父亲一说，我父亲又说我们二人搬弄是非，我父亲的秉性您是知道的，我们二人必得挨骂，您要是真疼我们，趁着我父不知，您若不肯前往，我们弟兄两个人，未出世就栽了斛斗啦，求到姑父面前，又不肯为力，我们两个人越想越没脸活着，那可没有别的说的，我

们哥俩早就预备好绳子啦，就在您老人家脖子上拴套，非吊死在您脖子上不可”，洪利闻听，心说：“这两个孩子真淘气，他们两个人吊死，打算把我勒死”，自己又一想，这个人五十多岁，他与年幼的孩子们动手，也就未免太难以为情，此人又用的是左臂刀，不如我趁着这个时候跟随他们到那里看看”，想到这里，遂向小香说道：“我到是有意随你们前往，你来看我肋下佩的是宝刀，没有笨刀，倘若是宝刀比试，一时失手，那还了得”，小香闻听，遂转身扭项，用手向大门洞儿一指，说道：“姑父您请放宽心，刀早给您预备好啦”，洪利顺着他的手举目观看，又是可笑，又是可气：可笑的是这几个孩子，又聪明又淘气，可气的是杨小翠带着司马良夏九龄捧着一口刀，在那里早给自己预备好啦”，向小香说道：“你既与我预备好啦，我只得随你们前往，就由着你们，与我头前带路”，小香心中暗想：哈哈，今天这个老头子，可被我们小孩赚啦”，只得答应一声，四个孩子，陪着洪利出离大庙，直奔西村口而来，一边走着，夏九龄一面冲着杨小香递眼色，杨小音会意，向前紧走几步，赶上洪利遂叫道：“姑父慢走，我还有几句话，跟您老人家商议”，洪利闻听说道：“你这孩子有话快说，不必麻烦”，杨小香说道：“姑父您要成全我们到底”，洪利说道：“我怎么成全你，你要说”，小香说道：“姑父只因我们两个人落败在此人手内，二位少侠客也跟着败啦，姑父还想一想，我们请您把他战败了，更显着我们弟兄无能啦，我们打算跟您商量，叫您避点委屈”，洪利闻听说道：“叫我避什么委屈，你只管说”，小香接着说道：“我们打算教您当一回老家人”，洪利闻听心说：“这孩子又不定出什么主意，我到要问问，说道：“我怎么当家人法呢”？杨小香说道：

“并不是让您当家人，是让您逢场作戏，皆因我们四个人，不是没有能耐，我们是真不跟他动手，真要跟他比试，他还是真不行，若要打算赢他，不用我们动手，就是把我们老家人叫上来，这么着让您老人家，当一会老家人，您要把他赢了，他连我们的家人都不是敌手，何况我们四个人，这不是显着我们让他啦吗，那么一来，您可算替我们充了光棍啦，因此叫您老人家这么避点屈，您打算怎么样”？洪利一听心说：“这孩子真淘气”，自己一想，他们又是我的晚辈，起心里头又爱惜他们四人，看着又可疼，带笑说道：“你们叫我当家人，我就当家人”，杨小香向洪利说道：“您这么一来，是疼我们小哥儿四个，可是这么着，到了墙外面，土坡子下头，您可先别露面，您在坡儿下，等我们哥儿俩上土坡看看他，要是在里面正练的时候，我把话与他说明白了，叫家人的时候，您可得好好的答应”，洪利闻听，捻髯微笑，说道：“我这个家人，还是声叫声应的家人”，杨小香嬉皮笑脸的说道：“得啦，姑父您成全成全我们就是啦”，洪利只得点头应允，说道：“由着你们要闹就是了”，爷儿五个说说笑笑，工夫不大，来到西村口土坡之下，杨小香叫司马良抱着刀，与夏九龄他们两个人，陪着他姑父在此等候，这两个人上了土坡之上，往院里观看，此时正赶上这位小爷在里面练刀，正在高兴之际，猛听得墙外有人说话的声音，举目观看，就见杨小香杨小翠笑嘻嘻的站在墙外，土坡之上，指手划脚，小爷不由得动怒，心里说：我天天在此练功，杨小香杨小翠这两个孩子在此打搅，在昨天又引来了两个少侠客，与我比试，也是无能之辈，今日这两个人又自前来，真是腆不知耻，今天我不给他们一个厉害，他们两个人还是不怕，左手擎刀，用右手指着杨小

香弟兄高声叫道："小香小翠你两个人太不知羞耻，你两个人不是敌手，昨天又引来了两个无知的小辈，我以为他们有多大的本领，原来也是两个败军之将，被我一战屈服，汝两个人不知自爱，今日又来打搅，你两个若要敢进来，与我动手，包管教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话声音洪亮，隔着墙听得很真，洪利听里面说话是孩童的声音，向夏九龄问道："少侠客你听里面说话的声音，不象五十多岁的人"，夏九龄接着说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这个人别看他五十多岁，说话天生来的是这么一条嗓子"，洪丙南信以为实，侧耳往内一听，就听里面说道："你们两个人那一个敢进来，与你家小爷较量较量"，此时杨小香杨小翠，听里面这孩子说话强硬，不由得脸上挂火，遂说道：＾你有何德能，竟敢口出大言，前次我们弟兄与你动手，是让着你，就是二位少侠客，昨天也是不肯与你动手，你反倒疑惑我们不是你的敌手，今天实对你说，我们是疼爱你，再者我们是本乡本土，就是把你赢了，也显不出我们弟兄人物，怕的是外面说我们欺压外乡人，今天你勒令要动手，可别说我们不给你留脸面，真要与我们动手，不要说二位侠客与我们小哥儿俩，就是我家里头扫院子的老家人，要是拿右手刀赢你，都算是短学短练"，里面小英雄一听，杨小香口出大话，不由得气冲牛斗，说道："你两个人休要大话欺人，勿论是谁，你把他叫进来，你家爷台也不惧"，小香说道："可是这么着，我把家人叫上来，你可别跑，跑的不算英雄"，杨小香站在土坡上，扭项看着他姑父，高声叫道："老家人呐"，此时洪利听杨小香喊老家人，不由得心中生气，心说：这小子真管我叫老家人，有心不答应他们吧，又怕这两个孩子过意不去，我又是疼爱他们两个人，自己无奈只得答

应了一声，说道："老奴来也"，一面答应着，迈步上了土坡后面，司马良夏九龄也就跟上去啦，老英雄上了土坡，往院里观看，一看并不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原来是一个年幼的娃娃，看年纪不过十七八岁，身穿蓝布裤褂，蓝抄布扎腰，足下白袜洒鞋，望脸上看黑真真的发辫，梳着冲天杵的小辫，扎着青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颈，长的虎头燕颔，红润的脸面，五官端正，左手擎着一口刀，眉目之间，透着朴实，老英雄一看，回头看了看小香小翠，暗自一气，心中想这两个孩子，小小的年岁先学撒谎，遂问道："小香你不是说院里面，是五十多岁的人练刀吗?怎么是一童子呢?"杨小香带笑说道："您怎么这样不明白哪，我们若要说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您老人家岂肯前来与他比试，方才这孩子在里面叫，您也听见啦，我们说五十多岁的那个人，是这孩子的父亲"，洪利一听明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撒谎，洪利正然在谈话之际，原来里面这个孩子挂了火啦，皆因这个孩儿，以为杨小香他们，又约来孩子前来与他打搅，没想到上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不由得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高叫一声："杨小香杨小翠你们两个人太不对啦，我天天在此用功，你们两个人天天搅我，昨天又约来两个孩子，自称小侠客，与我动手，其实谁胜谁败，无可谈论，皆因你我俱是未成丁的孩子，谁打谁也不要紧，我并未放在心上，你不应当以此认真，与我为仇，约来一个老头子来与我动手，今天你家少爷，说话可大点，别说是个老头子，就是你今天约来四头八臂的英雄，在你家小爷左手刀之下，也走不了三合两趟，即叫你败于小爷刀下"，说着话怒形于色，点手向里呼唤，冲着洪利说道："你这个老头子要是不怕死，你就进来试尝你家小爷左臂刀"，杨小香见

这孩子发威，遂向丙南公说道："姑父您听见没有，您看这孩子够多横"！洪利方才看见院内是年少的幼子，自己又一想，我偌大年岁，岂能与小孩子动手，倘若他家长知道，算怎么样一个人，今见此子如此的蛮横，向里面点手呼唤，又一想此子既会左臂刀，我虽然二次学艺，莫非左臂刀还有别的门路，莫若我进去，给他领一领招数。倒看他刀法如何，想到这里，就听杨小翠说道："姑父人家往里面叫咱们啦"，洪利并非是愿意，与此子比试雌雄，皆因是爱惜此子，往里面一看，果然是这个孩子站在里面，瞪着眼睛，手中拿着刀，点手向里面呼唤，洪利见此光景，遂向四个孩子说道："此子既然苦苦的呼唤，莫若你我到里面看看"，说着话爷五个，一齐垫步拧腰纵上墙顶，跳在院内，司马良双手捧刀，递与洪利，洪利由肋下把宝刀摘下来，交与杨小香，复又由司马良手中把刀接过来，抽出鞘外，将刀鞘仍交给司马良，左手提刀遂向对面小英雄说道："我偌大年岁，并非是与你决斗，听说你的左臂刀刀法精奇，特来请教，咱们可是点到而已，不可下其绝招"，这位小爷闻听，厉声说道："你只管万安，决不伤损你这条老命"，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把左手刀冲着洪利脖项斜肩带背就是一刀，洪利观看此刀法甚有门路，自己并不慌忙，见刀临脖项且近，随向前一上左步，左手刀用了一个裹剪腕，这一招为截刀，这位小爷见自己招数不能进行，将往回一撤刀，未提防洪利也就跟进来啦，洪利要用十字抹嗓的招数，这个孩子可没有命啦，洪利打算吓唬他，将刀一转，刀刃朝上，刀背放在这位少爷的左肩头上，赶紧说道："别动"，这个意思是怕伤着他，将说道别动二字，不料想此子一害怕，往下一缩脖项，洪利的刀刃正碰在这个少爷的左耳边

之下，当时划了一个小口子，鲜血往外一流，洪利吓了一跳，赶紧撤手撤刀，心中想：“这是怎么说的，我偌大的年岁，把人家孩子耳轮划破，他家的家长若要问我两句，教我有何言答对，赶紧向前观看，这个时候，孩子早就把刀撒离手啦，两只手抱着脖项，鲜血淋漓，洪利临至近前，向此子耳轮之内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不由得心中一动，气往上一冲，身形向后一仰，翻身栽倒气闭咽喉，当时闭过去了，把杨小香吓的两眼发直，泥塑木雕的一般，惟有夏九龄精明强干，赶紧向司马良说道：“师兄赶紧过去扶起来呼唤，这是闭住气啦”，司马良抢步向前，把洪利扶起来，坐在地下，夏九龄把洪利的两条腿与他盘起来，双手放在前面，司马良在后面扶着后脊背，左腿抵着后腰，右手扶着他的脖项，前面夏九龄蹲在洪利的对面，用手扶着洪利的两只手，杨小香杨小翠扶着洪利左右肩头，口中呼唤，姑父醒来，不住口的呼唤，怎奈洪利一时缓醒不过来，众人莫明其事，不但四位小英雄，不知道洪利因何气闭，就是诸位阅者也莫明其妙，那么到了是怎么回事呢？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火神庙炳南公喜认亲子　杨家庄五小侠义结金兰

书中暗表，只因洪利要看看此子伤痕割的重不重，洪利来至到这位小爷的面前，观看左耳，就见此子左耳边上，明显用针扎了一个玉字，洪利一看，触动了心思，猛然想起当年去广东访友，临行之时，妻子身怀六甲，堪要临盆，又值洪利行期在迩，安人杨氏不肯阻拦丈夫远行，可就临晚间与丈夫商议，夫君若是走后，妾身倘生一男，请夫君与此子如何命名，洪利想行期在迩，这才告诉妻子杨氏，若生男在左耳上扎上个玉字，洪利这才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拜访王十古，缘浅不遇，特奔清源山祥慈观，投师欧阳修，学艺归家，到家乡一看，全庄俱遭水患，这一扫兴，在外面游荡江湖，转瞬间，倏忽一十八载，今误走杨家庄，可巧就赶上这档子事，带四位少爷在火神庙后院之内，因对刀见此子左耳扎有一个玉字，这才想起当年的心事，莫非此子就是我那娇生的玉耳，心中想到这里，一难过，想自己身为大丈夫，不能保护妻室孩儿，至令遭水患，到如今尸骨无存，今见这个玉字，对不起他们母子，一时心急，浊痰上拥，当时这口气闭住啦，这四位小英雄，岂能知道其中事呢，那么说了半天，这孩子到是他的儿子不是呢，其实还是真是，诸公别忙，听著者慢慢表来。只因洪利访友后，杨氏安人就分娩此子，取名玉耳，仰仗着娘家人维持，过了三朝满月，娘家人俱都去后，安人即小心抚养此子，此子长得体格丰隆，杨氏安人爱

如珍宝，转瞬间此子已然两生日三岁，此时正在天气炎热，这一日晚间天交二鼓之时，杨氏安人把屋子里头收拾干净，蚊帐收拾好了，用香把蚊子熏出去，在内院预备一个木盆，在盆内倒上点温水，拿了一条毛巾，这才由屋中把那肥而可爱两生日三岁的玉耳，由屋中抱出来，为的是给孩子身上洗洗干净，免得教蚊子咬他，这就是杨氏安人，爱怜乳子的一片慈心，以至把孩子抱出来，放在木盆之内，把周身与他洗毕，自己拧毛巾打算要擦孩子身上的水，就在这个工夫，就听后街声如牛吼，又听一片人声鼎沸，外面齐声呐喊，喊道不好了，柴河口发了水啦，咱们快逃命吧，杨氏安人将要再听，就在这个工夫，势若山崩地裂，杨氏安人怎么也想不到，柴河口夜间发水来的这么快，就在一怔神的工夫，呼咙一声，房子被水冲塌，水已没顶，杨氏安人也顾不了自己的娇生，在水内挣命之际，用手抓住一扇窗户，被水的浪头一打，杨氏随着波涛冲的顺水滚下去了，不表杨氏被水冲走，房产被水荡尽，单表两生日三岁的婴儿，在木盆之内，被水连木盆一齐冲走，还得亏这个木盆，要没有这个木盆，这个孩儿难免葬于江鱼之腹，既有这个木盆，被水把这个木盆冲的滴溜溜乱转，冲来冲去，被水冲到一个所在，是一段河堤，这个河堤的东面有一个村庄，这个庄子约在一千多户人家，内中有一家财主，这个庄子叫洪家堡，这个庄子的名儿，也是由这家财主起的，这位员外姓洪单字名方，年约五旬开外，妻子刘氏，年在四十余岁，老夫妻并无子女，只有男女仆人，夫妻东庙烧香，西庙祷告，恨不能当时生子，接续后代香烟，也是夫妻一点至诚所感，老夫人身怀六甲，以至十月满足，生产一个男孩，三朝满月已过，亲友们热闹一场，与此子起个

名儿叫洪华，此子生得方面大耳，长得聪明伶俐，老夫妻爱如掌上明珠，由打有了这个孩儿，夫妻更注重善举，冬施棉衣，夏舍暑汤，施舍药料，斋僧布道，周济贫民，刘氏安人终日里拜佛焚香，吃斋念佛，不差什么村子，远近都知，洪老员外一家皆是善人，虽然夫妻同善，不料想祸从天降，洪华长到十六岁，忽然失踪，顶到晚间洪老员外这才各处寻找，那里有一点踪迹呀，派人离庄四外寻找，各处粘贴寻人的告白，此子并不知何往，急的刘氏安人哭天号地，各处烧香许愿，亦无灵验，一连寻找了三个多月，竟自杳如黄鹤，急的老安人终日痛哭悲泣，这一日老夫妻在后房闷坐，刘氏安人遂向洪员外说道："你我夫妻长处不捏，短处不捏，终日向善，并未损德，皆因你我夫妻一点至诚，才能够老来得子，理应上苍保佑此子，长大成人，接续洪氏门中一点香烟，那才是善有善报，既然上苍怜恤你我夫妻孤苦，方才天赐此子，怎么也想不到此子到十六岁失踪，这不是就如摘你我夫妻心头之肉，活活把你我气坏，看起来行善人，没有善果，作恶也莫有报应，这可应了俗语的话啦，修桥铺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儿女多，今我才知道行善人没有结果，十六岁的孩儿忽然失踪，难免邻右谈论，行善之人不善，隐恶杨善，方有今日遭此报应，员外从今日起，我可要开斋，决不行善事了，我要学刘氏青蒂之故事耳，(安人所说刘氏青蒂，就是在戏剧中，河北宣化府弗家庄，弗宗善与妻刘氏青蒂，乃是善德的人家，家中丰富，真称得起骡马成群，粮米成仓，家财豪富，只因弗宗善夫妻年老无子，各处烧香许愿，感动上苍，天降贵子，起名弗罗布，皆因此子到十六岁时，被地藏王菩萨渡走，刘氏青蒂以为失踪，这才有刘氏开斋，打僧骂道，将丫环生生

打死，后花园掩埋，这才有五鬼捉刘氏押入阴曹，那时正赶上目莲僧得道回家，目莲僧救母这出戏，妇孺皆知），所以今天刘氏安人，说出要学刘氏青蒂开斋之故事，洪老员外闻听，一阵狂笑不止，安人见此景况就不由的动怒，遂向员外说道："儿子既然丢失，难道说不是你的儿吗，我今正在悲泣，你看着不难过吗，你反到狂笑不止，你真是残忍之人"，员外听安人将话说完，遂叹了一口气，说道："安人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可应了俗语的话啦，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世聪明化作无，把你我夫妻一世善德，化为流水，安人听员外之言，忽然一怔，遂向员外说道，我乃是妇人见识浅，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求员外解释于我，洪老员外说道："安人你已看了些个善书，不是善书上有这么两句吗，积善之家必有余殃，殃尽则昌，作恶之人，必有余昌，昌尽则殃，这两句话大概安人你看不明白，这就是方才你说的，修桥铺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要按着这两句话一想，岂不是上天不公，不然大世界上，往往有这种事，某人为善，终不得其善，反倒受穷，还有一种无恶不作万恶滔天，他是又发财，子孙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有个情由，有一种善人，他又斋僧布道，各处布施，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善人，其实不然，他暗地作出事来，什么伤天害理，毁人的贞节，霸占人的房屋土地，毁人的名誉，离人骨肉，人皆不能见，这个名儿叫作隐恶杨善，心与所作的事情不合，是这等人死后应当下十八层地狱，遭雷霆之劫，死后难免永远火刑，皆因他知道为善，故意去作恶，若按善书论，成为天下第一的恶人；还有一种人，终身向善，老不得发达，这是怎么回事呢，皆因他祖上作过伤阴骘之事。言有句话，远在儿女，近在本身，应当他的子孙身

遭其祸，若不然终身受贫，以赎他祖上的余殃，子孙若要改恶向善，就可就得受些个折磨，折磨受尽，慢慢的可就要好了，这是叫行善之人，必有余殃，殃尽则昌，往往还有这么一种人，无恶不作，庸心害人，伤天害理，良心灭尽，他反倒子孙满堂，家道饶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安人有所不知，皆因他祖上有些个余德，他把祖上余德享尽，可就要昌尽则殃，这种人要是遭了报，余德既然享尽，可就不可收拾了，这就叫作恶之人，必有余昌，昌尽则殃，据我想你我夫妻，这半世，并不敢伤风败德，决不能遭恶报，你我老来生子，并非是福哇，你没听圣经有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你我夫妻老来生子，本不能享此子之福，十六岁忽然失踪，据我的思想，他不是你我的娇生，他是前来讨债，摘你我的心肝，这必然是祖上的余殃未尽，此子不长大成人便罢，若要长大，必然将你我生生的气死，常言有句话，命中无儿莫强求，咱们这个孩子，不是讨债鬼，便是要命鬼，皆因咱们夫妻终身为善，天降恶子，轻者把咱逼死，重者家败人亡，这是上天见怜你我夫妻，不忍看你我夫妻受祖上的余殃，将逆子收回，咱们应当感谢上苍，这就是你我夫妻为善所致，真要是你我夫妻不明白，行善之人故意作恶，你真要学刘氏青蒂之故事，那可真成了天地间第一的恶人，早晚必有奇灾横祸临门，安人你要再思再想，我说这个话对不对”，安人闻听员外之言，遂向员外说道，那么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员外说道：“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商议，不过就是你我夫妻始终向善，万一感动天心，此子在外面得志归家，败子回头金不换，咱们也就是这个希望，安人听员外之言说的有理，点头说道：“也就是这个希望罢了”，夫妻二人

照旧行善，修桥铺路，斋僧布道，决无一点作恶之心，这真称得起为善最乐，日子仍然是丰丰富富，非只一日，转瞬间，就是三年，正在夏令之季，这一日天气炎热，顶到三更天，热的还不能安歇，夫妻正在院中乘凉，猛然外面一阵喧哗，尚有小锣的声音，员外正要命家人到外面询问，就在这个工夫，家人由外面跑进来向员外说道，启禀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南边小河子发了水啦，东南的庄子淹了好几处，众乡亲都奔大堤上挡捻去了，青苗会村正副请您老人家到那里救人，您赶紧到南边大堤上头去看看，员外闻听赶紧向家人说道："我这就去"，家人闻听，转身形够奔外面，员外打发家人去后，仰面向天上看，方才还有星斗此时天可就阴云密布，天如墨染，吩咐家人打着灯笼，带着雨伞油鞋，跟着家人出离大门，直奔南村口，出了洪家堡的南村口，用目一看，就见众乡亲打着灯笼，铜锣响成一片，都奔南边大堤前去打捻防水，洪老员外来到大堤之下，一看大堤上人全都满啦，此时早有洪家堡村正副前来迎接，员外一面与乡亲谈话，早就听见洪水澎拜之声，势若狮吼，以至员外上了大堤，两旁灯笼火把照如白昼，又兼着夜静更深，站在大堤上一阵阵寒风扑面，细雨纷纷，员外一看白茫茫水势狂澜，就在河内被水冲的物件不少，也有房梁，也有桌椅箱柜，各种的物件，在水内冲的来回乱滚，就见众乡亲用大绳栓着腰，会水的下去打捞物件，也有在水内救人的，等等不一，员外站在大堤之上，家人给打着雨伞，雨下的不甚大，员外吩咐救上男的来，救活了送至青苗会调养，救上女的来送入尼姑庵，打捞上来的死尸，男女分别掩埋，员外正在分派之际，就见在波浪之中，波水冲的滴溜溜的乱转，洪方洪老员外还没看明白了是什么物件，就

听乡亲们喊叫，内中有一人喊道："你们大家看，水内冲了一个红油漆的大木盆，捞上来留着家里头洗衣裳"，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 我下去，这个木盆捞上来算我的"，洪方洪老员外扭项一看，原来是本村的乡亲，名叫刑善，邢老二，就见他脱的赤条条，身上一个布丝也没有，用手巾把头发包上，早就有人用绳子把他腰拴上，干什么用绳子把他腰拴上呢，皆因水势狂大，一个浪头往下一打，就缓不过气来，跟着溜就走啦，必得淹死，邢老二跳下水去打着狗跑，什么叫狗跑呢（就是笨家子浮水）邢老二正在浮水，这个水盆正冲在他的面前，邢老二一只手分着水，一只手推着木盆，够奔堤岸而来，觉着木盆里乱动，可就看不见是什么物件，赶到了岸上，有人先把木盆捞上来，邢老二上岸，由腰间把腰绳解下去，来到木盆前举目观看，原来里面是一个死孩子，旁边有人说，里面是一个死孩子，把他抛出去吧"，大家正在喊嚷之际，此时早被洪老员外听见啦，赶奔前观看，一木盆之内有一婴儿，看年岁，也就是两三岁，员外过去用手一摸胸膛，心口犹温，心房乱跳，员外一想：这个孩子是闭住气啦，看这个样儿，还能救得活"，员外遂说道："众位乡亲别闹，我看这个孩儿还能救得活"，洪老员外把小孩，由木盆内抱将出来，借着灯光一看，此子长的方面大耳，身上很胖，心中不由得一动：想起自己夫妻年迈无子，自己亲生儿又无踪迹，不如将此孩儿抱在家中，抚养成人，也可以接续洪门香烟"，想到这里，遂向众乡亲说道："这个孩子据我一看，不至有生命的危险，我想把此子带回家去，暂且抚养，日后此子若有他的父母相认，我情愿让此子认亲归宗，你们众位心意如何？"众人一齐说道："员外你有这份美意，大家

有什么不愿意的”，员外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大家多辛苦，我要回家啦，洪老员外把自己的钮扣解开，将孩子抱在怀中，欢天喜地的回到洪家堡，来到庄中，天也就亮啦，到了自己门首，进了大门，够奔内宅，来到自己的卧室，起帘笼进了屋中，一看安人在外间屋呆呆闷坐，书中代表，安人也是一夜未睡，皆因外面发水，员外此去，上年岁的人，在河堤率领全庄之人防备水灾，她也是放心不下，恨不能员外回来，打听打听有危险没有呢，直等到天亮，不见员外回归，自己坐在外间屋正然发怔，忽然帘笼一起，安人到吓了一跳，细一看是员外，怀中抱着一个婴儿，安人急忙问道：“员外这是谁家的孩儿，你把他抱到咱们家中来”？员外说道：“安人你先不要问此子的来历哟，这个孩儿晕过去啦，你叫婆子沏点姜水，给他灌下去，容他缓过来，我再细细的告诉你”，安人闻听，赶紧叫婆子沏了一点姜水，安人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中，工夫不大，婆子将姜水沏来，安人慢慢的把孩子的牙关撬开用羹匙把姜水灌下去，工夫不大孩儿慢慢的就缓过这口气来，把小眼睛一睁，又把嘴一撇，呱的一声就哭起来啦，安人一面抱着孩子暖在怀内，一面问员外此子从何而来，员外不慌不忙，就把在河堤搭救遇难之人，巧得此子，从头至尾向安人细说了一遍，复又说道：“此子若无人询问，那时间作你我的螟蛉，此子若是安分，咱们这份家财就给他，日后叫他抓把土把你我夫妻一埋，也就不算白活一世，安人你愿意不愿意”，安人闻听，不由得心中欢喜，说道：“也不枉你我生在世上，总算是接续后代香烟”，安人复又说道：“你我虽在水灾之内得了此子，也当给他起个乳名呀！”员外闻听，向安人说道：那是自然，安人你看，此子长的好不好”？安人闻

听，抱着孩子反复细看，果然长的五官端正，体格丰润，细一看在左耳上，用针扎了一个玉字，安人遂向员外说道："你来看这孩子左耳上，还扎着一个玉字呢"，员外临近一看，果然显露出一个玉字来，员外带笑向安人说道："这个字不问可知，大概人家与此子留的暗记，莫若咱们起个名字，就叫洪玉耳"，安人说道："这个名字到是很响亮，就叫玉耳吧，哈哈，看起来因果报应，分毫不差"，书中暗表：这个孩子就是左臂神刀洪利之子洪玉耳，前文已经表过。

只因东西湖城柴河口，水势暴发，洪玉耳母子被水漂没，杨氏安人抓住一扇窗户，被浪头一打，顺流而下，洪玉耳要不是这个木盆，这孩子早就命丧水中，皆因有这个木盆，又有一点水亲着，被浪头一打，这个木盆滴溜溜的乱转，这孩子可就昏过去啦，顺水冲下来了，可巧就冲到洪家堡的河堤遇救，员外将他抱在家中，收为自己之子，起了个名儿叫玉耳，连名姓俱都未改，看起来洪利家中有多大的德哪，这是书中代表，皆因安人半生无子，得了这么个孩儿，雇了一个乳娘，又百般的疼爱，俨若自己所生，就为这个孩儿预备了几桌酒席，请了请远近的亲友，热闹了几天，终日里老夫妻，拿着这个孩儿，当作掌上的明珠，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此子长到年方七岁，正值三月的中旬，乃是员外寿诞之期，清晨起来，安人给玉耳梳洗已毕，带到前面大厅，大厅之内早预备好了寿堂，燃点了寿烛，挂上员外的画像，员外在上手落坐，安人在下手相陪，洪玉耳在安人的旁边站立，家人外面预备好了酒席，净等着亲友们前来拜寿，员外与安人今日是高高兴兴，安人与员外谦让谦让，多年的老夫妻啦，安人冲着员外道了万福，员外深深的还了一揖，然后落坐，安人

用手拍着玉耳头顶，笑着说道："玉耳今日乃是你父亲寿日，你还不过去与你父亲磕头拜寿，等会你父亲给你钱呢"！玉耳闻听，抬头看了看员外，又看了看安人，摇着头丝毫也不动，安人一连催促了他三次，仍然是不动，员外坐在上手看着玉耳点头，遂向安人说道："你不必催他与我拜寿，我明白啦"，安人说道："员外你明白什么哪"，员外未曾开言，先叹了一口气，说道："安人你怎么那么糊涂呢，你没看见你说他好几次与我拜寿，他连动也不动，这里面很有关系，关系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就差着一层，皆因此子不是你我的亲生，他怎肯过来给我磕头，常言有句话，人家的肉，贴不在自己身上，要儿自养，你不信此子，若要是你我亲生自养，你不用说他，他早就过来给我磕头拜寿，皆因有这么一层，可就差着啦，论起来行善之人，不应当夺人之子，接续自己的香烟，若是用人家孩子接续后代，此子长大也不能与你我一心，安人你要信我的话，衬着此子未能长大成人，只要有他亲生骨肉相认，令此子认祖归宗，也是咱们积一份德，古人有云，我不绝人后，人不断我根，万一你我夫妻家门有德，也许你我之孩儿虽然是失踪，在外面遇见贵人，上苍感应遣他归家，可就得与你我团圆，安人我想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那安人一听员外一片的言词，不由得落泪，遂向员外说道："谁叫我不能生育，就生下一个儿子，偏偏又失踪，方有此子临门，你我夫妻百般的疼爱，日后此子长大成人真要不孝，我更对不起员外了"，说道这里，夫妻相对惨然，正在这个时候，家人由外面进来向员外回禀道："跟员外回，外面有杨家庄西村口火神庙当家的普妙前来与员外上寿"，同外闻听，知道这个和尚是得道的高僧，遂说道："他来的正好，赶紧快请"，员外因何

知道他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哪，书中代表，这个和尚原不是杨家庄的和尚，这个和尚，乃是东~~西~~湖城柴河口土地庙的僧人，再要说起来，他又是半路出家，这个和尚当初还不是好人，此僧当年未出家之时，娘家姓宋，他的名字叫宋远志，自幼在江湖绿林道为贼，它还不是好贼，他是个采花的淫贼，人送他绰号，人称神行狸子，皆因他腿快才得那么个绰号，他在绿林道采花作案，无所不为，不用说别的，就说他采花，所有少妇长女，守节的娇妇，坏在他手内不知有多少，自己到了三十五岁，常言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和，自己坐静了一想，这就是静坐当思己过，自己一想：当年所作之事，实在有伤人道，我在外面采花取乐，不过图一时的快乐，败毁人家一世的名节，比如我家中也有姊妹，被人家奸淫，我当怎么的难过呢，又一想天地间报应循环，丝毫不爽，又一想自己对循环二字，不觉得毫发直竖，心胆皆寒，复又一想，早晚若要到了我遭报应的那一天，也是难逃大难，佛家有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趁此出家，身入禅门，以赎前罪，宋远志这个思想，就仿佛蒲松龄老先生作聊斋，有一段考城隍，那一段中有云："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自宋远志作了半世的恶事，忽然向善，这就应了那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宋远志发下决心，立意出家，这才够奔东村口土地庙，恳求庙内方丈慈缘长老收他作弟子，慈缘长老深知宋远志不是好人，不肯收他，怎奈他跪在就地苦苦的哀求，情愿悔过自新，亲口对天盟誓，自此不敢为非作恶"，老和尚无奈，只得将他收作门徒，起名字叫为普妙，老和尚传习他打坐参禅，怎奈普妙不能入定，只要到了打坐的时候，一闭二目，就见当年被他奸淫那些个妇女，都站在他

的面前，作嬉笑之状，情知这就是众魔交至，自己一横心，在外面买了两把匕首尖刀，做了一身蓝布戒衣，每逢到子午打坐之时，将匕首尖刀放在面前，穿好了戒衣，盘膝打坐，两腿拧成麻花，合掌当胸，闭目合睛，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舌尖顶上鄂，将要入定，就见眼前站着许多的妇女，一个个妇女俱都是赤身裸体，一丝儿也没有遮拦，献媚于面前，普妙情知是魔，并不观看，遂用手拿起匕首刀，勿论何处，用刀向自己身上一扎，痛疼难忍，睁眼一看，鲜血淋淋，遂用刀伤药，将伤口敷好，仍然打坐，自己打坐之时，邪念一动，就用刀穿自己的皮肉，天天如此，一连就是三年，方才修成一个完全的和尚，验看自己的戒衣上面，血迹模糊，再验看周身上下的刀伤，整整三百六十七处，自己叹息，看起来修道并不容易，遍体均是伤痕，方得皈依，遂将戒衣戒刀收起，以作纪念，往往听俗人所谈，和尚用戒刀杀人，岂不是大错，出家人用戒刀并非为杀人，原为惩戒自己，并非是作杀人的利器，普妙从此改邪归正，以至老方丈圆寂，他把庙内事情，俱都办完，普妙就为本庙的方丈啦，又收了两个小和尚，在本庄人人钦佩，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得道高僧，自此人人恭敬，一连这么些个年，可有一件他不肯将武术搁下，仍然是早晚用功，若论他如今的年岁，堪已六旬，每逢清晨练完了武术，他必要由村口的外面绕一个弯，这一日，正走在洪利后院墙外，皆因洪利他这段后街墙，是用秫秸匝了一段篱笆墙，他将行至在此处，就听见里面有练武的声音，普妙借着篱笆缝往里面观看，正赶上洪利在里面演习左臂花刀，普妙心中一动，久闻洪利左臂刀天下驰名，我可是没见过，莫若我在此偷学他的左臂刀，和尚拿定了主意，天天在此观看，架

不住日子长了，和尚在暗中就把洪利的左臂刀，满都学在自己的身上，日子一长了，可巧赶上柴河口的后河，夜间无故发水，普妙正在夜间打坐之时，听说是发水，他知道柴河口的水厉害，预先他就逃出庙来，皆因他腿快，人称神行狸子，这个东西湖城就是他逃出性命，余者均都被灾，普妙逃至在杨家庄，无处栖身，可巧杨家庄中街的西村口，有一座火神庙，本庙里又没有住持，他就在庙内打座，每到夜晚间拿着一个木鱼，围着杨家庄念平安佛，本村之中有好事的人，看着和尚公德很不错，大家就往庙内施舍，和尚得以糊口，日子长了，办青苗会的会头，看着庙里头清静，把青苗会也移在庙内办事，自此香火还是很盛，本庙的施主，也很不少，和尚虽然是正悟参禅，他的武术的工夫可没有放下，往往好练武的，都上庙里来，和尚有一手绝艺，大家俱都惦着跟和尚学，怎奈和尚不传，什么绝艺哪，普妙曾配一种药饼，约有指甲盖大小，勿论多大的高楼大厦，只要将药饼儿粘在柱子上，当时就着起火来，若要在绿林与人动手，不是来人的敌手，若要将这种药饼儿粘到人身上，准得把敌人生生烧死，因为这个，众人与和尚起了一个外号，叫神行赛罗宣，（罗宣是火神爷的名字），和尚这一日想起洪老员外的寿诞之期已到，命小和尚预备了两盒礼物，一盒是焙阴葡萄干，一盒子寿面，和尚穿齐了衣服，命小和尚挑着两盒礼，够奔洪家堡而来，相隔约在二里之遥，工夫不大，来到洪老员外的门首，普妙一看家人站在门口外，伺候接待来宾，和尚由胖袜之内，取出自己的名片，临到近前，口念阿弥陀佛，说道："有劳众位管家，到里面替小僧通禀，就提杨家庄火神庙住持僧普妙，前来与员外拜寿"，家人伸手接过名片，说道："大师傅您在此

等候一时，容我与您通禀”，家人拿着名片够奔里间，正赶上员外与安人说玉耳之事，正在谈话之际，家人上来通禀，员外一听普师傅来啦，这可是恰巧，这才吩咐家人到外面，把普师傅请进来，工夫不大，就见家人二次回来，手挑帘笼，普妙跟着进来，后面小和尚捧着两盒捧盒，员外明知道里面是礼物，员外就见和尚穿着大衣，大摇大摆，来到屋中，冲着员外合手问心，口中说道：“员外千秋，小僧拜寿来迟，但祝员外多福多寿，喜庆大来，小僧特备薄礼添寿添福，望员外笑纳”，洪老员外见和尚如此的恭敬，站起身来抱拳当胸说道：“年年劳动高僧，实在是心中不忍”，一面命家人将礼物收下，又叫家人取二两纹银，放在盒子之内，作为押礼，然后让和尚落坐，和尚向安人合掌问心已毕，然后落坐，员外命家人献茶，茶罢搁盏，和尚看见公子洪玉耳，站立在安人的面前，嚼着嘴，呆呆的发怔，和尚遂向员外说道：“员外的福气，您还看小公子，近日身材渐长，五官象貌多好，早晚必成大器”，员外闻听师傅之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遂说道：“咳，高僧不必夸奖，我夫妻正为此事为难，既然高僧到此，我倒有了安置啦”，和尚听这个话不甚明白，遂向员外说道：“小僧听员外所说，实在不明了，望员外明白示知”，员外闻听，遂说道：“普师傅你老有所不知，说着话用手一指洪玉耳说道：“此子并非我亲生之子，如今我将此子的来历与你细谈”，然后洪老员外就把洪玉耳，被难遇救的情由，自己怎么收为儿子，从头至尾向普妙，细说了一遍，又把今日安人命玉耳拜寿，夫妻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接着说道：“普师傅此子并非是我亲生之子，论起来不应当夺人家之嗣，续自己之后，也是我当初一时的糊涂，这就是自己作孽不觉，但愿普师傅将

此子带至庙中，收为弟子，不知普师傅意下如何”？普妙将前后事听明，遂向员外合掌说道：“阿弥陀佛，员外既肯发善心，不绝他人之嗣，出家人岂肯断人之后，再者说，此子无罪，佛门广大，不渡无罪之人，员外特意命我将此子领走也行，但我有三件事与员外要求，缺一件儿不行”，员外闻听说道：“但不知师傅要求那三件？洪方愿闻高论”，和尚闻听说道：“员外是知道的，我庙内清苦，难以养膳闲人，我把少公子带到我的庙内，所有吃喝穿戴，皆要员外发给，这是头一件；第二件要铜盆一个，上面包金，要金簪一枝，日后若遇见他的亲生骨肉，我按着洗冤录上，滴血认亲之法，好教他骨肉团圆，此谓第二件；这第三件尤其更难，我要亲到贵公子的面前，问他，他要愿意随我前往，我将他带回庙中，就按三件事进行，他若不愿意随我前往，我也是无法，您再设别的方法，小僧只可告退，此事总要出自他本心情愿，这不是勉强的事”，员外闻听点头说道：“普师傅言之有理，但愿此子认祖归亲，乃是洪方心中之愿，望普师傅过去问问他”，普妙和尚站起身形，来在洪玉耳的身边，手扶肩头问道，少公子你是愿意在家，还是愿意跟随我去呢”？洪玉耳闻听，遂摇着头说道：“我早就不愿意在他们这里，日后好认祖归宗”，员外闻听玉耳之言，把胡子气的都立起来啦，遂向安人说道：“你听见了没有，是白眼狼不是，早晚长大成人，也是冲着你我夫妻一翻眼，莫若让普师傅把他带走了倒好”，安人虽然是舍不得，看这个光景，也难以收留，只得叹了一口气，说道：“罢了，既然如此，叫普师傅把他带走，也倒干脆”。安人话说至此，想起十六岁自己亲生之子洪华，到如今踪迹全无，不由得两泪交流，自己无奈，将洪玉耳所穿的衣服收拾齐毕，按

普妙所说的三事，命和尚把他带了走，普妙将玉耳带至庙中，不肯给他落发，可也算是徒弟，无非教他伺候伺候茶水，普妙先没介意，以后看出此子身体长的太好，打算传习他点武艺，教给他站站架子，没想到这个孩子太已的灵巧，一传授他便会，他把三十六个大架教下来，然后传授他打拳，无非是花拳的趟子，什么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各种的拳脚，和尚是越传授越高兴，这才教给他窜高纵矮，小巧之技，与各种的兵刃，昼夜的苦功，玉耳也真用工夫，不到三年，和尚把所学的，所练的，所经的，所见的，俱都传授玉耳，和尚就算是卖尽啦，没有别的教的啦，只可教给徒弟放火，阅者说，教徒弟还有教放火的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说，皆因和尚的外号，叫神行塞罗宣，他曾配一种药饼儿，并有各种放火的器皿，前文已经表过，并非是教给徒弟放火，这几种工夫是绿林道应当有的，人人应当习学，可是绿林道的人，这么着和尚将此艺传于玉耳，一个放火配药还能传授多少日子吗，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把这一点全都习学完毕，和尚实在没有可传的了，只得传习他左臂花刀，洪玉耳天生的灵巧，一学就会，和尚看出洪玉耳日后必有出息，三五更的功夫，看着他练，光阴荏苒，一转眼的工夫，洪玉耳长到十七岁，练的总算成啦，师傅可也就不看着啦，天天命他在后院练习左臂刀，这一日普妙正在东配殿吃茶，就见洪玉耳起帘笼含泪来到屋中，普妙一见大吃一惊，遂叫道："玉耳是何人欺负于你，告诉为师"，洪玉耳哭着说道："弟子正在后院用功，来了两个孩子打搅我用功，要与我对刀，让我把他两个人战败，您看他们是无故的打搅，师傅您给想个主意"，普妙闻听，遂带笑说道^你把人家战败了，你还让我想主意，不要紧明天

你还到后院练去，我在暗地看着你”，其实和尚那么说，第二天也没去，玉耳仍然在后面练功夫，日子长了也没有什么人搅闹，这一日和尚又在东配殿吃茶，就见洪玉耳，由外面怒冲冲的进来，用手向后面指着对师傅说道：“弟子与恩师回禀，前次来的两个孩子，您老人家不是到外面打听了吗，乃是杨家的二位少爷，杨小香，杨小翠，不料想这两个人时常来打搅，今日这两个人，又同着二位少侠客，也要与我对刀，这两个人被我战败，我也曾问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姓，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弟子恐怕他们明天再来，特来回禀师傅，求师傅作主”，和尚闻听一阵的狂笑，说道：“玉耳你把人家战败了，你还生气，明天你照旧在后院练工夫，为师我在西夹道，暗地观看”，洪玉耳只得点头，退将下去，玉耳不知道他师傅怎么一个心意，和尚这个用意，是越有人知道越好，日后好叫他认祖归宗，玉耳那里晓得，和尚将话说完，命玉耳下去休息，头一天一夜无事，顶到第二日，玉耳在后面用功去啦，普妙整齐了衣服，够奔后面，来至西夹道，用角门隐着身，望后面观看，就见玉耳所演的刀法，招招有式，式式有法，不觉得心中高兴，和尚正在观看之际，猛听墙外有人说话，普妙一看，原来是杨家的二位少爷，又听玉耳与杨家的二位少爷接谈，说来说去，杨小香说家中有管家的会左臂刀，和尚听说，不由得心中纳闷，暗自寻思，杨万春家中并没有家人，会练左臂刀，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尚正在思想之际，就听杨小香在外面土坡上，高声喊嚷，口叫老家人，就听外面有人答言：“老奴来也”，随着声音，外面土坡上上来一人，和尚一看，倒吓了一跳：原来是左臂神刀洪利，和尚情知洪利与杨万春是至亲，怎么今日在

此当起老家人来啦，真是让我莫明奇妙，细一看玉耳，又倒吸了一口凉气，洪玉耳五官象貌，与洪利相仿，心说这个形象好象父子，洪丙南全家被水灾，此子又是因闹水的那年，洪方洪老员外在救水灾的时候，由水中打捞得此子，真要是洪利与玉耳在此父子相会，看起来天道丝毫不爽，又一想，当年我偷学洪利的左臂刀，如今传授此子，这么一点事情，都有个果报，再一想，当年自己所作的事，若要不身入空门，自己到报应临头，大概死无葬身之地，但看今日，他们对刀如何”，自己正自思想，就见洪利与玉耳对刀，洪利刀伤玉耳的耳轮，洪利抛刀向前看玉耳伤痕如何，洪利一见伤痕，反倒翻身栽倒，卒中气厥，和尚正在发怔之际，此时夏九龄，司马良早就过去，把洪利扶起，众人呼唤，此时普妙已然明白了八九，自己意想之中，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转身形进了角门，来到洪利的面前，用目观看，就见洪玉耳站在旁边两泪交流，口中说道：“师傅看见了没有，这个人把我耳朵伤了，还躺在地下装死”，普妙遂叫道：“徒儿你不必害怕，你过去呼唤他几声”，普妙这个用意，命玉耳过去呼唤，倘若是亲父子有骨肉的关系，为的是洪利苏醒过来的快，洪玉耳真就过去用手扶着洪利的肩，说道：“你别装死，还不醒醒干什么呢”，普妙见众人扶着洪利，自己这才蹲在洪丙南的面前，遂叫道：“丙南公醒来”，此时洪利虽然这口气闭住啦，因被众人呼唤，这口浊痰方才上来，一张嘴浊痰向外一唾，普妙一没留神唾了一脸，普妙口念“阿弥陀佛”，只顾拿手巾擦脸上的浊痰，此时洪利可就苏醒过来啦，原因洪利看见此子耳轮上，扎着一个玉字，心中一难过，方才闭气栽倒，此时缓缓醒来，虽未睁眼，自己以为此子，必是自己之亲生，你倒

是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呀，一伸手将普妙袍袖揪住，口中说道：“娇儿呀，你痛死为父了”，普妙赶紧说道：“是我”，洪利这才睁开眼睛一看认识，都是柴河口的人，是多年的邻右，原来是土地庙当家的普妙，洪利不由脸上一红，普妙说道：“丙南公你不必说话，暂且定一定神”，又教洪利稍微在地上坐一坐，然后这才叫小弟兄把他搀起来，运动运动，洪利这口气才平均了，稍定一定神，洪利遂向普妙说道：“此子乃是我亲生之子，名叫玉耳，皆因他在左耳上有一个玉字”，和尚闻听，说道：“此子您说是您的儿子也不行，我说不是您儿子也不行，请丙南公到前面禅堂待茶，我将此子的来历，对您老人家说明，您也把这个玉字，因何扎在左耳也说说，然后咱们再商议”，洪利将话听明白了，说道：“也可”，遂将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叫过来，洪利都与和尚引见引见，各自通了名姓，普妙也把洪玉耳叫过来，与大众相见已毕，这才执手往前面让，洪利请普妙头前引路，普妙在前由西边夹道角门出来，够奔前面，来到了前面东配殿，洪玉耳将帘笼挑起，洪利迈步来到屋中，用目观看，就见东配殿原来是两明一暗，北里间是个暗间，用挂着一个茶青色的布帘，靠着隔段，摆设着茶几兀凳，迎着面的八仙桌，两旁的椅子，南面顺山墙几案，两旁边的板凳，几案上摆着金钟玉磬，当中放着一个古铜的香炉，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普妙来到屋中，让洪利落坐，自己在下手相陪，遂说道：“我与丙南公自柴河口分别以来，屈指一算，堪可二十载，但不知丙南公近日作何事业？”洪利遂将当年前往广东龙门县访友，妻子身怀六甲，临别夫妻的言语，以至广东龙门县访王十古未遇，特入清源山，巧遇欧阳修，下棋学刀，回家团聚，不想柴河口全庄被

灾，皆因自己一任性，全家俱失，这才在外面跋涉江湖这些年，今误走杨家庄，与杨万春相见，因听杨小香之言，就把来至庙内对刀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只因此子左耳上有一个玉字，想起当年与妻子分别之际，临行的言语，今见此子左耳上有一个玉字，因此触动自己心事，方才翻身栽倒卒中气厥，请问禅师此子有何来历，不才洪利愿闻高论”，普妙听洪利的一片言词，遂就把洪家堡洪老员外因救水灾，巧得此子，起名洪玉耳，意欲接续后代香烟，又把拜寿将此子施舍在庙内，前后事细说了一遍，洪方洪老员外但愿此子认祖归宗，这是我与员外要求三件事之内，命此子金盆滴血相认，但愿血脉相合，您将此子领着一走，倘若血脉如不相合，要将此子领走可不行，这是我仿效洗冤录明冤表，滴血认子的办法，丙南公你意下如何”？洪利闻听和尚一片言词，遂向普妙说道：“禅师所定之法，甚合我意，洪利情愿与此子滴血相认，望禅师大发慈悲，倘若该当我父子团圆，也未可知”，和尚回头观看，见洪玉耳早就用刀伤药将耳朵上的伤痕上好，点手把他叫过来，先请洪利站起身形，然后将八仙桌子向前搬一搬，和尚这才与洪利说道：“您在此少候”，一转身起门帘进里间屋去了，工夫不大，由里头取出一个金盆如痰盂大小，原是铜的外面包金，并有金簪一支，又取出一个黑酒瓶子，用纸堵着瓶子口，又过去取了两小碟刀伤药，两把修脚刀，绸子条，白线，俱都放在桌上，把刀伤药放桌子当中，和尚把瓶子口上堵的纸拧下来，把瓶子里泡着的药水，倒在盆内，这个药水要按洗冤绿上有滴血认骨，有滴血认亲，要按滴血认骨说，比方将尸骨埋在乱葬岗里，实在辨不清楚，那一个尸骨是自己亲丁的尸骸，可以将自己的左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

在骨上，若是亲丁的骸骨，当时所滴的血，被骸骨吸入，若要不是亲丁之骨，把血滴在尸骨上，血滴在上面，便流下来，丝毫也吸不进去，还有一个说词，若要是亲丁骸骨埋在海岸上，就是亲丁的白骨，滴血也不能吸入，这是怎么回事呢，皆因被盐水浸入骸骨，若要打算滴血认骨也行，必须用笼屉把骸骨用锅一蒸，然后可以滴血认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皆因盐水被蒸锅蒸出去，方能辨认，不然也是无效，这个滴血认子，金盆里面也并非是上等的药品，里面无非是酒与凉水，还有几种不要紧的药材，头一样是白樊，第二样是白芨，第三样是硼砂，把他泡好了，越日子多越好，这是为什么呢，净是水若把中指血用针刺破，滴大水内，他必然沉底，非得有酒不可，酒乃是米性，酒浮在水的上面，血滴在上面，可以不沉，故此用酒并白樊可以拦血，硼砂也可以拦血，白芨是粘性，所以若要滴血的时候，先用修脚刀用力一按中指，手指头的肚儿然后用刀尖往上一挑，可就把指头挑破，容血冒出来，够一个血团，一反手把这个血团滴在盆内，可要同时滴血，不能够有先后，要是先滴的血，到盆内必凉，后滴者必热，皆因有高矮的分别，必须要同时滴血，血团都浮于水面，然后用金簪由盆边内往里面划着转，血团必随着也转，以至转到当中，将金簪往外一抽，两个血团碰在一处，这可就是血统的关系，要是亲丁骨肉，两个血团必合在一处，要不是亲丁，血团一定不能相合，这里面还有个颜色的分辨，若要是年青未破身的童子，他的血滴在盆内，粉润如珠，仿佛外面一层油皮相似，要是二三十岁的男子，已然娶过妻，他的血是鲜血的颜色，并没有油皮，要是人到了五六十岁，他的血液可就老啦，流出血来是发紫的颜色，和尚预备绸子条

刀伤药，为的是挑出血来，跟着就上刀伤药，用绸子条一裹，用白线捆好，怕的是刀口受风，因此和尚预备的齐齐整整，专用金簪金盆为的是什么呢，金子原与血合，故此用金簪引血，别的簪子不行，不信诸公请看，是有手上带戒指，不是银的，便是金的，不信要是带着了一个铁的，顶不到一天，手便得肿起来，所以金子是宝贝，和尚先问明白玉耳，洪玉耳早就愿意滴血认父，洪利是更不必说，当然是愿意的啦，和尚先商议明白，把这黑瓶子的药水倒在盆内，等候药水在盆内不动的时候，然后令洪利玉耳站在桌案旁边，每人手拿一把修脚刀，面前放一盘刀伤药，和尚吩咐割破左手中指，告诉明白怎样割法，二人按着和尚所说的意思，一齐将中指挑破，将血滴在盆内，普妙用手拿起簪放在盆内，用金簪一领两个血团，此时洪利与洪玉耳，早就用刀伤药把手指敷好，用绸子条裹上，用白线系好，跟着往盆里面观看，就见两个血团随着药水来回乱转，洪利恨不能两个血团合在一处，父子相认，洪玉耳也是这个心气，就是杨小香，杨小翠也是关心，司马良，夏九龄也是注目观看，彼此都是目不转睛，见两个血团在里面，滴溜溜的随着金簪乱转，转到当中，普妙将金簪向外一撤，两个血团往一处一抱、合在一处，普妙口念阿弥陀佛，说道："丙南公父子们滴血相认，真乃可喜"，和尚话未说完，就见玉耳往洪利身上一扑，放声大哭，洪利将玉耳一抱，父子们相认抱头痛哭，洪玉耳哭得是母亲身遭横祸，葬在鱼腹之中，天地间为人子之道，其子竟不认其父，今日在此滴血父子相认，焉能不哭；洪利所痛的是：自己好学之故，致令他母子漂蓬，妻子不知何往，在此得遇孩儿，见子思妻，怎不伤心，旁边站着的四小儿，看着他父子如此的景况，未

免也是两泪交流，惟有和尚在旁边站着合掌当胸，口中说道："丙南公何必过伤，父子们被水冲散只到如今，珠还璧返，礼应庆贺，不当痛哭，大丈夫何作儿女之态，依我说，还是止住悲痛的是"，洪利止住哭声，遂向普妙说道："我父子相逢，皆仰仗禅师的慈悲，怎奈洪玉耳受洪方养育之恩，教训之德，我父子不敢言谢，望禅师将我父子，带在洪家堡，面见洪老员外，深深感谢"，普妙含笑向洪利说道："丙南公这倒不必，人家洪老员外，乃是一份心愿，但愿得玉耳骨肉相逢，人家了却自己的心愿，再者说，你父子相见，也应当将他带在杨老员外的家中，好叫他娘舅欢喜欢喜，洪家堡的事情都在我的身上，我面见洪老员外替您代表，然后您再听我的回信"，洪利听和尚之言，说道："普师傅您既然如此慈悲，那么着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和尚说就是罢"，洪利这才与和尚告辞，遂带着五位小英雄一同起身，和尚往外相送，送到庙外，洪利抱拳告辞，和尚回庙去了。司马良将洪利的宝刀，双手递过来，杨小翠拿着单刀，爷儿六个由前街的短巷口穿到后街，够奔万春扬爷的住宅而来，离着门首将近，就听前面有人喊道："老员外你们爷儿几个上那里去啦，酒菜全备齐啦"，洪利抬头一看，原来是杨宅的管家。书中代表，里面杨万春预备酒菜款待三侠，洪利方便出去，酒菜齐备，大家等候多时，未见回来，这才打发管家到外面看看，看了好几回，也没见着，这次管家的奉员外之命，这才出大门外寻找他们爷儿几个，将出大门往西一看，正赶上他们爷儿几个由西边回来，洪利带着五位小英雄临近，管家一看，又多出一个梳着冲天杵小辫的孩子，穿着一身蓝，再一看来的这爷六个人眼胞俱都是红着，含着一胞眼泪，就仿佛是上那里吊孝刚回来似的，管家

的一看，赶紧叫道：＾洪老员外里面酒菜俱都备齐，找了您好几趟”，洪利说道：“知道了”，后面少爷将刀交与管家，随同洪利进了大门，够奔上房，来到上房门首，早有家人把帘笼挑起，丙南公带着五位小英雄，迈步进了上房屋 中，里面杨万春看见洪利带着五位少爷进来，内中有一个还是不认识，这还不要紧，就见洪利眼泪汪汪，别说杨万春看着诧异，连贝勒爷与侯童二位侠客，看着也是纳闷，杨万春遂向洪利说道：“贤弟你向那里去了，后面这位少爷是谁”？洪利闻听，面带凄惭，说道：“兄长有所不知，我先把孩子叫过来，与您见见”，说着话把洪玉耳，叫至杨万春的面前，说道：“这就是我亲生之子名叫玉耳”，又向玉耳说道：“这就是你娘舅，过去行礼吧”，玉耳过去恭恭敬敬跪倒行礼，口中说道：“娘舅在上，甥儿有礼”，这么一来，杨万春更糊涂啦，一面将玉耳扶起，一面问道：“你父子在那里相见，我实在不明白，望贤弟言明”，洪利不慌不忙遂将跟随四小，往火神庙后院，对刀与普妙相见，金盆滴血认子，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杨万春闻听前后的情由，不由得悲从衷来，两泪交流，拉着玉耳的手，含着眼泪说道：“你父子虽则相逢，但不知你那苦命的娘亲尸骨落在何处”。这一句话不要之紧，惟有洪利知道杨万春见甥思妹，自己又想起“贤妻命苦，自己对不过他”，思前想后，面带着一番的惭愧，也呆呆的发怔，此时贝勒爷与二位侠客，早就听明白，就是铁石之人也要心酸，贝勒爷见二人这样的景况，只得用言语开导，说道：“二位员外，事情我已经在旁边听明白啦，事情虽然悲伤，论起来父子相逢，真是难得，应当转悲为喜，父子今日相会，日后夫妻必能破镜重圆，何必这样呢”，洪利闻听天下第一侠之言，甚为有理，

遂把玉耳带过来，与三侠相见已毕，杨万春命小香小翠带着玉耳，与他舅母相见，又命家人在西面与他们小弟兄，再预备一桌酒饭，就在这个工夫，杨小香杨小翠带同玉耳由外面进来，玉耳向他父亲说道："我舅母见着我，很爱惜我，还赏我一锭银子，叫押岁"，洪利闻听，点头说道："你们小哥五个，就在西面用饭去吧"，众人点头，到西面入坐，杨万春与洪利转悲为喜，陪着三侠入坐，此时家人酒菜已然预备齐啦，杨万春执壶把盏，饮酒谈心，一面饮着酒，又谈起认子前后之事，惟有贝勒爷说着话扭项观看，就见西面这小哥五个说说笑笑，倒是很投机，越说越对劲，贝勒爷心中说道：这几个孩子真是不打不亲近，越打越亲近。

贝勒爷正自观看，就见夏九龄离坐，来到这边这张桌，走至贝勒爷的跟前，向贝勒爷低言而语，童林早就看见啦，贝勒爷听夏九龄之言，面带喜悦之色，点头称赞，童林心说："夏九龄这个孩子，不定又出什么坏主意"，赶紧向贝勒爷问道："您可别听这孩子的话，他没有好主意"，贝勒爷向童林说道："咳，这个孩子办的这个事倒可使得"，童林接着问道："什么事办得"，贝勒爷笑着向众人说道："只因他们小弟兄在一处，彼此相亲相爱，夏九龄的发起，打算小哥五个要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你们二位员外听这件事使得吗"？杨万春不等贝勒爷话说完，遂说道："既是三位侠客愿意，他们小哥几个投缘，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吗"，贝勒爷闻听，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先别喝酒，人家叫我全撤下去，与他们主盟，写兰谱，也是我的事，今天又是他们父子相认，小五义结拜，此谓双喜临门，俟他们结拜完毕，这杯喜酒我一定得喝"，童林这旁边听贝勒爷之言，心中暗笑，贝勒爷脸皮越练越厚，这

算是吃上人家啦，童林正自思想，就听杨万春说道："侠客爷既然作主我们焉敢不尊，吩咐家人把两旁酒席撤去，当中预备香案，千张元宝蜡，，五供蜡阡香炉，三牲祭礼，天地君亲师牌位，那位说，怎么不供三义祃呢，众位有所不知，后汉三国桃园三结义，以上还有许多的拜盟兄弟的，什么钟俞之好，羊左之交，管鲍之风，廉颇蔺相如刎颈之交，这些位又应当供谁呢，不过供天地君亲师，交朋友在五伦之内，若不然怎么称如兄如弟呢，就是如同同胞手足一般，设若盟兄家财豪富，膝下无儿，同宗无人，盟弟可以拿着兰谱承受盟兄的财产，若不然在君主之时，相交朋友在五伦之内，何为五伦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若论起应当把夫妻搁在前头，没有夫妻哪有君臣呢，佛经上有云：男贪女爱，无挂无碍，一点生机成此世界，本天地之大，秉阴阳之气，而生万物，谁让那个时候是君主时代呢，故此把君臣放在五伦之前，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爱，朋友有信，故此交友之道五伦之一。工夫不大，将香案文房四宝大红单帖预备齐毕，贝勒爷给他们写金兰谱，拜盟兄弟必须要有兰谱，为什么单用金兰二字，头一件金子不合下流，第二件天地间最重重不过金，最坚坚不过玉，为什么用这个金字呢，取其尊重的意思，用这个兰字，兰为王者香，如兰如芝，同气联枝，故此拜盟兄弟兰谱上必用金兰二字，还得三代清白，有妻无妻，子女多少，自己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时，拜完了盟兄弟，老兄弟与大盟兄买一顶帽子，大盟兄与老兄弟买一双鞋，这又怎么讲呢，这为的交朋友有头有尾，莫过结义于桃园，羊左之交，钟俞之好，管鲍遗风，我等虽不敢比古人结义，但愿我等兄弟有官同作，有马同骑，祸福共之，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

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有渝此盟者，天必诛之。贝勒爷将前文草草的写好，然后写各人三代，本人的年庚，将兰谱写完，仍然是司马良的年纪大，十九岁正月初三日的生日，夏九龄也十九岁是四月初八日的生日，杨小香也是十九岁，是五月初五日的生日，杨小翠十七岁是五月初六的生日，洪玉耳也是十七岁是六月初三的生日，贝勒爷俱都办理完毕，还要与他们小哥儿五个举香，书中暗表，这小哥儿五个多大的造化，贝勒爷乃是一位未遇时的雍正皇帝，与他们小哥儿五个举香，错非是这个时候，谁敢劳动得起呀，贝勒爷命家人把香拿过来燃着，又教给他们一套祝词，贝勒爷将香高高的一举，插在香炉之内，先命司马良冲上跪拜，然后对天盟誓，贝勒爷在旁边高唱金兰谱的序词，司马良这才站起身形，按次序夏九龄等在神前行礼，宣誓礼毕，送神焚化钱锞纸码，事毕，兄弟们团拜，团拜已毕，然后与长者行礼，行礼已毕，彼此大家道喜，杨万春吩咐将香案撤去，重新预备酒席，仍然是两桌，小哥儿五个仍然在西面入坐，这边贝勒爷上手落坐，二位员外与侯童二位侠客相陪，众家人上来道喜，然后添酒上菜，罗列杯盘，酒肴交错，欢呼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二位员外看着他们小弟兄五个这一结拜为异姓的兄弟，更显着亲热，也是猜拳行令，热闹非常，就在这个工夫，见夏九龄离坐，来至贝勒爷的身边，低言说了几句，就见贝勒爷摇头说道："这可是胡闹"，童林在旁边看着，就知道夏九龄又要出故事，赶紧问道："贝勒爷，夏九龄他又出甚么主意"，这句话未说完，贝勒爷未能答言，就见杨万春与洪利二位员外，站起身形，向童林说道："请示侠客爷，他老人家是那一位贝勒"，童林自知失口，未及答言，贝勒爷赶紧站起来，向

童林说道："这都是你说话不留神，信口开河，怎么办吧，我也不必瞒着啦，实对你们二位员外说，我是大清国多罗贝勒，名叫胤祯，跟随童林至云南有些个要紧的事，路过贵庄，得与阁下相见，总算是有缘，二位员外千万不可声张，我是私离京都，若要是让外人知晓，于我诸多不便"，贝勒爷把话将说完，杨万春与洪利往后倒退，撩衣跪倒，口称贝勒爷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草舍生光，实我辈之大幸也，万望贝勒爷恕过，我等不懂得仪注，实在是罪该万死，贝勒爷赶紧转过桌案，伸手相搀，扭项向童林说道："这都是你，这是个甚么，总是你说话不留神"，又向二位员外说道："咱们不必拘束，咱们还是照常倒好，若要以贝勒呼之，那可是不客气啦，我可就不能在这里用酒菜，我当时就告辞，说着话，二位员外已然站起身形，彼此相让，复又入坐，镇东侠遂向贝勒爷问道："方才夏九龄与您老人家说些什么"？贝勒爷被侯振远一问，遂说道："倒没有别的事，皆因他们小弟兄们亲热，谁也不肯离开谁，杨小香杨小翠跟夏九龄商议，打算跟着一同上云南，这个事焉能办得，头一件玉耳父子相逢，尚未得亲热，我岂肯离人家骨肉呢"？童林在旁边不容侯振远答言，说道："这都是夏九龄的蛊惑，这个事是万万使不得"，这句话将说完，就见洪利站起身形，抱拳向贝勒爷说道："这件事倒可，这里头有个情由，就说我让爷你老人家，带他们三个人随同前往，您老人家也是决不肯担，这里面有个情由，是甚么情由呢，所以就为他们小弟兄多亲近两日，提起此话，可是屈指一算，有十八九年啦，只因我那年访友之时，路过郑家村，要按着郑家村离此六十余里，里面住着两个人，一个姓郑名奎字天雄，外号人称神刀红眉叟，皆因他是个天老，还

有一个姓高名麟字远甫，外号人称铁戟将，我访友与他二人相逢，此二人爱惜我，与我结为金兰之好，他们打算要把郑家村改为三义庄，与我商议打算同我到家中，迎接盟嫂，到庄中一同居住，当时被我将他二人拦住，我言说一人迎接家眷，不必劳动你们二位贤弟，我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事情我可没这么办，我怕的是日久，有一个言差语错，反为不美，我这才把他二人拦住，他二人也未到过我家中，也未与内子见过面，我由那一年，我可就够奔广东拜访王十古，后来我听说郑家村改为二老庄，到如今这些年，我是一趟也没去，如今贝勒爷奔云南，二老庄乃是必由之路，您把小香小翠与玉耳带着，一同起身，您若到了二老庄，见着郑奎，您就把他们三个人留在二老庄，容我与洪老员外道完了谢，一半日我必到二老庄，再把他们带回来，岂不是叫他们小弟兄多亲近两日，这个事据我想，大概使得吧”，贝勒爷将洪利所说的话听完，微然含笑，遂想道：“要是这么着又不好答言，然而心中不愿意”，看了夏九龄一眼，气昂昂的说道：“都得由着你，赶紧吃饭去吧”，夏九龄答应一声，仍然归坐，欢欢喜喜，此时酒菜已然上齐，大家用饭，工夫不大，大家用饭已毕，漱口净面，散坐吃茶。

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家人过来回禀，启禀洪老员外得知，外面有火神庙的方丈普妙普师傅求见，洪利闻听，赶紧说道：“有请”，家人转身形出去，洪利正要往外相迎，贝勒爷就见帘笼一起，方才那个家人由打外面，陪进一个和尚来，一看和尚好象貌，身量在中等的身材，穿着一件灰色大领僧衣，腰系绒绳，蓝中衣白袜开口僧鞋，手拿着拂尘，往脸上看，红润的脸面，顶平项圆，白头发碴，生得慈眉善目，鼻

直口方，大耳有轮，临至屋中，冲着洪杨二位员外合掌问讯，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说道："二位员外一向可好，小僧普妙自从洪老员外带着众位少爷回宅，我就赶奔杨家堡，面见洪方洪老员外，将丙南公与洪玉耳父子，滴血相认的情由，向洪方洪老员外细说一遍，洪老员外听着很喜欢，人家说得好，但愿玉耳认祖归宗，一家团圆，了却自己一生的心愿，决不敢望报，告诉我，教我禀知二位员外，千万不可前去道谢，既是人家员外那么说啦么，有什么事都有小僧替您代办一下，我到此禀知二位员外，再者有玉耳穿戴的鞋袜，我都与您拿了来啦，交与您的贵管家啦，正说着话就见外面管事的，手提着一个蓝布的包袱，拿到屋中，和尚用手指着包袱说道："这个包袱就是，我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也要跟众位告辞"，洪利容普妙将话说完，遂说道："普师傅您先别忙，虽然人家是那么说，我是万无不到之理，怎么着也得请高僧引我，到洪老员外那边前去道谢，您稍微等一等"，用手指着贝勒爷说道："这位乃是国家的多罗贝勒，他老人家的官印叫胤祯"，和尚闻听，赶紧合掌当胸说道："原来是贝勒爷大驾光临，恕小僧礼貌不周，望贝勒爷恩宽赦宥"，贝勒爷虽然不愿意露本来的面目，已然被洪利说出来啦，也就无法，和尚正要跪拜行大礼，贝勒爷赶紧伸手相搀，说道："高僧请起，休要折受胤祯"，和尚站起身形，洪利又与和尚介绍二位侠客，普妙一面相见，随着上下打量二位侠客，彼此介绍已毕，大家让和尚入坐，镇东侠又命小弟兄过来与和尚行礼，相见已毕，大家归坐，五位小英雄旁边站立，和尚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老人家不在京都，今同二位侠客来至敝处，有何公干"？贝勒爷闻听，看着童林说道："既然都没有外人，莫若说了吧"，遂

用手一指童林，就把自已与童海川出都，前后的情由，对着二位员外与和尚细说了一遍，大家方才知晓，贝勒爷又说道："我们事情是限期要紧，不敢沿路逗留，我们饭也吃完啦，还是就要告辞起身"，童林听着心中说："不走也没有什么想头啦"，就听贝勒爷吩咐他们小弟兄收拾包裹，二位员外也不敢多留，惟有杨万春在家人耳边低言而语，说了几句，家人出去时刻不大，由外面托进一个铜茶盘子，上面铺着一张红绵纸，里面放着半盘散碎的银子，来到杨万春的面前双手递过去，杨万春接过这盘银子，双手捧着，来到贝勒爷的面前，说道："我等不敢送与爷程仪，这是我等一点孝敬之心，望爷笑纳"，贝勒爷见杨万春相赠路费，到是很恭敬的样子，自已又不好受。回头看着童林说道："海川，这个使得吗？"童林闻听，心说：贝勒爷脸皮练习的太厚，吃着喝着临走还要拿着，要不要问我作什么呢，既然问我，咱们就拿着，免得路上川资缺乏，童林负气向贝勒爷说道："请您看着办罢，有甚么使不得呢"，说着话，把自已蓝包裹拿过来，打开包裹扣，接过铜茶盘子，哗啦的一声，倒在包裹之内，镇东侠在旁边看着，脸上有些个不挂，已然童林把银子收起来啦，也就无可奈何，此时五小俱皆把包裹收拾齐毕，各人带好自己的兵刃，贝勒爷率众这才告辞，二位员外与和尚往外相送，贝勒爷出离大门，三位直送至在村口外，彼此都有些个恋恋不舍的意思，洪利又与贝勒爷说道："您老人家见着郑奎高麟替我致意，就说我一半日必到，贝勒爷点头应允，拱手告别，二位员外与和尚回庄，暂且不表。单说贝勒爷与二位侠客，带同五位小英雄，一同起身，起身的时候可就晚啦，天色已过申时，沿路之上，盟兄弟小哥儿五个说说笑笑，走了约在三十余里，可

就得寻店住宿，头天住在店里头，童林皆因贪赶路程，由店内起身又早，一路之上观不尽道路上的村景，正往前走，天色已至巳牌的时分，这小哥儿五个在后面走着，均皆早就饿啦，又不敢开口，其实贝勒爷早就看出来啦，贝勒爷此时也有点腹中饥饿，回头叫道："海川"，童林接着问道："爷您有什么事"？贝勒爷说道："天虽然是早，我可是有点饿啦，此处可有村庄镇店，咱们还是寻处打尖的是"，童林闻听，举目抬头一看，用手向西南一指说道："爷您请看，这西南上不是镇店吗"，贝勒爷顺手抬头一看，就见对面碧森森的一片村庄，贝勒爷看罢，迈开大步带同众人向前紧行，工夫不大，来在这庄的东村口，一进了东村口，见街道宽阔，对面的买卖，人烟稠密，打算找个饭馆吃饭，完全是小饭铺，天气又热，贝勒爷看着很不如意，直走到西村口，就见南面有一座酒饭楼，明三暗五的门脸，彩绘的一新，就见上面楼窗儿开着，当中门口上面悬着一块匾，上面黑匾金字，写的是望友楼三个大字，一进门西面万字柜，里面坐着一位掌柜的，正在那里写帐，在门前站着一个伙计，年纪约在二十余岁，看着很精神，身穿蓝布裤袄，足下白袜青鞋，剪子股的小辫，脸上五官透着很滑稽，胳臂上搭着一条手巾，在门前让客人打尖，口中说道：＂客人打尖别往下走啦，出了村子，就没有打尖的所在啦，众位别往下走啦，楼上凉快，何必往下赶站呢，众位里边请吧"。贝勒爷一看这个地方倒不错，回头向镇东侠说道："这个地方倒好，咱们在这儿吃点甚么再走不迟"，镇东侠点头说道："也好"，于是众人进了望友楼，靠东面的楼梯，贝勒爷在前，众人随在后面，腾腾腾的上了楼，贝勒爷来到楼上，举目一看，好清雅，南北楼窗儿开着，来往的过堂风，甚

是凉爽，里面一概俱是硬木的桌椅，兀凳，擦得很亮，靠着东面的粉壁墙，家俱都很干净，贝勒爷看着楼上清雅，背着手够奔南面楼窗，来到窗台，顺着楼窗往外观看，俱都是村中的民房，柴篱草垛，犬吠不休，村中的小儿，穿着红衫绿袄，在后街中游戏，也有些绿柳垂杨，耕田的农人靠树仰面倚锄休息，卖酒人肩负酒担，贝勒爷由南面楼窗儿，转到东面，见粉壁墙上书写着各种的诗词，也有不成文的，也有三条腿的，也有一顺边的，也有不像字样的，贝勒爷看着倒好笑，不问可知，必然是行路的过往君子，饮酒发狂，用笔在粉墙上乱抹，看着倒是可笑，贝勒爷转到北面，顺着楼窗往外面观看，却原来就是方才走的那条街道，西村口之内，见街道上来往行人不断，也有骑驴的，也有背着行囊褥套的，贝勒爷暗自思想：奔波道路，俱都是名利之客，不过多受些个风霜之苦，贝勒爷举目抬头一看，有一件差事，甚么差事呢，街道的北面有三座住宅，俱都是砖瓦房，楼上正得看，里面的房子，俱修盖的都是一样，俱都是清水脊的门楼带门洞，连门儿俱都是一样，东西皆有人居住，惟有正当中这所住宅，并无人居住，双门紧锁，贝勒爷看着 心中纳闷，心中暗想，不问可知呀，这所宅院必是赃房，或是闹鬼，不然很好的房子，怎么没有人住呢，若要知这所住宅的缘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贝勒作媒小侠喜结良缘　吉人天相洪利全家团圆

却说贝勒爷看着心中思想，正在出神之际，就听旁边有人说话，说道："爷台您看着这房子有点异样吧"？贝勒爷听旁边有人说话，倒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却原来是方才在门前站着的那个跑堂的伙计。书中代言，方才在门前让客的那个伙计，他就在楼上当了过卖，见众人上楼，自己也就跟上来啦，算计着众人业已落了坐，必然要酒要菜，万没想到大家不入坐，围着楼上往四外了望，伙计心中说：这几位不是吃饭来啦，是逛楼来啦！伙计跟着转了个弯，由南面直转到北面，见这位客人手扶着楼窗，目不转睛向北面观看，看了老大半天，伙计忍不住的问道："您看着异样吧"？贝勒爷听伙计这一问，遂说道："不错，我看这三座宅院很好，当中怎么没有人住呢"？伙计说道："是不是，我就算计您必是这句话，您必然疑惑当中这座宅子是闹鬼，爷台您想错了，方才上楼的时候，大概您看见我们这个字号啦，叫作望友楼，提起来您也爱问，我也爱说，我姓王，皆因我爱说话，人送我一个外号，叫话把王三，你老人家看见了没有？上下这两所宅院，住的都是我们东家，当初都是保镖的，东边住的姓高名麟，字远甫，外号人称铁戟将；西边住的姓郑名奎，字天雄，外号人称神刀红眉叟，在镖行很有名望，说这个话有二十年啦，他们二位结交一个知己的朋友，姓洪名利，字炳南，外号人称左臂神刀，也是镖行的人物，老哥儿三个情投意合，

可就拜了盟兄弟啦。原先我们这个庄子叫郑家庄，就皆因我们二位东家交了这位朋友，打算要把庄子改个名子，叫三义庄，老哥儿三个商量好了，要把房子落地重修，修盖都要一个样儿，这位姓洪的是东西湖城柴河口的人氏，我们二位东家打算商量好了，预备车辆，把盟嫂接了来，在一处同居，这位洪爷不让我们二位东家去接，说的也好，何必又劳动你们呢，我去把你嫂子接了来，你们还见不着吗？我们二位东家也不敢再三的勉强去，洪爷就走啦，接家眷去啦，一去就没回来。后来我们东家一打听，可了不得啦，柴河口发了大水，这位洪爷出外面访友去啦，一家子都被水冲了去啦，我们二位东家一听这个信，可就急啦！把家中事情安置安置，老哥儿俩背上小包裹，前去访洪利洪炳南，这一去可就是整整的六年，也没把这位洪老员外访着，赶到回了家中，只因盼望良友的心切，原先这都是民房，我们二位员外拿钱，把这个房买过来，在这里盖了一座饭馆，字号叫望友楼，取其盼望朋友的意思，这个饭馆里卖钱多少都不要紧，就为的是我家二位东家，来到楼上吃会子茶，把楼窗儿开开，就站在您站的这个地方，就看着中间这所宅院掉泪。您没有看见吗？这三所宅子，都盖的是一个样，不但房子盖的一个样，里面的木器家俱摆设也都是一个样，连尿桶都是一个样，这老哥儿俩，天天站在这个楼窗看着这所宅院，就如同看见良友啦，哥儿俩看着这所宅子伤心，扶着楼窗儿掉眼泪，你老人家不信，看看你脚底下那都是眼泪的痕迹，说句谎话吧，净眼泪流了够有八大盆。再者，世界上交朋友，人人都说桃园三结义，咱们可没看见，要我们东家拜这盟兄弟，真可称得起世界上没有”。贝勒爷把跑堂的话全都听完，叫道：“话把王三，你见

过这位洪老员外吗”？王三接着说道：“尚没见过呢”！贝勒爷说道：“我与你见见”，回头望着洪玉耳说道：“你过来”，洪玉耳赶紧过来说道：“爷，你老人家有什么事”？贝勒爷对着话把王三，用手一指洪玉耳说道：“我与你见见，这就是炳南公洪利的少公子，名叫洪玉耳”。伙计闻听，用目上下打量打量洪玉耳，口中说道：“这就是那位洪少爷”？玉耳答言说道：“不错，正是在下，只因奉我父之命前来，与我二位叔父请安，我父不久前来，有劳你替我回禀一声，我的名子叫洪玉耳，千万说明白了”。伙计闻听，赶紧行礼说道：“原来是少爷到啦，恕小子未能远迎，我这里给您行礼啦”！说着话，就要跪倒磕头，洪玉耳赶紧把他扶住，王三说道：“你在此稍候，我去去就来。”一面说着话，一面往后倒退，你倒是留神楼口啊，一脚登空啦，顺着楼梯咕噜下去啦，滚在楼梯之下，差一点没把脖子闪了，爬起来报信去了。楼上贝勒爷一干众人，看着话把王三倒是可笑，贝勒爷心中又赞叹，高麟郑奎交友的至诚。众人在楼上将要落坐，就在这个工夫，就听下面楼梯腾腾一阵乱响，首先上来了二位，前面走的这个人细条身材，白净面皮，眉清目朗，准头丰满，唇似涂朱，大耳有轮，花白剪子股小辫，颔下三绺黑髯，身穿宝蓝绸子褂，脚下白袜云鞋，清神百倍。后面跟着一人，身量不算甚高，身穿米色绸子长衫，蓝绸子中衣，白袜云鞋，往脸上看，原来是个天老，黄发蓬蓬，剪子股小辫，白生生的脸面，两道黄眉，一双黄眼，鼻如悬胆，唇似涂硃，黄茸茸的胡须不多，也很精神。后面跟着四五个家人，一同上得楼来。贝勒爷就听前面走的那个人说道：“洪玉耳侄男在那里”？洪玉耳只因没有见过二位叔父，遂向前抢步，口中说道：“那位是郑叔父，那位是高叔

父？侄儿洪玉耳参见”！前面细条身材，三绺墨髯的接着说道：“我叫高麟”，后面那个人又接着说道：“我叫郑奎”。洪玉耳闻听赶紧向前跪倒行礼，口中说道：“侄儿参见二位叔父”，高郑二位急忙伸手相搀，遂说道：“侄儿到此汝父何在”？洪玉耳接着说道：“还有几位英雄侠客在此，孩儿愿借叔父宅第谈话，望叔父头前引路”，高郑二位抬头看了看老少的英雄，情知有事，只得抱拳向众位说道：“此处亦非谈话之地，请众位寒舍待茶”，贝勒爷赶紧抱拳说道：“既然如此，就到贵府打搅。”于是大家一抱拳，高郑二位头前引路，顺着楼梯下楼，出离了望友楼，够奔西宅院郑宅而来。来到郑宅门首，郑奎往里面相让众人。贝勒爷在前面走，进了大门，里面一断花瓦子墙，当中月亮门，迎面的木头影壁，进了月亮门，里面是东西配房，当中大厅。众人来到大厅的门口，家人掀起帘笼，往里面相让，里面是三间一通连，屋子里面是雪白粉壁，几榻光明，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洪玉耳看众人进到屋中，赶紧说道：“二位叔父我与您引见引见，”说着话，用手一指贝勒爷说道：“这是国家多罗贝勒爷，姓胤单字名祯”，二位闻听，原来是贝勒爷驾临，赶紧跪倒行礼，口中说道：“不知贝勒爷大驾光临，恕村民未能远迎之罪”，贝勒爷赶紧伸手相搀，说道：“不可拘束，咱们还是随便谈话的好”，高、郑二位站起身形，洪玉耳跟着让他们与侯、童二侠相见，高、郑二位俱都相见已毕，洪玉耳又与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与高、郑引见已毕，然后大家彼此让座，仍然将贝勒爷让在上手，众人按次序相陪，家人献茶，茶罢搁盏。郑奎向洪玉耳说道：“你由何处至此，汝父现在那里”？洪玉耳遂就把遭水灾遇救，父子对刀相认，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高

麟、郑奎将话听完，不由得叹息，遂又请示贝勒爷因何来到敝处，此时贝勒爷也就不瞒着啦，就将自己与童林出都聘请镇东侠，两次杭州摆擂，过湖南路过杨家庄，拜访杨万春，巧遇洪玉耳，前后的情由，也就说了一遍。只顾这么一说话不要紧，天色到了巳牌已过，郑奎想起来啦，向洪玉耳问道："你们爷几位还未能打尖吧"？洪玉耳带笑说道："我们爷几个要是打了尖，焉能到得了望友楼呢，我们倒是未打尖"。郑奎闻听说道："这是怎么说的，只顾大家谈话，忘了大家用早饭"。赶紧命家人到柜上，教他们预备酒菜，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进来手下人摆设桌椅，擦抹桌案，摆上杯箸菜碟，郑奎请贝勒爷并同二位侠客入座，说道："爷大驾光临，来到敝村，不过是薄酒素菜，请爷您包涵着点用吧"！贝勒爷在旁边早就看明白啦，心中想了半天，看起来江湖道，何等的义气！只要见着，就像一家人似的，今又见郑奎至诚相让，未免更透着心中欢喜，遂说道："既是自家人，我们也不客气，来到就要搅扰，咱们大家是随便坐"，说着话大家入坐，仍然还是两桌，两边小哥儿五个，正当中贝勒爷，上坐二位侠客，与二位员外相陪，家人添酒上菜，大家彼此谈心，等到用完了饭，天可就不早啦，申牌已过，童林打算跟贝勒爷商议告辞起身，怎奈郑奎十分挽留，为的是让他们小弟兄多亲近几日，贝勒爷见郑奎如此挽留，只得应允，明日起身。大家散坐闲谈，直到用完了晚饭，时间已至初鼓之后，二位员外是怕众位一路上的劳乏，恐怕多谈不便，遂命家人把西厢房收拾干净，南里间教五位小英雄住，北里间请贝勒爷三位安息，家人都预备好啦。家人收拾齐毕，禀知员外，郑老员外站起身形，遂向贝勒爷说道："论起来应当陪着

众位多谈，皆因怕大家一路劳乏，请大家早些安息，明天早晨再谈”，贝勒爷站起身形说道：“二位员外，我们来到贵庄，多蒙员外如此的招待，我们在贵府打搅，这真是出乎情理之外”，郑奎含笑说道：“这就是您赏脸赐光，恐怕我们还巴结不上啦”。说着话，就叫家人掌灯，家人早就把灯光掌上，郑奎打起帘笼头前引路，由上房屋中出来，够奔西厢房，来到屋中灯光明亮，进了堂屋，来到北里间，贝勒爷一看床榻之上，被褥业已收拾齐整啦，三位在床榻上落坐，五位小弟兄在地下站立，员外向五位小爷说道：“你们回头在南里间屋中安息，晚间若要小便，你们就出离西厢房，往北靠着上房的西边，有个夹道，夹道西边有一个角门，出离角门，有一个西跨院，随便走动都可，我也要告辞，歇着去啦”。遂向贝勒爷告辞，二位员外出离西厢房，够奔上房，到上房老哥儿俩也得商议商议，若要盟兄来了，把当中间这所院子也得收拾收拾，盟兄既然失家，也得与盟兄筹划，二位员外够奔上房去了。

单提贝勒爷看着他们小哥儿五个，在地下那儿站着，贝勒爷说道：“你们也睡觉去吧”！司马良答应一声，带着他们哥儿四个，出了里间屋，来到外间屋，遂向夏九龄说道：“我可要出去告告便，你们睡觉去吧”，夏九龄说道：“我也去”，又向他们三个人说道：“你们怎么样呢”？洪玉耳说道：“我没有尿，”夏九龄说道：“不行，你们没有尿，也得跟着去，挤一点”。司马良一摸腰间练子锤，还没放下啦，还在兜囊之中带着啦，又一想也就不必取出来啦。司马良遂带着他们小哥儿四个，出离西厢房，够奔北边的夹道，又一看月色如银，清光似水，照如白昼一般，来在夹道一看，果然西边有个角门，

哥儿五个出离角门，一看四四方方一个大院子，靠着南面堆着好些木头，砖瓦。

书中代表，这是郑奎新近买过来的，那么一座院落，打算要盖房，还未盖，司马良一看院子里很亮，怎能够站在那儿就溺尿呢，一回头看见自己住的西厢房后房山，有一片黑影儿，皆因是月亮才由东面上来，照不着的缘故。司马良向众人说道："莫若咱们就在这边走动倒好"，夏九龄说道："您别忙，咱们既然是拜了把兄弟啦，溺尿咱们也得有个次序，大哥您站在北边，您是头一个，我是第二，洪玉耳是最末，谁让他是老兄弟呢"！洪玉耳一听心说：这倒好，溺尿我都在后头。司马良站好，大家按次序站好，其实就是司马良一个人要溺尿，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尿，被夏九龄这么一捣乱，彼此都是小孩的性质，又好玩皮，没有尿也得跟着比着，这五个人将要溺尿，猛听得嗖的一声，可把这哥儿五个吓着啦，尿也回去啦。五个人就往地下一扒，借着月色的光辉，就见由打西墙窜进一个人来，看的真而切真，一矮身形，直够奔东北，赶情东北角东墙上有一个小角门，贼人够奔这个角门，正由他们面前经过，分外看的清楚，看贼人混身上下一身青，头上青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身上穿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黄绒绳勒成十字绊，背后勒着刀，三蓝的水裙，兜裆㨰裤，脚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皆因他走得快，五官看不清楚。司马良到了是比他们哥几个明白一点世故，一看就知不是好人，司马良随着一矮身，也就跟下去了，后头就是一串，这个小子也是不走运，命中犯五鬼。司马良眼见这个贼人并不窜墙，顺着角门进去啦，司马良一看，就知道这个贼是外行，论起来绿林道，逢门不能擅入，不应当走门哪，赶

到司马良来至门首，往里一看，原来是一座院落，北边明着，五间高楼，两旁边的明楼梯，就见楼上西边的三间，没有灯光，东边这两间灯光明亮，有妇女的人影儿，在窗纸上乱恍，并有说话的声音。就见这个贼人，身形还是真快，早就上了楼啦，蹲在窗户台下，用胳膊肘胯住窗户台，大概是把窗棂纸戳了个窟窿，往里面观看。司马良又见楼下摆有荷花缸，两旁摆着的花卉，一盆挨着一盆。没有容足之地，难以动手，此贼夜内入宅，专奔后楼，必不是好人，务必将他当场捕获，自己想到这里，将身形一矮，施展矮走蛇行式的工夫，够奔东西楼梯，后面众小弟兄，也就跟下来了。来到楼下，顺着楼梯而上，众人是鱼贯而上，司马良早由腰间取出亮银练子锤，来至在贼人身背后，贼人只顾向屋内观看，不防后面来人，这就是贼人的报应循环，那么他往屋内看的是什么呢？书中代表，这位郑老员外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年方一十七岁，乳名玉兰，郑老员外夫妻爱如掌上明珠，终日跟随乳母在后楼习学刺绣，姑娘的女工针线甚好，如今天交初鼓，安息太早，故而在灯下刺绣，常言有句话，灯下观美色，那看着怎么样呢？贼人看见屋中的美人，果然是长的好，看着怎样的好看呢？好看就得了么，何必您多问呢，著者说书说到此处，自己原有份心愿，因为别人每逢说到淫贼夜间采花，贼人在窗棂外往屋中观看，女子如何标致，何等的美妙，怎样的袅娜，必要描写的清清楚楚，肉离见骨，惟有在下不然，本来说书与著书关着一份口笔之德，著者的志愿，若遇好家妇女，无非就是轻描淡写，并非是著者不能掰瓜露子写出来，等待咱说到后部，我再细细的写出来，后面有得是淫妇淫女的故事，可是这么着，若写的不像人话，诸位可别嫌厌气，此时无非

暂表贼人站在外面，往屋中观看女子长的貌美就是了。贼人只见前面的美色，不顾后面的报应临头，司马良见贼人如此的举动，概不由己的气冲牛斗，手擎亮银练子锤，有心要把贼人打死，又怕没有活口，自己一想，莫若用练子锤将贼人双腿绕住，往回一拉，拉倒了他生擒活捉。想到这里，双手一抖练子锤，哗啦一声，将贼人双腿绕住，贼人一觉双腿绕住，可就逃不了啦，贼人想要脱逃，那焉得能够！司马良双手用力一带，贼人的乐可就大啦，整个闹了一个嘴啃地，司马良向前赶步，用磕膝盖点住他的后腰，回手解贼人的绳绒，搬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将贼人寒鸭凫水捆好，屋里面可就有了声音啦，乳娘与小丫头们在屋中陪着姑娘作活，听窗棂外哗啦一声就知道外面必有匪人，一齐喊道有贼，司马良众人在外面业已当场将贼拿住，就应当告诉婆子，我们将贼人业已拿住啦，也就不至于大惊小怪啦，无奈这些个人，俱都是小孩子的性质，夏九龄这孩子更玩皮，他也不论这个地方是甚么所在，他站在楼上大声喊嚷，喊道："后楼有了贼啦"，这一嗓子不要紧，司马良一听他这一嚷，怕的是前面的人赶到了，若要问你们五个人到后楼作什么来，又怕自己没有可说的，司马良虽然把贼人拿住，打算到前面前去报信，诉说经过之事，自己这才转身形，够奔楼梯。他这一奔楼梯不要紧，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也想上前面去报信，五个人一齐够奔楼梯，彼此乱挤乱碰，噗咚噗咚一齐跑下楼梯，够奔西边夹道，将来到西边夹道的当中，就见高麟、郑奎二位员外由前面而来。书中代言，高员外皆因盟兄洪炳南不久必到，他可就没回自己的东院，自从安置贝勒爷大家安息在西配房，他与郑员外够奔上房，到屋中相商盟兄来到的时候，当

中这所院子怎样的安置，因此哥儿两个在上房屋中有家人伺候，一面喝茶，一面谈论此事，弟兄们正在相商之时，猛听得后院喊嚷一声有贼，这一声可把郑奎吓了一跳，准知道后楼上有爱女与丫头婆子，倘若真闹贼，有了意外，这便如何是好，自己听见这一声，连兵刃都未拿，站起身形向外就走，高麟在后面相随。弟兄们出离上房，下台阶石，来到西夹道，正往前走，就遇上五位小英雄由后面飞跑而来，郑奎一见他们五个人，迎面而来，以为他们不知道是小姐的后楼，无心中走到后面，在那里淘气，二位员外怒气勃勃伸手将司马良等拦住，问道："你们五个人上后楼作什么去啦"？夏九龄接着说道："您到后面看看去吧，后面闹贼被司马良擒住啦，还在楼上捆着呢"！郑奎闻听将手一放，冲着他们五个人哼了一声，弟兄二人带着家人向后面去了。这五个人顺着西边夹道，来到西厢房，房沿下，见镇东侠怀中捧剑，童林怀抱双钺，贝勒爷正当中曲着腰，用手提鞋，这三位因为什么出来呢？他们三人尚且未能安息，贝勒爷在北里间脱鞋上炕，盘膝而坐，镇东侠陪着贝勒爷说话。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后面喊叫有贼，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看着童林心中想道：我们即为侠客，初次来到人家宅院，就赶上今夜闹贼，总是我们弟兄名誉不真，枉称侠客，想到这里，也未与贝勒爷童林商议，回手掣剑，童林见老侠客掣剑，向外就走，不知老哥哥是何用意，跟着打包里亮双钺，也就跟出来啦，贝勒爷见此光景，也就由炕上跳在地下，没有工夫提鞋，塌啦着两只鞋，来在廊沿下，就见本家的二位员外够奔西夹道去了，因此贝勒爷站在那儿提鞋。其实，镇东侠出离屋中之时，就见高、郑二位员外由上房出来，够奔西夹道，只因二位员外并未要求，自己不能跟

随二位员外够奔内宅，故此与童林站在此处听里面的动作，倘若里面贼人势众人多，然后再命家人引路奔够里面，协助员外拿贼，这是镇东侠作事的一番慎重。就在这个工夫，五位小英雄由后面而来，镇东侠一看，他们五个人慌慌张张，老英雄心中就明白一半，不问可知，这五人淘气不懂得礼法，跑到人家后面去啦，内宅的人不认得他们，拿着他们当贼啦，果然若要如是，回头必当严管，等到五人临至面前，镇东侠问道："夏九龄，你们无故往人家内宅去作什么"？夏九龄赶紧答道："师伯若问，只因里面闹采花贼"，这个贼字尚未说出，被镇东侠恶狠狠的唾了一脸吐沫，跟着说道："呸！满口的乱道"，镇东侠不能不唾他，皆因员外内宅这采花二字说不得，与内宅妇女名誉有关，夏九龄年轻不懂得时务，镇东侠方才唾了他一口。镇东侠又把夏九龄叫至近前，细细的盘问，后面因何闹贼？夏九龄又不敢不明说，遂把弟兄五个人在西院小便，贼人由西墙而来，前后的始末，细说了一遍。镇东侠将话听完，向夏九龄唤道："汝五个人还不后站"！镇东侠虽然听夏九龄一片言词，心想后面有这件事便罢，若后面没有这件事再打不迟，镇东侠陪着贝勒爷在廊沿下，等的工夫不小，方才见二位员外由夹道转过来。书中代言，二位员外带着家人够奔小姐的后楼，家人不敢上楼，管家带着家人在楼梯下等着，二位员外顺着楼梯上楼，来到楼上面廊沿下，就见楼板上捆着一个人，郑奎伸手将贼提起，顺着楼梯下楼，交与管家的，命家人将贼人身背后的刀解下去，好好的命人看守，休要叫他脱逃。

员外将话交代明白复又上楼，站在楼门外，郑奎痰嗽一声，说道："你们不必惊慌，不是咱院内闹贼，是街坊家闹贼，

跑到咱们院里来啦，已竟拿住啦，不必害怕”。又叫道：“乳娘，你们把屋中灯烛收拾好了，我还要到屋内看看姑娘吓坏了没有？把房门开开，太太平平的这是怎么说的呢？无故的街坊家闹贼”。还算好，乳娘胆量不小。方才外面闹贼的时候，可把姑娘吓着了，姑娘藏在帐子后面躲避，乳娘随着就把灯息啦，小丫头们一个个东藏西躲，乳娘听外面的动作，就在这个工夫，听外面员外来到，在屋中这才把心放下去。乳娘说道：“员外稍为等等，容我们把屋中收拾收拾员外再进来”。乳娘在屋中找引火之物，将灯光燃着，一看小丫头们一个个吓的，也有躲在床底下的，也有在桌子底下蹲着的，小姐与乳娘藏在蚊帐之后，哆嗦成一团，乳娘赶紧过去把小姐扶起来，把衣服整理整理，房中收拾干净，乳娘这才开门。乳娘开门时候，外面刘氏安人带着丫头婆子早就来到啦，原来郑奎之妻刘氏安人，在东院居住，夜间听说女儿房中闹贼，可把老安人吓坏啦，听说此事，不顾命的带着丫头婆子够奔后院。安人到了，员外早就来到多时，夫妻见面，员外低言细说方才的经过，故而声音小。高员外、郑员外同安人说话，房中可是听不见，以至乳娘将门开开，才看见员外与安人同高员外一同到此，乳娘将身往旁边一闪，请安人同员外一同进到房中，此时姑娘已然知道将贼人拿住，父母业已到此，还有盟伯跟着来啦，姑娘此时也就不害怕啦，带着丫头往外迎接，见着盟伯、父母行礼已毕，在旁边一站。员外看姑娘这个样儿，心中也是有些个难过，父女的关系又没有别的可说的，无非用温语安慰安慰，可是暗含着嘱咐安人在姑娘身上留心，怕姑娘心窄，生出别的原故，安人应允。员外将事情安置好了，这才同高员外够奔前面，由后楼上下来，够奔西

面夹道。这么个工夫，管家的迎着员外回禀：“拿住的贼人现在已然押在前院听候员外发落。还有一件事回禀：贼来，东院也不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闹贼啦，韩老安人先打发人前来问问，说随后就到，前来看看姑娘”。郑奎闻听，只得点头，弟兄二人带着家人，由西边夹道将转过来，就见二位侠客同着贝勒爷，带同五位小英雄在西厢房房沿下站立。此时镇东侠与童林，早就把兵刃收拾起来啦，见二位员外由后面而来，贝勒爷带二位侠客向前迎着员外说道：“后面闹贼怎么样了？我等不放心”，郑奎带笑说道：“后面的事情到没有什么事，请众位到上房中再谈”，贝勒爷点头，众人随同二位员外一同来到上房。到上房大家彼此落坐，家人献茶，郑奎这才向夏九龄问道：“方才是你们那位少爷拿住的贼人”？夏九龄此时不敢多说，遂向员外说道：“您若问此事，是我师兄司马良拿获的”，郑奎复又向司马良问道：“少公子你们几个人如何拿获的？你要与我说来”，司马良看了夏九龄一眼，自己又不敢不说实话，司马良遂将弟兄五人在西院小便，恰遇贼人，由西墙跳入，就把自己率领他们弟兄四人，跟踪在后，在楼上怎样拿贼，前后事又细说了一遍。郑奎看了看司马良，还要问话，就在这个工夫，贝勒爷说道：“郑老员外，方才我听司马良所说的话，这个贼也真可恶，贼人现在那里”？郑奎说道：“现在外面命家人看守”，贝勒爷说道：“既然如此，把贼推进来，我倒要看看他”，郑奎闻听，吩咐家人将贼人推到屋中，家人闻听，答应了一声，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就见家人先把帘笼卷起，外面四个家人推着一个贼人，推推拥拥，推到屋中，贝勒爷一看，这个贼人长的真凶，身体长的不高，头上青绢帕罩头，斜勒麻花扣，周身一身青，脚下洒鞋，贝勒

爷焉能看得贯这种夜行人！生的面目凶恶，将然要问，就见镇东侠向家人摆手，说道："快与我推出去"！家人闻听，仍然将贼人推到外面去了。郑奎在旁边看着诧异，遂问道："老侠客适才要问贼人的来意，因何不问，就将贼人推出去，这是怎么回事"？镇东侠捻髯微笑，说道："请员外府耳过来"，郑奎一探身，镇东侠在郑老员外耳边低言说了几句，郑老员外点头说道："总是老侠客高明，愚见所不及"，赶紧把家人叫过来，在家人的耳边低言说了几句，家人答应一声，说道："紧遵员外之命"，转身退将出去。郑老员外复又落坐，这个事情，这么一办，连贝勒爷也闹的糊里糊涂，那么镇东侠与郑老员外说些个什么呢？

书中暗表，一来是镇东侠高明，再者镇东侠认识这小子，若凭镇东侠堂堂的侠客，怎么会认识采花的淫贼呢？这其中有个情由，这小子住家离巢父林甚近，他住在巢父林东北八里地，李海坞的人氏，他姓柳，单字名玉，江湖人称，拨草寻花客，他往这里作什么来呢？皆因他有个哥哥，名叫柳未成，外号人称窗前一枝花，他这个兄长在云南八卦山，后山充当一座小寨主，专管的是后山采药材的喽罗，每年必要到家中送银子，今年并未回家，那怎么能会到家呢？前文业已表过，火焚巢父林，吴得玉、柳未成二人被镇东侠结果性命，镇东侠命家人将二人死尸掩埋，那怎么会回得去家呢？柳玉他们家里可不知道，柳玉跟家里商议好了，打算去至八卦山，寻找他兄长，家中也很愿意。他本是采花淫贼，由打家中起身，沿路之上，这小子所作之事，真是万刮尤轻，无恶不作，往前行走非只一日，这一日行至在桃园县地面，正值禾稼正盛，行至在一个村庄，后面有一条小道，一看够奔西南，将

走至西庄墙外，听里面有呼丫环的声音，柳玉闻声扭项观看，见后楼上有一女子，微露半身，下为墙所隔，女子长的真是貌美多姣，丹青难画，柳玉心中暗想：常言有句话，僻巷出好酒，一个村庄真有这样美貌女子，哈哈，真是我运气来了，(倒霉劲才到)，不如我暂且找个树林，等到夜晚之时，收拾紧身利便，前去采花作乐，真是造化来了。这小子越想越高兴，遂在西面找了一个树林子，坐在那里，直等到天黑，忽听得村内将交初鼓，他就收拾夜行衣，将夜行衣换好，人家采花总在三更时分，皆因他心急，就在初更将过，他就赶奔庄内而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命中冲犯五鬼，他也想不到保镖的住宅，可巧是郑奎的住宅，偏巧五位小英雄正在西院溺尿，这就是贼人要报未报，时辰未到，报应临头，被获遭擒，也是他命该如此。又遇见镇东侠认识他，要依着郑老员外的主意，问明白了，明天一交官治罪，镇东侠与郑老员外的主意，当着众人在此不能问他，若要一问他，他说出采花二字，于郑老员外脸上无光，若要交官府当堂审讯，他供出采花与小姐名誉有关，那么怎么办泥？镇东侠出的主意，命员外多赏家人几两银子，在庄子后头，地边上叫家人深深刨一个坑，把这小子头朝下一埋，就算种起来啦，种起来是别名，正说就是活埋，趁着黑夜之间，无人知晓，就把这件事情遮盖过去啦，这个事情人不知鬼不觉，郑老员外一听，这个主意很好，真就按着那么办啦，众人焉能知晓呢，以至贝勒爷忍不住，向镇东侠一问，镇东侠不能不说，镇东侠这才将此事对众人说明，大家才知道镇东侠的用意。

此时天气仍然尚早，二位员外恐怕贝勒爷歇不过来，仍然请贝勒爷安歇，二位侠客只得随同贝勒爷，带同五位小英

雄够奔西厢房里安歇去了。独有郑奎、高麟不能安歇，一面吩咐家人前后严加防范，二位员外将兵刃预备在手下，前后院寻查，恐怕贼人有党羽前来搅闹，好在并没有动作，整整的一夜。顶到天亮，老哥儿俩来到上房屋中，命家人打脸水净面，梳洗已毕，二位员外这才由上房屋中出来，够奔西厢房，又不好呼唤，站在外面瘀嗽，其实里面贝勒爷与二位侠客早就起来啦，五位小英雄正在里面伺候贝勒爷，贝勒爷听外面有瘀嗽的声音，跟着也就瘀嗽了一声，就听外面有人说话，说道："贝勒爷起来了吗？"贝勒爷在里面接声说道："起来啦"，又听外面说"请大家上房屋里坐吧"，贝勒爷闻言，站起身形，带领众人出西厢房，就见高麟、郑奎站在台阶上，指手往上房让，贝勒爷含笑点头，一同够奔上房，单有家人伺候大空净面梳洗，大家梳洗已毕，散坐吃茶。

惟有郑老员外手擎着茶杯，目不转睛的观看司马良，看的司马良心中发毛，贝勒爷拿着茶杯，正自吃茶，猛然看见郑老员外这样神色，常言有句话，"伶俐不过光棍，聪明不过帝王"，贝勒爷早就看出七八分来啦，贝勒爷心中暗想：不问可知呀，必是昨夜晚间，司马良搭救他女儿，捉拿淫贼，再者司马良又是两位侠客的弟子，你说人品五官像貌，论武艺都好，大概郑老员外有意将女儿许于司马良，无奈难自己求，我们又是初次相交，员外又不好启齿，莫若我看两家俱是清白门户，我何不执斧伐柯，作为两下冰人，成全两家的好事？贝勒爷将茶杯放于桌上，看见郑奎正在出神，遂叫道："郑老员外"，郑奎猛然听见，贝勒爷呼唤，赶紧换容带笑，口中说道："贝勒爷，您有什么事？愿闻高论"，贝勒爷带笑说道："郑员外你看司马良品貌如何"？郑老员外闻听，心中也就明

白啦，知道贝勒爷猜出自己的心事，自己虽然有女，尚且未能许人，皆因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今闻贝勒爷之言，正中自己的心怀，赶紧答道："爷，据我看，司马良人品貌像无可选择，您老人家以为如何"？贝勒爷含笑说道："论起来我尚年幼，不当为此，如今你两家门当户对，我情愿作伐柯之举，员外你心意如何呢"？郑老员外闻听，赶紧站起身形，抱拳说道："恳求贝勒爷美意成全，我是求之不得"，贝勒爷闻听说道："员外只管放心，事成在我"。童林在旁边一听，心中说道：倒好，贝勒爷倒不白吃人家，带管说媒拉线。就见贝勒爷向司马良点手呼唤，叫道："司马良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司马良闻听，不知有什么事，赶紧来到贝勒爷面前，说道："爷，您有什么事吩咐"？贝勒爷说道："我倒是没有别的事，我问问你，定过亲事没有"？司马良闻听此言，脸上一红，可称得起双颊带赤，含羞说道："小子自幼随伯父在玉顶九龙观学艺，后来才拜我的老师，并未定过亲事"，贝勒爷说道："很好，今郑老员外家中有一小姐，尚未许人，长的很好，女工针线甚佳，可称得起扎拉扣绣，刺绣打朵，无所不精，可称得起上炕一把剪子，下地一把铲子，剪子是大裁小剪，铲子是司于中馈，作菜做饭全行，受过他娘亲的教训，还识许多文字，在家中常看圣经贤传，广览烈女传，知三从，晓四德，可称得起一位窕窈淑女。我既然为媒，你就当面应允，可也没有别的说的"，司马良闻听不敢答言，用目看着老师童林，童林看着贝勒爷心中暗笑，心中说：人家姑娘的事情，他老人家也不晓得怎么知道的？真是媒婆媒婆，不图赚钱只图吃喝，就图人家款待一顿酒饭，就支使得贝勒爷，瞪着两支眼睛撒谎。又听贝勒爷说道："司马良你是认可不认可？快说"，

司马良被贝勒爷挤兑的没有法子，遂向贝勒爷说道："贝勒爷，小子实不敢承认，一来未能禀知小子的伯父，再者未能通禀小子的恩师，岂敢擅自定亲，贝勒爷您老人家，多多原谅"，贝勒爷听司马良用言分辩，把脸往下一沉，口中说道："胡说！我在当中为媒，难道我就作不了你伯父昆仑道长司马空的主意吗？今有你师傅童林在此，他敢驳我的面子吗"？镇东侠在旁边看着，暗笑，心中说道：世界上还有瞪着眼睛作媒的吗？我此时先别答言，倒看司马良怎么样。就见司马良用目看着老师童林，童林冲着司马良点头，司马良会意知道师傅都不能作主，这个事情一定驳不了，遂向贝勒爷说道："既然是爷作主，小子不敢不应，愿听贝勒爷的吩咐"。贝勒爷鼓掌大笑，说道："倒了是小孩子一吓唬就成"，遂又向郑奎说道："我这个人作事必要作得完全，先给你们爷儿俩见见"，贝勒爷将话说完，将椅子摆正，把司马良叫过来，命他参见岳父。司马良不知道怎么个称呼，回头问夏九龄："相见的时候应当称呼什么"？夏九龄生来的淘气，本应当称呼岳父泰山，他偏不那么告诉他，夏九龄在司马良耳边低声说道："你称呼他泰山石敢当"，贝勒爷此时带着司马良，命他与岳父行礼，司马良真按着夏九龄的主使，冲着郑老员外跪倒，口中说道："泰山石敢当在上，小子司马良有礼"。贝勒爷在旁边一听，明知是夏九龄使的坏，在旁边赶紧答言说道："不要胡说，泰山石敢当是怕石匠，你应当呼岳父泰山在上，小婿有礼"，司马良听贝勒爷之言，明知道上了夏九龄的当了，赶紧把口改过来，说道："岳父泰山在上，小婿有礼"，这句话尚未说完，乐的郑奎手舞足蹈，伸手忙将司马良一搀，说道："贤婿请起，司马良跟着就站起身形。贝勒爷又向司马良说道："你们翁婿既然

是相见已毕，多少你可也得拿出点定礼来，不拘什么物件全行，此时虽然不能够迎娶，那时咱把事情办完，同着你师傅入都之后，再择吉日成礼，你有什么定礼拿出来，我交与你岳父”，司马良说道：“跟爷回禀，我并没有什么贵重的物件”，贝勒爷说道：“不用什么贵重的物件，只要是物件就可”，司马良正自为难，夏九龄从旁插言说道：“你既没有物件，你不会把金镖取出一支，以作定礼吗”？贝勒爷闻听说道：“很好很好，那么看你就取出一支来”。“司马良闻听，万般无奈，拿过包裹，打开包裹，由镖囊之内，取出一支亮银镖，先把镖尖子上毒药取下来，用纸包好，仍然放在镖囊之内，将这支镖双手捧至贝勒爷面前，贝勒爷命家人取一块红绸子，将镖包好，献于员外面前，口中说道：“金镖为定，以作标准，员外你拿到后面存放”。员外双手接过来，放在当中后案之上，回头吩咐家人，到后面命乳娘前来将定礼拿到桌面，家人转身形出去，贝勒爷与二位侠客与员外贺喜，高麟也与盟弟道喜。贝勒爷说道：“员外今日喜星临门，小姐的红鸾照命，这一杯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童林在旁边一听，心说：贝勒爷这顿饭是准吃上啦。其实贝勒爷倒是不为吃这顿饭，头一件是贝勒爷喜爱英雄，二一件是贝勒爷一阵的高兴，这也是大家福分所至，若不是贝勒爷高兴，求贝勒爷他也不管，郑老员外此时也是高高兴兴，吩咐家人预备酒饭，惟有童林在旁边暗自着急，心说：这一用酒饭，这一天的工夫，又算耽误啦！家人够奔外面，到望友楼告诉灶上，预备两桌上等的酒席，这里面单有人，把司马良带进去拜见岳母老安人，男女家人得着信与员外安人叩喜，真是忙个不了。这时候，酒饭业已备齐，家人把桌椅摆好，擦抹桌案，郑老员外今天是为

谢大宾，先把贝勒爷让在正当中，候、童二位侠客左右相陪，二位员外末坐，西面仍然是五位小英雄一桌，彼此说说笑笑，此时桌案上罗列杯盘，大家高高兴兴，就在这个工夫，忽然家人来到屋中站在二位员外面前，口中说道："今有炳南公洪老员外到"，高麟闻听，不由得心中欢喜，遂说道："快请"！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院中有人说道："二位贤弟在家吗？劣兄洪利来也"！

书中代言，为何洪利来的这般快呢？皆因他在贝勒爷他们走后，洪利就求和尚带至洪家堡，面见洪方洪老员外，前去道谢，以至见着洪老员外，洪老员外虽然是知道洪玉耳认祖归宗，总然是了却自己的心愿，虽然是喜欢，怎奈想起自己亲生之子，十六岁洪华，自从失踪到如今，音信全无，不由得两泪交流，洪利不知老员外的心事，以为是舍不得洪玉耳，赶到细一问，洪方这才把自己之子洪华十六岁失踪的情由，细说了一遍，洪炳南这才知道洪方的心事。洪利的主意，命洪玉耳为一子两不绝，洪方若有后，洪玉耳承继洪炳南香烟，洪方若要无儿，洪利再另娶妻生子，命洪玉耳接续洪方的后代香烟，洪方老夫妇也很愿意，彼此认为亲家。洪方员外欲要款待炳南公，洪利皆因杨家庄有事，这才与洪方告辞，和尚同洪利由洪家堡回来，和尚告辞回庙。洪利回到杨家庄，面见杨万春，将洪家堡之事对杨万春说了一遍。洪利在杨家庄住了一夜，次日用完了早饭，与杨万春说好赶奔郑家村，迎接洪玉耳他们回杨家庄，杨万春告诉洪利，如若他们小哥儿三不愿回来，就教他们在那里多住几日，也没有什么，弟兄二人商议完毕。洪利由杨家庄起身之时业已天交正午，虽然是六十里地，赶到了郑家村哪，天可就黑啦，洪利有意进庄，

与高、郑二位贤弟相见，又想黑夜之间，凡事诸多不便，自己一想，不如住在庄外店内，等到明天再去相见不迟，因此头一天晚上，洪利住在村外店内。今天一清早，由店内起身，来到郑员外的门首，正迎上家人向里面端菜送酒，洪利立刻把家人叫住，郑宅的家人一看认识是洪老员外，便问洪员外从何处而来，洪利对家人言说，由杨家庄至此，洪利一问："昨天可曾有人来在你们府上"？家人就把少公子同着侠客到此，还有几位少侠客，又把夜间闹贼的事情，对洪利草草一提，洪利这才命家人向里面通禀，跟着自己也就进来啦。里面吩咐，"快请"，洪利这才在院中答话，早就有家人把帘笼挑起来啦，洪利跟着上台阶，进了上房，看见迎面整桌的酒席杯盘罗列，酒肴满案，当中是贝勒爷坐定，左右是二位侠客相陪，高、郑二位贤弟脸上透着比当年发福，西面五位小英雄一桌，贝勒爷见洪利至此，大家彼此相让。洪利说道："这可是活该，贝勒爷与二位侠客未走，真是有缘。"此时高麟、郑奎过来与盟兄相见，口中说道："兄弟们自从分别，这些年可把小弟等想坏了，兄长在上，小弟参见，"洪利向前伸手相搀，口中说道："只因劣兄家道崩颓，都是为兄好学之故，若要听二位贤弟之言，何致如此？实在无面目与二位贤弟相见"。他们正说话之间，贝勒爷早就由桌案上面转过来啦，遂叫道："炳南公，你盟弟天雄的女公子，我从中为媒，许与司马良为妻，你应当与你盟弟道喜，论起来你们二位也得与他道喜，你们父子团圆，真可称得起双喜临门"！童林在旁边听着，实在忍不住啦，答言说道："既是双喜临门，这杯喜酒咱们一定要喝"。贝勒爷抬头看了童林一眼，大家彼此道喜，贝勒爷在旁边说道："既然洪老员外赶到，莫若叫家人安排一个

坐位，就叫炳南公一同饮酒谈心”，不等二位员外吩咐，贝勒爷命家人添设一份杯箸，家人将坐位安好，大家分宾主入座，高麟亲自执壶，与洪利满杯，弟兄们饮着酒谈心，各叙当年离别之情，谈到洪利全家被水灾，父子对刀相认，不由得大家凄惨。郑老员外又提起昨夜晚间闹贼，今天定婚前后之事，众人又是一阵欢喜，真可是酒席之前，悲喜交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洪利猛然抬头看见，那旁桌案上放着一个红绸子的小包裹，遂问道：“郑贤弟那边绸子包裹包着什么物件？”郑奎回头观看，说道：“这是你侄女的定礼，金镖为定”。洪利说道：“怎么还不拿到后面去呢”？郑奎接着说道：“业已叫乳娘两三次未来”，郑奎说着话，扭项向家人说道：“你们赶紧到后面叫乳娘赶紧前来，将定礼拿到后面”，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通知后面乳娘去了，弟兄们照旧饮酒。就在这个工夫，家人进来到郑奎的面前说道：“启禀员外得知，现乳娘奉员外之命，来取定礼，员外是让他进来，或是不叫他进来”？郑奎闻听家人之言，按说不应当叫乳娘进屋中，面见外客，又一想此乃是大喜之事，遂向家人说道：“叫他进来”！家人答应一声，遂将帘笼高挑，向外面说道：“员外吩咐，命乳娘将定礼拿去，送到后面”，就听外面答应一声，贝勒爷一看，从外面进来一个五旬上下的妇人，身穿蓝布裤褂，胸前一个油大襟，往脸上观看，一团的正气，不像女仆，就见他将到门首，用目向屋内看，身形往后一仰，翻身栽倒，当时气闭。众人一怔，向外面观看，只听得噗咚的一声，众人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洪利也栽倒桌前。童林一看，心说道：这贝勒爷也就不念喜歌啦，虽然是双喜临门，跟着就要犯重丧”。此时众人离座，郑奎一面吩咐家人到后面，叫丫头婆子前来

解救乳娘。众人赶紧过来，将洪利扶起来，坐在地下，把两腿与他盘好，后面有人扶着他的腰，将两只胳膊拢到前面，郑奎、高麟蹲在洪利的两旁，后面有人捶他的脊背，高、郑二位口中不住的呼唤：“兄长醒来！”此时后面丫头婆子也来到啦，将乳娘扶起，大家解救。此时洪利将然苏醒过来，就在这个时候，乳娘也就缓醒过来，洪利哭道：“贤妻呀贤妻”！旁边贝勒爷早就看明白啦，心中想道：莫非是洪利夫妻在此破镜重圆，夫妻在此相逢见面？贝勒爷虽然是这么想，书中暗表，谁说不是呢，那么说难道盟弟怎么不认识盟嫂呢？前文业已表过，洪利与高麟、郑奎结拜之时，高麟、郑奎与洪利相商，打算一同至东西湖城柴河口，迎接盟嫂，就便与盟嫂相见，给盟嫂在家中磕头，这个事让洪利给拦住啦，打算自己前去迎接家眷，洪利他的心意，不愿意弟兄同居，怕的是日久妯娌不和，耽误了弟兄们的交情，因此叔嫂未能见过面。那么杨氏安人又因何在此当乳娘呢？

这其中又有一段原因，前次表过，柴河口夜间水势暴涨，房倒屋塌之时，杨氏安人被水一冲，在挣命之时，用手抓住一扇窗户，被 水的浪头一打，顺着溜可就下来啦，被水一冲，就冲至在郑家庄正南二里之遥，地名叫板闸。这个地方有一段大堤，本处的村民，鸣锣聚众，一面在此保护河堤，一面在此捞救难民，将男子救上来带到清苗会，把女子妇人若要救上来，送到板闸村尼姑庵，若要捞上死尸来，写好了年岁相貌，留下标记，日后好叫人家认识，赶到这一场水灾过去，清苗会把男子一一的开发，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赶到没有路费，以至衣履不齐，都是清苗会垫办，这也是板闸村一份善举。就是尼姑庵救上的妇女也是如此的开发，就是亲

友离着远，村中清苗会备车还管送，必要问明了家乡住址，亲友们都在什么地方。其实杨氏安人也在被救之内，以至问到杨氏安人的面前，杨氏安人明知道在此遇救，离着娘家决不能远，有心说出娘家的名姓，人家会上必定把我送到娘家，就是到了娘家，我总算出了阁的姑奶奶，就是兄嫂不能说什么，难免手下人与邻右他们谈论，既然是出了阁，丈夫没有能耐，不能养家，以至叶老归秋，还得吃娘家，叫娘家养活着，一来自己脸上不好看，再者于丈夫名誉也不好听；自己又一想，丈夫临行将家务交与自己掌管，又不能保护他后代根苗，实无面目见娘家的人，又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临行时嘱托。这就是杨氏安人秉姓固执，不愿意回娘家，以至老尼姑问到杨氏的头上，杨氏安人可就撒了一个谎，对尼姑说道："我娘家姓杨，皆因将我许与洪姓为妻，娘家无人，丈夫在外贸易未归，家中只有两生日三岁婴儿，今被水灾，此子必然葬于江鱼之腹，只落得我在此遇救，孑然一身，我的命也就苦到万分，现在我虽然有命，天地间无我立足之地，师傅若肯慈悲，我情愿拜您老人家为师，不修今世修来世，永拜佛堂，日夜唪经，以渡来生，全仗师傅慈悲"。尼姑听杨氏安人这片的言词，说道："女施主，你不要糊涂着，我实对你说，我们这个地方，叫板闸村，就是那们一座尼姑庵，庙名叫水月庵，我的名字叫慈善，这是清苗会托咐我的事，所有被救的妇女，你还没看见么，俱都是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单独你没有亲故，还打算要出家。我实对你说，一来你年青，你自己没有主张，二来出家还有什么好处，日后你倘若要破了戒，也是我出家人的罪过，再者你丈夫在外面作买卖，日后你夫妻还有破镜重圆相逢见面之日，可是那时你就要抱怨我了，不如此刻深

实的拦你，你既是无倚无靠，我暂时收你做个徒弟，你先带发修行，日后若能与你丈夫相会时，你再还俗也不晚，如果过了五十岁你的心性也就稳啦，若再一心出家，我再与你削发，你想怎么样”？杨氏一听尼姑说的也对，只得点头应允。因此杨氏安人就住尼姑庵，暂时居住，跟随尼姑习学经卷，打扫佛堂，惟有一件，杨氏安人因乳哺甚旺，两乳疼痛难忍，老尼姑见此景况，又怕他日久成为乳疮，无奈日日与他用口咂乳，杨氏安人深感老尼之德。杨氏安人在庙无非是打扫佛殿，惟有老尼姑庙内清苦，还得天天出去募化，这一日老尼姑够奔二老庄郑宅前去化缘，手拿着香袋，来到郑奎、郑天雄的住宅，郑宅原是慈善的一个大施主，一到了门首，家人都认识他，慈善向前求人往里通禀，工夫不大，家人传出话来：“安人叫你进去”。老尼姑慈善跟着家人够奔里面，早有婆子挑帘笼，叫慈善来到屋中，老尼姑进了刘氏安人的卧室，就见刘氏坐在里间屋，面带忧容，又见床榻上躺着两生日三岁的女公子，呱呱的正哭，老尼姑明知道安人为此烦闷，佯作不知。将香袋放于地下，走至安人面前，合掌问讯，口念：“阿弥陀佛”，说道：“老安人多福多寿，多生贵子，合宅平安吉庆”，刘氏安人气忿忿的说道：“哎呀，二师傅，什么叫作平安不平安”！说着话，用手指着炕上的女孩，说道：“生了那么一个小丫头子，闹的合宅都不平安”。老尼姑闻听遂向安人说道：“这位小姐长的真好，您老人家怎么倒烦闷起来啦”？安人说道：“你有所不知，只因我生了这个丫头，我的乳就不足，与他贴哺些个糕干，他不好生吃，终日啼哭不止，叫人多心焦”！老尼闻听含笑说道：“安人您是一时心绕住啦，似乎您偌大的家财，雇上一个乳娘，也用不了多少钱，岂不是

小姐得其哺乳，您不是省一份心思吗”？安人不听此言则可，一闻此言，连连的摆手说道：“乳娘我可是不雇，乳娘我可实在用够啦”！老尼说道：“安人您怎么说用够了呢？我倒不明白，我倒要与您请教”。安人说道：“你有所不知，要雇乳娘你把他找到我家中，孩子要不认他的乳，就是未曾吃他的奶时，给他工钱小，他也能将就，只要是孩子一认他的乳，他就要拿捏人啦，不是要长工钱，就是吃好的，喝好的，还得给他做衣服，你就是全给他办到了，另外还得打首饰，你只要有一样不给他办到，他就当时辞活回家，你想想他要是辞活一走，孩子就得没有乳吃啦，师傅你看行不行，你就算全应允了，隔不了几天，他的当家的找他来啦，不是接他回家，就是家里有病人请几天假，回家看看去。什么回家看看病人，分明就是开方要钱，给少了还不行，你就是给了他钱，隔不了几日，他必得来一趟，绕着弯多花你的钱，还得受他们拿捏，他们拿着当买卖作，因为这个还得生气，我可让他们把我拿苦啦，他们当乳娘的有良心的很少，对待主家，因为这个昨天我一赌气，我把乳娘散啦，又搭着员外没在家，访朋友去啦，也没有日子回来，虽然我的奶不够吃的，我就喂他糕干，不过是个小丫头子，拿他也顶不了门，立不了户，死就死，活就活，反正我也豁出去了，我可不受当奶子的拿捏啦”！老尼姑慈善，闻听安人之言，心中暗想：此时安人正缺乳娘，我何不将杨氏荐到此处，一来小姐可以得其乳哺；再者我落个清静，也免我终日受累。遂向老安人说道：“安人您别着急，我给您荐一个乳娘吧”，安人闻听，皱着眉说道：“我可不要啦”！老尼带笑说道：“安人您老人家别着急，我与您介绍的这个乳娘，不是平常混饭的乳娘，此人乃是被水灾

逃到咱们这里来的，奶我是准保干净，我把他带了来，您老人家看，决不带乳娘的习气，您老看着好，您就把他留下，您看着不好，我就把他带走，决不能叫您为难，安人您想怎么样”？安人闻听，焉能有个不愿意呢，大凡世上为娘的没有不痛女孩的，只因没法子挤兑的，狠着心把奶娘辞了，今听尼姑之言，倒是很乐意：“明天你把他带了来，我看看，倘若是与我投缘，孩子认他的奶，我还要谢你”，那安人说着话，叫过小丫环来，与老尼姑拿来两吊钱，舀了半斗米，放在香袋之内，老尼姑致谢了安人，胳膊上挎着两吊钱，肩头上抗着香袋里的米，与安人告辞。也难为老尼姑，由打郑家村来到自己的庙门，用手敲门，口中叫道徒弟开门来，此时庙内杨氏安人，正在静室闷坐，思夫叹子，丈夫一去未归，儿子被水淹毙，尸骨无存，只剩得孤苦伶仃一人，连累老尼，思想起来，好不令人伤惨，不由得珠泪满面。自己正在忧闷之际，忽听外面叫门的声音，赶紧拭泪应声说道：“来了”！出离了静室，来到了山门，伸手将庙门开开，就见老尼姑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嘘嘘，杨氏安人赶紧伸过手去，将香袋接过来。老尼姑进到门内，随手将门关上，老尼随同杨氏来到东配殿静室。杨氏将香袋放下，打了一条热手巾，老尼接过来，擦了擦脸，杨氏把钱往桌子里推了一推，回头又斟了一杯茶，献于老尼面前，慈善喝了这杯水，稍为定了定神，看着杨氏笑嘻嘻的说道：“今天我到二老庄去了一趟，至郑老员外家中募化，正赶上老安人坐在内宅发愁，我一问因为何故，原来是安人有两生日三岁婴孩，缺乳之故，我看着孩子哭的撒泼打滚，甚是可怜，也是我一时心软，我可想起你乳汁甚旺，你又在我庙内受不了清苦，我想你是疼人家的孩积自己的德，你

的儿若要有命，日后母子可以相逢见面，这就是积下的阴功，望下儿女，你若是愿意，明天我就陪你去，你若是不愿意，作为罢论，我也不能相强你，你自己酌量酌量”。杨氏闻听心中暗想：难得了尼姑为我这分苦心，本来庙内实在是艰难，为我又多添了一份口食，莫若借着这个机会，疼人家的女孩，积德与自己的儿，万一上天可怜我母子，日后还有见面之日呢”！想到这里，遂向老尼说道：“师傅既然应允，徒弟焉敢驳师傅您老人家面子，倘若到那里人家看着不行，咱们再回来，可也无妨”。老尼姑闻听心中欢喜，遂说道：“你去做饭去吧，咱们是早点休息”。书中代表，老尼姑与杨氏安人言说，是二老庄，郑员外的家中，并未提郑家村郑奎郑天雄的家中，这个二老庄的名儿，是后改的，皆因杨氏不知是盟弟家中，随口应允老尼姑，若要知道是盟弟的家中，去当乳娘，至死也不肯去，这是书中的代表。直到用完晚饭，早早安息，次日天明，杨氏与老尼梳洗已毕，由庙内起身，尼姑把门倒锁了，老尼带领杨氏够奔郑家村而来。

来到郑家村，走进西村口，来至郑宅门首，先求家人往里通禀老安人，工夫不见甚大，就见家人出来，说安人命慈善将乳娘带到里面，老尼姑答应一声，家人头前带路，够奔里面。来到安人的卧室，此时早见婆子将帘笼挑起来，杨氏安人跟随老尼姑来到屋中，举目观看，就见正面椅儿上坐的大概是郑老安人，两边站着丫头婆子，安人面带忠厚，虽不说堂上一呼百诺，总算是富户人家。老尼姑向前问讯说道：“哎呦安人您老人家起得甚早，昨天我奉安人之命，回去与这位乳娘商议，这位乳娘他倒是很愿意，今天早晨我把他陪了来，与您见见”，说着话，回头向杨氏说道：“这就是本宅的

安人，脾气也很好着呢，待人也忠厚”。杨氏安人到此时心中一想，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得向前万福，口中说道：“安人您在上，我这里有礼了”。刘氏安人一见杨氏安人言语和蔼，也倒很看着投缘，遂说道：“不必行礼了，我把这个丫头抱出来，先教他试一试你的奶，只要是娘儿俩投缘，怎么着都好办”。说着话，叫婆子到里间屋，把小姐抱出来，双手递与杨氏，杨氏安人双手接过来，把自己钮扣解开，抱在怀中，将乳头放在小姐的口内，你说怪不怪，娘儿俩个真有缘，真就认了乳啦。刘氏安人心中甚为欢喜，遂向老尼姑慈善说道：“我看着这个乳娘就投缘的，你就先把他留在我们这里吧，我说这个工钱怎么样呢”？老尼姑含笑说道：“您只要看着他愿意，工钱您随意，没有什么说的”。刘氏安人听着到很喜欢，自己又赏了老尼姑二两纹银，慈善又谢过了安人，回头又嘱咐杨氏多耐点烦，在小姐身上多留点心。杨氏安人只得唯唯允诺，老尼姑慈善这才告辞而去。杨氏安人就在此，充当乳娘，虽然明知不是伴，只得且相随，日子一长了，刘氏安人一看乳娘的行动，也不是寻常当乳娘样式，并没有那雇工人的习气，奶还是真好又足又干净，刘氏安人可就不拿杨氏当雇工看待，以至吃喝穿戴，俱不用杨氏说话，刘氏安人到了时候，都给他预备齐了，每月还有两吊钱的工钱。日子一多，杨氏安人可就知道这是盟弟郑奎郑天雄的家中，虽然是知道，也就不能说出自己的真情实话，又一想，若要在此住长了，倘若自己丈夫要到盟弟家中，日后还有夫妻相逢见面的那一日，这就是杨氏安人心中暗含着的思想。又兼着郑奎也未在家，皆因是访洪利洪炳南去了六载，以至员外回来的时候，若要到了内宅，杨氏安人暗含着躲避，谁也看不出来。赶到姑娘大

了，一时与乳娘也离不开，因此这个郑奎就在后院，这才盖了一座后楼，作为小姐的深闺绣楼，就命乳娘同着丫环婆子，在绣楼居住，安人就在前面，为的是料理家政，彼此都方便，以至小姐长到十七岁，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可巧这一日夜内，小姐的后楼闹贼，整整的闹了一夜，好在把贼拿住啦，次日又有员外的朋友，来看望员外，员外又在前面客厅设酒款待贝勒爷，忽然又有家人传员外的话，叫乳娘到前面客厅去取定礼，听说是小姐的亲事有人说妥啦。杨氏安人得着这个信，知道员外在前厅待客，杨氏的心中本不愿去，恐怕遇见熟人，皆因前面三番五次的催促，杨氏安人万般无奈，这才跟随家人够奔前面，来到前面大厅，盼望家人将定礼拿出来，自己带到后面就完啦，不料想员外非叫自已到屋中去取不可，又不好不进去，自己万般无奈，只得跟随家人上了台阶。杨氏安人来到门口，家人挑起帘笼，杨氏用目向屋内一看，就见屋中酒肴满桌，群客聚集，一眼看见自己的丈夫洪利洪炳南在坐，一见丈夫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一来是见夫思子，再者在盟弟的家中充当女仆，又是羞愧，又想起自己百般的痛苦，不亚似乱箭穿胸一般，一时气闭，翻身栽倒，今被丫环婆子解救才缓醒过来，不由得痛哭的语不成声。屋中洪利此时也就被众人解救过来，洪利痛哭时叫出贤妻二字，郑奎跟着一问，这才知道乳娘原来是盟嫂，一时也追悔不过来啦，郑奎赶紧告诉家人，叫婆子到后面与安人说明此事，将盟嫂接至后面，重新见礼。贝勒爷早就看明白啦，叫家人把帘笼放下来，暂且回避。单表郑奎、高麟随同洪利带领洪玉耳出离上房门首，洪利夫妻相逢见面，悲喜交加，说不尽的心中百般的难过，无非是夫妻对面而泣，惟有洪玉耳知道是自己生

身之母，将身向亲娘怀中一扑，口中叫道娘亲啊，放声大哭，母子们相认。此时后面内宅的刘氏安人得着这个信，与东院韩氏安人，带同丫环婆子，到前面与杨氏姊妹相见，百般的劝解，此时郑奎、高麟弟兄二人重新与嫂嫂行礼，口中说道："小弟等以嫂当仆，罪莫大焉"！说完了话，杨氏安人只得万福还礼，刘氏、韩氏二位安人这才一同请杨氏安人够奔后面，重新叙礼，更换衣服，暂且不表。单说洪利、高麟、郑奎带着洪玉耳，来到屋中，贝勒爷早就上来啦，抱拳口中说道："父子相逢，母子相认，夫妻破镜重圆，世界上可称得起少有，总算是祖上的阴功，自己的德行，方有这一家团圆，今日贵宅真是喜报三元，三喜临门"！童林在旁边一听，心中说：贝勒爷这是准吃上人家啦！又听贝勒爷说道："这杯喜酒我是必要痛饮"，洪利对贝勒爷说道："您老看着不喜欢吗"？镇东侠、侯振远、童林童海川也就过来，与三位员外道喜，郑奎赶紧又吩咐家人重整杯盘，另换鲜菜，众人重新入坐，痛饮开怀。工夫不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贝勒爷一看那边桌上，司马良弟兄小哥五个，越说越投机，越说越热闹，谁也舍不得谁。贝勒爷又一想：司马良夏九龄这俩个孩子真淘气，回头要起身赶路，这俩个孩子还不定怎么样的淘气，贝勒爷猛然想起一个主意来。心说：莫若将镇东侠老侠客，与司马良夏九龄暂留在这里，我与童林先走，一来为的是叫他们小弟兄多亲近两日，再者叫镇东侠老人家看管这两个孩子。想到这里，拿定了主意，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您看他们小哥五个坐在一处，够多们亲近，我想回头用完了饭，咱们要是起身，他们小哥五个也难割难舍，不如回头吃完了饭，我与童林先走，你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在他们这里多住两天，可

以叫他们小弟兄几个，多亲近两日，然后您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再走，也不至于落下多远”，镇东侠闻听捻髯微笑，又听贝勒爷说道：“您想怎么样”？镇东侠一听，早就明白贝勒爷的用意，心说贝勒爷这个用意，是让我看孩子，心说：您管不了，我可管的了。想到这里，向贝勒爷说道：“爷，您想的这主意，我也打算这们办，您既然说出来啦，咱就那么办”。郑奎向贝勒爷说道：“贝勒爷您忙个什么，不如您在我们这儿，也多住几天再走不迟”，贝勒爷闻言说道：“皆因童林的公事要紧，我们一定是先走，皆因我看着他们弟兄很亲近，所以才把他们爷三个留下多住两天，不然我们是一同起身”。大家说着话，酒饭已毕，漱口献茶。此时童林早就把包袱收拾齐备，贝勒爷见童林如此，只得告辞，三位员外也不能再三拦阻，郑奎暗中告诉家人：“到后面教安人用铜茶盘子一个，上面铺红绵纸，预备散碎纹银五十两，放在茶盘子上，赶紧拿到前面来”！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形够奔后面，工夫不见大，将银两送到前面，交与郑奎。郑奎接过银两来，来到贝勒爷的面前，向贝勒爷说道：“贝勒爷，您老大驾光临来到鄙寒舍，本应当加意款待才算对，总算是我们薄待贝勒爷，实在是不恭”。遂手将铜盘内的银两，献与贝勒爷的面前，说道：“这是我们一点小意思，贝勒爷您老人家可别驳，请您收下吧”！贝勒爷含笑说道：“我们在此吃着，喝着，临走还拿着，未免显着我们太不对啦，按说呢，拿着又有愧，却之又不恭，总算是却之不恭，拿着有愧，既是员外的美意，那么着，海川你把他包在包裹之内吧”！童林心中说：我们贝勒爷是连吃带拿，概不客气。只得将包裹打开，将银两包在包袱之内。童林还得亏有这些银两，若不是杨家庄与郑家村相赠的银两，赶

要到了九月九，重阳天下英雄会，镇东侠童海川聘请天下的英雄，那里有那些银两垫办呢！书说当时，贝勒爷与童林完全收拾齐毕，当时告辞，三位员外与镇东侠带同五位小英雄，门外相送，直送到西村口外，贝勒爷与众人拱手告别，不表。洪利一干众人送贝勒爷已毕回庄，洪利一家团圆，各叙临别之苦，后来二老庄改为三义庄。(可不是特别区的三义庄，这是湖南桃园县郑家村改的三义庄)。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一回

白玉如急难学得绝技　把式场演枪惹来官司

单表的是贝勒爷与童林，由打二老庄起身，头天走的天就晚啦，走了不过二三十里路，只得找店住宿。次日清晨，由店中出发，起身的又早一点，自己觉着混身困倦，大概有些个受了点感冒，童林可就不敢教贝勒爷往前赶路啦，只得找店，教贝勒爷暂且休息。那里就这么巧，就赶上大镇店，赶到了村庄，无非就是小店，到了店里头，与大店又不同啦，要用什么都没有什么，可有一样，便宜，无非是两吊打尖，四吊钱起火，店内都是对面的大炕，所有住的客人，无非是作苦工的，跑腿的，行路做小贩的，稍微讲究一点的，也不住这个小店。一到晚间，天气又热，除脚丫子的泥味，就是汗气味，实在是难闻，此处又没有大店，童林此时也没什么法，谁让贝勒爷病着呢，只得同着贝勒爷就作暂时休息，好在店里的伙计还算不错，给他们爷儿俩找了一个炕头，童林又叫伙计给赁了三床棉被，童林把棉被铺在炕上一床，让贝勒爷上炕躺上，把包袱枕到头顶上，把两床棉被都与贝勒爷盖好。童林知道贝勒爷受点风寒，打算跟 店家商量，请位医家与贝勒爷看看，一问店里的伙计，原来此处离着大镇店太远，当地没有医士。童林无法，只得想了一个主意，打算要与贝勒爷发发汗，叫店里伙计找来一大块鲜姜，买上四文钱的红糖，叫伙计预备一个大碗，童林找了一个赶面棍，把姜放在碗内，用赶面棍将姜捣碎，用自已的白布毛巾将姜汁子拧出来，单

另拧到一个碗内，然后把糖放在里面，用锅烧开了开水，把红糖与姜汁子倾到碗内，用开水一沏，沏了一大碗，端至在贝勒爷的面前。向贝勒爷说道："您老人家受点感冒风寒，我打算与您发发汗，您把这一碗糖水喝下去"。贝勒爷在京师之内，养尊处优已久，真称得起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他老人家稍微有一点不自在，立时就把太医请来，随时诊治，那里喝过这么一大碗姜水呢？你说不喝这碗姜水吧，又怕亏负童林这般好意，自己无奈，只得将糖水碗用手扶着，放在自己唇边，一连的喝了几口，实在是难咽，又辣又酣，童林还让贝勒爷喝，贝勒爷又喝了几口，实在是喝不下去啦，剩了多半碗，童林有心把他泼了，怪可惜的，自己只得端在口边，一气喝下去了，然后把棉被与贝勒爷四周盖严，只露着一个脸，童林坐在炕边，看着贝勒爷发汗。等到吃饭的时候，童林草草的吃了晚饭，仍然看着贝勒爷，就见贝勒爷汗可是出透啦，险些把贝勒爷教汗给脱了。童林一看，贝勒爷出的汗实在是不少啦，这才把贝勒爷身上盖的绵被，给揭下一床来，贝勒爷这才喘过气来，童林就坐在炕沿上，直看守一夜，顶到天亮，贝勒爷皆因是发了点汗，身上觉着病体渐轻。童林叫伙计打来一盆洗脸水，贝勒爷擦了擦脸，遂向贝勒爷问道："今天贝勒爷您的病体如何"？贝勒爷看着童林，自己的病体虽然未好，又怕童林从中为难，只得说道："我这个病体原来就不要紧，病体已然是好啦"，童林闻听，这才放心。爷儿俩个商议，童林打算教贝勒爷再休息一天再走，贝勒爷向童林说道："我这个病原不要紧，顺着路上走一走倒好"。童林听贝勒爷之言，这才把店饭账算清。童林手中提着小包裹，包裹里面就是一对鸳鸯钺，银两早就带在腰内，爷儿俩个由打店中起

身，依着童林要搀扶着贝勒爷，贝勒爷是连连摆手说道："那倒不必，咱们就这么走着，倒显着轻松方便，我身上倒是好受，惟有腿底下稍微发软，这是我昨天出汗出多之故，不要紧，咱们走吧"。童林只得点头，爷儿俩个一面走着一面说话。就见满天风云，越续越厚，工夫不见大，这阴云遮满了天上，似墨染的样儿，欲要下雨，贝勒爷与童林行至在大道上，一看天这一阴，大道上缺少灰尘，路旁的禾稼，被东南风吹得随风乱舞，似有欢迎甘霖的模样。道路上行路的君子，一个个脚步跄忙，恐怕是沿途着雨，贝勒爷又兼着病体将痊，被东南风吹得遍体生凉、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遂向童林说道："海川，你来看，天气要不好哇，看这个天气，今天这个雨是非下不可，咱们紧走两步吧"！童林向贝勒爷说道："您说的果然是。我看着也像要下雨的样子"。爷儿俩说着话，向前紧走，童林走着看着，猛然止步，向北边道旁一指说道："爷您看，这个地方，咱们倒可以休息休息，果然要是不下雨，咱门再走不迟"，贝勒爷听童林之言，举目往道北一看。就在道旁有一座小庙，穿堂的山门，迎面供着欢天喜地弥勒佛，就见这弥勒佛两旁边的这两间屋子用木板隔断出来。对面的门口上挂着斑竹帘，由庙外看两旁隔断出的屋子，俱都是上支下摘的窗户，糊着白纸，纸上还擦着桐油，庙内并没有东西配殿，两旁鹰不落的群墙，看着里面还有一层殿，又见在庙门的门前台阶石上，站着两三个人，都很雄壮，在庙门上插着一个小旗子，红地白边，上面白光写着黑字，写的是"义勇团练"，还有个白飘带。贝勒爷一看，向童林说道："此处乃是团练勇住的所在，咱们在这儿住，不大方便，不如咱们到前面找个店，歇宿倒好"。童林闻听，又不敢向贝勒爷违抗，

只得点头应允。爷儿俩说着话，就越过这个小庙，将走了不远，冒然间一阵加风带雨，就下起来了，雨虽然不大，可是淋到身上很凉。童林与贝勒爷说道："您看着怎么样，我说要挨淋不是。"贝勒爷摇着头说道："不要紧，好在雨不甚大，咱们向前再赶两步再说。"童林只得相随，又走了约有半里之遥，雨可是住啦，贝勒爷累的也就够了劲啦，喘吁吁的向童林说道："方才我倒不觉着累，被雨这们一追，我此时这两条腿有点发沉，咱们找一个地方稍为坐一坐，再走不迟"。童林闻听，用目向四外一看，遂说道："贝勒爷您看，四外并无有村庄，咱们可上那里去休息呢"？贝勒爷用手向大道北面一指，说道："海川，咱们这里坐一坐也可"。童海川一看，原来是一片树林，遂向贝勒爷说道："您的病体方好，树林子里坐着，恐怕与您身体不相宜"，贝勒爷说道："不要紧，坐一坐无关系"。童林随着贝勒爷赶奔树林而来，临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座坟墓，四围均是松树，当中平坦，北面一座大坟，坟前头当中是祭桌，贝勒爷进了坟地一看，土地上满被淋湿，贝勒爷一想，方才是东南风，坟墓的前面，满都是湿土，大概坟后不至于如此。贝勒爷想到这里，带着童林由祭桌前，转到坟墓之后，一看坟后面果然有些个干土，贝勒爷向童林说道："你来看，这个地方倒好，我坐在这儿，靠着坟墓歇一歇"，童林说道："您别忙"，说着话将包裹打开，把兵刃拿出来，把包裹铺在地上，贝勒爷遂急就往包裹上一坐，口中说道："哎呀，好累的很"。童林见贝勒爷落坐休息，自己蹲在贝勒爷的身旁，拿起子午鸡爪鸳鸯钺一看，不看则可，一看心说要坏，原来这些日子，未能用兵刃与人动手，赶情炎热的天气，铜铁出汗，虽然这对兵刃是纯钢打造，赶到了天热的时候，也

要长锈，童林看着自己双钺，如对良友，岂肯叫他污秽，回手由腰间把白布手巾拿出来，把双钺放在地下，用手把手巾撕下一条，仍然把白布手巾放在腰间，用手拿着这个白布条儿，蘸着地下的湿黄沙土，擦这对子午鸡爪鸳鸯钺。不大的工夫，将这对双钺擦的铮亮，寒光耀眼，童林又用白布把双钺的土擦了下去，更显着亮啦，回手把手巾掖在腰里，站起身形，怀抱双钺，将一搓步，就听贝勒爷说道："海川，你练一趟我看看"，童林看着贝勒爷，心中想道：贝勒爷还没歇过乏来啦，看见拿起兵刃，就让我练，有心不练，又不好驳贝勒爷的面子，自已一想，莫若练一趟，给贝勒爷提一提精神，说道："贝勒爷您请看"，说着话，遂将双钺往左右一分，往前一上步，将要施展玉女穿梭的这一招。

就在这个工夫，就听坟墓之前，有人说话，说道："兄长您老人家就不用管啦，官司我已竟打啦，不就完啦吗"？又听见又有一个人说道："官司你打，连我都不能打，焉能让你打这场官司呢"？童林听着言语差异，赶紧收住架式，用坟墓影着身，往前面观看，就见由大道上走进树林子两个人，前面进来这个人，二十多岁，中等身材，身穿白绵绸的裤褂，足下白袜青缎子皂鞋，在腿腕子上，用腿带绑着两付镣，身上衣服很脏，看那个样式，仿佛方打完官司出来。往脸上看，这个人还是很俊美，白净面皮，眉清目秀，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大耳有轮，漆黑的一条辫子，在脖子上盘了两个圈，脸上气色发暗，倒像遭官司的样儿。后面跟着一人，透出来的精神，年纪约在三十余岁，生得双肩抱胸，猿背蜂腰，身穿蓝绸子裤褂，足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抄布扎腰，前后心用绒绳勒就了十字绊，背后背着一个刀鞘，往脸上看，细长

脸，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神光饱满，鼻如玉柱，口似涂朱，大耳朝怀，颌下无须，正在英年，头上蓝稠子绢帕罩头，手中提着明煌煌的一口厚背雁翎刀，前边走的这个穿白的，口口声声称后面跟着那个穿蓝的兄长，官司他一定要打，后面那个人不但不让他打官司，还带着一脸的怒容。口中说道："官司我都不能打，岂能教你打，老儿不追下来还有他的命在，倘若追赶你我兄弟，我先把他结果性命"！这句话的声音尚且未住，就听坟茔外由丹田一声喊嚷，嚷道："这场官司你不打他不打，叫谁打？你们两个人全都得打这场官司。"

童林与贝勒爷顺声音，直往坟茔外观看，就见由打外面一个箭步，纵进一人，看年岁约有六十开外，身量不算甚高，身穿半截蓝布褂，蓝抄布扎腰，脚下白袜，搬尖鱼鳞洒鞋，脸上看，生得虎头环眼，两道粗眉，约在二指宽，双颧高耸，火盆口，颌下连鬓落腮，半部花白髯，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在后面挽了一个髻儿，用蓝布手巾由后面一兜，在顶门上勒了一个麻花扣，手中提着一杆猎杆枪，窜在坟茔之内，冲着穿蓝的说道："你休走，看枪"！冲着穿蓝的一抖杆，冷嗖嗖的枪尖直奔穿蓝的胸前便扎，穿蓝的跟着向左一上步，用右手一压上了年岁的枪杆，刀就往年老的脖项就推，这一招名叫顺水推舟，这个年老的猛然间见刀临近，右手往上一提，左手往下一摘杆，用枪杆迎他的刀刃，穿蓝的这口刀递不进去，只得向回一抽，就在这个工夫，年老之人右手往下一垂，左手向上一立枪杆，枪尖冲天，这一招名"秀女抱琵琶"，跟着一摔杆，按枪的招数，这一招名叫"劈枪"，枪锋直奔穿蓝的头顶劈来，穿蓝的身形一矮，向右一闪身，用刀由底下一截年老之人的前把，跟着就是退步撩阴刀，年老之人随着换式，

两个人就战在一处，各施所能。单表贝勒爷与童林，在坟后观看，贝勒爷看这两人杀在一处，如同蜘蛛网一样，真是仇敌恶战，使枪的恨不能用枪将穿蓝的挑开肚腹，使刀的恨不能将年老之人劈为两段。这个穿白的在旁急的搋手跌足，口中说道："何必动手，有话好说"！贝勒爷看着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是怎么一当子事，回头低声向童林说道："海川，你看出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童林在贝勒爷耳边低声说道："您要问，据我看方才这个穿白的是一股差事，穿蓝的必是把穿白的救出来啦，我想年老人必是办案的班头，随下来不饶，因而动手"。贝勒爷听着点头说道："据我看这个情形，也是那么一件事，难道说你我就那么看着吗"？童林说道："贝勒爷依我的主意，我可也是办案的，我为捉拿盗宝的二寇，到如今并未见着贼人踪影，我打算帮着这个年老的班头，捉拿这两个差事，我帮着人家拿贼，日后必有人协助我办案，我与这个年老的班头同病相连，这才称得起，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我打算要伸手相帮，贝勒爷您想这个事怎么样"？贝勒爷闻听，向童林点头说道："这个主意很好，我也打算教你这么办。"童林说道："既然如是，待我前往"。说话之间，童林将双钺一捧，身形将要向外纵，就在这个时候，就见大道上有人说话的声音，童林举目往外一看，由打正西上面来了一匹驴，上面驼着一位道长，来到坟茔的前面，勒住骑驴，翻身弃骑。童林细看这匹驴，好大的一匹驴，驴上面备着软屉，前面铁过梁，上面缠着花带子，在铁过梁上挂着一口宝剑，剑把儿冲前搭拉着，杏黄灯笼穗，真金饰件，真金的吞口，可是白硝皮的软剑匣，屉上搭着一个黄云段子的软垫，前有绊胸，后有鞦，嚼环鲜明，杏黄的丝缰；再看仙长，

大身材，头戴九梁道巾，双飘绣带，正当中钳一块美玉，身穿黄云缎道袍，内衬淡青色的衬袍，腰中系黄绒绳，核桃粗细，灯笼走穗飘摆，白高桶袜子，绑着护膝，黄云缎云鞋厚底；往脸上看，面如三秋朗月，髯似九秋之霜，慈眉善目，鼻直口阔，鹤发童颜，大耳有轮，真是仙风道骨，手中拿着一个树棕的拂尘，这个拂尘比别的拂尘长，看着像阴阳二气竹的，上着黑漆。

书中代表，他这个拂尘是纯钢打造，里面还是空的，在里面暗藏钜齿毒药鹅眉弩。童林就见仙长弃骑之后，身形一躬，向坟茔内一纵身，形若猿猴，冲动手的二人当中便闯，可把童林吓了一跳，心说：这两个人仇敌恶战，这个老道若大的年岁，要到了他二人的当中，碰在那样的兵器上，都有危险。不料想这位仙长跳在动手二人的当中，不慌不忙，见枪临且近，轻轻的拂尘往上一拨，这个年老之人险些把猎杆枪撒手，就见使刀的并不敢向前，将刀往回一抽跳出圈外，这位仙长站立正当中，口念无量佛，口中说道："你二人因何在此仇杀恶战？贫道不明，要与你们二人领教"，使枪的一看这位仙长，正大光明，莫若请他协力相助，捉拿要犯，遂说道："仙长，他们两个人是采花的淫贼，仙长既是得道的高人，我是办案的，望仙长帮助我把他们两个人拿住，千万别让他们逃走"。仙长闻听，用左手撕髯，微然含笑，口中说道："他两个人既然采花，在何处采花呢？你也要说一说"。这个使枪的老人左手拿着枪，右手向自己一指说道："仙长您若问，我是云南府八班总役，姓孙名亮，草号人称金眼鹰，头三年前我们本府出了十七条命案先奸后杀，临行之时，在墙壁上用血写了四句话，上面写的是，'一口单刀手中擎，遨游天下逞

英雄，因奸不允丧多命，腾身步月是李英。’正在访拿不着此案的凶手，不料想我们本府大人梁玉书，后面内宅小姐被贼人截去双足，临走也留下这么四句话，大人未敢声张，恐怕于功名有碍，这才将我叫至二堂，赏限追捕原凶正犯。焉想到访拿无踪，大人动怒三日一比，五日一责，是我受比责不过，与大人请下堂批，在外面缉捕，大人遂说我欲拐批脱逃，可是当堂赏与我堂批，大人跟着堂谕下，将我全家满门二十七口，捕入天牢作押，并用好言安慰于我，决不能教我全家在牢中受罪，只要我用心采访，务必拿住正凶，当堂赏给路费，大人摆手退堂，我这才领批下堂回家。最可惨者，我虽然年过耳顺，家中还有老母，可叹我母老妻娇，子未成丁，弟男子侄等，俱都押入天牢，是我将家中包裹收拾齐备，前去探狱，托咐亲友加意的照看。我在本省之内追踪涉迹，并没有贼人的痕迹，我这才离了本省，在各处秘访，到如今三年之久，我行至常德府在本府挂号，报到事毕，在西门外假做卖艺，欲访贼人”，说着话，用手一指那个二十多岁穿白衣的，说道：“他姓白名洁，号叫玉如，他在西门外帮我的场子练了一趟枪，枪的名目我知道，叫三十六把绝命枪，因为什么我认的这趟枪呢？想当年李英他父亲乃是云南人，在本府东门内，开设双盛镖局，开张亮镖的那一天，就练的是这一趟枪，我准知道此枪乃独门的传授，别人不会，他家中也不外传，我既看出白洁练的是李家门中的枪，白洁既会他家传的枪法，他必然与李英知己之交，我当场把他捕获，拿住他可以追出李英的下落，我遂在常德府投文知府堂上，多蒙常德府知府大人，恩准派了四个兵丁，次日由常德起解押往云南，将起行不到一日，偏赶上天阴下雨，就在东边庙内暂且休息避雨，是

我一时疏神，被李英将白洁搭救而逃，后被我知觉，赶到此处，正在动手之际，恰逢仙长赶到，望仙长协力助我捉拿淫贼，我孙亮感恩不尽”。仙长闻听，微然点头，遂向孙亮说道：“就是我帮着你拿贼，那到很容易，可有一样儿，也不能尽听你一面之词，我也得先问问这个姓白的他们两个人”。说着话，仙长冲着二十多岁的那个人说道：“你叫白洁吗”？二十多岁的那个人接着说道：“不错，我叫白洁字玉如，名姓不假，你问我作什么”？仙长闻听，带笑说道：“少年人不要负气，皆因这里面稍与我有点关系，我不问你别的，我且问你，云南十八条人命案，可是你帮助李英所为”？白洁闻听，将双睛一瞪说道：“仙长休要胡说，姓白的乃清白之身，交的朋友也是正大光明，采花之事，我是一概不知，不过这里头有个原因，仙长你也不必多问”。仙长闻听，含笑说道：“你这个人，那可称得起‘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你适才说出正大光明，清白之身，何妨将李英与你相亲相近说说也无妨碍”，白洁听仙长之言，说道：“我是被事所挤，你又苦苦追问，我若不说出来，更显着我们弟兄心虚理短”，又向孙亮说道：“金眼鹰，今天我与仙长说说我与李英的交结，也叫你知晓我是何等人物”，白洁站在祭桌之前，遂就把与李英交友前后始末细细的说了一遍，不但仙长听着点头，就是坟墓后隐藏的贝勒爷与童林听着也暗地竖起大指。阅者说道，你这个小说，著作的没头没尾，乱七八糟，到了这姓白的是怎么回事呢？我要说出他的出身历史来，您管保又说拉回去，又说倒插笔啦，我真要不说明白了，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办呢，还是诸君勿躁，听我把白洁的历史表一表。

白洁字玉如，自幼早孤，跟随娘亲度日，那时他才十四

岁，娘亲郑氏安人，住家在常德府北门内路东的巷口，胡同的名儿清风巷，进了胡同不远，坐北向南的门。一进街门，是东西的配房两间，当中一段花瓦子墙，居中月亮门，里面是东西配房三间，上房三间，这是第二道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子，是后照房五间，前头院东配房是厨房，西厢房是白洁的书房，他娘亲郑氏安人住在二道院三间上房。只因孤儿寡母并不招街坊，那么母子们指着什么度日呢？当初白洁他父亲名叫白润章，做粮行的买卖，家中制了十几所住房，皆因在粮行之内，用心过度，日久成痨，因而病故，若不然怎么老早的就死啦，皆因心血用尽，只抛下白洁母子俩，指着这一点房产吃饭。自己本院的住宅，虽然房都闲着，郑氏安人不敢往外赁，怕没有好街坊，孩子与人家学坏了，安人又度日俭仆，虽然有些个积蓄，也不敢用男女的仆人，怕的是日子妄费，开消是大的，故此母子谨守柴扉，母子安居乐业，颇称小康。惟有白洁生平最喜练武，娘亲又疼爱如同掌上的明珠，时常白洁在街上看见练武术的，自己回到家中，也要学练把式的，就在院内连蹿带跳，他可练不出招数来，多咱出了汗那才算完。后来又听人说，若要打算把武术练成了，必须要清晨早起，出城在城外树林子里头练才有长进，还听人家说练饿了得吃，白洁听了人家说的这个话，回家与他娘亲商议打算要清晨早起，出城练武，郑氏安人一听白洁之言，心中一想：小孩子家练起早原是好事，可就应允白洁，还与他多带几个点心钱，练饿了别忘了吃点心，白洁闻听母亲之言，自己心中倒很欢喜。由此日日起早，出城练武，只要天一亮就起来，自己又在外面西配房居住，穿齐了衣服，由家中起身的时候，开开大门，临出来的时候把大门带上，出清风巷

够奔常德府北门，出了北门顺着关厢的东巷口，穿出去就是大洼，这个地方树林子很多，来到北边树林子，找一棵小树，先把大褂脱下来，搭在小树之上，然后就在树林中间宽阔之地，胡蹿乱跳，又是打拳，又是踢腿，也不知道练的是什么，只要是累出了汗，这才算完。练完了，穿上衣服，由打大洼里头进城，走在清风巷的胡同口，路东有一座包子铺，天天是走到这儿，必要坐在包子铺条桌之旁板凳上，等着新出屉的包子得了，吃一碟包子，然后回家等着吃早饭，天天如此，这个开包子铺的掌柜的也都熟识了。掌柜的姓仇，单字名忠，号叫国栋，买卖还是很兴旺，这个掌柜的就用着一个伙计，专看着屉，天天看白少爷由城外头回来，坐在桌子旁边等新屉的包子，坐在那里，不是攒拳，就是卷袖，掌柜看的日子多啦，后来这才知道白少爷出城练武术去。这三日，仇爸见白少爷由北门外回来，来到包子铺，向仇爸说道："包子出屉了没有"？仇爸笑嘻嘻的说道："还没蒸出来，少爷您稍微等一等这就出屉"，白少爷只得坐在凳子上，等候包子熟了好吃。就在这个时候，见仇爸走至面前说道："白少爷，我天天见您一早出城作什么去呢"？白洁带笑说道："仇爸你要问我，实不相瞒着你，我生平就好练武，我是一早起来出城，练武术去，这是刚练完了回来"。仇爸闻听白洁之言，说道："少爷，我早就看出您好练武来啦，可有一样，凡练武术的必得有人传授，您是那位教师传授的呢"？白洁说道："我这个练武不用人传授，我天天是打拳踢腿，架不住日子长了，日子一长了浑身上下都觉着有劲，仇爸不信你来看"。说着话一攒拳，说道："仇爸你看这个拳，攒的多么有劲，若要打在人身上，可经不住啊"！仇爸闻听，微然含笑，说道："少爷，你要是

这么练，练几年也是白练，我看你的拳，攒的一点劲也没有，你若不信，我站在这个地方，你用足了力向我胸膛打上，你要能打得动我，就算你有工夫，你若打不动我，你这个工夫就算白练啦”。白洁闻听，带笑说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别看我拳头小，打在你身上力量可不小，真要打在你胸膛上一拳，把你打坏了那可怎么办”？仇爸说道：“不要紧，少爷你只管用足了力打，就是打坏我，决意怪不着你，我还怕你打不动”，白洁说道：“这可是你说的，我可要打啦”，仇爸说道：“你只管打”，说着话丁字步一站，将胸膛一挺，说道：“你只管打吧”，白洁果然站起身形，真就将袖一卷，来到仇爸的面前，说道：“我要打啦”，说着话用足了力，冲着仇爸的华盖穴就是一拳，只听叭的一声，白洁以为仇爸经不住这一拳，未想到仇爸站在那里是丝毫也未动！就听仇爸说道：“你再打”，白洁一连三拳未能打动，就听仇爸说道：“白少爷你看怎样”？白洁此时正在发怔，心中暗想：方才我的拳头打在仇爸的身上，就如同打在牛皮上一般，震的拳头生疼。听仇爸这一问，白洁说道：“大概你练过武术吧”？仇爸带笑说道：“实不敢相瞒少爷，我练过三天两早起”，白洁说道：“你既是有工夫的人，为何不传授我呢”？仇爸说道：“少爷也不用说我传授你不传授你，你先跟我到后头院看看”，白洁说道：“那么我就跟你去看看”。说着话仇爸在前边走，白洁在后面相随，出了穿堂门，来到后院。白洁举目一看：后院是四方的一座院落，三间上房，就在上房的前面，用黄土垫得极其平坦的这么一个把式场子，在房沿底下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架子上摆着各种的兵刃。仇爸用手一指说道：“白少爷你看见了没有？我也是天天早晨在此用功”，白洁向仇爸说道：“您

的能耐既然是这么好，我就拜您为师，您可以传授传授我”。仇爸摆手说道：“那倒不必，你既是好练，什么不是交朋友呢？我实对你说吧，当初我在镖行作事，只因自己跟朋友有些个不对，我这才弃了镖行，作了这么一个小买卖，要叫我收你作徒弟，我可不敢，你既愿意练，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我传于你几手，你仍然还下洼去练，隔各十天半个月你上我这里来一回，我与你看看，那一招不对，我再给你改一改。可有一样，不准让外人知晓，就是你知道，我知道，你若让别人知晓，我可就不传啦”。白洁闻听，心中很欢喜说道：“既然是这两招，我先给您行个礼，您就算我开蒙的老师”，仇爸赶紧伸手相搀，说道：“我可不敢当，咱们就是师兄弟的称呼倒好”，白洁说道：“那个我可不敢”，仇爸说道：“我先传授你一招吧，我还得到前面照管买卖，不然，交给伙计，我也不放心。我先教给你一趟弹腿，这弹腿你也听说过，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我先教给你头一趟顺步单鞭式，这弹腿回回的弹腿是十趟，练会了十趟架子，我再传授你弹腿六家师，然后我再教给你弹腿拳，多咱你学到尽命十三腿，那可就算学全啦，弹腿乃是练武术的基础，再往后我传授你各种的兵刃，可是这么着，千万可别对外人说”。白洁闻听，点头应允。当时仇爸就传授白洁第一趟，告诉他教他记住了，这才二人够奔前面，此时包子也出了屉啦，白洁仍然是吃了一碟包子，仍是给钱，到家中见了他娘亲也不提此事，仍然是天天起早出城练习武术，此事谁也不知道，隔个十天八日自己所练的叫仇爸看看，那一招要是不对，仇爸给他改正改正，白洁既然有了仇爸的传授，自己又肯用功，又用心，顶到一年多，弹腿可就练全啦。仇爸带着手教给他枪

刀与各种的兵刃，也搭着白洁心灵性巧，只要一教他他就会，这也是他天然的有福，自己有德，这三年的工夫，可就不是前三年的白洁啦。

这一日白洁贪练武术，他又在外头院西厢房居住，又赶到下半个月猛然间睁眼一看，了不得啦，今天起晚啦，太阳都出来啦，赶紧穿好了衣服，都收拾好了，细这么一看，赶情自己起早啦，月亮还没落下去啦，又一听常德府北门那里喊开城，已然城门开啦。自己一想既是城门开啦，早点早点吧，这才自己由打屋中出来，看了看满天的月色，可不是月亮还没落下去吗，自己明知起早啦，出离了自己大门，仍然将大门倒带上，够奔常德府北门而来。出北门仍然顺着路东的门巷口，够奔天天练武的那个树林而来，来到树林之内仍然把大褂脱下来，自己将身形一矮，将要拉开架式，此时借着月色正好用功的时候。还未练，猛听得树林之内有哼哎之声，白洁止住了架式，听这个声音心中纳闷，心说：这是那里发出这种声音。自己可就不练啦，借着月色在各处寻找，一点什么动作也没有，自己找来找去，找到树林子的北头，借着月色扭项向西一看，倒把自己吓的哎呀了一声，向后倒退半步，举目仔细一看，见一人倚着树坐在地下。一看这个人细条身材，头上青绢帕罩头，斜勒麻花扣，身穿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前后用黄绒绳勒成十字绊，脊背后背着一个白鞘皮的软刀鞘，抄布扎腰，兜裆棍裤，大叶洒鞋，青袜子打着裹腿，混身上下一身青。往脸上观看，面部发青，睁着二目，皱着双眉，咬着牙关，看见白洁也哎呀了一声，白洁细一看在右腿大腿根上，钉着一枝三棱洼面透锋镖，血迹模糊，在他身旁放着一把明煌煌冷嗖嗖厚背雁翎刀。也就是

白洁白玉如这样胆量，若要别人在旷野树林之内，见着夜行人带伤带着兵刃，也就早吓跑啦。白洁将要转身要走，就听这人说道："你是作什么的"？白洁一听这个人的话，赶紧止住脚步接着说道："朋友你要问我，我是天天在此练武术，今天我听见你在此有哼哎之声，我才前来观看"。这个夜行人闻听说道："朋友你既是练武的，天下练武术的是一家。我虽然是穿着一身夜行衣，我可也算是练武的，朋友咱既是一家人，我今身带重伤，我打算求阁下一点事可能行吗"？白洁闻听说道："朋友你既是遇难，有什么事你只管说，我能够为得了我必为"。那带伤人闻听白洁说话慷慨，说道："倒没有别的事"，说着话，将身旁的刀拿起来，刀把递与白洁说道："咱们俱都是练武的，咱们二位结个鬼缘，您用我这口刀，把我的脑袋给砍下去，行不行"？白洁闻听此言，摇着头说道："不行"，那人问道："怎么不行"？白洁说道："你听我说，比如咱们两个人有仇，就是动了手，我也不能在你至命处下毒手，何况咱二人无仇无恨，岂能把你脑袋砍下去呢"？那人闻听，咳了一声，向白洁说道："朋友你来看"，说着话，用手指着腿上钉着的那支镖，说道："只因我遇见了仇人他打了我一镖，此镖乃是毒药镖，只要打在身上无论何处，子不见午，十二个时辰准死，皆因我身中毒药镖，如今这半身就觉着发麻，等不了多大的工夫，我就不能动转。朋友你看我穿的这身衣服，乃是夜行衣，眼看就要天亮，道路上若有了行人，看见我如此的景况，报告本地面地方的官人，把我拿到衙内，等到时交正午我也是毒气归心性命难保，饶着遭了官司我也得死，不如阁下把我一刀结果性命，我倒免了一场官司，咱们二位结个鬼缘，你倒是成全了我啦，若不然我也得自刎而死，

我也不能临死贪这一场官司。朋友你就给我一个急不如快，倒免得我受罪”！白洁闻听，暗想：这个人倒是不怕死的英雄，血性的男儿。遂说道：“朋友，你既受了毒药镖，难道就没有治法吗”？那人闻听赶紧看了看白洁，说道：“朋友，治我倒是有治法，我自己还能够治，朋友你没看见我吗，穿的这身衣服，谁肯救我去家中医治哪？我此时正是身逢绝地，谁不愿意活着呢？谁叫我境遇如此，我也是无可如何”。白洁闻听他这一片的言词，触动自己的侠肝义胆，遂向那人说道：“朋友你自己既然能治，我倒有个主意，我把你头上的绢帕与你解下来，把你身上的刀鞘与你解下来，把你的刀插在刀鞘之内，我那里有一件大褂与你穿上。我家离此不远，我把你背着到我的家中，然后再治镖伤，沿路有人盘问，就提你是我的朋友，因练武把腿摔伤，我把你背到家中医治，遮盖众人的眼目，朋友你想这个主意怎样”？那人闻听说道：“阁下既肯搭救于我，您就是我活命的恩人，我就是生生死死不敢忘报”！白洁闻听，口中说道：“你说的那里话来，焉有见死不救之理，朋友你这里等一等，我把大褂拿过来，我与你穿上”。说着话，白洁够奔树林之内由小树上把大褂取下来，拿在那人面前，放在地下，然后伸手将那人慢慢的扶起来，教他靠着树站住，然后白洁伸手先将他身上绒绳解下来，把刀鞘儿取下，把地下的刀拾起来，插在刀鞘儿之内，又把他头上的绢帕给他解下来，掖在他的腰间，又将自己的大褂由地上拾起来，慢慢的与他穿上。白洁说道：“朋友，你腿上这支镖我打算与你起下来”，那人说道：“恩人那可不行，这支镖不但不能起，还得累您 老人家把我的裹腿解下来，把这支镖勒住才好，皆因这支镖乃是毒药镖，若要一起镖，毒气可就

发散的快啦，不起这支镖我倒可以多延时刻”，白洁闻听，说道：“既然如是，朋友你站住了吧”。随着一下腰蹲在那人的面前，伸手将他裹腿解开，随手把这裹腿勒在大腿根之上，看这支镖勒的掉不下来啦，回手将刀拿在手中，身形向前一凑，说道：“朋友我背着你吧”，那人闻听，咳了一声，说道：“恩人那么您可就受累了”！说着话，将身形向白洁脊背上一扒，白洁就势往前一背，用刀鞘儿由后一兜那人的两条腿，那人身体倒不甚重，背起来迈开大步，向常德府北门够奔家中。

话说白洁将那带伤人背起，顺着小巷够奔常德府的北关，由北关来到常德府北门，又兼着一早晨关厢内外行人也不多，好在无人盘问，进了北门来到清风巷，进了巷口，来到自己的门首。白洁用手把门推开，背着人进来，仍然把街门关好，白洁背着人够奔西厢房。来到西厢房门首，把帘笼挑起来，斜着身进到屋中，这两间西厢房并没有隔断，是一通连，南面是一张床，迎着面放着八仙桌，两边有太师椅，桌子上放着朱砂盘。里面放着文房四宝，各种的图章，靠着北面放着书架子，上面摆着各种的书籍，这原是白洁的书房，前文表过，白玉如就在这屋中安歇。他把人背进来，放在南面床榻之上，将刀挂在西面墙壁之上，就听那人说道：“恩人，您把我腰间的包袱取下，我那包裹里有一件要紧东西，恩人你要快快给我拿来，我还有话对你细说说呢”。白洁心里又是喜，又是奇怪，他喜的是那人挨一镖至今还是不死，被我从树林背到这里，他还十分气儿长，倒也没死，我所奇怪的，那人挨了一镖，性命至今尚且不保，他临死还要惦记着他的包裹呢。我既然与他萍水相逢，将他好心好意救到家来，焉能一时违背了他的心意呢？想罢连声答应，就从那人的腰间，把包裹解

下，放在那人跟前，那人虽是中了镖伤，却还动转的了。那人即将包裹解开，见他在包裹里翻了半天，好容易翻出一张破纸来，白玉如看了不觉又暗笑道：我当临死舍不了的，是什么珍珠翡翠猫儿眼呢，原来是一张破纸。他方想到这里，只见那人将那张纸拿起，对白玉如说道："恩人，这是我家一个绝方，专治毒药镖伤的妙药，请你把这个药方儿拿到药铺，照着方儿赶紧抓一付来"，白玉如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听那人说是药方，他可就喜出望外，即刻就要走，那人摆手道："恩人你先别走，我先把那服药法子告诉你，如其不然，我要死在你家里，岂不连累你打场湖涂官司吗"？白玉如笑道："你先别说胡话，有什么话道快快说吧，这个伤可不是玩艺的，耽搁一时是一时"。那人说道："你去抓药，大概工夫也不小，倘若你回来我要晕死过去，你可千万别骇怕，先在院中预备一条凳子，再预备一大盆水，将药煎好，只管用筷子把我嘴撬开，将药灌下，再将我放在院子里凳子上，那时我药劲儿发散了，我必要上吐下泻。我吐一次，你就给我一次水喝，等到我吐完了，那毒气也就全没了，那时我命才算有了，话已说完，恩人你就快快去抓药吧"。白玉如听罢点头，即时从箱子里取了铜钱，来到药铺，说道："掌柜的，给我来这服药"。那掌柜的把药方儿接过来，看了半天，笑道："你这服药是治什么病的呢"？白玉如一听，知道那秘方不肯传人的意思，遂转眼说道："那是别的朋友托我抓的，掌柜的，费你的心，我们住的道儿太远，还要趁早儿家去呢"！那掌柜的也就不往下问了，即时将药打好，算了价钱，白玉如就将药包拿到家来。

白玉如一进门就大声嚷道："朋友，朋友，药来了"！但不见那人答应，白洁再一看那人，已经闭了双目，直挺挺的，

如同死人一样，白玉如心里早有了准备，忙将药打开放在砂锅里，好在火是旺的，将药锅放在火上，他忙忙去把凳子放在院中，又取了一大盆水放在凳子旁边，那时再去看火上的药已经煎浓了，取了碗来忙将药澄出，又将那人轻轻扶起，用手一摸那人心口，微微的还有一点气儿，白玉如自言自语道："我的妈呀，好在还有点气呢"！他就将那人抱起，一半儿抱，一半儿拉，就将那人拉到院中，放在凳子上，次将药碗与筷子拿到院中，用筷子将那人牙齿撬开，就把药灌了下去。不大时候，只见那人哼了一声，腹中一阵咕噜噜的作响，那人爬起，张口大吐，白玉如在旁说道："得啦，吐啦，就算有了命了"。简断结说，那人又吐又泻，约有十几次之多，那人忽然哼哼出声音来，口中说道："恩人，你不用担心了，你扶我到屋子去吧"，白玉如扶他进了屋子，那人道："恩人，你先给我些稀粥喝喝"，白玉如即时取来，那人喝了几口粥，遂对白玉如说道："恩人，你若有事，你就先请去办吧，我吐泻完了之后，还须歇息歇息才好"。那人说罢，躺下沉沉睡了，一夜无话。次早白玉如起来，只见那人也起来了，低头看了看受镖之处，即用手将镖尽力一拔，掷在地下，又用身旁刀子，将镖伤之处，用力一挖，就把那伤口四围的坏肉，全行挖去，用白布缠了。下地来，就给白玉如磕了一个头，答谢救命之恩，白玉如忙忙还礼，将那人扶起，遂说道："您怎么那样的心狠呢"？那人笑道："恩人你那里知道呢？大凡中了毒镖，四围的好肉，也要连累成烂的，所以把四围好肉挖下去，才能保全性命"。白洁点头道："原来镖毒是这样利害！"那人又问道："恩人，我与你素不相识，蒙您搭救，实感再造之恩，前时顾不过命来，只忙着，死里求活，所以也没问问恩公您的

贵姓大名，您可别怪我，现在有了命了，要请教您的贵姓大名，因为什么那么早就到树林里去”？白洁说道：“在下姓白名洁字玉如，只因自己好练，方才与阁下在树林相见，也是你我前生有缘，才得相见，未领教阁下贵姓高名，但不知因何事，身中毒镖，请道其详”。那人闻听，咳了一声说道：“恩人若问，小可，祖居云南，云南府东门内，我姓李名英草字士钧，草号人称腾身步月，因与仇人动手，未提防身中他的毒药暗器，错非恩人搭救，焉有我的命在，我本当把我自己的事情对恩人细说一遍，怎奈事关重大，很有关系，当时我不能明言，久而自知。恩人待我有活命之恩，我也是无可搭报，方才阁下所言，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今日我斗胆与恩人相商，你我二人结为昆仲，不知恩人你意下如何”？白洁闻听李英之言，说话光明磊落，这可应了俗语那句话啦，自古英雄惜英雄，豪杰爱豪杰，白洁也喜爱李英，英雄气概，自己性情本来直爽，听罢李英之言，遂急站起身形，冲着李英撩衣就拜，口中说道：“既蒙兄长不弃，小弟情愿认阁下为义兄”。李英见白洁如此慷慨仗义，赶紧站起身形，单膝点地，用手相搀说道：“贤弟请起，你我弟兄有今日结义，我是因难得此良友，但愿贤弟平生无祸，乃是劣兄一世之福，你我弟兄，既然结为兄弟，也当禀知老娘，为兄也应当替贤弟略尽孝道”。白洁赶紧接着说道：“现下老娘身体不爽，小弟必然与老娘说之，此事替兄长上禀就是了”。李英只得点头，白洁与李英坐在一处，谈话真是情投意洽，不亚如手足一般，顶到吃早饭的时候，白洁问了问李英，虽然是中了镖伤，倒不忌口，什么都吃，弟兄二人，就在书房之内，白洁陪着吃完了早饭，这才告辞够奔里面见他娘亲。看着老太太今日脸上

的气色，很透着喜欢，遂在老太太的面前，就把与李英结义的前后始末，对着娘亲一一的回禀。那老安人以先听白洁所说，在树林搭救李英，在家中与他医治伤痕，心中倒有些个惊骇，又一转想，李英既与我儿结义，事情既已成熟，不如我命白洁把他叫进来观看，如此人果然正大光明，堪与我子为友，岂不是我儿又多一条膀臂，此人若是面部长的凶恶，不是良善之辈，即早令我子将他赶出门外，免得吾儿受他引诱。安人本是一位贤德之人，自己想到这里，遂向白洁说道："吾儿既与李英结义，为娘不知此人品行如何？容他伤痕痊愈，你把他带进来，为娘还要与他相见"，白洁一听，母亲准其自己与李英相交，只喜得手舞足蹈，遂向老太太说道："母亲，只要他伤痕平复，我就把他带进来，给娘亲请安"。老太太虽然是点头，总是放心不下。单提的是白洁领了母亲之命，是跑到书房面见李英，把娘亲要与他相见的话，对着李英，说了一遍，李英见白洁家中母慈子孝，心中很是感激他母子的一番美意。以此为常，早晚间白洁必要陪着李英同桌而食，弟兄们闲着的时候，谈论武术，各种的拳脚，不觉得就是七天。李英的伤痕已然痊愈，头天晚上李英与白洁商议好了，头天禀明了老娘，李英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将长大衣服穿好，自己到东配房厨房，烧好了水，将茶泡好，拿到书房，喝了几碗茶，正在书房之内运动。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盟弟白玉如由外面起帘笼进来，笑嘻嘻说道："兄长，昨天晚上，把兄长您老人家要拜见老娘的话，回禀明白了，咱娘听着很喜欢，今天早晨，咱老娘打发我请你到里面相见"。李英闻听，心中欢喜，说道："既然如是，请贤弟你头前引路"。说道话，站起身形，白洁在前，李英在后，弟兄出了书房，进了月亮

门，来至上房屋门首，李英止步向白洁说道："我在此稍微候一候，有劳贤弟禀明老娘，就提李英前来叩安"。白洁点头，伸手启帘笼进屋中去了，工夫不大，就见白洁起帘笼向李英点手，说道："大哥，老娘请你"。李英闻言，赶紧上台阶，来到屋中，举目向当中观看：就见迎着面一张条案，条案前一张八仙，两边太师椅条案上放着许多的摆设，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左右两个里间，屋的门口挂着茶青色的软帘，靠着两旁的断间，摆着茶儿兀凳，在八仙桌子上，放着茶盘子壶碗，上首桌案边上，放着一盏热茶，似乎刚斟上的热气腾腾。上首太师椅上，坐着白发苍苍慈眉善目的一位老太太，身上穿半截蓝布褂，下面青布裙，看不见足下，白洁在前面用手一指，向李英说道："这就是咱们的老娘"。又用手一指李英，向母亲说道："这就是我的盟兄李英，号叫士钧"，白洁这句话未曾说完，李英赶紧向前抢步双膝跪倒，向上禀道："娘亲在此，孩儿李英与娘亲叩头"。老太太本打算着看李英他的品貌如何，今见李英由外面进来，规规矩矩，从容行礼，脸上一团的正气，并非是不法之人，赶紧叫道："白洁吾儿，快把你兄长搀起"，又向李英说道："吾儿请起，请坐谈话，我还有话问你"。李英说一声："遵命"，站起身形，随着谢坐，往后退步，就在西边茶儿旁边兀凳上落坐。此时白洁把茶献过来，在自己老娘身背后一站，看着他们娘儿俩个说话，就听老娘向李英问道："吾儿家住那里？因何到此？家中还有什么人？为娘敢问"。

李英闻听，欠身答道："孩儿祖居云南，云南府东门内，孩儿先人在世，在城内开设双胜镖局，只因先父去世，留下孩儿，家中还有您的儿妇，还有您的两个小孙儿，现在移居

沅谋县，因事至此，巧遇仇人，误中镖伤，错非我兄弟搭救，焉有孩儿的命在。今蒙娘亲酌情收留，教孩儿何以答报”！安人闻听，向李英长叹一声，叫道：“吾儿，你义父在世之时，贸易经营，不幸去世，只抛下我母子苦度光阴，又没有多少亲眷，老身只此一子，自幼愚蒙，一天世事都不懂，他又无手足兄弟，总算他生来苦孤。今与吾儿结义，你们就是手足一般，倘老身有管教不到地方，你只管替为娘教训，为娘决意不恼，我将你兄弟托咐在你的身上，他就如同你亲兄弟一般，日后倘老身有一差二错之时，你要谨记为娘的言语就是了”。老安人这一片的言词。皆因看李英像貌堂堂，为人忠厚妥实，欲将白洁托咐照看，这算是安人目力不差，方才说出这一片言词。李英士钧他是何等精细之人，听老太太这一片的话，又是感激母子的这一份待遇，又佩服老太太目能识人，遂向安人说道：“娘亲不必嘱咐，从今后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但愿他生平无祸，乃是孩儿一生之福，我决不敢忘今日娘亲重任之托”。安人听罢李英之言，这才放心，回头向白洁说道：“吾儿，今日为娘身体劳倦，不能陪着你兄长多谈，你陪着你兄长到外面预备酒菜，替为娘款待！”说着话，点手将白洁叫至身边，低言耳语说了几句，白洁转身向里间屋去了，工夫不大，由里间屋出来，手中托着两卷尺头，一锭白银，站在他娘亲面前。安人回头向李英说道：“咱们娘儿俩个初次见面，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给你，这里有尺头两卷，白银一锭，你拿去做件衣裳穿吧”。李英站起身形并不推辞，说道：“孩儿未在娘亲面前尽孝，反到讨娘亲的厚赐，孩儿这里谢过了”。说道话，向前行礼，行完了礼，这才兄弟二人与老太太告退，由里院上房屋里出来，来到外头院，西书房，将物件放下，白

洁赶紧到厨房预备酒菜，弟兄二人开怀畅饮，这一分的亲近，不必细表。由今日起弟兄二人食则同座，早晚在一处谈话，惟有白洁天天晚上，到里面与娘亲一处同宿，外书房就是李英一人居住，日子也长啦。这一日天交二鼓，白洁在里层院有些个闷倦，不肯早睡，跟娘亲说明了，打算要到外头院跟盟兄谈话。白洁由里院出来，到西配房书房，一看房内虚掩，以为盟兄在里面安歇，以至推门进来一看，并不见盟兄的踪影，白昼所穿的衣服，以至穿的鞋袜，都在床上叠的齐齐整整，就是盟兄不知向那里去了。自己慢慢的出来，仍然把门倒带上，又向厨房看了看，以至中厕，俱都找到，也没有盟兄，看了看大门，仍然是关着哪。自己心中虽然是犯疑，又不肯说出来，从此可就留上心啦，一清早由里头院出来，到书房暗暗的隔窗偷看，就见李英仍然在床头沉睡，自己慢慢仍然回到里头院，一连就是七八天，俱都是如此。这一日白洁故意晚了点，来到前头院书房，起帘笼进来一看，就见李英早就梳洗已毕，坐在那里吃茶，李英看见白洁进来，带笑说道："贤弟，今天可起晚啦"！白洁搭讪着说道："可不是吗"。白洁今天来书房有意要问，李英因何夜不归宿，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说话间，言语透出吞吞吐吐，其实李英早看出来啦，遂向白洁带笑说道："贤弟，这几日我看你我谈话，有什么不好说的意思，贤弟你只管说"！白洁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事"。虽然白洁可是那么说，脸上透着一红，就仿佛是不肯说，李英一看，这个光景，更明白了八九成了，遂向白洁说道："贤弟，你不用说，我明白啦，大概不问可知，你晚间找我说话来，看见我未在屋中，你是因此生疑，你又不好意思的问我。贤弟，你也知道，我是绿林中的人物，你可别疑惑我，在外边作案，

夜间出去窃取，那你可就想错啦，我既在贤弟你家中居住，常德府城中的寸草，我也不能拿。皆因是人各有心，我有我的事，我也不便细告诉兄弟你，我若告诉你，是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倘若我的事情走漏了风声，不是兄弟你与我走漏的，也是你走漏的，我的事情只可天知地知我知，不能让你知，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的事情，日后就是走漏了风声，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就是我的秘密泄漏，我也不能疑惑你与我走漏的消息，贤弟你想不如你不问，我不说，岂不是两好，这就叫人各有心，我说这话请你想一想，还是贤弟你不问的好，我不说的对”。说完了话，彼此弟兄一笑，白洁也不肯再问，李英也不往外说，从此弟兄习以为常，还是照旧，仍是白洁找李英谈话，吃喝起居如同一家人一样，一连就是两个来月。这一天吃完了早饭，李英并未见白洁出来到书房闲坐，自己也觉着闷倦，打算到里头院见见老娘，就式把兄弟约出来，到外头院谈谈，以至来到里头院，一问老太太，老人家说：“你兄弟在后头院照房练武术啦”！李英听老太太说着话，透着希奇，这么些个日子，没见兄弟练过一回，不知道兄弟练的是那家的工夫，莫若我到后面偷着看看。李英想到这里，由打上房出来，够奔西边夹道，顺着夹道够奔后院照房，将转过夹道来，就看见后头院五间照房，挂着斑竹帘，远远的就听见照房之内，就像捉小鸡子的一般，噗噜噜，噗噜噜的声音，李英蹑足潜踪，来到斑竹帘之外，隔着帘笼往里面观看，就见白洁在里面赤着背，把发辫在后头挽了一个髻儿，手中擎着一条腊杆枪，在屋中拼着命似的拧枪，可虽然是六合枪的套子，可是练的一点成绩都没有，见他累的浑身是汗，还不肯干休。李英站在外面偷看，不由得暗笑，又不敢叫他，是

怕他岔了气，莫若等他练完了再说，就见他在这五间房之内，也搭着宽阔，一通连的屋子，就见他练了很大的工夫，实在没有力气啦，这才把枪往就地下一搁，喘嘘嘘满面是汗，在屋中转着弯慢慢的喘气。李英一看，心中说：我兄弟这不是练工夫啦，这是受罪哪，容他喘过气来，李英这才在外面痰嗽了一声，说道："兄弟练的好枪法"，白洁在屋中听外面说话，是盟兄的口音，自己以为练的得意，跟着来在门口，起帘笼向外探身，一看果然是盟兄，遂说道："兄长您请进来，您看看小弟的工夫如何"?李英只得笑嘻嘻，起帘笼随着进来，一看盟弟仍然是浑身是汗，喘息未止。就听白洁说道："大哥，您看我的枪法如何？大概您在外头看了我半天啦，我这套工夫可不小哇，您看着怎么样"？李英不听则可，一听不由得一笑。

白洁一看，这个样儿这是我练的一定不好，遂说道："兄长您这一笑，笑的我发毛，您看着我倒是有工夫没有"？李英闻听带笑说道："贤弟，咱弟兄不过戏言，我可不当说，要教我看兄弟你的工夫，我断你两个三字"，白洁闻听以为必得练两个三年，遂问道："大哥那两个三字"？李英又冲着白洁一乐说道："贤弟你要问，你可别恼，我说兄弟就像你这么练，由你生的那个洗三，练到接三也不行"！白洁一听心说道：这倒好，我这两个三字，怎么占来的？"兄长您看小弟枪法不好，您说我用什么工夫才能练成"？李英带笑说道："贤弟你可别多心，我专说你练的不好不行，我先把练枪的规矩跟你说一说，然后我练一趟你看看，这条大枪乃是轩辕皇帝所留，枪为百样兵刃之祖，刀为百样兵刃之帅，凡练大枪的主儿，俱都是规规矩矩的，穿上长大的衣服，没有像你赤着背膀，没

有一点规矩的样子，这是头一样练枪的规矩。第二件练大枪讲究枪点枪眼，我在外面听了半天哪，你练的就仿佛捉小鸡子的一般，练了半天，连个枪点也没有，你岂不是白练吗！我净说你练的不好，那不算，我练一趟你看看”！说着话李英走向前来，下腰伸手把这条腊杆枪拿到手内，遂一下腰把枪一抖，真不亚如蟒翻身，龙探爪的一般，怎见得有赞为证：真称得起，一扎眉心二扎喉，三扎臂肘四钩头，五扎六胁七双腿，八九十，霸王闯帐，报晓金鸡乱点头。这趟枪真称得起，里撩外滑，里三圈外三圈，一路三圈，秀女抱琵琶，狸猫三捕鼠，黎花乱摆头。白洁在旁边看着，这条枪真是神出鬼没，目所未睹。工夫不大，李英把这趟枪练完，轻轻把枪放在地下，真可称得起，气不涌出，面不改色，笑嘻嘻的向白洁说道：“贤弟你看我练得这趟枪，比你怎么样”？白洁闻听点头赞美，说道：“兄长的枪法较比小弟真是天渊之别，这可没有别的，常言有句话，投师不如访友，您方才练的这条枪，深得武术的精华，您老人家既会，您可得传授传授我”！李英闻听，摇头说道：“兄弟你练不了。怎么说是贤弟你练不了呢？兄弟，我可不怕你过意，你是少爷的脾气，但凡练武术没有三冬两夏的工夫，那是跟没练一样，皆因你少爷的脾气，没有长性，今天想起来，高兴你就要练，不高兴你就不练，要是那们练法，你也是白费气力，我也是白耽误工夫。你若真心打算练，我这趟枪是三十六把绝命枪，拆开了三百六十招，我还传授你十八趟闪手花刀，除外还有尽命三刀，又叫绝命三刀，还有高来高去的工夫，我全都传授于你，至少也得三年的工夫，这三年之内，可不准歇工，得供上武圣人的牌位，你若要是一歇工，咱们立时就别练，你有这么长性吗”？白洁

正言厉色向李英说道："小弟生平爱惜练武，我绝不旷工，我若有不到之处，还准其兄长责罚"。李英闻听说道："既然如是，咱们择个良辰吉日，立上牌位，就此开始用工"。弟兄二人商议明白，选择一个好日子，就在这五间照房之内，供奉武圣的牌位，这五间照房就作为是把式房，李英先盘问白洁所练的工夫，一概不准他练，李英先传授白洁站架子，然后开势打拳，由拳脚而练兵刃。闲暇无事，讲论些个江湖的黑话，传授他蹿高纵矮之术，也搭着白洁心灵性巧，一教就会，这乃是白洁天生来的好造化，该当得着绝艺，又兼着李英是真用心传授他，这哥儿两个真是二五更的工夫，昼夜练习，不知不觉的，光阴似箭，一转瞬就是三年。李英除去腾身步月的工夫，未能传授他，皆因他岁数大，练不了啦，是李英所学的拳脚、刀枪棍棒，全都传授白洁白玉如，李英看着白洁所练的工夫成了。

这一日弟兄二人在书房吃茶闲坐，李英向白洁说道："贤弟，我看你所练的，看出有功夫来啦，也用不着看着你练啦，我打算与贤弟你商议一件事，皆因我久离家乡，一恍三年，未能归家，我打算跟贤弟你商量，我暂且到家中去看看，你与老娘的面前给我告假，还有一事激求老娘暂借我纹银二十两，作为路费，容我回来的时候，再为奉还，家中若要有钱则借与我，若是家中无钱，千万可别替我为难"。白洁闻听李英之言，脸上发现出一种难割难舍的样子，心中虽然是不愿意让兄长回家，此事又不能深拦，遂说道："兄长既然要走，盘费那倒是容易，可有一件，您这一走，但不知何日才能回来，别叫小弟心中悬念才好"。李英闻听，带笑说道："贤弟你何必如此，你我弟兄不过当时分别呀，我就为到家看一看，多者

也就是一两个月，家中要没有事，我也许十天八天也就回来，何必贤弟你叮咛，你既是舍不得我，难道说，我就不惦记着你吗，不过也就是当时分别，过日子我就回来”。白洁闻听这才放心，跟着说道：“兄长既然要走，但不知何日起身”？李英又想了一想，说道：“贤弟，愚兄我是归心似箭，恨不能我当时起身才好。这们办吧，今天你与老娘把盘费给我借下来，明天就要起身”。白洁说道：“今天我与老娘商议好了，晚间就与兄长饯行，明天决不误兄长起身，兄长你这里等一等，大约此时娘亲尚未睡午觉，我到里面去看看，如若未睡午觉呢，我就把此事对老娘说明，咱们是听老娘的分派”。李英说道：“那么着很好，既然如是，你就到里面去看看去吧”！白洁说道：“好吧”。说着话站起身形，出离书房，够奔里头院而来，进至里头院，来至在上房门口，轻轻的起帘笼，向屋中观看，原来娘亲未睡，此时老太太正在外间屋中闲坐，见白洁进来，遂问道：“吾儿不在外面陪着你兄长谈话，你来到里头院见我，莫非有什么事吗”？白洁闻听，才走至在娘亲面前说道：“娘亲若问，孩儿正为我兄长李英之事而来”，老太太闻听说道：“他尚有什么事情哪”？白洁站在娘亲面前，遂就把李英要归家借盘费之事，细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由心里头也是不愿意李英走，怎么他抛家离业，在外头这么些个年，又不能不让人家回去，老太太这个心思，常言有句话，居必择邻，交必量友，准知道自己孩儿与李英交友，决不能学坏了。心中早明白，白洁也是不愿意李英走，老安人是个明白人，不但不拦李英走，反倒以言语劝解白洁，说道：“我儿你兄长既然要归家，咱们也不能拦人家，难道说，人家与你交友，连家都就不要啦吗？要依着我的主意，我早就惦记着让他到家中

看看，这话我又不好意思出口，不信我要是一劝他家去，我又怕他多想，就仿佛咱们养活不起人家，特意想方往外辗人家。既是他明天要走，路费之外，我今天并给他预备几件活计，叫他带到家中，给他媳妇，虽然我与他媳妇没见过面，总算是我作长辈的这么点心意，回头你把话告诉他，别让他为难，盘费我这里给他预备。论起你兄长的人品真是叫为娘钦佩，我还是真爱惜他，可有一件，你可不准拦阻他回家，务必叫他欢天喜地的走才是，咳，其实我也舍不得他走，回头你预备点菜蔬，晚间你把他请进来，你我母子与他饯行”。白洁听母亲之言，也就无可如何，只得在母亲面前告退，出离上房，够奔外头院书房。来到书房，起帘笼来到屋中，李英看见兄弟进来，赶紧问道：“贤弟你与老娘回禀，娘亲说些什么”？白洁一面落坐，一面说道：“兄长您既问，娘亲怎么能愿意教您走呢？无非这几年您未曾回家，娘又不能拦你，娘亲告诉我，路费是今天给你预备，晚间还教我多预备点酒菜，娘亲要亲自与兄长饯行”。李英闻听，说道：“娘亲既然这样疼我，何必又教他老人费心”？白洁说道：“这也是应该的”。白洁与李英相谈了会子闲话，这才自己拿着菜篮子，上街买了些个酒，菜，无非是鸡鸭鱼肉，放在厨房之内，然后回禀娘亲，所买的菜。安人亲自到厨房，帮着白洁把晚饭预备停妥，这才够奔里头院，白洁到上房屋收拾好了桌面，将酒饭菜端到屋内，然后奉母命，把李英叫进来，母子们欢天喜地与李英设酒饯行，酒饭已毕，老安人就把预备的路费，并将交与媳妇的活计，交与李英，李英深感激母子们这一份待遇之德。头天晚上，与娘亲禀辞，次日清晨李英收拾包裹，由白洁的家中起身，白玉如直送出南门官厢以外，李英再三的

拦阻，叫白洁回去，白洁虽然是恋恋不舍，只得目送一程，白洁看李英去远，这才慢步叹息而归。

回到家中，禀明老娘，李英登程之事，老太太只得用言语开导白洁，白洁头一天倒不理会，顶到李英走后三日，白洁可就显着孤单啦。想起兄长在家中居住之时，天天说说笑笑，讲论些刀枪棍棒，何等的快乐！如今只落得一个人，焉能不显着闷倦呢？白洁可就显着无精打彩，老太太可也就看出来啦，安人又怕儿子忧思成病，只得用言语开导，遂向白洁说道："你这么大的个子，也二十多岁啦，成天的就在家里，难道说，你也不嫌闷的很，你不会明天到西门外头热闹地方逛一逛去，自己也散散心"。其实白洁的心中，真是着实的闷倦，听娘亲之言，不由得一阵高起兴来，遂向娘亲说道："娘啊，您既是这么说，明天我吃完早饭，我出去逛逛去"！安人一听，白洁愿意到街上走走，不觉的也是心中欢喜，娘儿两个用完了晚饭，早些个安歇，一夜晚景无事。次日天明，娘儿俩早早的起来，忙着早早的买菜，安人把早饭做熟，娘儿俩将饭用毕，收拾锅碗，安人与白洁换了一套新衣服，是一身白绵绸的裤褂，宝蓝绸子大褂，白袜青缎皂鞋，全棕股的小摺扇，安人又给他梳一梳辫子，兜兜里头给他带一两多散碎的纹银，还有五百康熙青铜钱，临走告诉他，走在街上看见甚么好，吃点甚么，千万别饿着"。白洁这才答应一声，由家中起身，打算在街上散逛散逛，出离自己的门口，由清风巷够奔大街，往南正行走之际，离着鼓楼不十分远，猛听后面有人呼唤，叫道："白少爷，这些日子老没见着你，你净在家里头闷着头练工夫哪"！白洁听后面有人叫，只得扭项回头观看，一看认识，原来是本清风巷的街邻，此人姓刘，名叫

刘德，排行第三。原先白洁在北关外练工夫的时候，一清早时常的遇见，这个刘三也好惜练武术，他专讲究胳膊，天天一清早出城就在常德府北关外面大树林子里头磕胳膊，就是用胳膊往树上撞，一双胳膊要在树上撞三千下，寻常的人要是跟他动手，闹着玩要让他胳膊碰一下子，还是真受不了。他就有一样儿不好，当初练这手工夫的时候，他磕左胳膊不疼，惟独磕在他这只右胳膊上疼的要命，因此刘三不敢用右胳臂往树上磕，他是专练这只左胳膊，日子一长了，他可把工夫练偏啦，他这只左胳膊练的真有饭碗口这么粗，不用说别的，要是单套大敞车，他要把胳膊伸在车轮子底下，他叫赶车的一摇鞭，大车顺着胳膊上辗过去，他的胳膊上连油皮都不能伤。这只右胳膊可不行，这支右胳膊比粗麻杆粗不了多少，他可不敢与人家碰，要是一碰胳膊准折，这么着好练的都知道他的毛病，大家与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左胳膊刘三。要是走起道来，就得用右手托着这支左胳膊，若要不托着这支胳膊，能让左边这支胳膊，衬着的连身子都歪了。只因白洁原先不懂的练武的时候，正在混练那个时候，时常在树林子里遇见，在一处练，后来白洁跟仇爸习学弹腿，懂得练武术啦，可就不跟别人在一块练啦。只要在树林子里头碰见练武，白洁可就不练啦，再不然白洁就躲避开啦，这么着，白洁因此认得他，虽然白洁不与他在一处练武，又住在一条胡同，倒是时常相见。今天刘三从家中出来，他打算到西门外逛逛，听人家说西门外来了一个练把式的，练的很不错，他打算到那里去捧捧场子，可巧碰上白洁，由后面看着像白洁，由后面一叫，未想到果然是白洁，白洁一看原来是刘三，遂叫道："三哥，咱们哥儿俩个有好几天没见啦，您这是上那里去"？刘

三带笑向白玉如说道："三哥这两天老没看见兄弟你，我还是真想你，我就是爱惜兄弟你傻练，兄弟你在家中练什么工夫啦？三哥要打听打听"。白玉如闻听带笑说道："三哥若问，小弟近日在家中练了几趟枪，砍了几趟刀，反正是练不好，若要论起从前来，我可比那时强的多啦。今天我出来打算到西门脸逛逛，可巧遇上三哥您，您这是作什么去呢？"刘三闻听，故意把嘴一撇，说道："今天我本没有事，听说西门脸来了一个练把式的，看见过的都说不错，听说还是个上年岁的，就是有点口狂，看不起咱们本地练武术的，我打算到那里去看看，去对了机会，我帮他个场子，让他尝尝我的左胳膊这个滋味，省得教他藐视咱们常德府没有练武的英雄。可巧走在这里遇见兄弟你，兄弟你既然是在家中练的枪法不错，回头咱们哥儿俩到了那里，找着那个练把式的，我听人说他也会练枪，兄弟你既然枪法练的好，你可以下场练一趟，也让他看看，咱们工夫怎么样，好歹咱们也算是帮他的场子，捧捧他"。白洁说道："三哥您可别胡说，我这个枪，不过会一个套子，要是场子之内，人千人万众目之下，我这个枪的工夫还能拿得出手去吗"？刘三说道："咱们别在这儿说话，咱们走着说"。白洁跟随左胳膊刘三，一边走着，一边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出了常德府的西门，不过桥往北一拐，靠着城墙这一片地方，是真正热闹。这个常德府的西门脸，就好像如今天津三不管似的，那么热闹，一伙一伙的都是摟鸡买蛋，地皮上的买卖，各样的玩笑场，什么金皮彩挂，会柳讯拆，一场子之内，俱都围着好些个人，都向里面观看。这哥儿两个，无非看看就走，看来看去，来到热闹丛当中，就见当中围着一圈子人，真是里三层，外三层，千佛头的一般，大家都向

里面观看，刘三探身也往里头一看，原来正是练把式的场子，左膈膊刘三回头向白洁说道："兄弟咱们找没找着，在这儿遇上啦，兄弟你跟着我来"，说着话，用左胳膊一分人群，看热闹的顺着左胳膊往左右一闪。那位说，怎么不用右胳膊分人群呢？方才没说过吗，右胳膊一碰准折。

白洁跟随刘三挤进众人丛中，哥儿俩到里面，还隔着一层人，就到场子里头啦，他们哥儿俩就不往里挤啦，哥两个举目往场子之内观看，就见这个练把式的，并没有多少兵刃，把式场子可倒是宽阔，北边放着一张小桌，桌子上面放着茶壶碗，还有一个钱板，四周围摆着条凳，用条凳圈出这么一个场子来。白洁一看在场子当中站着一人，身量不甚高，年纪可不小啦，约有六十多岁，身上穿半截蓝布褂，抄布扎腰，蓝布的裤，足登大掖搬尖洒鞋，白袜 子，打着裹腿，头上用蓝布手巾包着脑袋，在头顶上斜勒麻花扣，脸上看四方的脸堂，稍为有点奔勒头，两道残眉，约有二指宽，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厚嘴唇，两耳朝怀，颔下半部花白髯，手中拿着一杆猎杆枪，冲着场子里外作揖。口中说道："众位一站一立的朋友，站着的金刚，坐着的佛，您哪打过一拳，踢过一腿，帮我场的子弟老师，以至僧道两门，回汉两教，六扇门里，六扇门外，只要是好练的老师傅，今天都来着啦。在下姓孙，云南的人氏，来在贵宝处，投亲未遇，访朋友未得见着，流落在贵宝地，常言有句话，'人穷当街卖艺，虎饿拦路伤人'，又有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货卖与识家，识家不用，扔在土地上换把钱，学徒是穷出来的见识，给练武术的老师傅们丢人抹脸，我练一趟六合大枪，我可练不好，那位说你练不好你就别练啦，您别那么说，褒

贬是买主，贺彩是闲人。虽然练不好，众位可别叫倒好，练好了，您给捧个好，那么练好了，怎么样，没有别的，练好了跟您要把钱，众位您腰里头带着方便富余，有一把扔一把，有半把扔半把，没有半把，十个八个，量力周济，咱们是说练就练，可是这么着，练完了，众位老师可要给我站脚助威不恼白瞧白看的，您别等枪也练完啦，到了要钱的时候，您早不走，晚不走，单等那个时候走，饶着不给钱，还把我场子给挤散了。学徒我可不会说什么，您走您的，我就保佑着您老人家一辈子顺顺当当的，走道儿可别掉在臭沟里头，咱们说练就练”。说着话，一跺脚一抖杆，练的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大枪无非练的是扎挑搏豁，劈砸盖打，大枪练的是招招有法，看热闹的口中不住的喝彩。工夫不大，将这趟枪扎下来，把枪往就地下一扔，向四外作揖，口中说道：“众位老师傅，我练完啦，作什么呀？我跟众位老师傅们求把钱，在坐的都是好财买脸子弟的老师，那位老师傅赏头把钱？那位老师夫给我垫垫场子”？话言未了，就见看热闹的真有大把往场子里头扔钱的，工夫不大，把钱要完了，将钱拾起来，放在钱板之上，仍然站在场子当中，还打算要练。猛听得东边人群外面一声喊嚷，嚷道：“练把式的，我们这位老师傅，姓白名洁字玉如，打算要帮你的场子，捧捧你！”练把式的扭项一看，就见由场子外面一拉板凳头，进来一个人，年纪在二十多岁，俊品人物，身穿宝蓝绸子褂，里面是白绵绸子裤褂，足下白袜青缎皂鞋，向里面抱拳说道：“练把式的老师傅，开开门我进去，帮你个场儿”。练把式的只得往后倒退，一抱拳说道：“请老师傅下场子”，外面那人迈步进来，进来的那个人，非是别人，正是白洁白玉如。方才已竟表过，白洁同着

左胳膊刘三，看练把式的练的这趟枪，刘三等这趟枪练完了，向白洁说道："兄弟，你看他这趟枪练的怎么样"？白洁近来看惯了李英他那三十六把绝命枪，那是什么枪啊？真得说天下绝艺！这个六合枪他如何能看到眼里头。白洁回头向刘三摇着头说道："三哥，据我看，这趟枪要教外行看，必然说是不错喽，据小弟我看，他这趟枪没有什么很好的招数，不过就是看着热闹"。刘三闻听白洁所说的话，有点太大，遂向白洁说道："兄弟你看他的枪法不如你的，你何不下去帮一帮他的场子，让三哥我也开开眼"。白洁笑着说道："那是何必呢"？白洁只顾说话，可就没留神刘三用左手一推，白洁可就进了场子啦，跟着刘三替白洁道出名姓，白洁已然是进了场子啦，后面刘三又替他道了名姓，怎么能够好再出这个场子呢，只得叫练把式的开开天门，这才进了场子。(开天门就是拉开板凳头，这是江湖道上的规矩，必得练把式的老师傅往里请，才能进场子呢)，此时白洁来到把式场子当中，说道："这位老师傅若要问我的名姓，我的朋友已然替我道及了，您下去先替我垫一垫场子，我帮你练一趟"。练把式的说道："好吧。回头就请老师傅练一趟，捧一捧我"，练把式的向前抢步，冲着场子四外作揖，口中说道："方才学徒练了一趟枪，我是学艺不精，才学诈练，方才这位老师傅，要替我练一趟，我要请这位老师傅可请不到，今天这位赶巧啦，特意要替我练一趟枪，人家那个枪法，比我高的多，回头我把人家请下场子，来替我练练，到了练的时候，众位您可捧个好，练完了人家是分文不取，丝毫不要，人家是耗财买脸的子弟老师，要下钱来可是给我。没有别的，众位捧捧场，我把这位老师傅请下来，众位看看人家练的这趟枪，可就比我强的多啦，没

有别的，众位给学徒站脚助威，我这里先给众位请安啦”！说着话，又向四外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转身冲着白洁说道：“请老师傅下场子”。白洁见练把式的抱拳说了个请字，白洁只得也一抱拳，来到场子当中，冲着四外抱拳说道：“众位乡亲，有认得我的居多，不认得我的很少，在下住家在北门内清风巷，我是本地长大了的，常言有句话，‘土居三十载，没有不亲的人’，皆因方才我们刘三哥，左胳膊刘，提起来众位都知道，他把我约出来的，让我帮孙老师傅亮场子。那位说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姓呢？方才我听他道及自己的名姓，我又与他领教了一回，那么你抄手就练哪，众位您先别忙，这位孙师傅由远路来到咱们这个地方，俗语有句话，‘天下武术是一家’，我有钱帮他个钱力，没钱帮他个人力，回头我也练一趟枪，我可练不好，众位乡亲们，您腰里头的钱带着方便富余，多往场子里扔几把钱，一来是捧我，可就算是捧了他啦，我先给他垫垫场子，回头我就练这趟枪，我可练不好，诸位千万可别走别散，给我站脚助威”。说着话，冲四外作了一个揖，然后自己回手，把自己腰间所带的五百铜钱，满都掏出来，向场当中一撒，这就叫耗财买脸，先拿出钱来给练把式的把场子垫垫，白洁这才伸手就由地下把这条腊杆枪拿到手内，左手提着枪，右手把自己辫子往脖子上一盘，然后把枪向手中一托，说道：“众位老师傅上眼”！跟着将腰往下一伏，一抖这条枪，只听得噗咙噗咙枪缨子乱响，真是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行家一听枪的声音，分出几个枪点子来，外行可看不出来，头一招是死蛇蹈地，跟着一撇步，就是怪蟒翻身，一转身左插花，右插花，十字插花，双插花，这几招都是绝命的招数，跟着用了个乌龙入洞，乌龙钻塔，往回一收

势，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将枪轻轻向地下一横，然后向四外一抱拳，顺口说道："献丑献丑"。

跟着四外叫好，大把往场子里扔钱。在这个练的时候，应当练把式的在旁边站着，报枪的招数名目，练完了看热闹往里面扔钱，应该练把式的作揖道谢，不料想白洁练枪的时候，练把式的不但不报招数与名目，他反倒瞪着眼睛，看白洁枪中的枪法，以至白洁练完了枪，他不但不与赏钱的主儿道谢，就见他把腊杆枪由地下拾起来，右手攒着枪，枪尖冲前，走至白洁的身边，白洁一没留神，被练把式的左手抓住脖领，口中说道："白老师傅，我问问你，这趟枪跟谁学的"？就这么一揪不要紧，连看热闹的都是一怔，白玉如见他这个样子，并不还手，准知道自己没作过犯法之事，就是跟谁学的枪也不犯私，遂说道："朋友，我帮你的场儿，这是人情，你问我跟谁学的枪，作什么"？练把式的说道："我看着你这枪的招数，与旁人练的枪不同，我要问问你跟谁学的"？白玉如闻听，心中一想，这也不要紧，就是告诉他也无妨碍，想到这里就顺口说道："朋友，你要问，这个枪的招数乃是我盟兄所传"。练把式的跟着问道："你盟兄是谁"？白玉如说道："你要问我，这位盟兄家住云南府，府城内，姓李名英，号叫士钧"。孙亮一听，说道："是呀，朋友既跟李英冲北磕头，没有别的，这场官司你跟着打了吧"。白玉如一听，打官司的话，自己准知道，盟兄没有不法的行为，白玉如反倒不慌不忙，说道："朋友，我既与李英冲北磕头，打官司的事情，倒不要紧，我得问问什么案由，我有个打得起，打不起。"孙亮说道："朋友你要问，大概你是诚心跟我装糊涂，我要不说，你也知道，你一定要问，我就是采访云南先奸后杀十八条命案，办案的班

头”。说着话，右手对准了白洁的胸膛，复又说道：“朋友，你还是别跑，你要打算一跑，我可就是一枪”！白洁到了此时，心中百般的难过：有心要走，别看孙亮揪着，要是打算跑，他是跟没揪着一样，真要是这件事逃跑，让人家看着，就仿佛云南命案有我，透着自己心虚。再者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寺，这个地方，谁不认得我。再者说，抛下家中的老母，我又是担着一个不孝之罪，有心不跑，替朋友打这场官司，真要是盟兄作了杀人凶犯，滚马的强盗，就是我替盟兄打了官司，替他挨了刀，至死我也是人物，总是挂碍的官司，盟兄作出采花的案件，若是我替他身受了国法，至死我也叫万人唾骂。自己心里盘算，跑是不能跑，有心替朋友到案，又不是干净的案由，自己左思右想，万分为难。又一转想，哎呀，常言有句话，‘交朋友，得朋友益，受朋友害’，回思盟兄李英与自己在一处三年之久，人品是落落大方，前次受镖伤，又不肯与我明言，想其中必有别的缘故，不如我跟随到案，想堂上若有一问，我还有一诉，说我杀人，准能就是我杀人吗！不是在当堂之上，还准我说话吗，就算是我受刑不过，当堂滚不出来，替盟兄项上餐刀，总算是我情屈命不屈，我那盟兄李英他早晚必知道，我替他伏法，他必然替我在娘亲面前，格外的尽孝。再者我这个事情，我也不能怨我盟兄，当初人家教我技艺之时，也曾嘱咐我，这趟枪法，不能在平常人眼前练习，也不能在人丛之中亮艺，总算是我自己不能盛艺（盛音承），这才叫祸福无门，惟有自召。自己想到此处，遂向孙亮说道：“朋友官司我是打啦，可有一样儿，你要把我捆上一走那可不行，你可得亮个面，你把国家的王法给我带上，我跟随你到案就是啦，我告诉你，我也跑不了，我家住在清

风巷，人所皆知，家中有年迈的老娘，像这点事情，我也不能让娘跟着受累，姓孙的你想怎么样”？

书中代言，前文表过，云南云南府，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临走之时，留下四句话：一口单刀手中擎，云游天下逞英雄，因奸不允伤多命，腾身步月是李英。金眼鹰他本是云南府的人，李英也是云南府的人，谁都知道谁。想当年，李英他父亲名子叫李耀，号叫光辉，绰号人称神枪向西来，当初在云南府东门内路南，开设双胜镖局，开张的那一天亮镖，李耀李光辉在镖局子里头，众镖头要看看他的绝命枪，李爷就练了这么一趟枪，那时孙亮也与镖局子挂红上礼，也在众英雄之内，他看见过三十六把绝命枪，天下独传的绝艺，那个时候还没有李英哪，孙亮才二十多岁，可见得李英家中的根底，孙亮是尽知。以至孙亮当了班头，这些年知道李英在东门内路北的住宅，赶到案件发生的时候，孙亮到李英的家中捕盗，来到李英的住宅门首，一看房子早就封锁啦，里面的人早就逃走，不知去向啦，孙亮一看，这个景况，更是李英所为，这才在府台大人面前，请堂批，算计大人不准，没想到大人真把批赏下来啦，教他带批捕盗，可是把他全家二十七口，押在牢狱待质。金眼鹰这才带着海捕公文，在各省采访，捉拿李英。一转眼就是三年多，连个影子也没见着，可巧走至在常德府，他先得到常德府投文挂号，他才扮作一个练把式卖艺的，他是不为赚钱，就为是访案，事有恰巧，偏偏白洁遇见刘三看练把式的，刘三教白洁帮场子，白玉如一看，他场里头没有什么兵刃，就是一条腊杆枪，白玉如一时的高兴，自己准知道这趟枪没有人会，他这才练了绝命枪的头一趟。偏巧孙亮认得这趟枪，若不然，白玉如练枪的时候，

孙亮净看他的招数呢，孙亮一看，白玉如练的是绝命枪，这枪法除去李英家中会，没有别人会，再说李氏门中的枪法，不外传，老英雄李耀是故去啦，除非是李英传于白玉如，别人不会，李英既肯传授他绝命枪，两个人必是不分彼此过命的交情，若不然李英决不能传授他，若要拿着白洁，由白洁的身上再追究李英，可就容易啦。金眼鹰孙亮今听白玉如之言情愿到案，又准知道他不能逃走，孙亮这才向白玉如说道："朋友，好汉的脖子是拴马的椿，就是真教朋友你跑，你也不能逃走，你还能够让年迈的老娘跟着打这场官司吗！朋友今天你避点委屈，把国家的王法给你带上，你跟着我辛苦一趟吧"！说着话，将猎杆枪往怀中一抱，由打腰间拿出铁练，哗啦一声，将铁练套在白洁脖项之上，用锁锁好，所有地下的钱也不要啦，右手拉着白玉如项上的锁练，左手提着腊杆枪，拉着白洁够奔常德府西门而来。瞧热闹的谁不跟着看、素常不差什么都认得白玉如，都知道白洁是一位少爷，素常的很老实，无故的遭了这场事，好事的人要跟着到衙门去看看，在后面跟着的人，真是拥拥挤挤。以至孙亮将白洁带至在常德府府衙，进了衙署，够奔头班的班房，来到班房的门首，孙亮用枪尖挑开帘笼，把白洁带进来，此时班房之内，头班的班头王顺，正跟伙计们在屋中吃茶谈话，忽然间帘笼一起，由外面孙亮带进一股差事来，王头赶紧站起来，向孙亮说道："班头多辛苦，这个差事怎么标"？孙亮向王头说道："回头您多受点累，跟大人回禀一声，这个人跟我的案情有关系"。一面说着话，把白洁带至在顺山炕的炕边，在炕沿上钉着铁环子，这是差带外押的地面，回手将白洁锁在炕沿之上，白洁此时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就在炕沿的底下一蹲。孙

亮这才在王顺的面前，低言耳语说了几句，王头转刻叫伙计预备一份手镯，脚，项锁，伙计答应一声，立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将刑俱拿进来，扔在白洁的面前，白洁一看，此时早就把心横啦，明知道这场官司不好打。班头与孙亮过来，带着伙计们，先给白洁把脚镣带上，然后换上项锁，孙亮自己锁练，仍然带在腰间，这才把手镯与白洁带上，就见孙亮跟王班头低言说了几句话，就见王班头由屋中出去，等了很大的工夫，就听里面梆点齐鸣，有喊喝堂威的声音，大概是升堂啦，就听里面一声喊嚷，喊道："带白洁！"孙亮赶紧过来，拿着白洁的铁练，将白洁带出班房，绕道够奔大堂之下。来到大堂下面，白洁举目往上观看，就见堂上公案之后椅儿上，坐定本府大人，身穿官服，两旁边众衙役，如同虎站山坡的一般，各擎着鞭板锁棍，喊喝堂威，"威武"二字，就听上面一声喊嚷："带白洁！"孙亮接着喊嚷："白洁带到"！孙亮把白洁拉拉扯扯带到大堂之内，所有左右喊喝跪下，白玉如只得朝上跪倒，孙亮往上单膝点地，往上回禀道："下役孙亮，参见大人"。

书中暗表，这位常德府的知府大人，姓金单字名正，从打到任以来，两袖清风，爱民如子，适才大人在书房闲坐吃茶，外班进来回禀，言说云南府，挂号的班头，在本地拿获云南府，十八条命案要犯白洁，在堂下候审。金大人闻听此信，本处窝藏大盗，大人传话，即刻升堂，金大人换好了官服，带着手下人，从书房出来，够奔大堂，此时左右早就预备齐毕，喊喝堂威，大人这才吩咐带白洁上堂听审。就见下面孙亮将白洁带至当堂，在旁边单膝点地，就见他将包袱解下来，打开取出公文，当堂投递，旁边有本署差人，将文书

送至在公案之上，金大人把文书看了看，往旁边一推，往下叫道："孙亮在何处捕获白洁往上讲"。孙亮在下面往上回禀，就把在西门脸获白洁的情由，细细的往上回禀了一遍，金大人将话听完，遂往下叫道："下面跪的可是白洁"？白洁下面答言说道："正是犯人白洁"。上面金大人又说道："白洁抬起头来"，白洁接着禀道："犯人有罪不敢抬头"。上面说道："当堂免罪抬头"。白洁只得望上正面，金大人在坐上，用目往下观看，就见白洁跪在堂口，面目长的不像杀人凶犯，遂往下问道："白洁你如何与李英在云南伙同作案，今日被捕到官，你还不从实招来，等候何时"？白洁闻听，只得往上磕头说道："犯人白洁并未与李英在云南作案，犯人实在冤枉"。金大人闻听，将惊堂木一拍，言道："你既不与他伙同作案，你如何会练他李氏门中的绝命枪，他家的独传枪法，如何能传授你呢？这不是明明你在当堂之上，与本府撒谎，你若不实招，本府岂能宽容于你"！白洁闻听，往上磕头，向上诉道："大人不必动怒，犯人有下情告禀"。大人说道："你要讲"！白洁只得把自己好练，如何在树林之内，巧遇李英身受镖伤，就把李英救至家中，医治伤痕，结为昆仲，跟李英习学枪法，如今李英去到外面访友，至今渺无音信，所有以前经过情由，细细的往上回禀一遍。又把如何被捕的情由，往上回禀："实在犯人白洁避屈含冤，求贵府大人格外宽恩相察"。金大人在座上看着白洁，点头说道："你在本府的堂前，含糊回禀倒可呀，押至云南你想不招认，那是万难"。大人吩咐命他画供，画供已毕，当堂标了文书，用了印，文书命公差交与孙亮，当堂派了四名押兵，沿路护送，预备一辆大车，明天起身，押往云南，大人交派完了，摆手退堂。书中代表，但凡这种案件，

大人并不标禁牌收禁，皆因这是过路衙门，应当孙亮自己看守，孙亮焉敢带着差事在店房住哪，孙亮就得恳求班上的王头，见里面的红笔师爷，求他发下一个条子来，将白洁暂行寄监，明天由监里头，再把白洁提出来上路，是所有在路上办案的，都是这个规矩。孙亮把白洁由大堂上，带下来，带至班房，孙亮与王头一说，王顺点头应允，与他代办。孙亮这才在衙门口，找了店房住店这是头一天的事，次日孙亮，天明由店中把文书放在包袱以内围在腰间，手中提着腊杆枪，来到衙门的班房，面见王头，此时班头王顺，早就把白洁由狱中提出来啦，衙门预备一辆大车，四名押兵，早就在班房之内等着啦，见孙亮进来，彼此相见，说明帮同护送的情由，孙亮与王顺，王班头道劳，然后这才起差使，从班房四个押兵帮着孙亮，把差使带出来，带到衙门口，在衙门前面搁着一辆大车，孙亮暂时叫四名押兵，看守差使。自己借了一个火通条，在饭铺里头借火把他烧红了，在大车的当中，车板上，烫了一个窟窿，然后把通条与人送回去，这才把白洁命押兵搀到车上。一个押兵在车上，坐在白洁的身背后，用手扶着他的胳膊肘，这个押兵上了车上，坐在白洁的对面，用手把白洁的项锁由手镯脚镣之内穿过去，顺着烫的那个窟窿顺下去，还有一押兵，由车后面钻到车底下，把那个锁练子头儿，接到手内，用锁锁在车轴之上，然后爬出来，站在大车的旁边，孙亮手提腊杆枪，正与王顺作别。此时白洁虽然是上了大车，举目往四外一看，赶紧又把头低下啦，因为什么低下头啦？一看车的两旁边，围着许多的人，俱都是远亲近邻，自己没有不认得的。

书中暗表，自从白洁昨日遭了这场官司，本城里头没有

不知道这件事的，就有好事的打听，知道今天白洁起解，俱都老早的来到衙门门口观看白洁，白洁一见众人羞惭满面，只好将头一低。孙亮将要告诉赶车的起身，就在这个工夫，猛听见西面人丛外面，又听见有车辆的声音，又听有人嚷道，“众位闪开，别碰着”！白洁不由得自己抬头一看，就见看热闹的人向两旁一闪，从人群外面，进来一辆车，白洁不看车中便罢，一看车中坐的人，不亚如刀扎肺腑的一般，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萱堂老母。书中暗表，白洁之母郑氏老安人如何知道自己孩儿遭这一场不白之冤，就是那左胳膊刘三去报的信，老安人得着这个信，只吓得举止失措，赶紧雇上一辆大车，带着钱，来到衙门，一打听，不错，有这么一案，业已是收了狱啦。老太太打算要母子见面，皆因是狱里不许通风，人家官人劝他回家，要看明天早晨来，由此起解，安人得着这个信，这才回家，头天把车定好了，无非是多给车钱，安人回到家中，一夜未曾合眼，直哭了半夜。次日清晨，雇的这辆车，早在门口等候，安人出大门，一看在门首站着许多街邻妇女，安人顾不得看他们大家，赶紧上车，叫赶车的即速快走，够奔知府衙门而来。后面妇女们相随，后面这些个人，都知道白洁素常没作过犯法的事，很老实的人，怎么会摊上这么一场事呢？都替安人叹息，这才都跟在背后，要看看白洁，以至来到衙门前，安人早就看见围着一圈子人，当中一辆大车，上面坐的正是自己的孩儿白玉如，安人这才在车内叫赶车的快走，车辆这才赶进人群之中。离大车不远，车辆站住，安人由车辆上往下一跳，险些栽倒，口中叫道："我那苦命的孩儿，你你……”老安人打算与白洁说话，随着眼泪往下抛，语不能成声。此时白洁看见老娘至此，此时正

值孙亮告诉赶车的起身，白洁在车上向孙亮说道："孙班头你先慢走，稍微等一等，我老娘赶至此处，要与我说两句话，能行不能行"？此时孙亮听白洁之言，焉敢不应允，若要不应允他，他要在半路之上，不好好的跟着走，那可怎么办，只得赶紧向白洁说道："那没有什么，有什么话你们娘儿俩只管说"。白洁看看孙亮点头，扭项一看，就见自己的老娘，站在大车的旁边，指手划脚放声痛哭，口中叫道："儿呀，为娘但不知你为何遭这场不白之冤"？白玉如脸上并没有难色，自从看见老娘，早就把心横啦，遂向自己老娘道："我是您什么人"？安人言道："你是我的儿"。白玉如在车上摇头说道："不对吧，您别错想了，我要真是您的儿呀，由我父亲去世之后，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以至你老人家百年之后，我抓把土把您老人家一埋，与我父合葬，那我才真算您的儿。这个不然，您老人家，由小把我栽培的这么大，我并未孝顺您一日，皆因我好交朋友，才遭这场不白之冤，此一去解到云南，焉有儿的生理，您把我教训到这么大，我这一死岂不摘您的心肝，岂不是把您活活的倾死，您别往那么想啦，我不是您的儿子，我是讨债来的，我是您的要命鬼，您想起来就骂，想起来就恨，您还可以多活几日"。白玉如的这片话，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己知道娘亲的心窄，这才自己拿定了这个主意，以免老娘终日悬挂在心，怕的是老娘惦念成病，才出此绝句。只顾了自己这么说不要紧，老安人听白洁这一片言语，打算还要细问他，无奈见孩儿，项带铁锁，形同囚犯，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将说了一个儿字，底下的话尚未说出来，浊痰往上一拥，身形往后一仰，当时气闭。跟着看白玉如的那些个邻右妇女，一见安人气闭栽倒，赶紧大

家过来解救，惟有孙亮在旁边一看，安人气闭栽倒，这回若要缓过这口气来，躺在车头里撒泼打滚的一哭，那可就不用走啦，赶紧吩咐赶车的，摇鞭快走。赶车的只得把鞭子一摇，说道闪开，车往前行，走下去了。不表郑氏安人被妇女们解救，送归家中，单表这辆囚车从常德府出了西门，过了关厢，顺着大道前行，孙亮保护着车辆，各处留神，方才走出二十多里地，天可就阴啦，工夫不大，细雨纷纷。白洁在车辆之上，被小雨淋着，可就向孙亮说道："孙班头"，孙亮接着说道："什么事白爷"？白玉如说道："我可是身犯的王法，打的是官司，你打算拿雨淋着，那可不行"！孙亮闻听白洁之言，又不敢惹他，皆因他的案情太重，赶紧说道："白爷别着急，我们也不愿意淋着，只要是前面有避雨的地方，咱们一同避避雨，再走也不迟"。回头又告诉赶车的快走，正往前走，孙亮抬头看见坐北有一座庙，是个穿堂的山门，里面并没有东西的配殿，里面还有一层殿，两旁都是鹰不落的庙墙，这个穿堂的山门，上头插着个小旗子，上面写着义勇团练，门口儿站着两三个人，站在房沿底下，观看过往的行人。孙亮看见这座庙，回头告诉赶车的说道："车把式，车往庙前头赶，咱们一同在庙里头避避雨"。赶车的闻听，只得紧走。来至在庙前，车辆站住，孙亮用目往庙内观看，迎着面供着大肚子弥勒佛，在神像两旁，东西的门口挂着斑竹帘，两旁俱是木板的隔段，由外头也看得见，南北对面的窗户，俱是上支下摘，皆因是闹天气下雨，窗户俱都关上啦。

书中代表，这就是前文表过，童林请贝勒在这里避雨，皆因这里是团练的地方，贝勒爷不愿意，这才往下赶站，可巧孙亮他们这辆囚车，正走在这个地方，孙亮来到庙前，向庙

门口站着的几个人说道："众位辛苦"！这几个人原来就是本处的团练勇，皆因闹天气，他们这几个人出来，站在房沿底下，观看行人冒雨赶路，正在说说笑笑之际，就见从打东边来了一辆大敞车，上面坐着一个犯人，四五个人押着冒雨赶奔庙门而来。那个人就说："你们看，东边来的那辆囚车，奔着咱们庙这边来啦，大概是避雨"，这个人就说"避避雨，算什么，来就来吧"。他们大家正在说话之际，就见囚车果然来到庙前站住，就见一个上年岁 的人向前道辛苦，大家一齐说道："这位班头什么事，您说吧"！孙亮说道："没有别的事，跟众位这里打搅，我们押着差使赶上雨啦，打算跟您这庙里避一避雨，不然这个差使他在车上不答应"。练勇闻听说道："那算什么，我们西边这间屋闲着啦，您就把差使起下来，押到屋里去吧"。孙亮说道："还有一件事，您这里有破席把车厢遮住点，不然，雨淋湿了车，可就坐不的人啦。"练勇说道："那算什么，后头院有几领旧席，你自己拿去吧"。孙亮抱拳说道："那么我谢谢众位"。孙亮这才告诉伙计们，把差使搀下来，这个押兵，先钻到车底下，由车轴上拿钥匙把锁开开，把白洁由车上搀下来，孙亮在头前引着路，进了穿堂的山门，孙亮用手把西面门口的斑竹帘挑起来，两个押兵这才把白玉如架到屋中。原来这屋内却是靠着西面顺山的大炕，先让白洁坐在炕沿上，孙亮叫押兵一边一个，紧挨着白洁坐着，两个人把白洁一贴，一个拉着锁练，一个揪着白洁的袖子，孙亮看了看，准知道没有什么失闪，这才手内拿着腊杆枪，从西屋出来。叫押兵到院子里看看有旧席拿一领，先把车厢遮上，然后来到庙门之外，告诉赶车的，车卸下来，拿出草料，把骡子喂上，回头住了雨，咱们还得往下赶站。车把式忙着

把骡子卸下来，拿下草料口袋把拌好的草料，把骡子喂好，此时押兵由里面拿出一领席来，把车厢儿跟前面车上的皮家伙，全都用席遮好，雨可就淋不着啦。孙亮看着他们都收拾好了，车把式与这两个押兵，在房沿底下避雨，孙亮这才进庙门，够奔东边这间屋子，来到门口，起帘笼进来。到屋中一看，方才在门口站着的几个人，在屋子里还有几个人，共约十几个人，正在谈话，一见孙亮进来，大家彼此让坐，说道："班头请坐吧"！孙亮接着说道："众位都很清净的，我们赶到此处打搅，没有别的，众位避点屈吧"。旁边有一人答言，说道："这算什么，谁让赶上大雨，那有什么法子，您请坐歇一会吧"。孙亮是上年纪的人，沿路上连淋带累，只得就在炕沿上坐下，彼此大家问了问名姓，又问了问您这个囚车解往那一省去，孙亮只得含糊答应了几句，等着雨住了好走。坐了会的工夫，孙亮站起说道："我到外面看看，雨大概住啦，听不见响啦"，说着话站起身形，向外走，扭项往山门外一看，外面的雨果然是不那么下啦。自己出了山门，拄着枪一看，这个天气，雨决下不大，此时雨还是真不下啦，孙亮告诉赶车的预备着套车，自己打算到西屋看看差使，将走至在门口，就听里面有哼咳之声，可把孙亮吓了一跳，赶紧起帘笼往屋中观看，就见差使没有啦，两个押兵躺在地下翻着眼睛，手刨脚登，旁边扔着手铐脚镣项锁。一回头看见北面上边窗户开啦，又见两个押兵脖子发红，就知道是受了伤啦，过去一看，原来是气管闭住，他的气上不来啦，必是被贼人用手捏的，其实不能致命，用手一捋他，就能缓过这口气来，孙亮一想莫若把他们两个人解救过来，细问问差使怎样走的。自己想到这里赶紧过去，向两个押兵每人脖项上一掐，这两个人哎呀

的一声，均都缓过气来，孙亮急问道："我且问你二人，差使怎么走的？快说"！这两个押兵无法只得说道："您老人家若问，只因我们两个人看守差使，皆因外面下雨，我二人精神发疲，猛听北面窗户一响，以至我们两个人抬头一看，见这人可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刚要喊，还没喊出来，他用手向我们每人脖项一掐，我们可就说不出话来啦，气也上不来啦，正在堪堪要死之际，可巧班头把我们救过来啦，差使被那人从窗户救出去了，我们可不知逃在那儿去啦"。金眼鹰孙亮闻听骂道："两个无用的奴才"！说话起帘笼转身形出去，一个箭步跳到院中，一转身手中一挂枪，身形向上一纵，蹿在山门的房上，登着房脊四外了望，就见差使没往东逃，原来向正西逃走，将走了不远，看的极真，前面走的是白洁，后面跟着一人，影影射射看着好像李英，那位说："是李英救的不是"？

书中暗表，还真是。李英从何处前来搭救白玉如呢？只因前次李英说回家并不是真话，他是不能不这么说，皆因他有他的心事，他是并未远走。李英够奔城南，离城四十里地有座陆家堡，他为得是访那前次拿镖打他的那个人，以至李英到了陆家堡，先调查明白本处的这家财主姓陆名丰，号叫松坡，打听明白了，他这才出离陆家堡，找了个树林子，晚间收拾紧身利便，探听陆家堡陆丰的住宅，为是寻找那个仇人。一连探了三夜，并无踪影，自己心中暗想，也许他未在这里，仍然回到树林子里头，换上白昼的衣服，自己又没有个地方去，本来惦念着白洁，心想："莫若我回家先看看兄弟，在老娘的面前撒一个谎，就提我回家在路上碰见朋友啦"。这个主意也倒好，等到了天亮，自己提着小包裹，一清早够奔

常德府的南门，脚底下走的很快，赶到了常德府的南门内，口干舌燥，自己一想：有心到家喝茶，还得兄弟与我烧水，水哪就烧开啦，不如我找个茶馆泡壶茶，把茶喝足了，我再回家，到家喝水可就不忙啦。想到这里，向前走了不远，在大街路东有一座清茶馆，自己紧走了几步，来到茶馆子门前，往里面一看，真是高朋满坐，迈步进了茶馆，看见有一张闲桌，把包裹放在桌子上随便落坐。就在这个工夫，伙计可就过来啦，向李英说道："爷台，吃茶吗？给您泡一壶什么茶"？李英说道："茶叶倒不拘，只要快着点，我是真渴啦"！伙计答应了一声，去了工夫不大，端着一个铜茶盘子，里面是白瓷的壶碗，放在桌上说道："给您泡一壶龙井，您包涵着喝点吧"！李英向伙计点头说道："很好，你去吧，续水的时候，我再叫你"。伙计答应一声，转身张罗别的客人去了。李英把茶斟在碗内，一看茶太热，只好等温了再喝，就在这个工夫，猛听旁边那张桌中有两个人说话，李英回头一看，就见一位四十多岁，一位二十多岁，两个人同桌吃茶，就听那二十多岁的说道："王大哥，这个年头儿什么事都有"！那个四十多岁可就问道："兄弟你听见什么新闻啦，你说说我听听"。那二十多岁的道："王大哥你真不知道，我对你说说，你知道咱们常德府北门里头，清风巷有个白少爷，他遭的这个事情，谁也想不到"。李英在旁边坐着一听，白少爷三个字，可就是心中一动，自己又不好问，只得在旁边听着。就听那四十多岁的说道："兄弟，什么事我还不知道，你说说我听听"。那个二十多岁的说道："大哥，你看那个姓白的白洁，那个人平常够多们老实，没想到他这个人结交大案贼，听说他与大案贼还学了许多的能耐，这是昨天的事情，他在西门脸帮着练把

式的练了一趟枪，赶情这练把式的不是江湖卖艺的，原来是个办案的班头，白洁练完了枪，可就被这个办案的把他办了去啦。今天早晨起的解，听说押着够奔云南啦，临走的时候，他老娘还看他去呢，听说他老娘皆因疼儿子，昏了过去，还多亏是街坊看热闹的老太太们，把老安人解救过来，送归家中，大哥，您看看这个年头那里看人去，素常那个白少爷够多们老实，连句大话也不能说，谁也看不透他结交大案贼呀！您看这个年月什么事都有”。这个二十多岁的将这篇话说完了，就听那个四十多岁的说道：“得啦，兄弟你别往下说啦，你真当是我不知道呢，我早就知道，我是故意的问你，兄弟，我说这话你可别恼我，方才是你说的是，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倘若在茶馆酒肆之内说这个事，若要教衙门口的官人听见，把你带了走，说你知情，这一场挂误官司可怎么打，就像这样的话，往后在茶馆子里少说”。只顾他们两个人谈论不要紧，可把李英吓的胆裂魂飞，心中暗想：我这个兄弟这是怎么啦？我当初传授他武艺之时，我是嘱咐过他，不让他在外面献艺，如今不听我言，果然遇上事啦，教我怎样对的起老娘！想到这里，茶可就喝不下去啦，回手由兜囊之中，掏出几文铜钱，把凉的那碗茶端起来喝了。叫道：“伙计，你把这茶钱先拿去，你把这壶茶给我留着，我先办一点事去，回头再喝”。李英不得不这么说，怕的是吃茶的茶坐见疑。伙计闻听，遂说道：“您请吧，这个茶交给我吧”。李英这才站起身形，手中提着包裹，由茶馆里出来，一直的够奔清风巷而来，到清风苍，进了巷口，来到白玉如的门首，一看大门开着哪，自己进了大门，回手把大门关上，够奔里头院，进月亮门转过影壁来，将听见上房屋中老安人痛哭不 止，老太太

如何在屋中哭呢？只因在衙门前被邻家的妇女解救过来，睁开眼睛一看，自己的孩儿业已被人押着走啦，自己放声痛哭，多蒙众妇女把安人搀到车上，送归家中，众邻家的妇女百般的解劝，怎奈老安人痛哭不止，众妇女无法相劝，只得各自归家，只剩下老安人独自一人坐在东里间屋内，哭哭啼啼口内不住数数叨叨。就在这个时候，李英赶到，李英听见老安人在屋中痛哭，不由得一阵阵心如刀扎，一面往里走，一面心中暗想：多亏我赶到，我若一步来迟，老娘若有意外的变动，日后如何教我与兄弟相见。来到门口，起帘笼进到堂屋，一看原来老娘在里间之内，自己掀起里间屋软帘往屋中一看，就见老太太坐在床榻之上，只哭的泪人一般。李英赶紧向前，口中说道："娘亲不必痛哭，孩儿李英来到"。那郑氏安人正在痛哭，猛见李英进来，双膝跪倒，那郑氏安人，看着李英稍微定了定神，倒不与他暴躁，老安人原是个明白人，反倒不慌不忙说道："吾儿起来"，李英站起身形，站在床榻之前，安人遂向李英说道："吾儿不是归家了么，因何又回来"？李英接着说道："娘亲倒不必问孩儿归家之事，前者孩儿到城南去了一趟，我因惦念着娘亲，我又想我那兄弟，意欲前来探望"。就把自己因喉中燥渴，在茶馆子喝茶，闻听兄弟白玉如的凶耗，对老安人细说了一遍。安人闻听，点头说道："此事我倒不怪吾儿你呀，只怨我那不孝的孩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你兄弟是业已遭了官司，老身乃是一妇人家，已是束手无策，你既然赶到，你与为娘千万想个主意，搭救你兄弟，早脱缧绁，为娘就感念你的大恩大德了"。李英闻听不觉得脸上一红，说道："娘亲说那里话来，前次已竟孩儿对娘亲言过，我兄弟一日无祸，乃是为孩儿一生之福，再者孩儿在您家中

居住三年之久，孩儿的品行也瞒不了娘亲的二目，我也并不敢作犯法之事，我们如今是遭不白之冤，我兄弟替我身受国法，比喻这么说，我无论怎么孝顺您，我也比不了我那兄弟，皆因我不是您亲生之子，我必要设法把我兄弟救出来，在您膝前尽孝，以赎孩儿之罪，娘亲您请放心，孩儿此来非为别故，只因我兄弟被捕到官，押解云南，我怕的是娘亲心窄，有一差二错，故而赶到家中先见娘亲将话说明，望老娘把心放开，搭救我兄弟之事孩儿胸中早有成竹，今日既然起解，谅他们走之不远，望老娘赏我限期，待我前去追赶，我若能够把他搭救回来，与老娘相见，咱们是再想别的主意，逃灾避祸。我实在救不回来他，我情愿到案，把我兄弟替出来，教他归家奉亲，可就是娘亲千万莫要着急，等待我把我兄弟救回来，您若有个差错，教我弟兄怎能生存天地之间”。老安人闻听李英之言，说道：“你只管万安，安心搭救你兄弟去，为娘不是糊涂人，我一定听你的回信，你舍命搭救你兄弟，为娘焉能够为难于你，你此去凡事小心就是了”。李英闻听安人之言说道：“既然如是，孩儿就告辞了”。说着话提起包裹，转身就走，老安人将才要送，李英早就走出门外去了。

不言老安人在家中等候，单表李英出离大门，由大街出了西门，追出关厢，并不见踪影，只得脚底下用力，又走了十几里地，远远的就望见囚车，有心自己劫夺囚车，就见那如狼似虎的孙亮，手提着腊杆枪，恐怕伤了白洁的性命，只得慢慢的相随，遇机搭救。又走了十数余里，可巧天缘相凑，细雨纷纷，下起来啦，可巧白洁要找避雨的所在，孙亮不敢不应允，这才在庙内避雨，李英是冒着雨跟随，远远的看见孙亮带着伙计由车上把白洁搀下来，押在山门西边那间屋中，

孙亮并不自己看守，李英心中想道：这可是天假其便，可惜孙亮枉在衙门当差多年，这样重要的案件，他竟不自己看守，这也是活该，该当我兄弟早脱此案。李英这才够庙的东墙，来到墙根之下，冒着雨把小包裹打开，先看了看四外无人，把大衣裳脱下来，由包裹之内把刀取出来，拿绒绳把刀勒在背后，把大褂折叠好了，包在包裹之内，围在腰间，抬了抬胳膊，踢了踢腿，自己将然要上墙，偏巧这个时候雨又小啦，自己这才用手往上一伸，身形往上一纵，用手抓住上面墙沿子上的砖，微露半面向里边观看。此时正赶孙亮在山门之下站着，李英隔着墙正看，自己往上一提气，用胳膊肘跨住墙头，两条腿往上一飘，坐在墙头之上，观看孙亮仍在山门下站着指手划脚，李英心中想："如若不趁此时下手等待何时"！想到这里，身形往下一跳，一点声音也没有，跟着一矮身形，够奔南面山门西边这间屋子窗户而来，来在窗棂之下，手扶踏板，回手由腰间取出一根树棕，在口中沾了一点吐沫，把窗户纸捻了一个窟窿，向里面观看。就见西边一铺顺山炕，当中坐着正是自己兄弟白洁，两旁的押兵看守白洁，正在精神疲倦之际，李英抬头往上一看，上面窗户是活的，两边别着滑子，心说：这可是活该，该当我成功。自己轻轻的上了窗户台，蹲着把上面窗户的滑子用手全然撤开，用手把窗户往外一掀，身形向里一探，最可叹这两个押兵连一个听见的都没有，白洁可倒是听见啦，用目斜视，看见是自己兄长李英，自己倒不敢抬头啦。赶到看见，李英可就蹿至面前，押兵将才要嚷，李英焉能教他嚷出来呢？跟着手往前一递，一手一个掐着脖项，一掐气管可就闭住啦，身形向炕上一躺，手挠脚登。李英赶紧由兜囊之中取出一根头发绳儿，先用左手大

姆指一按锁头门，看了看是什么字的锁，然后用头发绳儿探进锁门去，来回一绕，勒住了锁簧，用力一紧头发绳儿，锁簧可就并在一处，这个锁可就跟没锁着一个样啦，伸手就开。工夫不大，连手镯脚镣上下的锁全都开开，（前文已竟表过手镯脚镣并不是砸的，全是锁的，要是砸的可就不好办啦），轻轻放在地下，低声问白洁说道："贤弟还不随我快走，此时老娘为你都要哭坏了"。此时白洁听李英之言，知道家中老娘盼望，只得站起身形，随着李英够奔北面窗户，李英把窗户支开，白洁在屋中顺着窗户纵到外面，李英也就跟着出来啦。李英在前，白玉如在后，弟兄二人越出西庙墙，弟兄二人够奔正西逃下来了。李英算计着孙亮必往东追，他们够奔正西而来，怎么也没想到孙亮追下来的这么快，焉能想得到哇。孙亮到屋中的时候，李英他们将才出离了庙外，孙亮跟着出来上山门房脊，正看见他们向正西逃走，赶到孙亮顺着房上跳出庙外，追赶下来，他弟兄二人还不知道哪！以至李英听后面有人喊嚷，嚷道："你们二人向那里逃走"！李英回头观看，这才知道孙亮追下来啦，李英仍然向前走，前面可就是这座坟茔，李英向白玉如说道："兄弟你别管哪，你我到树林之内，老儿若不讲情理，我先把他结果性命"。白玉如跟进坟茔之内，自己不知道云南案件是何人所做，这才向李英说道："兄长，官司我打啦"。李英闻听，心中未免更有了气啦。就在这个工夫，孙亮赶进坟地，不容李英说话，抖杆就是一枪，贝勒爷与童林在坟后面，偷看他们动手，童林有心要帮着办案的拿人，可巧来了这么一个骑驴的道长，来到树林的外面下驴，由树林之外，一个箭步纵进来，用拂尘把李英孙亮的刀枪分开，李英孙亮俱都要求仙长帮助。这位道爷也好，两下里俱都不

帮助动手，单与白玉如说话，白洁被仙长用话挤兑的无法，万般无奈，这才把与李英相交传枪结义，又把替李英打这场官司，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仙长闻听，遂向孙亮说道："孙班头你可曾听见了"？孙亮听仙长之言，说道："我也知道白玉如其中必有情由，实对仙长说，我为是拿住白玉如，由他身上好追究李英的下落，不料想因避雨我一时疏神，李英搭救白玉如，被我追赶到了茔地，见着李英，他本是案内的正犯，我岂肯让他逃走"？仙长闻听，微然含笑叫道："孙班头，你也不必问我由何处知道了你们案情里前后的情由，我且问你，李英所作云南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临行留下字柬，他所作的案件可是你亲眼看见"？孙亮说道："我并未亲眼看见，皆因字柬上有他的名子"，仙长摇头说道："这话就不对了，既在公门当差，若要捕盗之时，必要揣情度理，就凭写上他的名字，就是他真要把他拿获到案，这个作案的主儿他也知道，容李英把话说完了，你也就明白这个案件是谁作的啦，那时节我指给你们一条明路，你约同李英协力相帮，将贼人当场捕获，作恶之人难逃法网，含冤之人，其冤自明，孙亮我说这话，你想好不好"？孙亮闻听，心中暗想：仙长必知此案内中的隐情，我先凭着他去办，看他个水落石出，再作计较。遂向仙长说道："您既然如此的说来，孙亮就遵着您指教，请您就当面问一下李英"。仙长点头，遂向李英说道："李士钧，方才我与孙亮将话说开，你也把如何结冤，被仇人暗害，你也对着他们二人说一说，别让孙亮心里老糊涂着，你还不说，等什么"？李英以先还不肯说实话，被仙长再三的催促，万般无奈，只得叹了一口气，向孙亮说道："我本不应当说与你听，就冲着你不辨曲直，见着人就要办案，你也不管人家冤不冤，

就是这一手儿，我就应当把你先结果性命，今仙长从中调停，孙亮你要洗耳敬听，我把杀人作案的凶手是谁，慢慢说与你听”。李英站在坟地的当中，手中擎着刀，向正南一指，不慌不忙，说出自己被屈含冤，从头至尾滔滔不断，细说了一遍，就是铁石人闻，也得掉泪，贝勒爷与童林在坟后窃听，也觉着酸鼻佩服，李英孝义双全，不由得暗竖大指。那位阅者说，大概又是一个倒插笔，您算猜着啦，书画家画山水，最讲究好山无好道，总要有曲折，才算是书画家的章法，比喻一棵树，没有这棵树净往高处长，不长树槎长枝叶，天地间也没有那么一棵树，作者作这小说，不拘时日，文能生情，情能生文，必要著得圆圆满满，那才是一段小说儿。只顾看着心急呀，真要按着您的心意，可就又有人讥讽啦，说作者丢头落尾，又不成一段小说啦，那么怎样呢？还是诸君勿躁，听作者慢慢的写出来。那么李英所说的是什么事，论起来这话可就太远啦，这个结仇的原由，还不在李英的身上，这是在李英故去的先人，李耀李光辉的身上。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二回

陷害世交陆寅恩将仇报　采花害命恶徒难逃法网

李光辉原是云南生人，受过高人的传授，又有家传的绝艺，就是自幼时运不通，生平结交一个好友，此人乃是常德府陆家堡的人氏，姓陆单字名滚，别号人称挠头狮子，两个人在镖行里头作事。事情总不通达，李光辉这才与陆滚相商，说道："咱兄弟二人不枉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难得咱二人都是运蹇时乖，我打算与贤弟你商议，咱们在外头也是白闯荡这么几省，总没混出眉目来，不如贤弟你跟我回云南，咱们到那里再谋划谋划"。挠头狮子陆滚一听李耀之言，也倒很愿意，弟兄二人这才够奔云南省而来，赶到了云南府，李耀总然是云南根生土长，到了儿，人熟是一宝，彼此人人都知道李爷武术精奇，众乡亲给他们成全了一座把式场子。李爷的人缘又好，所教的徒弟很有几个财主的少爷，皆因李爷的秉性好，众徒弟大家一商议，打算给老师开一座镖局子，李爷以先还不愿意，后来被徒弟劝活了心，这才在东门里头路南采了一段地点，所有修饰门面，都是众徒弟拿出钱来，以至各处搂揽买卖，都是徒弟们张罗，事情全都办好了，这才择吉开市。是日请了些位镖行的老师傅，预备整桌的酒席，赶到开市亮镖的时候，李耀下场练了一趟三十六把绝命枪，由开市的这一天，买卖很是不错，交往的越交越宽，可就是一样儿，遇有镖银，若要是道路远，可就不派伙计去，都是弟兄二人亲自前往，因此买卖作的慎重，兄弟二人可就赚了钱

啦。李爷就在镖局子斜对过路北买了一所房子，可是弟兄二人拿出来的钱，由当中一宅分为两院，有了钱啦，这就有人与李爷提亲，李爷应允，因为女家在本城里头很有名望，武举陈东初之女，皆因择选人家，耽搁的姑娘岁数太大啦，姑娘直顶到二十九岁，尚未出阁，以至择吉成礼。夫妇们却也和顺，亲友们热闹了几天，这个事情都过去，李耀心内觉着对不起盟弟，这才托咐亲友与陆滚定亲事。可巧本街上左文魁，左秀才之女，也皆因是年岁大啦，二十六岁尚未许配与人，李爷托亲友一说，还是两造里俱都愿意，这才放了大小的定礼，以至迎娶过门，夫妻很是和美，镖局子买卖又很茂盛。现下说李耀与陆滚在本城内很趁几个钱，弟兄二人街上都有几个买卖，手里头都有几千两浮财。这一日李耀自己坐在柜房，想起家中之事，心中很烦闷，所烦闷的是自己的安人，娶过来这三年可巧就身怀六甲，又是个头一胎，倘若分娩之时，若要难产，也是一樁心事。正在思索之际，外面家人起帘进来，稍微慌张一点儿倒把李耀吓了一跳，遂问道：“什么事？这样的慌张。”家人说道：“给员外道喜，安人产生了一位公子”。李耀闻听，心中欢喜，站起身形，跟随家人由镖局子出来，够奔住宅，以至到了里面观看，此时产房业已收拾干净，李爷到里面无非是安慰安慰安人，看了看婴儿，李爷这才够奔外面。所有的家下人道喜，不过就是惊动惊动亲友，热闹了个三朝弥月，虽然事情全过去啦，不料想安人产后失调，时常的卧病，本来员外比安人大着二十多岁，又是丫髻的夫妻，百般的疼爱，延医调治，这个病时常好时常坏，竟成了久病。这个孩儿是李爷亲自起的名字，名叫李英，号叫士钧，皆因此子长的聪明，李爷爱如掌上明珠，扶养到李

英八岁上，不想陈氏安人老病复发，竟自一命呜呼哀哉。李爷按着礼节，将妻子葬埋，埋至在李爷新置的田地的东边，李爷把这一场白事办过去，自己心中忧闷异常，自己连镖局子也没去，就在家中看守自己的孤儿，这就有亲友与李爷相商，给李爷续弦，与李爷相商再娶一房，好照看家政，李耀立志不娶，皆因是怕自己的孩儿受了委屈，对不住故去的贤妻，因此把这个事情就搁在脖子后头啦。这一日天才将亮，听外面有人叫门，李爷把家人叫起来，到外面观看，工夫不大，家人进来回禀："原来是隔壁陆二奶奶产生一子，二爷打发家人过来，给员外报信，一会儿陆二爷还过来哪"！李耀闻听，心中也很喜欢，自己听了听，外面金鸡乱唱，一阵心中高兴，遂向家人说道："你到那院告诉陆二爷，这个孩儿的名字，我给起吧"！这个时候，正交寅时，正是村中金鸡报晓的时候，你到那院对陆二爷说明，把我说的这个意思告诉他，这个孩儿就叫陆寅，号叫晓村"。家人闻听，转身形出去，到那院回话去了。等到太阳出来，李耀梳洗已毕，带着李英到西院，前去道喜，李爷顶到晚上回到家中，自己安歇的时候，先安排自己的孩儿李英睡好，这才自己就寝。虽然是躺在床榻之上，可就是展转不眠，所想的是：弟妹虽然有子，可称得起大喜之事，我这个孩儿李英那里就长大成丁，我与他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二弟家中有此贤内助，何愁家道不兴，自从打贤妻去世到如今，家中无人照管，自己猛然间又想起镖局子买卖，虽然是买卖兴隆茂盛，这么些个年，柜上总没有差错，无奈自己一年比一年老，倘若日后保镖有了差错，岂不将一世英名付与流水，自己越想越后怕，自己拿定这个主意，可是并未发表。

又过了三四个月，这一日李耀在家中把家人叫过来，告诉家人到柜上把陆二爷请来，家人去了工刻不见甚大，就见自己盟弟陆滚，同着家人由外面进来，来在李耀面前，说道："方才听家人言说，兄长呼唤小弟，不知兄长有何事故"？李爷说道："贤弟请坐，我与你有话细谈"。陆滚只得在下手落坐，家人献过茶来，弟兄二人坐在一处谈心，李爷向陆滚说道："贤弟，今天为兄请你到此，非为别事，就为的是镖局子的买卖，现下买卖倒是很好，兄弟你也看见啦，家中的这个事，皆因你嫂嫂故去之后，家中无人照管，很有许多的亲友叫我续娶，我又怕你侄子受了委屈，我是决不愿意再娶的啦。我再说说咱们的当初，想当年你我弟兄困了那么些年，不过是浑身的衣服，腹内的干粮，到如今不说你我弟兄二人趁钱，总算是吃喝有余，再说咱们这个卖卖，从打开张那一天，至今名誉总算是不坏，我坐定了想起来，是越想越后怕，哥哥我一天比一天年老，又有家务缠绵，我还能有闲着的时候练工夫吗？我打算今天把贤弟请过来，不为别的事，就为的是这个买卖，兄弟你若愿意作这个双胜镖局的买卖，算帐不算帐，咱们哥儿俩倒不要紧，把我的名义取消，买卖归贤弟你一人去作。你要是不愿意作这个买卖，咱们弟兄趁着这个买卖，丰丰盛盛把买卖一收，你我弟兄落一个完全的人物，倘若此时不收，若要等到有了差错，遇上事，再收可就晚啦！兄长我把你请来，就为这个事，你自己酌量酌量"。陆滚闻听李耀的这一篇的言词，接着说道："兄长，您既然是这么说，想当年作这个买卖是咱们哥俩成立的，您要是不愿意作，我一个人作这个买卖也没有意思，再者说，叫旁人看着咱们弟兄不义气，您要收咱们是一同收市，再者说，咱们全都是赚

的”。李爷闻听盟弟陆滚之言，遂说道：“兄弟这可是你愿意的，那么咱可就择一个好日子，齐帐收市”。陆二爷说道：“咱们就这么办吧”！弟兄二人商议已定，陆二爷告辞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陆二奶奶，暂且不表。单提李爷顶到晚上，父子安歇睡觉，一夜晚景无事，次日天明，告诉家人打脸水，自己梳洗已毕，吩咐家人：“给少爷预备早饭，我到柜上有点要紧的事情”，又把管家李能叫过来，嘱咐好好照管家务，这才由家中起身，出离大门，斜对着就是裕南的双胜镖局。将来到镖局子门首，伙计们看见东家来啦，一位位站起来相让，李爷说道：“众位辛苦”，说着话够奔柜房，来到柜房门首，伙计们把帘笼挑起来，李爷往屋中一看，陆二爷早就到了，正与管帐的先生张春怀坐在那里谈话。李爷来到屋中，陆二爷同张先生站起来相迎，李爷说道：“二弟，你比我还来的早，张先生请坐吧”，彼此大家落坐，伙计献茶，张先生知道东家轻易不到镖局子，今天这么早来，必然有事，遂向东家问道：“老东家，今天这么早到柜上，莫非有什么事吗？”李爷说道：“张先生有所不知，今因拙荆去世，家中抛下那年幼的婴儿，尚未成丁，又皆因家务缠绵，无人照管，我打算把买卖让与我二弟陆滚，我二弟又不肯一人担负这个买卖。这么着，我们弟兄商议明白，打算把这个买卖齐帐收市，没有别的，张先生费点事把帐拢起来，预算一下子，就是内外欠要紧，欠人家的，咱们还人家，欠咱们柜上的，咱们能要的要，不能要不要，我给你十天的日子，大概这个帐也就算清啦”。张先生闻听，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大概李爷跟陆二爷发生别的意见啦，若不然很好的买卖，怎么想起来收市呢？当着陆二爷又不好问，只得点头应允。李爷与陆二爷谈了会子话，兄

弟二人这才各自归家。惟有张春德容二位东家去后，自己坐定了一想：真要把买卖收了，我真没有地面找事去，若要是二位东家发生意见，我把镖师都请了来，再把本街上买卖家大掌柜绅商请出几位来，与他们哥俩疏通疏通。自己拿定了主意，这才把本局子里的，各位镖师都请到柜房，先把东家所交派的话，向各位镖师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彼此面面相觑，众人俱都没有主意，张先生这才把自己想出的这个主意，与众人一说，众人彼此俱都赞成，张先生这才派人分头去请绅商，素常有名望的人，晚间在柜上相见，众人分头请人去了。顶到晚上，本处的绅士与本街上大买卖家掌柜的，不差什么，都与双胜镖局交际买卖，听见这个信儿，到了晚上，俱都来到双胜镖局。来到柜房，大家一问张先生，张春德就把二位东家相商之事，说了一遍。众人闻听，不由得也是心中岔异，这内中就有人说："素常他们老哥俩很不错，也没有什么言差语错的地方，再者说，陆二爷交朋友那个人也不含糊，老哥俩又是把兄弟，这个样的交情，怎么会犯了这么大的心思呢？真是顶好的买卖不作，果然要是收了市，岂不是怪可惜的吗？莫若这么办，明天早晨咱们在镖局子里头聚会，咱们先到李爷家中去问问，到了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接着给他们了事"。大家一看这个说话主儿，非是别人，正是鼓楼南干德银号的大东家，姓吴名指南，这个人素常在云南很说得出的人物，凡买卖家有大小事，那一场事也短不了这位，可称得起名望素著，人人都尊敬他，口齿又能谈。大家一听，他所谈的有理，当下就推他为镖局子代表，大家商议已定，各自归家。直到次日天明，众人果然老早的俱都到镖局子，这位吴爷可也就来啦，又谈了会子闲话，这才一同到李爷的住

宅，先命家人往里面通禀，李爷得着这个信，这才把大家迎接到里面大厅。还是这位吴爷首先发言，叙了些个寒暄，然后说来说去，说到镖局子收买卖这一场，李爷闻听，心中倒吓了一跳，遂向吴指南说道："方才愚下听指南公所言，我弟兄二人深领众位的美德，但其中我弟兄并非是那么件事"，自己就把弟兄们相商收市的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复又说道："众位这个人情我李耀是领啦。收市这一节，一定是买卖准不作啦，我们弟兄也没有别的意见，众位要是一定疑惑我们弟兄发生意见，那倒反为不美啦，那么一来，若要叫朋友听着，显着我们弟兄脸上不好看，众位如若不相信，请到西院问我陆二弟便知，我们弟兄仍然是好弟兄，情同手足，也不敢劳动众位，没有什么可了的事，这都是镖局子里头伙计们，不知道我弟兄的情由，才劳动众位的大驾"。吴指南与大家一听，人家李陆两家并没伤和气，我们众人在这里头跟着捣的是什么乱哪！吴指南这才说道："既是你们弟兄没犯心思，那么我们也就放了心啦，咱们就改日再谈吧"。大家这才告辞，李爷把他们送出大门，李爷翻身回去，众人不放心，吴指南一想，若不到陆二爷家中问问，显着不合适，这才跟大家一商议，又到陆滚的家中，又一问陆二爷也是这套话，吴指南一看，这里头没有别的情由，只得任他们收市，各自回铺子去了。吴指南日后一打听，果然人家把买卖收啦，李爷自从收了镖行的买卖，终日里闲暇无事，无非是传习自己的孩儿李英练些个工夫，不是教孩子踢一趟腿，就是教他站一站架子。陆二爷也时常带着孩子过来，到这院弟兄们说会子话，赶上这院子饭食好，爷儿俩就在这院子吃，无非就隔着一道墙，真就如同一家人一般。光阴荏冉，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的李

英长到十六岁，练的工夫也就很够看的啦，李爷教给他家传的枪法，与镖刀的绝艺，那时陆寅也就八岁啦，李爷也打算叫他跟随李英一同习学，又怕陆二奶奶疼爱，怕孩儿受苦，只得把这个事情搁起来啦。

李光辉虽然是不作镖行的生理，总算成了名的老英雄，虽然是年过花甲，工夫可不敢放下，恐怕的是有江湖的朋友来访，真要是有人来访，自己输在人家手下，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自己就为这个事，在后院又盖了九间照房，自己天天在里面用工，惟有陆滚天天清晨到这院找兄长谈话，时常赶上李爷在后面用功，又不知道练的是什么工夫。这一天惦记着偷着看看，一清早来到李爷的院内，一问家人，家人说道："员外在后面用工夫哪"。陆二爷闻听，心中暗喜，心中想：我到要偷着看看兄长用的是那一家的工夫，自己这才蹑足潜踪，来到后面，一看照房的门口，挂着一个斑竹帘，自己这才慢慢的来到屋门口，打算要往里面偷看，不料想被李爷在屋中听见。李爷是何等的英雄，外面来人焉有个听不见，李爷以为家人暗地偷看，以至把帘笼掀起来，往外面观看，原来是二弟陆滚，这才带笑说道："我打是谁，原来是二弟你，哥哥没练别的工夫，你进来看看，我无非是活动活动腰腿，你进来"，陆爷说道："我不进去，哥哥咱们前面谈话吧"，李爷带笑说道："贤弟你不进来看，你是怕我藏私，不让你看，今天我是非让你看看不可，进来"，陆爷闻听兄长之言，又不好不进去看看，只得说道："那么着我看看"。弟兄二人说着话，一同起帘笼来到屋中，陆爷举目一看：这九间全都通着，俱都是方砖铺地，屋中并没别的，无非是迎着门口放着一张八仙桌，两旁边兀凳，东面这四间，在房顶子上，用竹杆扎了

一个圆圈，四周围用白线绳儿吊着，三十六个绵花团，团团都有拳头大小，这绵花团用线勒的很结实，西面这四间也是用竹竿子在房顶子上扎了一个圆圈，由上面用两根绒绳，下面吊着一口刀，却是刀刃冲上，四围共吊着三十六把刀，俱都是刀尖冲里，人要站在刀的旁边，刀要与人的腰一边齐，屋中并无别的摆设。李爷向陆爷说道："贤弟你来看，为兄就是这么一点工夫，为兄常听人讲究，若要练武术的，讲究踢腿，踢三十六门腿，要把腿练成了，还不算练好，必须要用线绳将棉花团扎好，用线绳吊在院内，离地相隔在一尺，然后用脚踢这个棉花团，这个棉花团要把这根线绳托着上去，碰到上面横着的那根绳，这个棉花团他再慢慢的下来，那才是练腿的工夫练到家，就如同隔墙扔过一根草的力量一个样。为兄我这个棉花团是三十六个，人要站在棉花团这个圈的当中，这个棉花团就比作一群贼人，将自己围在当中，先用手打两个，然后打四个，两个两个往上续，多咱要把三十六个棉花团围着身乱转，碰不到自己身上，还不叫上面绳儿绕在一处，棉花团在下面还不教他乱，拳打足踢听其自便，那才算练成，不用说打三十六个，平常的人准要能打四个棉花团，随意自便，就是有十几个人，也到不了他的跟前，就练的是手急眼快，腰腿灵活。那边吊着的三十六把刀刀刃冲上，刀尖冲里，与棉花团大不同啦！那可是一把刀一把刀续着往上练，两只手捏着刀刃，往外送，刀若回来，还是那样的往外送，皆因他来往的力大，很有危险，倘若是一疏神，就有性命之忧。贤弟我先练练棉花团，你看看"。说着话李光辉一矮身，由棉花团底下钻到圈儿的当中，先用手一边捏住一个棉花团，用左右手向外一扔这个棉花团，跟着自己一转身，棉花团此时也

就回来啦，遂用左右的手掌向外面尽力的一打，这两个棉花团仍然又出去啦，自己一转身，那两个棉花团又回来啦，仍然用手把他打出去。两个两个往上添，工夫不大，把这三十六个棉花团打得上下翻飞，李耀在里面不亚如猿猴一般，随着棉花团拳打脚踢，身形来回乱转，陆滚就见兄长李耀慢慢两个两个还把棉花团稳住，最不容易的是这个棉花团起来，那个棉花团落下，这个绳儿一点也绕不到一处。自己一看盟兄，真有工夫，练完了一矮身，由打圈儿里面钻出来，气不涌出，面不改色，遂向陆爷叫道："贤弟你可曾看见了，为兄就是这么一点工夫，我再练练这个刀，你看看"。说着话来到西边这四间的当中，来到这个圈儿之外，将身形一矮，钻到圈儿之内，四周围是刀，刀尖冲里，看着就透悬虚，就见李光辉两只手俱用三个指头捏住刀刃，双手向外面一推，这口刀就往外一飘，跟着这把刀可就回来啦，皆因是上边两根绳儿吊着这把刀，趁力甚大，李耀不慌不忙，见刀临身切近，仍然用两只手就在一斜身这个工夫，捏住了刀刃，仍然往外一送，这把刀刚起来，跟着一换身，又把身背后这口刀送出去，将一转身这口刀可就又回来啦，仍然用手又把这口刀送出去，那口刀跟着又回来，自己施展闪转腾挪，一把刀一把刀往上添，又把三十六把刀满都推起来，就仿佛是走马灯的一般。陆爷在外面看着老哥哥虽然年迈，就是年幼的童子，也没有他身法快，就见他毫不费力，随意自如，这三十六把刀休想伤着毫发。工夫不大，李耀慢慢的把刀一把一把都稳住，一矮身形顺着刀底下钻出圈来，叫道："贤弟你看见了没有？我就是这么一点工夫，我要是永远这个工夫不搁下别的工夫也就搁不下啦，我这是为什么哪？我所以怕的是你我弟兄年迈，日

后就是有江湖绿林来访你我弟兄，我的工夫不搁下，怎么也不至于甘败下风，这就是为兄留意的地步，兄弟你练练这个棉花团，可以行”？陆二爷向李爷说道：“兄长我试一试，不定行不行”？说着话，陆二爷够奔东边这四间屋子，来到吊着棉花团的外面，一哈腰钻到这个圈里边去，站在圈儿的当中，稳了稳身体，平了平气，遂用两只手一边捏住一个绵花团，往外一扔，跟着一调腰，转过身来，这两个绵花团可就回来啦，跟着双手向外一分，用掌心一打这两个绵花团，这两个棉花团可是又打出去啦，遂急换身又打出两个绵花团去，这就是四个啦。陆爷在里面施展绝艺，他这手工夫叫狮子滚绣球，身子不动，净仗着腰上的力量，两条膀臂来回的乱舞，也是两个两个的往上续着打，这个棉花团上面有线绳儿拴着，被陆爷打的来回的乱走，直续到三十六个，他才在圈儿里面施展身法，李爷看着陆爷身形就如同车轮子一般，来回乱转，棉花团的绳儿，想绕在一处都难。李光辉站在外面喝彩，说道：“贤弟打的好，你的工夫也不算搁下，得啦，行了，不必再练啦”，陆爷闻听，也按着李爷似的，把棉花团慢慢的稳住，然后一矮身，由里面钻出来，向李爷说道：“兄长你看小弟怎么样”？李爷说道：“贤弟的工夫就算是很好”。陆爷接着说道：“兄长太夸奖我啦。我打算要练练这三十六把刀”，李爷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兄弟那可使不得，那个棉花团来往的力小，就是碰到身上，也无妨碍，这个刀来往力大，又是刀刃向上，不用说刃尖碰到身上，就是刀刃划着手也不是闹着玩的，咱们弟兄上头里坐着吃茶去吧”。李爷虽然是拦陆二爷，可就是少说了一句话，要练这三十六把刀，实在照顾不及的时候，将身体往地下一躺，无非是上面吊刀的绳儿全都绕在一处，人

决不致有危险，李爷只顾说话，可就忘了告诉他这个破法啦。这也是李爷一时的疏神，到后来事出意外，李爷也就追悔不及啦。书说当时，李爷同着陆二爷，弟兄二人说着话来到前面大厅，又说了会子话，陆二爷告辞回家，李爷也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

单提陆二爷，自从李爷拦他不让他练这三十六把刀，他以为李爷小看他无能，自己心中想着，早晚我必要练这三十六把刀，让兄长看看，从这天起就留心，天天必要到李爷这院来，赶上李爷在家，在这院里头与李爷谈会子话，然后回家用饭，自己的心意，打算多咱盟兄不在家的时候，我再练练这三十六把刀。书中代表，这就是陆爷的不好，你要是打算练这一手工夫，你不会在你们家也预备这么一份，岂不是自己想怎么练，就怎么练，你何必在人家家里头练哪，这就是陆爷的不好。可巧这一天陆爷到李爷这院来闲坐，偏巧李爷到街上洗澡去啦，没在家，陆爷告诉家人："若要我兄长回来，别提我上后面去啦"。家人闻听只得应允，陆爷这才够奔后面，九间照房。来到照房的门首，起帘笼一看，原来隔扇是浮对着，自己一推隔扇，进到屋中，回身仍然将隔扇关好，自己一看东西仍然是棉花团，西边仍然是吊着三十六把刀，自己心中一高兴，先来到东面，钻在棉花团圈儿里头，仍然按着前次所练的工夫，把棉花团练完，照旧稳住棉花团，仍然由底下钻出来。他应当休息休息再练这三十六把刀，也是自己一时的高兴，来在西边这四间屋内，一矮身就钻到这三十六把刀的圈儿之内，自己以为着不要紧吧，他那里知道这套工夫厉害！自己先用两手掐着的这一把刀刃儿，往外一送，跟着这口刀就回来啦，他也照着李爷似的，将身一闪，容刀尖

过去，仍然用手掐住，又往外一送，刀又跟着回来，他一看不要紧，他又添上了一把刀，他是越练胆子越大，一把一把的往上续，刀直续到二十四把，他还打算往上续。哎呀，可了不得啦，眼见得刀刃离胸膛不远，一闪身一捏刀尖，可就忘了刀刃冲上啦，这刀刃正在陆爷手指缝的豁口上划上啦，自己一疼，他一吸气，他可就忘了四围的刀尖都奔他的身体，焉有吸气的工夫呢！耳轮中就听蹼哧噗哧的一阵乱响，刀尖皆都扎入左右两胁，当时毙命，陆爷的死尸向前一扑，栽倒在地，鲜血直流，死于血泊之中。最可叹，他临死连哼一声都没哼出来，连个人知晓都没有。此时不表陆爷在后照房丧命，单表李爷，在澡塘子里洗澡，将然浴毕，自己正在要穿衣服，自己不由得心中一阵乱忙，发似人揪，肉似钩搭，心神不定，又不知主何吉凶，自己赶紧穿了衣服，给了澡钱，赶紧由澡塘子出来，够奔家中而来。来到自己门首，进了大门，正遇见管家李能，李爷赶紧向李能说道："咱们家今天有什么事么"？李能赶紧回禀说道："咱们家中倒没有什么事，就是陆二爷一早晨来啦，皆因他上后头去啦，告诉我不让教您知道"。李爷闻听，着急问道："陆二爷走了没有"？李能接着说道："可是没见陆二爷出去"，李爷闻听，暗含着着急，心中暗道：这是怎么说的！不顾李能，一直向后面照房而来，来到照房的门首，起帘笼推隔扇往屋中观看，老英雄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个胆裂魂飞，见盟弟陆滚命丧在血泊之中，不由得浑身发麻，身体不由自主，噗咚一声，坐在门口之内，止不住两泪交流，泣不成声，自己强扎挣站起身形，脚步仓忙，临到死尸之前，举目细看，盟弟早死多时，自己一阵阵神魂颓丧，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咳！悔不该教盟弟来在把式

房，观看我用功。也是我一时疏忽，未能告诉他躲避之法，未想到他竟自大胆，前来练艺，只落得自戕而亡，教我如何对得起贤德的弟妇与我那侄儿”？自己想到这里，一着急又一转想，我弟兄冲北磕头，结为生死之交，何不如此如此，自己拿定了主意，止住了眼泪，站起身形，往外就走。来到门口，回头又看了看盟弟的死尸，无奈只得退出门来，仍然将隔扇倒带，帘儿放好，拭净了眼泪，自己迈步够奔前面。来到自己的大厅，家人见员外来到，赶紧起帘笼，李爷来到屋中，在椅儿上落坐，叫道：“李能”，李能在旁边答言，说道：“您有什么分派”？李爷说道：“我并没有别的事，你到西院面见陆二奶奶，教我那弟妹带着孩儿过来，就提我有请”。李能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外面李能起帘笼，就见那贤德的左氏安人右手携定八岁的侄儿陆寅，走进屋中，左氏安人因不知道有什么事，方才就觉一阵心惊肉跳，又赶上老哥哥呼唤，这才手携娇儿，来到东院，进了上房。见了李爷，只得万福行礼，说道：“老哥哥，弟妹万福了”，李爷见弟妹来到，赶紧站起身形，向旁边一闪，抱拳说道：“弟妹请坐，愚兄有几句言语要与弟妹相商，”左氏安人听李耀之言，只得落坐，说道：“方才兄长命李能呼唤于我，但不知有何事”？老英雄闻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弟妹若问，为兄也不能相瞒，我要说出来，弟妹可不要害怕，只因我二弟来到我的家中，正赶我没在家，他独自后面练武，一时疏神，竟自带伤，我将弟妹请过来，你可千万不要着急，我带你母子前去观看”。那左氏安人不听则可，一听心头突突的乱跳，口中说道：“老哥哥，既然如是，请兄长带我观看”。李爷见事已至此，无可如何，只得站起身形，叫道：“弟妹随我来”。李

耀在前，左氏安人带同娇儿跟随在后，出离上房，顺着西边夹道够奔照房而来。李爷带着左氏母子来在照房的门首，自己伸手起帘笼，用手一推隔扇，中口说道："弟妹你、你、你向里面观看"，说着话用手向西一指，那左氏带同陆寅，将迈步进了门槛，用目向西一看，就见自己丈夫躺在尘埃，四面是血，浑身是血，早就废命。吓的左氏安人双腿一软，坐在就地，口中颤巍的说道："兄长，他、他、他如何丧命"？言罢放声痛哭，老英雄在旁边站立，也是珠泪满面，泪透衣襟，并不相劝。容左氏安人痛哭一场，容悲声放过去，李爷这才叫道："弟妹你哭也是无用，为兄有几句言词，为兄要讲在当面"。那左氏安人只得收泪说道："兄长请讲"。李爷遂将弟兄们练艺的情由，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又把今日自己出去外面沐浴，兄弟独自前来用功，不料想他自戕而亡，今死尸未离寸地，就在弟妹你一句话，弟妹若要说我有意谋害我的盟弟，我情愿跟随弟妹投首在案，与我兄弟抵命，总算我弟兄冲北磕头一场，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此时弟妹亲自目睹，若要说他是自戕而亡，弟妹不愿意到官，请弟妹先自回家，我将盟弟必然丰丰的葬埋。我虽然是将武术尽传我弟，我日后必当倾囊相授我这侄儿，再说一句不吉庆的话吧，我若死在弟妹之前，那就没有别的可说的啦，弟妹若在我的生前，有个不测，我必然将你夫妻丰丰盛盛合葬，与吾侄儿娶妻生子，接续陆氏门中后代香烟，弟妹你若愿意私和，你也说，你若愿意经官，为兄情愿前往，你可也要讲"。那左氏安人原是个聪明伶俐的妇人，看着这个情形，并非是李盟兄有意谋害，又知道自己丈夫任性，方有今日之祸，只得含泪说道："兄长说那里话来，总是我丈夫任性，方有杀身之祸，为妹乃是妇人，

那有成见，全凭兄长作主”。李耀闻听说道：“弟妹带着侄儿暂且回家，所有这棚白事，俱都是为兄担任”。陆二奶奶万般无奈，看着丈夫虽然心中难忍，事已至此，也是无可如何，只得站起身形，整一整衣襟，手挽娇儿含泪回归西院去了。

这里李爷来到前面大厅，命管家李能到外面把本处的地方刘三找来，李能答应一声，够奔外面去了，李爷又叫家人到外面把永利棺房掌柜的请来，又命家人出去到外面买上好的寿衣一套，要男子的，尺寸要大，又命家人找一个瓦匠，把西墙拆一个豁口子，与西院打通了。才把家人分派下去，就见李能由外面起帘笼把地方刘三带进来，刘三见了李爷先行礼，后说话：“大爷您把小子叫来，有什么事”？李爷说道：“你坐下，我有一件事告诉你”，刘三只得谢坐，在旁边坐下。李爷向刘三说道：“我这里有点官事，可是要私和，你可能帮我的忙吗”？刘三笑嘻嘻的说道：“大爷，您素日待小子恩情很大，我也没有什么可报效您的，就是您有什么事，我豁出我地方不干啦，我也得给您办，什么事情？您只管说吧”。李爷闻听，点头说道：“你先等等”，李爷说着话站起身形，够奔里间屋去了。工夫不大，由里间屋复又出来，手内托着十两零五钱的一个元宝，向刘三说道：“这是我一点小意思，你先带起来，等事情办完了，我还要重赏你哪”。刘三看见白花花的银子，真是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遂向李爷说道：“小子任什么事没给您办，先讨您的赏赐，按说可没有这么接您钱的，得啦，您哪拿过来吧”，说着话，把银子接过来，带在腰内。跟着说道：“爷台您有什么话，您也得说说”，李爷就把盟弟陆滚因练艺自戕而亡，自己请陆二奶奶所办的前后事，对刘三说明。刘三闻听，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道：“大爷

您虽然赏与小子银两，就说您赏给小子银两，就凭您平素待小子这份好处，我也不能报案，可是您哪私和人命，小子我倒没有说的，衙门口的事情怎么办？再者哭主您可是办好了，可千万别让递呈子上告，地面的事情，都有小子负责，别的事情我可不管”。李爷说：“你只管放心，衙门口我托朋友去见，哭主的事情，我早就办好啦，这件事就是一床锦被交给你啦，你给遮盖遮盖就完啦”。刘三说道：“大概也就是这个话，没有别的事吧”？李爷说道：“没有别的事，你就办你的事去吧”，刘三管应一声，这才告辞。刘三将走，外面家人进来回禀：“外面棺房掌柜的来啦”。李爷说道：“让他在外面等一等”，说着话叫家人看过文房四宝，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叫李能拿着这封书信，到鼓楼南干德银号，面交吴指南吴掌柜的，你就把我家中所经过之事，对吴指南说明，就提我没有工夫到柜上去，提我托他在衙门口替我照料照料，容我腾出工夫来，我再面谢”。李能拿着书信，够奔鼓楼南投递，李爷见李能走后，遂吩咐：“请棺房的掌柜的”，工夫不见甚大，就见家人与永利棺房掌柜的来到屋中，李爷俱都熟识，这位掌柜的原是本地人，皆因他能办事，人都叫他话把张三，李爷先让坐，张三遂向李爷说道：“您有什么事情找我”？李爷遂把家中所遇的事情，也把话对张三说了一遍。说：“回头你带着伙计在后面洗尸成殓，多预备香面子石灰，回头用吉祥板将尸首搭在西院，等门前挂出吊钱纸，棺材来了，装裹齐毕，随即入殓，叫本家看着入殓，有什么舛错，都在我的身上”。正说着话外面家人进来，拿着一包袱寿衣，李爷吩咐：“打开我看看”，家人放在桌案上，打开观看，里面是袍套靴帽，铺金盖银，头顶的连花枕，脚踩的白练，一概俱全。李爷向张

三说道："三掌柜这一份交给你，回头有什么事，我听你一笔帐"。张三说道："您交给我办吧，没有错。"说着话张三将包袱包好，叫家人同到后面，看看死尸，然后叫伙计们洗尸穿寿衣，用吉祥板搭到西院。此时墙已经拆啦，由墙豁子搭过去，停放在大厅，李爷亲自请陆二奶奶观看，此时陆二奶奶已经把孝衣做好，母子们身穿重孝，陪伴灵旁。李爷亲自到外面看了一口寿材，搭到西院陆宅，吉时成殓，门外吊钱纸已竟挂出去啦，街坊邻右这才知道陆二爷因病身故。李爷把事情全然办完了，这才带着棺房掌柜的，与看风鉴的先生，一同出城，在自己坟茔下手，采了块吉地。事情办完，这才归家，办这棚白事，定好了阴阳执事，亭座家庙云柳等等，俱都办齐，这才撒帖请人，择吉安葬。总算是李光辉与陆滚盟兄弟一场，丰丰盛盛把盟弟葬埋。自己因西院无人照管家务，李爷派了妥当家人在西院管事，所有出入的款项，必然一个月一清，李爷因弟妹年青，永不到西院去，西界墙仍然修盖好了，仍然是各自分居，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有什么事，都是管事的来回传话。李爷惟有一件事，挂在心头，就是陆寅今已八岁，正是习学幼工之时，李爷叫管事的与陆二奶奶商量好了，叫陆寅天天早晚过来用工夫，李耀总算不负前言，陆二奶奶也愿意，这么着天天打发陆寅早晚到这院用工。李耀早晚教工夫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儿子，与陆寅两个人在一处练，赶到传习陆寅的时候，格外用心，先教给他打拳，站架子，实指望将他们二人武术教成。

未想到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西院陆二奶奶自己身体就不健壮，又皆因丈夫陆滚暴亡惨死，日夜不眠，遂得了一种思夫叹子的病，管家得着信，赶紧报于李爷，李爷得着这个

信，赶紧告诉管家，延医诊治，而无效验，竟成百日劳病，卧床不起。李爷又不能过去，只得把西院婆子叫过来，嘱咐叫他们好好的伺候，不料想竟于是日夜内，那左氏安人因病身故。管家过来报信，李爷得着这个信啦，只吓得魂飞天外，自己心中暗想：有弟妹在世，我将陆寅扶养长大成人，与他娶妻生子，接续陆氏门中后代香烟，我把管家叫回来，叫他自己执掌家财，那是我自己的心愿，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也对得起我那故去的盟弟。有弟妹在，什么事都好办，今弟妹去世，只留下孤儿，我若把他收入我的院内，又恐怕外面谈论于我，拢络此子，有意霸占他的家财，让我如何担负如此的名誉，有心不收管他，此子正在幼稚，岂能掌管家财，必然被家人诓哄，家财岂能保得住哪！自己又一转想：事已至此，我就得不避嫌疑，我之心惟天可表，只要上苍肯其赏我阳寿，容我把自己武术尽传此子，此子娶妻，把家财交还与他，方趁我一生之愿。自己想到这里，只得叫家人到西院把管家陆成叫过来，家人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就见帘笼一起，家人同着陆成由外面进来，到屋中，陆成见着李爷，跪倒磕头，口中说道："启禀员外爷得知，我宅不幸主母因病身故，少主人年幼，小子凡事不敢作主，方才已然回禀员外，小子惟有听员外之命是从"。那老英雄李耀不听家人回禀还则罢了，一听家人回禀，不由得两泪交流，湿透了衣襟，含泪说道："陆成，老夫之本愿，盼望吾弟妹病体痊愈，将此子扶养长大成人，与他娶妻生子，总算是一家子人家，不料想天害我弟妇，让我如何安置？我两家之家务没有你不晓得的，我的主意，将你家少主人，收留在我的院中，你把西院内所有的细软，我同着你家少主人查点明白，以至外面的浮财，内

外欠的帐目，俱都登入帐内，拿到我这院内，交与我家管家李能，所有的物件俱都交与你，倘若日后短少，我定要冲着你说话，你将得力的家人留下两名，余者俱都开发工钱，打发他们别处找事去吧，你们三个人一面在西院看房，一面看守财物。这是为什么呢？所以为的是你家小主人长大成人之时，为是当着你的面如数我点还与他，是所有陆氏门中的财产，丝毫都不能短少，日后我在九泉之下，好对得起我那盟弟陆滚夫妻。当初我有言在先，弟妹若要死在我的头里，我把他夫妻丰丰盛盛的合葬，所以今天我把你叫过来，我把话与你说明，这棚白事所有使用的钱财，俱都由我这院帐房支领，陆宅的钱财是丝毫也不准动，等到你家小主人长大成人，你好对你家少主人学说。回头我带着李能，同你到西院先查查细软，登入帐薄，在我这院寄存，你可要听明白了，细软的东西还是交与你，我是净存帐薄，东西短少我可冲你说，你想这么办好不好”？陆成闻听说道：“员外这么办比什么都清楚，日后也好表明您的心事，这件事情，小子我是很赞成，此事您既要这么办，不但小子我感激您的好处，就是我那故去的主人与主母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小子我是很愿意的”。李爷闻听，遂又叹息了一声，说道：“此事业已至此，我是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还得凭你帮我这个忙儿”。李爷将话说完，遂教家人李能与陆成：“预备文房四宝、帐簿等类，随我前往”，李能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俱已备齐。李爷亲自带着两名管家出了自己大门，来到陆宅的门首，李爷来至门前观看，就见门前挂着吊钱纸，老英雄见物伤情，不由得掉下几点英雄的眼泪，进了大门一看，家人们正自忙乱，男女仆人正没有一点主意，李爷向男女仆人说道：“你等休要着忙，

凡事都有我一人作主”，众家人这才唯唯听命。李爷先吩咐家人，外面预备上好的衣衾棺材，请和尚预备接三念经，所有之用钱，上我那院帐房支领”。将此事交代完毕，李爷这才带同陆成与管家李能到里面，由内往外查点，所有里面箱笼，存蓄的金银细软物件，查点明白，交与陆成，然后贴好了封条，以至粗笨的桌椅，俱都点好了件数，也都写在帐簿之上，俱都按着数目交与陆成看管，将然把所有之事办清，寿衣已然取到，恰好左氏安人娘家来人，李爷就命他娘家人看着将寿衣穿好，停放中堂，陆寅是披麻带孝，接三伴宿，整搁了三七二十一天。亲友们吊祭的也不少，李爷这二十一天是衣不解带，好容易盼到出殡的这一天，陆寅是顶丧架灵，李爷亲自相送，看着他们夫妻合葬已毕。这才率领众人回家，以至到了家中，李爷向陆成说道：“你家主人在生之时，总算也没少疼你，我如今总算是把他们夫妻丰丰盛盛葬埋，俱都是你亲眼得见，你酌量留下两个家人，看守宅院，所有出入的款项，每月到我那院帐房支领，东西物件全然交付与你，倘有丢失，拿你是问”。

陆成一一的答应。李爷这才把陆寅带至在自己的宅中居住，从此陆寅就在盟伯的家中，东跨院单有三间上房，并有家人一名，专为伺候陆寅。李耀等到陆寅过了三七圆坟事毕，老英雄岂能失信于泉下人，自己打算把所有技艺，俱都传授陆寅，由此日为始，天天早晚与李英陆寅用功，先传授他们站架子，然后开势打拳，日子长了，这两个人还是真用心，老英雄传于李英到不加注意，惟有传授陆寅，格外的留心，所有的工夫，稍微差一点都不行。光阴荏苒，一转瞬间，就是八年，李英与陆寅工夫练的可就有了样啦，每人学会了一口

刀，与那各种的兵刃，李爷传授他们的刀，乃是李爷家传十八趟闪手刀，还有三手绝命刀，三十六把绝命枪，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之法，腾身步月小巧的工夫，此外单传授他们打镖。这两个人练的也很高兴，李爷这才与他们拆解刀枪的招数，这就应了那句话啦，念书不讲，不如不念，练武术不拆招，不如不练，李爷先把三十六把绝命枪，把招数与他们拆解明白，然后与他们拆十八手闪手刀，这个闪手花刀，原没有趟子，必须两个人在一处练，一刀变三刀，可是内中单有绝招，非亲传不可，李爷与陆寅已然拆了三手，李英练的刀法，一招还没拆。李爷年近古稀，七十岁的人啦，一来家务缠绵，合着两宅出入的帐目，俱都是自己亲自经手，又兼着二五更的工夫，传授这两个孩子用工，李爷幼年又经过操劳，又搭着老来不能省心，连个休息的工夫也没有，已然劳倦已极。此时正值夏令，大厅的前面天井院内搭着天棚，天棚底下摆着许多的花草，正当中摆着的荷花缸，在荷茶缸的旁边，摆设着两盆三楼九顶垂枝架枝桃，与两盆石榴树，老英雄看着天棚底下，倒很凉爽，命家人将竹床儿，搭至荷花缸的西面，告诉家人："我在此睡午觉，千万可别惊动我"。家人答应一声出去，老英雄走至竹床，将身躺在上面，头向南，脚向北，手中拿着旧芭蕉的扇子，躺在上面，闭目养神，工夫不大，不知不觉，似睡非睡，就在这个时候，耳轮中听见有脚步的声音，老英雄听见这个声音，心中不悦，心说：我方才告诉不让他到这院，惊动于我，这也不是那个家人无知，我倒要看看是谁。想到这里，微睁二目，隔着荷花缸旁边的花罩一看，老英雄不看则可，一看心中暗说：不好！由东面来的这个人，并非是家人，正是那十六岁的婴儿陆寅，身上穿白绸子裤褂，

白袜青缎皂鞋，漆黑的发辫，往脖项上一盘，虽然孩长的好看，五官清秀，脸带着一团怒容，怒容之中含着一脸的杀气，手中擎着冷飕飕一口七首尖刀，真奔自己而来。李爷见此子，如此的景况，又见他蹑足潜踪，横刀向前，自己不由得猛然醒悟，莫非此子受旁人的蛊惑，他要子报父仇？心说：孩儿，这么一来你可错了，你这一错不要紧，倒叫老夫难以为情，我若当时质问，你如何擎刀暗刺于我，此子必当羞愧难当，他决不能在我家再安居，倘若他逃往他方，只顾他一逃不要紧，这陆氏门中的家财，让我如何交代？我若不质问于他，此子临近必当下手，难道说叫我年迈人瞑目等死不成么”。自己左思右想，实在是为难，自己心中一着急，心内一发热，这口血险些冲上来，又一想：我若将此子惊走，难免外人误疑，必然说我赶走此子，说我霸占陆门中家财，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也难与盟弟夫妻相见。自己一着急，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莫若我作为睡着了梦魔，此子他决不敢动手，容他将刀藏起，那时我再假装睡醒，然后我再问他来此作甚？自己正然思想，陆寅已然离竹床不远，老英雄假做欠身之状，陆寅他前来行刺，本来胆虚，见老人家欠身，赶紧将刀影于身背后，就见老人家，微睁二目，痰嗽了一声，一翻身看着陆寅，说道：“我在这里午睡，你来此何事”？陆寅见老人家问他，此时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只得顺口说道：“是孩儿见您老人家在天棚底下午睡，怕的是有苍蝇，我打算与您赶一赶苍蝇”。老英雄一听，心中暗想：拿刀赶苍蝇，这可是奇事。遂顺口说道：“你去你的吧，这里到有蝇子，我还要再睡哪”，陆寅万般无奈，只得转身形，向东跨院去了，陆寅虽然走后，老英雄那还敢睡吗！心中不由得反复思想，陆寅这孩子我待他

这份心，他决没有意外的变动，这是受旁人的蛊惑，蛊惑之人，必然跟我不睦，可就是想不出这个人来。哈哈，常言有句话，“世界没有不好事，就怕遇不见好人”。

书中暗表，陆寅到十六岁知识已开，再者说，李爷对待他这份好处，他也不是不明白，什么都是活该有事，这在头十数日，陆寅清晨练完了工夫，太阳已然出来啦，自己打算到大门外头，看一看来往的行人，将然走在大门洞，刚到台阶石，就听东边墙垛子相近，有人说话。陆寅探身观看，就见在墙垛子东面靠着墙，坐着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都是街市上土棍的样式，就听五十多岁的那个人说话，说道：“兄弟，你看这个年头，一年比一年坏，常言有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儿女多’，厚德人没有好收缘结果，阴险人到发财致富”。又听那四十多岁的又说道：“大哥，你说的这个话就不对，行善的人怎么倒不好，作恶的人怎么倒好，我就有点不相信”。又听那五十多岁的说道：“我这么说，你是不信，我说个比喻，你听听”，说着话，用手一指李耀的住宅，说道：“你看这个主儿，为人怎么样”？四十岁的说道：“你不是说的李耀李爷吗”？五十多岁的又说道：“兄弟，你何必提名道姓呢，我说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四十多岁的又说道：“大哥，你别说啦，要提别人我可不知道，要提这位，也不是我替人家说，谁不知道人家，真要站在鼓楼底下，一跺脚，可称得起四门乱颤，再一跺脚鼓楼就要塌，可是没敢跺脚，要提起人家来，可称得起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咱城里头有点什么事情，也短不了人家，真得说人家一出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合城没有不恭敬人家的，你提人家作什么”？五十多岁的闻听，将身子往墙上一靠，哈哈哈

的笑个不止，说道："兄弟怎么样，我算计你必然是这么说，其实我也得这么说，真要是我在人群说他不好，不用说兄弟你不服我，别人就许过来打我一顿。可有一样儿，会看的，看反面，不会看的，看正面，当初这个主儿，怎么发的财，你知道不知道"？又听那个四十多岁的说道："大哥你要问，他怎么发的财，这个事情我还是真不得底"，五十多岁的接着说道："兄弟你既不知道，也不是哥哥比你大几岁，到了比兄弟你多懂，往往有这种人，平常爱打仗，好骂街，谁他也不怕，自己常说，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打，这种人够多厉害，据我看这种人水梢没有梁，这句话管兄弟你不懂，饭桶么，那么怎么才叫厉害呢？我告诉兄弟你，遇上这种人，你可留神，这一种人也不会打架，也不爱骂街，见了人谦恭和蔼，一笑两呲牙，不乐不说话，街上有点什么事，他也出头管，垫钱受累他也不含糊，人面子上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可有一样儿，这种人哪，你可别看他脸上和气，笑内藏刀，常言有句话，'言甜心必苦'，他要做出事来，那可算是天知地知自己知，别人都不能知道，那才称得起老辣的手段。不用说别人，就拿咱们说的这个主儿说吧，当初也是任什么也没有，夹着汗褂子出身，他跟陆二爷开这个镖局子，人所皆知，开张的时候，朋友们大家维持，买卖作起来啦，凡事他都跑到头里，吃在后头，这个人够多忠厚，不到十数年买卖赚了好钱啦，自己买房买产，成家立业，与盟弟娶媳妇，老哥儿俩真称得起陡然而富，俱都娶妻生子，家里头也剩了钱啦，买卖兴隆茂盛，你见过好好的买卖赚钱的时候，收市，世界上有吗？大概很少吧？他也不怎么跟这位陆二爷商量好啦，齐帐收市，哈哈，那个谁也看不出来，惟独我看出来啦，这个狠毒的心才

露了一点苗。以后听说真收了市啦，外面上透着混了一辈子镖行，落了个完全的人物。后来我可就听说啦，这个主儿在他后照房，安设一个什么圈套的埋伏，他也不是用什么主意，把这个姓陆的引了去啦，后来听说这位陆爷死啦，竟自己把自己扎死的。跟着姓李的就出来啦，把陆二奶奶请了去，还说了些个闲言闲语，打官司他还不含糊，要不打官司，发送盟弟都是我的事，陆二奶奶一个妇人，还有什么主意，只可就依着他这个道儿，陆二爷那个人多忠厚，饶自己白死了，还落个自己把自己扎死的，也搭着他手眼真宽，官私两面，他也熟，竟来了个私和人命。陆奶奶回到家中，老太太心眼窄，痛丈夫惨死，又不能对人说，自己心里可就作了病啦，说不出来，道不出来的，病怎么能好的了呢？没等一百天，这位陆二奶奶可就死啦，也是他出头办的丧事，立帐目，派管家，保管人家的财产，发丧盟弟妹，也是他拿出来的钱。他把陆爷这个儿子，大概叫陆寅吧，拢络到他的家中，应着名儿他传习这孩子练武术，你看着，早晚拿规矩一挤兑，把这个陆寅挤兑的一跑。兄弟，你可听明白了，他可不说把陆寅挤兑跑了，他必然说这孩子不要强，偷了他多少银子，他必须还要往回找，你听见了没有？作盟兄的葬埋盟弟夫妇，扶养孤儿，孤子不要强，偷了他的银子跑啦，银子不要紧，他还要往回找这孩子，兄弟你想想，他即是真挤兑跑了，他还能真往回找吗，你要在面子上看，交朋友真少有哇，够多好哇，其实不对。盟弟夫妇是死啦，孩子是跑啦，您请想，早晚陆家这份家财归谁，不是归姓李的吗？白得一份财产，白饶一个人死在他手里头，他还给他儿子白得一份家产，错非是哥哥深心，谁看的透哇。兄弟，这种人才叫天地之间真厉害哪！这

个，我这么一说，大概兄弟你不能说他好啦吧”。那四十多岁的，容那五十多岁的把话说完，口中说道：“得啦，得啦，大哥你别往下说啦，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你打算我真不知道呢。论起来这个事情，也别净怨这个姓李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的上钩。不用说别的，就说这个陆寅吧，我听人家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就八岁啦，既长到那么大，他还不明白吗？再者说，我听人讲究，他还看见他父亲的死尸了，总是陆寅这小子，没有志气，天生来的脓包，杀父之仇不报，还腆着脸，跟人家赖衣求食，我不是他，我要是陆寅哪，那不是买一把修脚刀，我也扎他一下子，也算报了杀父的冤仇啦，天生来的乏小子”！陆寅在门洞站着，听了一个很真，暗想：这两个人所说的言语，是一点也不差，心中暗含着发恨，可恨老匹夫李耀害死我全家，还要霸占我的家财，我若不将老儿碎尸万段，难解我心头之恨。想到这里，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钢牙乱错，往前探身，仍然还要听他二人说些什么，就见那五十多岁的，还要接着说，猛抬头看见陆寅，他可就把话给咽回去啦，刚说了一声：“兄弟你别”，这个别字还没说出来，看见陆寅，自己不敢往下再说啦，就见他站起来，掸了掸屁股上坐的土，顺口说道：“咱们别穷说啦，我还没吃饭哪”，说着话走下去了，那一个也就溜之乎也，陆寅吃亏不认得这个小子。

书中暗表，这小子一辈子没说过德行话，要是有点什么喜寿事，要是与朋友送礼去，只要是有他，人家都不愿意跟他一块儿走，此人姓阴，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阴八败，他的名子叫阴鹭文，其实李陆两家的事情与他何干，这就是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此之

谓也。其实阴鹭文这小子早看见陆寅啦，他是诚心与人家煽惑是非，只顾他说这一遍话不要紧，到后来陆寅只落得恩来无义，反来为仇，败家的败家，伤命的伤命。你这么想想，这小子到后来能好的了好不了，日后单有他的报应循环。此时不表阴鹭文，单表陆寅，听外面过耳之言，也不思一思，想一想，当初是怎么回事，现在人家李耀待遇你是怎么回事，他并不思索。他一听此言，竟想李耀害死他父样，暗地预备匕首刀一把，时时刻刻留心，净等着老英雄李耀漏空的时候，心想着将老英雄一刀结果性命，方解心头之恨。他是老没遇巧，可巧这一日李耀在天棚底下，荷花缸花草的西边，竹床上躺着睡觉，陆寅他在暗地里观看，看老人家已然睡熟，又见院内无人，他这才从东院取出这把匕首刀，实指望大功能就，一刀将李光辉扎死，他那里想的到李耀是何等的英雄，作事何等精细，看着象睡着啦，其实有个风吹草动，他都知道。陆寅这小子打算暗中下手，那焉能行得了，老英雄看见陆寅到此，持刀意欲不利己身，这才佯作欠身，容他把刀藏起来，用好言与他对待，打发他回归东跨院，可见老年人是何等沉稳，何等的精细！虽然是把陆寅打发走啦，李光辉躺在竹床之上，左思右想，万般的为难，明知道，他是受人煽惑，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主儿来，自己焉能再睡呢？自己翻身由竹床上坐起来，稍微定了一定神，这才站起身形够奔上房屋中，顶到吃完了晚饭，仍然照样传习他们武艺，一点形色也不露。直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就留了神啦，顶到后半夜，昏昏迷迷的睡了一觉。一睁眼天已大亮，自己起来，呼唤家人，预备洗脸水，漱口水，此时家人早就起来啦，知道员外起的早，早就预备好了，听见员外呼唤，赶紧推门进来，先把漱口水

拿进来，仍然伺候打脸水，李爷先拿牙刷子，刷完了牙，然后用刮舌一刮，就觉着嗓子里头一发甜，心内一发热，不由得一张嘴，哇的一声，一声血吐在痰桶之内，老英雄就觉着心神慌乱，两脚站立不稳，身形往后倒退了两步，险些栽倒。还算好，多亏管家李能过去，将老英雄扶住，管家与家人一边一个，将李爷搀在床榻之上坐好，自觉着眼前发花，胸膛突突的乱跳，稍微的定了一定神，睁眼细看，就见银髯上满部的血迹，李能同着一家人，在旁边伺候。李光辉心中明白，自己不由得暗想：残年失血，不过是幼年的操劳，论起来无关紧要，惟有我这失血，只因陆寅欲报父仇，虽然是受旁人的煽惑，俺李耀一时动了真心，方有今日呕血之病，虽然如是，我总要静养，必有痊愈的那一日。自己正然思想，就听旁边有人说道："请员外漱口"，李爷抬头一看，原来是管家李能，老英雄向李能说道："就是你二人伺候我，可是还有别人呢"？李能说道："屋中并没有别的人，就是奴才伺候员外"。李爷闻听点头，说道："你们看我虽然是呕血，这是我有点内热，倒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可千万别告诉二位少爷，他们若要知道，必然又要大惊小怪。你告诉他们，就提我身体有点不爽，暂停几日功课，就提我说的，让他们两个人仍然早晚自己用功，可千万不可歇工，我这上房大厅也告诉他们少来，就是你二人伺候我很好"。李能闻听员外之言，只得点头应允，李爷说完了话，自己这才漱口，漱完了口，用脸水将胡须上血迹洗净，然后这才净面，李爷俱都收拾齐毕，教两个家人出去。自己容家人走后，只一人在屋中闷坐，虽然不想前后事，无奈心中老是思想，放他不下，自己正然想着，就见帘笼一起，老英雄举目观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儿李英与

陆寅前来问候，只因这两个人在外面，听候老人家呼唤，传习武术，未想到李能出来告诉说：“员外身体不爽，这几日放假”。李英闻听，吓了一跳，赶紧约同陆寅够奔里面，前来问安。李爷见他们二人进来行礼已毕，旁边站立，李英轻轻走至父亲面前，低声问道：“父亲您老人家如何染病？令孩儿放心不下，望父亲言明，孩儿请大夫与您医治”，李爷闻听，用目看了看李英，看了看陆寅，叹了一口气，说道：“为父因幼年操劳，昨夜晚冒染点风寒，没有什么要紧，只要静养几日，便可痊愈，你们倒不要早晚前来看我，你二人用功去吧”！说着话，冲着李英陆寅一摆手：“你们俩用工夫去吧”！李英，陆寅只得告退出来，老英雄日夜静养，到晚间，格外的留神，实指望病体渐轻，不料想病势越来越重，一连十一日，老英雄自觉着所吐的血，一天比一天渐重，四肢酸软无力，身体渐觉支持不住。这一日，将才天亮，老英雄怎么着也是睡卧不安，无奈何由床榻之上，翻身坐起，自己整顿整顿衣服，穿好了床下的云鞋，扎挣着站起身形，慢慢的由床前走至房门的门口，自觉着浑身燥热，自己打算到外面廊沿底下，借一借天地的空气。自己慢慢的把隔扇开开，起外面的斑竹帘，将走在廊沿之下，抱柱的旁边，忽然间一阵清风，只刮得老英雄遍体生凉，寒风透骨，只觉得眼前迷离，脚下如踩棉花，身形往后一撤，险些栽倒，多亏用手扶住了抱柱，老英雄喘虚虚，自觉得浑身无力，心口内发甜，欲要呕血，不由得身形乱恍，四肢冰凉。扎挣着举目观看，就见那蓝哇哇的青天，微微的远见星斗，耳边厢又听得树头上乌鸦乱叫，自己看了看所住的房间，就如同在眼前，不住的悬转，此时觉着神色迷离，心神不定，自己仰面长叹了一声，说道：“想当年闯荡江

湖，何等的英勇，到如今，年老气衰，又兼着病体缠身，看如今的景况，再不能争强斗胜于江湖之上”。自己想至此，不由得珠泪双抛，又一转想，吓了个胆裂魂飞，想自己生平一世，未能与儿留下恒产，反倒与儿留下了杀身之祸，有我在一日陆寅小儿，是决不敢下手，倘若是我死之后，我儿李英武艺不精，岂能是陆寅的对手，早晚不免杀身之祸。想至此处，不由得浑身打战，倒吸了一口凉气，又一想：趁着我三寸气在，我把绝艺传授我儿李英，又恐怕对不起弟妇的前言，自己又一转想：幸亏此子不利于我，发现的甚早，他若容我将绝命刀传授于他，我儿李英这条性命非死在他手不可，这也是天幸该当，他报仇的情急，发现的太早，这总算我李氏门中，不该遭绝宗之祸！自己正然左思右想，由外面二门猛然进来一人，倒把李爷吓了一跳，定精细看，却原来是自己的孩儿李英，心中这才放心，老英雄向李英说道：“我儿来此作甚”？李英赶紧向前，见父亲这样的光景，又是心中害怕，又不敢多言，只得低声说道：“孩儿在外面书房睡觉，自觉得心神不安，皆因这几日父亲病重，也是孩儿放心不下，特地前来问安。一进二门，看见父亲站在廊沿下，外面如此的清冷，父亲病体岂能禁受，孩儿特地前来搀扶您老人家，到屋中休息去吧”，老英雄闻听说道：“既然如是，我儿搀扶了”。李英闻听，只得走至近前，用手搀扶李爷，随着李英起帘笼，来到屋中，够奔东里间。来到里间屋内，坐在床榻之上，李英在旁边垂手站立，老英雄喘息了半晌，叫道：“我儿李英，观看外面有人么”？李英到外面观看，看了看外面无人，回来说道：“天气尚早，院中无人”，老英雄闻听，点了点头，低声向李英说道：“我儿，你可知为父的病 ，从何而起”？李英

赶紧回答说道：“孩儿不知，望父亲明白指示”，老英雄叹了口气说道：“为父本不当对你言讲，事已至此，不得不言明，我儿你若问为父之病么”？说到这里又停了一会儿，李老英雄就把陆寅受旁人的煽惑，行刺未成，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将话说完，李爷斜目观看李英，就见自己孩儿李英听罢此言，咬牙切齿。李耀接着问道：“我儿你当怎样呢”？李英接着说道：“陆寅不报养育之恩，教训之德，反倒寻仇于你我父子，孩儿誓必杀之，与父报仇雪恨”！李爷闻听，点了点头说道：“壮哉我儿”，说着话，点手叫道：“我儿向前来”，李英走至父亲面前站立，李耀对准了李英的面部，呀呀呸，恶狠狠唾了一口，说道：“为父所怕的就是这一层”！李英闻听，吓的面目焦黄，赶紧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孩儿愚见不明，一说将言语说错，父亲格外宽恕，明白指示孩儿”，李耀闻听，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为父身染此病，就为得是此事，只因你那叔父陆滚，因练艺自戕而亡，虽然是私和人命，我那时誓不欲生，怎奈何两家生活计，我只得苟延残喘，实指望将你那兄弟陆寅，扶养成人，与他娶妻生子，成全他一家子人家，不料想天丧你婶娘，只剩下孤儿，让我如何措办，我有心将陆寅拢落到咱家，我又怕外面众口难调，街谈巷议，是非之人，捏造黑白，他不说你我父子成全孤儿，接续陆氏门中后代香烟，他反说为父我拢落孤子，霸占他的家财，为父不避嫌疑，将他收入咱院内。我实指望将武术命他学全，将他的家财，仍然教他自己掌管，不想陆寅近日也不知受何人的煽惑，与为父作对为仇”，遂就把陆寅行刺未成，因而急怒呕血，前后事与李英细说了一遍。跟着说道：“我儿李英，你若与为父报仇，你必然将此事与他说明，他若是由你我父子

家中远遁他乡，你我把陆氏这份家财，交与何人掌管？那不是你我霸占人家的家财，也是霸占人家的家财，所以为父进退维谷。为父之本意，打算把他的心事挽回，无奈他执迷不悟，因此为父忧郁成疾，为父把你叫至在屋中，不为别事，所为的是李氏门中只就是你一点血脉，我恐不久于人世，所虑者，就是你，皆因我将倾囊之艺，尽都传授陆寅，惟有十八手闪手花刀，与他拆解了三手，余者未传，并非是为父藏私。不传，只因他行刺之心，发觉的太早，这也是天意该当，不该全家伤与此子之手，我还有绝命三刀，与那十五手花刀，打毒药暗器，医治毒药伤痕，那个药方，这几件未能传授与他，真若是再将这几件传授与他，那只可你我父子束手待毙，别无良策保全性命，为父今日将你唤至面前，你若能保全得住为父与陆叔父的名誉，与交友的义气，为父就将这几件绝艺传授于你，为得是保全你自身的性命，我儿不能维持为父的志愿，我至于瞑目，决不能相授与你，我儿你的意下如何，当面要讲！”

李英闻听，跪在地下，正色而言，说道：“孩儿愿遵父命，从今日为始，只须陆寅不仁，孩儿决不敢不义”。李耀闻听点了点头，沉吟了半天，这才说道：“我儿之心，正合为父的心意，由今日为始，天到掌灯以后之时，你秘密的向我这里来，待为父传授你这几样绝艺，千万不可令外人知晓，我儿要严守，顶到明天，四鼓一过，向我这里来，我传授你到天明，你仍然至外书房安歇，人不知，鬼不觉，将技艺学成，好保护自己的生命”，李英只得点头应允，说道：“孩儿谨遵父命”，李爷向李英一摆手，说道：“我儿起来，到外面唤家人伺候为父就是了”。李英闻言站起身形，够奔外面，叫管家李能带家

人到里面，伺候员外，暂且不表。顶到晚间，掌灯之后，吃完了饭，李英暗地里来到父亲屋中，李爷见自己孩儿来到，先看了看外面无人，连灯也不点，带病传授，早晚如是，幸而无人知觉，一连就是两个月有余，把李爷绝艺俱都习学在身，惟有这绝命三刀，还差一手，未能学全，老英雄李耀病已到了极点，只落得卧床不起。怎奈老英雄不肯将此招带于泉下，老英雄命李英找两根筷箸，命李英手擎一根，以箸代刀，李爷躺在床榻之上，半躺半卧，将头枕放于床沿之上，将身形靠住头枕，将李英唤至床前，告诉李英脚底下应当用什么步法，左手擎着竹筷，作出舞刀之法，以箸代招，李英站在地下拿着筷子，迈好了步眼，仿习老英雄的刀法，稍微有不到之处，李爷向李英一摆手，说道："不对"，唤到面前，复又告诉一遍，李英按着老人家所传作成了姿势，李爷看着点点头，一连命李英练了三次，果然是一点也不差，李爷这才放心。虽然是李英将刀法全然学会，李爷觉着四肢酸软，难以支持，胸膛发热，咽喉发甜，欲要呕血，遂向李英指痰桶点手，口不能言，李英见父如此景况，心中会意，知道父亲痛苦万分，欲要呕血，遂将痰桶拿在父亲面前，赶紧又用手扶着肩头，就见李爷身形向前一探，哇的一声，一张嘴，将鲜血呕出，一连吐了三口，银髯皆赤，眸子上翻，老英雄一阵昏迷，不省人事。吓的李英心胆俱裂，赶紧将老人家扶住，用枕头将身旁倚好，自己扶着父亲的肩头，低声轻轻的呼唤："父亲醒来，父亲醒来"，叫了好大的工夫，就见老人家微开二目，李英赶紧拿过手巾，将老英雄口上的血迹拭净，又端过一碗漱口水，老英雄强扎挣含了口水，仍然吐在痰桶之内，稍微定了定神，向李英说道："我儿为父所传的技艺，是要牢

记在心头”，遂哑然又说道：“为父命在旦夕，堪要入土，谅不能久于人世”，说话间，气粗作喘，李英在旁边向老人家低声说道：“请父亲勿言，养身为要”，老英雄只得点了一点头，又定了定神，再说话，字句可就不真啦，李英听着，可就费事啦，就见老人家未曾说话，将双睛一瞪，强作欲语，怎奈不能成句，遂说道：“李英我我我死之后，你与陆寅又当怎样”？李英此时顾不得掉眼泪，看着父亲难过，明知道老人家要不好，他老人家不放心我与陆寅之事，赶紧说道：“孩儿谨遵父命”，就见李爷闻听李英之言，点了一点头，似乎还有千言万语，一言难以出唇，眸子向上一翻，身形向后一仰，气可就接不上啦，就听喉间作响，痰可就上来啦，瞪着双目，惟有以手指心，李英看着就知道不好，赶紧上床，将老人家扶起，抱在自己的怀中，急惊他大声呼唤：“父亲醒来，父亲醒来”！声音透出窗外。早惊动了外面管家李能，听见上房屋中少爷呼 唤的声音已岔，就知道老员外大概是病症不好，赶紧叫家人，又来了四五个，一同闯进上房，问道：“少爷，员外怎么样”？李英在床上答言：“你们快将屋中灯光掌上，员外要不好”！李能赶紧找着火种，将灯燃着，大家一看，老员外坐在少爷的怀内，瞪着二目，喉中呼噜呼噜的作响，李能赶紧向少爷说道：“看这个样儿，员外要不好，咱们把衣裳给换上吧”？李能为什么问这一句呢，这就是李能近日因为员外病见沉重，暗中与少爷相商，早与员外预备后事，恐怕临期赶办不及。李能说了这一句，李英含泪说道：“在外间屋大柜之内”。李能赶紧到外间屋，把大柜开开，把寿衣取出来，又命家人在外间屋铺好床板，这才大家一齐忙乱，将寿衣与员外穿戴的齐齐整整，搭到外面，安放停妥，铺金盖银，停放的

端端正正。李英与家人来近前观看，只见员外双足一蹬，身形一挺，这口气一咽，把一个成名天下，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大义纲常，一位老英雄，呜呼哀哉，身归那世去了！李英一见父亲病故，嚎啕大痛，跌足垂胸，哭的死去活来，昏迷过去两三回，多亏管家与家人百般维持，这才止住了悲声，家人一个个无不掉泪，皆因老人家在世之时，待他们恩厚所至，人人感激。此时陆寅早就赶到啦，真是应了平常的话啦，“猫哭耗子假慈悲”，也抹了两下子眼泪，心中可是暗含着，咬牙切齿。心中想道：便宜了老匹夫，可惜我亲手未能杀老儿之头，这就便宜了他，叫他落个全尸，老儿虽死，早晚我将李英结果性命，也可算报了杀父之仇。这是陆寅这小子心中的打算，只得随班唱诺。不表陆寅心内想着暗谋李英，单表的是李士钧，与家人李能商议，预备上好的棺椁，找搭棚人，接三念经，阖宅重孝，丰丰盛盛把老人家葬埋与娘亲合葬。这一棚白事办过去，与亲友们道谢事毕，李英打算与陆寅冤家宜解不宜结，托亲友在外面与他说亲，打算与他说好了媳妇，娶过来，把财产如数交还与他，从自各立门户，各不相扰。

这一日，事情都办完了，李英命家人到外面书房把二爷陆寅给我请进来，家人去工夫不见甚大，就见陆寅起帘笼，由外面进来，来到屋中，坐在旁边兀凳上，面向着李英说道：“小弟方才听家人传兄长之命，叫我进来，不知何事”？李英带笑说道：“贤弟我请你非为别事，只因我父去世，只有你我弟兄，常言有句话，‘男儿无妇家无主，妇人无夫房无梁’，咱们弟兄俩个，具是鳏居，你也岁数不小啦，到交了年节，你也算是十七岁啦，我打算跟你商议，先给你定了亲事，与你娶过来，我把你家的财产账目，交与贤弟。我可以省一份心，

净说我家的事，就足够我办的啦，我把你家的财物交代清楚，我可以轻松轻松，你可以自己经管自己的家财，你可以往后知道过日子。我现在托人与你说了一家的姑娘，倒是很相宜，先给兄弟你办喜事，你想怎么样”？陆寅闻听，不由得心中暗想，心想到。他打算先给我娶妻，为得是缠绕住我的身体，有家务所累，不能报杀父之仇，那你算白想！想到这里，赶紧恍着脑袋说道：“兄长，这是说的那里话来，兄长不娶，焉有小弟先定之礼，容兄长先娶了嫂嫂，那时我再娶也不为晚，说甚么小弟也不能那么办哪”。李英再三与陆寅说，陆寅只是不允，李英无奈，只得暂且不提。李英暗中又托出亲友再三与陆寅说，陆寅仍然是不应。只因李英与陆寅提亲，弟兄们又是鳏居，再者都知道李英为人和平，家里头又有财产，与李英说媒的可就踢破了门坎子啦。可巧有一家与李英门户相当，就是本街上王君义，，他原是落第的寒儒，在本街上设帐教读，又有个生员的名望，跟前一女，年方二九，长的稳重端方，姿容秀丽，女工针线无一不佳，还是熟读文字，深通大义，又兼着他的娘亲训教有方，闺范甚严，此女子素有贤德之名，有至近的亲友与李英提亲。李英一想，也倒是很相宜，亲事尚且未定，先命家人将陆寅请到上房屋中，与他说明此事，陆寅也说的好，这个事兄长办的很对，还是先娶嫂嫂的是，陆寅虽然是口内这么说，心中暗含着咬牙切齿，心中说：你越人多越好，早晚我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陆寅总想下手，奈因李英防范的甚严，今日陆寅心中才有这个思想，李英见陆寅仍然是愿意自己先娶，也明知道陆寅的心思。遂向陆寅说道：“既是兄弟你不娶，为兄可要娶妻啦”，陆寅说道：“很好，我敬等着喝兄长的喜酒”，弟兄商议已毕，这才与亲友说明，

先放了大定，择吉预备成礼，这一棚喜事具都是管家李能里外照看，并有亲友们帮忙，是日鼓乐喧天，彩轿迎门，李英夫妻交拜成礼，是日喜宴满堂，已至夫妻合卺交杯，入了洞房。次日清晨，小两口下地，下地之后，致谢了亲友，夫妻二人琴瑟甚调，真是相亲相爱。那位说，你这个不用往下写啦，李英正在热孝服中，怎么能够娶妻呢？诸君别忙，作者把这个理由说一说，你听一听，家中若有妇人主持家政，若要在孝服娶妻，则为不孝，此时李英家中只就是弟兄鳏居，无人执掌中馈，圣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在孝服娶妻，则谓大孝。闲话休提，书归正传。

自由打李英娶妻之后，夫妻二人甚为和睦，四年生下二子，陆寅在暗中切齿，恨不能得便杀死李英全家，方出胸中之气，怎奈李英日夜防范，陆寅老不得下手，李英因家中事务太多，具都得亲自经理，又兼着日夜还得留神，不知道陆寅那一时起不良心，杀自己的全家，真称得起日日防盗，夜夜防贼，常言有句话，猛虎还有盹睡的时候呢。这一日李英实在劳累的不成样子啦，就皆因白昼还得操劳家务，夜晚之间，还要时时刻刻防范陆寅，倘若一时防范不到，不知那一时陆寅就要下手暗杀，今天李英打算找个所在歇一歇，还得不叫陆寅知道，自己看了看内院外院都无人，外头院有两间西厢房的小书房，原是一通连，在南边放着一张木床，当中放着一张小饭桌，两旁边坐褥靠枕，北面的书阁子，迎着面一张八仙桌，两边太师椅，墙上挂着挑山对联，桌子上摆着硃砂盘，上面摆着文房四宝。李英看见这屋子倒也清净，这书房轻易无人这里来，看了看无人，起斑竹帘进来，够奔南面床榻，顺着西面落坐，将身形向后一仰，自己枕着后面的

靠枕，伸着左腿，拳着右腿，仰着面用手扶着胸膛，心中暗想：这个地方倒僻净，我倒可以歇一歇，但是要让陆寅知道，我在这里睡，定有性命之忧。自己一面想着，自觉着心内发迷，把二目一闭，似睡未睡，就听外面有脚步的声音，微睁二目，向外一看，就见有一人，起斑竹帘往里面偷看，李英不看则可，一看并非是别人，正是陆寅，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利刃，身上背着一个小包袱，李英暗吃了一惊。书中代表，陆寅自从李耀李光辉，因病身故，他是暗中切齿，恨不能亲手将老人家杀死，方解心头之恨，怎奈李英办这一棚白事，凡事谨慎，他可就移恨在李英身上，打算把李英结果性命，也可以暂消胸中之气，又见李英这几年的光景，娶妻生子，他是心中越发的愤恨。心中暗想：他家中越人多越好，只要是你一个不留神，漏了空，我是一刀一个，杀你的满门全家，陆寅早就有心，怎奈李英防范的甚严，自己越不能下手，心里越是发恨，这得多怎才能报仇雪恨呢。可巧这一日，自己将要由东跨院出来，见李英站在院内，东张西望，心说：这小子是不是要找地方休息休息，你要是找地方休息，那可是活该，该当我今日成功，报仇雪恨。自己在暗地观看，就见李英至外面西厢房书房，那里休息。心中想道：报仇也在今日，不报仇也在今日，莫若我回到屋中，收拾好了兵刃包裹，若要是把李英结果性命，随着够奔内宅，杀他的妻室孩儿，倘若是事情不成，我在他家里也不能再住，不如远走高飞，日后再报杀父的冤仇。自己想道这里，把心一横，回到自己的屋中，把自己的银两与所穿的衣服，包在小包裹之内，背在身上，然后把自己的厚背雁翎刀用绒绳儿拴好，也插在身背后，跟着一矮身，回手将刀撤出来，擎在手中，由自己住的

屋子出来，出离东跨院，顺着天井院出了二门，往四下里观看，并没有家人，自己想着，李英今当命尽。这才蹑足潜踪，来到书房的门首，隔着斑竹帘向里面看着不真切，这才用手起竹帘，向屋中细看，就见李英躺在南面床上，上垂首睡去已久，自己心中暗想：李英这小子应该丧在我手，这可应了那句话啦，阎王叫他三更死，谁敢留到五更天，这可不怨我意恨心毒，也是你命该如此。自己想到这里，轻轻起帘笼，迈步来到屋中，自己有心轻轻的走至近前，用刀将他扎死，又恐怕一时把他惊醒，那时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自己一想有了，不如我由此一纵身，蹿过去，对准他的头顶，就是一刀，把他劈为两段，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里，向前一纵身，对准李英头顶就是一刀，耳轮就中听扑哧，叶咚，当啷啷的一声。那位说李英必然被陆寅一刀壁为两段，要是那个样儿，可就听不见扑咚啦，再者说，李英头冲着里躺着，方才已竟说的明白，李英似睡非睡，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音，那么着李英合着没睡呀？阅者诸公请想，李英日日看着老虎，他敢睡吗，无非他暂时躺着休息休息，以至看见陆寅擎刀至此，自己心中可就为了难啦：有心坐起来与陆寅将话说明，又怕陆寅不容说话，再者兄弟若要是一挂火，从此一走，还是我把他挤兑走了，又恐对不起先父的遗言；有心不这么办，难道说吃陆寅这一刀吗？自己正然思想之际，猛见陆寅身形向前一纵，劈面就是一刀，李英万般无奈，用自己拳着的这条右腿，对准陆寅擎刀的那个手腕，就是一脚，陆寅的刀可就拿不住啦，撒手抛刀，身形一恍，李英趁着他一恍身，跟着用左腿用了一个翻身跺子腿，正踹在陆寅的胸膛之上，陆寅站立不稳，身形往后一仰，摔在就地。李英跟着挺彪躯，站

起身形，先由地下把陆寅的刀拾起来，将刀一捋，冲着陆寅说道："兄弟你要怎么样"？其实李英跟着一刀，陆寅的命可就没啦，李英为甚么不动手，摆着刀与他说话呢？这个地方就是李英心中存着先人的遗言，只须陆寅不仁，不许自己不义，一捋刀这工夫，为得是让陆寅好跑，没想到陆寅不但不跑，他躺在地上连动也不动，遂向李英高声喊道："姓李的，你今天就是给小太爷一刀，总算是今生今世不能报杀父之仇，来来来，你就给小太爷一个快当"！李英原本打算让他跑，他不但不跑，反倒说出报杀父之仇，李英听到这里，万般无奈，只看着陆寅，点了点头，说道："兄弟，你既是说出报仇的话来，我可不能不把这个豆儿咬破了，你一辈子不提报仇的事，我作兄长的，决不能提到此处，想当年你父亲在我们家中练艺自戕而亡，那个时候你也不小啦，已然八岁，你也懂得事务啦，你父是教别人害的，还是你父自己把自己扎死的呢？你也不是不明白，以先你可没有报仇的心思，后来你顶到十六岁，不问可知，你是受了旁人煽惑，你才发生出报仇的心思。我告诉你，这个煽惑你的主儿，我心中可知道是谁啦，此人也就太以的无德啦，自从打你受了人家的煽惑，怀刀报仇于天棚之下，我父因此方才染病，得病的原因，头一样你的能为武术未能学全，第二样未能与你娶妻生子，交还你家的财产，恐怕负霸产的名誉，又恨这无德挑拨之人，因此才急怒呕血，你之行动，我父早已知晓，以至我父病危之际，将我唤至在面前，不准叫我与你为仇，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所以为的是甚么呢？皆因煽惑你的这个人，与你我两家有仇，无从下手，他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才煽惑你，叫你我两家全都不能得过。因此我父才再三嘱咐与我，恐怕趁他人之愿。再

者，你父自戕而亡，也是你亲自眼见，我父急怒呕血而亡，也是你所知，依我相劝，兄弟你要是真明白，休要听旁人煽惑的言词，今日之事作为咱弟兄是闹着玩，你照旧跟着哥哥我安居度日，我与你娶上一房妻室，把你陆氏门中的财产，如数还回，交与你掌管，咱弟兄到要多亲多近，我也没有手足，你就是我亲兄弟一样，让旁人看着李陆两家真是父亡子交，也与你我先人脸上争光。就是煽惑你的那个小人，我也不追究他，叫他看着你我弟兄鼓着肚皮白生气，这是哥哥我劝你，顾全咱们先人的名誉，就是为兄这样的劝你，你执意不听，任着你的脾气，一定认着有仇，就是为兄说破舌尖，也难以挽回，那就是咱们两家无德。今天这一场事，作为没有这么一回事，你仍然还在家中居住，我也不拦着你报仇，只要我漏了空，你就下手，不怨你无情，怨我防范不到，兄弟只要你守住先人的义气，为兄就是万幸，你看好不好”？说着话李英将厚背雁翎刀的刀把掉了过来，递与陆寅，“这是你的刀还给你”，说道：“这一回咱们不算”。陆寅果然接刀在手，冲着李英一阵冷笑，一咕噜站起身形，冲着李英说道：“姓李的你打算叫姓陆的吃着你，喝着你，你天天还要看守着我，那个可不用打算，姓陆的有能耐报杀父之仇，没有能为，这个仇我不报啦，姓陆的是失陪了，咱们是后会有期”。说着话转身形，起帘笼由书房出来，竟自走下去了。陆寅这一走不要紧，可把个李英这一场难的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站在屋中，怔够多时，心如刀绞的一般，心中想得是：越怕兄弟逃走，到了还是把兄弟挤兑走啦，头一件自己违背先人的遗言，第二件陆寅他这一走，决不能善罢干休，这这这便如何是好？心中一着急，猛然想起陆寅这一走，事后决不能完，常言有句话，

我惹不起，我可以躲的起。

自已想到这里，只得低着头，出离了书房，够奔内宅而来，来到自己住房的门首，挑起帘笼走进屋中，来到里间屋。举目观看，但见那贤德妻子，坐在床塌之上，弄儿为戏，闹得两个孩儿在床上嘻嘻笑笑，那贤德的大奶奶，见自己的丈夫走进房来，赶紧站起身形，口中说道："夫君不在外面与兄弟谈话，因何来到里面，莫非有甚么事吗"？其实贤德的大奶奶早就看出李英来啦，见他愁眉双锁，必然有事，这就是李英素日的品行。李英平素为人，不拘外面有甚么紧要的事，只要是来到内宅，见着自己的妻子，永远是和颜悦色，不像平常的人，在外面稍微生一点气，外面不敢发作，只要一到了家里头，见着自己的妻子，条帚也歪啦，簸箕也斜啦，必要拿自己的女人出气，要像这种人，怎么能在世上称得起英雄！李英这个人大大不然，没有那宗毛病，而且事事往两面想。自己想由打妻室娶过门来，无论大小难事，全都不让他的妻子知道，恐怕妻子跟着他为难着急，所以李英每逢若要进到内宅，勿论自己心中有甚么难的事，他那脸上总是和颜悦色的，惟独今日来到屋中，不觉得满面愁容，短叹长吁，那贤德的大奶奶焉有个看不出来呢！往常勿论外面有甚么事，大奶奶连问也不问，今日见此光景，不得不问。大奶奶这一问不要之紧，李英闻听，先向外面观看，看了看外面无人，回身坐在床榻之上，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声，遂说道："贤妻你这一问，为丈夫心中好生的难过！"大奶奶接着说道："夫君有甚么事，可以说说，倘若闷出病来，叫妾身如何是好"？李英闻言，叫道："贤妻，你若问，论起来我不当对你言讲，自从娶你过门之后，你帮着我料理家务，操劳内政，生儿养女，接

续香烟，那有一时一刻舒心，享福的日子？今你既问到此间，我也不能不说啦”。说着话，不由得把英雄泪垂将下来，自己一面拭泪，一面就将陆寅的前后事，滔滔不断，说了一遍。遂又说道：“实在我万般无奈，我想出一个最后之计，我携眷打算远逃，以避兄弟之难，不知贤妻可能从我之志，为保全先人的名誉计，贤妻你的意下如何”？那贤德的大奶奶，闻听李英之言，不由得叹息了一声，遂说道：“夫君今日言到此步，为妾身方敢明，兄弟陆寅之举，为妾身早已知之，所以不敢对夫君言讲，恐怕伤你们弟兄的和气，若要由我身上叫你们弟兄变脸，可就对不起丈夫你待遇我的这一份好处。虽然话是这么说，为妾身日夜替丈夫提心吊胆，恐怕丈夫为兄弟所害，倘若夫君，有一差二错，叫妾身何以倚靠，今事已至此，皆听丈夫之命，妾身情愿相随丈夫之志”。

李英闻听此言，赶紧站起身形，口中说道：“既是贤妻能成全我，保全先人的名誉，又能从我之志，贤妻请上受我一拜”！说罢，撩衣拜倒，这一来可吓坏了贤德的大奶奶，敢紧跪倒，伸手相搀，口中说道：“你我夫妻共同甘苦，何至如此，休要折坏了贱妾”，说话间夫妻一同站起身形，这才一同商议。将主意商议已定，李英这才叫大奶奶慢慢的收拾细软的物件，这才由打内宅够奔外面，来到上房的大厅，起帘笼进到屋中，吩咐家人把管家李能叫至大厅，家人转身出去。工夫不大，就见李能由打外面进来，向李英行礼已毕，在旁边站立，口中说道：“少爷呼唤小人，有甚么分派”？李英看着管家李能叫道：“管家，由打我父在世之时，你就在我家中管事，是我们家大小事没有你不知道的，我今日才把你叫进来，与你商议”。李能闻听，跟着说道：“大爷您有甚么事情？只管对奴

才我说，小人必当尽力而为”，李英点头说道：“我给你二十天的限，你把我家中内外欠的帐目办清，该人家的还人家，人家该咱们的，要不上来，别与人家要。所有我家中外面这几份不动的产业贱价出售，二十日以内要你办清，就是现下咱们所住的这所房，乃是祖产不卖，交与你掌管，或租或你住皆可，所有宅中粗细的木器，也都交与你。陆宅的产业，丝毫不动，将帐目交与陆成，务必交代清楚，日后我好与他算帐”。管家李能闻听，李英说的这篇话，好像疯话一般，遂带笑问道：“大爷您过的好好的日子，这是怎么哩？您这不是不打算过啦吗”？李英闻听叹息了一声，说道：“李能你不必跟我装傻，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俱都知道，事已至此，我也不能不对你说”。李英遂把方才陆寅行刺未成，由家中逃走的事，对着李能说了一遍，又把夫妻商量好了的，这个主意，又把远避异乡前后的事，也说了一遍。说道：“李能，你念其我父待你不薄，我待你也不错，你就如同帮助于我，可不知你肯为力否”？李能闻听，接着说道：“大爷，您说到这里，我方才敢说，要说陆二爷的这个事，咱们家中上下的人，不差甚么都知道，谁也不敢跟您提，净我看见陆二爷好几次，您不在家的时候，他在暗地里磨刀，咬牙切齿，嘴里念念叨叨，说是与你誓不两立，您请想这种话，谁敢告诉您呢！无非我们在暗地里替您悬着份心，今天您既然是说出来啦，我才敢与您提，你一定要走，我也不敢拦您哪，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在您是为顾全老爷子的名誉，兄弟们的义气，那也就无法”，李英闻听，只得看着李能说道：“你既然知道更好，你就按着我所说的去办”。李能答应一声，转身形退出去。李英够奔内宅，帮着妻子收拾物件，暂且不表。单表的是管家

李能，先到外面，把陆宅管事的陆成请至自己的屋中，先把大爷交派的这篇话，对着陆成说了一遍，然后把帐目交代清楚，叫陆成立上一个清单，画上押号，然后自己按着大爷所说的话，整整半个月全然办完，共合连卖不动产，再有家中变卖得零星物件，共卖纹银五千六百七十二两有零，连陆宅的清单，带自己的帐目，一一交代清楚。李英赏与李能纹银一百两，余者阖宅的大小家人，每人纹银一两，又命李能："在外面雇了五辆大车，一辆轿车，每日管人吃马喂，每天车价多少钱，具要言明，于明日交四鼓，在后门等候，命家人帮着装好了车，再走"。李能点头答应，头天李能带着家人打好了行囊，收拾物件，整整闹了多半夜，等到天交四鼓，车辆俱都来在后门等候，李能回禀了李英，李英亲自看着家人装车，将车装好，命将车辆赶到后门以前，自己这才够奔内宅，与妻子说明车已竟来啦，拿着自己要紧的包袱，搀着妻子，抱着孩儿，来到后门，李英扶妻子孩儿上车，把包袱搁在车箱之内，这才吩咐赶车的车夫起身，怎奈这些个家人，平常受李英的恩待，那里肯舍，连管家李能一同相送。一直来到云南府的东门，将才开城，趁着开门之际，出了东门，下了吊桥，出了关厢，众家人直送到十里长亭，还要往下送，到是李英把众家人拦阻："休要往前送，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家人仍然是恋恋不舍，主仆们洒泪分别。

不言众家人各自归家，最可叹的是李英夫妻，父子为因守先人的遗言，保护先人的名誉，连个准扎足之地也没有，真就如同海走天涯，行无定所的一般，在路途之上，寻找僻静的所在，好作安身之处，奈因并无有相当的地点，无非夫妻们带着孩儿沿路上受了些个风霜之苦，好在妻子贤德，勿论

受何等的委屈，也是一语不发，惟有听丈夫的调动。在路途之上，已非一日，这一日行至在沅陵县的地面，地名叫荷叶岭，在荷叶岭的正北，有一个庄子，甚为幽避，庄子名叫何家洼。李英先住在庄中店内，住了些个日子，托本店内买了一所小小的土房，这才把家眷移到民房内居住，又雇了一个男仆，一个女仆，买了一个小丫头，凡有买甚么东西物件，全是男仆人前去，李英自己大门俱都不出，怕的是兄弟陆寅访着自己，反为不美，就是这样，李英自己还不放心，在家中与自己妻子商议明白，打算在江湖创荡几载，并嘱咐自己妻子：休叫孩儿们在外面玩耍。嘱咐了自己妻子，然后这才由家中收拾好兵刃包裹，由家中起身，创荡江湖绿林道，明着为投师访友，暗将是躲避兄弟之难，一转瞬间就是三年。自己总是恋土难移，自己打算到云南府，自己的坟茔前去烧化纸钱，祭扫一番，自己这才够奔云南，已非一日。

这一日来到云南府的西关，买了些个冥纸冥果，这才出西关够奔自己的坟茔，离着坟茔相近，就见坟壁密密的新栽的柳树，坟墓高耸，在下垂首就是陆氏夫妻的佳城，也是如此壮观，自己不见坟茔还则罢了，今见着坟茔，想起当初父母在世的时际，对着如今全家的景况，不由得珠泪双流，心如刀割。只得自己含悲忍泪，先来到自己先人的坟墓之前，先把包裹放于就地，将一半纸锞俱都划开，由腰间取出自来火，迎风一晃，将火摺子晃着，将纸钱在祭桌之前焚化，自己恭恭敬敬的，冲上大拜四拜，口中不住的自言自语，暗中背述与陆寅发生龃龉的情由，自己痛哭已毕，然后拭泪站起身形。提着自己的包裹，拿着这一半纸锞，又够奔下垂首，盟叔陆滚夫妻的坟茔而来，走进了坟地，来到祭桌之前，用目观看，

坟墓就仿佛新添一般，自己将纸钱仍然化开，仍将纸锞燃着，双膝跪倒，也大拜了四拜，眼望着神台，想起往事，不由得珠泪满面，想起盟叔陆滚，当年与父结义共同生死之交，何等的亲密，情同手足，就是分金的管鲍也不如他们弟兄义气，不料想轮到自己小弟兄们的跟前，不但不能父亡子交，反倒因而成仇，真是有愧先人当初的栽培。想起陆寅与自己为仇作对，自己因不敢违先人的遗命，以至于有家难奔，不由得放声大哭，越哭声音越大，正在痛哭不止之时，猛听得后面有人呼唤，倒把李英吓了一跳，急忙止泪，扭项观看。原来是家中的义仆李能，手内拿着一把铁锹，看那个样式是前来到坟前培土，就见他形色慌张，走至近前，将铁锹抛于就地，向前与李英行礼，就听他说道："大爷，您多咱回来的"？李英问道："你来此作甚"？李能接着说道："大爷有所不知，奴才是时常到此，年节不算，我平常日子，拿着铁锹到此，坟上有短土的地方，我必要添补添补，方才我到老爷子坟茔之内，前来添土，看见祭桌之前，有烧化的纸灰，我就知道有人前来上坟，我又往西一看，见陆宅的坟茔之内，一片火光，我就赶奔前来，不料想大爷在此烧化钱纸。大爷您的胆子可真不小，您作出这个事情来，您还敢在此留恋，倘若被人看见，这也是闹着玩的吗"？李英闻听管家李能之言，不由得一怔，遂向李能问道："我作了甚么事啦，我怕人看见"，李能闻听，遂向李英说道："大爷您作的事，怎么还瞒着我"，李英复又说道："我实在没作甚么事，就是我作了甚么事，也不怕你知道哇，你听见我作了甚么事？你只管对我说"。李能说道："您当真不知道，我说给您听，您要是没作，也许别人作的，冤枉您老人家"。李英说道："我并没作甚么事，你只管

说”，李能看了看主人李英，说道：“大爷您既不知，待小人我告诉您哪，现在咱们云南府出了十八条命案，具都是先奸后杀，贼人临走留下四句话，奴才倒还记得，写的是：一日单刀手中擎，云游天下逞英雄，因奸不允伤多命，腾身步月是李英”。惟有最后的这一案，乃是本府知府之小姐，断去双足，先奸后杀，一刀致命。本府梁玉书派出八班总捕役孙亮拿人，各处寻踪秘访，捉拿主人您老人家，此事若不是您作的，倘若遇见官人，把您老人家捕获，岂不冤吗”！李英闻听管家之言，犹如冷水浇头，怀内抱冰，愣够了多时，长叹了一声，遂向李能说道：“我生平之为人，谅也瞒不住你，我岂肯作这样损坏名誉之事，天幸还算好，今天我遇见了你，我要不遇见你，我烧完纸，必要进城，倘若遇见官人，必然被捕到案，此事又非是我作的，我岂不落在圈套之内。此事我既然知道，我必有办法，你赶紧回去，也要躲一躲才好，你是我家中的管家，他们既拿不着我，恐怕追究在你的身上，你在我李氏门中这一点忠心，我没有别的，无非惟天可表，此地乃蛇蝎之乡，豺狼之地，我万不能久居，我必要将此事办得清清楚楚，办个水落石出，那时你我再相见”。李英将话与管家说完，用手指着这两块坟茔说道：“我走之后，这两块坟茔，你多多照看就是了”。李英说完了话，冲着李能一摆手，遂迈开大步往东走下去了。不表李能回家，单表得是李英，一面绕着城，落荒而走。自己一面想此事：决非旁人所作，非是陆寅假手报仇不可，陆寅由家中逃走之后，别无他处可去，惟有常德府城南陆家堡，他有一个叔伯的兄长，名叫陆将，号叫松坡，外号人称戏水江猪，他必然投奔在那里居住，与陆寅合谋好报仇雪恨，皆因我远避兄弟之难，他无法寻找，这

才想出那么一个法子来，假手杀我。你真要作出正大光明之事，就是李英替你挨刀，我也是情甘愿意，你今作出伤阴败德不才的行为，我李英必要将此事追究出来个水落石出，我岂能够叫故去的先人担此骂名”。自己一面想着，一面够奔湖南常德府而来，在路行程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常德府的城南四十里陆家堡，自己先到了陆家堡之内，访准了陆寅的住宅。然后出离了村庄，在西面找了一座大树林，在树林子里头，靠着树盘膝打坐，将包裹放在面前，静坐到天交二鼓，自己这才站起身形，换好了夜行衣，背后背刀，将白昼衣服包在包裹之内，斜着勒在背后，收拾紧身俐便，出离树林，直奔陆家堡而来。以至到了陆丰的家中，实指望必当与兄弟陆寅相见，不料想陆丰的家中并没有陆寅的踪迹，一连去了几夜，皆都是如此。李英回到树林换上白昼的衣服，不由得暗想：莫非此事不是兄弟所为，里面还有别的情由，我也不可屈赖了陆寅，自己想到这里，莫若我到常德府游玩游玩，再作打算。直到天光大亮，够奔常德府而来，进了常德府南门，先找了一个饭铺，吃完了早饭，又在本府内看了一天的戏，无非解一解心中的烦闷，听完戏，又在城内吃完了晚饭，打算住在店内，明日清晨再起身，自己出了北门，行至北关厢，将然要往前走，猛见由打东边巷口走出来了一人。李英一见此人，赶紧将身形一闪，躲至在铺面墙垛子之后，暗地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兄弟陆寅陆晓村，一见兄弟可不像当初的景况啦，身量虽是长了，可就是瘦啦，脸上也没有宝色啦，但见他身上穿的是白绸子的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足下白袜云鞋，手中提着一个长条的蓝绸子包裹，往脸上看，白中透暗的一张脸面，仍然是细眉长目，鼻梁透着发尖，嘴唇儿

发黑，两耳透出无轮，远看到是俊品的人物，细看带出无福的像貌。李英心中暗想：看他这个样子，大概是作了不法的行为啦，自己有心向前质问他云南案件，他若不承认，我当如何？又见他站在巷口外，痴呆呆的发怔，心中就仿佛想甚么事的一般，李英心中一转想：此时我倒不必惊动他，恐其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莫若我在暗地里跟随，倘若他今日要采花，或是窃取，那时我再当面质问他，他也就反不过口来，云南的案件，是他作的，他不承认也不行。

李英在暗地正然思想，就见他仍然翻身进了东巷口，李英赶紧跟踪在暗地相随，就见他进巷口，走到东头，路北有一家财主，真是瓦窖似的宅院，四围风火墙，当中广亮大门，门前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李英在后面看着，陆寅顺着人家门前的龙爪槐树绕到东边夹道，李英也就来到广亮大门之前的上马石，用槐树遮着身体，在暗中观看，心中想：兄弟这个样，大概是采道，他不是采花，定然是窃取，这云南的案件一定是他作的啦。李英暗中这么想，其实还是真猜着啦，还真是他，不但是他，里面还有别人。书中代言，前文已竟表过，陆寅由李英家中逃出来，他还是真没有栖身之地，他可就想起来，听他娘说过，他是常德府陆家堡的原籍，他还有一个叔伯哥哥，名叫陆丰，号叫松坡，外号人称戏水江猪，只可自己将心一横，投奔湖南常德而来。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常德府城南陆家堡，到庄子里头一打听，果然是一进西村口路北的大门，就是叔伯兄长的住宅，自己一想，有心前去，又没见过面，又怕兄长不认，反为不美，如若不去吧，又没有扎足之地，栖身之所，自己真是千难万难，万般无奈，只得一横心，来至大门内，呼唤里面的家人，家人出

来一问，问明白了来历，这才到里面通禀，可巧陆丰正在家中，陆丰也知道有一门子本家，还是亲自把他接进去，到里面弟兄们一见礼，陆寅跪倒，放声大哭，陆丰一细问他的来历，陆寅将自己的经过前后事，细说了一遍。陆丰原来是个不省事的人，一听陆寅之言，他是满口的应承与他报仇雪恨，可就把陆寅留在他的家中，日子一长了，弟兄二人一谈论武艺，陆丰见陆寅的武艺过于的幼稚，遂向陆寅说："若要报仇，像你这样工夫那能行的了呢？必须再用几年的工，到那时我再帮着你报仇雪恨"！因此陆寅，就在陆丰的家中居住，早晚哥俩练工夫，陆丰所练的是一对练子毒蒺藜锤，打算要传与陆寅，无奈陆寅他总练不好，陆丰这才传授他打穿梭毒药镖，并给他拆刀上的招数，就这么一用工，一转瞬就是三年。陆寅工夫也就练成啦，这才又与兄长商议报仇之事，陆丰一来也是驳不过面子去，再者弟兄也很投脾气，只待点头应允。兄弟二人这才由家中收拾包裹，带好了路费，由湖南起身，赶奔云南，在路上非只一日，好容易到了云南府，在东关外找了一座庙宇住下，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进城，到了李英的住宅，左右一打听，原来李英早就搬了家啦，已竟离开云南府三年多啦，又在各处一打听，不知移往何处。陆寅一听，可就大失所望，这才跟陆丰一商议，怎样设法报仇，陆丰向陆寅说道："若李英在云南府还可以报仇雪恨，他既不在云南府，那有甚么法子呢"？陆寅又再三的恳求陆丰，陆丰这才与陆寅出主意，说道："虽然咱们找不着李英，我倒有个主意，这个名儿叫借剑杀人"，陆寅可就问怎么个借剑杀人之法，陆丰说道："兄弟你要问借剑杀人之法呀，你就在本地作几件案，写上李英的名姓，留下字柬，到那时不用咱找他，自然有官人

在各处拿他，要把他拿住，屈打成招，就地正法，那不就算是报了仇的一样吗”！陆寅原是个小孩子，他不知道作甚么案好，道说道：“兄长您出的这个主意倒很好，但不知作甚么案件才好”？陆丰原是采花的淫贼，他想了一想，遂向陆寅说道：“兄弟你会采花不会”？陆寅可就问：“兄长甚么叫采花？兄弟我不懂得，还得求兄长您指教”。陆丰说道：“兄弟你既然不会，这也不用指教，你在庙中等着我，晚间你跟我出去一趟，你就会啦”。陆寅那里知道采花的事呢？真就在庙内等候，陆丰就出去，在云南城内，在小巷闲走，看准了那家妇女长得美貌，在院墙上留好了暗记。顶到晚上，方才回庙，哥儿俩吃完了晚饭，陆丰这才把采花的秘诀，传授了陆寅，夜晚之间，两个人换好夜行衣，陆丰带着陆寅采花作案，先奸后杀，事毕，临走留下四句话，就是暗害李英的言词，头一次采花，陆寅见有妇女，还有些害臊不肯，以至尝着滋味，他作出事来，尤其比陆丰还甚。若不然如今世界上，男子到十六岁一过，必须要家长严加管束，以防引诱二字，若要是挨着好人还好，若要是与匪人联络到一处，年青性情不稳，自己又甘居下流，就按这引诱二字，不定落到甚么地步。论起来陆丰乃是陆寅的叔伯兄长，陆寅原是一片天真烂熳，陆丰就应当规劝他入于正道，他不但不劝他学好，反倒将陆寅引于下流，入采花淫贼的一流，以至到后来陆寅败名伤命，实死于陆丰之手，非是死于李英的身上，陆丰被擒之时，实出于陆寅之手，到那时才分出报应循环。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自此为始，陆丰陆寅连着作了十七条命案，俱是先奸后杀，最后也是陆丰出的主意，将知府梁玉书之女断去双足，临走留下言词，这两个人一同将案作完，这才一同逃回陆家堡。

若依陆丰就命陆寅，在陆家堡家中居住，陆寅也说得好："若在家中居住，倘若李英得着信，要寻至陆家堡见我在家中，反为不美，不如我在常德府找个店，住些个日子再回来，算是防备着点好"，陆丰听陆寅所说的话也倒有理，只得点头，陆寅这才收拾小包裹，由陆家堡起身，够奔常德府。来到常德府，就在北关路西同和店后院赁了一间房子，自己独居，明着可是与兄长商议躲李英，其实不是那么档子事，皆因陆丰引诱他采花，他又是一个情窦初开的一个少年，深得个中的滋味，他若在陆家堡住着呢，若要夜间出去的时候，免不了陆丰必要跟他同行，陆寅恐怕陆丰分自己之欢，这才托言躲避李英。他自己要在常德府单独的行动，这可应了寻常的话啦，"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这小子虽然住在常德府，也作了两案，也是采花的案件，可并未杀命，所以地面上不致于担多大的沉重。陆寅在店内居住着，花费是大的，自己因手内空虚，打算出来窃取点银钱。今天吃完了晚饭，由同和店出来，在各处闲游，打算找个所在，采好了道，夜间窃取，可巧走至在乌鸡巷东口内，坐北向南的一家财主，他看着很富余，打算夜间在此窃取，本打算看好了道路，夜晚再来，他顺着人家东墙夹道行至在北头，猛然之间，听有妇女说话的声音，陆寅倒退了半步，仰面往里面观看。原来里面是一座后楼，在楼上站着一位一身缟素的少妇，常言有句话，"要得俏还得穿一身孝"，未施脂粉，分外透着风流，这小子一见，神魂飘荡，他把窃取的心肠，抛至在九霄云外。心中暗想：一个关厢之内，竟有这样美貌少妇，不如暂且回店，夜内三更再来。心中想到这里，越想越乐，这才由打东边夹道出来，直奔西巷口，自己行至在西巷口之外，立住了脚步，心中又一

想：若要回店，夜晚还得由店里出来，倒不方便，不如我出这个东巷口，找个大树林子，等到夜晚，由树林子奔这个宅院的后楼，倒也就近。想到这里，转身仍然进巷口，若不然他因为甚么在此发怔呢？这也是神差鬼使，可巧在此遇见李英，他自知进巷口，再看一看道路，他那里知道，李英在后暗地跟随，他到了东边夹道，又看了看，由短巷口出来，遇见走路行人他遂打听打听。原来这家财主是本处的首户，姓张，叫张守善，后楼住的是他的小姐，在后楼守节。他听明白，自己高高兴兴出了东巷口，就是大洼，行走了不远，前面一座树林，陆寅进到树林之内，将包裹放在树下，又向四外看了看无人，这才坐在包裹上，闭目养神。后面跟着的李英看着陆寅进了树林，坐于树下，明知道他等到夜晚方能去采花，李英可就看见树林北边有一座大树林，李英够奔北边这座树林而来，来到树林以内，往四外观看，然后借树影身，暗中看着陆寅。此时天可就不早啦，掌灯以后，又等了很大工夫，听关厢之内，更鼓齐敲，直等到天交三鼓，不见两边树林的动作，自己这才把包裹打开，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后背刀，将自己长大衣服包在包裹之内，围在腰间，然后举目往正南观看，就见一条黑影由南边出去，直奔正西。李英明知是陆寅，自己也就出了树林，跟下来了，明明看见进了乌鸡巷的东巷口，以至李英来到东巷口，再看前面的黑影踪迹不见，李英够奔张宅的东夹道，就见墙头上黑影一晃，李英这才放心，准知道他进了人家院子里头去啦。自己这才进了夹道，走至在北头，回手按了按刀把，将身一躬，脚底下一使劲，向上面一纵，蹿到风火墙上，身形一矮，扶着墙东张西望，并没有甚么动作，扭项往北面观看，原来北面是五间

后楼，靠着西边两间，隐隐的灯光，但只见陆寅在楼廊之下，用胳膊肘跨住踏板，大概是把窗户舐破，往屋中观看。书中暗表，陆寅自从白昼看见那带孝的少妇，他就如同丢失了魂魄的一般，在树林之内，直等到天交三鼓，换好了夜行衣，收拾利便，背后背刀，由树林之内出来，连头也没回，一直进了乌鸡巷东巷口，来到张宅的东夹道，他这才顺着夹道越墙而入，直够奔后楼而来。来到楼下，看见楼上西边两间灯光暗淡，他往四外看了看没有人，这才顺着西面楼梯上楼，来到了窗棂儿下，手扶窗台，回手由腰间取出一根树棕，占了一点吐沫，把窗户纸捻破，回手将树棕带在腰中，这才顺着窗户纸的小窟窿，往里面观看。但只见屋中一概素雅，虽有奁装，并无有脂粉香膏之气，北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两边放着椅子，在桌子上点着一盏银灯，灯光是半明半暗，在桌案上放着一本书，在上首坐着一位全身缟素一位少妇，但见他黑真真的乌云，巧挽的是盘龙髻，髻上横别白骨簪，身上白衫可体，下面的素裙把双足遮盖，虽然是淡梳装，清水脸，在灯儿下看着，就仿佛是九天的仙女降世临凡，陆寅在外面隔窗观看，口内垂涎。陆寅只顾向里面观看，不提防后面李英来到他身背后，此时李英在墙上看见陆寅张望，四外无人，由墙上跳下来，就顺着这楼梯上了后楼，回手轻轻将刀亮出来，将刀交与左手，往身后一背，蹑足潜踪，来到陆寅身背后，有心要与陆寅接谈，心中又一转想，此后楼必是人家宅内的深闺绣阁，我二人若在此口角，与本宅妇女名誉有碍，不如我们到外面再说，李英原是个精细慎重的人。遂用手在陆寅肩头上轻轻的一拍，跟着将身一转，身形一纵，纵到楼梯之上，复又回过头来，冲着陆寅点手，这一手不要紧，可把陆寅吓

的胆裂魂飞。

陆寅皆因往屋中观看带孝的少妇，正在出神之际，忽然在后面有人拍他的肩头，他焉有不害怕之理，及至赶紧扭项回头，看见是李英，他到把害怕的心肠，抛于九霄，不由得将钢牙乱错，心中暗恨李英，今天又破我的好事，又想起当年之仇，遂即回手亮刀，赶奔李英而来，此时李英早就下了楼啦，陆寅由后面追赶，李英纵上东墙，越墙而过，陆寅也就跟着追出来啦。李英在前，陆寅在后，出离了夹道，够奔东巷口，由东巷口李英引着陆寅，够奔东边的树林，来到树林的当中，李英扭项转身观看，就见后面的陆寅满面怒容，手提着钢刀，怒目相视，李英看他这个景况，并不着急，带笑说道："贤弟许久未见，别来无恙，近日贤弟采花的事业可好"？李英这句话，原是为教陆寅生气，不料想陆寅正在盛怒之下，今见着李英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今日单独的又让他看见，自知也瞒不过李英，气昂昂的向李英说道："小辈，李英，采花之事，乃是小太爷平生所好，难道说，你还敢多管吗"！李英见陆寅承认采花，自己更不着急啦，跟着说道："贤弟，既愿采花，为兄不敢多管，可有一件事，我可要问问兄弟你，此处旷野无人，四外树林陪伴着你我，我请问你云南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是你是我，兄弟你要是英雄，你可敢承认？你要不是英雄，你就不必承认，为兄我也就不问你啦，贤弟你要当面讲"。陆寅闻听李英这一篇话，又兼着是年青气壮，遂向李英说道："小辈你要问云南十八条命案，乃是小太爷所为，你敢把我怎样"！李英见陆寅承认，微然含笑说道："兄弟，你真敢承认，不妄你是陆氏门中的子弟，我真佩服你，好汉子，敢作敢当，可有一样儿，你作了案，因何

留下我的名姓，这件事我倒要领教领教”。陆寅闻听李英之言，气得将双睛一瞪，说道：“小辈你要问，留下你的名姓，皆因小太爷要报杀父之仇，在云南各处寻找于你，并无踪迹，我就是作案留你的名姓，也是为报仇雪恨”！李英闻听哑然而笑，说道：“兄弟你好糊涂，杀人作案，为的是报仇，难道说采花也为报仇雪恨吗？兄弟你真要是为报父仇，作下杀人的凶犯案件，写上李英的名姓，你为得是报杀父之仇，常言有句话，父债子还，李英只要见着兄弟你，咱弟兄将话说明，李英情愿投首到案，替兄弟你打这一场官司，贤弟你如今作的是，先奸后杀采花的案件，这一场官司我可不能当时替你打。我恐怕的是，死去先人被众人唾骂，你要让我替你打这场官司也行，没有别的，兄弟，你跟着我到一趟云南府，你在当堂承认采花，哥哥我情愿替你挨刀圆案，贤弟你想这个主意好不好”？陆寅闻听，不由得气冲牛斗，厉声说道：“姓李的，你满嘴里放屁，世界上没有那么糊涂的官，我当堂招认，叫你去挨刀，世上也没有这个理，今天咱们两个人，既然是遇上，这就叫狭路相逢，仇人见面，你想走，势比登天还难，今天小太爷非追却你的性命不可！你今天还想着活吗”？说着话，陆寅蹿过来，冲着李英脖项就是一刀，李英见刀临切近，并不还手，将身一闪，这一刀就没剁着，跟着又是一刀，李英又躲过去，一连着就是三刀，陆寅仍然举刀要剁，李英将刀换于右手，高声说道：“贤弟休要动手，我有几句言词，要对你讲”，陆寅瞪着双睛，说道：“有话你快说，不然小太爷可要你的性命”！李英向陆寅冷笑说道：“兄弟，我连让三刀，我并不还手，你可知道，我是何取意”？陆寅说道：“你是惧怕小太爷的刀法厉害，你不敢还手”，李英闻听，说道：“天下

人我全惧怕，我就是不怕兄弟你，所以头一刀我不还手，我让兄弟你个年青，想当年孩童厮守，一同长大成人，我比你大一岁，我是你的兄长，头一刀我让兄弟你个年青无知；这第二刀，让着你，皆因你父与我父八拜之交，共同患难，今你我两家先人俱都故去，我作兄长的不应当与你还手，只因我看在你故去先人的身上，让你这第二刀；第三一刀么，”李英说到这里，声音带着悲惨，说道：“也不在你我的身上，原因我顾全先人的遗命，只许你不仁，不准我不义，实指望成全贤弟你，我与你娶妻，家产如数奉还于你，以了先人的遗训，不料想你受旁人的煽惑，又作出这不才的案件，我总不能埋怨贤弟你，都是我遵先人的遗命，规谏于你，如今弟兄为仇，使前辈的先人在九泉之下不安，这就是我大大的不孝了”，说着话泪随声落，李英还要打算往下说，那心狠意毒的陆寅，那里肯听李英的金石良言，他反倒高声喊道：“小辈李英，你休多说，看刀！”说着话，纵过来又是一刀，李英见刀临近，遂说道：“兄弟我让你再一，再二”！，可不敢让你再三，再四，我可要得罪你了”！说着话，李英向右一蹉步，用了一个里剪腕，随着用了一个顺水推舟，陆寅跟着缩顶藏头，将身一转，用了一个退步撩阴刀，直奔李英剁下。李英用刀一截陆寅的手腕，跟着一撤身，两个人战在一处，各施所能，陆寅越动手，心中越有气，因为甚么呢？所以李英用的刀法，陆寅许多不认识的招数，不由得越想越有气：想当年我父故去之时，老匹夫李耀对我娘亲当面言明，他必将一世所有的绝艺，全都传授于我，到此如今看起来，老儿以先所说的话，原来俱都是假，还是真心传授他的儿子李英，若不然李英的刀招数我怎么会不认得呢！书中暗表，陆寅他净说他一面之词，

你不想想你若不下手行刺，老英雄岂不将绝艺尽都传授于你，这就是人不责己过。闲话少叙，单表陆寅越与李英动手，自己越暗自生气，又一想：若用刀法赢他，势比登天还难，不如用毒药镖将他结果性命，想到这里，摆刀向李英头顶便剁。李英见刀来得甚急，身形向左一闪，将要用刀剪腕，陆寅遂即撤刀，转身就走，李英那里肯舍，将然捋刀，上步要追，不料想陆寅，是暗藏毒计，他转身的时候，就把右手刀交左手，右手向腰间镖囊之内取镖，一转身冲着李英一抖手，这支镖打出来，直够奔李英的小腹。李英是贪功之过，刚说了一声，“你往那里走”！这支镖可就到啦，李英是闪躲不及，向左一斜身，虽然躲过小腹，右腿迎面上可就中了镖啦，李英就知不好，镖打在腿上，不觉甚疼，就觉着香火头烫的一般，李英便知是中了毒药镖，自己不敢恋战，将右手刀交与左手，用右手扶着腿上这支镖，一下腰够奔正北的树林而来。陆寅见这一镖成功，他并不追赶，面向北一阵狂笑，口中说道：“本当将你结果性命，便宜你，让你落个全尸而死”！陆寅话虽是这么说，心中十分痛恨，准知道这一镖打中了李英，他一定准是活不了，若要赶上给他一刀，岂不是死得叫他痛快，莫若让他带着这支镖，毒气一发散开了，他也是动不了，等到明天有了过往的行人，看见他报于官人，将他拿到官府，教他打了这场官司，天到正午，毒气归心，他也得死，自己是这个主意。陆寅打算回店取自己包裹，连夜回归陆家堡，明天约同陆丰到常德府，再打听李英生死存亡，为是看着李英死后，他可就报了仇，趁了心愿。自己拿定了主意，趁着夜晚，暗自回店，取了包裹，连夜回归陆家堡，将此事报与陆丰知道。第二天他与陆丰起身，二人够奔常德府北关外，算

计李英不是叫官人拿到衙署之内，也得死在道路之上，二人为的是到这里寻找李英的死尸，赶到来在常德府北关，不但没看见李英，连李英的踪迹也没找着。他那里知道，俗语有句话“人叫人死人不死，天叫人死有何难”，李英可巧就逃至白洁练武的那个树林，叫白洁救至家中医治镖伤，陆寅那里想得到哇！陆寅在北关外没见着李英的死尸，他心里可就拿不定主意啦，这才与陆丰一商议：“恐怕李英遇救，日后必要找寻于我，报仇雪恨，这个事可怎么办”？陆丰一想，兄弟说的话也对，这才跟陆寅商议：“咱们回家收拾包裹，在外面创荡几年，再回家也把这个事情过去啦”，陆寅听陆丰之言，这话说的也对，哥儿俩这才商议好了，弟兄二人仍然回陆家堡家中，带好了路费，由家中起身，创荡江湖绿林道，在外面所作的事，无非是寻花问柳，采花作案，不行人道，一转眼就是三年多，这才归家。

陆寅在外头这几年的工夫，得了一个外号，皆因这小子心意狠毒，人送给他外号，叫展翅弥猴。这哥儿俩，回到家中住了几日，打算到常德府，哥儿俩听两天戏，逛几日，弟兄二人商议好了，各自收拾包裹兵刃，由家中起身，一早来到常德府，弟兄二人商议，打算找饭馆，用完了早饭，再找解闷的所在。将进常德府，就见街巷之中，三三两两纷纷议论，就仿佛有甚么新闻似的，陆寅不知道是甚么事，叫陆丰站住，“我去打听打听，有甚么热闹，咱们好去看看”。及至自己来到谈话的人群之中，侧耳一听，不听则可，这一听，可吓了个胆裂魂飞。原来就是白洁昨天在西门外帮场子，被捕到案，今日早晨由金眼鹰孙亮，押着够奔云南圆案的事，街巷上拿着这件事，当新闻的谈论。陆寅所听明白了，这才冲

着陆丰一递眼色，弟兄二人够奔南门里的城根僻净之处，陆丰看四外无人，这才问道："兄弟，有甚么事，你这样的机密"？陆寅这才低言把方才探听的事，对陆丰说了一遍，复又说道："怨不得你我来到北关寻找李英死尸不见，原来是教这个姓白的白洁救到家中，医治他的镖伤，李英把武术传授于他，他在西门外献艺，才被云南府的班头孙亮当场捕获，今日清晨押往云南圆案，兄长你请想，三年前要没有这个姓白的搭救李英，李英岂不早死多时？分明这个姓白的白洁，就是你我的对头，我打算与兄长你商议，今日清晨起解，谅他们走之不远，我与兄长趁此追赶，连这个办案的同姓白的，一同将他结果性命，然后再找李英报仇雪恨，兄长您想这么办好不好"？陆丰闻听，点头说道："这个主意倒是很好，我有一个僻静的所在，地名叫菩提寺，乃是一座破庙，甚是僻静，我带着兄弟你，抄路走小道，咱们先到菩提寺，等候，他们囚车未定到的了，那个地方幽僻之极，正好下手"。陆寅说道："兄长所言甚是，咱们事不宜迟，就此起身前往"，两个人商议已定，出了南门，陆丰在前，陆寅在后，直奔菩提寺而来。这座菩提寺离常德府相隔不到四十里，他们又搭着走得是抄路的小道，以至离菩提寺相隔不远，这个天可就阴匀啦，滴滴点点可就下起雨来啦。赶到菩提寺，陆寅一看，果然是座破庙，四外群墙，全都塌啦，原来是坐北向南，紧挨着大道，穿堂的山门，迎面供着弥陀佛，大概后面供着必是韦驼，里面还有一层殿，也都是残破不堪的样子，两个人紧走，进了山门，打算在此避雨，可巧又是东南风，这个雨点被风往山门里头刮的甚急。陆寅向陆丰说道："兄弟，咱们哥儿俩的运气不好，找个避雨的地方，都不行"，陆丰说道："不要紧，咱

们两个人把香炉搬下来，上供桌上边去，雨可就淋不着啦”，陆寅一看，说的也倒很好。于是二人上了供桌，两个人商议，换衣裳，这两个人把长大的衣服脱去，陆寅将刀背于背后，长大的衣服包在包裹之内，往身上一围，陆丰打开包裹早把毒蒺藜锤取出来，长大的衣服包好，将包裹系在背后，两个人坐在供桌之上。陆寅心急，恨不能当时囚车到此，伸手将白洁、孙亮结果性命，方解心头之恨，遂向陆丰说道：“兄长，我想囚车此时恐怕过去了吧？若不然等了这么大的工夫，怎么还不来呢”？陆丰闻听，带笑说道：“兄弟你是心急之故，这囚车又赶上天气，遇上了雨，更不能快啦。你别忙，等一会就得来，怎么着也越不过这个地方去。再者说，他们起解的时候，跟咱们前后脚，差不了多大的工夫，咱们又走的是抄路的小道，决意他们过不去，等人心急，那是不成的，你要是闷的慌，我有个主意，又可以解闷，又免得你等着心内不耐烦”。陆寅问道：“兄长，怎么个解闷之法”？陆丰接着说道：“前次你与我所说的结仇原因，不过你说的是个大概，今天也没有事，此处又没有人，不过是古庙荒村，外面下着雨，你把你父当初如何遇害，你怎么与李耀老儿为仇作对，可以从头至尾细说与我听听”。陆寅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声，遂把当初为仇之事，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遍，这也是神差鬼使，他们两个人那里说不了，单独跑到神圣之前，供桌之上，背叙结仇的原因，这可称得起报应循环，神目如电，常言有句话，“路上说话，草里有人听”，岂不防隔墙有耳。

他们两个人只顾谈话，未提防在弥勒佛后面，韦驮爷供桌头里，有一位仙长打坐，这位非是平常之人，乃是一位剑客，此人姓庄，双名道勤，江湖人称太虚上人，此人乃是云

南八卦九宫连环堡，后山有一座朝天峰，上面有一座朝阳观，这位乃是得道的高人，他本是前山庄主李昆李太极，逍遥叟混元侠的业师。连这座朝阳观都是李昆修盖的，为的是恩师养静之所，只因仙长不愿意看李昆在前山滥交匪人，如今前山又出了盗国家之宝鸳鸯镯的二寇，仙长得知此事，出家人不贪是非之场，自己这才叫道童把驴备好，带上自己心头所爱的一口宝剑，名曰落叶秋风扫，又带上应用的物件，出离朝阳观，顺着朝天峰的后山，下得山来，打算云游天下，在各处访道，在路途之上，不过是游山玩景，寻访道德高的人，非只一日。这一日行至在常德府的地面，离菩提寺不远，这个天气可就阴啦，正行之间，天阴得很沉，形如墨染，不住的雨星儿乱飞，老剑客庄道勤一看不好，雨要下起来，赶紧催驴，自己怕把衣服淋湿了，出家人本是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心中正然着急，可巧有一座坐北向南的破庙，仙长来在庙前，举目观看。山门上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的是菩提寺，四围群墙坍蹋，只好在山门避雨，赶紧下驴，牵着驴进了山门，一看迎着面供着弥勒佛，神桌的前面又不能避雨，皆因东南风，把雨点吹进了山门，只可牵着驴绕在弥勒佛的背后，用目一看，面向里供着的护法韦陀，仙长把驴拉至在山门之后，拴在迎面正殿的柱子上。一看大殿之内，仍然不能避雨，皆因大殿房顶子上俱是窟窿，透着天，后山墙已然由外面塌下半壁，自己只得转身够奔甬路，顺着甬路来到山门韦陀爷宝座之下，自己将地下的尘土撣了一撣，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就在一闭目这工夫，耳中就听见雨声甚急，睁睛一看，见自己的毛驴，在大殿廊子上拴着，不致叫雨淋着，又见甬路两旁的细草青青，庙宇内又没有东西的配殿，不过是两旁的

颓垣残砖堆叠，相趁着细雨纷飞。仙长正自观看庙内的雨景，猛听得山门外有脚步声音，就听有人说道："怎么那么巧，又赶上雨啦，这里面还是不能避雨"，又听有一人说道："咱们上供桌上去，里边就淋不着啦"！就听有上供桌的声音，又听有人说道："咱们把兵刃预备好了，将身上收拾利便"。又听兵刃的响声。仙长虽然听见，仍然是打坐不动。就听二人在供桌之上说话，说道："大哥，姓白的他们要是来了，我先把这个姓白的白洁结果性命，您再把那个孙亮一锤打死，然后咱们再找那个李英报仇雪恨，就怕那办案的与那囚车不从此处经过"，又听有一人说话："兄弟，你说这些话真没有的事，要按你这么一说，就仿佛他们能掐会算一样，真要是能够想的到你在这里，那么他就想不到我陆丰帮着你报仇吗"？仙长打着坐听前面所说的话，就明白他二人是要报仇雪恨，但不知是跟谁有仇？正在思想之际，就听见前面说等人等的着急，又听那个人说，叫他说说当初结仇的原因，又听咳了一声，说起当初结仇之事。仙长在后面听的是真而且真，仙长这才明白：原来是云南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两个淫贼，还要在此劫杀好人，自己不由得心中一动：似此两个万恶之人，世界上岂能容留，不如由驴上取下宝剑，将他二人结果性命，俗语说，"诛恶人既是善念"，自己又一转想：他二人所作的恶事，自有他们的恶报，我何必与此二人结来世之冤，自有他们的因果报应，我虽在此避雨，没想到此处变了事非之场，我何必在此贪恋，莫若走去的为是。想到此处，轻轻站起身来，顺着甬路够奔大殿，来到大殿廊沿下，把驴解下来，牵着驴顺着东面坍塌破墙乱砖堆上出去，到了平坦之地，此时这个雨可就不大甚下啦，仙长这才手扶驴背，跨在毛驴之上，顺

着大道，向正东走下来了。行走约有半里之遥，就见北边坟茔之内，有人动手，正在仇杀恶战之际，仙长举目一看，虽然不认得李英，可认得孙亮，知道他是八班总役，又想起方才两个淫贼说的话，与孙亮动手的这个不问可知，必是李英，那一个形同囚犯的，必是白洁，自己本不愿意多管闲事，此次由庙内出来，为得是躲避闲事闲非，没想到这个事又让我遇见。自己本不愿意多管，无奈看他二人仇杀恶战，情形可悯，这可称得起作案杀人者，逍遥法外，被屈含冤之人倒在此拚命相争。自己想到这里，万般无奈，遂把毛驴停住，由驴上跳下来，擎着铁拂尘蹿进树林，与两下排解，若不然仙长进得坟茔之内，先问白洁泥，叫白洁说他的始末根由，白洁将自己原由说了一遍。仙长这才叫李英说他当初结仇的原因，李英是先不肯说，若说出来恐怕与故去的先人脸上无光，被仙长用言所挤，不得已对孙亮将当年结仇的情由，细说了一遍。孙亮这才知道，此案非是李英所作，乃是陆丰陆寅所为，案中没有白洁，白洁不过是被李英牵连在内，孙亮这才听明白了。孙亮既然是听明白了，坟头后边的二位也就听明白了。贝勒爷在坟后又听仙长说道："李英、孙亮你们二人愿意当时了结，不过白洁被屈含冤，不过他的事都在你身上啦。孙亮，你把他带回常德府，保释归家。李英他原是案中人，你们两个人谁也脱离不了这个关系，就叫李英帮着你捉拿云南的要犯，你若愿意，我指给你们一条明路，由此不过半里，必然教你们遇的着原凶正犯，你若愿意，就这么办，你若不愿意，有你们事在，贫道不管"。孙亮闻听，焉有不愿意之理，遂向仙长说道："仙长既肯慈悲，我们是求之不得，望仙长指示明白。仙长听孙亮之言，遂说道："我乃云游的道士，就把

自己方才在菩提寺庙内避雨，暗听二寇的言语，从头至尾，又细说了一遍，将话说完，遂用手向西一指，说道："由此不远往西不过半里，便是菩提寺，他二人在那里等候劫车杀命，可巧被我在暗中听见，只因我方才行至此处，我看你们二人的景况，与他二人所说相同，不料果然真是。皆因我不肯坐观你们仇杀恶战，我才先问明你们的来历，然后我才将事透露与你们三人，你们三个人还不趁此前往，等待何时？倘若迟慢，恐怕事中生变"。孙亮闻听，遂向李英说道："听仙长之言，现下我才知道阁下被屈含冤，如今仙长指引你我明白，阁下可肯协力相助"？李英闻听，遂向孙亮说道："班头，这你才知道作案不是我呀！这我也难怪你，谁让他作案写我的名字呢，若要拿不着此二人，我也难以洗净清白之身，就是拿住他们两个人，我也得跟着你到云南一同当堂圆案，我焉有不帮助你之理"。孙亮闻听，喜出望外，遂向仙长说道："咱们是回头再谢"，三个人就此前往。于是李英白洁跟随孙亮够奔正西去了，仙长看着他三人够奔菩提寺而去，口中念道："无量佛，善哉，善哉"。

一转身出离树林，来在自己的毛驴的旁边，伸手拉丝缰，将要上驴，猛听后面有人说道："仙长留步，小可要领教仙长贵山，贵观，法号"，仙长闻听，扭项观看，原来是个庄家人打扮，细一看把仙长吓了一跳，就见他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足下白高桶袜子，穿着两只大洒鞋，外罩一件蓝粗布大褂，又肥又大，腰中系着一根绒绳，往脸上看，红紫的脸堂，二目炯炯，意态惊人。书中暗表，非是别人，正是童林童海川，只因他与贝勒爷在坟后暗中，偷听这位仙长与他们解和此事，成全他们三个人，到菩提寺捉拿云

南作案的要犯，皆因他们三个人情急之故，未能领教仙长的名姓，童林暗地替他们三个人后悔，若要是我童林，不但请问仙长姓名，还求仙长协力相助。只因童林看这位仙长，举动行为飘洒若仙，此位非剑即侠，谅淫贼难以逍遥法外，可惜他们三个人，遇见高人交臂失之，实为可惜，童林这才把双钺交与贝勒爷，并与贝勒爷说明自已的本意。贝勒爷听童林之言，点头说道："理应如是，那么着你就前去领教"，童林这才由坟茔后面转过来，出离了坟茔，高声言道："请仙长留步"，仙长闻听，回头看，原来是一个庄家人，细一看，童林目光炯炯，早看出童林是条英雄好汉，仙长稽首，口念"无量佛"，说道："阁下唤我有何事，当面请讲"，童林赶紧答言，说道："仙长若问，小可方才在坟后休息，听仙长您发慈悲之心，与他两造解和，他们应当请教仙长贵姓高名，日后可以搭报，也是他们粗心，又兼着情急之故，不才小子，我见仙长鹤发童颜，必是道德的高人，小子斗胆请问仙长贵山贵观，与法号，望仙长示下，小子愿闻"。仙长将话听完，上下打量童林，遂说道："我还未请教阁下贵姓高名，仙乡何处"？童林接着赶紧答言，说道："仙长若问，在下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姓童名林，草字海川"。仙长闻听，倒吃了一惊，心中暗想：不怨古人有云，"怕事躲事不生事自然无事，平心守心不劳心何等放心"，只因我多管人家闲事，两个淫贼的案子犯不了，我的案子要犯，幸亏好，童林不认识我庄道勤，他若是认识我，知道我是李昆的业师，要把我揪住，与我要盗宝的二寇，那可让我怎么办？仙长正然思想，就听童林又问道："请仙长将法号示下"，仙长赶紧答言，说道："我住云南大山，有三间草观，人称我为无知的野道"，说着

话认镫上驴，向正东走下去了。童林还要再问，见仙长已去，正在出神这么个功夫，就见贝勒爷由坟地里出来，拿着童林的那个包裹，口中说道："海川，你可问过了仙长的名姓"？童林遂向贝勒爷说道："方才已然问过，他说他是云南大山，上面有三间草观，人称他为无知的野道"，贝勒爷含笑摇头说道："你这个人真好哄，这位仙长必是高人，不肯轻说自己的名姓，看起来真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且问你，你看方才这个样子，若要到了正西菩提寺，可能当场将两个淫寇捕获吗"？童林摇着头说道："不准怎么样，适方才听李英所言，这两个贼人能为也不软，未必准能手到擒来"，贝勒爷听着向童林点头说道："既然如是，你我何不前去看看，方才我听那李英说，那两个人所作的事，实在可恶，我是深恨那两个人的行为，倘若他们拿不了那两个贼人，你可以帮助他们捉拿二贼，"童林看着贝勒爷说道："话虽如此说，爷您的病体将愈，岂能随着我奔驰"，贝勒爷说道："这个事，理当见义勇为，我并不劳苦，咱们就此前往"。说着话，贝勒爷在前，童林由贝勒爷手内接过双钺，迈步向前行走，贝勒爷反倒落在后面，跟着童林连颠带跑，果然不到半里之遥，在道旁北面有一座破庙，相离不远，就听里面有兵刃的声音。童林听里面动手，可就不顾贝勒爷啦，手擎双钺，来到塌了的墙壁外，举目向里面观看，就见里面仇杀恶战，打在一处。

书中代表，方才李英、孙亮、白洁三个人一直够奔正面，来到菩提寺门前，举目望山门内一看，只望与兄弟陆寅相逢见面，以至往里面一看，可把李英吓了一跳，一看里面并没有二寇的踪迹，后面的孙亮也是一怔，李英扭项冲孙亮摆手，先看了看供桌上的痕迹，然后手提钢刀转过了弥勒佛，向里

面一看，这才放心。原来陆寅陆丰这两个人，在供桌上等的工夫大啦，现在雨也住啦，陆寅心中着急，由供桌上跳下来，够奔后面，陆丰由供桌上下来，跟着陆寅也要到里面看看，他们两个人转过弥勒佛，到里面院内一看，当中的甬路，两边的青草，迎面大殿，残破的不像样子啦，惟有大殿台阶石青滑可爱，两个人坐在台阶石上，将兵刃放在身边，两个人正自谈话。就在这个工夫，李英他们由外面进来，李英看见陆寅在此，心自然是放下去啦。陆寅看见李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随手擎兵刃，用左手一指李英，向陆丰说道："兄长，这就是李英，可别放走了他"！此时陆丰早将皮手套带好，掌中托着一对毒蒺藜锤，过去打算要动手。李英见他二人来式凶猛，反倒不着急，将刀交与左手，冲着陆寅一抱拳说道："贤弟，自从前次你赠我一镖，至今三年之久，咱弟兄未能晤面，兄弟你别来无恙"？说着话，回头看了看孙亮，用手一指陆寅，向孙亮说道："这就是我兄弟陆寅"，又冲着陆寅说道："这位就是云南八班总辑，捉拿你我弟兄的班头，三年前你我弟兄夜间，在北关外树林之内，接谈的时候，不过是夜静更深，又在旷野树林之内，无非就是咱们两个人，你敢承认云南命案是你作的，今日当着办案的班头在此，你也敢承认吗"？陆寅见着李英，本来他就气冲了牛斗，今听李英拿话一激他，遂厉声说道："云南十八条命案，乃是小太爷所为，就是有办案的班头，小太爷也是不惧"。李英闻听陆寅之言，回过头来含笑，向孙亮说道："班头，难道说你就会拿我呀"！此时孙亮听见陆寅承认云南十八条命案，是他所作，把孙亮气坏了！又想起因为他全家在牢狱待质，都为他身上所起，今天听李英这一问，又是羞惭，大喊一声："小辈陆寅，今日官

司你打了吧”！话言未了，蹿过去冲着陆寅胸膛就是一枪，陆寅并不答言，将身形向左一闪，用雁翎刀向枪上一搭，跟着往里一推，这一招叫寻风扫叶，刀刃直奔孙亮的哽嗓，孙亮随急将枪往回一撤，往上一搬，使了一招秀女抱琵琶，陆寅往回一撤刀，孙亮趁他一撤刀，跟着孙亮往下一摔枪，这一招叫迎风劈柳，陆寅将身形向右一闪，跟着一换式，这两个就在甬路的东面青草之上，拚着命的这一场恶战。单表李英、别看方才与陆寅说话那么和气，跟陆丰说话可就是不这样啦，手中擎着刀，用刀一指陆丰，怒目相视，恶狠狠的说道：“小辈陆丰，我兄弟陆寅他原本是清白的好人，你是他的叔伯兄长，你帮着他找我，报仇雪恨，我不恼你，你不应当引诱我兄弟陆寅归于下流，作了采花的淫贼！我很好的兄弟，被你引诱的身名俱败，闹得我们对不起前辈的先人，此仇我焉能不报，你还不把首级献于我的面前”！说着话，纵过来就是一刀，陆丰被李英说得情亏理短，羞恼成怒，见刀临切近，遂将身形向右一闪，用左手锤向李英手腕上一砸，右手练子锤一抖，直奔李英胸前，这一招叫作恶狼掏心，李英见锤临近，往回一撤刀，身形向右一闪，双手抱刀，奔陆丰脖项便刺，陆丰往回一撤锤，李英的刀随手一转，身形往下一矮，刀尖冲着陆丰胸膛就划，陆丰遂急撤步，跟着换式，两个人也就杀在一处。李英恨不能用刀将陆丰劈为两段，方解心头之恨，怎奈陆丰这对锤，上下翻飞，他们两个人虽然动手，惟有白玉如徒手，并无兵刃，看见两旁边塌的砖头很多，白玉如下腰捡了两块砖头，围着陆丰来回乱转，只要是陆丰这小子，一个不留神漏了空，白洁由后面就给一砖，陆丰一面动手，一面还得留神白洁。再说东面陆寅与孙亮动手，别看陆寅他是

采花的淫贼，他刀的招数，乃是李英他父亲亲传，要与孙亮动手，可就显出陆寅的刀法精奇来啦。孙亮本打算捉拿陆寅，无奈自己这条枪敌不过陆寅的刀，只得且战且退，退来退去，已然快退到东边破墙乱砖堆的旁边，陆寅的刀使了个反臂撩阴，向孙亮的裆下而来。孙亮只得双手抱枪往下一劫，没想到陆寅的刀往回一撤，跟着一转身，这一刀名叫反臂劈丝，直奔孙亮头顶劈来，孙亮双手托枪往上一架，这一招名叫架顶，只往上一架，一个没留神，脚底下是穿着千层底洒鞋，又搭着青草上刚下的雨，脚底下一用力，就觉着脚底下一滑，孙亮站立不稳，身形往后一仰，整个摔了一个仰面朝天。陆寅见孙亮摔倒，跟着举刀要剁，就在这个工夫，可巧童林赶到，童林若要再晚来一时，孙亮可就坏了金眼鹰就变成死鹰了，可巧童林怀抱双钺，脚登砖堆往里观看，就见孙亮躺在地下，见一人举刀，正在要剁之际，童林不由得一声喊嚷，说道："小辈休要伤人！待我来拿你"。说着话，先冲孙亮用右手钺一摆，那明是打手式，让孙亮躲开，孙亮一咕噜身，童林趁贼人一发怔，这个时候，脚登砖堆，身形往里一纵，用左手钺冲贼人面门一指，陆寅将要往回撤刀，童林右手钺趁着这个时候，由自己肘下穿来，照定陆寅手腕便刺，陆寅只可往回一退身，未提防童林上面的招数，原是一恍他的眼，随着一矮身，底下用了一个偏踩卧牛腿，这一腿正踹在陆寅的右腿迎面骨上，陆寅打算站着，那可不行啦，身形向后一仰，翻身栽倒，将刀撤手。童林跟着一换腰，怀中抱月式，向前观看，此时陆寅早就被孙亮绳捆二背，皆因陆寅躺下时候，孙亮可就爬起来啦，孙亮急忙向前用手一扣陆寅的脚面，左手一拧他的连脚骨，陆寅可就翻过来啦，爬伏在地，孙亮趁式解陆寅的绒

绳，可就把他当时捆绑，四马倒攒蹄的样式。孙亮随手捡枪，刚要请问童林贵姓高名，童林冲孙亮摆手说道："拿贼要紧"！孙亮提枪将要帮着李英动手，那里知道，陆丰陆松坡乃是个久经大敌的一个大贼，孙亮正与陆寅动手，那个时候，陆丰准知道今天仇是报啦，他偷眼观看，见孙亮不是陆寅的敌手，他这才放心，抖精神打算与李英决一胜负，没想到由东面砖堆上蹿过一个老赶，搭救了孙亮，反倒把陆寅当场捕获。自己看见陆寅被擒，可就大失所望了，若要在此恋战，不免有被擒之祸，不如趁此逃走，遂将练子毒棘藜锤向李英一抡，这一招儿名叫梨花落瓣，身形向西一纵，脚登砖堆将要往外蹿，猛听脑袋后头一物带风，赶紧把头一低，只听叭嚓的一声，原来是白玉如由后面砍了他一块半头砖，幸而由头顶上过去，没砍着，这一下子把小子吓了个亡魂皆冒，随即一纵身，蹿出庙外，向正西逃下去了。

后面李英焉肯容他脱逃，高声喊道："小辈休要逃走，还不就绑，等待何时"！李英与白洁追下陆丰去了。单表得是孙亮正拟手提花枪，要帮着李英动手拿贼，一看陆丰他逃脱性命，李英、白洁他二人追下去了，自己可就不敢追啦，皆因有拿获的陆寅差使在此，还是看守这一股差使要紧，一转身打算要问问这位救命的恩人姓字名谁，就见被擒的陆寅与恩人在那里说话。陆寅此时虽然被获遭擒，他的心中余怒尚自未消，本来正要将孙亮结果性命，忽由外面进来这个人，搭救孙亮，我反倒被获，我连这个人的模样，也没看准，自己想到这里，扭项抬头一看，就见在旁边站着一人，虽然是威风凛凛，却是庄家的打扮。心中暗想，不由得好生难过：我若要叫办案的把我拿住，我也不妄栽那么一场官司，我怎么

单叫乡下的老赶把我拿住了呢？我真透着有点冤。看着童林，向童林问道："朋友，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帮着办案的把我拿住，你姓甚么？叫甚么"？童林闻听，一阵冷笑，左手抱着双钺，右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儿，"你要问我，我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在下"，陆寅闻听看了看童林，口中说道："得啦，我算认了命啦，我总算不白栽这一场官司，倒是被侠客把我拿住啦"，童林听陆寅之言，将要与他讲话，就听东边有人说道："海川，怎么样？拿住了没有"？童林扭项一看，原来是贝勒爷，手中拿着一块包袱，跑的满面汗流，气喘长吁，皆因贝勒爷跟着童林后边跑，那焉能追的上童林呢！紧一阵，慢一阵，跑的浑身是汗，虽然是出了点汗，把感冒风寒可好啦。来到庙的东边，顺着砖堆走进来，见童林与被擒之人，在那里说话，贝勒爷这才问道："怎么样，拿住了没有"？童林这才回头观看，是贝勒爷，遂说道："贝勒爷，拿住的还是原凶正犯"，遂说道："很好，我算计这小子就跑不了，所作的事，实在太恶啦"。童林将要与贝勒爷说话，就见金眼鹰孙亮冲着童林抛枪跪倒，口中说道："错非侠客爷到此，焉有孙亮的性命，我这里与您老人家叩头啦"，童林过去，伸手相搀，遂说道："老班头，不要行礼，谁让我们赶上了呢，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孙亮随着站起身形，又向童林问道："原来这位是一位贝勒爷，快快与小人引见引见吧"，童林听孙亮之言，自己一想，方才说话失口，若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侠客呢，自己虽然是后悔，到此时也就不能不与贝勒爷引见啦，遂用手一指贝勒爷说道："这是我家哆 啰 贝勒，他老人家姓胤，单字名祯。"孙亮闻听，赶紧过去跪倒叩头，说道："原来爷大驾到此，恕过下役猛撞

之罪”，贝勒爷伸手把他搀起来，将要与他说话，就在这个工夫，白洁、李英由西面走进来。孙亮听西边有脚步声音，扭项观看，原来是他们二人，说道：“陆丰怎么样，拿住了没有”？李英叹了一口气，说道：“咳，我与白洁堪可追上这小子，可巧前面有一座竹塘，这小了钻竹塘逃走，我们也无法捉拿，只得赶紧回来，方才帮着我们拿住陆寅的这位爷台是谁”？孙亮将话听完，赶紧摆手，把李英、白洁二人叫过来，与贝勒爷相见，行礼已毕，各人道了名姓，在旁边一站。童林这才向孙亮说道：“我们的事你们也不必问，你们的事情也不必说，皆因我们在坟后头休息，你们两造的事情我们全听明白啦，你是一个当马快班头的，从今后，再办案的时候，可要细心，当这个差使也要留德，你顶好将拿获的贼人带往常德挂号，把白洁冤屈之事向本府说明，保释还家，你与李英再押着差使奔云南圆案，你们是赶紧快走，我与贝勒爷还要赶路哪”！孙亮只得唯唯听命，当面告辞。此时李英向孙亮说道：“拿住的不是外人，这是我的兄弟，还是我抗着他为对，别看我兄弟不疼我，我还得疼我兄弟”，说着话转身蹲在陆寅的面前，口中说道：“贤弟，你也有今日呀！这句话并非是为兄趁愿，皆因贤弟你当初年幼知识未开，那时是我良言相劝，兄弟你是执意的不听，我怕的是邻右耻笑你我的先人，我为的是顾全老前辈的名誉起见。不料想你与我一定的为仇，你才投奔陆丰的家中，你只望借他的势力与我作对，你岂不知他是个匪人，又兼着兄弟你年幼性情不稳，受他的引诱之害，到如今被获遭擒，只落得名誉丧尽，随着性命难保，到如今为兄实在难以搭救与你，你身犯的是国家的王法。贤弟，你丧命并非丧在李英之手，实在丧在陆丰的手内，事到如今，哥

哥没有别的主意，无非尽你我弟兄的情肠，由此够奔云南，沿途之上，决不能让贤弟你受半点的委屈，这就是为兄的寸心。若到了云南府，当堂之上官事可是你自己打去，我可替不了你”。陆寅听罢李英这一片言词，眼看着李英，点了一点头，说道：“兄长，你老人家也不必往下说啦，事情到这个地步，我自己也明白谁是好人，谁是歹人，总是我年青无知，祸由自招，我这个时候就是悔恨当初，我也追悔不及，这是我身犯王法，罪所应得，理而当行。官事我自己布置，您就在沿途这一照应我，总算看在我先人的面上，我就很感激不尽，事已至此，请兄长放心，我到了云南府当堂之上，把所作的案件，俱一一承认，决不能叫兄长受丝毫的牵连，这就是小弟我的本意。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头一件，我父母坟茔之前，望兄长多多的照看，第二件，请兄长协助班头孙亮，拿住我叔伯哥哥陆丰，一同归案，就是小弟项上餐刀，死也瞑目甘心”。李英听陆寅之言，不由得心内发酸，珠泪夺眶而出，遂说道：“贤弟，不必嘱咐，此乃为兄心内之事，誓必达到目的，此时咱们也该走啦”。说话间，与童林、贝勒爷告辞，伸手抗起陆寅，皆同孙亮白洁一同由庙里起身。

只顾李英扛着陆寅，他们一走不要紧，童林不由得一阵心中难过，因为的是甚么呢？只皆因童林看着人家办案，倒有个拿住的时候，惟独自己奉旨捕盗，抛父母远离家乡，海角天涯，捉拿盗宝的二寇，到如今，连个踪影也没看见，自己这个时候与孙亮同病相怜，焉能有个不难过呢？童林看见他们走，不由得站在那里发怔，其实贝勒爷在旁边早就看出来啦，也是替童林暗中难过，只得用言语相岔，叫道：“海川，事情也完啦，咱们也该走啦”。童林听贝勒爷呼唤，这才明白，

方才是自己发愣，遂向贝勒爷说道：“虽然如是，咱们就此起身”，说着话，由贝勒爷手中把包袱接过来，将兵刃包好，爷儿两个出离了菩提寺的山门，往西行走。走了不远，贝勒爷自觉着身体有些个不爽，遂向童林说道：“海川，方才我追赶你出了一身汗，倒觉着身上很舒服，就是我方才站在山门的房檐底下，我只顾听李英与陆寅说话，我就忘了房檐底下一阵阵的凉风，此时汗可是没有啦，大概我是教风冒住啦，此时我身体不大好受”。童林看贝勒爷这个样儿，明知道又受了感冒，只得向贝勒爷说道：“您老人家既然身体不爽，不如咱们早些住店，请一个医生吃点药，与您发散发散”，贝勒爷闻言点头，于是爷儿两个找了一个镇店。这个镇店，名叫长乐镇，找了一家大店住下，求店家请了一位医生，开了一个药方子，打了药来，药煎得了，吃下去，在当天的晚晌，果然出了点汗，贝勒爷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倒觉着身上松快。童林见贝勒爷病症稍为好一点，可就没敢起身，就在店内又住了一天，顶到第三天头上，贝勒爷的病可就大痊愈啦，童林叫过店家来，算过了店饭帐，爷儿两个由店内起身。出离了长乐镇向西南而行，走的时候天可不早啦，又走出三十多里地，前面一片旱竹，两边对面的竹塘，当中的大道，这一片竹子还是真不少，此时天也就不到正午，将走至在竹塘的当中，童林猛听得正西之上，有喊叫救人的声音，遂向贝勒爷说道：“我看见这一片竹子就凶险，此处又僻静无人，果然真有劫路的啦，贝勒爷您先在南边竹子里头，躲避躲避，待我观看，好搭救被劫之人”。贝勒爷只得分着竹子进南边竹塘，童林往地下一蹲，拢住了眼神，向正西观看。就见由正西慌慌张张跑了来一个年迈的老人，看年岁有六十多岁，身上穿

半截的蓝布大褂，里边白粗布裤褂，白袜青皂鞋，光头未戴帽，在肩头上背着一个大蓝包裹，跑的喘吁吁，两眼发直，口内喊道："了不得啦，有了路劫啦，救人哪，救人"！又见后面有一人向前追赶，这个人身量不高，身上穿白粗布的裤褂，足下白袜洒鞋，往脸上一看，白生生的一张脸面，尖头顶，脑袋上很亮，钱儿大的一个小辫，两道细眉毛，好像两道青岗，小圆眼睛，大鼻子头，薄片咀，微有几根髭须，手中拿着一口匕首尖刃，他在后面赶的，口中也叫喊救人。童林细一看，认识这小子，非是别人，就是由镖局子赶出去的那个白亮，外号叫蝎虎子。童林一见他，不由得生气，心中想：到了狗改不了吃屎，他又在此断道劫财，我今天岂能饶他。书中暗表，白亮怎么又想起在此作路劫的买卖来啦？只因前者在镖局子里，被北侠赶出镖局子，镇东侠赏了他二十两银子，教他作小本经营。诸公请想，他在镖局子里头，吃的惯惯的，喝的惯惯的，小本经营他那里作的下去，他打算投奔云南八卦山，面见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在那里讨个事情倒可以能作。这小子心术不好，可巧走至在前面，住在店内，夜晚遇见人家店内客人赌钱，这小子原先在镖局子里头他就好赌，看见人家赌钱，他焉有不馋的道理？他与人家客人商议好了，凑在一块聚赌，整整耍了一宵，顶到天亮啦，二十两银子也输完了，自己原有的几个钱，也全输啦。这才万般无奈，到了第二天由店里出来的时候，分文皆无，一着急，这才想出那么一个法子，来在这竹塘断路劫财，等了一早晨也没有过往行人，可巧有一个本地卖估衣的张老，年纪也有六十多岁，背着一包裹估衣，打算到乡间去卖，正行至在竹塘大道之上，被白亮看见。白亮看见这个包裹里头衣裳不少，若要是劫到手

里头，可以卖钱几个作路费，够奔八卦山面见四庄王，好求个门路。自己想到这里，容老头子背着包裹走过去，白亮顺着竹塘蹿出来，亮出匕首尖刀，由后面对准老头子的脖项就是一刀，卖估衣老头子正走的好好的，听着由后面有人奔他来啦，老头子是一害怕，一缩脖子，转身往后一瞧，这就是卖估衣的命不当绝，白亮这一刀，正剁在老头子背着的包裹上。卖估衣的张老看见是路劫，吓了个胆裂魂飞，撒腿就跑，口中不住的喊叫："救人"，白亮一看，这一刀砍在包裹上啦，他背着包裹跑，心说：你还能跑出多远，遂在后面追下来，口中也不住的喊："救人"，他只顾喊救人啦，他可就没留神在南边竹塘边上蹲着一个人，此人非是别人，就是童林童海川。皆因童林看见白亮在此断道，先请贝勒爷在竹塘里面躲避躲避，自己蹲在竹塘的边上，先把这个背包裹的老者放过去，等白亮来到面前，将身形向前一纵，探臂膀用手一捋白亮的腿，这小子的乐可就大啦！身形向前一栽，整个的来了嘴啃地，刀也撒了手啦，白亮打算往起爬，那焉得能够，童林赶过来，在他的屁股上一脚，白亮仍然扒伏在就地，童林随将右掌举起，对准白亮的脑后就是一掌，这一掌要是打在他的后脑海，白亮再要打算活，可就费了手续啦，急的白亮扭项一看，原来是童林，可把自己吓了个真魂失错，还算好，白亮的嘴快，几句话把命保住啦，高声喊道："侠客爷，留命，我就是不肖，也是镖局子里头人，您老人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看在我们镖主的身上，留我这条性命"，他这几句话不要紧，童林这个掌可就落不下去啦，童林的性情不怕硬汉，就怕人哀告他，听白亮提起镖行二字，又提起他家的镖主，可就不忍下手。自己将手撤回来啦，身形向后倒退，用

手指着白亮，说道："你不学好，有负老侠客待遇你之恩，今我看在镖局子里头面子上，饶恕你这一回，下次再若为匪，被我碰见，一定不宽"！

将话说完，冲着白亮一摆手，说道："快滚"，白亮闻听，急忙站起身来，拾起匕首尖刀，跑进北面的竹塘，约有半箭之地，隔着竹子看不见童林，自己止住了脚步，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心里说：好险，我怎么也没有法禅搁挨得打，铁背罗汉法禅被童林一掌险些打死，何况是我，哈哈，这一掌要是打上我，我非被他打死不可，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白亮啊，白亮，到如今是镖局子里面同人一个也没散，仍然供职，怎么单把你哄出来呢？总是你自己行事不对，方才被老侠客赶出镖局，不能怨老侠客无德，总是你自己不好，行事太坏，坏可是坏，可是没坏成别人，把自己坏成连个扎足之地也没有，就是方才我不提镖局子三个字，童侠客非把我打死不可，总算是堪可要死，还得借着镖局子字号。白亮你怎么就不往好处去呢？真个的就想不出学好这么一条道来吗？哎呀，有了，此时童侠客跟随贝勒爷与镇东侠带同二位少侠客沿路密访的是盗宝二寇，不如我暗地跟随，暗地里密访盗宝之贼，我若将二寇的踪迹访着，报告童侠客，由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再回镖局子，还可以端这碗饭，我就是这个道理。书中代言，白亮生平没作过好事，今被童林暗自将他渡化的意转心回，白亮既知悔过前非，这也就算很难得的啦，这一段书，叫作童海川善渡白亮，此时不表白亮。单表童林看见白亮逃入竹塘之内，回头再找那被劫的老者，早就不知去向，童林明知那个老者逃走，也就不必再喊叫他啦，自己将一转身，就见贝勒爷由南边竹塘里面钻出来，向童林说道："海川，还

是放他逃走的是，若要将他打死在此，也是本地上的一个人命，不如放他逃走了吧”。童林赶紧带笑，向贝勒爷说道："看白亮的行为打死他真不多，这就算便宜他这条狗命”，爷儿两个说着话，够奔正西，认上大道，走下来了，一面走着，一面谈方才的事，不知不觉的出了竹塘。往西又走了十数余里，贝勒爷也搭着病体将愈，真走的两条腿发软，遍体难受，遂向童林说道："海川，我身上觉着劳累，咱们找一个所在休息休息，才好”，童林举目往前一看，此处并无有镇店庄村，就是靠着大道北边有一片树林，正西的上面离着很远，遥望着好像竹塘，遂向贝勒爷说道："您要打算休息，您又是病体将好，这个树林子里可阴阴森森的，恐怕的是与您身体多有不便，您可要酌量”，贝勒爷摇着头说道："无关紧要，咱们到那里头稍微坐一坐，再走也不要紧”。童林无奈，只得随着贝勒爷进了树林，举目一看，林子里面大小树木皆有，枝叶遮天，走至树林的当中，有几棵大树，童林向贝勒爷说道："您先别忙，我把包裹与您铺在地下”，说着话，将包裹打开，把兵刃拿出来，把包裹铺在大树的西面，贝勒爷面向西落坐，身体透着发重，哎呀了一声，说道："可歇一歇吧，真累坏了我啦”，说着话，只觉得四肢无力，周身酸懒。童林站在旁边，手捧着双钺，看着贝勒爷，心中暗想：贝勒爷禁不住劳苦。童林将要问贝勒爷身体如何，就在这个工夫，由西边跑来一人进树林，口中喊道："完了，完了，事到如今，我也就是一死”，这个人跑进来，不住的扭项往西看，那个样儿他只顾着急，可就没看见贝勒爷他们爷儿两个，贝勒爷可看的真切，皆因他老人家坐在树根底下，正得看。贝勒爷一看，非是别人，正是云南府办案的班头孙亮，手中提一根腊杆枪，走进树林，

把枪往地下一扔，随手由腰中掣出一根绒绳，可巧北边有一棵歪脖的小树，就见他看见这棵小树，走至树前，绒绳儿向树上一搭，那个样式，要在此树自尽，贝勒那里看见过这个呢？遂叫道："快救！若不然他就要上吊啦"，其实童林早就看见啦，您知道大概他们把差使丢啦，不然，不能急的上吊。童林正在思想之际，听贝勒爷说教他搭救孙亮，童林这才高声嚷道："孙亮休行拙志，有童林在此"，这一声不要紧，孙亮拴好了套，将要往里钻，忽听后面有人叫他，扭项一看，原来贝勒爷与童海川，赶紧把绳儿解下来，仍然系在腰间，下腰拾枪，急忙跑过来，冲着贝勒爷、童林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贝勒爷，侠客爷，我不上吊啦，"童林在旁边答言，叫道："孙亮你们莫非把差使输啦吗"？（江湖调坎，丢了差使，就说输了差使），孙亮赶紧回答说道："恩人，自从你老人家救了我的性命，帮同拿获了淫贼，由菩提寺一同押着回到常德府挂号，二次起解，多蒙府台大人恩准，白洁讨保，归家奉亲。我与李英押着陆寅出常德府起解，就皆因在常德府耽搁了两天，我们沿途赶路，皆因车走的慢，今日才走到这里。东西的大道，南北对面的竹塘，北面靠着大江正西一带的土坡，当中有段夹沟子，此处归沅陵县管，这段大江乃是沅江，这个夹沟子的小地名，叫作青竹塘，冷风嘴，不料想行至在夹沟子东沟口外，从北面竹塘蹿出五十多名贼人，为首的四个人，内中有一个我认得他，就是前次由菩提寺逃走的那陆丰，内中有一个紫脸大身材，掌中使一对二郎夺，一个黄脸膛的，手使一对五股鱼叉，还有一个黑脸膛的，一脸的麻子，长的甚是凶恶，手中使一对短把牛头镗，陆丰擎锤，与我动手，那三个贼人把李英围在当中，群贼一拥，围住了囚车，他

们随带着的钢错，把陆寅的脚镣错断，搭救逃入竹塘，我皆因敌不过陆丰，向正东败走，此时李英被围，不知性命如何？我逃至在树林，想差使丢失，谅难寻找，白白的断送了一个李英，我全家二十七口在牢狱待质，才逃至树林，越想越无路，不如寻个自尽，以了今生的孽债。我怎么也想不到二位爷台在此，今日既遇见二位在此，望侠客爷协力相帮，搭救李英性命，爷台您还得就此前往，不然，恐怕李英性命难保”。贝勒爷闻听，遂向童林说道："既然如是，你就随着孙亮前往搭救李英，这个事还是事不宜迟”。童林闻听，不由得心中暗想：其实搭救李英倒也不难，此处既然抢劫囚车，不问可知，本地面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倘若我与孙亮一走，贝勒爷若有好歹，何人担负？童林虽然想着，这些个话又不好出口。无奈孙亮扒在地下只是磕头，口中不住求救，童林此时又敢不前往，看了看贝勒爷，看了看孙亮，正在进退两难之时，猛听得树林子外面大道之上，有人说话，说道："童贤弟与爷因何在此”？童林闻声，扭项观看，原来是镇东侠带着两个孩儿到此。书中暗表，只因贝勒爷与童林由二老庄起身，把镇东侠与司马良、夏九龄留在二老庄，为是让他们小弟兄多亲近几天，贝勒爷走后，镇东侠带着他们又住了两日，这才与郑奎，洪利，高麟三位员外告辞，三位员外还不肯教他们爷儿三个走，镇东侠再三的言说，恐怕是赶不上贝勒爷，再者，童林的事情要紧。三位员外无奈，只得议定明日清晨起身，镇东侠只得应允，三位员外，于第二日设酒与他们爷儿三个饯行，吃完了早饭，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仍然是恋恋不舍，怎奈镇东侠是非走不可，这才带同司马良，夏九龄告辞起身，洪利爷几个直送在西庄口外，被镇东侠将众人拦

住，众人只得目送一程，方才回庄，暂且不表。三位员外带同少爷们回庄，到后文书，天下英雄会再为相见。单表的是镇东侠带同司马良，夏九龄由二老庄起身，往下赶站，这两个孩子原本是打算在道路之上，不好好的走，想法子要淘气，无奈镇东侠是一个整脸子的人，想打算淘气那是不能，这两个孩子，也就无法施展，只得跟随赶路，镇东侠明知道隔了两三日赶不上贝勒爷，只得按着站慢慢的行走。书中代言，沿路上若不是贝勒爷染病，可也就真赶不上啦。这爷儿三个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这一日正往前行走，可巧走至在树林之外，镇东侠听树林中有人说话，好像贝勒爷的声音，赶紧迈步进树林，举目一看，但只见贝勒爷站在那里指手划脚，童海川抱着双钺，站在那里为难，又见地下扔着一条枪，一个年迈人，扒在地下磕头。镇东侠实在看不出这是那出戏来，只得大声叫道："童贤弟"，以至童林扭项观看，看见是侯振远，心中暗想：他老人家来的真是时候，来到可就跟着算赶上啦"，说道："老哥哥，您来了很好，小弟我正在此为难"，镇东侠只得来在贝勒爷面前，带着两个孩儿见过礼，这才细问："您老人家怎么才走在这里"？贝勒爷闻听，遂用手一指孙亮，就把沿路染病，巧遇李英孙亮，前后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复又将孙亮丢失差使，李英被围，孙亮恳求童海川前去搭救李英，童林因我在此，不敢前往，也就说了一遍。贝勒爷将话说完，回头叫过孙亮，与镇东侠相见，回头又向镇东侠说道："你老人家来的正是时候，回头我与孙亮带着司马良，夏九龄起身，你老人家与海川前去搭救李英要紧，这个人原是个好人，真是要被贼伤了性命，可真怪可惜的"。镇东侠将贝勒爷所说之话，全然听完，这才明白，内中一切之事。

今既奉贝勒爷差遣，又不能不前往搭救，回头向孙亮说道：“你与我们这两个徒弟，保着我们贝勒爷慢走，我与童侠客前去搭救李英”，孙亮点头应允，又叫道：“海川，随劣兄前往”，此时童林早就由地下把包裹拾起来，系在腰中。此时镇东侠由腰间摘下宝剑，用绒绳儿拴好剑匣，背在背后，回手亮剑，童林怀抱双钺，弟兄二人出离树林，顺着大道够奔正西，弟兄二人，脚底下碾劲，走了不大的工夫，远远的望见南北对面的竹塘，耳内听北面江水滔滔，正西一带土岗，当中一段夹沟子，在沟口的外边北面，雁排翅约有五十喽卒，每人怀中抱着一口鬼头刀，旁边有一辆大车，就见大道的当中，四个人围着一个人，正在仇杀恶战，不可开交。四个贼之内，有一个贼人，掌中一对二郎夺，黑紫脸面，穿着一身蓝，脚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还有一个穿着一身白，脚下洒鞋白袜，黄脸膛儿，掌中使一对五股鱼叉，内中有个大身材，黑膛面，一脸的麻子，掌中一对短把牛头镋，还有一个黑矮之人，穿着一身青，掌中一对练子毒蒺藜锤，这四个贼人围着当中一个使刀的，正在拚着命死战之际。镇东侠看着当中被围的人，暗含着心中佩服，就见他虽然在当中被围，看着可是不能敌啦，无奈他刀法不乱，脚底下步眼清楚。书中暗表，此时李英早就横了心啦，就皆因方才同孙亮押着囚车，行至在此处，冒然竹塘里面，一片锣声，李英就知道不好，以至贼人撞出来，里面有戏水江猪陆丰，心中就明白贼人不为抢劫金银，专为搭救陆寅而来。赶紧跟孙亮商议舍命力敌，实指望两个人战败这四个贼，好保护囚车，不料想孙亮过去动手，头一个陆丰蹿出来，口口声声要囚车，孙亮抖枪便扎，陆丰用锤相还，两个人杀在一处。李英看着孙亮不是陆丰的对

手，这才擎刀过去协力相助，不料想三个贼人，由对面一拥齐上，李英只好力敌三寇，就在这个工夫，喽罗兵围住囚车，将陆寅由车上救走，孙亮不是陆丰的敌手，向正东逃下去了。陆丰返回来，加入这三个贼人，将李英围在当中，李英此时早就把心横啦，明知被群贼围住，难讨公道，自己拿定主意，仗着平生所学，与四个贼人一死相拚。仗着自己这口刀，砍死一个够本，砍死两个赚一个，到此时心中并不惧怕，早就把死抛在九宵云外，擎刀直前，正碰上使二郎夺那个贼人。这二郎夺是三尺六长，两头一边三尖两刃刀，拿着当中间，还有两个护手鹅眉枝，专讲究拿人的兵刃，若要让他的兵刃拿住，想逃万难。李英就见他用二郎夺奔胸前便刺，自己将身形向左一闪，用刀向里一推，直奔贼人的脖项，贼人向后一撤身，李英将要还招，就听由后面有兵刃带风的声音，扭项一看，后面五股叉奔头顶扎来，李英身形向右一蹿，回手斜肩带背就是一刀，贼人捧叉相迎，李英撤刀，将要换式。李英又听后面兵刃带风，擎刀向圈外一纵，后面使镋的落了空啦，李英转身将要往里递刀，就见迎面来了陆丰，捧练子锤向李英胸前便抖，李英恨陆丰入骨，看练子锤临近，身形向左一闪，用自巳刀背一捞他的锤头，跟着刀尖就直奔陆丰的胸膛，眼看这一刀要扎上，李英就觉着身背后有人赶到，赶紧斜身槎步，原来是使二郎夺的，由后面暗算。李英将要扑奔使二郎夺的动手，就觉着身背后有兵刃拦腰而来，李英只得身形向外一蹿，扭项观看，原来是使牛头镋的拦腰一镋，并未伤着，李英将要扑奔使牛镋的，对面来了使五股叉的，对面分心就刺，李英看五股叉临近，随向右一槎步，躲过五股鱼叉，手中提着刀，一转身对准贼人的小腹，退步撩阴，就

是一刀。贼人赶紧撤步，李英将要转身，迎着面使二郎夺的又到，李英急架相还，四个贼把李英围在当中，李英是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贼人打算把李英结果性命，怎奈李英身体灵便，步法活泼，刀法来的厉害，李英打算把贼人砍死一个，可就省一个的事。怎奈四寇狡猾异常，又搭着人多，自己难得进招，以至贼人得势逞强，以先李英还可以进招换式，以后工夫一大了，李英虽然不觉劳乏，究属是寡不敌众，只可遮挡拦架。这个时候可不小啦，累的李英只有招架之工，并没有还手之力，练工夫的人甚么叫累啦，只为是脚底下步眼透着迟慢啦，手里的兵刃也透着重啦，并且不快当啦，那就算是累啦。鼻洼鬓角滴滴搭搭热汗直流，汗似蒸笼，喘吁吁，可不是累的那个样儿，要是累的那个样儿，可就不能动手啦，那么战了那么大的工夫，难道说他就不出汗吗？不累吗？方才说的明白，只为就是迟重二字，若不然怎么称得起有工夫的人呢！再者说，动上手有缓气的工夫，群寇力战李英，李英怎么能会缓的过气来啦？诸位阅者，有所不知，李英动着手，进招，递招，俱都是出气的工夫，撤式退步，以至换式，都是换气的工夫，因为李英按着气口儿动手，所以才能延长时刻，若要按着浑打浑斗，早就被四寇乱刃分尸啦，等不到这么大的工夫，因为李英深得高人的传授，今日方才保得住性命。这四个贼恨不能将李英当时致死，方解心头之恨，李英此时不贪有功，但求无祸，自己看住了自己的四架，只要你们别漏空，你们要是漏了空，教我递进招去，你们就得有性命之忧。就这么一动手，就仿佛一个蜘蛛团相仿，这一场恶战，李英正在万分危急之际，脚底下步眼要乱，刀的招数堪堪要乱，就在这么个紧急的时候，可巧镇东侠与童林赶到，

老侠客老远就看见啦，李英实在受过高人的传授，若不然，这么大的工夫，必得伤在贼人之手。自己想到这里，回头看着童林，猛然想起我弟兄自由在杭州灵隐寺，献艺贺号，直到如今绿林道上还未有人知晓，我不如趁此时与童林提倡提倡他的外号，相到这里，自己冲着正西抖丹田一声大喊，说道："呔！好大胆的贼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白昼抢劫囚车，今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在此"，镇东侠这一喊不要紧，就见对面的贼人，一个个俱都往圈外一跳，怔呵呵向东观看。童林听镇东侠替自己道了名姓，自己心中一想，既然与我提倡外号，我也替他老人家宣扬宣扬，自己抖丹田一声喊嚷，说道："呔，好大胆的贼人，竟敢抢劫囚车，实属目无王法，今有镇东侠神手昆仑，侯庭侯振远在此"，童林这句话声音未住，群寇一听，一声呼哨，一齐逃往正北竹塘走下去了。镇东侠见贼人逃走，急忙向童林说道："休教贼人脱逃了差事要紧！"二位侠客擎兵刃赶奔清竹塘冷风嘴，上了土岗，二位侠客举目向北观看，茫茫大江，江水横流，靠江岸一遍遍的芦塘，再看群贼踪影皆无，镇东侠回头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可认识这段大江唤作何名"?，童林接着说道："小弟不知"，镇东侠含笑说道："童贤弟，这段大江名叫沅江，属沅凌县管辖，此处江宽水阔，多生芦苇，翠竹，地势险危，时常有贼人在此出没无常，四寇既然抢劫囚车，逃入大江芦苇深处，你我弟兄又不通水性，若要巡找众寇，岂不是大海捞针"！童林闻听此言，不住的嗟叹，弟兄二人，只得顺着土岗下来，就见李英也就喘过这一口气来啦，见二位侠客到此，赶紧抛刀跪倒，口中说道："侠客爷，屡次活命之恩，叫李英何以为报"？童林赶紧过去伸手相挽，说道："差使既已丢失，群

寇逃入大江，踪迹皆无，教我弟兄何以为力，无非等候孙班头到此，你们二人再为商议”，童林说着话，请过镇东侠与李英介绍，就在这个工夫，听正东有人说道：“海川，捉拿众寇的事，怎么样”？童林观看，原来是贝勒爷，带同孙亮与二位少爷赶到冷风嘴，童林只得往上迎了几步，遂就把方才未能动手，群寇逃蹿的情由，对贝勒爷细说了一遍。贝勒爷闻听，双眉紧皱，口中说道：“这万恶的贼人，真会有人把他救走，也就太无有报应循环啦”，贝勒爷说到这里，不由得一阵阵发恨，此时孙亮在旁边一听，真不亚如冷水浇头，怀内抱冰的一般，不由得心中暗想：此时众寇逃脱，要凭我与李英捉拿，势比登天还难，非得请求二位侠客协力相助，方可成功。想到这里，冲着李英一递眼色，二人一齐跪倒，口中说道：“众寇业已脱逃，凭我二人捉拿，千难万难！还是请二位侠客设法维持，协力相助”，说着话，一齐叩头。锁东侠见此举动，向后倒退，用目看着童林，就见童林伸手相搀，遂说道：“你二人不必为难，此事就由我与老侠客担任就是了”，童林虽将话说出来，不要紧，可把个镇东侠难坏，看着童林点头，心中又是爱，又是气，气的是：童海川自不量力，你奉旨捉拿盗宝的二寇，到如今渺无踪影，可叹我年迈仓仓，随着你披星带月，跋涉江湖，自己的事尚且不能办理完全，还能管的了旁人的闲是闲非，这是镇东侠心中可气，童林自不量力。可爱的是：童海川既有侠客之称，见义勇为，急公好义，勿论何事，勇敢直前，不愧‘侠客’二字。镇东侠正然思想，就听贝勒爷说道：“海川，这个事情有我们在这里，总要协助他们才是，此处也不是谈话所在，咱们找个镇店住下，再为设法”，回头又对孙亮说道：“你把押车的兵丁找着，咱们好一

同起身”。孙亮此时寻找押车的兵丁，其实押车的兵丁，连赶车的全在竹塘之内藏躲，听见孙班头呼唤，众人也就出来啦，收拾车上残坏手镯脚镣，此时贝勒爷又向孙亮说道：“此处可有就近的镇店吗”？孙亮赶紧答言，说道：“爷，你若问，出离冷风嘴西沟口，不到半里之遥，有一座镇店，名叫龙潭镇，皆因本处有一座逆龙潭，遂以此为名，这个镇店原是个大镇店，用甚么都有”。贝勒爷闻听，只得点头，与众人商议，一同起身，后面囚车跟随，只顾大家穿沟而过，不提防在南面竹塘之内，有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在暗地观看，这是书中暗表，暂且不提。

单表贝勒爷率领众人出离冷风嘴的西沟口，远远的望见，正西黑暗暗的一片庄村，众人向前紧走，来至在镇店的东镇口。贝勒爷举目观看，就见镇店之内，果然丰富，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铺户买卖，人烟稠密，进了街道，向西走了不远，见路南有一座大店，贝勒爷看了看，大门带门洞，在大门上悬着一块匾，是青匾金字，上面写的是兴隆店，两旁白墙，写着斗大的黑字，无非写的是安寓客商，仕宦行台。见有一个伙计，长的很精神，年纪在三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褂，腰上系着围裙，足下白袜洒鞋，肩头上搭着一条手巾，站在门前，正往里让客人的时候，见他口中说道：“客人们别往下走啦，打尖住店，里面俱都方便，再往下走，可就错过镇店了”，贝勒爷遂向伙计说道：“你们店内，可有闲着的房间没有”？伙计闻听，用目观看，众人的后面跟着一辆囚车，伙计可不敢往里让啦，这是为甚么呢？皆因凡开店的，就怕住差使车，只要店里头住下差使，店里伙计，就得加十分的小心，就是这么着临走的时候，白吃，白喝，不给店钱，还要挑出

许多的毛病来，因此是开店的，都不愿意住差使。以至贝勒爷一问，伙计跟着说道："客人您要住店，里面也没有合适的房啦，若不然，您可以到前面去住"。贝勒爷不知开店的有这个毛病，镇东侠闻听，赶紧向前说道："伙计，你只管万安，我们虽然有一辆押差使的车，有几个官兵，我们是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临行时小柜子钱，我们还要多赏，我们不能比别的押差的，你放心吧"！伙计闻听，跟着说道："既是这么着，众位爷台向里请吧"！里边是南为上的上房三间，镇东侠点头，请贝勒爷在头前走，前面早就有伙计把帘笼挑起，一同往里面让，众人来到屋中，先掸去身上的尘垢，然后净面漱口，伙计把茶泡得了，与众人斟上，大家散坐吃茶。贝勒爷皆因病体将好，也搭着这些日了没正经吃东西，有一点病后思食，遂向伙计说道："伙计，你姓甚么"？伙计赶紧答言，说道："小子姓吴，排行在二"。贝勒爷叫道："吴老二，皆因我们大家在路上没打尖，你到外面告诉灶上，与我们配合几样菜，要他五壶酒，回头吃甚么，我们随着再要"，伙计闻听，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又带进两个伙计，先拭拭桌面，然后放好了杯箸，桌凳调开，酒菜摆齐，然后贝勒爷让大家入座，司马良，夏九龄过来把酒斟上，在旁边站立伺候，挨着贝勒爷上首是镇东侠，贝勒爷肩下就是童林，这边挨着镇东侠的是李英，对面坐着是孙亮，贝勒爷是擎杯欢饮。那李英到此时酒焉能饮的下去，自己虽然端起酒杯，想起当初之事：实指望把陆寅拿住，押往云南府，当堂原案，洗净自己清白之身，不料想在清竹塘冷风嘴被四寇搭救，等到何时才能够原案，自己得回故里？想到这里，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他这一长叹，孙亮明知李英的心思，可把孙亮的心思

也勾起来了，想起自己全家二十七口，牢狱被押，何时方能脱离缧绁？犯人此时丢失，何日方能将贼人捕获到案？想到这里，不由得“唉”了一声。镇东侠将然擎杯欲饮，看李英孙亮这样的景况，未免看着童林，想起自己的境遇：实指望弃去绿林，避居乡田，韬光隐晦，未想到海川相约，到如今二寇并无踪影，如今随童林海角天涯，何时是了？想起自己年迈仓仓，奔驰道路，未免的伤感，不由得一声长叹。老人家这一声长叹不要紧，对面坐着的童林，见景伤情，想起家中父母，无人侍奉，自己带罪奉旨捕盗，二寇尚未能捕获，悔不该应允李英、孙亮协力相帮，到如今限期若满，就得进京请罪。自己想到这里，未免也叹息了一声。贝勒爷将然要饮酒，一听两旁唉声叹气，擎着杯打算要喝，见众人如此的愁烦，不由得心中也是一阵难过，杯酒难以入喉，只得将酒杯放下，一声长叹。店里伙计在旁边站着观看，心里：说这几位有甚么愁烦之事，都跑我们店里发愁来啦。究竟为什么？且看下回。

第二十三回

龙潭镇众侠巧会飘然叟　烂石岛侯庭剑斩乔玄龄

众人正在饮酒不欢之际，猛听得店门首一阵喧哗，童林举目隔着斑竹帘往外面观看，原来是有一位客人，要在店内打尖，店内的伙计不敢往里面让，也难怪伙计不往里让，皆因这个住店的年纪太大啦，就是童林看着这个人，也真是老的不像样子。就见这个老人长的中等身材，还矮一点，身上穿一件旧米色绸子的大褂，上面的土多厚，在前面大襟上还烧了两个窟窿，在身上还补着几块月色补丁，足下白袜，与地皮的颜色相仿，穿着两只大红缎子朱履，帮儿满都破了，好像开了花的一般。手内拄着一根绿竹竿，看那个手儿，炭条相似，又像雕爪一般，胳臂上搭拉着皱皮，约有二寸多长，胳臂细的难看，往脸上看，形同活鬼，脸皮的颜色，就仿佛东方发晓，窗棂纸的一般，青中透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残眉，遮着二目，额头倒是丰满，就是太瘦，厚嘴唇，颌下的银须，团在一处，不亚如飞蓬一般，两耳有轮，耳朵都干啦。头上满卸了顶啦，后面不大的白剪子股小辫，上面编的还是红头绳儿，上面还拴着两个康熙青铜水上漂的制钱，往前一迈步，身形乱恍，真可称得起，迎风而倒，负风而僵，眼看着抬头纹要裂，大眼犄角要开，嘴内就短含着一个红茶叶包，简直的是走着带气的活死鬼，比那死尸强点，无非多着口气儿，看那个年岁，大约着过了百啦。童林在屋中隔着帘笼看着，不由得心中暗自忖度：似此年迈，尚且可以能行动，

别看他年老，幼年身体必然健壮，莫若我到外面看看去，也可以躲开屋中的唉声叹气。想到这里，站起身形，离开桌子，起帘笼够奔外面，镇东侠将要拦阻他，未得说话，童林这个时候，可就出去啦。童林站在台阶之上，用目向大门口观看，就见店里头伙计拦阻这个老人，倒不要紧，说出话来，太不受听，就听伙计对老人说道："老爷子，您老人家有钱在那里打不了尖，吃不了饭？饭铺儿是一家挨着一家，开店的这街上也有的是，还必得在我们这儿打尖吗？实在是没有闲着的屋子啦"，童林闻听，心说这个伙计，瞪着两只眼睛撒谎，其实这店里头的屋子都闲着哪。童林虽然那么想，他可不知道在店里头当伙计的难处，其实伙计也愿意往里边让客人，皆因这位实在年纪太老啦，眼看着一阵风，就要刮躺下，真要是把他让进来，吃东西一个冷热不均，一口气缓不过来，真要死在店里头，开店的掌柜的头一个得担不起，当伙计的饭碗子也得砸，皆因伙计担着沉重哪，故此不敢往里让。童海川又听年迈的老者向伙计说道："没有闲着的房子，不怕我在你们柜房儿吃顿饭，我就走"，又听伙计接着说道："柜房儿不行您哪，柜房里头客人全住满啦，您请到别的店里打尖去吧"，老者说道："我看看别的店里头俱没有风水，我就看着你们店里有风水"，伙计闻听，心中暗含着吓了一跳，心说：是不是，我看着这位老爷子就是找穴呢！伙计接着说道："老爷子，您不是为打尖，您是为找风水地，我们这儿受不了，您不说，我们可不敢说，简直的告诉您吧，皆因您上了年岁，身体太萎弱啦，倘若您死在我们这儿，我们可担不了"，老者闻听，看着伙计说道："呕，是了，你怕我死在你们这里，傻小子，你忘啦，我要死在你们这个店里头，不是省得我儿子发

送我啦吗”？伙计一听，心说：这倒得。遂说道：“那就得我们掌柜的发送您哪啦，我们掌柜的，那不就成了你的儿啦吗？”老者闻言，微然一笑，说道：“他那有那么大的造化”，伙计闻听，说道：“我们掌柜的还巴结不上你哪？您说甚么，也不敢留您在店里打尖，您自己不理会，我们看着害怕，您实在太老的不像样子啦”，老者闻听，叹了口气，说道：“唉，你看着我老，你岂不知，常言有句话，‘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我这个时候，是百岁有零的人啦，我像你们这个岁数，年青力壮之时，我也练过几载武术，就像你这个样儿，不用说是跟你动手，走道儿我也摔你一个筋斗，单你这个时候看着我身体软弱”，说着话，抬着头看着童林说道：“教这位听听，我就是练过一天，我也算武圣人门前的弟子，再者说，这位替我想想，他们开店的往里面让客人，还论老少吗？各位替我们评评理，伙计有这么说话的没有？照管你们一文钱，我也算是主顾”，童林闻听老者之言，他说他练过武术，自己不愿意多管闲事，这个老者又向他一接谈，又一想：这个伙计说的这个话真太不受听。自己一时起了一片惜老怜贫之心，遂向老者说道：“这位老人家，您是上年岁的人，不必与他等无知的人一般见识，我们住的房是三间，我们在外间屋吃饭，东西两间屋，都闲着哪，你老人家不过是打完尖就走，您要不嫌狭窄，这两间里间屋您是随便用”，老者闻听，带笑说道：“世界上那里都有好人，那么着我就骚挠了”。店里伙计听着，虽然是不愿意，又不敢说出口来，童林这时早就把帘笼挑起来啦，说道：“老人家请屋中坐吧”。年迈老人进到屋中，看见众人冲贝勒爷点了点头，说道：“众位都早来啦”，说着话，向东里间走进，屋内是顺着东面的顺山炕，当中放着一张小

桌，老者回手将竹竿放在炕沿的旁边，坐在顺山炕上，抬头叫道："伙计，皆因我上了年岁，回不过腿来，劳你驾，把我两条腿与我搬到炕上来"，伙计闻听老者之言，看看童林说道："您看怎么样，我真要过去一搬腿，他老人家要就式一仰身倘若没了气，可怎么办"？童林到此时听伙计之言，也是为难。就在这个时候，镇东侠早就看出来啦，看出甚么来啦呢？皆因童林年青，出世年浅，但凡甚么事，都不细心，就由打老者来到店门首的时候，童林出去观看，镇东侠要拦他，童林已然走出屋门口，镇东侠话可就未能出口，皆因镇东侠看年迈老人，周身上下俱像病夫，惟有两眸子炯炯放光，他这两只眼光既然炯炯，此人必是成名的英雄，乔装改扮，不知来此是何用意？以至童海川把他让至在东里间，他还是故作病态，明明是相欺弟兄无有眼力。镇东侠到此时实在忍耐不住，又见童林与伙计站在那里发怔，镇东侠走进里间屋门口，遂向老者说道："阁下，休要故意取笑，阁下快说实话，您是那路的老英雄？侯庭愿闻大名，"老者闻听侯振远之言，不由得心中欢悦，哈哈的一阵狂笑，两只手俱都把大指伸出，口中说道："真是名不虚传，"这老者一乐不要紧，可把伙计吓坏啦，就见老者脸上的颜色也变过来啦，七窍也凸起来啦，胳臂也透着粗啦，精神也有啦，伙计心说：这位原来是气吹的一个老头儿。他那里知道，方才这位老者用的是天华宝盖闭吸功，伙计正然发怔，镇东侠接着问道："未领教老人家贵姓高名？仙乡何处"？这位老者，遂不慌不忙，说出自己本来的面目，童海川赶紧撩衣拜倒，口称老前辈，"恕小子眼拙"，说了半天，这位倒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大大的有名，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人氏，姓于名成，字洞海，江

湖人称长臂昆仑飘然叟，想当年出世以来，在京西妙峰山挂打石前桃花寺，三闯桃花会，也曾单掌开碑，击石如粉，摔死金头牛项冲，踢死银头牛项保，单臂力举过千斤铁鼎，带过守正戒淫花，前文已经表过，老人的家财豪富，挂过千顷牌。皆因他看江湖绿林道没有甚么意思，自己一想，上了年岁啦，打算在家里抱首一忍，粗粮糊口，以享天年，到如今老人家一百零一岁，他老人家又是一世的童男，直到如今，武术的工夫一天也没放下，其实家大业大，躺着吃，吃几辈子也吃不完，何必在外面奔驰路径，受些个风霜？这就是自己秉性不好，好动不好静，既要好动，就是福薄，常言有句话，“既在征途者，俱是命薄人”，甚么事都是活该，近来有人往他耳朵里吹风，就是外面的传言，听说江湖绿林道新近又出来一位英雄，此人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在江西学来的技艺，奉师命兴一家武术，老头子听着心里有点不愿意：想自己三十六路通臂掌，二十四式行拳，成名天下，自己不敢独立一家，今竟有人兴一家武术，看起来未免口气太大，老头子有点不服，必须见着本人，领教领教他的拳法，方才可以能够佩服。

老人家由家中带着自己的侄男，小莲花于秀，多带了几套衣服，多带黄金，少带白银，由家中起身，访童林对掌，沿路上一打听此人在北京贝勒府充当教师，爷儿两个赶奔京师。以至爷儿两个来到京城，来到贝勒府一询问，不错，有这么一个人，现在是带罪捕盗，下山东东昌府，聘请镇东侠去了，这爷儿两个不辞辛苦，够奔东昌府，到东昌府一询问，这才知道杭州立擂，这爷儿俩又赶到杭州，到杭州一打听童林，杭州的擂台事情早就完了，童林的名誉大啦：头次杭州擂，掌

打法禅，太湖要镖，清水潭义放三寨，北高峰灵隐寺献艺贺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如今赶奔云南追踪捕盗去了，老头子一听见镇八方三个字，他可就更火啦，务必非往云南，面见此人不可。老英雄这才带同侄男小莲花于秀，赶奔云南，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这一日行至在属沅凌悬管辖，清竹塘冷风嘴，老英雄一看，这个地方对面的翠竹，当中的大道，西边的土岗，就是冷风嘴沟口，真有些景致，老人家幼年间，这条道常走，要走在这里，必然在竹塘里休息休息，如今又值天气炎热，爷儿俩一商量，这才进了南面的竹塘。找了个平坦的所在，老人家教于秀把包裹放在地下，老英雄坐在包裹之上，仰面观看，翠竹修篑，如鼓琴瑟，薰风微微，正在神清气爽之时，猛听大道上，有车辆的声音，小莲花于秀隔着竹子往大道上观看，见一辆囚车，六个人，一个车夫，在车上押着一个代肘铐的一个犯人，由东往西够奔沟口而来。于秀遂向老人家于成说道："伯父，您看大道上来了一辆囚车，可不知是何案情"，于成向外一看，向于秀说道："你我行在路上休要多管闲事，勿论他是甚么案情，总是他罪而当得，与咱们有甚么相干？常言有句话，'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我管了一辈子闲事，实在我是管伤了心啦，似乎像你年青的人，甚么事更不可多管啦"。爷儿两个，正在说话之际，猛听得北面竹塘之内，一阵铜锣的声音，只听呛啷啷的一阵响，就见由北面竹塘之内出来五十名喽卒，为首四个人，各擎兵刃，把囚车挡住，话不过几句，两下动手，于成有心要出竹塘，问问他们因何抢劫囚车？自己一想，此事与己何干，何必多管闲事。自己可就没出去，无非在竹塘之内，观看他们动手，这一场仇杀，可就是不知道他们内里，情由，所

因何故？正在观看之际，见押囚车使枪那一个，不是使锤的敌手，使枪的向东败下去了，使锤的并不追赶，反回头也战这使刀的，就见使刀的这口刀，上下翻飞，力敌四寇，众喽兵赶紧将差使救入竹塘，惟独这个使刀的，一口刀敌住四个贼人，毫无惧色，一死相拚。看他刀的招数，实在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就是这样动手，刀法一点也不乱，于爷带着于秀看的工夫可就大啦。就见这个使刀的，堪可不敌，透出累来啦，于成心中暗想：不管他们是因为甚么，在此动手，就说这个使刀的，既然受过高人的传授，必然是正大光明的好人，真要是再等一会工夫，必然命丧群贼之手，论他这身能为，真怪可惜的，难道说我真就观望不前吗？世界上焉有见死不救的侠客？自己想到这里，将要出竹塘，猛听得正东一声喊嚷，喊道："贼人好生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囚车，今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在此"！老英雄闻听，心中不由得暗喜，心中说，访没访着，在此碰上啦，就在自己将然一怔神，这么个工夫，又听正东上喊喝出镇东侠的名姓，自己不由得心中暗想道：访一个没访着，今在此处遇上两个，这也是活该。自己一面想，一面向竹塘外面观看，就见抢劫囚车的四寇，听正东追出二位侠客的名姓，群贼不战自溃，群贼逃入北面竹塘之内去了，于成暗中在竹塘之内，将左手大指竖起，暗地羡佩，心说：常言有句话，"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牛腿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叠的"，就见二位侠客手擎兵刃，并不深入竹塘，上西面土岗上去了。再看使刀的这个并不相随二位侠客，手提着利刃，在大道上慢慢的活动着自己这口气，就在这个工夫，二位侠客由正西而来，与使刀的相见接谈，这个时候，就听正东有人问道："海川，

贼人可曾捕获”？老侠客于成隔着竹子，往正东观看，原来是方才败走的那个使枪的，还有两个童子，在当中围随着一人，看着倒很精神，与童林对面谈话，因他们说话的声音小，又离着远，老英雄于成可就听不真啦，猛然看见使刀的与使枪的，对着二位侠客下跪，恳求协力相帮，捉拿救走的贼人，镇东侠立而不语，就听童林慨然应允，老侠客于成心中佩服，心说：这才叫侠客，别看他年青，见义勇为。书中暗表，这个地方，为暗地看人家的身分，童林若要不当面允可，可就把侠客二字付于流水，这就为冷眼观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表于成于洞海，在南面竹塘之内，暗中观看，他们大家起身，向正西去了，这才回过头来，把于秀叫至面前，告诉于秀，教于秀在后面跟踪，看他们住在何处？急速回来报信，我在竹塘之内等候于你。于秀这才暗暗的在后面跟随众人，于成仍在竹塘之内等候，工夫不大，就见于秀回来，把跟随众人到龙潭镇，看着他们大众住店的情由，对老英雄说了一遍，于成说道：“很好，你把我包裹之内那套旧衣服与我拿出来，待我更换齐毕，随在我后面，听我的呼唤”，于秀闻言，将包裹打开，由里面把这套旧衣服取出来，老侠客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把这套衣服穿好，乔装改扮已毕，把胡须用手向腮下一团，自己站在竹塘之内，撅了一根青竹竿，作为拄杖，复又用天华宝盖的工夫，向回一吸气，真就形同活鬼。这才叫于秀在后面跟随，爷儿两个直够奔龙潭镇兴隆店而来，离着店门相近，告诉好了于秀，教他在店外等着，自己进店，故意戏耍伙计，为得是让童林他们好听见。可巧童林真个出离上房，站在台阶，老人家看见童林，这才倚老卖老，故意作出这种态度，为是教童林观看，童林真若置之不理，那可

就教老人家把童林看薄啦，那就算妄称侠客二字，又遇见童林果然惜老怜贫，将老英雄向上房屋一让，老英雄未免又佩服童林，可称得英雄气概，恻隐之心。实指望来到屋中戏耍镇东侠，不料想这个事，可瞒得住童林，瞒不了镇东侠的二目，被镇东侠一言说破，并且请教老人家贵姓高名，仙乡何处，老英雄这才把大指竖起来，向镇东侠说道："阁下眼光真好，果然名不虚传"。童林跟着请示，老侠客不慌不忙，说出自己的来历，童林闻听，果然是老前辈，乃是盟兄铁掌李源的业师，若不然童林怎么称他老前辈哪！童林赶步向前，跪倒行礼，口称"前辈老英雄，小子童林大礼礼拜"。老侠客赶紧用手相搀，口中说道："肩膀儿齐为弟兄，不可以老少论之，咱们是弟兄相称"。童林带笑说道："那可不行，我与老前辈弟子李源冲北磕头，结为金兰，那怎么敢与您论弟兄呢"？于成闻听，摆手说道："你说的不对，世界上，交朋友有这么两句话，会交的交三辈，不会交的交一辈，再者说，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你师傅没有与你引见过，无论多大年岁，也是弟兄相称，不能在外头浑出许多的爷儿们来，童贤弟，是这么着你交我，不是这么着你就别交我，你是看不起我"童林还是执意的不肯，镇东侠在旁边听着，心中明白，这是老人家一份苦心，保全童林兴一家武术，只得旁边答言，说道："海川，老人家既是这么说，莫若咱们各群各论"。童林无奈，只行点头应允，镇东侠也与李源八拜之交，只可向前跪倒行礼，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弟子侯庭与老师叩头"，老人家于洞海知道李源与镇东侠是磕头的弟兄，赶紧伸手相搀，遂说道："我与童林弟兄相称，你与我弟子虽然至交，若要那么一搗乱，可就麻烦啦，莫若咱们也弟兄相称，这算是临时，日

后咱们再说，此时你就别跟着添乱”。镇东侠听老人家之言，也只得点头应允，就听于洞海说道：“振远，你怎么就会看出我是避吸功来呢”？镇东侠闻听，含笑说道：“老人家周身全像病骨，惟有二眸子放光，您瞒的了海川，如何能瞒的了我呢”，老人家闻言，点头说道：“我合着是输了眼啦，这么办吧，你派人到门外把我侄子叫进来，我把衣裳换换，咱们也好谈话”。镇东侠派人到外面去请于秀，一面叫伙计给老人家打脸水，工夫不大，伙计把脸水打来，就在这么个工夫，于秀跟伙计背着包裹进来，于成净完了面，把于秀叫过来，与侯童二位侠客介绍，已毕，这才把衣服换齐。然后镇东侠这才请老英雄到外面，好与贝勒爷引见，此时贝勒爷早就看的两只眼睛发直，其实他老人家早就耳内灌满，长臂昆仑飘然叟的名望，又知道是李源的业师，恨不能坐在一处谈谈，今见镇东侠陪着于成由东里间出来，与方才的形像大不相同。就见老人家，身穿米色绸子长衫，腰中系着一根黄绒绳，灯笼穗排子在旁边飘洒，里面相衬白绸子裤褂，白高桶袜子，青缎厚底云鞋，往脸上观看，红中透润，发际卸顶，白剪子股的小辮，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一双虎目，神光饱满，高大的额头，双颧高耸，方阔海口，厚嘴唇，颔下银髯飘洒胸前，大耳朝怀，另有一番英雄的气概，贝勒爷看着，不由得钦佩。镇东侠将老侠客陪到外间屋，与贝勒爷引见，这分明是暗中观看老侠客的身分，老侠客要见贝勒爷行大礼，总算不失侠客本来的面目，若要以侠客自居，不重国家王法，渺视贝勒爷，那可就不够侠客的身份啦，镇东侠看着老侠客，用手一指贝勒爷，“我给您见见，这位就是国家的哆罗贝勒，他老人家官印叫胤祯”，又回头向贝勒爷说道：“这位就是西方的侠

客姓于名成，字洞海”，于成闻听，心中说：好厉害的侯振远，我今见着贝勒爷，不行大礼，就叫你把我侠客二字看没啦，这真称得起，当时就还席，心中想着，遂向前抢步行礼，口中说道：“贝勒爷在上，恕草民无知，多有冒犯”，贝勒爷赶紧向前伸手相搀，说道：“久闻老侠客之名，如雷灌耳，久愿与老侠客相见，奈因缘浅，今幸得见，足慰胤祯的平生”，说着话，把老侠客搀起来。于成回头叫过于秀，与贝勒爷行礼，礼毕，童林又与李英、孙亮，与自己两个徒弟，都与老侠客引见，引见已毕，然后大家让坐，贝勒爷向老侠客说道：“老人家若要不嫌菜冷酒残，可以叫伙计添份杯箸，大家饮酒，正好谈心，于成只得连连称是，贝勒爷当时叫过店里伙计，又添了一份杯箸，调好了坐位，贝勒爷非让老侠客上坐不可，于成那里敢坐呢？还是贝勒爷上首落坐，大家按次序坐好，贝勒爷与老侠客斟了一杯，大家饮酒，工夫不大，伙计们添酒上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在饮酒之际，镇东侠看着于成于洞海，自己心中一想：方才于老侠客虽然是为访童林到此，他扮作了病夫，故意的戏耍，也搭着童林年轻，出世年浅，被他遮饰过去，我若看不出他是个侠客，我与童海川这两个侠客的名望安在？如今这个老头子坐在这里美酒佳肴，高谈阔论，你先别乐，如今孙亮的差使丢失，到如今踪迹全无，他既有西方长臂昆仑之称，我问问他本处那里有占山为首的，坑子，窝子，占山的强盗，他若说的出来，总算不妄称侠客二字，他若说不上来，也无非是妄称西方的侠客。自己想到这里，故意将酒杯端起来，饮酒已毕，将杯放于桌案之上，长叹一声，于洞海此时正要请示贝勒爷大家因何至此，猛听镇东侠仰面长吁，自己又不能不问，遂向镇东侠说道：“侯贤弟，

为何饮酒不欢，长吁短叹”？镇东侠闻听此言，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又向四外看看无人，就把童海川出世以来，所遭所遇，又把自己出世以来，前后的情由，遂向于成细说了一遍。说罢，用手一指李英孙亮，又把云南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孙亮捕盗，李英中镖，白洁被屈含冤，在菩提寺多蒙仙长指点，获住正凶，前后始终，对老人家细说了一遍，说到这里，将脚一跺，唉了一声，用手一指李英孙亮，说道：“他二人不幸在青竹塘冷风嘴，被人抢劫囚车，是老人家亲自目睹，他二人苦苦的哀求，我二人才担负在身上，我二人虽然是当面应允，怎奈小弟我初到此处，又不知那里有占山寨主，据岭的强徒，何处窝藏盗匪？有意与老人家请教，自己又不好启齿，也是我一时的为难，方才长叹了一声，老人家既肯下问，侯庭方敢明言，你老人家若要知道，贼人在那里有窝藏的所在，请老人家指给我们一条明路，不但我兄弟二人感激你老人家，就是李英孙亮也感恩不尽，不知老人家可肯指教，小弟等不胜盼望”。

于成闻听侯振远之言，心中暗想：这个侯老大，真不好惹，就是方才我戏耍他二人，其实也不要紧，没想到他到如今还不算完，现在他这一问，我若说不出来，那里窝藏盗匪，我岂不妄称了西方侠客？想到这里，遂向镇东侠说道：“你这倒问着啦，只皆因我幼年间创荡绿林，不差甚么的事情，没有我不知道的，此次皆因我为访童海川，来到了龙潭镇，你要问我如今新出的小贼，我是一概不知道，若论起来远年占山的，我却知道有几个”，镇东侠闻听说道：“请老人家讲明白了”，于洞海看着镇东侠用手往外一指，说道：“侯大弟，你若问这个地方，属沅陵县管，北面这段大江，名叫沅江，头

二十年前，我也曾走过一次，本处江沿有三位寨主，大寨主姓宝名智，二寨主名叫宝男，三寨主名叫宝明，他们乃是铁善寺的门人，人称宝氏三杰，又称为沅江三鼠，大爷人称金毛鼠，二爷人称银毛鼠，三爷人称越江波浪鼠，每人掌中一条九节连环杖，他们弟兄三人，在沅江内打家劫舍，断道劫财，沿江使漂，（漂就是船），得属他们弟兄第一。后来他们与本处金银烂石岛两处合并，这座金银烂石岛，离着北边沿江相隔不远，我在头二十年前，也曾拜会过一次，他们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听说是庙内的监寺铁面伽蓝济元长老的弟子，原先占据此岛，乃是三位寨主，大寨主姓马名彪，字云龙，外号人称三孔独角蛟，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实有万夫不挡之勇，水旱精通。二寨主姓谷名瑞，字先芝，外号人称玉顶白鹤，掌中一口雁翎刀，此人足智多谋，精明强干。三寨主姓殷名魁，字天豹，外号人称戏水驼龙，此人一身横练，掌中一对钉钉狼牙棒，这三个人占据此岛。后来又由打铁善寺来了他三个师弟，头一个姓鲁，叫鲁明通，掌中使一对二郎夺，外号人称紫面二郎，第二个叫程智远，掌中一对五股鱼叉，外号人称探海雁，还有一个姓陆叫占鳌，乃是湖南常德府陆家堡的人氏，掌中一对短把牛头镋，，皆因他生就的一脸麻子，江湖人称叫作金钱水豹，他们弟兄六个人，占据金银烂石岛，此山丰富，山内出产五样矿物，就是金银铜铁锡，素常他们也不下山作买卖，里面招聚喽啰兵，官军也不敢去拿他们。后来听说，沅江三鼠与他们山内六寨合伙在一处，我在二十年前也曾拜过一次，山里很恭敬我，如今山里的事，我可不知道怎么样啦？再要说别的小贼，我可不知道，这是我知道的，大弟你问到这里，我不能不说”。镇东侠听于成这一遍的言词，

用目看着李英孙亮，说道：“你们听见了没有，皆因老人家方才说的，鲁明通，程智远，陆占鳌这三人，手使的兵刃，与抢囚车贼人，使的兵刃相同，不问可知所丢去的差使，必然窝藏在金银烂石岛，这不用想，一定是无疑了”。孙亮答言，说道：“老侠客想的不差，此事应当怎么办呢”？镇东侠未曾答言，就听于洞海说道：“这个事情倒不要忙，谁让我赶上了呢，这个事要按着攻打山寨，可就费了手续啦”！镇东侠说道：“那么依着老人家应当怎么样”？于洞海说道“我倒有个主意，谁教我与寨主有一面之交，可在二十年前，到如今他们还许认识我，回头用完了酒饭，孙班头你到江沿雇三只小船，教他们明日清晨在江沿等候，可要多给他们船价，不可难为他们，明天我同着众位前去拜山，求见大寨主，如若云南的盗寇，窝藏在山内，请寨主将云南的要犯交出来，与他们本山无干，倘若不在山内，也免得得罪江湖绿林的英雄，你们几位想怎么样？“贝勒爷闻听，向老侠客说道：“此事很好，就是这样办理，倒是一举两得”。贝勒爷又向李英孙亮二人说道：“你们二人谢过老侠客，从中维持”，二人当面谢过。贝勒爷又吩咐伙计添酒添菜，大家谈心，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店里头伙计进来向众人说道：“那位爷台姓侯？那位爷台姓童，镇东侠说道：“我姓侯，有甚么事吗”？伙计说道：“外面有一位姓白的求见你们二位”，镇东侠说道：“叫他进来”，伙计闻言，转身形出去，不大工夫，就见伙计一起帘笼，由外面进来一人。镇东侠一看，原来是蝎虎子白亮，镇东侠一看，可不像当初在镖局子那个样儿啦，身上的衣服很是残破，脸上也瘦的不像样子啦，镇东侠看着他，倒有些个不忍，就见他走到屋中，先与贝勒爷行礼，然后与众人行礼，行礼已毕，在

旁边一站，垂手侍立。镇东侠叫道："白亮，你由镖局子出门之后，你不作小本经营，来此何事"？白亮闻听，看了看众人，好像有好些个不好说的话。镇东侠说道："你不要为难，只管讲"。白亮万般无奈，遂就把由镖局子出门，欲投八卦山，沿路上没有盘费，无奈作横字的买卖，被童侠客一场教训，自己回心转意，改过前非，在暗地效力，一来为保护贝勒爷，二来为童侠客在暗中访查二寇，皆因小子行至在清竹塘冷风嘴，北面竹塘江沿休息，看见芦苇丛中窝藏五只小船，一只大船，是小子暗地观看，原来是他们预备抢劫囚车，赶到他们把差事抢走，你们二位赶到之时，他们船只并未逃走，二位侠客起身之后，他们的船只，才逃往正北金银烂石岛去了，"是小子打听明白，恐怕二位侠客不知，特地前来报信，望二位侠客念小子昔日之情，量情录用，情愿改过前非，报效犬马之劳"。镇东侠将话听完，用目看看贝勒爷，贝勒爷那个主儿够多们聪明，真可称得起，一见则明。心说：老侠客这个人情给我留着哪，贝勒爷接着向镇东侠说道："白亮既知改过，莫若这么办，看在我的面上，把他收下就是啦，日后就是北侠问，就提说我的主意，他这总算是知过必改"。镇东侠听贝勒爷之言，遂说道："我本不当收你，奈因驳不开爷的面子，从今往后，你要改过自新"，白亮闻听，连连称是。镇东侠又叫他谢过贝勒爷，收留之恩，镇东侠又赏了他十数两散碎纹银，告诉伙计："把他带出去，给他预备饭，教他与我们押囚车的人，一同居住"。店里伙计答应一声，把白亮带出上房。贝勒爷看了看酒也差不多啦，这才叫店里伙计预备饭菜，大家吃完了饭，先打发孙亮够奔江沿雇船，然后大家散坐吃茶。贝勒爷愿意与于成谈话，彼此大家盘桓谈话，于成又问了问童

林所学的武术。正在谈话之际，孙亮回来，禀明已然雇好了三只小船，在江沿候等明日听用，贝勒爷点头说道："知道啦"，众人谈话，直顶到晚上，用完了晚饭，店里伙计，掌上灯烛，大家又谈了会子话，于成这才商议安息，明日清晨，还要办事。童林命司马良、夏九龄伺候贝勒爷在西里间安歇，李英孙亮在东里间安歇，三位侠客在外间屋，他们是打坐休息，俱都不躺下睡觉。童林把隔扇关好，当中放了三个兀凳，请于成在当中落坐，老侠客明知他们二位这是看看我的坐工，回头告诉于秀："此时我也不用你伺候，你向东里间安息去吧"。于秀答应一声，够奔东里间去了。于成遂即入坐，将双腿一盘，闭目合睛，工夫不大，沉沉睡去，二位侠客这才也就安息，工夫不大，金鸡业已报晓，还是于爷先醒，跟着二位侠客也就醒啦，外面伙计推门进来，伺候打脸水，于秀与孙亮李英等众人也起来啦，大家梳洗已毕，这工夫贝勒爷由西里间出来，大家彼此相见，二位小英雄伺候贝勒爷，梳洗已毕，然后大家入坐吃茶。于成茶罢搁盏，遂向贝勒爷说道："请您与二位小英雄在店房等候，我们三个人带同孙亮等，乘船够奔金银烂石岛，大概等不到正午，我们也就回来啦"，贝勒爷只得点头。于成这才请镇东侠，童林二位带着李英，孙亮，小莲花于秀，一同与贝勒爷告辞起身。众人由店房出来，出北镇口，就是沅江的沿，大约着不到半里之遥，众人来到江沿举目观看，就见东西的大江，江水波浪滔天，声若牛吼的一般，江沿上断苇折芦满地，就在江沿停着三只孤舟，水手站在船头招呼他等众人上船，这内中惟有童林皆因自己不会水，看着茫茫的大江，真有点眼晕，又准知道镇东侠在水面上不行，可又不知道于老侠客水性怎么样，心想：这可得问问，不

是闹着玩的。自己想到这里，走至于成的面前，说道："老人家，我弟兄俱不通水性，未能领教老人家水性如何"？于爷这个人生平好诙谐，遂带笑向童林说道："童贤弟，你武术精奇，你还是缺着这么一着，不能熟识水性，哥哥我比你多着这么一手儿，反正是掉在浪里头，准淹不死就是啦"。说着话，带着于秀顺着跳板，上了当中的小船，童林带李英，镇东侠带着孙亮，各自登舟，此时于成吩咐水手开船。这个时候，掌船的早就撤跳解缆起锚，用篙点岸，船只掉头，向正北而来。于洞海站立船头，用目观望，就见正北雾露蒙蒙，遮满了芦苇，此时正在清晨，旭初之际，太阳的阳光，照耀大江的水，如同万道金蛇乱串，波涛滚滚。老人家远望正北芦苇当中水港，打算教小船穿过水港子去，可就看见金银烂石岛的山啦，老英雄正在观看之际，猛听得正北芦苇之中，一片锣声振耳，只听得上江摇橹、呐喊的声音，于洞海就知其中必有变动，遂吩咐水手，说道："我船慢行，水手只得将船只拢住。老侠客举目向正北观看，就见由正北面芦苇之内水港子，撞出一只虎头大船，当中的船仓，四围支起蓝布的布帐子来，帐子上，绸子的走水被风一吹，如同采莲船一般，正当中一根桅杆，上面悬挂一面大旗，白地红花沿，南绣平金的蜈蚣走穗被风一吹，行舒就卷，在大旗旁边，一行小字，写的是金银烂石岛莲花寨，正当中斗大的一个马了，船上一边十六名水手，驾着这只大船，在船头上两旁站立约在五十名喽啰兵，一个个俱都身穿蓝布裤褂，脚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抄布扎腰，外罩本山的号坎，蓝布手巾包头，每人怀中抱着一口鬼头刀，一个个如狼似虎，站立两旁，余外单有二十名喽啰兵的头目，俱在两旁垂手侍立，在大船的正当中放着九把金交椅，下垂

手三把交椅，坐着三位寨主，这三个人身量俱都不高，一个个浑身上下一身青，俱都用黄绒绳勒成十字绊，脚下洒鞋白袜，每人身后一个喽啰兵，各人抬着一条九节连环杖，离着远五官像貌看不甚真，在上垂手三把交椅上，坐着三位寨王，喽啰兵在后面擎着他们的兵刃，耀武扬威。惟有正当中三位寨主，看的真切，一来是对着面，二来船只也离着近啦，就见下首坐着这位寨主好样式，高大的身躯，身穿蓝绸子裤褂，青绸子大褂，腰中系着一根绒绳，足下白袜，大掖把搬尖洒鞋，往脸上看，青中透暗，两道扫帚眉，一双钢铃眼，大秤坨鼻子，火盆口，颌下连鬓落腮短茸茸的胡须，扎煞腮边，元宝耳朵，黄发蓬蓬，剪子股小辫，后面有四个喽啰兵，搭着一对青铜分水狼牙钻，坐在金交椅上，虎视眈眈。在右边金交椅上坐着一人，身体不大魁梧，中等身材，身穿白绸子裤褂，宝蓝绸子大褂，四方的脸面，细眉长目，鼻直口阔，白剪子股小辫，小元宝耳朵，雪白掩口的胡须，脚下白袜云鞋。惟有正当中这位寨主，长的分外的威风，大身材，细腰扎背，双肩抱拢，身上穿白绸子裤褂，米色绸子大褂，白绫子高桶袜子，青缎子厚底云鞋，手拿摺扇，腰中系一条蓝绒绳，约有大指粗细，排子灯笼穗在身旁飘摆，往脸上看，面似生蟹盖，青中透暗，两道抹子眉，一双三角眼，见棱见尖，实鼻阔口，在唇边支着两个虎牙，出于唇外，相衬一对箭翎耳，白剪子股小辫，当中的胡须断梁，颌下髯散满胸前，远看如同雪花飘荡，在大寨主身背后有四个喽啰兵，抬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棍约有鸭卵粗细，钝铁加钢打造，耀眼铮光。在寨主身背后，站立着十几位寨主，一个个精神百倍，各擎兵刃。于成虽然看见寨主，身背后无数的小寨主，他老人家可

不认得都是谁，惟有在下首小船上站的童林，看的真切，在寨主身背后站立的非是别人，内中有盗宝的二寇，韩宝吴智广，清水潭少寨主玉面小龙神罗威，罗声远，还有那扬州飞龙观卖薰香蒙汗药的紫面分水鳌乔玄龄。童林此时看明白了，上首船上的孙亮也看明白啦，寨主身背后站定的是云南的要犯，展翅弥猴陆寅，陆晓村，戏水江猪陆丰，陆松坡。就见顺着大船的后面锣声振耳，一边转过二十只麻洋小船，上面满载喽啰兵，密布刀枪，寒光朔朔，呐喊声音，振动江面，孙亮不由得高声喊喝，喊道："于老侠客，在大寨主身背后站立两个贼，就是云南的要犯，千万您可别让他们跑了"！他这边话音尚且未住，于成就听童林这边喊喝，喊道："老侠客，在当中大船船舱门口站着的可是盗宝二寇，韩宝、吴智广，您可别教他们逃走"！于成闻听，不由得心中为了难啦，一档子事没完，又接上一档子，怎么盗宝的二寇也逃至在金银烂石岛呢？书中暗表，前文已经说过一次，扬州清水潭之后，别人都可恕，惟有少寨主罗威，他前堂不救父，后堂不救母，他忍心跟随盗宝的二寇卖薰香蒙汗药的老道，一同逃命，他们逃至在江沿，弃了小船，顺着小道，往下逃走，韩宝恐怕后面有人追赶，逃出约在十数余里，四个人可就走的慢啦，这里面心中难过就是乔玄龄，为两个盟弟失去飞龙观，如今连累了兄弟罗威，清水潭瓦解冰消，到了此时，可不能不与韩宝要主意啦。遂向前紧走了两步，口中叫道："韩贤弟，为兄我为你们两个人失去了飞龙观，劫倒无关紧要，我盟弟为你，我弟兄三人，直落得家败人亡，到如今天地虽宽，你我弟兄连个扎足的所在也没有，这可没有别的说的，我们弟兄两个人跟随你们回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小粉蝶韩宝闻听，连连的

摆手，说道："那里焉能行的了，前次我没跟您提过吗？我们弟兄是私自下山，此次若要回山，山令难逃，必然将我们推出斩首，那时我们弟兄两个人，也难逃公道，岂不是咱们白白的送死吗？现在我们两个人事情，已然作到这个地步，只可信马由疆，听天由命，您要问我们在那里扎足，简直的是行无定所"。老道闻听，心中为难，不由的想道：这到很好，连一个安身之处都落得没有啦，乔玄龄长叹了一声，罗威见道兄这般景况，遂说道："道兄，你们三位虽然是没想出安身的所在，我倒是有个地方，可就是远一点，我还是非去不可"。乔玄龄闻听，遂问道："贤弟，但不知在于何处？只要我们有个安身之处，远不远那倒无关紧要"，少寨主罗威说道："兄长您若问，这个地方，属沅陵县所管，就是沅江金银烂石岛，莲花寨，为首的寨主马彪马云龙，三孔独角蛟，他是我的亲娘舅，一来我前去报信，请我娘舅与我父母报仇雪恨，二来你我在那里栖身，到显着比别处方便，可不知你们三位意下如何"？乔玄龄闻听，说道："贤弟，你既有那么好的所在，不如你我就此前往"，四个人把主意拿定，连夜够奔沅陵县而来。

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这一日来到沅江，与船家商议明白，把船只雇好，渡到金银烂石岛山口，与把山的喽啰兵把话说明，喽啰兵往里面与他们去通禀，正赶上清晨里面大寨主升厅办事之时，喽啰兵上来单膝点地，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得知，外面有寨主甥儿，罗少寨主到，与寨主请安"，大寨主马彪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这孩子怎么会想起上我这里来啦？也许是家里有甚么事，命他前来禀我，喽啰兵，把他与我叫进来"。喽啰兵答应一声，转身下去，工

夫不大，由外面把罗威他们引至在大厅之下。其实罗威早就与乔玄龄说明啦，这山上乃是铁善寺的门人，最恨的是采花的淫贼，发卖薰香蒙汗药的盗寇，你到了这里面，可千万别说卖蒙汗药的，就说与韩吴二位寨主俱是八卦山的英雄，又与韩宝吴智广说了一遍，此时韩宝虽然心中不愿意，只得点头应允，这才跟少寨主罗威来到里面，聚议分赃厅之下。罗威先让他们三个人在台阶下等候，少寨主罗声远上了大厅，举目观看，就见娘舅马彪马云龙就在当中端然正坐，两旁边各位寨主相陪，罗威皆因是跪父母的双丧，又见着自己的娘舅，不由己的抢步向前一跪放声痛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可把大寨主马彪马云龙吓了一跳，遂叫道："罗威我那甥儿"，说着话，用手一扶桌案，身形向前一探，急忙问道："有甚么事？你只管讲，你不必痛哭，有娘舅一人担负"，罗威只得哭诉，就把清水潭前后始末，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道："童林兴一家武术，灭铁善寺山门，只要他见着铁善寺门人弟子，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欲把铁善寺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我父被擒，谅无生理，我母命丧清水潭，皆因甥儿实无救援之力，逃命至此，请娘舅与孩儿作主"，马彪马云龙闻听罗威之言，只气得手拍桌案，哇呀呀怪叫，说道："这还了得，甥儿你只管万安，报仇之事，自有你娘舅负责，誓必拿住小儿童林，碎尸万段，捉住老匹夫侯振远，万剐千刀，报仇雪恨，方才甘心！你暂在我山中居住，不必着急"，罗威复又往上回禀，就把韩宝、吴智广、乔玄龄被童林所迫无处栖身，随孩儿投至大寨，望娘舅酌情收纳。马彪闻听，这才叫罗威把他们三个人带上来相见，无非问了问韩宝、吴智广、乔玄龄与童林为仇的情由，也就把他们三个人容留大寨之

内，与罗威居住，派人伺候，一面暗派山中的探子，打听童林、镇东侠的踪迹，因此韩宝、吴智广他们三个人在山中安居避祸。

甚么事都是活该，可巧由菩提寺逃走的陆丰陆松坡，他又惦记搭救陆寅，他也是无处栖身，他才想起他的叔父金钱水豹陆占鳌，在沅江金银烂石岛为第六寨的寨主，他才由打菩提寺星夜赶到沅江，先雇好了船只，船家把他渡到金银烂石岛山口，先与守山的喽啰兵说明，喽啰兵这才向里面通禀。可巧正是散厅之后，陆占鳌将用完早饭，正在休息之时，喽啰兵回禀明白，陆占鳌这才派人把陆丰叫进去，手下人把陆丰带至在西跨院，单有一所四合套的瓦房，乃是陆占鳌的住宅，喽啰兵把他引至上房。陆丰进到屋中一看，叔父陆占鳌正在屋中闲走，自己只得赶步向前行礼，说道："叔父在上，孩儿陆丰与叔父叩头"，陆占鳌一见是侄子，说道："你起来，有甚么事吗"？陆丰遂就把陆滚叔父被害，产业被李耀所谋，陆寅报仇雪恨，自己协力相帮，在云南云南府打算暗害李英，在云南杀了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刚说出这"先奸"两个字，陆占鳌赶紧把他嘴给捂住啦，说道："这还了得，你还要说甚么！本山最避讳的是奸杀，卖薰香蒙汗药，这得亏是上我这里，若要在大厅，你说那么一句不要紧，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没有？不但是你首级保不住，连我都担不了哇！我告诉你，等到晚晌，升聚议厅的时候，我把你带上去，千万别说先奸后杀，就说为报父仇云南十八条命案，大寨主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能不管，囚车又由此经过，只要寨主点头，凡事都在我的身上"。陆丰只得应允，陆占鳌把他留下，教手下与他预备酒饭，吃饭的时候，饮酒之际，陆占鳌细问陆丰，陆

寅与李英，当年结仇的原因。陆丰只得细细的又说了一遍，陆占鳌很报怨陆丰，说道：“你帮他报仇雪恨还可，不应当教他采花，咱们果然将囚车劫下的时候，你可告诉他别说采花，只说替父报仇，若要让寨主知道采花二字，你们两个人脑袋就不用要了，我若不念其同宗之情，就是你们作的这个事，我也不能管”。爷儿两个吃完了饭，等到晚晌，大寨主升聚议厅的时候，陆占鳌先禀明大寨主，然后把陆丰带上去，大寨主不过略问了问已往的情由，大寨主本不愿意管，但是驳不过六寨主的面子，这才告诉陆占鳌：“你与四寨主、五寨主商议着去办吧”。大寨主交派完毕，陆占鳌下来，请鲁明通、程智远商议好了，预备五只小船，大船一只，挑选五十名喽啰兵、三十名水手、十名喽啰兵的头目，随着三位寨主一同下山，埋伏在清竹塘冷风嘴大江江边芦苇深处，然后派人在大道上打听囚车何时可到，然后再为动手，商量已定，预备停妥，他们是头天晚间下的山，当夜就宿于船内。赶到了次日清晨，他们在船上就得着信啦，知道押解陆寅的囚车离此不远，三位寨主相商整齐喽啰兵的队伍，就在这工夫，探事的喽罗啰回来禀报，囚车已然到啦。鲁明通、程智远、陆占鳌、陆松坡率领喽罗啰兵，挡着囚车的去路，实指望将李英、孙亮结果性命，以便搭救陆寅，不想，三五个照面孙亮就跑啦，四个人打算车轮战，把李英累死分尸，可巧童海川镇东侠二位赶到，群寇这才不战自退。并非是群寇惧怕二位侠客，一则是有二位侠客到此，不能将李英结果性命，再者寨主等候的是童林、镇东侠，今既然童林、侯振远到此，他们是回山报信，听侯寨主的山令定夺。一面退至在芦苇之中，暗地藏躲，一面派喽啰兵暗中跟随，看准童林镇东侠住于何处，急速回来

报信。陆占鳌等看童海川他们由冷风嘴起身走后，陆占鳌他们大家商议开船进岛。回至岛内，鲁明通、程智远、陆占鳌先够奔里面大厅，回禀明白了抢囚车的经过，然后又回禀大寨主："童林、侯振远搭救李英，已命人跟踪窥探"，前后的情由，回禀了一遍，大寨主将此事听明，将陆寅带上来，无非就是问了问，当时教他下去暂时休息，然后与各位寨主相商，怎样设法，拿童林镇东侠报仇雪恨。就在这个时候，下面喽啰兵跑上来单膝点地，口中说道："报"！大寨主往下问道："所报何事"？喽啰兵往上回禀，说道："启禀寨主得知，我等奉令前去打探，探听明白，探得童林、侯庭与保护囚车的李英、孙亮，内中还有一位不知姓名，带同押车的兵丁，住在龙潭镇兴隆店内"。大寨主闻报后，冲着喽啰兵一摆手，说道："下去，再探"！这个探子刚下去，没有多大的工夫，又上来一个喽啰兵，也是单膝点地，口中说道："启禀寨主得知，我等探听明白，他等住在兴隆店，听说又有一位侠客，姓于名成，字洞海，人称长臂昆仑，与侯庭、童林在店内相会，又派人在江沿雇船，不知是何用意？请寨主令下施行"，大寨主闻听，遂向众位寨主说道："列位贤弟，不问可知，就是于成知晓你我弟兄，他必然泄底与童林，雇船为的是明晨进岛，面见你我弟兄，这可是凑巧，明日他们不来便罢，倘若来时，我教他等飞蛾投火，自送其死，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一双，也让他们知道你我铁善寺门人的厉害"！说着话，一面传令："明日早晨预备一只大船，四只麻洋小船，军容要齐整，明日清晨听候山令"！大寨主传令已毕，摆手散厅，够奔里面内寨休息去了。一夜晚景无事，次日清晨，大寨主升坐聚议大厅，就在这个时候，外面远探喽啰兵跑上大厅，单膝点地，

口中说道："报"，大寨主问道："所报何事"？喽罗兵说道："启禀寨主得知，我等奉命在江沿哨探，探听得于成于洞海，率领童海川、侯振远，还有三个人不知姓字，乘坐三只小船，奔山寨而来，请寨主令下定夺"，大寨主一听，遂向喽啰兵摆手说道："再探"，喽啰兵转身复又打探去了。大寨主遂向左右说道："列位贤弟可曾听见么？老儿于成竟敢率童林与那老匹夫侯庭，前来寻找你我弟兄，岂不是前来送死，列位贤弟随本寨出岛，誓必战败童林与老儿侯庭，你等大家预备了"！寨主一声山令下，两旁众人齐答言，说道："我等众人情愿随寨主一同前往"。说话间众人甩去长大的衣服，俱各收拾紧身利便，各持兵刃，外面喽啰兵头目鸣锣聚众，前护后拥跟随大寨主出了大寨，够奔山口外。此时山口外江面之上舟船俱已备齐，众人随同大寨主弃岸登舟，令下开船，一同出了金银烂石岛够奔芦苇塘，穿出水港子，大船将撞出芦苇塘，远远就望见三只小舟，正当中船上非是别人，正是长臂昆仑飘然叟于成于洞海，站立船头，不减当年的威风，在船头含笑抱拳，笑容可掬。在上首这只船头上站着一人，白发银髯怀中捧剑，精神抖擞，下首这只船头站着一人，形同庄家汉一样，怀抱一对子午鸡爪鸳鸯钺，神光炯炯。大寨主回头向左右问道："你等可认识左右船只上的两个人"？在寨主身背后转过一人，口中说道："寨主若问，小子认得他两个人"，寨主回头观看，原来是小粉蝶韩宝，遂问道："此二人是谁"？韩宝用手向前指点，说道："寨主若问，上首这只船上的人非是别人，正是老儿镇东侠，侯庭侯振远，下首便是我等仇人童林童海川，如今人称混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寨主不听则可，一闻此言，只气得须髯乱抖，右手将手中摺扇

打开，左手撕髯定睛向前细看，小船离大船相隔不远，回头向左右说道："我船慢走，待本寨与对面来人答话"。说话间，大船离小船相隔两丈来远，大寨主站起身，走至船头，将要与于成答话。此时老侠客于成于洞海，就皆因听童林、孙亮两个人向自己言讲，对面船上不但有云南的两个要犯，并且还有盗宝的二寇，老人家就知道，此事难了，事情业已至此，自己说不上来不管啦，只得站在船头，用目观看，又见大寨主亲至船头，这才自己含笑抱拳，口中说道："我打量前面何人？原来是大寨主亲自驾临，前者二十年前于成拜山，多蒙寨主款待，至今犹挂心头，我早就有意前来登山拜访，问候攀谈，只因贱躯多病，不能如愿。今因事到此，本要拜山，不想有缘与寨主在江面相会，寨主一向可好？于成这里问候了"，大寨主马彪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遂向于成说道："老侠客年过百岁，不在府上纳福，今来到敝山，但不知有何事故？马彪敢问"，于洞海只得回答，说道："寨主有所不知，虽然是老朽年迈，我还是好动不好静的脾气，只皆因访友在外，我行至贵处龙潭镇，招商店内，遇见几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侯庭童林，"一位姓侯名庭人称镇东侠，我这个兄弟姓童名林号叫海川，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还有云南的两个班头，李英、孙亮，我一问他们，因何在此蹉跎？原来是李英、孙亮失去囚车，案情太重，就是那云南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采花的淫寇展翅弥猴陆寅陆晓村，戏水江猪陆丰陆松坡，听说是被贵寨搭救，他们皆因惧寨主的威名，不敢问讯，被困在店房中。我又一问童林，原来是奉旨捕盗，原来捉拿的是盗国家宝物，翡翠鸳鸯镯的要犯，韩宝、吴智广，听说此二人也投至贵山，他们有意登山拜访，又恐怕寨主不

明真像，反伤了江湖绿林道的义气，他们正在万般无奈、百无计出之时，可巧与我相遇，是我想：我与寨主有故旧之交，我打算把他们带到贵寨，与寨主相见，我正要到贵山前去拜访，不料在此相会。云南的要犯，与盗宝的韩宝、吴智广，被他们认着，现在站至在寨主的身背后，我想众位寨主乃是铁善寺门下的弟子，专讲究的行侠作义，济困扶危，所恨的是奸盗邪淫，谅各位寨主决不能够袒护采花的淫贼与那盗国家御物的韩宝、吴智广。寨主作事素称正大光明，看在你我昔日的交情，冲着我的脸面，万望寨主将这四个人献出来，不但众人感激寨主成全之德，就是于成也感念寨主的盛情，谅寨主决无吝色，于成斗胆上言，望寨主三思，于成率众惟命是听”。于成这一片话，说的近情近理，原为是与两边排难解纷，不想寨主马彪将话听完，仰面向天一阵狂笑，口中说道："老侠客你且住口，俺们弟兄原是铁善寺的门人，占山已是非法，岂能容留盗国家之宝的要犯，更不能向着采花的淫贼"，说着话，转头观看陆寅、陆丰，不住的点头，脸上现出一种不悦之色。书中暗表，大寨主实不知他二人采花，若要知道采花，决不能相留，他早就传山令推出斩首，今被于成这一问，不由得面红耳赤，这才回头观看，大寨主复又向于成说道："那么我因何将他们留在山中呢？这内中有一段情由，只因童林下山以来，兴一家武术，大不该与铁善寺的门人为仇，所以我才将他们四个人留在山中，童林必然寻访韩宝、吴智广，那时我不用寻他，他自来找我，这个名目叫作以逸待劳、香饵钓鳌之计，依我相劝，老侠客，我们的事你休要多管，急速回你的山西静养，免了你多少是非，你如若要多管，我等与童林有灭门户之仇，岂能见着他善罢干休！老侠客你岂不

是妄自饶舌，跟没说一个样吗”？于成闻听，向马彪说道：“寨主你休要自误，童林兴一家武术，实有其事，灭铁善寺山门之说，万无此理，不过是寨主误听过耳之言搬动是非，欲使两家不和，谗言不可听，还望寨主三思后行”，马彪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说道：“于洞海，你不必袒护童林，只皆因太湖要镖，童林助纣为虐，杀害我们铁善寺的门人弟子者三，清水潭也被侯庭、童林闹得瓦解冰消，分明是你左袒童林，前来难我，依我相劝，我们的事你休要多管，尚可保全你的名誉，倘若是你勒令要管”，说着话用手一指江沿，说道：“你来看，这江沿就是范围，连你也逃不出范围之外”。老侠客于成闻听三孔独角蛟马彪马云龙之言，不由得心中暗想，想道：这小子真是一点情面都没有，此次我出场与两造排解，为的是和平，这合着他把了事的也掺在一处，他明明是欺服我年迈，管不了事的，好！咱们爷儿俩倒得打个样子。想到这里，遂向大寨主说道：“马彪，你太不讲情理，我为了此事，了的了，就了，了不了，有你们事在，你不应当依势力欺压你家老太爷，你看我人老，我的手掌上不老，来，来，来，咱们爷儿俩倒要比试比试”！老侠客话说到此处，将要由小船上往大船上纵身，就听有人喊嚷，说道：“老侠客，为我们的事情，不要生嗔，今有侯庭与他们比试个高低！”随着声音，就纵过大船，老侠客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振远，掌剑前往。

书中代表，只因镇东侠见老侠客与寨主接谈，话不投机，当场就要过去动手，镇东侠岂能够教老侠客过去呢？老侠客虽然是威名远振，究属年迈，百岁有零之人，比如净水瓶一般，许看不许碰，坐在那儿大家称呼为侠客，若要真过去动手，常言有句话“老不以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壮年”，倘若过

去动手，稍有疏失，岂不将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再说为管我们的闲事，是当中的了事人，怎么着也不能让老侠客过去动手。镇东侠这才掌剑由小船上往大船一越而登大船，口中说道：“汝等们休要逞强，何必老侠客与你等动手，现有镇东侠侯庭在此，那一个不怕死，试吾宝剑锋利否”？大寨主马彪站在船头，见镇东侠仗剑过船，只得身形向后倒退，口中说道：“今有侯庭老儿过舟，前来比试，那一位英雄前往，将他生擒活捉”，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身背后口念无量佛，跟着说道：“量此老儿何足为奇，待贫道将此老儿结果性命”，大寨主回头观看，非是别人，正是紫面分水龟乔玄龄。那恶道掌剑纵身，跳至镇东侠的面前。书中代言，乔玄龄皆因受寨主待遇之恩，他看镇东侠年迈，他打算过去把镇东侠结果性命，贡献于寨主之前，他净看镇东侠年迈衰残，他那里看见过镇东侠杀人不睁眼，他这才跳至在镇东侠面前，用宝剑一指，口中叫道：“老儿，汝还不抛剑就绑，等待何时？如若不然，你可知道仙长的厉害”。镇东侠听乔玄龄之言，以指弹剑，一阵冷笑，叫道：“尔既然前来动手，尔家剑客剑下不死无名之辈”，老道闻听，叫道：“老匹夫，你不认得你家仙长，你家祖师乔玄龄的便是”。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举剑向镇东侠头顶便劈，镇东侠见宝剑临近，身形向左一闪，用宝剑向上一横，镇东侠的宝剑正碰在乔玄龄的宝剑之上，乔玄龄那里知道镇东侠这口宝剑名叫小听风，斩钉剁铁，切金片玉，宝剑已然碰在一处，只听呛啷的一响，镇东侠宝剑将乔玄龄的剑削为两段，乔玄龄见宝剑已折，打算转身逃走，镇东侠那里肯容，跟着用了一个追风赶月的架式，宝剑尖正碰在乔玄龄的脖子上，只见乔玄龄的首级顺着剑尖一滚，卟咚坠于船

板之上。镇东侠见死尸方要栽倒，恐怕血迹溅在自己身上，一转身，用了个反身跺子脚，只听扑咚一声，镇东侠将乔玄龄死尸踹在大江之内。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剑下留情侯庭放三鼠　连败四阵谷瑞设缓兵

镇东侠复又转身擎剑，向大寨主说道："你们那一个不怕死，只管前来"！大寨主马彪见乔玄龄当场废命，不由得气冲牛斗，哇呀怪叫，遂向左右说道："老匹夫！侯庭无礼，那一位寨主过去将他结果性命？与乔仙长报仇雪恨"，这句话未曾说完，就听旁边有一人答言，说道："兄长，小弟愿取老儿侯庭的首级"。随着声音蹿出一人，大寨主随着声音观看，正是七寨主金毛鼠宝智，掌中擎九节连环杖，正与镇东侠对面接谈，此时镇东侠剑斩乔玄龄，意欲会斗大寨主马彪，就见由打对面蹿过一人，身量不高，头上青手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青夜行衣，脚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透着利便，往脸上观看，白中透青的脸面，一脸的水绣，两道细眉，一双圆睛，小鼻了头，薄片嘴，掩口髭须，白的多，黑的少，两个薄片子耳朵，在手中擎着这件兵刃特别，纯钢打造，约有鸡卵粗细，八寸长，一节带环子，共九节。镇东侠认得这种兵刃，名曰叫九节连环杖，镇东侠看明此人，问道："我问你这鼠寇既敢前来送死，报上名来"，七寨主大声喊嚷，说道："你这老匹夫若问你家七寨主，姓宝，名智，外号人称金毛鼠的便是"，说着话，将九节连环杖抡起，向镇东侠头顶便砸。镇东侠知道他这种兵器厉害，拿着当中的三节，运用两旁的三节，其形就仿佛是用三节棍一般，可有一样，招数比三节棍厉害，镇东侠见右边三节连环杖，堪可离头顶相近，并不招架，将

身形往向后一撤，宝智见侯庭身形往后退，将右手连环杖撤回，将左手连环杖抡起，赶着便砸，金毛鼠宝智这是贪功冒险，他岂能料想镇东侠用的是诱敌之计。老侠客见连环杖，离头顶不远，手中提剑，故意的迟慢，以至看宝智的兵刃撤不回去时，遂用宝剑向上一撩，正撩在九节连环杖第二节的环子上，只听呛啷啷的一声，宝智的九节连环杖，被镇东侠的宝剑削去了两节，宝智打算转身要逃，怎奈说时迟，那时快，镇东侠的宝剑随着向下一落，冷嗖嗖的宝剑，已离头顶不远，宝智自知不免一死，将双睛一闭，焉想到镇东侠并不将他结果性命，把宝剑跟着向外一撤，底下用了一个迎面跺子脚，正踹在宝智肚腹之上，宝智跟着将身形一仰，卟咚一声，坠落在大江之内，好在这小子会水，浮着水到后面大船之上，更换衣襟。此时船头之上镇东侠飘洒银髯，口中叫道："你们那一个还不怕死，前来动手"。对面大寨主听镇东侠喊叫，那个前来，方才七寨主又当场落败，自己是又羞又怒，回头向左右说道："列位弟兄那一位前往？取侯庭项上的首级"，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小弟等二人双战老儿侯庭"，马云龙扭项观看，原来是银毛鼠宝勇，越江波浪鼠宝明，每人擎一条九节连环杖，够奔船头。此时镇东侠虽然与贼寇动手，掌中擎剑，仍然是谈笑自若，适才剑斩乔玄龄，老侠客深知此人，发卖薰香蒙汗药故而用剑斩之，老侠客手下留情，才放走宝智，指望与大寨主马彪，再直接谈话，镇东侠的意思是愿和不愿战。不料想由对面又纵过来两个人，俱都是浑身上下一身青夜行衣，青绢帕罩头，每人手擎九节连环杖一条，冲着自己耀武扬威，镇东侠含笑问道："对面来的两个小辈，你们也敢与你家老侠客动手么"？宝勇见镇东侠说话

刻薄，厉声说道："老儿侯庭休要猖狂，今有你家沅江三鼠，银毛鼠宝勇，越江波浪鼠宝明在此，你若知时达务，即刻抛剑跪倒哀求，尚可保全你的性命，倘若不然，你可知晓我们弟兄的厉害"？镇东侠听宝勇之言，仰面狂笑，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等的英雄？却原来是沅江的两个鼠辈，尔等欲战就不必饶舌，拿首级前来见我"。说着话一蹉步，宝剑一举，用了一个魁星戏斗，跟着说道："你们那一个先过来受死"！宝勇闻听镇东侠大话欺人，只气得二目圆睁，钢牙乱错，回头叫道："贤弟休叫老匹夫逃走，你我弟兄双战"，说着话，二人一齐向前，银毛鼠宝勇九节连环杖，用了个仙人解带摆连环杖，向镇东侠拦腰便打，越江波浪鼠宝明，摆九节连环杖，用的是枯树盘根，抡开九节连环杖，向镇东侠双腿便扫，他们两个人以为镇东侠双拳难敌四手，防上不能顾下。他们焉知道镇东侠，并不把他二人放在心上，反倒不慌不忙，镇东侠明知他二人一前一后，兼顾着动手，镇东侠仍然先战对面的宝勇，见连环杖离腰际不远，身形向右一闪，往前一迈步，宝剑随着往下一落，对准连环杖的环子第三节，用剑一削。此时宝勇打算往回撤兵刃，可就措手不及，只听苍啷啷一声，九节连环杖被镇东侠的宝剑削去了三节儿，宝勇情知不好，打算要走，那可不行，镇东侠宝剑趁式扁着向里一推，这一招名叫白鹤亮翅，冷飕飕的宝剑，直奔宝勇的脖项，宝勇准知自己性命难保，没想道镇东侠并不伤他的性命，遂将宝剑往回一撤，底下用了个扁踩卧牛腿，一脚把银毛鼠宝勇踹在大江之中，这小子只可浮水脱逃。镇东侠未及转身，后面越江波浪鼠宝明的九节连环杖，堪可要打在镇东侠腿部之上，镇东侠左腿未能落地，跟着向上一飘腿，身形向上一提，用了

个张飞片马，顺着九节连环杖的上面片过来了，连环杖可就落了空啦，宝明打算往回撤连杖，镇东侠焉能教他撤回去呢？遂将宝剑往下一落，正在连环杖当中的环子上，只听呛啷的一声，连环杖被镇东侠的宝剑挥为两段，镇东侠趁式用了个金牛拱地，宝剑的剑锋直奔宝明的肚腹便刺，宝明眼睁睁性命难保，焉知镇东侠并不追他的性命，将宝剑往回一撤，身形向前一进，用了一个转身的靠山背。这一下子宝明的这个乐儿，可就大啦，身形向后登登的倒退好几步，以至到船边脚一登空，卟咚坠于大江之中，这小子浮着水，逃奔后面船上去了。镇东侠一连胜了四阵，仍然仗剑，向对面寨主说道："你等欲要跟镇东侠当场比式，论一论胜负，换有能为者前来动手，似此无名小辈，休要前来送命"。

大寨主正要派人与镇东侠对敌，童林童海川见老哥哥连胜四阵，恐怕老人家劳累，打算越上大船，协助兄长，手分子午鸡爪鸳鸯钺，将要纵身登大船，就在这个工夫，就见自己这只小船，船头往上一起，船尾向水内一低，可把童林吓了一跳，赶紧扭项抱双钺，回头向船尾观看，就见有一人手搬船尾，浑身上下是水，欲要上船。不但童林看着有些害怕，童林身背后李英李士钧见船摇动，转身向后面观看，见有一人手攀船尾，浑身是水，李英明知是前面贼人派水鬼，前来翻船，随急举刀对准那人头顶便剁，耳轮中就听澎的一声，并未砍动他的头顶，就听那人喊嚷了一声，口中嚷道："好小子！真砍我呀"！童林在船头扭项细看，此人非是别人，正是自己师弟于恒于宝元，正自观看，就见李英捧刀便刺，童林赶紧说道："李士钧休要动手，不是外人，乃是我师弟于恒到此"，李英听童侠客之言，赶紧撤刀往回倒退。童林够奔船尾，一

伸手揪住于恒的肩头，用力往上一带，于恒跟着一长身，爬到小船之上，跟着水由身上往下一流，站起身形，瞪着双睛，东张西望，二次对着童林双膝跪倒，口中大声说道："师兄在上，师弟与师兄叩头"，说话间卟咚卟咚磕了三个响头，童林赶紧伸手相搀，呼道："师弟你从何处到此"？于恒遂扭项用手向江边一指，童林举目观看，就见江沿之上，站立的人还是不少。为首头一位，是二侠侯杰侯敬山，后面跟着灯前少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壁，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过度流星赛电光邵甫，斜睛太岁阎宝，坏事包张旺，穿水小白猿侯玉，谈笑鸿儒铁拐侯俊，滋毛吼鲍信，孔秀春芳，外号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后面跟着王三虎，顺风耳一干人，站在江沿，各擎兵刃，呐喊助威，这些位因何来的这么恰巧？书中暗表，这就是镇东侠在湖南桃源县三义庄的时候，贝勒爷与童林起身走后，镇东侠坐定了一想，恐怕二寇回归云南八卦山，倘若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与童林难以破山捉拿盗宝的二寇，究属势孤人单，自己想了一个主意，这才写了一封书信，差遣郑奎家中的下人，将这封书信送至杭州镖局子，这封书内的言词，就是教二弟侯敬山率领镖局子一干群雄，急速起身，连夜前来，以作后援的接应。这些个事情，并未告诉贝勒爷与童海川，书信走后，隔了几天，镇东侠这才率领司马良，夏九龄沿路赶站，追赶贝勒爷，其实这封书信到了镖局子，二侠客侯杰早就带着一干群雄起了身啦。

因为甚么由镖局子起身呢？就皆因过五月端阳节，事情由打牛儿小子身上所起，只因镖局子到了五月，眼看着过节，两个镖局子里人太多，南北双龙镖局两号，约在二百多人，黄灿潘龙二位镖主先得请示二侠客，到节下给两下伙计们，预

备甚么饭菜？侯二爷一想：若要是两号合在一处可就太多啦，侯爷出的主意，叫他们两下里过节，不必合在一处。南双龙镖局到节下不必预备整桌的酒席，最好不过，是大锅里炖牛肉，蒸馒首，又省事，伙计们又得吃。黄灿潘龙听侯二爷之言，这事这么办也好，这才告诉厨师夫哑嗓子宋师付，到节下照样儿预备，由柜上领钱，千万要多，可别不够吃的。宋师夫遵着镖主的吩咐，到了五月初四这一天，带着帮厨的四个伙计，头天把牛肉买来，切得了拿凉水泡上，顶到了晚上，白面是发好了，晚上蒸馒首，大众吃完了晚饭，哑嗓子宋师付带着四个伙计，先把牛肉炖好了，然后带着伙计蒸馒首，就这么着，整整的忙了一宵。顶到天快亮啦，四个伙计又累又困，宋师付先打发他们四个人睡觉去，自己看了看两边锅里炖着的肉也烂啦，笼屉里蒸的馒首也足够吃的啦，等到天亮好伺候大家过节，自己也是一夜劳乏，也就累的够瞧的啦，打算自己躺一躺歇歇。这个厨房原是一个跨院，三间西厢房原是一通连，顺着前檐两铺炕，一进门左右一边一座锅台，迎面摆着面案儿，北面靠西墙是家伙阁子，南面靠西墙是小灶，哑嗓子宋师傅打算着休息休息，一歪身就躺在北面顺前檐的这铺炕上啦，打算躺一躺，天也就亮了，没想到躺的工夫不大，可就睡着啦，也搭着累了一宵，怎么会不困哪？他这一睡着了不要紧，就在这么个工夫，来了一个吃饭的，来者非是别人，正是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牛儿小子因何来的这么早呢？他这个人本是天真烂熳的一个好人，自由打童林把他留在镖局子之内，他看着镖局子伙计只要不正经作事，你过去说他，也好，他偏不这么着，看着不对，过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手又重，打的伙计顺嘴流血，他又嘴笨，又说不出

甚么来，伙计要跟他对打，又不是他的敌手，伙计只得告诉二侠客侯杰，牛儿小子无故的打他，侯二爷不但不说于恒，反倒还向着他，也说的好："牛儿小子怎么不打别人单打你？你必然是得罪他啦，你要愿意在镖局子里作事，你就躲他远远的，你要不打算在镖局子里头，你就别干"。伙计一听老侠客这个话音，明知道这叫偏向，只得忍气吞声，白挨了一个嘴吧子。这么一说，日子一长了，在镖局子伙计没被牛儿小子打过的很少，这还不要紧，二侠客就为牛儿小子把厨师付散了好几个，因为甚么呢？牛儿小子他是一黑就睡觉，等到天一亮他就醒，只要他一醒了，他就饿，饿了就奔厨房，来到厨房，看见厨师傅瞪着眼睛说道："牛儿小子我饿啦，有甚么快给我吃"。您想天一亮厨房那里来的吃食呢？厨师傅只可说道："昨天晚上没有剩下甚么吃的"，牛儿小子一听没有吃的，可就恼啦，说道："厨房里不预备吃的，我上那儿吃去，小子你们是诚心饿牛儿小子，这可没有别的，你饿着我，我就把你搁到水缸里泡上"，说着话一把将厨师傅揪住，跟着用手一履，可就把厨师傅举起来啦，走至水缸近前，头朝下，把厨师傅往水缸里一浸，转身就走，要不是伙计们看见，厨师夫可就淹死啦，伙计们把厨师傅救上来，厨师傅是浑身是水，只得够奔柜房，面见侯杰，言说牛儿小子无礼，应当二侠客把牛儿小子叫到柜房，数说他一顿才是。二侠不但不说牛儿小子，反说厨师傅不好："你为甚么不给他预备吃的，你要给他预备吃的，他还能把你浸到水缸里去吗？你要愿意在我这里，你就把牛儿小子伺侯好了，你要不愿意在我这儿，我就叫先生给你算帐，你到别处再找事"。厨师傅一听这个话词儿，只好就不干了，当时辞事，二侠也只好，又找了一个厨师傅，没

干了几天，仍然是被牛儿小子，把人家搁到水缸里头。一连着散了好几个厨师傅，都是为牛儿小子身上所起，最后找的这个宋师傅，皆因他说话哑翅，这么着大家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嗓子宋，由打他上工的那一天，他就听人说，镖局子里头这个毛病，不怕头天晚上没有剩甚么吃食，他在外面买一斤饼，买点肉菜，头天晚上给牛儿小子预备下。等到第二天天亮，牛儿小子准来，一进厨房看见了厨师傅瞪着眼说道："厨师傅有吃食没有"？哑嗓子宋赶紧接着说道："有，有"，说着话连饼带菜交给牛儿小子，牛儿小子接过饼菜，笑嘻嘻的说道："你这小子够多们好，这我也就不必把你搁在水缸里头啦"，哑嗓子宋赶紧向牛儿小子摆手说道："不用不用，您请吃吧"。由此习以为常，天天如是，无论如何，宋师傅每日与牛儿小子预备饼菜，这么一来，牛儿小子也就不找是非啦，每日吃完了饼菜，在后头院东墙根底下有一块石头，吃完了躺在那儿枕着石头就睡，多咱到吃饭的时候才醒，接着碴儿再吃，宋师傅也算是把事情混长啦。二侠客侯杰日子长了，也知道宋师傅单给牛儿小子预备点心，每到月头算帐的时候，必要多给宋师傅三四两银子，暗含着就为教宋教师垫办牛儿小子的点心，并非是二侠客偏向着牛儿小子，皆因童林就是这么一个师弟，留在镖局子里头，若要是教牛儿小子受了委屈，日后恐怕对不起童林，这就是二侠客心里的意思，别人那里看得出来呢。如今到了五月节过节，孔秀张旺这两个人跟牛儿小子最对劲，张旺的外号叫坏事包，没有事他还要发坏，眼看着明天就要过节，暗地里与牛儿小子说道："明天可就是五月节啦，咱们镖局子里头，可是吃炖牛肉馒首，牛儿小子你打算怎么样？牛儿小子一听过节，吃炖牛肉，遂向

张旺说道："明天吃炖肉，我吃不了多少，可怎么办呢"？张旺说道："不要紧，我有个主意，你不会今天拿开水化一点口碱喝了，你不是明天就吃的多了吗"？牛儿小子不知道张旺他是发坏，遂说道："好小子，我不会化碱水，你给我化一碗我喝了，就完啦"！张旺点头应允，等到晚上真化了一碗碱水，教牛儿小子喝下去啦，这一来牛儿小子这个乐儿可就大啦，碱水喝到人肚子里头去，人怎么能受的了哪！牛儿小子整闹了一夜，是上吐下泻，等到天亮啦，牛儿小子肚子里头宿食也就拉净啦，可有一样儿，饿的可直不起腰来了。牛儿小子一饿，可就想起厨房的宋师傅来啦：我何不去找他要炖肉蒸馒首，自己想到这里，够奔厨房。那个时候天尚未亮，来到厨房，一开风门，牛儿小子就闻见炖肉的气味好闻，屋子里热气腾腾，牛儿小子不知道肉在那里，馒首在那里，举目一看，宋师傅在炕上头朝里正自熟睡，牛儿小子看着宋师傅，口内说道："小子睡着啦，我要不看着你素日与我预备点心，我就趁着你睡着了，把你搁到水缸里泡上"。说着话，走到炕沿边，用手一拉宋师傅说道："小子我饿啦，肉跟馒首在那里告诉我"！宋师傅正在沉睡如雷之际，他也不知道是牛儿小子，他还以为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闭着眼睛说道："我将在这儿躺一会儿，你们成心拿我取笑，锅里面有的是肉，笼屜里有的是馒首"。将话说完，他一翻身又睡着啦。牛儿小子把话听明白了，转身先够奔笼屜，把笼屜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热气腾腾的馒首，伸手由打里面拿了两个馒首，牛儿小子生平最不爱吃馒首，嫌馒首不解饿，把馒首拿出来用手一拍，馒首可就成了馒首饼啦。由筷笼子里面拿出两根筷子来，回头一看，见两旁锅台上盖着锅盖，热气腾腾，牛儿小子准知里面必是

炖牛肉，自己走至在北边这个锅台，用手把锅盖掀开，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心中欢悦，一看里面满满荡荡俱都是五花三层，花糕似的炖牛肉，牛儿小子也不怕烫嘴，用筷子夹了一块吃到嘴里头，分外真香，口内不住的说道："这个肉炖的真好，又香又烂"。一面说着，一面往嘴里吃，也搭着牛儿小子饭量真大，他就一只脚登着锅台，一面说着，一面吃，吃了不大的工夫，他把一锅牛肉全都吃啦，只剩下半锅汤。口中说道："哎呦，我净顾贪着吃肉啦，可忘了吃馒首饼啦。"说着话，一抬头，看见南边锅台顺着锅盖冒热气，心中想道：大概那个锅里头还有炖肉，自己说着话，把锅盖上，够奔南边这个锅台，一伸手先把锅盖打开，往里面一看，这锅里头却是多半锅钝牛肉，一面看着，心中欢喜，一面用筷子夹着肉，就着馒首饼又吃了二十多块，他可是实在吃不下去啦，已竟都吃到嗓子眼啦。自己说道："哎呀，这一回我可吃饱了！再要吃，非把肚子胀破了不可"。顺手把锅盖上，自己连哈腰也不敢哈，出离了厨房，慢慢的够奔后头院，来到后头院东墙根，躺在地下，枕着那块石头，躺下就睡着啦。这也就是牛儿小子，天生来福大，量大，造化大，这要是旁人，吃这么一顿，躺在地下一睡，非受病不可。不提牛儿小子在此睡觉，单表前面阮和阮壁孔秀张旺一干群雄，大家都知道今天过节，清炖牛内蒸馒首，天快到吃饭的时候啦，头一个孔秀先嚷，嚷道："天可不早了，我是真饿了，早些个吃完饭，我还要到街上去逛逛，你们还不去吃饭去吗？大家听孔秀之言，说的有理，阮和向众人说道："论起来今天吃饭早一点，过节的日子吃完了，谁愿意出去逛一逛，谁就走，这么着倒好"。说着话，阮和站起身形，众人在后面跟随，够奔厨房。孔秀一进厨房，

他就喊道："宋师傅大家俱都饿了，你与我们预备饭吧"，虽然他这么嚷，并无答言，孔秀一看，赶情宋师傅躺在炕上睡着啦，自己走向近前，用手一推宋师傅大腿，说道："我们大家要吃饭啦，你与我们快预备才好"，宋师傅正睡的困眼朦胧，迷迷糊糊闭着眼睛说道："我刚才睡着，别跟着打搅，锅里头有肉，屉里头有馒首，你们那位吃，那位去拿"，孔秀把话听明白了，口中说道："不要叫他啦，教他睡吧，咱们自己伸手吧"。说着话，赶奔锅台，伸手把锅盖揭起来，原来里面没有肉，净是半锅汤，孔秀一抬头，看见南边那边锅台，心中想着：不问可知，肉全在那边锅里头哪，自己又来到南边那个锅台，揭起锅盖，一看并没有多少肉，也是半锅汤，口中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不问可知，宋师傅必然把肉盛在盆里头啦，咱把他叫醒了，教他给咱们预备菜"。众人齐声说道："那么你去把他叫醒了"，孔秀走至炕边，用手推着宋师傅，说道："你不要睡了，我们大家找不着肉在那里？你起来与我们预备吧"，宋师傅听大家又叫他，万般无奈，只得一翻身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口中说道："你们大家是诚心不让我睡"，说着话，站起身形，说道："这不是锅里有肉吗"！说着话，将锅盖揭开，用目向锅内一看，说道："哎呀，肉怎么会没有啦"？一面说着，一面到南边锅台，把锅盖打开，一看也是一样，遂说道："哎呀，了不得啦！大概是狗进来了，把肉全给吃啦"，孔秀闻听，摇着头说道："不能吧"！哑嗓子宋说道："怎么说是不能哪"？孔秀说道："要是狗进来吃了，必然弄的锅里锅外全是肉汤，那才是狗吃的哪，要叫我看哪，决不见是狗吃的，一定是牛吃的"。阮和在旁边答言说道："孔秀你不要胡说，牛儿小子一个人吃不了这么些个肉"，孔秀闻

听说道："你不晓得，你别看他吃不了这些个肉，这里面还有一碗碱水哪"，阮和说道："甚么水叫碱水？我不明白"，孔秀指着张旺说道："昨天坏事包与牛儿小子出的主意，教他喝了一碗碱水，昨天晚上他上吐下泻，今天他借着碱水的力量，大概他把肉全吃了，你们如要不信，跟着我到后头院看看去，把他叫醒了，一问他就知道啦"，众人听孔秀之言，只得跟随他够奔后头院，众人由厨房来到后头院，用目观看，就见牛儿小子躺在东墙根阴凉之下，枕着一块石头，沉睡正浓。孔秀看见牛儿小子，向众人说道："你们大家也不必叫醒了问他，一定是他吃了"。斜眼太岁白宝，在旁边答言说道："孔秀你怎么看出是他吃的呢"？孔秀用手指着牛儿小子说道："你们不信，你们大家去看哪，他嘴上的牛油够多们厚，你们还看不见吗"！众人过去一看，果然牛儿小子，嘴的四周围是一个大油嘴圈儿，阮和还不相信，说道："你们谁把他叫醒了，问问他，决不能是他一个人吃的，若要别人过去，谁也叫不醒他，"惟有张旺坏事包知道他的毛病，非拧不醒，接着说道："众位，我过去叫他"。

说着话，来到牛儿小子的跟前，一伸手就在牛儿小子大腿根的里面拧住了，一反手，拧完了，转身就走，张旺准知道，要不跑，若让牛儿小子揪住，这顿打轻不了。众人就见牛儿小子，一翻身坐起来啦，手扶着大腿根，大声的嚷道："喝！好大的跳子，咬着了我啦"。众人闻听，不由得暗笑。心说：这小子真是皮粗肉厚"。此时阮和走至牛儿小子面前，叫道："牛儿小子，厨房炖肉你吃了没有"？于恒闻听，点头说道："我吃完了，我才躺在这儿睡着啦"，阮和一听，还真是他吃啦，虽然是他吃了，还不敢惹他，若要一问他，他一恼，

说话就讲打架，只得说道："你既是吃了牛肉，你就睡吧，我是怕你吃不着，你睡你的吧"，牛儿小子闻听此言，翻了一个身又睡啦。众人向阮和说道："大节下牛肉全让于恒一个人吃啦，难道说咱们大家白着嘴吃馒首吗"？阮和说道："不要紧，咱们大家到前面，请示我师叔教他老人家想主意，咱们大家好过节"。众人闻听，只得跟随阮和到前面，来到柜房，众人起帘笼进了柜房。用目一看，此时黄灿潘龙二人正陪着二侠客谈话，皆因二侠侯杰清晨起来泡了一壶茶，有他们两个人吃着茶，谈着话。就在这个工夫，见众人一齐来到柜房，侯二爷就知道有事，遂向阮和问道："你们都到柜房，莫非有甚么事吗"？阮和带笑说道："师叔您要问，今天是五月初五过节的日子，咱们是炖肉蒸馒首，馒首可没动，牛肉可都吃了"，侯二爷向阮和说道："你这个人糊涂，炖肉就为得是吃的，谁有能耐谁吃，都吃了不就完了吗，告诉我作甚么呢"？阮和接着说道："炖那么些个肉可是一个人全吃啦"！侯二爷一听这句话，就是一怔，遂说道："那么些个肉，一个人吃的了吗"？阮和遂就把牛儿小子，一个人把牛肉全都吃了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侠客闻听，这才知道于恒一个人把众人的菜全吃啦。侯二爷闻听，不但不报怨于恒，反到乐了，遂向阮和说道："既是他一个人全都吃了，你们可别惹他，回头叫伙计到对过牛肉馆，有多少清炖牛肉全卖给咱们，不够再炒菜，晚上再算帐，你们大家想吃甚么要甚么"。众人一听，老人家之言，一个个心中暗想：于恒把众人的菜全吃啦，他老人家应当把于恒叫来问问他，这可倒好，连问也不问。他们大家那里知道二侠客的心思，皆因童林就是这么一个师弟，留至在镖局子之内，真要别的事情，发出了口角，那还可说，

真要是为嘴头子食闹起来，岂不令人耻笑。因此侯二爷叫众人，在外面牛肉馆叫菜，总算好歹把这个节对付过去啦。就由打于恒这一档子事，勾起二侠客的心思来啦，自己坐定了一想：兄长跟随童贤弟云南捕盗，总算势孤人单，若要到了八卦山，只有他们弟兄二人，未免有彼众我寡之虑，现在镖局子已然平和啦，我何不带着徒弟们，以作兄长他们后援接应。自己拿定了主意，把徒弟们叫至面前，说明此意众人俱都愿意前往，惟有于恒得跟他商量商量，遂向众人说道："你们谁到后头把于恒给我叫来"，这句话未说完，旁边孔秀答言说道："我去！"说着话，转身形出去，够奔后头院，就见于恒刚睡醒，孔秀心中暗想：我要对他说前面老侠客叫他，他一定是不去，莫若我用话冤他，准知道于恒非有吃喝，他不能前往。紧走几步，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你不要在此困觉"。用手在自己头顶上一画圈，于恒一看，就明白了，知道是二侠客侯杰。孔秀接着说道："这个主儿方才炖了一锅肉，还有一屉馒首，两瓶美酒，打算要给他们大家吃，我是怕你不知道，我特地前来给你送信"，于恒闻听，赶紧说道："好小子，告诉他们千万给我留点儿，别都吃了"，孔秀说道："他们都在柜房哪，你去晚了，恐怕就没有你的了"。于恒将话听明，站起身形够奔柜房，来到柜房门首，伸手起帘笼，来到柜房之内，看见二侠侯杰笑嘻嘻的说道："侯秃子，炖牛肉馒首别给别人吃，都给我留着"，二侠闻听，就知道孔秀把他冤了来的，二侠只得认可应声，不然下回他就不信啦，遂向于恒说道："傻兄弟，肉与馒首我不给你留着，早就没有啦，一定是有你的，皆因我有一档子事，要与你商议商议，我与徒弟们商议好啦，我打算率着你们大家，前去寻找你师兄去，

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哪”？于恒闻听侯二爷之言，顺口说道：“我早就愿意去，皆因在你们这个镖局子住着，你们老不管我饱，因此早就不愿意在此”。侯二爷一听心里说：吃一锅半牛肉，我还是落了包含啦，遂说道：“兄弟你既然是愿意去，咱们可是明天起身”，于恒点头应允。众人商议好了，侯二爷命王三虎跟着，就为得是教他报信探事，头天晚上大家商议好了，侯二爷又嘱咐黄灿、潘龙在买卖上，多多的注意。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家梳洗已毕，吃完了点心，侯二爷这才带领众人一同起身，各人包裹之内携带兵刃，由打杭州双龙镖局起身，赶奔云南大道。路途之上，侯二爷可就受了罪啦，在一路之上，天气又炎热，走至在大树林之内，于恒可就不走啦，躺在树林子里头，要睡一觉，还得叫孔秀张旺在旁边给他赶苍蝇，只要睡着了，苍蝇把他吃了，他也不知道啦，一觉就得睡到太阳快落啦，他才醒，站起身形就走，众人还得在后边跟着他，这一路之上，牛儿小子是想吃就得吃，想喝就得喝，他要是想不走，谁也劝不动他。侯二爷就带着这么一个牛儿小子，一路之上，可算累赘极啦！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这一日由店内起身，起的早一点，走至在清竹塘冷风嘴，天这个时候，太阳可还未出来，这个事怨侯二爷不好，二侠侯杰他教众人顺着江沿走，为得是凉爽，他可就忘了牛儿小子的毛病，是凉就想睡，江沿上，南面竹子，北面大江，有多们凉爽，牛儿小子走着走着，就向众人说道：“这个地方够多们好啊！咱们大家在这休息休息再走”。说着话于恒一回身子坐在竹子底下，面向北观看大江，于恒这一不走，二侠侯杰也没有法子，遂向众说道：“既是于恒不走，咱们大家也坐下休息休息”，于是众人顺着江沿一齐坐下，这里面惟有坏

事包张旺，孔秀春芳，这两个人时常受于恒的欺负，若到了休息的时候，你两个不会躲着他远远的吗？但是，这两人还是偏愿意跟于恒坐在一处，这两个人在于恒身边，左右一边一个，挨着坐下，此时太阳还未出来，日色的旭光照的大江之中大亮，又兼着江中波浪翻滚，好似万道金蛇在江中乱串。张旺正往江内观望，猛见那大江之内有一尾江鱼，浮于水面，正在游泳之际。张旺情知于恒会水，打算要把于恒指使到江内摸鱼，他可不说出来，冲着孔秀递眼色，往江中努嘴，孔秀见张旺冲着自己要神，可顺着张旺的眼色往江中观看，可也就看见江里头这尾鱼，头西尾东，浮在水面上正在得意之际，孔秀这个人够多们灵巧哇，早就明白张旺这个用意，因此冲着张旺一点头，遂向于恒说道："我说，牛儿小子"，于恒一听孔秀与他说话，遂叫道："孔秀有甚么话？你只管说，别叫牛儿小子着急"，孔秀笑着说道："牛儿小子，你看这个地方倒也凉爽，坐的工夫大了，我就要睡觉，我是最爱跟你说话，我问问你，你在镖行之内也是八条好汉，你所学的都是甚么能耐？我要问问"，牛儿小子一听孔秀之言，含笑说道："你是诚心装不知道，我会打达摩式的拳脚，还会韦驼八法神杵，我还会水，就是在水内摸鱼"，孔秀闻听，带笑说道："你不要吹牛腿，我没见过你摸鱼，你这是诚心冤我"，于恒闻听，着急说道："小子，你要不信，这大江里面有鱼我就会摸"，这句话未说完，就听张旺说道："牛儿小子，你要真摸鱼，这大江里面就有一尾，你要真能把他摸上来，到晚上住店的时候，我买肉给你熬鱼，教孔秀给你打酒烙饼"，于恒闻听张旺之言，举目向江中观看，可也就看见那尾鱼啦，遂说道："张旺、孔秀，这可是你们两个人说的，我要到江中把这

尾鱼摸上来，你们要不请我，我可把你们两个人脑袋揪下来”，张旺闻听，笑嘻嘻的说道：“牛儿小子你要是捉不着这尾鱼，应当怎么样”？于恒瞪着眼睛说道：“我要是摸不上来这尾鱼，晚间到店里头，我请你们两个人炖肉馒首”，孔秀不容牛儿小子将话说完，在旁边说道：“好！咱们就这么办，牛儿小子看你的，我们看你怎么样的摸法”，于恒说道：“你们俩个小子看着，手到擒来”，说着话，于恒站起身形，用手按了按身背后降魔金杵，挽了挽袖子，向江内便走。书中代言，于恒这个水性并没有人传授他，他是天然带来的水性，他不像人家会水主儿，来到江边，将身形一纵，往水内一蹿，然后在水内再施展能耐。牛儿小子不然，这些个招数他是一概不会，他就仿佛平常蹦河水的一般，大踏步往江里头便走，牛儿小子将蹦了两步，他那里知道江与河不同，牛儿小子一脚登空，顺着江边流下去啦。此时可巧侯二爷正看见于恒坠入江中，又看见孔秀张旺在那里，笑嘻嘻的暗笑，明知是他两个人发坏，侯二爷是怕把于恒淹死，着急向张旺孔秀说道：“你们两个人休息就休息吧，必要冒坏，指使傻小子，这么深的大江，倘若把他淹死，这个事可怎么好”？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叫道：“师叔您别着急，淹死于恒有我抵价”，侯二爷闻听此言，扭项观看，正是徐源。遂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淹不死”？徐源带笑说道：“师叔你是忘啦，探清水潭的时候，不是我们三个人去的吗？他的水性比我们两个人还大哪，这个江水焉能淹得死他呢”？徐源正在说话之际，猛见大江之中水一翻花，于恒由水内冒上来啦，徐源用手一指：“师叔您看于恒水性如何？”二侠顺手往江中观看，就见他仍然施展金蟾浮水法，浮于江面之上，直奔这尾大鱼。于恒虽然是傻，他

又有一个傻心眼，方才在江之上，观看这尾鱼，好像一尺多长，以至于恒浮着水，临近细看，原来有五尺多长，江面露着一尺多长，原来是脊翅，于恒心中明白，知道江鱼这还是一个小的，要是大江鱼，真有一丈多长的，于恒知道鱼在水内，若要到一尺多长，他可就比人的力量大，离开水他可就没有能耐啦！今这尾鱼五尺多长，准不好捉，于恒一着急，想出来一个主意：我过去用右手揪住他的鱼尾，左手抠住他的腮，我用力一撅，我把鱼撅折了，方能捉的住他，若不然，在水内我没有他力大，真要今天捉不着这尾鱼，张旺孔秀这两个小子的嘴够多们厉害，他岂能饶了我。自己想好了这个主意，浮着水慢慢的前近，以至来到这尾鱼的后面，于恒还是心急，恐怕这尾鱼跑，右手向前一探，揪住了鱼尾，这个鱼尾是滑的，鱼被这一揪，向水内一扎，于恒可就没揪住鱼尾，虽然是于恒未能揪住了鱼尾，被江鱼这么一带，于恒这个乐可就大啦，头朝下，随着鱼扎入江内去了。这一来可把岸上二侠客侯杰吓着啦，遂向徐源说道："了不得啦！于恒带到江内，恐怕有性命之忧"，徐源赶紧说道：："师叔您别着急，您不明白水内的工夫，您看于恒虽然扎入水内，他是往西追下去啦"，侯二爷问道："你怎么知道"？徐源闻听，用手向西一指，说道："师叔您没看见吗？江内水纹的痕迹现出一个大水圈来，这个水圈的痕迹向西，一定是于恒追下鱼去啦"！侯二爷闻听，赶紧说道："既是于恒他追下那尾鱼去，咱们就顺着江沿追着他，不然回来他找不着咱们"，说着话，侯二爷率着众人顺着江沿往西走下来了。不表二侠侯杰，单表于恒，被这尾鱼一带，扎入江中，自己可就挂了火啦，心中暗想：这尾鱼真不成全我，就让我把你捉住不就完了吗？一定还要逃

走作甚么？今天你逃到那里去，我也必须把你捉住。想到这里，在水中瞪眼观看，就见这尾鱼摆着尾，向西逃走，于恒浮着水，随后追来，于恒越追的快，这尾鱼越浮的快，追来追去，冒然这尾鱼向江面上浮去，于恒也跟着一提气，用踩水法，向上一冒。可巧脑袋正碰在童林这只小船的底上，只听澎的一声，可把牛儿小子的脖子给窝着啦！于恒翻睛一看，原来是船底，遂往后用了一个坐水法，退出小船的船底，到了小船后头，船舵底下，于恒往上一长身，一提气，用手搬住了船舵，往上一用力，可就把上半截身子露出来啦，睁睛一看，就见小船头上站立正是师兄童林，怀抱着双钺，后面这个人手中擎着刀，却不认识，又见挨着还有两只小船，北面一片锣声振耳，两旁列摆无数的麻洋小船，船上的喽罗兵各擎着刀枪，呐喊声威。正当中一只大船，正当中无数的寨主，两旁边刀枪林立，正当中船头上，乃是老哥哥镇东侠，正与敌人两下交锋。于恒只顾往北面大船上看，未提防教李英脑袋上砍了一刀，幸亏牛儿小子一身横练，不然，就性命难保了，李英捧刀要刺于恒咽喉，童林看见师弟，这才高声喊嚷，说道："别扎，是自家人"！李英这才把刀擎住，童林命李英站在船头，童林赶奔至后船尾，一伸手把于恒揪上小船，于恒看见师兄，起心内的一欢喜，虽然浑身上下一身水，冲着师兄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师兄你可想死师弟啦"！说着话，叶咚，叶咚，嗑了三个响头。

童林伸手把师弟于恒搀将起来，说道："师弟先不必行礼，你来看对面大船之上，老哥哥与群寇动手，贤弟你亮宝杵，助力相帮"！于恒举目向大船观看，此时正是镇东侠打走沅江的三鼠，牛儿小子不看则可，一看老侠客独自仗剑在大船之上，

于恒不由得一声吼叫，口中喊道："老哥哥，休要担惊，今有于恒在此，料也无防"！说着话，由小船上一纵身，打算纵到大船上，自己又没有那个能耐，只听叶咚一声，坠落大江之内。于恒二次浮水赶奔大船，来到大船的船头，用手搬住船头的横木，爬上了大船，镇东侠一看，原来是于恒到了，就见他浑身是水，口中嚷道："好贼，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们这个老头，你们看看，把我们这个老头欺负的够多们苦哇"！回头又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你不用害怕，有甚么事，都有我哪，他们欺负你，你可别哭，你要是哭，还得牛儿小子哄你"，镇东侠闻听，又是可笑，又是可气。可气的是于恒天真烂熳，说话不懂的深浅；可笑的是，傻兄弟一团的热性。遂向于恒说道："贤弟，你既然到此作战，你可要小心在意，为兄与你观敌就是了"。于恒闻听，回手撤降魔宝杵，冲着大寨主三孔独角蛟马彪马云龙高声喊道："你们这伙小贼，竟敢在此施威，你们是那一个过来先死"？大寨主见镇东侠剑术精奇，剑斩紫面分水鳖乔玄龄，宝氏三杰被镇东侠所败，正要派人迎战，冒然间又由水内钻出一位猛楞的英雄，手擎降魔宝杵，上了大船，又见江岸上人声呐喊，手内各擎兵刃，马彪情知镇东侠接应到了。回头观看二寨主谷瑞谷先知，马彪遂叫道："二弟，你来看，敌人的接应到了，你我怎样御敌"？二寨主迈步向前，临至寨主身边，"请大寨王附耳，有要言相商"，大寨主只得将三节棍交与喽啰兵，二寨主谷瑞抢步向前，在大寨主耳边低言耳语说了几句，大寨主闻听点头称赞："好计呀"！大寨主抢步对镇东侠抱拳说道："老侠客不必遣人动手，您将猛汉唤回，本寨有片言与阁下相商，不知老侠客可肯相让"？镇东侠闻听，向于恒说道："宝元我弟，

暂且后退，待为兄与寨主接谈，然后再战”，于恒闻听老侠客之言，瞪睛不悦，说道：“老哥哥，他们既然讲打，何不叫我大打一场，一个个俱都用我宝杵把他们砸死就完啦”！镇东侠嗔目说道：“满口乱语，还不与我后退”！牛儿小子见镇东侠不让动手，只得往后倒退。侯振远迈步向前，含笑对大寨主说道：“但不知寨主有何金言？当面请教”。马彪抱拳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方才本寨与于老侠客言语不和，两个冲突，方有阁下亮剑抢船头，我那三位盟弟年青无知，方才多有冒犯你老人家，老侠客剑下留情，本是老侠客宽恕他三人性命，是本寨亲自目睹，本寨若再延战，岂不是恬不知耻，本应当在江面之上，把你老人家要求的四个人，绑献在您的面前，怎奈我山中是九寨，彼此未能通过意见，今请老侠客暂且回店，容本寨回山与各寨计议，是否相献四个人，本寨必然派人到店中去信，不知老侠客可肯退步容让，本寨愿听老侠客的示下”。镇东侠闻听，点头说道：“寨主既肯原谅侯庭，侯庭敢不遵命，可是寨主休要食言，侯庭在店房恭候就是了”。将话说完，回头对于恒，于宝元说道：傻兄弟，随为兄这厢来”，侯振远冲着寨主一抱拳，回身一越，跳到自己小船之上，牛儿小子一反身，跳在大江之中，浮水够奔江沿。大寨主马彪见镇东侠肯其容让，退回自己小船，这才传令，口中说道：“列位寨主回山，喽罗兵鸣锣，退进金银烂石岛”。镇东侠这才向水手说道：“我船靠岸”，老侠客仍然是谈笑自若，惟有童林童海川与李英、孙亮暗自着急：皆因二侠率众人接应已至，眼见得一箭成功，伸手捉拿四寇，不料想老哥哥反倒不战自退，容对方缓敌之计。这三个人虽是不愿意，又不好当面质问，只得随镇东侠小船靠了江岸。此时二侠侯敬山率领

众徒弟前来见礼，镇东侠问明二弟率众人的来意，侯二爷叙述前情，牛儿小子此时浑身是水，也过来见礼，旁边站立。此时镇东侠命二弟率领众人等，与于老侠客重新引见，相见已毕，众人这才跟随镇东侠够奔龙潭镇兴隆店而来，工夫不大，来到兴隆店的门首，众人够奔里面，来到南为上的上房。起帘笼往屋中观看，此时贝勒爷正在放心不下，欲要派遣夏九龄至江沿打探，就在这个工夫见帘笼一起，不但三侠回归，后面群雄已至，贝勒爷心中暗喜，站起身形，向老侠客于成问道："老侠客此去多有受累，但不知沅江金银烂石岛事体如何"？于老侠客回头看着镇东侠，向贝勒爷说道："于成意欲解和两造的纠纷，不料想寨主无理要求"，遂就把在江面之上言语不和，两下动手的情由，又把镇东侠主张在店内听信，前后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贝勒爷将话听完，冲着镇东侠摇头说道："老侠客生平谨慎，如何纵敌缓军呢"？镇东侠闻听含笑向贝勒爷说道："非是侯庭不战，只因内中有几件事碍难，头一件，我二弟所带领之人，多不识水性，碍难动手，这是头一件，第二件，缺少船只，大江之中，非是用武之地，难保必胜，寨主明是缓敌之计，我等三人既有侠客之称，不能不宽弘大度，因此侯庭当面应允。据侯庭想，马彪决不能为此四寇弃山脱逃，再者说他们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也是有根有派，我们弟兄暂且回归店房之内，一来我等大家商议进行的方法，再者等候山中来信，我等再为谋划，也不为晚"。贝勒爷闻听，这才明白镇东侠的用心，遂说道："还是老侠客远见高明，我等实在不及，老侠客请坐吧"！此时童海川在旁边也就听明白啦。然后大家落坐，镇东侠细谈在江面动手前后一切的事情，众人说了会子话，这才叫店里伙计预

备早饭，众人用罢早饭，然后大家散坐吃茶。

就在这个工夫，外面店里伙计进来，向侯庭说道："老侠客，外面有金银烂石岛遣人前来，面见众位侠客，有要事相商"，侯老侠客闻听，说道："此人现在那里"？伙计说道："现在外面听候您的呼唤"，镇东侠闻听，遂向伙计说道："你把他请进来"。伙计一听，转身出去，等不大的工夫，就见伙计把帘笼一起，由打外面陪进一人。镇东侠举目观看，就见此人中等身材，大约有二十多岁，脸上长的很精神，身穿宝蓝绸子大褂，白绵绸裤褂，足下白袜云鞋，镇东侠正自观看，就见徐源来在自己面前，用手指着来人，说道："师傅，这位就是清水潭少寨主，玉面小龙神，罗威，罗声远"，徐源又向罗威说道："这是我师傅，他老人家姓侯，有甚么话，当面请讲吧"，罗威闻听，遂说道："老侠客，小子奉我家寨主差遣，来到龙潭镇兴隆店，面见众位侠客，今有我家寨主回山会议之后，大概是为我们山中窝藏的四个人，派遣小子请三位侠客进山，有要事相商，三位侠客若肯前往，小子回去禀知我家大寨主，备船迎接，若要是三位侠客不愿意进岛，请您示下，罗威好回山交令，我家寨主叫我立等回音，不知众位侠客尊意如何？小子愿听示下"。镇东侠闻听，含笑说道："方才有劳少寨主远劳至此，我辈岂是那无决断之人，有劳阁下回山禀知寨主，就提我等随后就到，少寨主我们也不敢多留，恕老朽不远送了"，镇东侠说完了这话，冲着罗威一抱拳，说了一个"请"字，罗威与众位侠客告辞起身。贝勒爷见罗威走后，遂向镇东侠说道："老侠客，据我看罗威到此，要求进岛，恐怕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老侠客不可不防"，镇东侠闻听，微然含笑说道："贝勒爷请放宽心，别说他没有意外的变

动，就算他有特别的手段，也不是侯庭说句大话，有我与于、童二位料也无妨。我三人若不前往，岂不令他等小看，请爷放心，我与于老侠客商办进行”，贝勒爷听侯庭之言，心中很有点悬虚，无奈事已至此，也就无可如何。就见镇东侠与于洞海道：“老人家，这一场事却是您的中人，还求您跟着辛苦一趟，从中维持”，于爷到了此刻，也就点头应允。镇东侠又向李英、孙亮说道：“你们二位本是云南的二位原差，你们二位他得跟着去一趟”，这时候小莲花于秀也要跟了去，为得是伺候他的伯父。大家商议已定，仍然镇东侠嘱咐侯杰在店房之内，保护贝勒爷要紧，这就是镇东侠细心之处，怕的是贼人暗地搅闹店房，贝勒爷若有了差错，谁也担不了。镇东侠将事办完，这才与贝勒爷告辞，老侠客于成，童林童海川，与李英，孙亮，小莲花于秀，一同由店房出来，够奔江沿。出离了龙潭镇不远，就是沅江的江沿，就见江中停着一只大船，在江岸上，站立一人，点手向众人呼唤，口中说道：“众位侠客，我等奉寨主之命，在此久候多时，请三位侠客登舟进岛”。侯振远闪目观看，原来就是罗威，遂带笑说道：“我等又劳动少寨主了”，说着话，众人来到江沿，众人登跳板上船，在船上迎面放着三把交椅，三位侠客一齐落坐，李英，孙亮，于秀，在后面捧着兵刃站立。此时罗声远上船，命喽啰兵解缆绳，撤跳板，起锚开船，用篙点岸，船只掉头，离开江岸，荡游游直奔芦苇塘，穿过了水港子，来到山岛的岛口。镇东侠举目往山头上观看，山头插着一面红旗，隐隐的有无数喽啰兵，在上面搬运石块，山口当中是水，两旁山头对峙，看着透着凶险，这只船进了山口，穿山而过，白茫茫一片是水，观看正北的上面，就是金银烂石岛大寨，在山坡下有十五间

船坞，为得是下船的所在，就见船坞后面成双行的喽 啰 兵，雁翅排摆开，正当中站立开山的寨主。为首三孔独角蛟马彪马云龙，率领本山的八寨，在船坞之内，等侯迎接三侠，侯振远正在观看之际，船已临岸，船上的水手先跳上岸去，系缆搭跳，然后单膝点地，“请三位老侠客弃舟登岸，我家寨主摆队相迎”。镇东侠见寨主率合山之众，前来迎接，只得弃舟登岸，将才来到船坞，大寨主马彪向前抢步，口中说道：“众位侠客到此，恕本寨未能远迎，当面请罪”，侯庭接着说道：“我等拜山来迟，望寨主海涵”，大寨主接着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三位侠客山内待茶”，侯振远抱拳说道：“寨主请”，大寨主传令回山，两旁边锣声振耳。九位寨主陪着三侠由船坞起身，够奔大寨的寨门，复又进了二道寨门，镇东侠用目观看，寨内并无有甚么埋伏，无非两旁喽啰兵站立伺候，进了三道寨门，两旁东西的配廊，正当中的正厅，就在聚议分藏厅的两旁，站立约有一百名喽罗兵，俱都是蓝布裤褂，蓝绢帕罩头，足下洒鞋白袜，怀中抱着鬼头刀，一个个威风凛凛。聚议大厅之上，迎面摆着八扇围屏，围屏的前面，放着一张桌案，其形似帅案，后面摆着一把金交椅，两旁边站立约在四十名喽 啰 兵头目，一个个衣帽整齐，垂手侍立。大寨主来在台阶下，向二侠抱拳说道：“请三位侠客厅内谈话”，众人只得抱拳说道：“请”，众人一齐上了大厅，大寨主向于成抱拳说道：“老侠客年过百岁，应当在当中上座”，于成闻听心中暗想，心说：这是大寨主诚心看看我的劲头儿，占山的寨主首座不应当别人坐，若要是别人坐了首位，除非是抢山夺寨，把寨主赶走，不信，我在当中落坐，寨主可就有了说的啦，他不说我为了事到此，他说我有意霸占他们山寨，一

声山令下，当场动手，一阵混杀，可就没有讲理的工夫啦，我岂能上他的当呢？想到这里，遂向大寨主说道：“我等是奉寨主之约，来到贵寨，岂能抢寨主的上座，咱们还是便坐好谈”，大寨主听于成之言，用目看了看，遂向左右说道：“尔等们搭座”。此时两旁一声答应，立刻摆开了坐位，上首三座，下手九座，大寨主这才让坐，上首镇东侠，于洞海，童海川在上座落坐，下垂手大寨主按次序落坐相陪，此时手下人放好了茶几，献上香茶，茶罢搁盏。于爷总算是了事的中人，首先发言？抱拳向大寨主说道：“于成多蒙不弃，寨主允可，于成为两造说和，今蒙寨主将我等约到岛内贵寨，不知寨主有何金言？老朽愿闻高论”，大寨主马彪闻听于成质问，遂说道：“老侠客，今日在江面之上，多蒙侯老侠客手下留情，宽恕我三个师弟，是某铭于肺腑，感情不尽，我等回寨大家商议，本应当绑四寇。献于老侠客的面前，只因我们弟兄占山多年，略有微名，知道底细者，说你我道义相交，以四寇相献，就怕是外人不知，他不说你我江湖的义气，他反说，我等弟兄为三位侠客所败，扫荡金银烂石岛，拿获的四寇。要是那么一来，于我等弟兄名誉上大有妨碍”，于老侠客闻听，遂向寨主抱拳说道：“那么着依寨主之见，这个事怎么办呢”？大寨主用手一指下面的八位寨主，向于成说道：“我们弟兄为练工夫的起见，在后山聘请能人，修盖了一座达摩堂，这达摩堂是仿造古少林寺，自行走轮转弦的拳脚，里面是九九八十一间，按八十一门武术，里面飞禽走兽，昆虫人物，皆都在武术之内，我等商议已妥，将韩宝，吴智广，陆寅，陆丰，当场捆绑，押入中央戊己土。我想三位侠客，既有侠客之称，天下武术决瞒不了三位侠客，我等与三位侠客定日限打赌，三位

侠客若能打进达摩堂，伸手捉拿四寇，我们弟兄情愿在三侠的面前请罪。可有一件，达摩堂之内，并无有暗昧，那是我九个人练工夫的所在，可不准用宝刀、宝剑，在里面乱砍，若要砍坏消息，我们弟兄可不能认可，三位侠客以为如何”？于成闻听，接着说道：“若要我们三个人破不了你们的达摩堂，应当怎么样呢”？

寨主听于成之言，仰面狂笑说道：“老侠客，若破不了我的达摩堂，也就不必再来金银烂石岛与我们弟兄相见”，于成将要答言，就听旁边童林厉声说道：“寨主您且慢讲，我且问你，这达摩堂将四寇放在当中，可是教我们亲眼得见，若是你教我们看着四寇捆绑在达摩堂中央戊己土，然后与我们打赌，把我们送出山外，你把山内外监守的严秘，别说人进山，就是飞鸟也难过，耗到了日限已满，你不说你们山势坚固防守，你必说三侠无能破不了你的达摩堂，你要是诚意与我们打赌，你得叫我们亲眼得见这达摩堂的形势，看着你把四寇捆绑好了，搁到达摩堂之内，山上准其我们出入，然后再定日限，方为有效，就凭你一面之词，我们也不上你的圈套！也不是我们不敢破你们的达摩堂，你得把事情作出来，让我们看看，然后再订期打赌，可不知此时寨主你的意见怎么样”？大寨主马彪，马云龙听童林一片的言词，遂说道：“侠客你太小心了，本寨作事岂能不通情理，请侠客放宽了胸怀，三位侠客愿意与本寨赌赛，本寨当着三位侠客，将四寇捆绑，我亲自陪着三位侠客将此四人送在达摩堂之内，并请三位侠客观看达摩堂内容的姿势，然后再定限期，三位侠客不愿意出山，我在本寨之内，预备洁净的房屋派妥当人伺候，到晚间任凭三位侠客随便出入，决无本寨之人敢拦，三侠若不愿意

在本山，请侠客回店，晚间本寨派船在江沿等候接，迎接进山，然后再派人将三侠送至达摩堂，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仍然派人将三侠送出金银烂石岛，到江岸之上，本寨决无刁难，童侠客您的意下怎么样”？童林闻听，接着说道：“寨主的话倒也很好，你先将四寇捆绑，我等随你到达摩堂观看就是”。寨主闻听，微然含笑说道：“童侠客，我明知阁下必有此一问，我早就把四寇绑在阶前”，回头向阶下说道：“左右，把他们四个人推上来，”大寨主话言未了，就见由台阶之下，两个喽啰兵架着一个，四寇俱都是绳捆二背，就见韩宝走上厅来，向寨主高声喊道：“寨主，我们弟兄千里投朋，万里投主，实指望逃在寨主的麾下，逃灾避祸，不料想反到自投虎口，今被寨主当场捕获，反不如我们在外面漂蓬，想不到寨主你人面兽心，总算我们自入罗网”。寨主见韩宝的话无礼，马彪遂厉声说道：“尔等既然被获遭擒，那有那么些个说话，本寨铁善寺的门徒，焉能袒护盗宝采花的盗寇，左右，将他们押在厅下”，寨主将话说完，左右将韩宝等四人押在厅前，回转身来，左手撕髯，看着童林，右手向台阶下一指，说道：“童侠客，你可曾看见了？此时请三侠够奔达摩堂，前去观看，不知三位侠客可愿随本寨前往”？童林闻听，遂向寨主马彪说道：“寨主，头前引路，我等情愿相随”，大寨主闻听，向阶下一声令下，“尔等伺候了”！寨主传罢将令，在阶下有四十名喽啰兵头目，押定韩宝，吴智广，陆丰，陆寅，在阶前等候，此时大寨主马彪率领阖山寨主，陪着三位侠客，与李英，孙亮，于秀，一同由大厅起身，下台阶石，往西绕着大厅，够奔后寨的寨门，出了寨门，一直够奔正北。于洞海远远就望见达摩堂，远看着就好像四周围是汉白玉的栏杆，其实不是汉白

玉石的栏杆，乃是用木头做成汉白玉石犀牛座的形势，八方俱有台阶，台阶是九层，这座达摩堂是坐北向南，三层滴水，在达摩堂的房脊上，竖起一座高杆，上面悬挂一面大旗，杏黄缎子做的，红火沿，红月光，上面写着黑字，离着远看不甚真。正自观看，已然离达摩堂不远，就见达摩堂四周围硃红的抱柱，里面是半截硃红隔扇的窗户，底下是条砖砌出来坎墙，上面是硃红的踏板，迎着台阶当中一个门口，两扇硃红门，业已开放，上面青铜的兽面，口含着金环，一对门钹，在门口上横着一块匾，红匾青字，上面写着丙丁，迎着门口站着一个假人，造得与真人一样。

书中暗表，这个假人，原是木头与藤子做成的胎，脑袋是纸窠子做出来的，与真人的五官像貌一个样，头上是蓝绸绢帕罩头，身上穿着蓝布裤褂，脚下是白袜洒鞋，蓝抄布扎腰，迎着门口站着，作出五行拳的架式，皆因这座达摩堂三层滴水，按天地人三才，五方合成五行，四周围八个门，按合八卦，九层台阶，合成九宫，里面俱是相生相克，虽然里面八十一间，八十一门武术，可是按二十八宿的值日，今日是四火宿当值，尾火虎，翼火蛇，室火猪，觜火猴，故此今天开南边这个门，这是书中的代言。于成于老侠客由外面就不过看个大概，此时马彪马云龙率各寨主请三侠一同进了达摩堂，这个时侯，消息一概不能动，皆因是大寨主没挂上总弦，若要是晚间到此，寨主只要把总弦挂好，若要由外面人往里头走，可也不是不行，只要你熟识拳脚武术，只要一进这个门，碰上这个木头人，呆要你脚底下踩住这个木板的消息，这个木头人就要跟你动手，只要你会他这一套拳脚，与他接招打式，把这趟拳脚打完了，这个木头人他也就不能动

啦，皆因他脚底下踩着木板底下的弦走满啦，这个人自然就不能动啦。若要打算再用这个人儿，必须由当中地道下去，把木板底下的弦上好，这个假人儿还能动手，打这一趟拳脚，今天弦可是全都上好啦，就是未挂总弦，这个消息才不动。童林跟随寨主进了头门，用目观看，东西两旁俱有门口，门可是关着呢，惟有对面二道门，乃是两扇蓝门，门可是开着哪，门口上面有一块横匾，上面是蓝匾金字，写着甲乙二字，暗含着木能生火之形，粗心的人可看不出来，迎着门口站着一只仙鹤。那位说，仙鹤也在武术之内吗？阅者诸君有所不知，要按着达摩老祖留下八式拳，里面有这么一招，名叫鹤立沙滩宜步稳，指拳八面任回伸，因此仙鹤有翅打八方之能，才把他用在武术之内，闲言少叙。寨主陪着三侠进了二道门，看东西门口也关着门呢，惟有三道门开着，是两扇黑门，门口上有一块横匾，黑匾白字，写得是壬癸二字，按合水能生木之象，三道门，门口之内，站着一只人熊，皆因熊有拔山之力，靠山之能，因此轩辕皇帝把他用于武术之中。无非三侠看了看，可就来到了四道门，这第四道门乃是两扇白门，在门口上也有一块匾，是白匾金字，写得是庚辛二字，明明是金能生水，迎着面卧着一只斑烂的猛虎，童林一看，明白这个用意，知道虎有三绝艺，为得是挡住第四道门。此时童林无暇多看，进了第四道门，可就看见第五道门啦，第五道门乃是二个黄门，上面也有一块匾，黄匾红字，写的是戊己二字，观看五道门内里面并非是飞禽走兽，水中鳞介，乃是一位达摩尊者的神像，与真达摩造的是分毫不差，看着很严威壮观，高大的法身，可也是木头与藤子做成的，身上穿青僧衣，大领阔袖，外罩棋子布的背心，腰系黄绒绳，约有核桃

粗细，相衬灯笼走穗飘摆，足下胖袜开口僧鞋，往脸上观看，面似乌金，僧头不剃，连鬓落腮的胡须，两道九节狮子眉，直插入鬓，一双环眼，狮鼻阔口，大耳朝怀，合掌问心，在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横着一条九耳八环杖，又名叫禅杖，是纯钢打造，铮光瓦亮。童林看着虽然是个假人，做得倒也威严。在达摩身背后，好像一间屋子，又像一个铁笼，约在八尺见方，四周围铁立柱，约有鸭卵细粗，形似鸟儿笼子笼条一般，在正当中有一个门，也是拿铁立柱做成，上面有一根铁锁练，上面顶子上也是铁立柱做成，简直的就跟装鸟儿的笼子一个样，怎么能看得那么真切呢？原是在铁笼的上面房顶上，用铁练子吊着一个皮缸那么大的一个灯油壶，四周围有八个仙鹤脖子似的灯嘴子，里面是棉花稔，四周围点着的灯头儿，照的达摩堂之内，无一处不亮，这个灯昼夜不息，到了时刻，往里面添油，在这个灯壶上面，有一个笸箩大的黄铜灯罩，一来为得是拢光，二来为防危险。童林将观看完了，就听大寨主一声吩咐，命喽啰兵将铃铛锁用钥匙开开，喽啰兵闻听，那敢怠慢，赶紧将锁开开，铁练撤去，把门儿开开，马云龙吩咐将四寇推到里面，两个喽啰兵架一个，将韩宝，吴智广等，推在铁笼之中，童林趁往里面推四寇之时，往里面观看，原来里面是钢板铺地，就见喽啰兵串好了锁练，上好了铃铛锁。马云龙用手指着铁笼，向童林说道："童侠客，请看，今将四人困于樊笼，已按前约，童侠客但不知你老人家可曾愿否打赌"？童林闻听，一阵冷笑，口中说道："寨主，童林愿从方才与寨主所订之约，但不知寨主以多少日限为度"？大寨主马彪闻听，向童林说道："今三位侠客在此，我以百日为限，一百天三位侠客若能破的了达摩堂，伸手捉拿他们四

个带罪之人，我等弟兄九人，情愿束手待绑，在三位侠客的面前请罪。百日之外，三侠客破不了达摩堂应当如何？本寨要请问”？童林闻听，仰面不住的狂笑，说道：“塞主，童林奉圣旨百日限捕盗，限期堪可将满，寨主定百日之约，寨主等得了一百天，童林如何等得了呢？请寨主促短日限为便”。马彪闻听童林之言，复又说道：“童侠客既不愿意延长，可以定六十日之约”。童林微然含笑摇首说道：“六十日太已的延长”，大寨主闻听，身形向后倒退，看了看童林，说道：“童侠客既然嫌日限长，请侠客自言限期”，童林一阵的冷笑说道：“寨主，我以为甚么达摩堂！不过就是八十一门武术，何必日限太多！也不用三朝五日，由今日为始，等到明天必破你的达摩堂，如若日出扶桑，破不了你的达摩堂，我们弟兄三人，决不能正视你的金银烂石岛，我兄弟三人抱着脑袋滚回庄中，绝不出世！四寇任他们消遥法外，寨主你看如何”？大寨主马云龙闻听，上下打量童林，将右手大指竖起，口中说道：“果然不愧侠客二字，可是君子一言”，童林说道：“一言出口，如白染皂，岂肯失信”！大寨主接着说道：“侠客可敢击掌”？童林说道：“这有何妨”，童林说着话与寨主击掌，寨主复又对童林说道：“本应当款待三位侠客，怎奈今夜晚破达摩堂事情要紧，本寨不敢多留”。回头吩咐喽啰兵摆队相送，说着话一声山令下，外面鸣锣齐队，童林此时只得向寨主抱拳说道：“我等就此告辞”。说着话，迈步一同出离了达摩堂，外面寨主摆队将三位侠客，李英，孙亮，于秀顺着旧路送至前山，江岸船坞，船坞之下，停一只大船，请三侠上船，寨主抱拳相送，口中说道：“六位暂且请回，晚间本寨恭候就是了”，童林站立船头，抱拳向寨主说道：“晚间再会”，说着话，船已

离岸，童林看着寨主率领喽啰兵回山，他们这只船出离了金银烂石岛山口，穿过芦苇塘，船临大江江沿，喽罗兵将船只扰岸，三侠带着李英，孙亮等，弃舟登岸，童林打发船只回山，大家这才够奔龙潭镇而来，后面的二位老侠客只得跟随。于成看着童林作事爽快，落落大方，又想起方才在寨中与寨主打赌，说话心直口快，想着自己倒暗笑起来。这里面惟有镇东侠，方才见童林与寨主在达摩堂打赌，一夜能破达摩堂，里面并非净是拳脚武术，内中飞禽走兽，草虫动物，皆在武术之中，难道说童林尽能知晓其中的奥妙吗？我自己虽然知晓，轩辕皇帝以灵动组织武术大纲，我也得问问童林，倘若他有不明白之处，我等再细细的研究。想到这里，迈步向前，走至童林的身边，口中说道："童贤弟，慢着行走，为兄有一言敢问贤弟"。童林正往前走，听后面老哥哥呼唤，遂住了脚步，回头叫道："老哥哥有何话？当面请讲"，镇东侠看着童林说道："童贤弟，今天你在岛内达摩堂与大寨主定限打赌，破达摩堂八十一门武术，我且问你，里面飞禽走兽他的武术，你我怎样打法呢"？童林闻听侯庭侯振远之言，微然含笑说道："老哥哥，小弟原不敢应允破达摩堂内中的武术，原因当初小弟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跟随二位老师学艺之时，蒙师之教，传授我一十五载昼夜的苦工，最后相传于我拳经秘决三卷，内中也有禽兽昆虫，那时小弟不明，方才与老师请教，吾师说道：'汝岂不闻古时轩辕皇帝指猿猴而留技艺，虎有三绝，猴子有三躲六内之功，查天地之气候，仿万物之灵动，远取诸于物，近取诸于身，那一物不是由打灵动而来'？那时我听师之言，如梦方醒，恍然而悟，这才随恩师习学，未想到今日在达摩堂得遇武术之精华，错非当年师尊所教，岂敢与

寨主定期打赌”,镇东侠听罢童林一片言词,不由得暗中佩服,不枉我盟弟兴一家武术,看起来到是博学多闻,遂向童林说道:“贤弟既然胸有成竹,为兄可就放心了”,说着话,进了龙潭镇北镇口,顺有十字街,往东来到兴隆店,进了店门,来到上房屋门首,于洞海起帘笼往屋中观看,就见贝勒爷正与二侠侯杰谈话。书中代言,自由打三位侠客带着于秀,李英、孙亮,由店中起身进岛赴约,贝勒爷就有些放心不下,去的工夫不小了,贝勒爷这才请二侠客商议,打算命人到江边打探,正在商议之际,就见帘笼一动,众人由外面进来,贝勒爷这才放心,遂冲着三位侠客欠身说道:“三位此去金银烂石岛事体如何”?于洞海向旁边一闪身,说道:“贝勒爷若问,问童林便知”,贝勒爷见于洞海往童林身上推,情知内中有事,遂向童林问道:“海川,金银烂石岛里面,见寨主有何成见”?童林闻听,只得抢步向前,对着贝勒爷就把在岛内打赌定期的前后情由,与贝勒爷细说了一遍,贝勒爷将童林的话听完,看看童林,又看看二位侠客,说道:“童林虽然作主,你们二位的意见怎么样呢”?镇东侠未及开言,于成接着说道:“贝勒爷您也不必多问,事已成熟,无非今夜晚破达摩堂就是了”,贝勒爷听罢此言,也就无可如何。要知是晚三侠率领众门人,到了金银烂石岛,如何大破达摩堂,且看下回便晓。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